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large, ancient bronze ritual vessel, possibly a 'hu' or 'ding', with four ram heads (bixie) as handles. The vessel is set against a dramatic sunset sky with a bright sun and clouds. The title text is centered over the vessel.

十六国春秋辑补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十六国春秋辑补

目 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序例	〔清〕汤球(1)
-------------------	----------

前 赵 录

卷一至二

刘渊	(1)
子和	(10)
刘宣	(11)

卷三至五

刘聪	(12)
子粲	(36)
王 延	(37)
陈元达	(37)

卷六至八

刘曜	(39)
----------	------

卷九

刘延年	(缺)
刘 洋	(缺)
王 弥	(58)
王 广	(60)

崔 游	(61)
范 隆	(61)
董景道	(62)

卷十

王育	(63)
韦忠	(64)
刘敏元	(64)
郭汜	(缺)
李景年	(缺)
王俊	(缺)
杜育	(65)
乔智明	(65)
梁纬妻辛氏	(66)
陕妇人	(66)
冷道	(67)
相里览	(67)

后 赵 录

卷一至五

石勒	(68)
子弘	(107)
张宾	(111)

卷六至九

石虎	(112)
子世	(134)
遵	(137)

鉴	(137)
卷十	
石闵	(140)
卷十一	
支雄	(145)
张谧	(145)
张楼	(145)
魏豹	(145)
申录	(146)
续咸	(146)
韦谖	(146)
裴宪	(147)
傅暘	(148)
石朴	(149)
卢谡	(149)
刘群	(150)
卷十二	
杨轲	(151)
辛谧	(152)
佛图澄	(152)
麻襦	(157)
单道开	(158)
素和明	(159)

前 燕 录

慕容廆	(160)
裴疑	(167)
高瞻	(168)
卷二至三	
慕容皝	(169)
慕容翰	(179)
阳裕	(180)
卷四至五	
慕容俊	(182)
韩恒	(193)
李产	(194)
〔侯青〕	(195)
卷六至七	
慕容暉	(196)
慕容恪	(200)
阳骛	(201)
皇甫真	(208)
卷八	
吐谷浑	(210)
吐延	(211)
叶延	(211)
辟奚	(212)
成公都	(212)
王欢	(213)
公孙凤	(213)
公孙永	(213)
黄泓	(214)

汜昭	(215)
----------	-------

前 秦 录

卷一

苻洪	(216)
苻健	(218)
苻雄	(219)

卷二

苻生	(222)
王堕	(223)

卷三至八

苻坚	(230)
王猛	(276)
苻融	(279)
苻朗	(282)

卷九

苻丕	(284)
索泮	(289)

卷十

苻登	(291)
徐嵩	(297)

卷十一

苻琳	(缺)
坚太后苟氏	(缺)
坚夫人张氏	(298)
登后毛氏	(缺)

梁说	(缺)
张蚝	(缺)
徐成	(缺)
姜宇	(缺)
鹿缊	(缺)
张忠	(299)
石垣	(300)
孟钦	(300)
僧涉	(300)
〔赵整〕	(301)
王嘉	(302)
韦逞母宋氏	(303)
窦滔妻苏氏	(304)
阴毓	(缺)

后 燕 录

卷一至三

慕容垂	(305)
-----------	-------

卷四

慕容宝	(323)
-----------	-------

卷五

慕容盛	(330)
-----------	-------

卷六

慕容熙	(337)
-----------	-------

慕容云	(340)
-----------	-------

卷七

慕容凤	(342)
垂段后	(342)
赵秋	(342)
封衡	(342)
王高	(342)
末那楼雷	(342)
慕容白(慕)〔曜〕	(342)

后 秦 录

卷一

姚弋仲	(343)
姚襄	(345)

卷二

姚萇	(348)
----------	-------

卷三至六

姚兴	(356)
尹纬	(379)

卷七至八

姚泓	(382)
----------	-------

卷九

姚显	(缺)
姚邕	(缺)
萇后蛇氏	(缺)
王奚仲	(缺)
索稜	(缺)
敛宪	(393)

鸠摩罗什	(393)
------------	-------

南 燕 录

卷一至三	
慕容德	(397)
卷四至五	
慕容超	(411)
卷六	
慕容钟	(421)
封孚	(421)
封嵩	(缺)
王鸾	(422)
冷平	(422)
段丰妻慕容氏	(422)

夏 录

卷一至二	
赫连勃勃	(424)
卷三	
赫连昌	(437)
赫连定	(438)

前 凉 录

卷一	
----	--

张轨	(439)
卷二	
张寔	(445)
张茂	(449)
卷三至四	
张骏	(452)
卷五	
张重华	(461)
子灵曜	(466)
卷六	
张祚	(468)
张玄靖	(471)
卷七	
张天锡	(474)
卷八	
天锡妾阎氏薛氏	(缺)
宋配	(缺)
(宋矩)〔郭荷〕	(479)
宋纤	(479)
汜瑗	(缺)
汜腾	(480)
汜祎	(缺)
汜昭	(480)
辛攀	(缺)
辛凭	(缺)
辛琳	(481)
弟理	(481)

张世度 (481)

索孚 (缺)

索袭 (481)

索紞 (482)

卷九

张斌 (484)

张植 (缺)

李弇 (484)

常璩 (缺)

张冲 (缺)

车济 (缺)

郭荷 (见卷八)

郭瑀 (缺)

祈嘉 (484)

蜀 录

卷一

李特 (486)

卷二

李流 (494)

李雄 (495)

卷三

李班 (502)

李期 (503)

卷四

李寿 (505)

李势	(508)
卷五	
李庠	(511)
李始	(缺)
李安	(缺)
龚壮	(511)
谯秀	(512)
〔许延妻杜氏〕	(513)

后 凉 录

卷一至二	
吕光	(514)
卷三	
吕纂	(525)
附:吕绍	(530)
吕隆	(530)
卷四	
吕纂妻杨氏	(缺)
吕绍妻张氏	(缺)
吕宪妻(胡)〔荷〕氏	(534)
郭磨	(534)
奚苟	(缺)

西 秦 录

卷一

乞伏国仁	(536)
卷二	
乞伏乾归	(539)
卷三	
乞伏炽磐	(546)
乞伏暮末	(549)
卷四	
辛进	(缺)
丑门于弟	(551)
吐谷浑	(551)
视连	(551)
武都氏	(缺)
视黑	(551)
乌纥堤(即大孩)	(552)
树洛干	(552)

南 凉 录

卷一	
秃发乌孤	(554)
秃发利鹿孤	(556)
卷二至三	
秃发傉檀	(560)
昙霍	(569)

西 凉 录

卷一至二	
------	--

李暠	(571)
卷三	
李歆	(583)
弟恂	(585)
子重耳	(585)
弟翻子宝	(585)
暠后尹氏	(586)
刘昞	(缺)

北 凉 录

卷一至二	
沮渠蒙逊	(588)
卷三	
沮渠茂(乾)〔虔〕	(601)
弟无讳	(604)
安周	(605)
从弟唐儿	(605)
(大)〔天〕周	(605)
兄子万年	(605)
祖张谭	(605)

北 燕 录

卷一至二	
冯跋	(606)
卷三	

冯弘	(615)
冯素弗	(617)
姚昭	(缺)

《十六国春秋辑补》序例

崔鸿《十六国春秋》，霸史也。然善恶兴灭之形，用兵乖合之势，亦足以垂将来，昭明劝戒。惜其不传也久矣。故隋唐以后，皆不著录。明屠乔荪本自是伪撰，而采录繁富。知寝馈此书有年，第务为夸多，凡关十六国者一概收入；岂惟无征不信，亦似太乏剪裁。盖不但诸小记，如《邺中记》之类。不宜入此，即如《魏书》所载，与诸国交争，每张大其词，何与于十六国而载之！鸿本传云：“鸿以其书〔有〕与国〔初〕相涉，言多失体，不奏”，则岂有此！且《通鉴考异》明云，《魏书》如此，《十六国春秋》如此，乃不录原书，而偏从《魏书》写出，何哉？又鸿本传称，刊十六国遗载，为之序赞，褒贬评论。赞则各书所引“崔鸿曰”是，岂宜夹行写之以为注；序则篇首略论其生平，及后总序其事，或间为褒贬之论者是。《晋书》诸传记犹如此。乃以总序之事，割附每年之下，所评论处，以为虚文而删之，亦殊不知体制矣。采摘虽繁，而本书之引于群书者，反多失检录，其余以前为后，以后为前，二事合为一事，二人并作一人，录中或多二三年，或少一二年。差谬难屈，殊于心不慊。因取《纂录》本及《晋书》传记及原书之散见于诸书者，别为辑本，编纂虽不及屠详，而采集要信而有征。惟渐所见诸类书有限，而舛漏实多，重冀大人先生证其误而补其阙焉。

一此本以《纂录》为底本者，盖《纂录》虽未知即崔鸿所纂与否，而与正本同载于隋《经籍志》，则系当时约本，而为《十六

国春秋》原文可知。

一此本于《纂录》所删节处，以《晋书》张轨、李嵩等传及刘渊《载记》补足者，盖以传记与《纂录》合观，其删节之迹可见，且与原书之引于各书者，其字句多同，则知此传记实采《十六国春秋》而成。

一此本虽多依《晋书》传记录补，然其所误，如刘聪二刘后，《晋书·列女传》与《御览》所引互异，则自从《御览》所引而不录《晋书》。他如“李特见杀”在太安二年而以为元年，“李雄即位国号大成”而以为改元大武之类之一，亦自从《纂录》及见于《御览》者录出，而不录其误。

一本传谓鸿经综既广，多有违缪，如太祖天兴二年，姚兴改号弘始，而鸿以为改在元年；太宗永兴二年，慕容超禽于广固，鸿又以为事在元年；太常二年，姚泓败于长安，鸿亦以为灭在元年。是皆原误之文推上一年。观《纂录》及参诸传记，虽皆有迹可寻，亦不必依讹传讹，以复其初。强分百卷者，不过略存梗概而已。

一此本编年，则以《纂录》为主，而稽之《晋书》传记，以补其阙。初意亦以《晋书》不录其年月，疑其有谬，及以甲子排之，自无不合，因依《纲目》以补《年表》一卷以冠于首（编者按：汤球所撰此《年表》，今从《十六国春秋》原著删）。

一此本十六国次序，既不从《纂录》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蜀、前凉、西凉、北凉、后凉、后燕、南凉、南燕、西秦、北燕、夏。又不从《载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蜀、后凉、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及前凉、西凉在前者，盖因《魏书》本传谓鸿以刘渊、石勒、慕容隼、苻健、慕容垂、姚萇、慕容德、赫连勃勃、张

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各有国书，未有统一，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因以此为前后尔。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一

前赵录一

刘 渊

刘渊，字元海，新兴匈奴人，冒顿之后也。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世居北狄，千有馀岁。至冒顿袭破东胡，西走月氏，北服于零，内侵燕岱，控弦之士四十万。汉祖患之，使刘敬奉公主以妻冒顿，约为兄弟，故子孙遂冒母姓为刘氏。建武初，乌珠留若鞮单于子右奥鞮日逐王比自立为南单于，入居西河美稷，今离石左国城，即单于所徙庭是也。上二句亦见《初学记》八、《御览》一百六十三。

后汉中平中，单于姜渠使子於扶罗将兵助汉，讨平黄巾。会姜渠为国人所杀，於扶罗以其众留汉，自立为单于。属董卓之乱，寇掠太原河东，屯于河内。於扶罗死，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罗子豹为左贤王，即元海之父也。入朝，魏武因留之，因分其众为五部，以左贤王豹为左部帅，其余部帅皆以刘氏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兹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兴，中部居大陵。刘氏虽分居五部，然皆家居晋阳汾润之滨。豹妻一作左贤王妃呼延氏，匈奴贵姓有呼延氏八字依《广韵》引补。魏嘉平中，祈子于龙门，俄而有一大白鱼，顶有一角一作头有二角，轩鬣跃鳞于龙门，而至于祭所，久之乃去。巫覡皆异

之，曰“此嘉祥一作祉也。”其夜梦旦所见鱼变为人，左手把一物，大如半鸡子，光景非常，授呼延氏曰：“此是日精，服之生贵子。”寤以告豹，豹曰：“吉征也。吾昔从邯郸张罔周司徒氏相云，吾当有贵子孙，三世必大昌，仿佛相符矣。”自是十三月而生渊。此段亦见《御览》一百四十二。

渊生而左手有文曰渊海，遂以名焉。一作命之。二句亦见《御览》三百七十。韶龀英慧，七岁遭母忧，擗踊号叫，哀感旁邻。宗族部落，咸共叹赏。时司空太原王昶等闻而嘉之，并遣吊赙。幼而好学，不舍昼夜，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尝谓同门生朱纪、范隆等曰：“吾每观书传，尝鄙随、陆之无武，绛、灌之无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固君子耻之也。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业，两公属太宗而不能开庠序之美，惜哉！”于是文学武事，并皆工绝。《载记》作遂学武事，妙绝于众。猿臂善射，膂力过人。姿仪魁伟，身長八尺四寸，须长三尺馀，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有屯留崔懿之、襄陵公师彧等，皆善相人，及见渊，惊而相谓曰：“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太原王浑虚衾友之，命子济拜焉。

咸熙中，为任子在洛阳晋国，文王深待之。时东莱王弥等皆凭结，泰始之后，浑又屡言于武帝，帝召见与言，大悦之。后谓王济曰：“刘元海容貌风仪，机谈鉴智，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济对曰：“元海仪容机鉴，实如圣旨，然其文武才干，贤于二子远矣。陛下若任之以东南之事，吴会不足平也。”帝称善。孔恂、杨珧进曰：“臣观元海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

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任之以本部，臣窃为陛下寒心；若举天限之固以资之，无乃不可乎？”帝默然。

后秦凉覆没，帝畴咨将帅，上党李熏曰：“陛下诚能发匈奴五部之众，假元海一将军之号，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公之言，未尽殄患之理也。”熏勃然曰：“以匈奴之劲悍，元海之晓兵，奉宣圣威，何不尽之有！”恂曰：“元海若能平凉州，斩树机能，恐凉州方有难耳。蛟龙得云雨，非复池中物也。”帝乃止。后王弥从洛阳东归，元海饯弥于九曲之滨，泣谓弥曰：“王浑、李熏以乡曲见知，每相称达，谗间因之而进，深非吾愿，适足为害。吾本无宦情，惟足下明之。恐死洛阳，永与子别。”因慷慨歔歔，纵酒长啸，声调亮然，坐者为之流涕。齐王攸时在九曲，比闻而驰遣视之，见元海在焉，言于帝曰：“陛下不除刘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宁。”王浑进曰：“元海长者，浑为君王保明之。且晋方表信殊俗，怀远以德，如之何以无萌之疑杀人侍子，以示晋德不弘？”帝曰：“浑言是也。”会父豹卒，帝以渊代为左部帅。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奸邪，轻财好施，推诚接物，五部俊杰无不至者。幽、冀名儒，后门秀士，不远千里，亦皆游焉。晋惠帝以刘元海为离石将兵都尉。此句依《御览》一百六十三引补。杨骏辅政，以元海为建威将军、五部大都督，封汉光乡侯。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成都王颖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

太安中，惠帝失政，诸王迭相残废，州郡奸豪，所在蜂起。元海从祖故北部都尉、右贤王刘宣等窃议曰：“昔我先人与汉约为兄弟，忧乐同之。自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

号，无复尺寸之业，自诸王侯，降同编户。今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兴邦复业，在此时矣。左贤王渊姿器绝人，干宇超世，天若不恢崇单于，终不虚生此人也。”于是密共推渊为大单于。乃使其党呼延攸诣邺，以谋告之。元海请归会葬，颖弗许。乃令攸先归，告宣等招集五部，引会宜阳诸胡，声言应颖，实背之也。颖为皇太弟，领丞相，自邺悬秉国政，事无大小，皆先关谏，上十七字，依《御览》一百四十九引补。以渊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并州刺史东瀛公腾、安北将军王浚，起兵伐颖，元海说颖曰：“今二镇跋扈，众馀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颖曰：“五部之众，可保发已不？纵能发之，鲜卑、乌丸劲速如风云，何易可当邪？吾欲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顺逆制之。君意何如？”元海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瀛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殿下一发邺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纸檄尺书，谁为人奉之！且东胡之悍，不逾五部，愿殿下勉抚士众，靖以镇之，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瀛，三部梟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元海至左国城，刘宣等上大单于之号，二旬之间，众已五万，都于离石。王浚使将军祁弘率鲜卑攻邺，颖败，挟天子南奔洛阳。元海曰：“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于是命右於陆王刘景、左独鹿王刘延年等率步骑二万，将讨鲜卑。刘宣等固谏曰：“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是以右贤王猛不胜其忿。属晋纲未弛，大事不遂，右贤王涂地，单于之耻也。今司马氏父子兄弟自相鱼肉，此天厌晋德，授之于我。单(子)〔于〕积德在躬，为晋人所服，方当兴我邦族，复呼韩邪之业，鲜卑、乌丸可以为援，奈何距之而拯仇敌！今天假手于我，不可违也。违天不祥，逆众不济；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愿单于勿疑。”渊曰：“善。当为崇冈峻阜，何能为培塿乎！夫帝王岂有常哉！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今见众十馀万，皆一当晋十，鼓行而摧乱晋，犹拉枯耳。上可成汉高之业，下不失为魏武，何呼韩邪足道哉！虽然，晋人未必同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吾又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不亦可乎？且可称汉，追尊后主，以怀人望。”宣等称善。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

前赵录二

刘 渊

甲子。元熙元年，晋惠帝永兴元年。迁于左国城，晋人东附者数万。宣等上尊号，渊曰：“今晋氏犹在，四方未定，可仰遵高祖初法，且称汉王，权停皇帝之号。待宙宇混一，当更议之。”十月，为坛于南郊，僭即汉王位。下令曰：“昔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应期，廓开大业。太宗孝文皇帝，重以明德，升平汉道。世宗孝武皇帝，拓土攘夷，地过唐日。中宗孝宣皇帝，搜扬俊乂，多士盈朝。是我祖宗道迈三王，功高五帝，故卜年倍于夏、商，卜世过于姬氏。而元、成多僻，哀、平短祚，贼臣王莽，滔天篡逆。我世祖光武皇帝，诞资圣武，恢复鸿基，祀汉配天，不失旧物，俾三光晦而复明，神器幽而复显。显宗孝明皇帝、肃宗孝章皇帝，累叶重晖，炎光再阐。自和、安已后，皇纲渐颓，天步艰难，国统频绝。黄巾海沸于九州，群阉毒流于四海，董卓因之，肆其猖勃，曹操父子，凶逆相寻。故孝愍委弃万国，昭烈播越岷蜀，冀否终有泰，旋轸旧京。何图天未悔祸，后帝窘辱。自社稷沦丧，宗庙之不血食四十年于兹矣。今天诱其衷，悔祸皇汉，使司马氏父子兄弟迭相残灭。黎庶涂炭，靡所控告。孤今猥为群公所推，绍修三祖之业，顾兹尫暗，战惶靡厝。但以大耻未雪，社稷无

主，衔胆栖冰，勉从群议。”改晋永兴元年为元熙元年，大赦天下，追尊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以下三祖五宗一作三宗五祖之神主而祭之。立其妻呼延氏为王后。置百官，以刘宣为丞相，崔游为御史大夫，刘宏为太尉，其余拜授各有差。

东瀛公腾使将军聂玄讨之，战于大陵，玄师败绩，腾惧，率并州二万馀户下山东，遂所在为寇。元海遣其建武将军刘曜寇太原、兹氏、屯留、长子、中都，皆陷之。刘元海遣将攻西河城，筑营自固，有八门，城高九尺。四句依《初学记》八引补。冠军乔晞攻界休，克之。其令贾潭一作浑抗节不降，曰：“吾为晋守，不能全之，岂苟求生以事贼虏，何面目以视息世间哉？”晞怒，将杀之，部将尹崧曰：“将军舍之，以劝事君。”晞不听，遂杀之。依《晋书忠义传》补，亦见《御览》四百二十二。其妻宗氏，年二十馀，有姿色，晞欲纳之，宗骂曰：“屠狗奴，何有害人之夫，而欲加无礼于尔母乎？何不促杀我！”遂仰天大哭，亦杀之。依《御览》四百二十二引补，亦见《晋书·列女传》。

乙丑。二年，腾又遣司马瑜、周良、石鲜等讨之，次于离石汾城。元海遣其武牙将军刘钦等六军距瑜等，四战瑜皆败，钦振旅而归。是岁，离石大饥，迁于黎亭，以就邸阁谷，留其太尉刘宏、护军马景守离石，使大司农卜豫运粮以给之。

丙寅。三年，晋惠光熙元年。以其前将军刘景为使持节、征讨大都督、大将军，要击并州刺史刘琨于板桥，为琨所败，琨遂据晋阳。其侍中刘殷、王育进谏元海曰：“殿下自起兵以来，渐已一周，而颍守偏方，王威未震。诚能命将四出，决机一掷，梟刘琨，定河东，建帝号，鼓行而南，克长安而都之，以关中之众席卷洛阳，如指掌耳。此高皇帝之所以创竖鸿基，克殄强楚者也。”元

海悦曰：“此孤心也。”遂进据河东，攻寇蒲坂、平阳，皆陷之。

丁卯。四年，晋怀永嘉元年。元海遂入都蒲子，河东、平阳属县垒壁尽降。时四部之东莱王弥起兵青、徐，刘灵为王赞所逐，王弥为苟纯所败，乃谋归汉。三句依《通鉴考异》引补。遣使来降，拜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东莱郡公。四月，汲桑叛，起兵赵魏上郡，自称赵王，选置州郡，四部鲜卑陆逐延、氏酋大单徵。十一月，石勒及胡部等，并帅众相次来降，元海悉署其官爵。

戊辰。永凤元年，晋永嘉二年。渊遣聪等十将据太行，石勒等十将下赵、魏。四句依《通鉴考异》引补。秋七月，凤凰集于蒲子，丞相刘宣等六十四人上尊号。十月，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改元永凤。以卫军和为大将军，抚军聪为车骑大将军，建武曜为龙骧大将军。又以其大将军和为大司马，封梁王；尚书令刘欢乐为大司徒，封陈留王；御史大夫呼延冀为大司空，封雁门郡公；以延年为江都王。江都王延年，年十五，丧二亲，奉叔父以孝闻，子良孙及弟从子，为噉人贼所掠，延年追而请之。贼以良孙归延年，延年拜请曰：“我以少孤，为叔父所养，此叔父之孤孙也。愿以子易之。”贼曰：“君义士也，免之。”《御览》四百二十一。案延年为太宰，因下传有太宰字，屠本误合为一传。以洋为长乐王。长乐王洋，《御览》引误作太宰王祥。字季海，性至孝，言及二亲，未尝不呜咽摧恻，每忌日，辄三日不食。同上四百十三。以俊为上郡王。上郡王俊，屠本作王隼，上郡人，似误。字元英，有榦艺之称。俊年七八岁，随兄密子元直西如凉州，路中粮匱，密留元直于途，乞丐民间。比还，俊为贼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将元直追贼，叩头求哀曰：“人情自当皆爱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见背，孤遗相长，以至于今，请以元直易俊。”贼相谓曰：“以子易弟，义之大也。”于是

乃以俊授密，受元直而去。密后亡，俊勺饮不入口者五日，虽服丧期年，而心丧六载。同上四百十六。宗室以亲疏为等，悉封郡县王，异姓以勋谋为差，皆封郡县公侯。

己巳。河瑞元年，晋永嘉三年，太史令宣于《晋春秋》作鲜于。修之言于元海曰：“陛下虽龙兴凤翔，奄受大命，然遗晋未殄，皇居仄陋，紫宫之变，时荧惑犯紫微。犹钟晋氏，不出三年，必克洛阳。蒲子崎岖，非可久安。平阳势有紫气，兼陶唐旧都，愿陛下上迎乾象，下协坤祥。”于是迁都平阳。此节亦见《御览》一百六十三。五月，遣聪攻壶关，聪败韩述于西涧，石勒败黄肃于封田。太傅越遣淮南内史王广拒聪。六月，广等来讨。七月，战于长平。长平之战，刘聪马中流矢，几为晋军所获。李景年以马授聪，挥戈前战。依《御览》三百五十一引补。晋师败，刘惔以壶关降。此节依《通鉴考异》引补。李景年，字延祐，前部人，少贫，见养于叔父，常使牧羊。景年见其叔子讲诵，羡之，后从博士乞百馀字，牧羊之暇，折草木书之，叔乃惊曰：“吾家千里驹也。”而令骐驎久蹶盐车坂，乃为娶妻教学。依《御览》八百三十三引补。后聪嘉平三年，迁虎牙，攻长安，以功封梁邹侯。依《御览》三百五十一引补。汾水中得玉玺，高一寸二分，方四寸，文曰“有新保之归元海”，盖王莽时玺也。献者因增其“渊海光”三字。元海以为己瑞，大赦天下，改元河瑞。此节亦见《初学记》二十、《御览》六百八十二。封子裕为齐王，隆为鲁王。于是命其子聪与王弥进寇洛阳，刘曜与赵固等为之后继。东海王越遣平北将军曹武、将军宋抽、彭默等距之，王师败绩。聪等长驱至宜阳，平昌公模遣将军淳于定、吕毅等自长安讨之，战于宜阳，定等败绩。聪恃连胜，不设备，弘农太守垣延诈降，夜袭，聪军大败而还，元海素服迎师。

是冬，复大发卒，遣聪、弥与刘曜、刘景等，率精骑五万寇洛阳，使呼延翼率步卒继之，败王师于河南。聪进屯于西明门，护军贾胤夜薄之，战于大夏门，斩聪将呼延颢，其众遂溃。聪回师而南，壁于洛水，寻进屯宣阳门，曜屯上东门，弥屯广阳门，景攻大夏门，聪亲祈嵩岳，令其将刘厉、呼延朗等督留军。东海王越命参军孙询、将军邱光、楼衰等率帐下劲卒三千，自宣阳门击朗，斩之。聪闻而驰还。厉惧聪之罪己也，赴水而死。王弥谓聪曰：“今既失利，洛阳犹固，殿下不如还师，徐为后举。下官当于兖、豫之间收兵积谷，伏听严期。”宣于修之又言于元海曰：“岁在辛未，当得洛阳。今晋气犹盛，大军不归，必败。”元海驰遣黄门郎傅询召聪等还师。王弥出自轘辕，越遣薄盛等追击弥，战于新汲，弥师败绩。于是摄蒲阪之戍，还于平阳。以刘欢乐为太傅，刘聪为大司徒，刘延年为大司空，刘洋为大司马。

庚午。二年，赦其境内，立其妻单氏为皇后，以大司马梁王和为皇太子，封子乂为北海王。王浚遣祁宏率鲜卑讨石勒，战于飞龙山下，勒师大败。《御览》四十五，明引作《前赵录》。宏击破刘灵于广宗，杀之。八月，渊寝疾，将为顾托之计，以欢乐为太宰，洋为太傅，延年为太保，司徒聪为大司马、大单于，并录尚书事，置单于台于平阳西，以其子裕为大司徒。丁丑，渊疾笃，召欢乐及洋等入禁中受遗诏辅政。己卯，薨于光极殿。此节亦见《通鉴考异》。以永嘉四年死，在位六当作七年。太子和即位。聪自西明门攻，斩和于西室。九月辛卯二字依《通鉴考异》补。葬渊于永光陵，谥曰光文皇帝，庙号高祖。

和字玄泰。身長八尺，雄毅美姿仪，好学夙成，习《毛诗》、《左氏春秋》、《郑氏易》。及为储贰，内多猜忌，驭下无恩。元海

死，和嗣伪位。其卫尉西昌王刘锐、宗正呼延攸恨不参顾命也，说和曰：“先帝不惟轻重之计，而使三王总强兵于内，大司马握十万劲卒居于近郊，陛下今便为寄主耳。此之祸难，未可测也，愿陛下早为之所。”和即攸之甥也，深然之，召其领军刘盛及刘钦、马景等告之。盛曰：“先帝尚在殡宫，四王未有逆节，今忽一旦自相鱼肉，臣恐人不食陛下之余。四海未定，大业甫尔，愿陛下以上成先帝鸿基为志，且塞耳勿听此狂简之言也。《诗》云：‘岂无他人，不如我同父。’陛下既不信诸弟，复谁可信哉！”锐、攸怒曰：“今日之议，理无有二。”于是命左右刃之。景惧曰：“惟陛下诏，臣等以死奉之，蔑不济矣。”乃相与盟于东堂，使锐、景攻聪，攸率刘安国攻裕，使侍中刘乘、武卫刘钦攻鲁王隆，尚书田密、武卫刘璿攻北海王义。密、璿等使人一作挟义。斩关奔于聪，聪命贯甲以待之。锐知聪之有备也，驰还，与攸、乘等会攻隆、裕。攸、乘惧安国、钦之有异志也，斩之。是日斩裕及隆。聪攻西明门，克之。锐等奔入南宫，前锋随之，斩和于光极西室。锐、攸梟首通衢。

刘宣，字士则，朴钝少言，好学修絜。师事乐安孙炎，沈精积思，不舍昼夜，好《毛诗》、《左氏传》。炎每叹之曰：“宣若遇汉武，当逾于金日磾也。”学成而返，不出门闾盖数年。每读《汉书》，至《萧何》、《邓禹传》，未曾不反覆咏之，曰：“大丈夫若遭二祖，终不令两公独擅美于前矣。”并州刺史王广言之于武帝，帝召见，嘉其占对，因曰：“吾未见宣，谓广言虚耳。今见其进止风仪，真所谓如珪如璋，观其性质，足能抚集本部。”乃以宣为右部都尉，特给赤幢曲盖。莅官清恪，所部怀之。元海即王位，宣之谋也，故特荷尊重，勋戚莫二，军国内外靡不专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

前赵录三

刘 聪

刘聪，字玄明，一名载，渊第四子也。母曰张夫人。初，聪之在孕也，张氏梦日入怀，寤而以告渊，渊曰：“此吉征也，慎勿言之。”自是十五月而生聪焉，此节亦见《御览》一百四十二。夜有日一作白。光之异。形体非常，左耳有一白毫，长二尺馀，甚光泽。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馀篇、赋颂五十馀篇。十五习击刺，猿臂善射，弯弓三百斤，膂力骁捷，冠绝一时。太原王浑见而悦之，谓元海曰：“此儿吾所不能测也。”

弱冠游于京师，名士莫不交结，乐广、张华尤异之也。新兴太守郭熙辟为主簿，举良将，入为别部司马，累迁右部都尉，善于抚接，五部豪右无不归之。河间王颙表为赤沙中郎将。聪以元海在邺，惧为成都王颖所害，乃亡奔成都王，拜右积弩将军，参前锋战事。元海为北单于，立为右贤王，随还右部。及即大单于位，更拜鹿蠡王。既杀其兄和，群臣劝即尊位。聪以北海王乂，单后之子也，以位让之。三句依《通鉴考异》录。乂与公卿泣涕固请，聪久而许之，曰：“乂及群臣，正以四海未定，祸难尚殷，

贪孤年长故耳。此国家之事，孤敢不祇从。今便欲远遵鲁隐，待义年长，复子明辟。”

庚午。光兴元年，晋永嘉四年。聪僭即皇帝位于光极前殿，大赦境内，改元光兴元年。尊元海妻单氏曰皇太后，其母张氏为帝太后，义为皇太弟，领大单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为皇后，封其子粲为河内王，署使持节、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易河间王、翼彭城王，愷高平王。遣粲及其征东王弥、龙骧刘曜等率众四万，长驱入洛川，遂出轘辕，周旋梁陈汝颖之间，陷垒壁百馀。以其司空刘景为大司马，左光禄刘殷为大司徒，右光禄王育为大司空。伪太后单氏姿色绝丽，聪烝焉。单即义之母也，义屡以为言，单氏惭恚而死，聪悲悼无已。后知其故，义之宠因此渐衰，然犹追念单氏，未便黜废。又尊母为皇太后。十月，聪将赵固与晋车骑将军王申始相拒于延津，时黄雾昼昏，人不相见，固军大败。此节依《御览》八百七十八引补。

辛未。嘉平元年，署其卫尉呼延晏为使持节、前锋大都督、前军大将军，配禁兵二万七千，自宜阳入洛川，命东莱王弥、龙骧刘曜及镇军石勒进师会之。晏比及河南，王师前后十二败，晋师死者三万馀人。弥等未至，晏留辎重于张方故垒，长驱围洛阳，攻陷平昌门，焚东阳、宣阳诸门及诸府寺。怀帝遣河南尹刘默距之，王师败于社门。晏以外继不至，出自东阳门，掠王公已下子女二百馀人而去。时帝将济河东遁，具船于洛水，晏尽焚之，还于张方故垒。王弥、刘曜至，复与晏会围洛阳。时城内饥甚，人皆相食，百官分散，莫有固志。宜阳门陷，弥、晏入于南宫，升太极前殿，纵兵大掠，悉收宫人、珍宝，幽晋帝于端门。曜于是害晋太子及诸王公百官已下三万馀人于洛水北，筑为京

观。迁帝及惠帝羊后一作太后侍中庚珉等传国六玺于平阳。聪大赦，改光兴为嘉平元年，以帝为特进、左光禄大夫、平阿公。亦见《通鉴考异》。

七月，司马模牙门赵染归，聪以为平西将军。八月，遣其平西赵染、安西刘雅率骑二万，攻南阳王模于长安，粲、曜率大众继之。染败王师于潼关，将军吕毅死之。军至于下邳，模乃降染。染送模于粲，粲害模及其子范阳王黎，送卫将军梁芬、模长史鲁繇、兼散骑常侍杜骛、辛谧及北宫纯等于平阳。聪以粲之害模也，大怒。粲曰：“臣杀模，本不以其晚识天命之故，但以其晋氏肺腑，洛阳之难不能死节，天下之恶一也，故诛之。”聪曰：“虽然，吾恐汝不免诛降之殃也。夫天道至神，理无不报。”署刘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牧，改封中山王，镇长安；王弥为大将军，封齐公。寻而石勒等杀弥于己吾而并其众，表弥叛状。聪大怒，遣使让勒专杀公辅，有无上之心，又恐勒之有二志也，以弥部众配之。刘曜既据长安，安定太守贾疋及诸氏羌皆送质任，唯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固守不降。护军麴允、频阳令梁肃自京兆南山将奔安定，遇疋任子于阴密，拥还临泾，推疋为平南将军，率众五万，攻曜于长安；扶风太守梁综及麴特、竺恢等，亦率众十万会之。曜遣刘雅、赵染来距，败绩而还。曜又尽长安锐卒与诸军战于黄邱，曜众大败，中流矢，退保甘渠。疋追之，旋袭梁州。十二月，贾疋战死。七字依《通鉴考异》引补。杜人王秃、纪特等攻刘粲于新丰，粲还平阳。曜攻陷池阳，掠万余人，归于长安。时阎鼎等奉秦王为皇太子，入于雍城，关中戎晋翕然响应。

壬申。嘉平二年，聪后呼延氏死。呼延氏，渊母之从父妹，有

美色，恭孝称于宗族。渊后爱聪姿色，故以配焉。每谓聪曰：“父终子绍，古今之大典。陛下自承高祖之嗣，太弟何为者哉，陛下百年之后，絜兄弟必无种也，愿陛下深思之。”聪亦信之，曰：“然，吾当为计。”后曰：“事留变生，太弟见絜兄弟并大，必有不妥之志矣，或有小人构间其中，未必不祸发于今日。妾尝闻陛下说隐公，一何相似，窃为陛下寒心。”聪深然其言，于是相图之计起矣。依《御览》一百四十二引补。立司空王育女为左昭仪，尚书令任颢女为右昭仪。二句依《御览》一百四十四引补。将纳其太保刘殷女，其弟义固谏。聪更访之于太宰刘延年、太傅刘景，景等皆曰：“臣常闻太保自云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聪大悦，使其兼大鸿胪李弘聘殷二女为左右贵嫔，位在昭仪上。又纳殷女孙四人为贵人，位次贵嫔。谓弘曰：“此女辈皆姿色超世，女德冠时，且太保于朕实自不同，卿意安乎？”弘曰：“太保胤自有周，与圣源实别，陛下正以姓同为恨耳。且魏司空东莱王基，当世大儒，岂不达礼乎！为子纳司空太原王沈女，以其姓同而源异故也。”聪大悦，赐弘黄金六十斤，曰：“卿当以此意谕吾子弟辈。”于是六刘之宠倾于后宫。亦见《御览》三百八十及一百四十二。聪稀复出外，事皆中黄门纳奏，左右贵嫔决之。

二月，晋帝进号仪同三司，封会稽郡公，亦见《通鉴考异》。庾珉等以次加秩。聪引帝入宴，谓帝曰：“卿为豫章王时，朕与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闻其名久矣。以卿所制乐府歌文示朕，谓朕曰：‘闻君善为辞赋，试为看之。’朕时与武子俱为《盛德颂》，卿称善者久之。又引朕射于皇堂，朕得十二筹，卿与武子俱得九筹，卿赠朕柘弓、银研，卿颇忆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尔日不得早识龙颜耳。”聪曰：“卿家骨肉相残，何其

甚也？”帝曰：“此殆非人事，皇天之意也。大汉将应乾受历，故为陛下自相驱除耳。且臣家若能奉武皇之业，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亦见《御览》八百十二。至日夕乃出，以小刘贵人赐帝。谓帝曰：“此名公之孙，今特以相妻，卿宜善遇之。”拜刘为会稽夫人。

遣其镇北靳冲寇太原，平北卜瑒率众继之。卜瑒，字子玉，匈奴后部人也。少好读《易》，郭璞见而叹曰：“吾所弗如也，奈何不免兵厄。”瑒曰：“然，吾大厄在四十一，位为卿将，当受祸耳，不尔者亦为猛兽所害。吾亦未见子之令终也。”璞曰：“吾祸在江南，甚营之，未见免兆。虽然，在南犹可延期，住此不过时月。”瑒曰：“子勿为公吏，可以免诸？”璞曰：“吾不能免公吏，犹子之不能免卿将也。”瑒曰：“吾此当有帝王，子终不复奉二京矣。琅邪可奉，卿谨奉之，主晋祀者，必此人也。”瑒遂隐于龙门山。刘元海僭号，征为大司农侍中，固以疾辞。元海曰：“人各有心，卜瑒之不欲在吾朝，何异高祖四公哉！可遂其高志。”后复征为光禄大夫。瑒谓使者曰：“非吾死所也。”及刘聪嗣伪位，征为太常。时刘琨据并州，聪问何时可平，瑒答曰：“并州陛下之分，今兹克之必矣。”聪戏曰：“朕欲劳先生一行可乎？”瑒曰：“臣所以来，不及装者，正为是行也。”聪大悦，署瑒使持节平北将军。将行，谓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慎勿纷纭。”及冲攻太原不克，为琨所败，瑒卒先奔，归罪于瑒，辄斩之。聪闻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一作诸衍持节斩冲也。依《晋·艺术传》补，亦略见《御览》六百四十六。

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鱼蟹不供，将作大匠望都公靳陵坐温明、徽光二殿不成，皆斩于东市。聪游猎无度，尝晨出晚

归，观鱼于汾水，以烛继昼。中军王彰谏曰：“今大难未夷，馀晋假息，陛下不惧白龙鱼服之祸，而昏夜忘归。陛下当思先帝创业之艰难，嗣承之不易，鸿业已尔，四海属情，何可坠之于垂成，隳之于将就！比观陛下所为，臣实痛心疾首有日矣。且愚人系汉之心未专，而思晋之怀犹盛，刘琨去此咫尺之间，狂狷刺客息顷而至。帝王轻出，一夫敌耳。愿陛下改往修来，则亿兆幸甚。”聪大怒，命斩之。上夫人王氏叩头乞哀，乃囚之诏狱。聪母以聪刑怒过差，三日不食，弟义、子粲并舆棹切谏。聪怒曰：“吾岂桀纣幽厉乎，而汝等生来哭人！”其太宰刘延年及诸公卿列侯百余人，皆免冠涕泣固谏曰：“光文皇帝以圣武膺期，创建鸿祚，而六合未一，夙世升遐。陛下睿德自天，龙飞绍统，东平洛邑，南平长安，其可谓功高周成，德超夏启。往也唐虞，今则陛下，历观书记，未有此比。而顷频以小务不供而斩王公，直言忤旨，便囚大将，游猎无度，机管不修，臣等窃所未解，臣等所以破肝糜胃忘寝与食者也。”聪乃赦彰。

魏特等围长安，刘曜连战败绩，乃驱掠士女八万馀口退还平阳，因攻司徒傅祗于三渚，使其右将军刘参攻郭默于怀城。默时为坞主。郭默，字元雄，河内怀人，世以屠沽为业。默壮勇拳捷，能贯甲跳三丈堑，时人咸异之曰：“此儿必兴郭氏。”河内陆允，世之豪民，望见以女妻之。此传依《御览》三百八十六引补。祗病卒，城陷，迁祗孙纯、粹并其二万馀户于平阳。聪赠祗太保，纯、粹皆给事中，谓祗子畅曰：“尊公虽不达天命，然各忠其主，吾亦有以亮之。但晋主已降，天命非人所支，而虔刘南鄙，沮乱边萌，此其罪也。以元恶之种而赠同勋旧，逆臣之孙荷荣禁闼，卿知皇汉之德弘旷已不？”畅曰：“陛下每嘉先臣，不以小臣之故

而亏其忠节，及是恩也，自是明主伐罪吊人之义，臣辄同万物，未敢谢生于自然。”

六月，聪立贵嫔刘氏为皇后，寻卒。聪后刘氏，殷小女，字丽华。童齿聪慧，肤发异常，昼营女工，夜诵书传，母每止之，敦玩弥甚。与诸兄争论经义，理旨超然，诸兄常深叹谢。性孝友，美风仪，进止如珪璋焉。以贵嫔立为皇后。依《御览》一百四十二引补。刘殷卒。刘殷，字长盛，新兴人也。高祖陵，汉光禄大夫。殷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曾见齿。曾祖母王氏，盛冬思堇而不言，食不饱者旬矣，殷怪而问之，王言其故。殷时年九岁，乃于泽中恸哭曰：“殷罪衅深重，幼丁艰罚，王母在堂，无旬月之养，殷为人子，而所思无获，皇天后土，愿垂哀愍。”声不绝者半日，于是忽若有人云：“止！”止声，殷收泪视地，见有堇生焉。因得斛馀而归，食而不减，至时堇生乃尽。又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载乃尽。以上见《御览》。时人嘉其至性通感，竟以谷帛遗之，殷受而不谢，直云待后贵当相酬耳。弱冠博通经史，综核群言，文章诗赋，靡不该览。性倜傥，有济世之志，俭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颓然而不可侵也。乡党亲族，莫不称之。郡命主簿，州辟从事，皆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司空齐王攸辟为掾，征南将军羊祜召参军事，皆以疾辞。同郡张宣子，识达之士也，劝殷就征，殷曰：“当今二公，有晋之栋楹也。吾方希达，如櫟椽耳，不凭之岂能立乎？吾今王母在堂，既应他命，无容不竭尽臣礼，便不得就养，子舆所以辞齐大夫，良以色养无主故耳。”宣子曰：“如子所言，岂庸人所识哉！而今而后，吾子当为吾师矣。”遂以女妻之。宣子者，并州豪族也，家

富于财，其妻怒曰：“我女年始十四，姿识如此，何虑不得为公侯妃，而遽以妻刘殷乎？”宣子曰：“非尔所及也。”诫其女曰：“刘殷至孝冥感，兼才识超世。此人终当远达，为世名公，汝其谨事之。”张氏性亦婉顺，事王母以孝闻，奉殷如君父焉。及王氏卒，殷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飚甚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越烧东家。此节见《初学记》。后有二白鸠巢其庭树，自是名誉弥显。太傅杨骏辅政，备礼聘殷，殷以母老固辞，骏于是表之，优诏遂其高志，听终色养。敕所在供其衣食，蠲其徭赋，赐帛二百匹，谷五百斛。赵王伦篡位，孙秀夙重殷名，以散骑常侍征之，殷逃奔雁门。及齐王冏辅政，辟为大司马军咨祭酒。既至，谓殷曰：“先王虚心召君，君不至，今孤辟君，君何能屈也？”殷曰：“世祖以大圣应期，先王以至德辅世，既尧舜为君，稷契为佐，故殷以一夫而距千乘，为不可回之图。幸邀唐虞之世，是以不惧斧钺之戮耳。今殿下以神武睿姿，除残反政，然圣迹稍粗，严威滋肃，殷若复尔，恐招华士之诛，故不敢不至也。”冏奇之，转拜新兴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属永嘉之乱，没于刘聪，聪奇其才，而擢任之，累至侍中太保、录尚书事。殷常戒子孙曰：“事君之法，常务几谏。凡人尚不可面斥其过，而况万乘乎？夫犯颜之祸，将彰君过，宜上思召公咨商之义，下念鲍叔触鳞之诛也。”在聪之朝，与公卿恂恂然，常有后己之色，士不修操行者，无得入其门，然滞理不申，藉殷而济者，亦已百数。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经，一子授《太史公》，一子授《汉书》，一门之内，七业俱兴，北州之学，殷门为盛，竟以寿终。依《晋书·孝友传》补，亦见于《御览》四百十一及《初学记》二十五。以彭城王翊为卫将军，典宿卫，刘翊骁勇一作干过人，能一手举殿柱

跳过平阳门出。此节依《御览》三百七十及三百九十四引补。

聪遣刘粲、刘曜等攻刘琨于晋阳，琨使张乔距之，战于武灌，乔败绩，死之，晋阳危惧。太原太守高乔、琨别驾郝聿以晋阳降粲。琨与左右数十骑，携其妻子奔于赵郡之亭头，遂如常山。琨收兵于常山。依《通鉴考异》补。粲、曜入于晋阳。先是，琨与代公一作王。猗卢结为兄弟，乃告败于猗卢，且乞师。猗卢遣子日利孙、宾六须及将军卫雄、姬澹等，率众数万攻晋阳，此节亦见《通鉴考异》。琨收散卒千馀为之乡导，猗卢率众六万至于狼猛。曜及宾六须战于汾东，曜坠马，中流矢，身被七创。讨虏傅武以马授曜，曜曰：“当今危亡之极，人各思免。吾创已重，自分死此矣。”武泣曰：“武小人，蒙大王识拔，以至于是，常思效命，今其时矣。且皇室始基，大难未弭，天下何可一日无大王也。”于是扶曜乘马，驱令渡汾，回而战死。曜入晋阳，夜与刘粲等掠晋阳百姓，逾蒙一作象山遁归。二句亦见《御览》四十五。猗卢率骑追之，战于蓝谷，粲败绩，斩其征虏邢延，获其镇北刘丰。琨收合离散，保于阳曲，猗卢戍之而还。

聪立张贵人为皇后，以其父实为左光禄大夫。张实为钜鹿太守，治任威强，路不拾遗，曾欲以实为司徒太保，皆垂涕固辞。身骑瘠马，妻乘败车。此节依《御览》四百二十四引补。

癸酉。三年，晋愍建兴元年。春正月，一作正旦。聪宴于光极前殿，逼晋帝行酒，光禄大夫庾珉、王俊等起而大哭，聪恶之。会有告珉等谋以平阳应刘琨者，二月丁未，怀帝崩于平阳，《载记》作聪遂鸩帝。于是诛珉、俊等，复以赐帝刘夫人为贵人。丁丑，张皇后卒。三月，立贵嫔刘氏为皇后，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聪皇后刘氏，殷之门女也，字丽芳，以左贵嫔立为皇后。聪

将起鹵仪殿于后庭，廷尉陈元达谏曰：“臣闻古之圣王爱国如家，故皇天亦祐之如子。夫天生蒸民而树之君者，使之为父母以刑赏之，不欲使殿屎黎元而荡逸一人。晋氏暗虐，视百姓如草莽，故上天剿绝其祚。乃眷皇汉，苍生引领息肩，怀更苏之望有日矣。我高祖光文皇帝靖言惟兹，痛心疾首，故身衣大布，居不重茵；先皇后嫔服无绮彩。重逆群臣之请，故建南北宫焉。今光极之前足以朝群后享万国矣，昭德、温明已后足可以容六宫，列十二等矣。陛下龙兴已来，外殄二京不世之寇，内兴殿观四十馀所，重之以饥馑疾疫，死亡相属，兵疲于外，人怨于内，为之父母固若是乎？伏闻诏旨，将营鹵仪，中宫新立，诚臣等乐为子来者也。窃以大难未夷，宫宇粗给，今之新营，尤实非宜。臣闻太宗承高祖之业，惠吕息役之后，以四海之富，天下之殷，尚以百金之费而辍露台，历代垂美，为不朽之迹。故能断狱四百，拟于成康。陛下之所有，不过太宗二郡地耳，战守之备者，岂仅匈奴、南越而已哉！孝文之广，思费如彼；陛下之狭，欲损如此。愚臣所以敢冒死犯颜色，冒不测之祸者也。”聪大怒曰：“吾为万机主，将营二宫一作一殿。岂问汝鼠子乎！不杀此奴，沮乱朕心，朕殿何当得成邪！将出斩之，并其妻子，同梟东市，使群鼠共穴。”时在逍遥园李中堂，元达抱堂下树叫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计也，而陛下杀臣。若死者有知，臣要当上诉陛下于天，下诉陛下于先帝。朱云有云：‘臣得与龙逢、比干游于地下足矣。’未审陛下何如主耳！”元达先锁腰而入，及至，即以锁绕树，左右曳之不能动。聪怒甚。刘氏时在后堂，闻之而密遣中堂侍私敕左右停刑，于是手疏启曰：“伏闻敕旨将为妾营殿。今四海未一，祸难犹繁，廷尉之言，社稷之计，当赏以美爵，而

反欲诛之？陛下此怒由妾而起，廷尉之祸由妾而招。自古国败家丧，未始不由妇人。妾每览古事，忿之不已，何意今日，妾自为之！后人视妾，犹妾之视前人，复何面目仰侍巾栉？请归死此堂，以塞陛下误惑之过。”聪览之色变曰：“朕比来微风之患，喜怒不自由。元达，忠臣。”命其冠履就坐，引元达以刘后表示曰：“外辅如公等，内辅如此后，朕亦何忧矣。”改逍遥园为纳贤园，李中堂为愧贤堂。此段亦见《御览》一百四十二及四百五十四。

四月，愍帝即位于长安，聪遣车骑刘曜及司隶乔志明、武牙李景年等攻长安，命赵染率众赴之。时大都督麴允据黄白城，累为曜、染所败。染谓曜曰：“麴允率大众在外，长安可袭而取之。得长安，黄白城自服。愿大王以重众守此，染请轻骑袭之。”曜乃承制加染前锋大都督、安南大将军，以精骑五千配之而进。王师败于渭阳，将军王广死之。染夜入长安外城，帝奔射雁楼，染焚烧龙尾及诸军营，杀掠千余人，且退屯逍遥园。麴允率众袭曜，连战败之。曜入栗邑，遂归平阳。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

前赵录四

刘 聪

甲戌。建元元年，晋愍建兴二年。亦见《通鉴考异》。正月朔日，黑雾四塞，终日竟夜，箸人如墨，五日而止。辛酉夜时，日落地，三日一作月。相承，出于西方，东行。三月，平阳城震，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此节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八及八百八十。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逶迤，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有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聪甚恶之，延公卿已下问曰：“朕之不德，致有斯异，其各极言，勿有所讳。”陈元达及博士张师等进对曰：“星变之异，其祸行及，臣恐后庭有三后之事，亡国丧家，靡不由此，愿陛下慎之。”聪曰：“此阴阳之理，何关人事！”癸未，刘氏产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在陨肉之旁。己丑，刘氏卒，伪谥武宣皇后，乃失此肉，哭声亦止。此段亦见《御览》一百四十二及八百七十七。自是后宫乱宠，进御无序矣。

聪以刘易为太尉。初置相国，官上公，有殊勋德者死乃赠之。于是大定百官，置太师、丞相，自大司马已上七公，位皆上公，绿綬绶，远游冠。置辅汉，都护，中军，上军，辅军，镇，卫京，

前、后、左、右、上、下军，辅国，冠军，龙骧，武牙大将军，营各配兵二千，皆以诸子为之。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十馀万，万户置一内史，凡内史四十三。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省吏部，置左右选曹尚书。自司隶已下六官，皆位次仆射。置御史大夫及州牧，位皆亚公。以子始安王粲为丞相、领大将军、录尚书事，进封晋王，食五郡。刘延年录尚书六条事，刘景为太师，王育为太傅，任颢为太保，马景为大司徒，朱纪为大司空，刘曜为大司马。

曜复次渭汭，赵染次于新丰。晋安东将军索琳，自长安东讨染，染扭于累捷，有轻琳之色。染长史鲁徽曰：“今司马邺君臣自相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拒我，将军宜整阵案兵以击之，弗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于国乎？”染曰：“以司马模之强，吾取之如拉朽。索琳小竖，岂能污吾马蹄刀剑也，要擒之而后食。”晨率精骑数百，驰出逆之，战于城西，败绩而归，悔曰：“吾不用鲁徽之言，以至于此，何面见之！”乃斩徽。徽临刑谓染曰：“将军愎谏违谋，戇而取败，而复忌前害胜，诛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颜面瞬息世间哉！袁绍为之于前，将军踵之于后，覆亡败丧，亦当相寻，所恨不得一见大司马而死。死者无知则已，若死而有知，下见田丰为徒，要当诉将军于黄泉，使将军不得服一作眠。床枕而死。”以上亦见《御览》四百五十四。叱刑者：“令吾面东向。”大司马曜闻之曰：“蹄涔不容尺鲤，染之谓也。”

曜、染复与段凯向长安，麴允夜袭营，凯败死。段凯骁勇善射，好读书，为御史中丞，明笔直绳，无所阿避，号曰老虎。此节依《御览》二百二十六引补。曜还师攻郭默于怀城，收其米粟八十万斛，列三屯以守之。聪遣使谓曜曰：“今长安假息，刘琨游魂，此

国家所尤宜先除也。郭默小丑，何足以劳公神略，可留征虏将军贝邱王翼光守之，公其还也。”于是曜归蒲坂。俄而征曜辅政。赵染攻北地，梦鲁徽大怒，引箭射之，染惊悸而寤。旦将攻城，中弩而死。此节亦见《御览》四百五十四。

十一月，以晋王粲为相国一作四相，似国相之误。大单于总百揆，省丞相以并相国。平阳地震，此句亦见《御览》八百八十。烈风拔树发屋。光义人羊充妻产子二头，其兄窃而食之，三日而死。聪以其太庙新成，大赦境内，改年建元。十二月，雨血于左司隶寺，覆地。其月，又雨血于东宫延明殿，彻瓦在地者深五寸。自十二月以下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刘乂恶之，以访其太师卢志、太傅崔玮、太保许遐。志等曰：“主上往以殿下为太弟者，盖以安众望也。志在晋王久矣，王公已下莫不希旨归之。相国之位，自魏武以来，非复人臣之官，主上本发明诏，置之为赠官，今忽以晋王居之，羽仪威尊逾于东宫，万机之事无不由之，置太宰、大将军及诸王之营以为羽翼，此事势去矣，殿下不得立明也。然非止不得立而已，不测之危，在于旦夕，宜早为之所。四卫精兵不减五千，馀营诸王皆年齿尚幼，可夺而取之。相国轻佻，正可烦一刺客耳。大将军无日不出，其营可袭而得也。殿下但当有意，二万精兵立便可得，鼓行向云龙门，宿卫之士孰不倒戈奉迎，大司马不虑为异也。”乂弗从，乃止。

聪如中护军靳准第，纳其二女为左右贵嫔，大曰月光，小曰月华，皆国色也。数月，立月光为皇后。东宫舍人荀裕告卢志等劝乂谋反，乂不从之状。聪于是收志、玮、遐于诏狱，假他事杀之。使寇威卜抽监守东宫，禁乂朝贺。乂忧惧不知所为，乃上表自陈，乞为黔首，并免诸子之封，褒美晋王粲宜登储副，

抽又抑而弗通。其青州刺史曹嶷攻汶阳关、公邱，陷之，害齐郡太守徐浮，执建威刘宣，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馀所。嶷遂略地，西下祝阿、平阴，众十馀万，临河置戍，而归于临淄。嶷于是遂有雄据全齐之志。石勒以嶷之怀二也，请讨之。聪又惮勒之并齐，乃寝而弗许。

刘曜济自盟津，将攻河南，将军魏该奔于一泉坞。曜进攻李矩于荥阳，矩遣将军李平师于城皋，曜覆而灭之。矩恐，送质请降。

时聪以其皇后靳氏为上皇后，立贵妃刘氏为左皇后，右贵嫔靳氏一作月华。为右皇后。左司隶陈元达以三后之立也，极谏，聪不纳，乃以元达为右光禄大夫，外示优贤，内实夺其权也。于是太尉范隆、大司马刘丹、大司空呼延晏、尚书令王鉴等皆抗表逊位，以让元达。聪乃以元达为御史大夫、仪同三司。刘曜寇长安，频为王师所败。曜曰：“彼犹强盛，弗可图也。”引师而归。宣光陵石人，皆行数步，宫中鬼夜哭，三日而声向右司隶寺，乃止。其上皇后靳氏有淫秽之行，陈元达奏之。聪废靳，靳惭恚自杀。靳有殊宠，聪迫于元达之谏，故废之。既而追念其姿色，深仇元达。

乙亥。二年四月，雨血于东宫，依《御览》八百七十七引补。刘曜进师上党，将攻阳曲，聪遣使谓曜曰：“长安擅命，国家之深耻也。公宜以长安为先，阳曲一委骠骑。天时人事，其应至矣，公其亟还。”曜回灭郭迈，朝于聪，遂如蒲坂。八月，平阳地震，汾水大溢，流漂数百家。此节亦见《御览》八百八十。十二月，又雨血于东宫，广袤顷馀。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刘曜又进军，屯于粟邑。麴允饥甚，去黄白而军于灵武。曜进攻上郡，太守张禹与冯翊太守梁

肃奔于允吾。于是关右翕然，所在应曜。曜进据黄臯。

丙子。麟嘉元年，聪武库地陷，深一丈五尺。时聪中常侍王沈、宣怀、俞容，中宫仆射郭猗，中黄门陵修等皆宠幸用事。聪游宴后宫，或百日不出，群臣皆因沈等言事，多不呈聪，率以其意爱憎而决之，故或有勋旧功臣而弗见叙录，奸佞小人数日而便至二千石者。军旅无岁不兴，而将士无钱帛之赏，后宫之家赐赉及于僮仆，动至数千万。沈等车服宅宇皆逾于诸王，子弟、中表布衣为内史令长者三十余人，皆奢僭贪残，残害良善。以上亦见《御览》八百八十。靳准合宗内外谄以事之。

郭猗有憾于刘乂，谓刘粲曰：“太弟于主上之世犹怀不逞之志，此则殿下父子之深仇，四海苍生之重怨也。而主上过垂宽仁，犹不替二尊之位，一旦有风尘之变，臣窃为殿下寒心。且殿下高祖之世孙，主上之嫡统，凡在含齿，孰不系仰。万机大事，何可与人！臣昨闻太弟与大将军相见，极有言矣，若事成，许以主上为太上皇，大将军为皇太子。乂又许卫军为大单于，二王已许之矣。二王居不疑之地，并握重兵，以此举事，事何不成！臣谓二王兹举，禽兽之不若也。背父亲人，人岂亲之！今乂苟贪其一切之力耳，事成之后，主上岂有全理！殿下兄弟故在忘言，东宫、相国、单于在武陵兄弟，何肯与人！许以三月上巳因宴作难，事淹变生，宜早为之所。《春秋传》曰：‘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臣屡启主上，主上性敦友于，谓臣言不实。刑臣刀锯之余，而蒙主上殿下成造之恩，故不虑逆鳞之诛，每所闻必言，冀垂采纳。臣当入言之，愿殿下不泄，密表其事也。若不信臣言，可呼大将军从事中郎王皮、卫军司马刘惔，假之恩顾，通其归善之路以问之，必可知也。”粲深然之。猗密谓

皮、惇曰：“二王逆状，主、相已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惊曰：“无之。”猗曰：“此事必无疑，吾怜卿亲旧并见族耳。”于是歔歔流涕。皮、惇大惧，叩头求哀。猗曰：“吾为卿作计，卿能用不？”二人皆曰：“谨奉大人之教。”猗曰：“相国必问卿，卿但云有之。若责卿何不先启，卿即答云：‘臣诚负死罪，然仰惟主上圣性宽慈，殿下笃于骨肉，恐言成诬伪故也。’”皮、惇许诺。粲俄而召问二人，至不同时，而辞若画一，粲以为信然。

初，靳准从妹为义孺子，淫于侍人，义怒杀之，而屡发嘲准。准深惭恚，说粲曰：“东宫万机之副，殿下宜自居之，以领相国，使天下知早有所系望也。”至是，准又说粲曰：“昔孝成距子政之言，使王氏卒成篡逆，可乎？”粲曰：“何可之有！”准曰：“然，诚如圣旨。下官急欲有所言矣，但以德非更生，亲非皇宗，恐忠言暂出，霜威已及，故不敢耳。”粲曰：“君但言之。”准曰：“闻风尘之言，谓大将军、卫将军及左右辅皆谋奉太弟，克季春搆变，殿下宜为之备。不然，恐有商臣之祸。”粲曰：“为之奈何？”准曰：“主上爱信于太弟，恐卒闻未必信也。如下官愚意，宜缓东宫之禁锢，勿绝太弟宾客，使轻薄之徒得与交游。太弟既素好待士，必不思防此嫌，轻薄小人不能无逆意以劝太弟之心。小人有始无终，不能如贯高之流也。然后下官为殿下露表其罪，殿下与太宰拘太弟所与交通者考问之，穷其事原，主上必以无将之罪罪之。不然，今朝望多归太弟，主上一旦晏驾，恐殿下不得立矣。”于是粲命卜抽引兵去东宫。

聪自去冬至是，遂不复受朝贺，军国之事一决于粲，唯发中旨生杀除授，王沈、郭猗等意所欲，皆从之。又立市于后庭，与宫人宴戏，或三日不醒。聪临上秋闋，诛其特进慕容达，太中

大夫公师戣，尚书王琰、田歆，少府陈休，左卫卜崇，大司农朱诞等，皆群阉所忌也。侍中卜幹泣谏聪曰：“陛下万隆武、宣之化，欲使幽谷无考槃，奈何一旦先诛忠良，将何以垂之于后！昔秦爱三良而杀之，君子知其不霸。以晋厉之无道，尸三卿之后，犹有不忍之心，陛下如何忍信左右之言，欲一日尸七卿！诏尚在臣所，犹未宣露，乞垂昊天之恩，回雷霆之威。且陛下直欲诛之耳，不露其罪名，何以示四海！此岂是帝王三讯之法邪！”因叩头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距诏乎？”聪拂衣而入，免幹为庶人。

太宰刘易及大将军刘敷、御史大夫陈元达、金紫光禄大夫王延等诣阙谏曰：“臣闻善人者，乾坤之纪，政教之本也。邪佞者，宇宙之螟螣，王化之蠹贼也。故文王以多士基周，桓、灵以群阉亡汉，国之兴亡，未有不由此也。自古明王之世，未尝有宦者与政，武、元、安、顺岂足为故事乎！今王沈等乃处常伯之位，握生死予夺于中，势倾海内，爱憎任之，矫诏弄旨，斯诬日月，内谄陛下，外佞相国，威权之重，侔于人主矣。王公见之骇目，卿宰望坐下车，铨衡迫之以势，选举不复以实。士以属举，政以贿成，多树奸徒，残毒忠善。知王琰等忠臣，必尽节于陛下，惧其奸萌发露，陷之极刑。陛下不垂三察，猥加诛戮，怨感穹苍，痛入九泉，四海悲惋，贤愚伤惧。沈等皆刀锯之余，背恩忘义之类，岂能如士人君子感恩展效，以答乾泽也。陛下何故亲近之？何故贵之？昔齐桓公任易牙而乱，孝怀委黄皓而灭，此皆覆车于前，殷鉴不远。比年地震日蚀，雨血火灾，皆沈等之曲。愿陛下割剪凶丑与政之流，引尚书、御史朝省万机，相国与公卿五日一入，会议政事，使大臣得极其言，忠臣得逞其意，则众灾

自弭，和气呈祥。今遗晋未殄，巴蜀未宾，石勒潜有跨赵、魏之志，曹嶷密有王全齐之心，而复以沈等助乱大政，陛下心腹四支何处无患！复诛巫咸，戮扁鹊，臣恐遂成桓侯膏肓之疾，后虽欲疗之，其如病何！请免沈等官，付有司定罪。”聪以表示沈等，笑曰：“是儿等为元达所引，遂成痴也。”寝之。沈等顿首泣曰：“臣等小人，过蒙陛下识拔，幸得备洒扫宫闱，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仇讎，又深恨陛下。愿收大造之恩，以臣等膏之鼎镬，皇朝上下自然雍穆矣。”聪曰：“此等狂言恒然，卿复何足恨乎！”更以访粲，粲盛称沈等忠清，乃心王室。聪大悦，封沈等为列侯。太宰刘易诣阙，又上疏固谏。聪大怒，手坏其表，易遂忿恚而死。元达哭之悲恸，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吾既不复能言，安用此默默生乎？”归而自杀。

北地饥甚，人相食啖，羌酋大军须运粮以给麴昌，刘雅击败之。麴允与刘曜战于礪石谷，王师败绩，允奔灵武。平阳大饥，流叛死亡十有五六。石勒遣石越率骑二万，屯于并州，以怀抚叛者。聪使黄门侍郎乔诗让勒，勒不奉命，潜结曹嶷，规为鼎峙之势。

聪立樊氏为上皇后，樊氏即张氏之侍婢也。时四后之外，佩皇后玺绶者七人，朝廷内外无复纲纪，阿谀日进，货贿公行，军旅在外，饥疫相仍，后宫赏赐动至千万。刘敷屡泣言之，聪不纳，怒曰：“尔欲得使汝公死乎？朝朝夕夕生来哭人！”敷忧忿发病而死。

秋七月，河东大蝗，唯不食黍豆。司隶靳准率部民收而埋之，哭声闻于十馀里，后乃钻土飞出，复食黍豆。平阳饥甚，司隶部人奔于冀州二十万户，石越招之故也。大司马曜攻陷长安

外城。九月，犬与豕交于相国府门，又交于宫门，又交司隶、御史门。有豕著进贤冠，升聪御坐。犬冠武冠带绶，与豕并升，俄而斗死殿上。宿卫莫有见其入者。而聪昏虐愈甚，无诚惧之心。宴群臣于光极前殿，引见其太弟义，容貌毁瘁，鬓发苍然，涕泣陈谢。聪亦对之悲恻，纵酒极欢，待之如初。长安饥甚，死者过半。麴允为粥以供帝膳，帝泣曰：“今窘厄如此，外无救援，势不自支一作知。”乃使侍中宋敞奉笺降曜，敞随使者至，帝肉袒牵羊，舆棖衔璧，出降东门。曜受璧焚棖，迁愍帝及司徒梁汾、骠骑麴允等诸臣百余人至于平阳。聪临光极殿，帝稽顙于前二字一作与。麴允伏地大哭，扶不能起。聪大怒，允自杀。以帝为光禄大夫、怀安侯，以大司马曜假黄钺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太宰秦王，使絜告于太庙，大赦境内，改年麟嘉。石人言于宣光陵。二月，雨血于东宫。其月又雨血于光极殿。屠本有此四句。因下三句亦引见于《御览》八百七十七，故录之。

聪东宫四门无故自坏，后内史女人化为丈夫。十二月癸亥，大将军东平王约卒，一指犹暖，遂不殓殓。至甲戌乃苏，言见渊于不周山，经五日，遂复从至昆仑山，三日而复返于不周，见诸王公卿将相死者悉在焉，大有人民，宫室甚壮丽，号曰蒙珠离国。渊谓约曰：“东北有遮须夷国，无主久，待汝父为之。汝父后三年当来，来后国中大乱相杀害，吾家死亡略尽，但可永明辈十数人在耳。汝但还，后年当来，见汝不迟不久。”约拜辞而归，道过一国曰猗尼渠馀国，引约入宫，与约皮囊一枚，曰：“为吾遗汉皇帝。”约辞而归，谓约曰：“刘郎后年来必见过，当以小女相妻。”约归，置皮囊于机上。俄而苏，谓左右曰：“机上取皮囊来。”左右取得开之，有一方白玉，题文曰：“猗尼渠馀国

天王敬信遮须夷国天王，岁在摄提，当相见也。”驰使奏呈，聪曰：“若当如此，吾不惧死也。”及聪以戊寅岁薨，与此玉并葬焉。此段亦见《御览》三十八，纂录本附之大传后，依《载记》录于此。

时东宫鬼哭，东西赤虹经天，南有一岐。十字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八。三日并照，各有两珥，五色甚鲜，客星历紫宫，入于天狱而灭。太史令康相言于聪曰：“蛇虹见弥天，一岐南彻；三日并照，客星入紫宫。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今虹达东西者，许、洛以南不可图也。一岐南彻者，李氏当仍跨巴蜀，司马叡终据全吴之象，天下其三分乎！月为胡王，皇汉虽苞括二京，龙腾九五，然世雄燕、代，肇基北朔，太阴之变其在汉域乎！汉既据中原，历命所属，紫宫之异，亦不在他，此之深重，胡可尽言。石勒鸢视赵魏，曹疑狼顾东齐，鲜卑之众星布燕、代，齐代燕赵皆有将大之气。愿陛下以东夏为虑，勿顾西南。吴蜀之不能北侵，犹大汉之不能南向也。今京师寡弱，勒众精盛，若尽赵魏之锐，燕之突骑自上党而来，曹疑率三齐之众以继之，陛下将何以抗之？紫宫之变何必不在此乎！愿陛下早为之所，无使兆人生心。陛下诚能发诏，外以远追秦皇、汉武循海之事，内为高祖图楚之计，无不克矣。”聪览之不悦。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

前赵录五

刘 聪

丁丑。麟嘉二年晋元建武元年。正月，东平王约卒。刘粲使王平谓刘乂曰：“适奉中诏，云京师将有变，敕裹甲以备之。”乂以为信然，令命宫臣裹甲以居。粲驰遣告靳准、王沈等曰：“向也王平告云，东宫阴备非常，将若之何？”准白之，聪大惊曰：“岂有此乎？”王沈等同声曰：“臣等久闻，但恐言之陛下弗信。”于是使粲围东宫。粲遣沈、准收氏羌酋长十余人，穷问之，皆悬首高格，烧铁灼目，乃自诬与乂同造逆谋。聪谓沈等言曰：“而今而后，吾知卿等忠于朕也。当念为知无不言，勿恨往日言不用也。”于是诛乂素所亲厚大臣及东宫官属数十人，皆靳准及阉竖所怨也。刘聪以谗匿故，诛詹事曹光。光临刑举止自若，谓刑者曰：“取席敷之，无令土污吾须！”此节依《御览》三百七十四引补。废乂为北部王，粲使准贼杀之。坑士众万五千余人，平阳街巷为之空。氏羌叛者十数万落，以靳准行车骑大将军以讨之。时聪境内大蝗，平阳、冀、雍尤甚。靳准讨捕之，震其二子而死。河、汾大溢，漂没千余家。东宫灾异，门阁宫殿荡然。立粲为皇太子，大赦殊死已下。以粲领相国、大单于，总摄朝政如前。

八月，聪将赵固降于李矩。十一月，聪校猎上林，以晋帝行

车骑大将军，戎服执戟前导，行三驱之礼。观者皆指帝曰：“此故长安天子。”聚而观之，故老亦有悲泣者。粲言于聪曰：“今司马氏跨据江东，赵固、李矩同逆相济，兴兵聚众者皆以子邲为名，不如除之，以绝其望。”聪然之。十二月，大飨于光极前殿。聪欲观晋臣之意，使帝行酒洗爵，更衣又使帝执盖，多有涕泣，或有失声者。尚书郎辛宾起而抱帝大哭，引出斩之。赵固、郭默攻其河东，至于絳邑，右司隶部人盗牧马负妻子奔之者三万馀骑。骑兵将军刘劭追讨之，杀万馀人，固、默引归。刘頔遮邀击之，为固所败。使粲及刘雅等伐赵固，次于小平津，固扬言曰：“要当生缚刘粲以赎天子。”聪闻而恶之。戊戌，愍帝崩于平阳。戊寅，麟嘉三年，晋元太兴元年。天崩，声若雷，久乃止。十二字依《御览》八百七十四引补。李矩使郭默、郭诵救赵固，屯于洛汭，遣耿稚、张皮潜济，袭粲。贝邱王翼光自厘城觐知之，以告粲，粲曰：“征东南渡，赵固望声逃窜，彼方忧自固，何暇来邪！且闻上身在此，自当不敢北视，况敢济乎！不须惊动将士也。”是夜，稚等袭败粲军，粲奔据阳乡，稚馆谷粲垒。雅闻而驰还，栅于垒外，与稚相持。聪闻粲败，使太尉范隆率骑赴之，稚等惧，率众五千趋北山而南。刘劭追之，战于河阳，稚师大败，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馀人。聪所居蠡斯则百堂灾，焚其子会稽王衷已下二十有一人。一作会稽王康已下二十一人，一子焚焉而卒。聪闻之，自投于床，哀塞气绝，良久乃苏。自此鬼哭宫中，至于九月，夜声不绝。《御览》八百八十三引作“自此鬼哭二宫，夜夜不绝”。平阳西明门牡自亡，霍山崩。署其骠骑大将军、济南王刘驥为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卫大将军、齐王刘劭为大司徒。

中常侍王沈养女年十四，有妙色，聪立为左皇后。四月，尚

书令王鉴、中书监崔懿之、中书令曹恂等谏曰：“臣闻王者之立后也，将以上配乾坤之性，象二仪敷育之义，生承宗庙，母临天下，作配后土，执馈皇姑，必择世德名宗，幽闲淑令，副四海之望，称神祇之心。是故周文造周，妣氏以兴，《关雎》之化飨，则百世之祚永。孝成任心纵欲，以婢为后，使皇统亡绝，社稷沦倾。有周之隆既如彼矣，大汉之祸又如此矣。从麟嘉以来，乱淫于色，纵沈之弟女，刑馀小丑犹不可坐琼寝，污清庙，况其家婢邪！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奈何一旦以婢主之，何异象褰玉簪而对腐木朽楹哉！臣恐无福于国家也。”聪览之大怒，使宣怀谓粲曰：“鉴等小子，慢侮国家，狂言自口，无复君臣上下之礼，其速考竟。”于是收鉴等送市。金紫光禄大夫王延驰将入谏，门者弗通。鉴等临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复能为恶乎？乃公何与汝事！”鉴瞋目叱之曰：“竖子！使皇汉灭者，坐汝鼠辈与靳准耳，要当诉汝于先帝，取汝等于地下。”懿之曰：“靳准枭声獍形，必为国患。汝既食人，人亦当食汝。”皆斩之。聪又立中常侍宣怀养女为中皇后。

秋十月，鬼哭于光极殿，又哭于建始殿。雨血平阳，广袤千里。八字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聪昼见东平王约，甚恶之，谓粲曰：“吾寝疾懈顿，怪异特甚。往以约之言为妖，比累日见之，此儿必来迎吾也。何图人死定有神灵，如是，吾不悲死也。今世难未夷，非谅闇之日，朝终夕殓，旬日而葬。”征秦王曜为丞相、录尚书事辅政，固辞乃止。仍以丞相领雍州牧，以刘景为太宰，刘驥为大司马，刘颢为太师，朱纪为太傅，呼延晏为太保，并录尚书事；范隆守尚书令、仪同三司，靳准为大司空、领司隶校尉，皆迭决尚书奏事。癸亥，薨于建始殿。甲子，粲即位。葬宣光

陵。太兴元年聪死。在位九年，伪谥曰昭武皇帝，庙号烈宗。

粲，字士光。少而俊杰，才兼文武。自为宰相，威福任情，疏远忠贤，昵近奸佞，任性严刻，无复恩惠，距谏饰非。好兴造宫室，相国之府仿像紫宫，在位无几，作兼昼夜，饥困穷叛，死亡相继，粲弗之恤也。既嗣伪位，尊聪后靳氏为皇太后，樊氏号弘道皇后，宣氏号弘德皇后，王氏号弘孝皇后。靳等年皆未二十，并国色也。粲晨夜烝淫于内，志不在哀。立其妻靳氏为皇后，子元公为太子，大赦境内，改元汉昌。雨血于平阳。

靳准将有异谋，私于粲曰：“如闻诸公将欲行伊尹、霍光之事，谋先诛太保及臣，以大司马统万机。陛下若不先之，臣恐祸之来也不晨则夕。”粲弗纳。准惧其言之不从，谓聪二靳氏曰：“今诸公侯欲废帝，立济南王，恐吾家无复种矣。盍言之于帝。”二靳承间言之。粲诛其太宰、上洛王刘景，大师、昌国公刘颢，大司马、济南王刘骥，大司徒、齐王刘劭等。太傅朱纪、太尉范隆出奔长安。又诛其车骑大将军刘逞，骥母弟也。粲大阅上林，谋讨石勒。八月，以丞相曜为相国大都督，司徒靳准为大将军、领尚书事。粲荒耽一作酣。酒色，游宴后庭，军国之事一决于准。准矫粲命，以从弟明为车骑将军，康为卫将军。

准将作乱，以金紫光禄大夫王延耆德时望，谋之于延。延弗从，驰将告之，遇靳康，劫延以归。准遂勒兵入宫，升其光极前殿，下使甲士执粲，数而杀之，追谥灵帝。刘氏无少长男子——作女。尽刑于东市。发掘二陵——作元海、聪墓。焚烧其宗庙。鬼大哭，声闻百里。准自号大将军、汉大王，置百官，遣使称藩于晋。左光禄刘雅出奔西平。尚书北宫纯、胡崧等招集晋人，堡于东宫，靳康攻灭之。准将以王延为左光禄，延骂曰：“屠各逆奴，何

不速杀我，以吾左目置西阳门，观相国之入也，右目置建春门，观大将军之入也。”准怒，杀之。相国曜自长安赴难。

王延，字延元，西河人也。九岁丧母，泣血三年，几至灭性。每至忌日，则悲啼旬。后母卜氏遇之无道，恒取蒲穰及败麻头与延贮衣。其姑闻而问之，延知而不言，供事母弥谨。卜氏尝盛冬敕延云思生鱼，延求鱼不获，卜杖延流血。延寻汾河叩凌而哭，忽有一鱼长五尺，踊出水上，延取以进母。卜氏食之，积日不尽，卜乃心悟，抚延如己生。延事亲色养，夏则扇枕席，冬则以身温被，隆冬盛寒，体无全衣，而亲极滋味。昼则佣赁，夜则诵书，遂究览经史，皆通大义。州郡礼辟，贪供养不起。父母终后，庐于墓侧，非其蚕不衣，非其耕不食。属天下丧乱，随刘元海迁于平阳，农蚕之暇，训诱宗族，侃侃不倦。家牛生一犊，他人认之，延牵而授与，初无吝色。其人后自知妄认，送犊还延，叩头谢罪，延仍以与之，不复取也。年六十，方仕于刘曜，稍迁尚书左丞，至金紫光禄大夫。此依《晋书·孝友传》补，亦见《御览》四百十一及二十七。

陈元达，字长宏，后部人也。本姓高，以生月妨父，故改云陈。少而孤贫，常躬耕兼诵书，乐道行咏，欣欣如也。至年四十，不与人交通。元海之为左贤王，闻而招之，元达不答。及元海僭号，人谓元达曰：“往刘公相屈，君蔑而不顾，今称号龙飞，君其惧乎？”元达曰：“是何言邪？彼人姿度卓犖，有笼罗宇宙之志，吾固知之久矣。然往日所以不往者，以期运未至，不能无事喧喧，彼自有以亮吾矣。卿但识之，吾恐不过二三日，驿书必至。”其暮，元海果征元达为黄门郎。人曰：“君殆圣乎？”既至，引见，元海曰：“卿若早来，岂为郎官而已。”元达曰：“臣惟性之

有分，盈分者颠。臣若早叩天门者，恐大王赐处于九卿、纳言之间，此则非臣之分，臣将何以堪之！是以抑情盘桓，待分而至，大王无过授之谤，小臣免招寇之祸，不亦可乎！”元海大悦，在位忠謇，屡进说言，退乃削草，虽子弟莫得而知也。聪每谓元达曰：“卿当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达叩头谢曰：“臣闻师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诚愚暗无可采也，幸邀陛下垂齐桓纳九九之义，故使微臣得尽愚忠。昔世宗遥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汉道；桀、纣诛谏，幽、厉弭谤，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圣应期，挺不世之量，能远捐商周覆国之弊，近模孝武光汉之美，则天下幸甚，群臣知免。”及其死也，人尽冤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

前赵录六

刘 曜

刘曜，字永明，渊之族子也。少孤，见养于渊。幼而聪惠——作慧，有奇度。年八岁，从元海猎于西山，遇雨，止树下，迅雷震树，旁人莫不颠仆，曜神色自若。元海异之，曰：“此吾家千里驹也，从兄为不亡矣。”身長九尺三寸，垂手过膝，生而眉白，目有赤光，须髯不过百餘根，而皆长五尺。性拓落高亮，与众不群。读书志于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雄武过人，铁厚一寸，射而洞之，于时号为神射。尤好兵书，略皆闾诵。常轻侮吴、邓，而自比乐毅、萧、曹，时人莫之许也，惟聪每曰：“永明，世祖、魏武之流，何数公足道哉！”弱冠游于洛阳，坐事当诛，亡匿朝鲜，遇赦而归。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常隐避于管涔之山，以琴书为事。尝夜闲居，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谒赵皇帝，献剑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烛视之，剑长二尺，光泽非常，赤玉为室，背上有铭云“神剑服御除众毒”，曜遂服之。剑随四时而变为五色也。此段亦见《御览》四十五。元海世，频历显职，后拜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镇长安。靳准之难，自长安赴之，至于赤壁。

戊寅。光初元年 晋元太兴元年。十月，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来

奔，与太傅朱纪、太尉范隆等上尊号于曜，以太兴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惟准一门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纪领司徒，呼延晏领司空，范隆以下悉复本位。使征北刘雅、镇北刘策次于汾阴，与石勒为犄角之势。靳准遣侍中卜泰降于勒，勒囚泰，送之曜。谓泰曰：“先帝末年，实乱大伦，群阉挠政，诛灭忠良，诚是义士匡讨之秋。司空执心忠烈，行伊、霍之权，拯济涂炭，使朕及此，勋高古人，德格天地。朕方宁济大艰，终不以非命及君子贤人。司空若执忠诚，早迎大驾者，政由靳氏，祭则寡人，以朕此意布之司空，宣之朝士。”泰还平阳，具宣曜旨。准自以杀曜母兄，沉吟未从。十二月，靳准左右军一作车骑乔泰、王腾、靳康、马忠等杀准，推尚书令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传国六玺来降。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甚，增兵攻之。明战累败，遣使求救于曜，曜使刘雅、刘策等迎之。明率平阳士女万五千归于曜，曜命诛明，靳氏男女无少长皆杀之。曜诛靳氏，见康女有姿容，将纳为妻。靳曰：“陛下既灭其父母兄弟，复何用妾为？妾闻逆人之诛也，尚污宫伐树，而况其子女乎？”因号泣请死。曜哀之，免康一子。此节依《晋书·列女传》补。使刘雅迎母胡氏丧于平阳，还葬粟邑，墓号阳陵，伪谥宣明皇太后。僭尊高祖父亮为景皇帝，曾祖父广为献皇帝，祖防懿皇帝，考曰宣成皇帝。

己卯。二年，勒遣王修等献捷，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进赵王。郭汜，字子游，上郡人也。父士为县卒，随巫而遇女子于路，巫曰：“此女生贵子，君亦有贵子相，可纳之，当兴君门。”士纳之，生汜，长不满七尺，丑极当时，朴讷无慧，后为县卒。感愤游学，师事安平赵孔曜，曜见而伟之，曰：“此生有公骨，其当贵

达。”依《御览》五百八十二引补。因曹平乐言、修实来窥伺。二月，斩修，追汜还，停勒之授。夏四月，徙都长安，起光世殿于前，紫光殿于后。立其妻羊氏为皇后，子熙为皇太子，封子袭为长乐王，阐太原王，冲淮南王，敞齐王，高鲁王，徽楚王，征诸宗室皆进封郡王。六月，缮宗庙、社稷、南北郊于长安，今日：“盖王者之兴，必禘始祖。我皇家之先，出自夏后，居于北夷，世跨燕朔。光文以汉有天下岁久，恩德结于民庶，故立汉祖宗之庙，以怀民望。昭武因循，遂未浚革。今欲除宗庙，改国号，复以大单于为太祖。”其议以闻，于是太保呼延晏等曰：“今宜承晋，母子传号，以光文本封卢奴，中山之属城。陛下勋功懋于平洛，终于中山。中山，分野属大梁，赵也。宜革称大赵，遵以水行承晋金行，国号曰赵。”曜从之。于是牲牡尚黑，旗帜尚玄，以冒顿配天，渊配上帝，大赦境内殊死已下。

黄石屠各、路松多起兵于新平、扶风，聚众数千，附于南阳王保。保以其将杨曼为雍州刺史，王连为扶风太守，据陈仓，张颢为新平太守，周庸为安定太守，据阴密。松多下草壁，秦陇氏羌多归之。曜遣其车骑刘雅、平西刘厚攻杨曼于陈仓，二旬不克。曜率中外精锐以赴之，行次雍城，太史令并广明言于曜曰：“昨夜妖星犯月，师不宜行。”乃止。敕刘雅等摄围固垒，以待大军。地震，长安尤甚。时曜后羊氏有殊宠，颇与政事，阴有馀之征也。

庚辰。三年，曜发雍，攻陈仓，曼、连谋曰：“谍者适还，云其五牛旗建，多言胡主自来，其锋恐不可当也。吾粮廩既少，无以支久，若顿军城下，围攻百日，不待兵刃而吾自灭，不如率见众以一战。如其胜也，关中不待檄而至；如其败也，等一死，早晚无

在。”遂尽众背城而阵，为曜所败，王连死之，杨曼奔于南氏。曜进攻草壁，又陷之，松多奔陇城，进陷安定。保惧，迁于桑城，氏羌悉从之。曜振旅归于长安，署刘雅为大司徒。晋将李矩袭金墉，克之。曜左中郎将宋始、振威宋恕降于石勒。署其大将军、广平王岳为征东大将军，镇洛阳。会三军疫甚，岳遂屯浞池。石勒遣石生驰应宋始等，军势甚盛。曜将尹安、赵慎等以洛阳降生，岳乃班师，镇于陕城。夏四月，长安雨雹，大如鸡子。十字依《御览》十四引补。五月，西明门内大树风吹折，经一宿，树拨拨变为人形，发长一尺，须眉长三寸，皆黄白色，有敛手之状，亦有两脚着履一作裙。之形，唯无目鼻，每夜有声，十日而生柯条，遂成大树，枝叶甚茂。

长水校尉尹车谋反，潜结巴酋徐库彭，曜乃诛车，囚库彭等五十余人于阿房，将杀之。光禄大夫游子远固谏，曜不从。子远叩头流血，曜大怒，幽子远而尽杀库彭等，尸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氏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氏、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子远又从狱表谏，曜怒甚，毁其表曰：“十荔奴不忧命在须臾，犹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杀之。刘雅、朱纪、呼延晏等谏曰：“子远幽而尚谏者，所谓忠于社稷，不知死之将至。陛下纵弗能用，奈何杀之！若子远朝诛，臣等亦暮死，以彰陛下过差之咎。天下之人皆当去陛下蹈西海而死耳，陛下复与谁居乎？”曜意解，乃赦之。于是敕内外戒严，将亲讨渠知。子远进曰：“陛下诚能纳愚臣之计者，不劳大驾亲动，一月之中，可使清定。”曜曰：“卿试言之。”子远曰：“彼匪有大志，希窃非望也，但逼于陛下峻网耳。今死者不可追，莫若赦诸逆人之家老弱没奚官者，使迭相

抚育，听其复业，大赦与之更如。彼生路既开，不降何待！若渠知自以罪重不即下者，愿假臣弱兵五千，以为陛下梟之，不敢劳陛下之将帅也。不尔者，今贼党既众，弥川被谷，虽以天威临之，恐非年岁可除。”曜大悦，以子远为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讨诸军事。大赦境内。子远次于雍城，降者十馀万。进军安定，氐羌悉下，惟句氏宗党五千馀家保于阴密，进攻平之，遂振旅循陇右，陈安郊迎。

先是，上郡、氐羌十馀万落〔保〕险不降，大酋虚除权渠自号秦王。子远进师至其壁下，权渠率众来距，五战败之。权渠恐，欲降，其子伊馀大言于众中曰：“往日刘曜自来，犹无若我何，况此偏师而欲降之乎？”遂率劲卒五万人，晨压子远垒门。左右劝出战，子远曰：“吾闻伊馀有专诸之勇、庆忌之捷、士马之强，八百匪敌，又其父新败，怒气甚盛，且西戎劲悍，其锋不可拟也。不如缓之，使气竭而击之，此曹刿之胜也。”乃坚壁不战。伊馀有强骄色。子远候其无备，夜分誓众，秣马蓐食，先晨具甲。晨，大风雾，子远曰：“天赞我也！”躬先士卒，扫壁而出，迟明设覆出战，生擒伊馀于阵，尽俘其众。以上亦见《御览》三百三十，《通典》一百五十五。权渠大惧，被发割面而降。子远启曜以权渠为征西将军、西戎公，分徙伊馀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馀万口于长安。西戎之中，权渠部最强，皆禀其命而为寇暴，权渠既降，莫不归附。

曜大悦，宴群臣于东堂，语及平生，泫然流涕，遂下书曰：“盖褒德惟旧，圣后之所先；念惠录孤，明王之恒典。是以世祖草创河北，而致封于严尤之孙；魏武勒兵梁、宋，追恻于桥公之墓。前新赠大司徒、烈愍公崔岳，中书令曹恂，晋阳太守王忠，

太子洗马刘绥等，或识朕于童胤之中，或济朕于艰窘之极，言念君子，实伤我心。《诗》不云乎：‘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汉昌之初虽有褒赠，属否运之际，礼章莫备，今可赠岳使持节、侍中、大司徒、辽东公，恂大司空、南郡公，绥左光禄大夫、平昌公，忠镇军将军、安平侯，并加散骑常侍。但皆丘墓夷灭，申哀莫由，有司其速班访岳等子孙，授以茅土，称朕意焉。”初，曜之亡，与曹恂奔于刘绥，绥匿之于书匮，载送于忠，忠送之朝鲜。岁馀饥窘，变姓名，客为县卒。岳为朝鲜令，见而异之，推问所由，曜叩头自首，流涕求哀。岳曰：“卿谓崔元嵩不如孙宾硕乎，何惧之甚也！今诏捕卿甚峻，百姓间不可保也。此县幽僻，势能相济，纵有大急，不过解印绶与卿俱去耳。吾既门衰，无兄弟之累，身又薄祜，未有儿子，卿犹吾子弟也，勿为过忧。大丈夫处身立世，鸟兽投人，要欲济之，而况君子乎！”给以衣服，资供书传。曜遂从岳，质通疑滞，恩顾甚厚。岳从容谓曜曰：“刘生姿宇神调，命世之才也！四海脱有微风摇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曹恂虽于屯厄之中，事曜有君臣之礼，故皆德之。

曜立太学于长乐宫东，小学于未央宫西，简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选朝贤宿儒明经笃学以教之。以中书监刘均领国子监祭酒。置崇文祭酒，秩次国子。散骑侍郎董景道以明经擢为崇文祭酒。以游子远为大司徒。游子远幼有姿貌，聪亮好学，年十五至洛阳，张华见而奇之曰：“此儿雅洁洪方，精公才也。”此节依《御览》三百七十九引补。曜命起酆明观，立西宫，建陵霄台于瀉池。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

前赵录七

刘 曜

辛巳。四年，将于霸陵西南营寿陵。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谏曰：“臣闻人主之兴作也，必仰准乾象，俯顺人时，是以卫文承乱亡之后，宗庙社稷流漂无所，而犹上候营室以构楚宫。彼其急也犹尚若兹，故能兴康叔、武公之迹，以延九百之庆也。奉诏书将营酆明观，市道刍蕘咸以非之，曰一观之功可以平凉州矣。又奉敕旨复欲拟阿房而建西宫，模琼台而起凌霄，此则费万酆明，功亿前役也。以此功费，亦可以吞吴、蜀，翦齐、魏矣。陛下何为于中兴之日，而踪亡国之事！自古圣王，人谁无过！陛下此役，实为过举。过贵在能改，终之实难。又伏闻敕旨将营建寿陵，周围一作回四里，下深二十五丈，以铜为棺槨，黄金饰之，恐此功费非国内所能办也。且臣闻尧葬穀林，市不改肆，颡顓葬高一作广阳，下不及泉。圣王之于终也如是。秦始皇下锢三泉，周轮七里，身亡之后，毁不旋踵，閻主之于终也如此。向魑石槨，孔子以为不如速朽；王孙儆葬，识者嘉其矫世。自古无有不亡之国，不掘之墓，故圣王知厚葬之招害也，故不为之。臣子之于君父，陵墓岂不欲高广如山岳哉！但以保全始终，安固万世为优耳。从丧乱以来，汉帝诸陵，咸见践辱；唯霸陵独全，虽

太宗之达至然，抑亦释之之功。兴亡奢侈，炯然于前，惟陛下览之。”曜大悦，下书曰：“二侍中恳恳有古人之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非二君，朕安闻此言乎！以孝明于承平之世，四海无虞之日，尚纳钟离一言而罢北宫之役，况朕之暗眇，当今极弊，而可不敬从明诲乎！今敕悉停寿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诗》不云乎，‘无言不酬，无德不报’，其封豫安昌子，苞平舆子，并领谏议大夫。可敷告天下，使知区区之朝思闻过也。自今政法有不便于时，不利社稷者，其诣阙极言，勿有所讳。”省酆水圉以与贫户。

终南山崩，长安人刘终于崩所得白玉，方一尺，有文字，曰：“皇亡皇亡，败赵昌。井水竭，构五梁，罽西小衰困器丧。呜呼呜呼！赤牛奋鞞其尽乎！”时群臣咸贺，以为勒灭之征。曜大悦，以为己瑞。一作以为天锡神玺。斋七一作九日而后受之于太庙，大赦境内，以终为奉瑞大夫。中书监刘均进曰：“臣闻国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为之不举。终南山，京师之镇，国之所瞻，无故而崩，其凶焉可极言！昔三代之季，其灾也如是。今朝臣皆言祥瑞，臣独言非，诚上忤圣旨，下违众议，然臣不达大理，窃所未同。何则？玉之于山石也，犹君之于臣下。山崩石坏，象国倾民乱。‘皇亡皇亡败赵昌’者，此言皇室将为赵所败，赵因之而昌。今大赵都于秦、雍，而勒跨全赵之地，赵昌之应，当在石勒，不在我也。‘井水竭，构五梁’者，井谓东井，秦之分也，五谓五车，梁谓大梁，五车、大梁，赵之分也。此言秦将竭灭，以构成赵也。罽者，岁之次名作罽也，言岁馀作罽西之年，当有败军杀将之事。困谓困敦，岁在子之年名，玄器亦在子之次，言岁馀于子，国当丧亡。赤牛奋鞞，谓赤奋若，在丑之岁名也。牛谓牵

牛，东北维之宿，丑之分也，言岁在丑当灭亡，尽无复遗也。此其诚悟蒸蒸，欲陛下勤修德化以禳之。纵为嘉祥，尚愿陛下夕惕以答之。《书》曰：‘虽休勿休’，愿陛下追踪周旦盟津之美，捐鄙褻公梦庙之凶，谨归沐浴以待妖言之诛。”曜抚一作恍然改容。御史劾均狂言瞽说，诬罔祥瑞，请依大不敬论。曜曰：“此之灾瑞，诚不可知，均深戒朕之不德，朕收其忠惠多矣，何罪之有乎！”

壬午。光初五年，晋元永昌元年。并州牧安定王策献玉玺一，文曰“赵盛”。此节依《御览》六百八十二引补。曜亲征氐羌，仇池杨难敌率众来距，前锋击败之，难敌退保仇池，仇池诸氐羌多降于曜。曜后复西讨杨韬司马保部将于南安，韬惧，与陇西太守梁勋等降于曜，皆封列侯。使侍中乔豫敷甲士五千，迁韬等及陇右万余户于长安。曜又进攻仇池。时曜寝疾，兼疴疫甚，议欲班师，恐难敌蹑其后，乃以其尚书郎王犷为光国中郎将，使于仇池，以说难敌，难敌于是遣使称藩。曜大悦，署难敌为使持节、侍中、假黄钺、都督益宁南秦凉梁巴六州陇上西域诸军事、上大将军、益于南秦三州牧、领护南氏校尉、宁羌中郎将、武都王，子弟为公侯列将二千石者十五人。

陈安请朝，曜以疾笃不许。安怒，且以曜为死也，遂大掠而归。曜疾甚笃，马舆而还，使其将呼延实监辎重于后。陈安率精骑要之于道，实战奔无路，与长史鲁凭俱没于安。安囚实而谓之曰：“刘曜已死，子谁辅哉？孤当与足下终定大业。”实叱安曰：“狗辈！汝荷人荣宠，处不疑之地，前背司马保，今复如此。汝自视何如主上？忧汝不久梟首上邽通衢，何谓大业！可速杀我，悬我首于上邽东门，观大军之入城也。”安怒，遂杀之。以鲁凭为参军，又遣其弟集及将军张明等率骑二万追曜，曜卫军呼

延瑜逆战，击斩之，悉俘其众。安惧，驰还上邽。曜至自南安，陈安使其将刘烈、赵罕袭阡城，拔之，西州氐羌悉从安。安士马雄盛，众十馀万，自称使持节、大都督、假黄钺、大将军、雍凉秦梁四州牧、凉王，以赵募为相国，领左长史。鲁凭对安大哭曰：“吾不忍见陈安之死也。”安怒，命斩之。凭曰：“死自吾分，悬吾头于秦州通衢，观赵之斩陈安也。”遂杀之。曜闻凭死，悲恻曰：“贤人者，天下之望也。害贤人，实塞天下之情。夫承平之君犹不敢乖臣妾之心，况于四海乎！陈安今于招贤采哲之秋，而害君子，绝当世之望，吾知其无能为也。”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曜大悦，署武为使持节、都督秦州陇上杂夷诸军事、平西大将军、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曜后羊氏卒。故晋惠后也，名献容，泰山南城人。祖瑾，父玄之，以太安无年立为皇后。将入宫，衣中有火。洛阳之陷，没于曜，纳之。曜僭位，以为皇后，因问曰：“吾何如司马家儿？”后曰：“胡可并言？陛下开基之圣主，彼亡国之暗夫，有一妇一子及身三耳，不能庇之。贵为帝王，而妻子辱于凡庶之手。妾于尔时实不思生，何图复有今日。妾生于高门，常谓世间男子皆然。自奉巾栉以来，始知天下有丈夫耳。”羊氏内有特宠，外参朝政，生曜三子熙、袭、阐而死，伪谥献文皇后。此传《纂录》本及《载记》皆略，因依《晋书·后妃传》补。曜始禁无官者不听乘马，禄八百石已上妇女乃得衣锦绣，自季秋农功毕，乃听饮酒，〔非〕宗庙社稷之祭，不得杀牛，犯者皆死。曜临太学，引试学生之上第者拜郎中。武功男子苏抚、陕男子伍长平并化为女子。石言于陕，若言勿东者。

曜将葬其父及妻，亲如粟邑以规度之。负土为坟，其下周

回二里，作者继以脂烛，怨呼之声盈于道旁。游子远谏曰：“臣闻圣主明王忠臣孝子之于终葬也，棺足周身，槨足周棺，藏足周槨而已，不封不树，为无穷之计。伏惟陛下圣慈幽被，神鉴洞远，每以清俭恤下为先，社稷资储为本。今二陵为费至以亿计，计六万夫百日作，所用六百万功。二陵皆下锢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山，增土为阜，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役夫呼嗟，气塞天地，暴骸原野，哭声盈衢。以上亦略见《御览》八百七十六。臣窃谓无益于先皇先后，而徒丧国之储力。陛下脱仰寻尧舜之轨者，则功不盈百万，费亦不过千计，下无怨骨，上无怨人，先帝先后有太山之安，陛下飡舜禹周公之美，惟陛下察焉。”曜不纳，乃使其将刘岳等帅骑一万，迎父及弟暉丧于太原。疫气大行，死者十三四。上洛男子张卢死二十七日，有盗发其冢者，卢得苏。曜葬其父，墓号永垣陵，葬妻羊氏，墓号显平陵。大赦境内殊死以下，赐人爵二级，孤老贫病不能自存者帛各有差。

癸未。六年 晋明大宁元年。正月，天裂，广一丈馀，长五十馀丈。时四方交战，此节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四，误作建元初。陈安攻曜征西刘贡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将攻上邽，以解南安之围。安闻之惧，驰归上邽，遇于瓜田。武以众寡不敌，奔保长春故垒。安引军追武曰：“叛逆胡奴！要当生缚此奴，然后斩刘贡。”武闭垒距之。贡败安后军，俘斩万馀。安驰还赴救，贡逆击败之。俄而武骑大至，安众大溃，收骑八千，奔于陇城。贡乃留武督后众，躬先士卒，战辄败之，遂围安于陇城。

大雨霖，震曜父墓门屋，大风飘发其父寝堂于垣外五十馀步。曜避正殿，素服哭于东堂五日，使其镇军刘袭、太常梁胥等缮复之。松柏众木殖已成林，至是悉枯死。此节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六。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

前赵录八

刘 曜

甲申。七年，置当作署其大司马刘雅为太宰，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给千兵百骑，甲仗百人入殿，增班剑六十人，前后鼓吹各二部。曜亲征陈安，围安于陇城。安频出挑战，累击败之，斩获八千馀级。右军刘幹攻平襄，克之，陇上诸县悉降。曲赦陇右殊死已下，惟陈安、赵募不在其例。安留杨伯支、羌冲儿等守陇城，帅骑数百突围而出，欲引上邽、平襄之众还解陇城之围。安既出，知上邽被围，平襄已败，乃南走陕中。曜使其将军平先、邱中伯率劲骑追安，频战败之，俘斩四百馀级。安与壮士十馀骑于陕中格战，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六七一作人五六；远则双带两鞬一作鞬服，左右驰射之而走。此节亦略见《御览》七百四十四。平先亦壮健绝人，勇捷如飞，与安搏战，三交，夺其蛇矛而退。会日暮，雨甚，安弃马，与左右五六人步逾山岭，匿于溪涧。翌日寻之，遂不知所在。会连雨始霁，辅威呼延清寻其径迹，斩安于涧曲。曜大悦。安善于抚接，吉凶夷险与众共之，及其死，陇上歌之曰：“陇上壮士有陈安，躯干虽小腹中宽，爱养将士同心肝。驍骠骏马铁锻鞍，七尺大刀奋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盘，十荡十决无当前。”

战始三交失蛇矛，弃我驂骝窜岩幽，为我外援而悬头。西流之水东流河，一去不还奈子何！”曜闻而嘉伤，命乐府歌之。陈安，字虎侯，成纪平庄人也。家世农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当乘轩杖节，安能久事犁锄乎？”遂东游京师，颇学书字，读《魏书》，见许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晋室丧乱，遂凭结司马宾。骁壮果毅，武干过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贯结，奔及驰马。此传依《御览》三百六十二及三百八十六引补。

杨伯支斩羌冲儿，以陇城降。宋亭斩赵募，以上邽降。徙秦州大姓杨、羌诸族二千馀户于长安。氏羌悉下，并送质任。时刘岳与凉州刺史张茂相持于河上，曜平陈安，自陇长驱至于西河，戎卒二十八万五千，临河列营，百馀里中，钟鼓之声沸河动地，自古军旅之盛未有斯比。茂临河诸戍，皆望风奔退。扬声欲百道俱渡，直至姑臧，凉州大怖，人无固志。诸将咸欲速济，曜曰：“吾军旅虽盛，不逾魏武之东也。畏威而来者，三有二焉。中军宿卫已皆疲老，不可用也。张氏以吾新平陈安，师徒殷盛，以形声言之，非彼五郡之众所能抗也，必怖而归命，受制称藩，吾复何求！卿等试之，不出中旬，张茂之表不至者，吾为负卿矣。”茂惧，果遣使称藩，献马一千五百匹，牛三千头，羊十万口，黄金三百八十斤，银七百斤，女妓二十人，及诸珍宝珠玉、方物美货不可胜纪。此段亦略见于《御览》八百二。曜大悦，使其大鸿胪田崧署茂使持节、假黄钺、侍中、都督凉南北秦梁益巴汉陇右西域杂夷匈奴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凉州牧、领西域大都护、护氏羌校尉、凉王。

曜至自河西，遣胡元增其父及妻墓高九十尺。杨难敌以陈安既平，内怀危惧，奔于汉中。镇西刘厚追击之，获其輜重千馀

两，士女六千余人，还之仇池。曜以大鸿胪田崧为镇南大将军、益州刺史，镇仇池，以刘岳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进封中山王。

初，靳准之乱，曜世子胤没于黑匿郁鞠部，至是，胤自言，郁鞠大惊，资给衣马，遣子送之。曜对胤悲恻，嘉郁鞠忠款，署使持节、散骑常侍、忠义大将军、左贤王。胤字义孙，美姿貌，善机对，年十岁，身長七尺五寸，眉鬓如画。聪奇之，谓曜曰：“此儿神气岂同义真乎！固当应为卿之冢嫡，卿可思文王废伯邑考立武王之意也。”曜曰：“臣之藩国，仅能守祭祀便足矣，不可以乱长幼之伦也。”聪曰：“卿勋格天地，国兼百城，当世祚太师，受专征之任，五侯九伯得专征之者，卿之子孙，奈何言同诸藩国也。义真既不能远追太伯高让之风，吾不过为卿封之以一国。”义真，曜子俭之字也。于是封俭为临海侯，立胤为世子。胤虽少离屯难，流踣殊荒，而风骨俊茂，爽朗卓然。身長八尺三寸，发与身齐，多力善射，骁捷如风云，曜因以重之，其朝臣亦属意焉。曜于是顾谓群下曰：“义孙可谓岁寒而不凋、涅而不淄者矣。义光虽先已树立，然冲幼儒谨，恐难乎为今世之储贰也，惧非所以上固社稷，下爱义光。义孙年长明德，又先世子也，朕欲远追周文，近踪光武，使宗庙有太山之安，义光飨无疆之福，于诸卿意如何？”其太傅呼延晏等咸曰：“陛下以拟周汉，为国家无穷之计，岂惟臣等赖之，实亦四海宗庙之庆。”左光禄卜泰、太子太保韩广等进曰：“陛下若以废立为是也，则不应降日月之明，垂访群下。若以为疑也，固思闻臣等异同之言，窃以谓废太子非也。何则？昔周文以未建之前，择圣衷而超树之可也。光武缘母色而废立，岂足为圣朝之模范！光武诚以东海篡统，

何必不如明帝！皇子胤文武才略，神度弘远，信独绝一时，足以拟踪周发；然太子孝友仁慈，志尚冲雅，亦足以堂负圣基，为承平之贤主。何况储宫者，六合人神所系望也，不可轻以废易。陛下诚实尔者，臣等有死而已，未敢奉诏。”曜默然。胤前泣曰：“慈父之于子也，当务存《尸鸠》之仁，何可替熙而立臣也！陛下谬恩乃尔者，臣请死于此，以示赤心。且陛下若爱忘其丑，以臣微堪指授，亦当能辅导义光，仰遵圣轨。”因歔歔流涕，悲感朝臣。曜亦以太子羊氏所生，羊有宠，哀之不忍废，乃止。追谥前妻卜氏为元悼皇后，胤之母也。卜泰，胤之舅，曜嘉之，拜上光禄大夫、仪同三司、领太子太傅。封胤为永安王，署侍中、卫大将军、都督二宫禁卫诸军事、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领太子太傅，号曰皇子。命熙于胤尽家人之礼。时有凤皇将五子翔于故未央殿五日，悲鸣不食，皆死。

乙酉。八年。

丙戌。九年，晋成咸和元年。曜立后刘氏。石勒将石他自雁门出上郡，袭安国将军、北羌王盆句除，俘三千馀落，获牛马羊百馀万而归。曜大怒，投袂而起。即日次于渭城，遣刘岳追之，曜次于富平，为岳声援。岳及石他战于河滨，败之，斩他及其甲士一千五百级，赴河死者五千馀人，悉收所虏，振旅而归。杨难敌自汉中还袭仇池，克之，执田崧，立之于前。难敌左右叱崧令拜，崧瞋目叱之曰：“氏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贼拜乎！”难敌曰：“子岱，吾当与子终定大事。子于刘氏，可为尽忠，吾独不可乎？”崧厉色大言曰：“若贼氏奴才，安敢欲希覬非分！吾宁为国家鬼，岂可为汝臣，何不速杀我！”顾排一人，取其剑，前刺难敌，不中，为难敌所杀。曜遣刘岳攻石生于洛阳，配以近郡甲士

五千，宿卫精卒一万，济自盟津。镇东呼延谟率荆司之众自崤澠而东。岳攻石勒盟津、石梁二戍，克之，斩获五千馀级，进围石生于金墉。石季龙率步骑四万，入自成皋关，岳陈兵以待之。战于洛西，岳师败绩，岳中流矢，退保石梁。季龙遂堑栅列围，遏绝内外。岳众饥甚，杀马食之。季龙又败呼延谟，斩之。曜亲率军援岳，季龙率骑二万来拒。曜前军刘黑大败季龙将石总于八特坂。曜次于金谷，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澠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季龙执刘岳及其将王腾等八十馀人，并氐羌三千馀人，送于襄国，坑士卒一万六千。曜至自澠池，素服郊哭，七日乃入城。

武功豕生犬，上邽马生牛，及诸妖变不可胜纪。曜命其公卿各举博识直言之士一人，司空刘均举参军台产，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歔歔，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领太史令。其后所言皆验，曜弥重之，转大中大夫，岁中三迁，历位尚书、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位特进，金章紫绶，爵关中侯。台产，字国隼，上洛人，汉侍中崇之后也。少专《京氏易》，善图讖秘纬天文洛书风角星算六日七分之学，尤善望气占候推步之术，隐居商洛南山，兼美经学，泛情教授，不交当世。此传依《晋书·艺术传》补。曜署刘胤为大司马，进封南阳王，以汉阳诸郡十三为国；置单于台于渭城，拜大单于，置左右贤王已下，皆以胡、羯、鲜卑、氐、羌豪杰为之。

丁亥。十年，曜自还长安，愤恚发病，至是疾瘳，曲赦长安殊死已下。署其汝南王刘咸为太尉、录尚书事，光禄大夫刘绥为

大司徒，卜泰为大司空。曜妻刘氏疾甚，曜亲省临之，问其所欲言。刘泣曰：“妾叔父昶无子，妾少养于叔，恩抚甚隆，无以报德，愿陛下贵之。妾叔皚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许之。言终而死，伪谥献烈皇后。以刘昶为使持节、侍中、大司徒、录尚书事，进封河南郡公，昶妻张氏为慈乡君，立刘皚女芳为皇后，追念刘氏之言也。后年十三，长七尺八寸，手垂过膝，发与身齐，姿德才色，迈于别后。此传依《御览》一百四十二引补。俄署骠骑刘述为大司徒，刘昶为太保。召公卿已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尚书郝述、都水使者支当等固谏，曜大怒，鸩而杀之。

戊子。十一年咸和三年，夜梦三人金面赤唇，东向逡巡，不言而退，曜拜而履其迹。旦召公卿以下议之，朝臣咸贺，以为吉祥，惟太史任义进曰：“三者，历运统之极也。东为震位，王者之始次也。金为兑位，物衰落也。唇丹不言，事之毕也。逡巡揖让，退舍之道也。为之拜者，屈伏于人也。履迹而行，慎不出疆也。东井，秦分也；五车，赵分也。秦兵必暴起，亡主丧师，留败赵地。远至三年，以上亦见《御览》四百。近七百日，其应不远。愿陛下思而防之。”曜大惧，于是躬亲二郊，饰缙神祠，望秩山川，靡不周及。大赦殊死已下，复百姓租税之半。长安自春不雨，至于五月。

曜遣其武卫刘朗率骑三万袭杨难敌于仇池，弗克，掠三千馀户而归。张骏闻曜军为石氏所败，乃去曜官号，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遣金城太守张阆及枹罕护军辛晏、镇军韩璞等率众数万人，自大夏攻掠秦州诸郡。曜遣刘胤率步骑四万击之，夹洮相持七十馀日。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其运

路。胤济师逼之，璞军大溃，奔还凉州。胤追之，及于令居，斩级二万。张閼、辛晏率众数万降于曜，皆拜将军，封列侯。七月，石勒遣石虎率众四万，自轹关西入，寇扰河东，应之者五十馀县，进攻蒲坂。曜将东救蒲坂，惧张骏、杨难敌承虚袭长安，遣其河间王述发氐羌之众屯于秦州。曜尽中外精锐水陆赴之，自潼关一作卫关。北济。虎惧，引师而退。追之，及于高侯，大战，败之，斩其将军石瞻，枕尸一百一作二百馀里，收其资仗亿计。虎奔于朝歌。曜遂济自洛阳，攻石生于金墉，决千金竭以灌之。分遣诸将攻讨汲郡河内。十二月，勒自帅众拒之。曜不抚士众，专与嬖臣博饮，左右谏之，曜怒，以为妖言，斩之。大风拔木，昏雾四塞。七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六。闻虎进据石门，续知勒自率大众已济，始议增荥阳戍，杜黄马关。俄而洛水候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大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何如？”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曜色变，使摄金墉之围，陈于洛西，南北十馀里。曜性少而酗酒，末年犹甚。勒至，曜将战，饮酒数斗，常乘赤马无故蹶顿，乃乘小马。比出，复饮斗馀。至于西阳门，拗阵就平，勒将石堪因而乘之，师遂大溃。曜昏醉奔退，而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被创十馀，通中者三，为堪所执，送于勒所。曜曰：“石王！忆重门之盟不？”勒使徐光谓曜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复云何邪？”幽曜于河南丞廨，使金疗医李永疗之，归于襄国。曜疮甚，勒载以马舆，使李永与同载。北苑市三老孙机上礼求见曜，勒许之。机进酒于曜曰：“仆谷王，关左称帝皇。当持重，保土疆。轻用兵，败洛阳。祚运穷，天所亡。开大分，饮一觴。”曜曰：“何以健邪！当为翁饮。”勒闻之，凄然改容曰：“亡国之人，足令老叟数之。”舍曜于襄国永丰小城，给

其妓妾，严兵围守。遣刘岳、刘震等乘马，从男女，衣帽以见曜，曜曰：“久谓卿等为灰土，石王仁厚，全宥至今，而我杀石他，负盟之甚。今日之祸，自其分耳。”留宴终日而去。勒谕曜，使与其太子熙一作毗，下同。书，令速降之，曜但敕熙“与诸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览而恶之，建平末为勒所杀。

己丑。十二年正月，太子熙、大司马南阳王胤、刘咸等，议欲西保秦州，尚书胡勋曰：“今虽丧主，国尚全完，将士情一，未有离叛，可共并力距险，走未晚也。”胤不从，怒其沮众，斩之，遂率百官奔于上邽，刘厚、刘策皆捐镇奔之。关中扰乱，将军蒋英、辛恕拥众数十万，据长安，遣使招勒，勒遣石生率洛阳之众以赴之。胤及刘遵率众数万，自上邽将攻石生于长安，陇东、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风、始平诸郡戎夏皆起兵应胤。胤次于仲桥，石生固守长安。勒使石季龙率骑二万距胤，战于义渠，为季龙所败，死者五千余人。胤奔上邽，石虎乘胜追战，枕尸千里，上邽溃。虎执其伪太子熙、南阳王刘胤并将相诸王等，及其诸卿校公侯已下三千余人，皆杀之。徙其台省文武、关东流人、秦雍大族九千余人于襄国，又坑其王公等及五郡屠各五千余人于洛阳。曜在位十下有脱文。年而败。自刘渊以惠帝永兴元年僭号西河，怀帝永嘉四当作二年僭位，至曜三世，凡二十有七一作六载，以成帝咸和四年灭。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

前赵录九

王 弥

王弥，东莱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颀，魏玄菟太守，武帝时，至汝南太守。弥有才干，博涉书记。少游侠京师，隐者董仲道见而谓之曰：“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

惠帝末，妖贼刘柏根起于东莱之愰县，弥率家僮从之，柏根以为长史。柏根死，聚徒海渚，为苟纯所败，亡入长广山为群贼。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豫图成败，举无遗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士号为飞豹。后引兵入寇青、除，兖州刺史苟晞逆击，大破之。弥退集亡散，众复大振，晞与之连战，不能克。弥进兵寇太山、鲁国、谯、梁、陈、汝南、颍川、襄城诸郡，入许昌，开府库，取器械，所在陷没，多杀守令，有众数万，朝廷不能制。会天下大乱，进逼洛阳，京邑大震，宫城昼闭。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弥屯七里涧，王师进击，大破之。弥谓其党刘灵曰：“晋兵尚强，归无所厝。刘元海昔为质子，我与之周旋京师，深有分契，今称汉王，将归之，可乎？”灵然之。乃渡河归元海。元海闻而大悦，遣其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致书于弥曰：“以将军有不世之功，超时之德，故有此迎耳。迟望将军之至，孤今亲行将军

之馆，辄拂席洗爵，敬待将军。”及弥见元海，劝称尊号，元海谓弥曰：“孤本谓将军如窦周等耳，今真吾孔明、仲华也。烈祖有云：‘吾之有将军，如鱼之有水。’”于是署弥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弥固辞。使随刘曜寇河内，又与石勒攻临漳。永嘉初，寇上党，围壶关，东海王越遣淮南内史王旷、安丰太守卫乾等讨之，及弥战于高都、长平间，大败之，死者十六七。元海进弥征东大将军，封东莱公。与刘曜、石勒等攻魏郡、汲郡、顿邱，陷五十馀壁，皆调为军士。又与勒攻邺，安北将军和郁弃城而走。怀帝遣北中郎将裴宪次白马讨弥，车骑将军王堪次东燕讨勒，平北将军曹武次太阳讨元海。武部将军彭默为刘聪所败，见害，众军皆退。聪渡黄河，帝遣司隶校尉刘暕、将军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弥、聪以万骑至京城，焚二学。东海王越距战于西明门，弥等败走。弥复以二千骑寇襄城诸县，河东、平阳、弘农、上党诸流人之在颍川、襄城、汝南、南阳、河南者数万家，为旧居人所不礼，皆焚烧城邑，杀二千石长史以应弥。弥又以二万人会石勒寇陈郡、颍川，屯阳翟，遣弟璋与石勒共寇徐、兖，因破越军。

弥后与曜寇襄城，遂逼京师。时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曜、弥等遂陷宫城，至太极前殿，纵兵大掠。幽帝于端门，逼辱羊皇后，杀皇太子诠，发掘陵墓，焚烧宫庙，城府皆尽，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万馀人，遂迁帝于平阳。弥之掠也，曜禁之，弥不从。曜斩其牙门王廷以徇，弥怒，与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馀人。弥长史张嵩谏曰：“明公与国家共兴大事，事业甫尔，便相攻讨，何面见主上乎！平洛之功，诚在将军，然刘曜皇族，宜小下之。晋二王平吴之鉴，其则不远，愿明将军以为

虚。纵将军阻兵不还，其若子弟宗族何！”弥曰：“善，微子吾不闻此过也。”于是诣曜谢，结分如初。弥曰：“下官闻过，乃是张长史之功。”曜谓嵩曰：“君为朱建矣，岂况范生乎？”各赐嵩金百斤。张嵩，陇西人也，事母至孝。母丧既葬，庐于墓侧，哀感幽显，岁馀而墓地自裂，棺亦自破，母还苏活。此小传依《御览》五百五十七引补。弥谓曜曰：“洛阳天下之中，山河四险之固，城池宫室无假营造，可徙平阳都之。”曜不从，焚烧而去。弥怒曰：“屠贩该作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遂引众东屯项城。曜以弥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构。刘暉说弥还据青州，弥然之，乃以左长史曹疑为镇东将军，给兵五千，多赍宝物还乡里，招诱亡命，且迎其室。弥将徐邈、高梁辄率部曲数千人随疑去，弥益衰弱。

初，石勒恶弥骁勇，常密为之备。弥之破洛阳也，多遗勒美女宝货以结之。时勒擒苟晞，以为左司马。弥谓勒曰：“公获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愈忌弥，阴图之。刘暉又劝弥征曹疑，藉其众以诛勒。于是弥使暉诣青州，令曹疑以兵会己，而诈要勒共向青州。暉至东阿，为勒游骑所获。勒见弥与疑书，大怒，乃杀暉。弥未之知，勒伏兵袭弥，杀之，并其众。此依《晋书·列传》录。

王 广

王广永嘉之乱，聚族避世，仕刘聪为西扬州刺史，被蛮贼梅芳围百馀日，外救不至，粮食罄绝，鸡犬雀鼠，靡有子遗。将士泣曰：“将军忠于本朝，故有今难，岂有背将军理哉！”芳攻陷

扬州，而广被杀，众相枕而死者五千人。王广女容质甚美，慷慨有丈夫之节。时年十五，芳纳之。俄于暗室击芳，不中，芳惊起曰：“何故反邪？”王骂曰：“蛮畜！我欲诛反贼，何谓反乎？吾闻父仇不同天，母仇不同地，汝反逆无状，害人父母，而复以无礼陵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诛汝耳！今死自吾分，不待汝杀，但恨不得梟汝首于通逵，以塞大耻。”辞气猛厉，言终乃自杀，芳止之不可。此依《晋书·列女传》补，亦略见《御览》四百十八。

崔 游

崔游，字子相，上党人也。少好学，儒术甄明，恬静谦退，自少及长，口未尝语及财利。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氏池长，甚有惠政。以病免，遂为废疾。泰始初，武帝录叙文帝故府僚属，就家拜郎中。年七十馀，犹敦学不倦，撰《丧服图》行于世。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因辞不就。卒于家，时年九十三。此依《晋书·儒林传》录。

范 隆

范隆，字玄嵩，雁门人。父方，魏雁门太守。隆在孕十五日，生而父亡。年四岁，又丧母，哀号之声感恻行路。单孤无缙功之亲，疏族范广愍而养之，迎归教书，为立祠堂。隆好学修谨，奉广如父。博通经籍，无所不览，著《春秋三传》，撰《三礼吉凶宗纪》，甚有条义。惠帝时，天下将乱，隆隐迹不应州郡之命，昼勤耕稼，夜诵书典。颇习秘历阴阳之学，知并州将有氛祲之祥，

故弥不复出仕。与上党朱纪友善，尝共纪游山，见一父老于穷涧之滨。父老曰：“二公何为在此？”隆等拜之，仰视则不见。后与纪依于刘元海，元海以隆为大鸿胪，纪为太常，并封公。隆死于刘聪之世，聪赠太师。此依《晋书·儒林传》录。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农人也。少而好学，千里追师，所在惟昼夜诵读，略不与人交通。明《春秋三传》、《京氏易》、《马氏尚书》、《韩诗》，皆精究大义。《三礼》之义，专遵郑氏，著《礼通论》，非驳诸儒，演广郑旨。永平中，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果，弹琴歌笑以自娱，毒虫猛兽皆绕其旁，是以刘元海及聪屡征，皆碍而不达。至刘曜时出山，庐于渭南。曜征为太子少傅、散骑常侍，并固辞，竟以寿终。此依《晋书·儒林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

前赵录十

王 育

王育，字百春，京兆人也。少孤贫，为人佣牧羊。每过小学，必歔歔流涕。时有暇，即折蒲学书，忘而失羊，为羊主所责，育将鬻己以偿之。同郡许子章，敏达之士也，闻而嘉之，代育偿羊，给其衣食，使与子同学，遂博通经史。身長八尺餘，須長三尺，容貌絕異，音聲動人。子章以兄之子妻之，为別立宅，分之資業，育受之無愧色。然行己任性，頗不偶俗。妻喪，吊之者不過四五人，然皆鄉閭名士。太守杜宣命为主簿。俄而宣左迁万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之，攸怒曰：“卿往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侪耳，何故不见迎？欲以小雀遇我，使我畏死鷄乎？”育执刀叱攸曰：“君辱臣死，自昔而然。我府君以非罪黜降，如日月之蚀耳，小县令敢轻辱吾君！汝谓吾刀钝邪，敢如是乎！”前将杀之。宣惧，跣下抱育，乃止。自此知名。司徒王浑辟为掾。除南武阳令。为政清约，宿盗逃奔他郡。迁并州督护。成都王颖在邺，又以育为振武将军。刘元海之为北单于，育说颖曰：“元海今去，育请为殿下促之，不然，惧不至也。”颖然之，以育为破虏将军。元海遂拘之，其后以为太傅。此依《晋书·忠义传》录。

韦 忠

韦忠，字子节，平阳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夺之志。好学博通，性不虚诺。闭门修己，不交当世，每至吉凶，亲表赠遗，一无所受。年十二丧父，哀慕毁悴，杖而后起。司空裴秀吊之，匍匐号诉，哀恻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长大必为佳器。”归而命子颀造焉。服阕，遂庐于墓所。颀慕而造之，皆托行不见。家贫，藜藿不充，人不堪其忧，而忠不改其乐。颀为仆射，数言之于司空张华，华辟之，辞疾不起。人问其故，忠曰：“吾茨檐贱士，本无宦情。且茂先华而不实，裴颀欲而无厌，弃典礼而附贼后，若此，岂丈夫之所宜行邪！裴常有心托我，常恐洪涛荡岳，馀波见漂，况可临尾闾而窥沃焦哉！”太守陈楚迫为功曹。会山羌破郡，楚携子出走。贼射之，中三创。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韦忠愿以身代君，乞诸君哀之。”亦遭五矢。贼相谓曰：“义士也！”舍之。忠于是负楚以归。后仕刘聪，为镇西大将军、平羌校尉，讨叛羌，矢尽，不屈节而死。此依《晋书·忠义传》录。

刘敏元

刘敏元，字道光，北海人也。厉己修学，不以险难改心。好星历阴阳术数，潜心《易》、《太玄》，不好读史，常谓同志曰：“读书当味义根，何为费功于浮辞之文！《易》者，义之源，《太玄》，理之门，能明此者，即吾师也。”永嘉之乱，自齐西奔。同县管平年七十馀，随敏元而西，行及荥阳，为盗所劫。敏元已免，乃还

谓贼曰：“此公孤老，余年无几，敏元请以身代，愿诸君舍之。”贼曰：“此公于君何亲？”敏元曰：“同邑人也。穷窶无子，依敏元为命。诸君若欲役之，老不堪使，若欲食之，复不如敏元，乞诸君哀也。”有一贼瞋目叱敏元曰：“吾不放此公，忧不得汝乎！”敏元奋剑曰：“吾岂望生邪！当杀汝而后死。此公穷老，神祇尚当哀矜之。吾亲非骨肉，义非师友，但以见投之故，乞以身代。诸大夫慈惠，皆有听吾之色，汝何有覩面目而发斯言！”顾谓诸盗长曰：“夫仁义何常，宁可暂失！诸君子上当为高皇、光武之事，下岂失为陈项乎！当取之由道，使所过称咏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损盛美！当为诸君除此人，以成诸君霸王之业。”前将斩之。盗长遽止之，而相谓曰：“义士也！害之犯义。”乃俱免之。后仕刘曜，为中书侍郎、太尉长史。此依《晋书·忠义传》录。

杜 育

杜育，字子光，濮阳人。少为贼，其母每怒之。育曰：“天下将乱，且以习胆。如意，望封侯；不如意，但不使他人斫头。”曾为贼围，衣甲三重，持戟蓬转而出。此见《御览》三百五十二。

乔智明

乔智明，字元达，鲜卑前部人也。少丧二亲，哀毁过礼，长而以德行著称。成都王颖辟为辅国将军。颖之败赵王伦也，表智明为殄寇将军、隆虑、共二县令。二县爱之，号为神君。部人张兑为父报仇，母老单身，有妻无子，智明愍之，停其狱。岁馀，

令兑将妻入狱，兼阴纵之。人有劝兑逃者，兑曰：“有君如此，吾何忍累之？纵吾得免，作何面目视息世闻！”于狱产一男。会赦，得免。其仁感如是。惠帝之伐邲也，颖以智明为折冲将军、参丞相前锋军事。智明劝颖奉迎乘舆，颖大怒曰：“卿名晓事，投身事孤。主上为群小所逼，将加非罪于孤，卿奈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共事之义，正如是乎？”智明乃止。寻属永嘉之乱，仕于刘曜。此依《晋书·良吏传》录。

梁纬妻辛氏

梁纬妻辛氏，陇西狄道人也。纬为散骑常侍，西都陷没，为刘曜所害。辛氏有殊色，曜将妻之，辛氏据地大哭，仰谓曜曰：“妾闻男以义烈，女不再醮。妾夫已死，理无独全，且妇人再辱，明公亦安用哉？乞即就死，下事舅姑。”遂号哭不止。曜曰：“贞妇也，任之。”乃自缢而死。曜以礼葬之。此依《晋书·列女传》录。

陕妇人

陕有妇人，不知姓字，年十九。刘曜时嫠居陕县，事叔姑甚谨，其家欲夺而嫁之，此妇毁面自誓。后叔姑病死，其父姑有女在夫家，先从此妇乞假不得，因而诬杀其母，有司不能察而诛之。时有群鸟悲鸣尸上，其声甚哀，盛夏暴尸，十日不腐，亦不为虫兽所败，其境乃经岁不雨。曜遣呼延谟为太守，既知其冤，乃轨此女，设少牢以祭其墓，谥曰孝烈贞妇，其日大雨。此依《晋书·列女传》补，亦略见《御览》四百三十九。

徐州刺史冷道，字安义。此见《广韵》。

偏将军相里览。同上。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一

后赵录一

石 勒

石勒，字世龙，初名^{斛音背}，上党武乡羯人也。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弈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为部落小率。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庭中，见者咸异之。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所居武乡北原山下一作五指山上，草木皆变为铁骑之形二字依《初学记》八、《御览》四十五补。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劝邑人厚遇之。时多嗤笑，唯邬人郭敬、阳曲宁驱以为信然，并加资贍。勒亦感其恩，为之力耕。每闻鞞铎之音，或在前后，惧以问翼伽一作告其母，伽曰：“作劳耳鸣，无不祥也。”六句亦见《御览》五百七十五。

太安中，并州饥乱，勒与诸小胡亡散，乃自雁门还依宁驱。北泽都尉刘监欲缚卖之，驱匿之，获免。勒于是潜诣纳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饥寒。敬对之流涕，以带货鬻食之，并给以衣服。勒谓敬曰：“今日大饿，不可守穷。诸胡饥甚，宜诱

将冀州就谷，因执卖之，可以两济。”敬深然之。会建威将军阎粹说并州刺史、东瀛公腾，执诸胡于山东，卖充军实，腾使将军郭阳、张隆虏群胡将诣冀州，两胡一枷。勤时年二十馀，亦在其中，数为隆所殴辱。敬先以勒属郭阳及兄子时。阳，敬族兄也。是以阳、时每为解请，道路饥病，赖阳、时而济。既而东至平原，卖与茌平人师懽家为奴。有一父老谓勒曰：“君龙角二字一作鱼龙发上四道已成，当贵为主。甲戌之岁，王彭祖可图。”勒曰：“若如公言，弗敢忘德。”忽然不见。每耕作二字一作夜于野，又闻鼓角之声。勒以告诸奴，诸奴亦闻，问之，因曰：“吾幼来二字一作初在家，恒闻如是。”诸奴归以白懽，懽亦奇其状貌而免之。此段亦见《御览》五百七十五及七百三十。懽家邻于马牧，与牧率魏郡汲桑往来，勒以能相马自托于桑。尝佣于武安临水，为游军所囚。会有群鹿傍过，军人竞逐之，勒乃获免。俄而又见一父老谓勒曰：“向群鹿者，我也，君应为中州主，故相救尔。”勒拜而受命。遂招集王阳、夔安、支雄、冀保、吴豫、刘膺、桃豹、逯明等八骑为群盗。后郭敖、刘征、刘宝、张噎仆、呼延莫、郭黑略、张越、孔豚、赵鹿、支屈六等又赴之，号为十八骑。复东如赤龙、驢驥诸苑中，乘苑马远掠缯宝，以赂汲桑。

永兴元年，成都王颖败乘輿于荡阴，逼帝如邺宫，王浚以颖陵辱天子，使鲜卑击之，颖惧，挟惠帝南奔洛阳。帝复为张方所逼，迁于长安。关东所在兵一作盗起，皆以诛颖为名。河间王颙惧东师之盛，欲辑怀东夏，乃奏议废颖。是岁，刘元海称汉王于黎亭，二年，颖故将阳平人公师藩等自称将军，起兵赵魏，众至数万。勒与汲桑帅牧人乘苑马数百骑以赴之。桑始命勒以石为姓，勒为名焉。藩拜勒为前队督，从攻平昌公模于邺。模

使将军冯嵩逆战，败之。藩济自白马而南，濮阳太守苟晞讨藩斩之。勒与桑亡潜苑中，桑以勒为伏夜牙门，帅牧人劫掠郡县系囚，又招山泽亡命，多附勒，勒率以应之。永嘉元年，桑乃自号大将军，称为成都王颖诛东海王越、东瀛公腾为名。桑以勒为前驱，屡有战功，署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桑进军攻邺，以勒为前锋都督，大败腾将冯嵩，因长驱入邺，遂害腾。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济自延津，南击兖州，越大惧，使苟晞、王赞等讨之。桑、勒攻幽州刺史石勒于乐陵，勒死之。乞活田禪帅众五万救勒，勒迎战，败禪，与晞等相持于平原、阳平间数月，大小三十馀战，互有胜负。越惧，次于官渡，为晞声援。桑、勒为晞所败，死者万余人，乃收馀众，将奔刘元海。冀州刺史丁绍要之于赤桥，又大败之。桑奔马牧，勒奔乐平。王师斩桑于平原。

时胡部大张弼督、冯突莫等拥众数千，壁于上党，勒往从之，深为所昵，因说弼督曰：“刘单于举兵诛晋，部大距而不从，岂能独立乎？”曰：“不能。”勒曰：“如其不能者，兵马当有所属。今部落皆已被单于赏募，往往取议欲叛部大而归单于矣，宜早为之计。”弼督等素无智略，惧部众之贰己也，乃潜随勒单骑归刘渊。渊署弼督为亲汉王，莫突为都督部大，以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以统之。勒于是命弼督为兄，赐姓石氏，名之曰会，言其遇己也。

乌丸张伏利度，亦有众二千，壁于乐平，元海屡招而不能致。勒伪获罪于元海，因奔伏利度。伏利度大悦，结为兄弟，使勒率诸胡寇掠，所向无前，诸胡畏服。勒知众心之附己也，乃因会执伏利度，告诸胡曰：“今起大事，我与伏利度孰堪为主？”诸

胡咸以推勒。勒于是释伏利度，率其部众归元海。元海加勒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以伏利度众配之。元海使刘聪攻壶关，命勒率所统七千为前锋都督。刘琨遣护军黄秀等救壶关，勒救秀于白田，秀死之，勒遂陷壶关。元海命勒与刘零、阎黑等七将率众三万寇魏郡、顿邱诸垒壁，多陷之，假垒主将军、都尉，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及元海僭号，遣使授勒持节、平东大将军，校尉、都督、王如故。勒并军寇邺，邺溃，和郁奔于卫国。执魏郡太守王粹于三台。进攻赵郡，害冀州西部都尉冯冲。攻乞活赦亭、田禪于中邱，皆杀之。河瑞元年永嘉三年，元海授勒安东大将军、开府，置左右长史、司马、从事中郎。进军攻钜鹿、常山，害二郡守将。陷冀州郡县堡壁百馀，众至十馀万，其衣冠人物集为君子营。以上亦见《御览》一百三十五。乃引张宾为谋主，始署军功曹，以刁膺、张敬为股肱，夔安、孔苌为爪牙，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吴豫等为将率。使其将张斯率骑诣并州山北诸郡县，说诸胡羯，晓以安危。诸胡惧勒威名，多有附者。进军常山，分遣诸将攻中山、博陵、高阳诸县，降之者数万人。王浚使其将祁弘率鲜卑（没）〔段〕务尘等十馀万骑讨勒，战于飞龙山下，勒师大败。此段亦见《御览》四十五。死者万馀。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馀壁，置守宰以抚之。进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斌。于是车骑将军王堪、北中郎将裴宪自洛阳率众讨勒，勒烧营并粮，回军距之，次于黄牛垒。魏郡太守刘矩以郡附于勒，勒使矩统其垒众，为中军左翼。勒至黎阳，裴宪弃其军奔于淮南，王堪退保仓垣。元海授勒镇东大将军，封汲郡公，持节、都督、王如故。勒固让公不受。与阎黑攻睹圈、苑市二垒，陷之，黑中流矢

死，勒并统其众。潜自石桥济河，攻陷白马，坑男女三千馀口。东袭鄆城，害兖州刺史袁孚。因攻仓垣，陷之，遂害堪。渡河攻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降勒者九万馀口。复南济河，茌阳太守裴纯奔于建邺。

时刘聪攻河内，勒率骑会之，攻冠军将军梁巨于武德，怀帝遣兵救之。勒留诸将守武德，与王桑逆巨于长陵。巨请降，勒弗许，巨逾城而遁，军人执之。勒驰如武德，坑降卒万馀，数梁巨罪而害之，乃赦张弥。张弥，字巨秦，汲郡人。晋永嘉中与梁巨戍武德城，勒攻之，城溃，弥随例当坑，乃大呼曰：“官当活健儿，何以杀也！”勒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弥曰：“武德西城上，大声督战，警备严设，使贼不入，正是张弥。”勒曰：“降儿能尔，正是奇健。”乃赦之。依《御览》三百八十六引补。王师退还，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于勒。及渊薨，聪袭位，授勒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汲郡公，持节、开府、都督、校尉、王如故。勒固辞将军，乃止。

刘粲率众四万寇洛阳，勒留辎重于重门，率骑二万会粲于大阳，大败王师于浞池，遂至洛川。粲出轘辕，勒至成皋关，围陈留太守王赞于仓垣，为赞所败，退屯文石津。将北攻王浚，会浚将王甲始率辽西鲜卑万馀骑败赵固于津北，勒乃烧船弃营，引军向柏门，迎重门辎重，至于石门，济河，攻襄城太守崔旷于繁昌，害之。先是，雍州流人王如、侯脱、严凝等起兵于江淮间，闻勒之来也，惧，遣众一万屯襄城以距，勒击败之，尽俘其众。勒至南阳，屯于宛北山。如惧勒之攻襄也，使送珍宝车马犒师，结为兄弟，勒纳之。如与侯脱不平，说勒攻脱。〔勒〕夜令三军鸡鸣而驾，晨压苑门，攻之，旬有二日而克。严凝率众救脱，至

则无及，遂降于勒。勒斩脱，囚嶷送于平阳，尽并其众，军势弥盛。勒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馀所，留刁膺守襄阳，躬帅精骑三万还攻王如。惮如之盛，遂趣襄城。如知之，遣弟璃率骑二万五千，诈言犒军，实欲袭勒。勒迎击，灭之，复屯江西，盖欲有雄据江汉之志也。张宾以为不可，劝勒北还，弗从，以宾为参军都尉，领记室，位次司马，专居中总事。

元帝虑勒南寇，使王导率众讨勒。勒军粮不接，死疫大半，纳张宾之策，乃焚辎重，裹粮卷甲，渡沔，寇江夏，太守杨岷弃郡而走。北寇新蔡，害新蔡王确于南顿，朗陵公何袭、广陵公陈轸、上党太守羊综、广平太守邵肇等率众降于勒。勒进陷许昌，害平东将军王康。先是，东海王越率洛阳之众二十馀万讨勒，越薨于军，众推太尉王衍为主，率众东下，勒轻骑追及之。衍遣将军钱端与勒战，为勒所败，端死之，衍军大溃。勒分骑围而射之，相登如山，无一免者。于是执衍及襄阳王范，任城王济、西河王喜、梁王禧、齐王韶、吏部尚书刘望、豫州刺史刘乔、太傅长史庾敳等，坐之于幕下，问以晋故。衍、济等惧死，多自陈说，惟范神色俨然，意气自若，顾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复纷纭！”勒甚奇之。勒于是引诸王公卿士于外害之，死者甚众。勒重衍清辨，奇范神气，不能加之兵刃，夜使人排墙填之。左卫何伦、右卫李恽闻越薨，奉越妃裴氏及越世子毗出自洛阳。勒逆毗于洧仓，军复大溃；执毗及诸王公卿士，皆害之，死者甚众。因率精骑三万，入自成皋关。会刘曜、王弥寇洛阳，洛阳既陷，勒归功弥、曜，遂出轘辕，屯于许昌。刘聪署勒征东大将军，勒固辞不受。先是平阳人李洪有众数千，垒于舞阳，苟晞假洪雍州刺史。勒进寇谷阳，害冠军将军王滋。破王赞于阳夏，获赞，以为

从事中郎。袭破大将苟晞于蒙城，执晞，以为左司马。刘聪授勒征东大将军、幽州牧，固辞将军不受。

先是，王弥纳刘噉之说，将先诛勒，东王青州，使噉征其将曹窋于齐。勒游骑获噉，得弥所与窋书，勒杀之，密有图弥之计矣。会弥将徐邈辄引兵去弥，弥渐削弱。及勒之获苟晞也，弥恶之，伪卑辞使谓勒曰：“公获苟晞而赦之，何其神也！使晞为公左，弥为公右，天下不足定。”勒谓张宾曰：“王弥位重言卑，恐其遂成前狎意也。”宾曰：“观王公有青州之心，桑梓本邦，固人情之所乐，明公独无并州之思乎？王公迟回未发者，惧明公踵其后，已有窥明公之志，但未获便尔。今不图之，恐曹窋复至，共为羽翼，后虽欲悔，何所及邪！徐邈既去，军势稍弱，观其控御之怀犹盛，可诱而灭之。”勒以为然。勒时与陈午相攻于蓬关，王弥亦与刘瑞相持甚急。弥求救于勒，勒未之许。张宾进曰：“明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其便授我矣。陈午小竖，何能为寇？王弥人杰，将为我害。”勒因回军击瑞，斩之。弥大悦，谓勒深心推奉，无复疑也。勒引师攻陈午于肥泽，午司马上党李头说勒曰：“公天生神武，当平定四海，四海士庶皆仰属明公，望济于涂炭。有与公争天下者，公不早图之，而反攻我曹流人。我曹乡党，终当奉戴，何遽见逼乎！”勒心然之，诘朝引退。诡请王弥宴于己营，弥长史张嵩谏弥勿就，恐有专诸、孙峻之祸，弥不从。既入，酒酣，勒手斩弥而并其众，启聪称弥叛逆之状。聪署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持节、征讨都督、校尉、开府、幽州牧、公如故。将军郭黑略二字一作默，获沙门天竺浮图澄，以其有道术，进之于勒，试之有效，甚尊重之。苟晞、王赞谋叛勒，勒害之。以将军左伏肃为前锋都

尉，攻掠豫州诸郡，临江而还，屯于葛陂，降诸夷楚，署将军二千石以下，税其义谷，以供军士。

初，勒被鬻平原，与母王相失。至是，刘琨遣张儒送王于勒，遗勒书曰：“将军发迹河朔，席卷燕豫，饮马江淮，折冲汉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喻。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将军岂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败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将军以天挺之资，威振宇内，择有德而推崇，随时望而归之，勋义堂堂，长享遐贵。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采纳往诲，翻然改图，天下不足定，螭寇不足扫。今相授侍中、持节、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自古以来，诚无戎狄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今之迟想，盖以天下大乱，当须雄才。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骑五千，以将军之才，何向不摧！至心实事，皆张儒所具。”勒报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闻。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遗琨名马珍宝，厚宾其使，谢归以绝之。

前赵嘉平二年，晋永嘉六年。勒于葛陂缮室宇，课农造舟，将寇建邺。会霖雨历三月不止，上三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元帝使诸将率江南之众大集寿春，勒军中饥疫，死者大半。檄书朝夕继至，勒会诸将计之。右长史刁膺谏勒先送款于帝，求扫平河朔，待军退之后徐更计之。勒愀然长啸。中坚夔安劝勒就高避

水，勒曰：“将军何其怯乎？”孔苌、支雄等三十馀将进曰：“及吴军未集，苌等请各将三百步卒，乘船三十馀道，夜登其城，斩吴将头，得其城，食其仓米。今年要当破丹阳，定江南，尽生缚取司马家儿辈。”勒笑曰：“是勇将之计也。”各赐铠马一匹。顾谓张宾曰：“于君计何如？”宾曰：“将军攻陷帝都，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奈何复还相臣奉乎！去年诛王弥之后，不宜于此营建。天降霖雨方数百里，中示将军不应留也。邺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有喉衿之势，宜（此）〔北〕徙据之。伐叛怀服，河朔既定，莫有处将军之右者。晋之保寿春，惧将军之往击尔，今卒闻回军，必欣于敌去，未遑奇兵犄击也。輜重迳从北道，大军向寿春，輜重既过，大军徐回，何惧进退无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宾之计是也。”责刁膺曰：“君共相辅佐，当规成功业，如何便当劝降！此计应斩。然相明性怯，所有宥君。”于是退膺为将军，擢宾为右长史，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

发自葛陂，遣石季龙率骑二千距寿春。会江南运船至，获布米数十艘，将士争之，不设备。晋伏兵大发，王师败季龙于户一作匡灵口，赴水死者五百馀人，二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奔退百里，及于勒军。军中震扰，谓王师大至，勒阵以待之。晋惧有伏兵，退还寿春。勒所过路次，皆坚壁清野，采掠无所获，军中大饥，士众相食。二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行达东燕，闻汲郡向冰有众数千，壁于枋头，勒将于棘津北渡，惧冰邀之，会诸将问计。张宾进曰：“如闻冰船尽在渚中，未上枋内，可简壮勇者千人，诡道潜渡，袭取其船，以济大军。大军即济，冰必可擒也。”勒从之，使支雄、孔苌等从文石津缚筏潜渡，勒自酸枣向棘津。

冰闻勒军至，始欲内其船。会雄等已渡，屯其垒门，下船三十馀艘以济其军，令主簿鲜于丰挑战，设三伏以待之。冰怒，乃出军，将战，而三伏齐发，夹击攻之，又因其资，军遂丰振。长驱寇邺，攻北中郎将刘演于三台。演部将临深、牟穆等率众数万降于勒。时诸将佐议欲攻取三台以据之，张宾说勒曰：“刘演众犹数千，三台险固，攻守未可卒下，舍之则能自溃。王彭祖、刘越石大敌也，宜及其未有备，密规进据平城，广运粮储，西稟平阳，扫定并、蓟，桓、文之业可以济也。且今天下鼎沸，战争方始，游行羁旅，人无定志，难以保万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势之国一作固，可择此二邑而都之，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推亡固存，兼弱攻昧，则群凶可除，王业可图矣。”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于是进据襄国。宾又言于勒曰：“今我都此，越石、彭祖所深忌也，恐及吾城池未固，资储未广，送死于我。闻广平诸县秋稼大成，可分遣诸将收掠野谷。遣使平阳，陈宜镇此之意。”勒又然之。于是上表于刘聪，分命诸将攻冀州，郡县垒壁，率多降附，运粮以输勒。聪授勒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幽冀并营四州杂夷、征讨诸军事、冀州牧，进封本国上党郡公，邑万户，开府、幽州牧、东夷校尉如故。

广平游纶、张豺拥众数万，受王浚假署，保据苑乡。勒使夔安、支雄等七将攻之，破其外垒。浚遣督护王昌及鲜卑段就六眷、末杯、匹碑等部众五万馀以讨勒。时城隍未修，乃于襄国筑隔城重栅，设鄣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阳，勒分遣诸将连出挑战，频为就六眷所败，又闻其大造攻具，勒顾谓其将佐曰：“今寇来转逼，彼众我寡，恐攻围不解，外救不至，内粮罄绝，纵孙

吴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将简练将士，大阵于野以决之，何如？”诸将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彼师老自退，退而击之，蔑不克矣。”勒顾谓张宾、孔苌曰：“君以为何如？”宾、苌俱曰：“闻就六眷克来月上旬送死北城，其大众远来，战守连日，以我军势寡弱，谓不敢出战，意必懈怠。今段氏种众之悍，末杯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杯所，可勿复出战，示之以弱。速凿北垒为突门二十馀道，候贼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冲末杯帐，敌必震惶，计不及设，所谓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众既奔，余自摧散。擒末杯之后，彭祖可指辰而定。”勒笑而纳之，即以苌为攻战都督，造突门于北城。鲜卑入屯北垒，勒候其阵未定，躬率将士鼓噪于城上。会孔苌督诸突门伏兵俱出击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众遂奔散。苌乘胜追击，枕尸三十馀里，获铠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遗众，屯于渚阳，遣使求和，送铠马金银，并以末杯三弟为质，而请末杯。请将并劝勒杀末杯以挫之，勒曰：“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怨仇，为王浚所使耳。今杀一人，结怨一国，非计也。放之必悦，不复为王浚用矣。”于是纳质，遣石季龙盟就六眷于渚阳，结为兄弟，就六眷等引还。遣使参军阎综献捷于刘聪。于是游纶、张豺请降称藩，勒将袭幽州，务养将士，权宜许之，皆就署将军。于是遣众寇信都，害冀州刺史王象。王浚复以邵举行冀州刺史，保于信都。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二

后赵录二

石 勒

建兴元年前赵嘉平三年，石季龙攻邺三台，邺溃，刘演奔于廩丘，将军谢胥、田青、郎牧等率三台流人降于勒，勒以桃豹为魏郡太守以抚之。命段末柸为子，署为使持节、安北将军、北平公，遣还辽西。末柸感勒厚恩，在途日南面而拜者三，段氏遂专心归附，自是王浚威势渐衰。勒袭苑乡，执游纶以为主簿。攻乞活李恽于上白，轨之，将坑其降卒，见郭敬而识之，曰：“汝郭季子乎？”敬叩头曰：“是也。”勒下马执其手，泣曰：“今日相遇，岂非天邪！”赐衣服车马，署敬上将军，悉免降者以配之。其将孔苕寇定陵，害兖州刺史田徽。乌丸薄盛执渤海太守刘既，率户五千降于勒。刘聪授勒侍中、征东大将军，余如故，拜其母王氏为上党国太夫人，妻刘氏上党国夫人，章绶首饰，一同王妃。

段末柸任弟，亡归辽西，勒大怒，所经令尉皆杀之。乌丸审广、渐裳、郝袭背王浚，密遣使降于勒，勒厚加抚纳。司冀渐宁，人始租赋。立太学，简明经善书史，署为文学掾，选将佐子弟三百人教之。勒母王氏死，潜窆山谷，莫详其所。既而备九牢之礼，虚葬于襄国城南。勒谓右长史张宾曰：“邺，魏之旧都，吾将营建。（慨）〔既〕风俗殷杂，须贤望以绥之，谁可任也？”宾曰：

“晋故东莱太守南阳赵彭，忠亮笃敏，有佐时良干，将军若任之以邺，必能允副神规。”勒于是征彭，署为魏郡太守。彭至，入泣而辞曰：“臣往曾策名晋室，食其禄矣。犬马恋主，切不敢忘。诚知晋之宗庙鞠为茂草，亦犹洪川东逝，往而不还。明公应符受命，可谓攀龙之会。但受人之荣宠，复事二姓者，臣志所不为，且岂惟愚臣之狷志，恐亦明公之所不许。有死而已，不敢闻命。若赐其余年，全臣一介之愿者，则明公大选之惠也。”勒默然。张宾进曰：“自将军神旗所经，衣冠之士靡不变节，未有能以大义进退者。至如此贤，以将军为高祖，自拟为四公，所谓君臣相知，此亦足成将军不世之高，何必更之。”勒大悦，曰：“右侯之言得孤心矣。”于是赐安车驷马，养以卿禄一作秩，辟其子明为参军。此段亦见《御览》四百二十一。勒以征虜将军石虎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季龙篡夺之谋，一作基谋之萌，兆于此矣。

时王浚署置百官，奢纵淫虐，勒有吞并之意，欲先遣使以观察之。议者金曰：“宜如羊祜与陆抗，致书相闻。”时张宾有疾，勒就而谋之。宾曰：“王浚假三部之力，称制南面，虽曰晋藩，实怀僭逆之志，必思协英雄，图济事业。将军威声震于海内，去就为存亡，所在为轻重，浚之欲将军，犹楚之招韩信也。今权谄遣使，无诚款之形，脱生猜疑，图之兆露，后虽奇略，无所设也。夫立大事者必先为之卑，当称藩推奉，尚恐未信，羊、陆之事，臣未见其可。”勒曰：“右侯之计是也。”乃遣其舍人王子春、董肇等多赍珍宝，奉表推崇浚为天子，曰：“勒本小胡，出于戎裔，值晋纲弛御，海内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共相帅合，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远播吴会，中原无主，苍生无系。伏惟明公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勒所

以捐躯命、兴义兵诛暴乱者，正为明公驱除尔。伏愿殿下应天顺时，践登皇祚。勒奉戴明公，如天地父母，明公当察勒微心，慈眄如子也。”亦遗枣嵩书而厚赂之。浚谓子春等曰：“石公一时英武，据赵旧都，成鼎峙之势，何为称藩于孤，其可信乎？”子春对曰：“石将军英才俊拔，士马雄盛，实如圣旨。仰惟明公州乡贵望，累叶重光，出镇藩岳，威声播于八表，固已胡越钦风，戎夷歌德，岂惟区区小府而敢不敛衽神阙者乎！昔陈婴岂其鄙王而不王，韩信薄帝而不帝者哉？但以知帝王不可以智力争故也。石将军之拟明公，犹阴精之比太阳，江河之比洪海尔。项籍、子阳覆车不远，是石将军之明鉴，明公亦何怪乎！且自古称胡人而为名臣者实有之，帝王则未之有也。石将军非以恶帝王而让明公也，顾取之不为天人之所许耳。愿公勿疑。”浚大悦，封子春等为列侯，遣使报勒，答以方物。浚司马游统时镇范阳，阴叛浚，驰使降于勒。勒斩其使，送于浚以表诚实。浚虽不罪统，弥信勒之忠诚，无复疑矣。

子春等与王浚使至，勤命匿劲座精甲，虚府羸师以示之，北面拜使而受浚书，浚遗勒麈尾，勒伪不敢执，悬之于壁，朝夕拜之，云：“我不得见王公，见王公所赐，如见公也。”复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亲诣幽州奉上尊号，亦修笺于枣嵩，乞并州牧、广平公，以见必信之诚也。勒将图浚，引子春问之。子春曰：“幽州自去岁大水，人不粒食，浚积粟百万，不能贍恤，刑政苛酷，赋役殷烦，贼害贤良，诛斥谏士，下不堪命，流叛略尽。鲜卑、乌丸离贰于外，枣嵩、田矫贪暴于内，人情沮扰，甲士羸弊。而浚犹置立台阁，布列百官，自言汉高、魏武不足并也。又幽州谣怪特甚，闻者莫不为之寒心，浚意气自若，曾无惧容，此亡期之至

也。”勒抚几笑曰：“王彭祖真可擒也。”浚使还幽州，具陈勒形势寡弱，款诚无二。浚大悦，以勒为信然。

勒纂兵戒期，将袭浚，而惧刘琨及鲜卑、乌丸为其后患，沉吟未决。张宾进曰：“夫袭敌国，当出其不意。军严经日不行，岂顾有三方之虑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彭祖之据幽州，唯仗三部，今皆离叛，还为寇仇，此则外无声援以抗我也。幽州饥俭，人皆蔬食，众叛亲离，甲旅寡弱，此则内无强兵以御我也。若大军在郊，必土崩瓦解。今三方未靖，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以征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就使三方有动，势足旋距。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藩，其实仇敌。若修笈于琨，送质请和，琨必欣于得我，喜于浚灭，终不救浚而袭我也。”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复何疑哉！”于是轻骑袭幽州，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惧声军计故也。遣张虑奉笈于刘琨，陈己过深重，求讨浚以自效。琨既素疾浚，乃檄诸州郡，说勒知命思愆，收累年之咎，求拔幽都，效善将来，令听所请，受任通和。军达易水，浚督护孙纬驰遣白浚，将引军距勒，游统禁之。浚将佐咸请出击勒，浚怒曰：“石公来，正欲奉戴我也，敢言击者斩！”乃命设飧以待之。勒晨至蓟，叱门者开门。疑有伏兵，先驱牛羊数千头，声言上礼，实欲填诸街巷，使兵不得发。浚乃惧，或坐或起。勒升其听事，命甲士执浚，立之于前，使徐光让浚曰：“君位冠元台，爵列上公，据幽都骁悍之国，跨全燕突骑之乡，手掘强兵，坐观京师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尊。又专任奸暴，杀害忠良，肆情恣欲，毒遍燕壤。自贻于此，非为天也。”使其将王洛生驿送浚襄国市斩之。于是分遣流人各还桑梓，擢荀绰、裴宪，资给

车服。数朱硕、枣嵩、田矫等以贿乱政，责游统以不忠于浚，皆斩之。迁乌丸审广、渐裳、郝袭、靳市等于襄国。焚烧浚宫殿。以普尚书刘翰为宁朔将军、行幽州刺史，戍蓟，置守宰而还。遣其东曹掾傅遘兼左史长，封王浚首，献捷于刘聪。勒既还襄国，刘翰叛勒，奔段匹磾。襄国大饥，谷二升直银二两，肉一斤直银一两。五句亦见《御览》三十五，作建元元年。刘聪以平幽州之勋，乃遣其使人柳纯持节署勒大都督河东诸军事、骠骑大将军、东单于，侍中、使持节、开府、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加金钲黄钺，前后鼓吹二部，增封十二郡。勒固辞，受二郡而已。勒封左长史张（敷）〔敬〕等十一人为伯子侯，文武进位各有差。

勒将支雄攻刘演于廩丘，为演所败。演遣其将韩弘、潘良袭顿邱，斩勒所署太守邵攀。支雄追击弘等，害潘良于廩丘。刘琨遣乐平太守焦球攻勒常山，斩其太守邢泰。琨司马温峤西讨山胡，勒将逯明要之，败峤于潞城。勒以幽冀渐平，始下州郡阅实人户，户资二匹，租二斛。勒将陈午以浚仪叛于勒。逯明攻宁黑于茌平，降之，因破东燕酸枣而还，徙降人二万馀户于襄国。勒使其将葛薄寇濮阳，陷之，害太守韩弘。刘聪遣其使人范龛持节策命勒，赐以弓矢，加崇为河东伯，得专征伐，拜封刺史、将军、守宰、列侯，尽岁集上。署其长子兴为上党国世子，加翼军将军，为骠骑副贰。刘琨遣王旦攻中山，逐勒所署太守秦固。勒将刘勔距旦，败之，执旦于望都关。

建兴四年，前赵麟嘉元年，勒袭邵续于乐陵。续尽众逆战，大败而还。章武人王脊起兵于科斗垒，扰乱勒河间、渤海诸郡。勒以扬武张夷为河间太守，参军临深为渤海太守，各率步骑三千以镇静之，使长乐太守程遐屯于昌亭为之声援一作势。徙平原

乌丸展广、刘哆等部落三万馀户于襄国。使石季龙奔袭乞活王平于梁城，败绩而归。又攻刘演于廩丘。支雄、逯明击宁黑于东武阳，陷之，黑赴河而死，徙其众万馀于襄国。晋将邵续使文鸯救演，季龙退止卢关津以避之，文鸯弗能进，屯于景亭。兖豫豪右张平等起兵救演。季龙夜弃营设伏于外，扬声将归河北。平等以为信然，入于空营。季龙回击，败之，遂陷廩丘，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二。演奔文鸯军，获演弟启，送于襄国。演即刘琨之兄子也。勒以琨抚存其母，德之，赐启田宅，令儒官授其经。时大蝗，中山、常山尤甚。中山丁零翟鼠叛勒，攻中山、常山，勒率骑讨之，获其母妻而还。鼠保于胥关，遂奔代郡。

勒攻乐平太守韩据于坌城，刘琨遣将军姬一作姚澹率众十馀万来讨，琨次广牧，为澹声援。勒将距之，或谏之曰：“澹兵精盛，其锋不可当，宜深沟高垒以挫其锐，攻守势异，必获万全。”勒曰：“澹大众远来，体疲力竭，犬羊乌合，号令不齐，可一战而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军一动，岂易中还！若澹乘我之退，顾乃无暇，焉得深沟高垒乎！此为不战而自灭亡之道。”立斩谏者。以孔苕为前锋都督，令三军后出者斩。设疑兵于山上，分为二伏。勒轻骑与澹战，伪收众而北。澹纵马追之，勒前后伏发，夹击，澹军大败，获铠马万匹，澹奔代郡，据奔刘琨。琨长史李弘以并州来降，琨遂奔于段匹磾。勒迁阳曲、乐平户于襄国，置守宰而退。孔苕追姬澹于桑乾。勒遣兼左长史张敷献捷于刘聪。

勒之征乐平也，其南和令赵领招合广川、平原、渤海数千户叛勒，奔于邵续。河间邢嘏累征不至，亦聚众数百以叛。勒巡下冀州诸县，以右司马程遐为宁朔将军、监冀州七郡诸军

事。勒姊夫广威张越与诸将蒯博，勒临观之。越戏言忤勒，勒大怒，叱力士折其胫而杀之。孔苌攻代郡，澹死之。时司、冀、并、兖州流人数万户在于辽西，迭相招引，人不安业。孔苌等攻马严、冯（脂）〔睹〕，久而不克。勒问计于张宾，宾对曰：“冯（脂）〔睹〕等本非明公之深仇，辽西流人悉有（变）〔恋〕本之思。今宜班师息甲，差选良守，任之以龚遂之事，不拘常制，奉宣仁泽，奋扬威武，幽、冀之寇可翹足而静，辽西流人可指时而至。”勒曰：“右侯之计是也。”召苌等归，署武遂令李回为易北督护、振武将军、高阳太守。马严士众多李潜军人，回先为潜府长史，素服回威德，多叛严归之。严以部众离贰，惧奔于幽州，溺水而死。冯（脂）〔睹〕率众降于勒。回移居易凉，流人降者岁常数千，勒甚嘉之，封回弋阳子，邑三百户。加宾封一千户，进宾位前将军，固辞不受。

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则化状若蚕，七八日而卧，四日蛻而飞，弥亘百草，唯不食三豆及麻，并、冀尤甚。

石季龙济自长寿津，寇梁国，害内史荀闾。刘琨与段匹磾、涉复辰、疾六眷、段末杯等会于固安，将谋讨勒，勒使参军王续赍金宝遗末杯以间之。末杯既思有以报勒恩，又欣于厚赂，乃说辰眷等引还，琨、匹磾亦退如蓟城。邵续使兄子济攻勒渤海，虏三千余人而还。刘聪将赵固以洛阳归顺，恐勒袭之，遣参军高少奉书推崇勒，请师讨聪，勒以大义让之，固深憾恚，与郭默攻掠河内、汲郡。段末杯杀鲜卑单于截附真即涉复辰，立忽跋邻为单于。段匹磾自幽州攻末杯，末杯逆击，败之，匹磾奔还幽州，因害太尉刘琨，琨将佐相继降勒。末杯遣弟骑督击匹磾于幽州，匹磾率其部众数千，将奔邵续，勒将石越要之于盐山，大

败之，匹磾退保幽州。越中流矢死，勒为之屏乐三月，赠平南将军。

初，曹嶷据青州，既叛刘聪，南禀王命，以建邺悬远，势援不接，惧勒袭之，故遣通和。勒授嶷东州大将军、青州牧，封琅邪公。

七月，刘聪疾甚，驿召勒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受遗诏辅政，勒固辞乃止。聪乃遣其使人持节署勒大将军、持节钺，都督、侍中、校尉、二州牧、公如故，增封十郡，勒不受。聪死，其子粲袭伪位，其大将军靳准杀粲于平阳，勒命张敬率骑五千为前锋以讨准，勒统精锐五万继之，据襄陵北原，羌、羯降者四万馀落。准数挑战，勒坚壁以挫之。刘曜自长安屯于蒲陂，曜复僭称尊号，署勒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并前十三郡，进爵赵公。勒攻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馀万落，徙之司州诸县。准使卜泰送乘舆服御请和，勒与刘曜竞有招怀之计，乃送泰于曜，使知城内无归曜之意，以挫其军势。曜潜与泰结盟，使还平阳宣慰诸屠各。勒疑泰与曜有谋，欲斩泰以速降之，诸将皆曰：“今斩卜泰，准必不复降，就今泰宣汉要盟于城中，使相率诛靳准，准必惧而速降矣。”勒久乃从诸将议，遣之。泰入平阳，与准将乔泰、马忠等起兵攻准，杀之，推靳明为盟主，遣泰及卜玄奉传国六玺送于刘曜。勒大怒，遣令史羊升使平阳，责明杀准之状。明怒，斩升。勒怒甚，进军攻明，明出战，勒击败之，枕尸二里。明筑城门坚守，不复出战。勒遣其左长史王修献捷于刘曜。晋彭城内史周坚害沛内史周默，以彭沛降于勒。石季龙率幽、冀州兵会勒攻平阳。刘曜遣征东刘畅救明。勒命舍师于蒲上。靳

明率平阳之众奔于刘曜，曜西奔粟邑。勒焚平阳宫室，使裴宪、石会修复元海、聪二墓，收刘粲已下百馀尸葬之，徙浑仪、乐器于襄国。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三

后赵录三

石 勒

己卯。赵王元年，前赵光初二年，晋愍太兴二年。刘曜又遣其使人郭汜等持节，将授勒太宰，领大将军，加九锡，进爵赵王，增封七郡，并前二十郡，出入警蹕，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车，驾六马，如曹公辅汉故事，夫人为王后，世子为王太子。勒舍人曹平乐因使留仕于曜，言于曜曰：“大司马遣王修等来，外表至虔，内觐大驾强弱，谋待修之返，将轻袭乘舆。”时曜势实残弊，惧修宣之。曜大怒，追汜等还，斩修于栗邑，停太宰之授。刘茂逃归，言王修死故，勒大怒，诛平乐三族，赠修太常。又知停殊礼之授，怒甚，下令曰：“孤兄弟之奉刘家，人臣之道过矣，若微孤兄弟，岂能南面称朕哉！根基既立，便欲相图。天不助恶，使假手靳准。孤惟事君之体当资舜求瞽瞍之义，故复推崇令主，齐好如初，何图长恶不悛，杀奉诚之使。帝王之起，复何常邪！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其所节，三字亦作尔所呼邪！”于是置太医、尚方、御府诸令，命参军晁赞成正阳门。俄而门崩，勒大怒，斩赞，既怒刑仓卒，寻亦悔之，赐以棺服，赠大鸿胪。

平西将军祖逖攻陈川于蓬关，石季龙救川，逖退屯梁国，季龙使扬武左伏肃攻之。勒增置宣文、宣教、崇儒、崇训十馀小

学于襄国四门，简将佐豪右子弟百余人以教之，且备击柝之卫。置挈壶署，铸丰货钱。河西鲜卑日六延叛于勒，石季龙讨之，败延于朔方，斩首二万级，俘三万余人，获牛马十馀万。孔苌讨平幽州诸郡。时段匹磾部众饥散，弃其妻子，匹磾奔邵续。曹窋遣使来聘，献其方物，请以河为断。桃豹至蓬关，祖逖退如淮南。徙陈川部众五千馀户于广宗。石季龙与张敬、张宾及诸将佐百余人劝勒称尊号，勒下书曰：“孤猥以寡德，忝荷崇宠，夙夜战惶，如临深薄，岂可假尊窃号，取讥四方！昔周文以三分之重，犹服事殷朝；小白居一匡之盛，而尊崇周室。况国家道隆殷、周，孤德卑二伯哉！其亟止斯议，勿复纷纭。自今敢言，刑兹无赦！”乃止。勒又下书曰：“今大乱之后，律令滋烦，其采集律令之要，为施行条制。”于是命法曹令史贯志造《辛亥制度》五千文，施行十馀岁，乃用律令。晋泰山太守徐龕叛降于勒。

征虏将军虎与左右长史张敬、张宾、左右司马张屈六、程遐文武等一百二十九人上疏曰：“臣等闻有非常之度，必有非常之功；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事。是以三代陵迟，五伯迭兴，静难济时，绩侔睿后。伏惟殿下天纵圣哲，诞膺符运，鞭撻宇宙，弼成皇业，普天率土，莫不来苏，嘉瑞征祥，日月相继，望去刘氏、威怀于明公者十分而九矣。今山川夷静，星辰不孛，夏海重译，天人系仰，诚应升御中坛，即皇帝位，使攀附之徒蒙寸尺之润。大司马虽位冠九台，非霸者之号，请改称大将军、大单于，领冀州牧、赵王，依刘备在蜀、魏王在邺故事，以河内、魏、汲、顿、邱、平原、清河、钜鹿、常山、中山、长乐、乐平十一郡，并前赵国、广平、阳平、章武、渤海、河间、上党、定襄、范阳、渔阳、武邑、燕园、乐陵十三郡，合二十四郡、户二十九万为赵国。封

内依旧改为内史，准《禹贡》、魏武复冀州之境，南至盟津，西达龙门，东至于河，北至于塞垣。以大单于镇抚百蛮。罢并、朔、司三州，通置部司以监之。伏愿钦若昊天，垂副群望也。”勒西面而让者五，南面而让者四，百寮皆叩头固请，勒乃许之。十一月，勒即位，伪称赵王，赦殊死已下，均百姓田租之半，赐孝悌力田死义之孤帛各有差，孤老鰥寡谷人三石，大酺七日。依春秋列国、汉初，营东西〔官〕〔宫〕，署从事中郎裴宪、参军傅畅、杜嘏并领经学祭酒，侯王每世称元，改光初二年为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参军续咸〔度〕〔庾〕景为律学祭酒，任播、崔潜为史学祭酒。中垒支雄、游击王阳并领门臣祭酒，专明胡人辞讼，以张离、张良、刘群、刘谟等为门生主书，司典胡人出入，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号胡为国人。遣使循行州郡，劝课农桑。加张宾大执法，专总朝政，位冠寮首。署石季龙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署前将军李寒领司兵勋，教国子击刺战射之法。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自是朝会常以天子礼乐飨其群下，威仪冠冕从容可观矣。群臣议请论功，勒曰：“自孤起军，十六年于兹矣。文武将士从孤征伐者，莫不蒙犯矢石，备尝艰阻，其在葛陂之役，厥功尤著，宜为赏之先也。若身见存，爵封轻重随功位为差，死事之孤，赏加一等，庶足以慰答存亡，申孤之心也。”涂中有大石二丈许，自立，勒命断之，有鱼羊之文，于是字玄羊。五句依《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引补。

庚辰。二年，勒下书禁二字一作令曰国人不听报嫂及在丧婚娶，至于烧葬，令如本俗。孔苌攻邵续别营十一，皆下之。续寻为

石季龙所获，送于襄国。刘曜将尹安、宋始据洛阳，降于勒。晋徐州刺史蔡豹败徐龁于檀邱，龁遣使诣勒，陈讨豹之计。勒遣将王步都为龁前锋，使张敬率骑继之。敬达东平，龁疑敬之袭己也，斩步都等三百余人，复降于晋。勒大怒，命张敬据其襟要以守之。大雨霖，中山、常山尤甚，滂沱泛溢，冲山陷谷，巨松僵拔，浮于滹沱，东至渤海，原隰之间皆如山积。孔苌攻陷文鸯十馀营，苌不设备，鸯夜击之，大败而归。此段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勒将石季龙大掠陈、蔡二字亦作河州而去，留将姚豹守谯城，住西台。晋将祖逖遣将韩潜等镇东台，同一大城。贼从南门出入放牧，逖军开东门，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状，使千余人运上台，又令数人担米，伪为疲极而息于道。贼果逐之，皆弃担而走。贼既获米，谓逖士众丰饱，而胡戎饥久，益惧，无复胆气。勒将以驴千头运粮，以馈姚豹，逖遣韩潜、冯铁追击于汴水，尽获之，姚豹宵遁。此段依《御览》二百八十六及《通典》一百六十、一百六十一引补。八月，勒始制轩悬之乐，八佾之舞，作金根大辂，黄屋左纛，天子车旗，礼乐于斯备矣。使石季龙率步骑四万讨徐龁，龁遣长史刘霄诣勒乞降，送妻子为质，纳之。时蔡豹屯于谯城，季龙攻豹，豹夜遁，季龙引军城封邱而旋。徙朝臣掾属已上士族者三百户于襄国崇仁里，置公族大夫以领之。勒宫殿及诸门始就，以邴辅为材官将军。邴辅，乐陵人也。好学，多才艺，巧思机智，妙于当时。襄国宫殿台榭，皆辅所营也。《御览》七百五十二。制法令甚严，兼讳胡尤峻，诸胡物皆改名，如胡饼曰抻炉，石虎改曰麻饼。四句依《御览》二十六、八百六十引补。有醉胡乘马突入止车门，勒大怒，谓宫门小执法冯翊曰：“夫人君为令，将使下之无犯，吾尚望威行天下，况于宫闱一作阙之间乎！向驰马入门为是

何人，而不弹白，纵之邪？”翦惶惧忘讳，对曰：“向有醉胡乘马驰入，甚呵御之，而不可与语。所谓互乡难与言，小人所不能制。”勒笑曰：“胡人正自难与言。”恕而不罪。此段亦见《御览》四百九十七。使石季龙击托候部掘咄哪于岍北，大破之，俘获牛马二十馀万。勒清定五品，以张宾领选。复续定九品。署张班为左执法郎，孟卓为右执法郎，典定士族，副选举之任。孟卓，字君伟，广平人。少修清苦之志，著一作有一单裙，十年不浣。一作换。依《御览》四百三十一、六百九十六引补。令群寮及州郡，岁各举秀才至孝廉、清洁、贤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置署都部从事各一部一州，秩二千石，职准丞相司直。

辛巳。三年，勒下令曰：“去年水出巨材，所在山积，将皇天欲孤缮修宫宇也？其拟洛阳之太极起建德殿。”遣从事中郎任汪帅使工匠五千采木以供之。黎阳民人陈武妻一产三男一女，武携其妻子诣襄国上书自陈。勒下书曰：“昔周之兴也，四乳八子。今武一乳四子，可谓庆过姬祥，美加曩日，以为二仪谐畅，和气所致，其赐乳婢一人谷一百石，杂缯一作彩四十匹，庶以肃迎嘉祥。”石季龙攻段匹磾于厌次。孔苌讨匹磾部内诸城，陷之。匹磾势穷，乃率其臣下舆棹出降。季龙送之襄国，勒署匹磾为冠军将军，以其弟文鸯、亚将卫麟为左右中郎将，皆金章紫绶。散诸流人三万馀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于是冀、并、幽州、辽西巴西诸屯结皆陷于勤。时晋征北将军祖逖据谯，将平中原。逖善于抚纳，自河以南多背勒归顺。勒惮之，不敢为寇，乃下书曰：“祖逖屡为边患。逖，北州士望也，倘有首丘之思。其下幽州，修祖氏坟墓，为置守冢二家。冀逖如赵佗感恩，辍其寇暴。”逖闻之甚悦，遣参军王愉使于勒，赠以方物，修结

和好。勒厚赏其使，遣左常侍董树报聘，以马百匹、金五十斤答之。自是兖、豫又安，人得休息矣。

从事中郎刘奥坐营建德殿井木斜缩，斩于殿中。勒悔之，赠太常。建德校尉王和掘得员石，铭曰：“律权石，重四钧。同律度量衡，有新氏造。”议者未详，或以为瑞。参军续咸曰：“王莽时物也。”其时兵乱之后，典度堙灭，遂命下礼官为准程定式。又得一鼎，容四升，中有大钱三十，文曰：“百一无此字当千，千一无此字当万。”鼎铭十三字，篆书不可晓，藏之于永丰仓。因此令公私行钱，而人情不乐，乃出公绢市钱，限中绢匹一千二百，下绢八百。然百姓私买中绢四千，下绢二千，巧利者贱买私钱，贵卖于官，坐死者十余人，而钱终不行。乃重立禁制，官赋至皆取钱，廛肆故不行也。此段亦见《御览》八百三十六。勒徙洛阳铜马、翁仲二于襄国，列之永丰门。此节亦见《御览》八百十三。祖逖牙门童建害新蔡内史周密，遣使降于勒。勒斩之，送首于祖逖，曰：“天下之恶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将军之恶，犹吾恶也。”逖遣使报谢。自是兖豫间垒壁叛者，逖皆不纳，二州之人率多两属矣。

冬十月，勒令武乡耆旧赴襄国。既至，勒亲与乡老齿坐欢饮，语及平生。勒曰：“李阳，壮士也。孤方任之，何以不来？父老归语令速来。沔麻池之忿，是布衣之憾，孤方崇信于天下，宁讎匹夫乎！”令曰：“武乡，吾之丰、沛也，万世之后，魂灵当归之，其复之三世。”十一月，李阳至，勒引入与酣谑，宣阳臂笑视之曰：“卿虽老，臂中犹有力，颇复与人斗不？孤往日厌卿老拳，卿亦饱孤毒手。”因赐甲第一区，拜参军都尉。阳与勒邻居，岁常争沔麻池，迭相殴击。勒以百姓始复业，资储未丰，于是重制

禁酿，郊祀宗庙皆以醴酒，行之数年，无复酿者。寻署石季龙为车骑将军，率骑三万讨鲜卑郁粥于离石，俘获男女及牛马十馀万，郁粥奔乌丸，悉降其众城。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四

后赵录四

石 勒

壬午。四年晋元永昌元年。二月，先是勒世子兴死，至是，拜子弘为世子，领中领军。寻署卫将军，以张跃为长史。张跃，字世渊，清河东武城人也。学敏才达，雅善清谈。勒伟其仪辨，拜世子卫军长史，敕世子曰：“张长史，人之表范，汝其师之。依《北堂书钞》七十一、《御览》二百四十八及四百四引补。遣季龙统中外精卒四万讨徐龕，龕坚守不战，于是筑室返耕，列长围以守之。晋镇北将军刘隗降于勒，拜镇南将军，封列侯。石季龙攻陷徐龕，送之襄国，勒囊盛于百尺楼自上掬杀之，令步都妻子剖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晋兖州刺史刘遐惧，自邹山退屯于下邳。琅邪内史孙默以琅邪叛降于勒。徐、兖间垒壁多送任请降，皆就拜守宰。（汉）〔清〕河张披为程遐长史，遐其委昵之，张宾举为别驾，引参政事。遐疾披去已，又恶宾之权盛。勒世子弘，即遐之甥也，自以有援，欲收威重于朝，乃使弘之母谮之曰：“张披与张宾为游侠，门客日百馀乘，物望皆归之，非社稷之利也，宜除披以便国家。”勒然之。至是，披取急召不时至，因此遂杀之。宾知遐之间已，遂弗敢请。无几，以遐为右长史，总执朝政，自是朝臣莫不震惧，赴于程氏矣。时祖逖卒，勒始侵寇边戍。勒征虜石

他败王师于鄆西，执将军卫荣而归。征北将军祖约惧，退如寿春。勒境内大疫，死者十二三，乃罢黻文殿作。遣其将王阳屯于豫州，有窥窬之志，于是兵难日寻，梁、郑之间骚然矣。

癸未。五年，晋明大宁元年。又遣季龙统中外步骑四万讨曹嶷。先是，嶷议欲徙海中，保根余山，会疾疫甚，计未及就。季龙进兵围广固，东莱太守刘巴、长广太守吕披皆以郡降。以石他为征东将军，击羌胡于河西。左军石挺济师于广固，曹嶷降，送于襄国。勒害之，坑其众三万。季龙将尽杀嶷众，其青州刺史刘徵曰：“今留徵，使牧人也；无人焉牧，徵将归矣。”季龙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镇广固。青州诸郡县垒壁尽陷。勒司州刺史石生攻晋扬武将军郭诵于阳翟，不克，进寇襄城，俘获千馀而还。勒以参军樊坦清贫，擢授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朴，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万，以励贪俗。

甲申。六年，勒将兵都尉石瞻寇下邳，败晋将军刘长，遂寇兰陵，又败彭城内史刘续。东莞太守竺珍、东海太守萧诞以郡叛降于勒。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之中，尝令儒生读《春秋》《史》《汉》诸传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酈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以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姿英达如此。勒征徐、扬州兵，会石瞻于下邳，刘遐惧，又自下邳奔于泗水。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克垒壁十馀，降掠

五千馀户而归。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河东、弘农间百姓无聊矣。以右常侍霍皓为劝课大夫，与典农使者朱表、典劝都尉陆充等循行州郡，核定户籍，劝课农桑。农桑最修者赐爵五大夫。使石生自延寿关出寇许颍，俘获万馀，降者二万，石遂攻陷康城。晋将军郭诵追生，生大败，死者千馀。生收散卒，屯于康城。勒汲郡内史石聪闻生败，驰救之，进攻郭默，俘获男女二千馀人。石聪攻败晋将李矩、郭默等。

乙酉。七年，勒将狩于近郊，主簿程琅谏曰：“刘、马刺客，离布如林，变起仓卒，帝王亦一夫之敌耳。孙策之祸可不虑乎！且枯木朽株尽能为害，驰骋之弊，古今戒之。”勒勃然曰：“吾干力自可，足能裁量。但知卿文书事，不须白此辈也。”是日逐兽，马触木而死，勒亦几殆，乃曰：“不用忠臣言，吾之过也。”乃赐琅朝服锦绢，爵关内侯。于是朝臣谒见，忠言竞进矣。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石瞻攻陷晋兖州刺史檀斌于邹山，斌死之。勒西夷中郎将王胜袭杀并州刺史崔琨、上党内史王脊，以并州叛于勒。先是，石季龙攻刘曜将刘岳于石梁，至是，石梁溃，执岳送襄国。季龙又攻王胜于并州，杀之。李矩以刘岳之败也惧，自荥阳遁归。矩长史崔宣率矩众二千降于勒。于是尽有司、兖之地，徐、豫滨淮诸郡县皆降之。勒命徙洛阳晷影于襄国，列之单于庭。铭佐命功臣三十九人于石函，置于建德前殿。此节亦见《御览》五百九十。

丙戌。赵王八年春正月，立桑梓苑于襄国。此节亦见《御览》一百九十六。勒尝夜微行，检察营卫，赍缗帛金银以赂门者求出。永昌门门候王假欲收捕之，从者至，乃止。旦召假以为振忠都尉，爵关内侯。勒如苑乡，召记室参军徐光，光醉不至。以光物情所

凑，常不平之，因此发怒，退为牙门。勒自苑乡如邺，徐光侍直，愠然攘袂振纷，仰视不顾。勒因而恶之，让光曰：“何负卿而敢快快邪！”于是幽光并其妻子于狱。八月，修三台。勒既将营邺宫，又欲以其世子弘为镇，密与程遐谋之。石季龙自以勋效之重，仗邺为基，雅无去意。及修构三台，迁其家室，季龙深憾遐，遣左右数十人夜入遐宅，奸其妻女，掠衣物而去。十月，以世子卫将军弘镇邺，配禁兵万人，车骑所统五十四营悉配之，以骁骑领门臣祭酒王阳专统六夷以辅之。石聪攻寿春不克，遂寇逡遁、阜陵，杀掠五千余人，京师大震。济岷太守刘闾、将军张闾等叛，害下邳内史夏〔侯〕嘉，以下邳降于石生。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羨于邾，陷之。龙骧将军王国叛，以南郡降于勒。晋彭城内史刘续复据兰陵、石城，石瞻攻陷之。勒令州郡有坟发掘不掩覆者，推劾之；骸骨暴露者，县为备棺衾之具。以牙门将王波为记室参军，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试经之制。

丁亥，九年。

戊子，太和元年，荏平令师欢获黑兔，献之于勒，程遐等以为勒“龙飞革命之祥，于晋以水承金，兔阴精之兽，玄为水色，此示殿下宜速副天人之望也。”于是大赦，以咸和三年改年曰太和。石堪攻晋豫州刺史祖约于寿春，屯师淮上。晋龙骧将军王国以南郡叛降于堪。南阳都尉董幼叛，率襄阳之众又降于堪。祖约诸将佐皆阴遣使附于勒。石聪与堪济淮，陷寿春，祖约奔历阳，寿春百姓陷于聪者二万馀户。刘曜败季龙于高候，遂围洛阳。勒荥阳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张进等皆降之。张进，元城屠各人也。为刺奸外部都督，纠举不避豪右，军中惮之，号曰张霹雳。《御览》四百二十六。襄国大震，勒将亲救洛阳，左右长史、司

马郭敖、程遐等固谏曰：“刘曜乘胜兵盛，难与争锋，金墉粮丰，攻之未必卒拔。曜悬军千里，势不久支。不可亲动，动无万全，大业去矣。”勒大怒，按剑叱遐等出。于是赦徐光，召而谓之曰：“刘曜乘高候之势，围守洛阳，庸人之情皆谓其锋不可当也。然曜带甲十万，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师老卒殆，以我初锐击之，可一战而擒。若洛阳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亲行，卿以为何如？”光对曰：“刘曜乘高候之势而不能进临襄国，更守金墉，此其无能为也。悬军三时，无攻战之利，若鸾旗亲驾，必睹旌奔败。定天下之计，在今一举。今此机会，所谓天授，授而不应，祸之攸集。”勒笑曰：“光之言是也。”此段亦见《御览》二百九十。佛图澄亦谓勒曰：“大军若出，必擒刘曜。”勒尤悦，使内外戒严，有谏者斩。命石堪、石聪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统见众会荥阳，使石季龙进据石门，以左卫石邃都督中军事，勒统步骑四万赴金墉，济自大碣。先是，流渐风猛，军至，冰泮清和，济毕，流渐大至，勒以为神灵之助也，命曰灵昌津。勒顾谓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间——作关，上计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阳者，成擒也。”勒诸军集于成皋，步卒六万，骑二万七千。勒见曜无守军，大悦，举手指天，又自指额曰：“天也！”数句亦另见《御览》三百六十四。乃卷甲衔枚而诡道兼路，出于巩、訾之间。知曜陈其军十馀万于城西，弥悦，谓左右曰：“可以贺我矣！”勒统步骑四万入自宣阳门，升故太极前殿。季龙步卒三万，自城北而西，攻其中军，石堪、石聪等各以精骑八千，自城西而北，击其前锋，大战于西阳门。勒躬贯甲胄，出自阊阖，夹击之。曜军大溃，石堪于阵擒曜，送之以徇于军也。以上亦见《御览》二百九十。斩首五万馀级，枕尸于金谷。勒下令曰：“所欲

擒者一人耳，今已获之，其敕将士抑锋止锐，纵其归命之路。”乃旋师。使征东石邃等帅骑卫曜而北。及是祖约举兵，败降于勒，勒使王波让之曰：“卿逆极势穷，方来归命，吾朝岂逋逃之藪邪？而卿敢有覩面目也。”示之以前后檄书，乃赦之。

己丑。二年，刘曜子熙等去长安，奔于上邽，遣季龙讨之。勒巡行冀州诸郡，引见高年、孝悌、力田、文学之士，班赐谷帛有差。令远近牧守宣告属城，诸所欲言，靡有隐讳，使知区区之朝虚渴说言也。车骑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奉传国玉玺、金玺、太子玺各一，送之于勒。季龙进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俘获数万，秦陇悉平。凉州牧张骏大惧，遣使称藩，贡方物于勒。徙氏羌十五万落于司、冀州。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五

后赵录五

石 勒

庚寅。建平元年，勒群臣议，以勒功业既隆，祥符并萃，宜时革徽号以答乾坤之望。二月，车骑石虎等奉皇帝玺绶，上尊号于勒，勒不许。群臣固请，勒乃以咸和五年僭号赵天王，行皇帝事。大赦，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立其妻刘氏为王后，世子弘为太子。署其子弘为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大单于，封秦王；左卫将军斌太原王；小子恢为辅国将军、南阳王；中山公季龙为太尉、守尚书令、中山王；石生河东王；石堪彭城王；以季龙子邃为冀州刺史，封齐王，加散骑常侍、武卫将军；宣左将军；挺侍中、梁王。署左长史郭敖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程遐为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左司马夔安、右司马郭殷、从事中郎李凤、前郎中令裴宪为尚书，署参军事徐光为中书令、领秘书监。徐光，字季武，顿丘人。父聪，以牛医为业。光幼好学，有文才，年十三，王阳攻顿丘，掠之，而令主秣马，光但书柱作诗赋，而不亲马事。阳怒挞之，啼呼终夜不止。左右以白勒，勒令召光，付纸笔，光立为颂。阳奇之，赐衣服。勒署为参军，迁为中书令。依《初学记》十一、《御览》二百二十七及三百八十四引补。论功封爵，开国郡公文武二十一人，侯二十四人，县公

二十六人，侯二十二人，其余文武各有差。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金为水德，旗帜尚玄，牲牡尚白，子社丑腊，勒从之。勒下书曰：“自今疑难大事，八座及委丞郎（齐）〔赍〕诣东堂，论详平决。其有军国要务须启者，令仆尚书随局入陈，弗避寒暑昏夜也。”勒以祖约不忠于本朝，诛之，及其诸子侄亲属百余人。

八月，群臣又固请勒以名位不正，宜即尊号。九月，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曰建平，自襄国都临漳。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妣曰元昭皇太后，文武封进各有差。立其妻刘氏为皇后，又定昭仪、夫人位视上公，贵嫔、贵人视列侯，员各一人；三英、九华视伯，淑媛、淑仪视子，容华、美人视男，务简贤淑，不限员数。勒荆州监军敦敬、南蛮校尉董幼寇襄阳。勒驿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帜，寂若无人，彼若使人观察，则告之曰：“自爱坚守，后七八日大骑将至，相禁不复得走矣。”敬使人浴马于津，周而复始，昼夜不绝。侦谍还告晋南中郎将周抚，抚以为勒军大至，惧而奔武昌。敬入襄阳，军无私掠，百姓安之。此段亦见《御览》二百九十四。晋平北将军魏该弟遐等，率该部众自石城降于敬。敬毁襄阳，迁其百姓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秦州休屠王羌叛于勒，刺史临深遣司马管光帅州军讨之，为羌所败，陇右大扰，氐羌悉叛。勒遣石生进据陇城。王羌兄子擢，与羌有仇，生乃赂擢，与掎击之。羌败奔凉州，徙秦州夷豪五千余户于雍州。勒下书曰：“自今诸有处法，悉依科令。吾所忿戮、怒发中旨者，若德位已高，不宜训罚，或服勤死事之孤，邂逅罹谴，门下皆各列奏之，吾当思择而行也。”堂阳人陈猪妻一产三男，赐其衣帛廩食，乳婢一口，复三岁弗事。时高句丽肃慎致其楛矢，宇文屋孤并献名马

于勒。凉州牧张骏遣长史马诜奉图送款高昌、于阗、鄯善、大宛使，献其方物。晋荆州牧陶侃遣兼长史王敷聘于勒，致江南之珍宝奇兽。秦州送白虎白鹿，荆州送白雉白兔，济阴木连理，甘露降苑乡。勒以休瑞并臻，遐方慕义，赦三岁刑已下，均百姓去年逋调；特赦凉州殊死，凉州计吏皆拜郎中，赐绢十匹，绵十斤。

辛卯。二年正月，勒南郊，有白气自坛属天，勒大悦，还宫，赦四岁刑。遣使封张骏武威郡公，食凉州诸郡。勒亲耕籍田，还宫，赦五岁刑，赐其公卿已下金帛有差。勒以日食，避正殿三日，令群公卿士各上封事。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其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立为祠堂，殖嘉树，准岳渎已下为差等。四月，勒于邺议营新宫，廷尉续咸上书切谏曰：“臣闻唐虞之治，采椽茅茨，土阶三尺，美彰于诗书，汉文惜百金，不营露台，称之于千古。迨夏商之琼台瑶室，楚秦之章华、阿房，资财内竭，华夷外叛。”勒大怒，曰：“不斩此老臣，朕宫不得成也！”敕御史收之。中书令徐光进曰：“陛下天资聪睿，超迈唐虞，而更不欲闻忠臣之言，岂夏癸、商辛之君邪？其言可用用之，不可用故当容之，奈何一旦以直言而斩列卿乎？”勒叹曰：“为人君不得自专如是！岂不识此言之忠乎？向戏之尔。人家有百匹资，尚欲市别宅，况有天下之富，万乘之尊乎！终当缮之耳。（诏曰）且敕停作，申吾直臣之气也。”因赐咸绢百匹，稻百斛。又下书令公卿百僚岁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各一人，答策上第者拜议郎，中第中郎，下第郎中。其举人得递相荐引，广招贤之路。起明堂、辟雍、灵台于襄国城西。九月，以太尉中山王虎为大司马，程遐开府、仪同。是月大雨雾，中山

西北暴雨，流漂巨木百馀万根，此三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集于堂阳。勒大悦，谓公卿曰：“诸卿知不？此非为灾也，天意欲吾营邺都耳。”于是令少府任汪、都水使者张渐等监营邺宫，勒亲授规模。蜀梓潼、建平、汉固三郡蛮巴降于勒。勒以成周土中，汉晋旧京，复有移都之意，乃命洛阳为南都，置行台治书侍御史于洛阳。

壬辰。三年正月，勒因飧高句丽宇文屋孤使，大飧于建德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犖超绝魏祖，自三王以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已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然犹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一作倘遇光武者，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其群臣皆顿首称万岁。晋将军赵胤攻克马头，石堪遣将军韩雍救之，至则无及，遂寇南沙、海虞，俘获五千余人。初，郭敬之退据樊城也，王师复戍襄阳。至是，敬又攻陷之，留戍而归。暴风，大雨雹，震建德殿端门、襄国市西门，倒杀五人。雹起西河介山，大如鸡子，平地三尺，洿下丈馀，行人禽兽死者万数。历大原、乐平、武乡、赵郡、广平、钜鹿千馀里，树木摧折，禾稼荡然。勒正服于东堂，以问徐光曰：“历代已来，有斯灾几也？”光对曰：“周汉魏晋皆有之，虽天地之常事，然明王未始不为变，所以敬天之怒也。去年禁寒食，介子推，帝乡之神也，历代所尊，或者以为未宜替也，故有此灾。以上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八。一人吁嗟，王道尚为之亏，况群神怨憾而不怒动上帝乎！纵不能令天下同

尔，介山左右，晋文之所封也，宜任百姓奉之。”勒下书曰：“寒食既并州之旧风，朕生其俗，不能异也。前者外议以子推诸侯之臣，王者不应为忌，故从其议，倘或由之而致斯灾乎？子推虽朕乡之神，非法食者亦不得乱也，尚书其促检旧典定义以闻。”有司奏以子推历代攸尊，请普复寒食，更为植嘉树，立祠堂，给户奉祀。勒黄门郎韦謏驳曰：“案《春秋》，藏冰失道，阴气发泄为雹。自子推以前，雹者复何所致？此自阴阳乖错所为耳。且子推贤者，曷为暴害如此！求之冥趣，必不然矣。今虽为冰室，惧所藏之冰不在固阴沍寒之地，多皆山川之侧，气泄为雹也。以子推忠贤，令绵、介之间奉之为允，于天下则不通矣。”勒从之。于是迁冰室于重阴凝寒之所，并州复寒食如初。

勒令其太子省可尚书奏事，使中常侍严震参综可否，征伐刑断大事乃呈之。自是震威权之盛过于主相矣。季龙之门可设雀罗，季龙忿，怏怏不悦。郭敬南掠江西，晋南中郎将桓宣承其虚攻樊城，取城之众而去。敬旋师救樊，追战于涅水。敬前军大败，宣亦死伤大半，尽取所掠而止。宣遂南取襄阳，留军戍之。勒如邺，临季龙第，谓之曰：“功力不可并兴，待宫殿成后，当为王起第，勿以卑小悒悒也。”季龙免冠拜谢，勒曰：“与王共有天下，何所谢也！”

癸巳。建平四年，有流星大如象，尾足蛇形，自北极西南流，五十馀丈，光明烛地，坠于河，声闻九百馀里。此节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五。黑龙见邺井中，勒观龙有喜色。朝其群臣于邺。命郡国立学官，每郡置博士祭酒二人，弟子百五十人，三考修成，显升台府。于是擢拜太学生五人为佐著作郎，录述时事。时大旱，勒亲临廷尉录囚徒，五岁刑已下皆轻决遣之，重者赐酒食，听

沐浴，一须秋论。还未及宫，澍雨大降。雍州刺史石生上言西乡竹死，蛇鼠斗于安定府间，二日蛇死；临泾马生角，长安城中鸡鸣，音皆曰基慈；安定厅事前闻诵书声，求之不得，七日乃止，陨石于肥乡。六月，勒如其澧水宫，因疾甚而还。召中山王虎与其太子弘、中常侍严震等侍疾禁中。季龙矫命绝弘、震及内外群臣亲戚，勒疾之增损莫有知者。诈召石宏、石堪还襄国。勒疾小瘳，见宏，惊曰：“秦王何故来邪？使王藩镇，正备今日。有呼者邪？自来也？有呼者诛之！”季龙大惧曰：“秦王思慕暂还耳，今谨遣之。”数日复问之，季龙曰：“奉诏即遣，今已半路矣。”更谕宏在外，遂不遣之。

广阿蝗。季龙密遣其子邃率骑三千游于蝗所。荧惑入昴。星陨于邺东北六十里，黄雾四塞，氛连蔽天。此节依《御览》八百七十八引补。初有赤黑黄云如幕，长数十丈，一作匹。二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交错，忽有旋风下属地，隐隐声如雷震坠地，气热如火，尘起连天。时有耕者往视之，土犹燃沸，良久视之，见有一大石方尺馀，青色而轻，击之音如磬。此句依《御览》九引补。勒疾甚，遗令：“三日而葬，内外百僚既葬除服，无禁婚娶、祭祀、饮酒、食肉，征镇牧守不得辄离所司以奔丧，敛以时服，载以常车，无藏金宝，无内器玩。大雅冲幼，恐非能构荷朕志。中山已下其各司所典，无违朕命。大雅与斌，宜善相维持，司马氏汝等之殷鉴，其务于敦穆也。中山王深可三思周、霍，勿为将来口实。”以咸和七^{当作八年}七月薨于西阁，时年六十，在位十五年。夜瘞山谷，莫知其所，备文物虚葬，号高平陵。伪谥明皇帝，庙号高祖。

石 弘

弘字大雅，勒之第二一作三子也。母程夫人，右光禄遐之妹。幼有孝行，以恭谦自守，受经于杜嘏，诵律于续咸。勒曰：“今世非承平，不可专以文业教也。”于是使刘徵、任播授以兵书，王阳教之击刺。立为世子，领中领军，寻署卫将军，使领开府辟召，后镇邺。建平元年，勒僭位，立为太子。虚衾爱士，好为文咏，其所亲昵，莫非儒素。勒谓徐光曰：“大雅悖悖，殊不似将家子。”光曰：“汉祖以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治之，圣人之后，必世胜残，天之道也。”勒大悦。光因曰：“皇太子仁孝温恭，中山王雄暴多诈，陛下一旦不讳，臣恐社稷必危，宜渐夺中山威权，使太子早参朝政。”勒纳之。程遐又言于勒曰：“中山王勇武权智，群臣莫有及者。观其志也，自陛下之外，视之蔑如。兼荷专征岁久，威振外内，性又不仁，残忍无赖。其诸子并长，皆预兵权。陛下在，自当无他，恐其快快不可以辅少主也。宜一作乞早除之，以便大计。”勒曰：“今天下未平，兵难未已，大雅冲幼，宜任弼辅。中山佐命功臣，亲同鲁、卫，方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言也。卿当患辅幼主之日，不得独擅帝舅之权故耳。吾亦当参卿于顾命，勿为过惧也。”遐泣曰：“臣所言者至公，陛下以私赐距，岂明主开襟纳说，忠臣必尽之义乎！中山虽为皇太后所养，非陛下天属，不可以亲义期也。杖陛下神规，微建鹰犬之效，陛下酬其父子以恩荣，亦已足矣。魏任司马懿父子，终于鼎祚沦移，以此而观，中山岂将来有益者乎！臣因缘多幸，托瓜葛于东宫，臣而不竭言于陛下，而谁言之！陛下若不除

中山，臣已见社稷不复血食矣。”勒不从。遐退，告徐光曰：“主上向言如此，太子必危，将若之何？”光曰：“中山常切齿于吾二人，恐非但国危，亦为家祸，当为安国宁家之计，不可坐而受祸也。”光复承间言于勒曰：“陛下廓平八州，帝有海内，而神色不悦者，何也？”勒曰：“吴蜀未平，书轨不一，司马家犹不绝于丹阳，恐后之人将以吾为不应符箓。每一思之，不觉见于神色。”光曰：“臣以陛下为忧腹心之患，而何暇更忧四支乎？何则？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此四支之轻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亚于陛下，兼其残暴多奸，见利忘义，无霍、伊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势倾王室。观其耿耿，常有不满之心。近于东宫曲宴，有轻皇太子之色。陛下隐忍容之，臣恐陛下万年之后，宗庙必生荆棘，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图之。”勒默然，而竟不从。及勒薨，虎执弘一作政使临轩，命收程遐、徐光下廷尉。石季龙囚中书令徐光于襄国诏狱。光在狱中，注解经史十馀万言。依《初学记》二十、《御览》六百四十三引补。〔虎〕召其子冀州刺史邃率兵入禁宿卫，文武靡不奔散。弘大惧，让位于季龙。季龙曰：“君薨而世子立，臣安敢乱之！”弘泣而固让，季龙怒曰：“若其不堪，天下自当有大议，何足预论！”遂以咸和七当作八年逼立之，改年曰延熙，文武百僚进位一等。诛程遐、徐光。弘策拜中山王虎为丞相、魏王、大单于，加九锡，以魏郡等十三郡为邑，总摄百揆。虎伪固让，久而受命，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立其妻郑氏为魏王后，子邃为魏太子，加使持节、侍中、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录尚

书事；宣为使持节、车骑大将军、冀州刺史，封河间王；韬为前锋将军、司隶校尉，封乐安王；遵齐王，鉴代王，苞乐平王；徙太原王斌为章武王。勒文武旧臣皆补左右丞相闲任，季龙府僚旧昵悉署台省禁要。命太子宫曰崇训宫，勒妻刘氏已下皆徙居之。简其美淑及勒车马、珍宝、服御之上者，皆入于己署。镇军夔安领左仆射，尚书郭殷为右仆射。

刘氏谓石堪曰：“皇祚之灭不复久矣，王将何以图之？”堪曰：“先帝旧臣皆已斥外，众族不复由人，宫殿之内无所措筹，臣请出奔兖州，据廩丘，挟南阳王为盟主，宣太后诏于诸牧守征镇，令各率义兵同讨桀逆，蔑不济也。”刘氏曰：“事急矣，便可速发，恐事淹变生。”堪许诺，微服轻骑袭兖州，失期，不克，遂南奔谯城。季龙遣其将郭太等追击之，获堪于城父，送襄国，炙而杀之。征石恢还于襄国。刘氏谋泄，季龙杀之。石勒刘皇后，侍中闰中妹，后部胡人也。勒纳之于胡关，美色，有特宠。张枬反于襄城，后袖剑斩之，勒赖后而济。后性惠，有干〔略〕，助理军国之务，有吕氏辅汉之风，然整严贞婉容裕不妒忌过之也。石弘即位，尊为皇太后。与彭城王堪谋杀石虎，谋泄，虎杀之。依《御览》一百四十二引补。尊弘母程氏为皇太后。时石生镇关中，石朗镇洛阳，皆起兵于二镇。季龙留子邃守襄国，统步骑七万攻朗于金墉。金墉溃，获朗，刖而斩之。进师攻长安，以石挺为前锋大都督。生遣将军郭权率鲜卑涉琚部众二万为前锋距之，生统大军继发，次于蒲坂。前锋及挺大战潼关，败绩，挺及丞相左长史刘隗皆战死，季龙退奔浞池，枕尸三百馀里。鲜卑密通于季龙，背生而击之。生时停蒲坂，不知挺之死也，惧，单马奔长安。郭权乃复收众三千，与越骑校尉石广相持于渭南。

生不能守长安，欲西上陇，士卒散尽，遂入于鸡头山。四句依《御览》四十四引校补。将军蒋英固守长安。季龙闻生之奔也，帅师入关，进攻长安，旬馀拔之，斩蒋英等。分遣诸将屯于汧。徙雍、秦州华戎十馀万户于关东。生部下斩生于鸡头山。一作“为追兵所害”。山在郿县东。二句依《御览》四十四引校补。季龙还襄国，大赦，讽弘命己建魏台，一如魏辅汉故事。郭权以生败，据上邽以归顺。

甲午。延熙元年，诏以权为镇西将军、秦州刺史，于是京兆、新平、扶风、冯翊、北地皆应之。弘镇西石广与权战，败绩。季龙遣郭敖及其子斌等率步骑四万讨之，次于华阴。上邽豪族害权以降。徙秦州三万馀户于青、并二州诸郡。南氏杨难敌等送任通和。长安陈良夫奔于黑羌，招诱北羌四角王薄句大等扰北地、冯翊，与石斌相持。石韬等率骑擒句大之后，与斌夹击，败之，句大奔于马兰山。郭敖等悬军追北，为羌所败，死者十七八。斌等收军还于三城。季龙闻而大怒，遣使杀郭敖。七月，改顿丘为魏国，沿一作分魏郡至一作立黎阳。石宏有怨言，季龙幽之。十月，弘赍玺绶亲诣魏宫，谕禅位意。虎曰：“天下人自当有议，何为自论此也！”弘还宫，对其母流涕曰：“先帝真无复遗矣。”俄而虎曰：“弘昏昧愚暗，处丧无礼，不可以君临万国，奉承宗庙，便当废之，云何禅让！”十一月，石虎遣丞相郭殷持节入，废弘为海阳王。弘安步就车，容色自若，谓群臣曰：“不堪纂承大统，顾惭群后，此亦天命去矣，又何言！”百官莫不流涕，宫人恸哭。此节亦见《御览》三百八十八。咸康元年，幽弘及太后程氏并秦王宏、南阳王恢于崇训宫，寻杀之，赵明谏不从。赵明，字显昭，南阳人。虎摄位，拜为尚书。及诛勒诸子，明谏曰：“明帝功格皇天，为赵之太祖，安可以绝之？”虎曰：“吾之家事，幸卿不

须言也。”以直言忤旨，故十年不迁。贞固之风，时论拟之苏则。依《御览》四百五十四引补。在位二年卒，时年二十二。

张 宾

张宾，字孟孙，赵郡中邱人也。父瑶，中山太守。宾少好学，博涉经史，不为章句，阔达有大节，常自谓昆弟曰：“吾自言智算鉴识不后张子房，但不遇高祖耳。”为中邱王帐下都督，非其好也，病免。及永嘉大乱，石勒为刘元海辅汉将军，与诸将下山东，宾谓所亲曰：“吾历览诸将多矣，独胡将军可与共成大事者。”乃提剑军门，大呼请见，此段亦见《御览》三百四十二。勒亦未之奇也。后渐进规谋，乃异之，引为谋主。机不虚发，算无遗策，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及为右长史、大执法，封濮阳侯，任遇优显，宠冠当时，而谦虚敬慎，开襟下士，士无贤愚，造之者莫不得尽其情焉。肃清百僚，屏绝私昵，入则格言，出则归美。勒甚重之，每朝，常为之正容貌，简辞令，呼曰右侯，而不名之。勒朝莫与为比也。及卒，勒亲临哭之，哀恻左右，赠散骑常侍、右光禄大夫、仪同三司，谥曰景。将葬，送于正阳门，望之流涕，顾左右曰：“天欲不成吾事邪，何夺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为右长史，勒与遐议，有所不合，辄叹曰：“右侯舍我去，令我与此辈共事，岂非酷乎！”因流涕弥日。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六

后赵录六

石 虎

石虎，字季龙，勒之从子也。祖曰匄邪，父曰寇觅。勒父朱幼而子之，故或谓之勒弟焉。年六七岁，有善相者曰：“此儿貌奇，有壮骨，贵不可言。”晋永兴中，与勒相失。嘉平元年，刘琨送勒母王及虎于葛陂，时年十七矣。性残忍，好驰猎，喧游无纪度，尤善弹，数弹人，军中每以为毒患。勒白王将杀之，曰：“此儿凶暴，无使军人杀之。声名可惜，宜自除也。”王曰：“快牛犊子，小时多能破车，为复小忍，勿怯之。”年十八，检摄恭谨，严重爱士。身長七尺五寸，趫捷便弓马，勇冠当时，将佐亲戚莫不敬惮。勒甚嘉焉，拜征虏将军。为娉将军郭荣妹为妻。季龙宠惑优僮郑樱桃而杀郭氏，更纳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譖而杀之。所为酷虐。军中有勇干策略与己侔者，辄方便二字一作因事害之，前后所杀甚众。至于降城陷垒，不复断别善恶，坑斩士女，眇有遗类。勒虽屡加责诲，而行意自若。然御众严而不烦，莫敢犯者，指授攻讨，所向无前，故勒宠之，信任弥隆，仗以专征之任。

勒之居襄国，署为魏郡太守，镇邺三台，后封繁阳侯。勒即大单于、赵王位，署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迁侍中、开

府，进封中山公。及勒僭号，授大尉、守尚书令，进封为王，邑万户。季龙自以勋高一时，谓勒即位之后，大单于必在己，而更以授其子弘。季龙深憾之，以程遐间己，而每为所抑。张季，字文伯，羌渠部人也，颇晓相法，常谓虎曰：“明公之相，非人臣之骨。”虎掩其口曰：“君勿妄言，族吾父子。”《御览》七百三十。私谓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国以来，端拱指授而已。吾躬当矢石，二十余年，南擒刘岳，北走索头，东平齐鲁，西定秦雍，克殄十有三州。成大赵之业者，我也。大单于之望实在于我，而授黄吻婢儿，每一忆此，令人不复能寝食。待主上晏驾之后，不足复留种也。”既废杀勒子弘，群臣已下劝其称尊号。季龙下书曰：“王室多难，海阳自弃，四海业重，故俛从推逼。朕闻道合乾坤者称皇，德协人神者称帝，皇帝之号非所敢闻，且可称居摄赵天王，以副天人之望。”

乙未。建武元年，晋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其境内，改元曰建武。以夔安为侍中、太尉、守尚书令，郭殷为司空，韩晞为尚书左仆射，魏概、冯莫、张崇、曹显为尚书，申钟为侍中，郎闳为光禄大夫，王波为中书令，文武封拜各有差。立其子邃为太子。季龙以讖文天子当从东北来，于是备法驾行自信都而还以应之。分廛陶之柳乡立停驾县。季龙徐州从事朱纵杀刺史郭祥，以彭城归顺。季龙遣将王朗击之，纵奔淮南。虎荒游废政，外耽营缮，使太子邃省可尚书奏事，选牧守，祀郊庙；惟征伐刑断乃亲览之。鹳雀一作观省，误。台崩，杀典匠少府任汪，复使修之，倍于常度。三月，南游，寇历阳，临江而还，江东大震。遣其征虏石遇寇中庐，遂围平北将军桓宣于襄阳。辅国将军毛宝、南中郎将王国、征西司马王愨期等率荆州之众救之，屯于章山。遇攻守

二旬，军中饥疫而还。季龙以租入殷广，转输劳烦，令中仓岁入百万斛，馀皆储之水次。晋将军淳于安攻其琅邪费县，俘获而归。石邃保母刘芝，初以巫术进，既养邃，遂有深宠，通贿赂，豫言论，权倾朝廷，亲贵多出其门，遂封芝为宜城君。季龙下书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无钱听以谷麦，皆随时价输水次仓。冀州八郡雨雹，大伤秋稼，下书深自咎责。遣御史所在发水次仓麦，以给秋种，尤甚之处差复一年。鹳雀台成，赐匠有差。九月，迁都邺宫，尚书请太常告庙，季龙曰：“古者将有大事，必告宗庙，而不列社稷。尚书可详议以闻。”公卿乃请使太尉告社稷，从之。及入邺宫，澍雨周洽，季龙大悦，赦殊死已下。尚方令解飞，机巧若神，妙思奇发，造指南车就。季龙以其构思精微，赐爵关内侯，赏赐甚厚。此节亦见《御览》七百七十三。始制散骑常侍已上得乘轺车，王公郊祀乘副车，驾四马，龙旗八旒，朔望朝会节乘轺轩。时羌薄句大酋保险未宾，遣其子章武王斌帅精骑二万，并秦雍二州兵以讨之。季龙如长乐、卫国，有田畴不辟、桑业不修者，贬其守宰而还。

丙申。建武二年，晋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率众一万，徙洛阳钟虞、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钟一没于河，募浮没三百人入河，系以竹绳，牛百头，轳辘引之乃出。造万斛舟，载以渡之，以四轮缠网车，辙广四尺，深二尺，运至于邺。此段亦见《御览》七百六十九。季龙大悦，赦二岁刑，赉百官谷帛，百姓爵一级。下书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斯则先王之令典，政道之通塞。魏始建九品之制，三年一清定之，虽未尽弘美，亦缙绅之清律，人伦之明镜。从尔以来，遵用无改。先帝创临天下，黄纸再定。至于选举，铨为首格。自不清定，三载于兹。主者其更铨论，务扬

激清浊，使九流咸允也。吏部选举，可依晋氏九班选制，永为揆法。选毕，经中书、门下宣示三省，然后行之。其著此诏书于令。铨衡不奉行着，御史弹坐以闻。”

索头郁鞠率众三万降于季龙，署鞠等一十三人亲通赵王，皆封列侯，散其部众于冀、青等六州。时众役烦兴，军旅不息，加以诸州自建武元年十一月不雨雪，至于二年八月，谷价踊贵，金一斤直米二升，民流死者十有五六，百姓嗷然，人无生赖矣。此节亦见《御览》三千五及八百一十。又纳解飞之说，于邺正南投石于河，以起飞桥，功费数千万，桥竟不成，役夫饥甚，乃止。使令长率丁壮随山泽采橡捕鱼以济老弱、而复为权豪所夺，人无所所得焉。又料殷富之家，配饥人以食之，公卿以下出谷以助赈给，奸吏因之侵割无已，虽有贷贍之名而无其实。改直濫为龙腾，冠以绛帟。于襄国起大武殿，于邺造东西宫，至是皆就。大武殿基高二丈八尺，以文石缭之，下穿为伏室，置卫士五百人于其中。东西七十五步，南北六十五步。皆漆瓦、金铛、银楹、金柱、珠帘、玉壁，穷极伎巧。又起灵风台九殿于显扬殿后，选召百官州郡民女以充之。后庭服绮縠、玩珍奇者万馀人，内置女官十有八等，教宫人星占及马步射。置女太史于灵台，仰观灾祥，以考外太史验察之虚实。数句亦见《御览》一百四十五。又置女鼓吹羽仪，杂伎工巧，皆与外侔。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讖，敢有犯者诛。左校令成公段造庭燎于崇杠之末，高十馀丈，上盘置燎，下盘置人，絙缴上下。虎试而悦之。

丁酉。三年，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九十人上皇帝尊号劝进，方入而庭燎油灌下盘，死者七人。虎恶之，大怒，腰斩成公段于闾阖门。于是依殷、周之制，以咸康三年僭称大赵天王，即位于

南郊，大赦殊死以下。追尊祖弼邪为武皇帝，父寇觅为太宗孝皇帝。《纂录》本作追尊考乐平敬公为太宗孝皇帝，系在六年，此疑有误。立其郑氏为天王皇后。石虎郑后，名樱桃，晋冗从仆射郑世达家妓也。在众猥妓中，虎数叹其貌于太后，太后给之。依《御览》三百八十引补。以子邃为天王皇太子。亲王皆贬封郡公，藩王为县侯，百官封署各有差。太原徙人有五百馀户叛入黑羌。武乡长城徙人韩强获玄玉玺，方四寸七分，龟纽金文，诣邺献之。拜强骑都尉，复其一门。夔安等又劝进曰：“臣等谨案大赵水德，玄龟者，水之精也；玉者，石之宝也；分之数以象七政，寸之纪以准四极。昊天成命，不可久违。辄下史官择吉日，具礼仪，谨昧死上皇帝尊号。”季龙下书曰：“过相褒美，猥见推逼，览增忤然，非所望也，其亟止兹议。今东作告始，自非京城内外，皆不得表庆。”中书令王波上《玄玺颂》以美之。季龙以石弘时造此玺，强遇而献之。

太子邃自总百揆之后，荒酒淫色，骄恣无道，或盘游于畋，悬管而入，或夜百骑，宿于宫臣家，淫其妻妾。装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纳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褻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河间公宣、乐安公韬有宠于季龙，邃疾之如仇。虎荒耽内游，威刑违度，邃以事为可呈呈之，虎怒曰：“此小事，何足呈也。”时有所不闻，复怒曰：“何以不呈？”诮责杖捶，月至再三。邃甚愠，私谓常从无穷、长生、中庶子李颜等曰：“官家难称，吾欲行冒顿之事，卿从我乎？”颜等伏不敢对。邃称疾不省事，率宫臣文武五百馀骑宴于李颜别舍，谓颜等曰：“我欲至冀州杀石宣，有不从者斩！”行数里，骑皆逃散，李颜叩头固谏，邃亦昏

醉而归。邃母郑氏闻之，私遣中人责邃。邃怒，杀其使。季龙闻邃有疾，遣所亲任女尚书察之。邃呼前与语，抽剑击之。季龙大怒，收李颜等诘问，颜具言始末，诛颜等三十余人。幽邃于东宫，既而赦之，引见大武东堂。邃朝而不谢，俄而便出。季龙遣使谓邃曰：“太子应入朝中宫，何以便去？”邃迳出不顾。季龙大怒，废邃为庶人。其夜，虎杀太子邃此句亦见《通鉴考异》及妃张氏并男女二十六人，尽赐死，合一棺埋之。诛其宫臣友党二百余人。废郑氏为东海太妃。立其子河间公宣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仪为天王皇后。石虎杜皇后，名珠，不知何许人。平幽州，在王浚妓中，虎见而悦之，因请于勒。勒引见，号曰才人，以赐虎。性恭惠柔婉，宠幸亚于郑后也。依《御览》一百四十五引补。

安定人侯子光，弱冠美姿仪，自称佛太子，从大秦国来，当王小秦国。易姓名为季子杨，游于鄠县爱赤眉家，颇见其妖状，事微有验。赤眉信恭之，妻以二女，转相扇惑。京兆樊经、竺龙、严谡、谢乐子等聚众数千人于杜南山，子杨称大皇帝，建元曰龙兴。赤眉与经为左右丞相，龙、谡为左右大司马，乐子为大将军。镇西石广击斩之于鄠。子杨颈无血，十馀日而面色无异于生。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七十九。

戊戌。四年，季龙将伐辽西鲜卑段辽，募有勇力者三万人，皆拜龙腾中郎。辽遣从弟屈云袭幽州，刺史李孟退奔易京。季龙以桃豹为横海将军，王华为渡辽将军，统舟师十万出漂榆津，支雄为龙骧大将军，姚弋仲为冠军将军，统步骑十万为前锋，以伐段辽。季龙众次金台，支雄长驱入蓟，辽渔阳太守马鲍、代相张牧、北平相阳裕、上谷相侯龛等四十馀城并率众降于季龙。支雄攻安次，斩其部大夫那楼奇。辽惧，弃令支，奔于密云。

山。辽左右长史刘群、卢谡、司马崔悦等封其府库，遣使请降。季龙遣将军郭太、麻秋等轻骑二万追辽，及之，战于密云，获其母妻，斩级三千。辽单马窜险，遣子乞特真送表及名马，季龙纳之。乃迁其户二万余于雍、司、兖、豫四州之地，诸有才行者皆擢叙之。先是，北单于乙回为鲜卑敦那所逐，既平辽西，遣其将李穆击那，破之，复立乙回而还。季龙入辽宫，论功封赏各有差。

初，慕容皝与段辽有隙，遣使称藩于季龙，陈辽宜伐，请尽众来会。及军至令支，皝师不出，季龙将伐之。天竺佛图澄进曰：“燕福德之国，未可加兵。”季龙作色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众战，谁能御之？区区小竖，何所逃也！”太史令赵揽固谏曰：“燕地岁星所守，行师无功，必受其祸。”季龙怒，鞭之，黜为肥如长。进师攻棘城，旬馀不克。皝遣子恪帅胡骑二千，晨出挑战，诸门皆若有师出者，四面如云，季龙大惊，弃甲而遁。于是召赵揽复为太史令。季龙旋自令支，过易京，恶其固而毁之。还谒石勒墓，朝其群臣于襄国建德前殿，复从征文武有差。至邺，设饮至之礼，赐俘遍于丞郎。

季龙谋伐昌黎，遣渡辽曹伏将青州之众渡海，戍蹋顿城，无水而还，因戍于海岛，运谷三百万斛以给之。又以船三百艘运谷三十万斛诣高句丽，使典农中郎将王典率众万余屯田于海滨。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使石宣率步骑二万击朔方鲜卑斛万头，破之，斩首四万余级。冀州八郡大蝗，司隶请坐守宰，季龙曰：“此政之失和，朕之不德，而欲委咎守宰，岂禹、汤罪己之义邪！司隶不进说言，佐朕不逮而归咎无辜，所以重吾之责，可白衣领司隶。”加其子司徒韬金钹黄钺，銮辂九旒。先是，使襄

城公涉归、上庸公日归率众戍长安，二归告镇西石广私树恩泽，潜谋不轨。季龙大怒，追广至〔邟〕而杀之。段辽于密云山遣使诈降，季龙信之，使征东麻秋百里郊迎，敕秋曰：“受降如待敌，将军慎之。”辽又遣使降于慕容皝曰：“胡贪而无谋，吾今请降求迎，彼终不疑也。若伏重军以要之，可以得志。”皝遣子恪伏兵于密云。麻秋统众三万迎辽，为恪所袭，死者十六七，秋步遁而归。季龙闻之惊怒，方食吐哺，乃削秋官爵。

己亥。五年，下书令诸郡国立五经博士。初，勒置大小学博士，至是复置国子博士、助教。季龙以选举斥外耆德，而势门童幼多为美官，免郎中魏骧为庶人。以其太子宣为大单于，建天子旌旗。以夔安为征讨大都督，统五将步骑七万寇荆扬北鄙。石闵败王师于沔阴，将军蔡怀死之。宣将朱保又败王师于白石，将军郑豹、谈玄、郝庄、随相、蔡熊皆遇害。季龙将张贺度攻陷邾城，败晋将毛宝于邾西，死者万馀人。夔安进据胡亭，晋将军黄冲、历阳太守郑进皆降之。安于是掠七万户而还。时豪戚侵恣，贿托公行，季龙患之，擢殿中御史李巨为御史中丞，特亲任之。自是百僚震慑，州郡肃然。季龙曰：“朕闻良臣如猛虎，高步通衢而豺狼避路，信矣哉！”镇远王擢表雍、秦二州望族，自东徙以来，遂在戍役之例，既衣冠华胄，宜蒙优免，从之。自是皇甫、胡、梁、韦、杜、牛、辛等十有七姓蠲其兵贯，一同旧族，随才铨叙，思欲分还桑梓者听之，其非此等，不得为例。以其抚军李农为使持节、监辽西北平诸军事、征东将军、营州牧，镇令支。十二月丁丑，太保桃豹卒。桃豹，字安步，范阳人，少时以胆勇骑射称，尝攘臂大言曰：“大丈夫遭魏太祖，不封万户侯、位上将者，非丈夫也。”时类笑之。豹骂言：“尔鼠子辈，安知君

子豹变之志乎？”从起中原。豹为十八骑之雄，事勒甚恭。依《御览》三百九十一引补。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七

后赵录七

石 虎

庚子。建武六年，追尊号考乐平敬公为太宗孝皇帝。此依《纂录》本编，《载记》混附于前。于时大旱，白虹经天，二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八。季龙下书曰：“朕在位六载，不能上和乾象，下济黎元，以致星虹之变。其令百僚各上封事，解西山之禁，蒲苇鱼盐除岁供之外，皆无所固。公侯卿牧不得窥占山泽，夺百姓之利。”又下书曰：“前以丰国、滏池二冶初建，徙刑徒配之，权救时务。而主者循为恒法，致起怨声。自今罪犯流徙，皆当申奏，不得辄配也。京狱见囚，非手杀人，一皆原遣。”其日澍雨。季龙将讨慕容皝，令司、冀、青、徐、幽、并、雍兼复之家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军满五十万，具船万艘，自河通海，运谷豆千一百万斛于安乐城，以备征军之调。徙辽西、北平、渔阳万余户于兖、豫、雍、洛四州之地。季龙僭位之后，有所调用，皆选司拟官，经令仆而后奏行。不得其人，案以为令仆之负，尚书及郎不坐。至是，吏部尚书刘真以为失铨考之体而言之，季龙责怒主者，加真光禄大夫，金章紫绶。季龙如宛阳，大阅于曜武场。慕容皝袭幽、冀，略三万余家而去。幽州刺史石光坐懦弱征还。赐征士辛谧几杖衣服，谷五百斛，敕平原为起甲第。先是，李寿将

李宏自晋奔于季龙，寿致书请之，题曰赵王石君。季龙不悦，付外议之，多有异同。中书监王波议曰：“今李宏以死自誓，若得反魂蜀汉，当鸠率宗族，混同王化。若遣而果也，则不烦一族之师而坐定梁、益，就有进退，岂在逃命一夫。寿既号并日月，跨僭一方，今若制契，或敢酬反，则取销戎裔。宜书答之，并赠以楛矢，使寿知我遐荒必臻也。”于是遣宏，备物以酬之。以石韬为太尉，与太子宣迭日省可尚书奏事。自幽州东至白狼，大兴屯田。张骏惮季龙之盛，遣其别驾马诜朝之。季龙初大悦，及览其表，辞颇蹇傲，季龙大怒，将斩诜。侍中石璞进曰：“为陛下之患者，丹阳也。区区河右，焉能为有无！今斩马诜，必征张骏，则南讨之师势分为二，建邺君臣延其数年之命矣。胜之不为武，弗克为四夷所笑，不如因而厚之。彼若改图谢罪，率其臣职者，则我又何求！迷而不悟，讨之未晚也。”季龙乃止。李宏既至蜀汉，李寿欲夸其境内，下令云：“羯使来庭，献其楛矢。”季龙闻之怒甚，黜王波以白衣领中书监。

辛丑。七年。

壬寅。八年，季龙志在穷兵，以其国内少马，乃禁畜马，匿者腰斩，收百姓马四万馀匹以入于公。六月，上党孟门，上有神人之像，坐于山上，三日而去。虎遣使以太牢祀之。盛兴宫室，于邺起台观四十馀所，营长安、洛阳二宫，作者四十馀万人。大敕河南四州具南师之备，并、朔、秦、雍严西讨之资，青、冀、幽州三五发卒，诸州造甲者五十馀万人。兼公侯牧宰竞兴私利，百姓失业，十室而七。船夫十七万人为水所没，猛兽所害，三分之一。贝邱人李弘因众心之怨，自言姓名应讖，连结奸党，署置百僚。事发，诛之，连坐者数千家。虎驰猎无度，晨出夜归，又多

轻一作微行，躬察作役之所。侍中太子太保韦謏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陛下虽天生神武，雄据四海，乾坤冥赞，万无所虑者也。然白龙鱼服，有豫且之祸；海若潜游，罹葛陂之酷。深愿陛下清宫蹕路，思二神为元鉴，不可忽天下之重，轻行斤斧之间。一旦有狂夫之变，虽龙腾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计岂及设哉！又自古圣王之营建宫室，未始不于三农之隙，所以不夺农时也。今或盛功于耘艺之辰，或烦役于收获之月，顿弊之徒，怨声塞路，诚非圣君仁后所忍为也。昔汉明贤君也，钟离一言而德阳役止。臣诚识惭昔士，言无可采，陛下道越前王，所宜哀览。”虎省而善之，赐以束一作谷帛。此段亦见《御览》四百五十四及七百六十四。而兴缮滋繁，游察自若。右仆射张离领五兵尚书，专总兵要，而欲求媚于石宣，因说之曰：“今诸公侯吏兵过限，宜渐削弱，以盛储威。”宣素疾石韬之宠，甚悦其言，乃使离奏夺诸公府吏，秦、燕、义阳、乐平四公听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帐下兵二百人，自此已下，三分置一，馀兵五万，悉配东宫。于是诸公咸怨，为大衅之渐矣。

遣征北张举自雁门讨索头郁鞠，克之。制：“征士五人车一乘，牛二头，米谷二十五斛，绢十匹，调不办者以斩论。”将以图江表。于是百姓穷窘，鬻子以充军制，犹不能赴，自经于道路死者相望，而求发无已。会青州言济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夜中忽移在城东南善石沟，上有狼狐千馀迹随之，迹皆成路。季龙大悦曰：“虎者，朕也。自平陵城北而东南者，天意将使朕平荡江南之征也。天命不可违，其敕诸州兵明年悉集。朕当亲董六师，以副成路之祥。”群臣皆贺，上《皇德颂》者一百七人。时妖怪尤多，石然于泰山，八日而灭。东海有大石自立，旁有血流。邺西

山石间血流出，长十馀步，广二尺馀。初，大武殿既成，图画自古圣贤、忠臣、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旬馀，头悉入肩中，唯冠帔仿佛微出。石虎大恶之，以上数句，亦见《御览》三百六十九。佛图澄对之流涕。

癸卯。九年，晋康建元元年。宁远刘宁攻武都狄道，陷之。使石宣讨鲜卑斛谷提，大破之，斩首三万级。中谒者令申扁有宠于季龙，而宣亦昵之。扁聪辨明断，专综机密之任。季龙既不省奏案，宣荒酒内游，石韬沉湎好猎，生杀除拜皆扁所决。于是权倾内外，刺史二千石多出其门，九卿已下望尘而拜，唯侍中郑系、王谦、常侍卢谌、崔约等十余人与之抗礼。季龙又取州郡吏马一万四千馀匹，以配曜武关将，马主皆复一年。镇北宇文归执送段辽之子兰降于季龙，献骏马万匹。季龙以平西张伏都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帅步骑三万击凉州。既济河，与张骏将谢艾大战于河西，伏都败绩。季龙虽昏虐无道，而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洛阳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国子祭酒聂熊注《谷梁春秋》，列于学宫。燕公石斌淫酒荒秽，常悬管而入。征北张贺度以边防宜警，每裁谏之。斌怒，辱贺度。季龙闻之大怒，杖斌一百，遣主书礼仪持节监之。斌行意自若，仪持法呵禁，斌怒杀之。欲杀贺度，贺度严卫驰白之，季龙遣尚书张离持节帅骑追斌，鞭之三百，免官归第，诛其亲任十余人。十二月，武乡送雄虎变为雌，产一狼子，口噬虎脑而杀之，后三日狼子亦死，佛图澄闻之流涕。

甲辰。十年，季龙飨群臣于大武前殿，有白雁百馀集于马道南。季龙命射之，无所获。既将讨三方，诸州兵至者百馀万。太史令赵揽私于季龙曰：“白雁集殿庭，宫室将空，不宜行也。”季

龙纳之，临宁武观大阅而解严。以燕公斌为使节、侍中、大司马、录尚书事。置左右戎昭、曜武将军，位在左右卫上。东宫置左右统将军，位在四率上。置上、中光禄大夫，在左右光禄上。置镇卫将军，在车骑将军上。时石宣淫虐日甚，而莫敢以告。领军王朗言之于季龙曰：“今隆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斫伐宫材，引于漳水，功役数万，士众吁嗟。陛下宜因游观而罢之也。”季龙如其言。既而宣知朗所为，怒欲杀之而无因。会荧惑守房，赵揽承宣旨言于季龙曰：“昴者，赵之分也，荧惑所在，其主恶之。房为天子，此殃不小。宜贵臣姓王者当之。”季龙曰：“谁可当者？”揽久而对曰：“无复贵于王领军也。”季龙既惜朗，且猜之，曰“更言其次。”揽曰：“其次唯中书监王波耳。”乃下书追波前议遣李宏及答楷矢之愆，腰斩之，及其四子投于漳水，以厌荧惑之变。寻愍波之无罪，追赠司空，封其孙为侯。平北尹农攻慕容皝凡城，不克而还。黜农为庶人。时白虹出自大社，经凤阳门，东南连天，十馀刻乃灭。四句亦见《御览》一百八十二。季龙下书曰：“盖古明王之理天下也，政以均平为首，化以仁惠为本，故能允协人和，缉熙神物。朕以渺薄，君临万邦，夕惕乾乾，思遵古烈，是以每下书蠲除徭赋，休息黎元，庶俯怀百姓，仰稟三光。而中年已来变眚弥显，天文错乱，时气不应，斯由人怨于下，谴感皇天。虽朕之不明，亦群后不能翼奖之所致也。昔楚相修政，洪灾旋弭；郑卿厉道，氛祲自消，皆股肱之良，用康群变。而群公卿士各怀道迷邦，拱默成败，岂所望于台辅百司哉！其各上封事，极言无隐。”于是闭凤阳门，唯元日乃开。二句亦见《御览》一百八十二。立二畴于灵昌津，祠天及五郊。李寿以建宁、上庸、汉固、巴徵、梓潼五郡降于季龙。先是，虎起河桥于灵昌津，

采石为中济，石无大小，下辄随流，用功五百馀万而终不成。虎如灵昌津，遣散骑侍郎崔收沉璧于河，中流告诫。俄而所沉璧浮于渚上，已地震，水波上腾，津所殿观莫不倾坏，压死者百余人。虎恚甚，乃斩工匠，止作而还。此段亦见《御览》七十一。命石宣、石韬，生杀拜除皆迭日省决，不复启也。司徒申钟谏曰：“庆赏刑威，后皇攸执，名器至重，不可以假人，皆以防奸杜渐，以示轨仪。太子国之储贰，朝夕视膳而不及政也。庶人遽往以闻政致败，殷鉴不远，宜革而弗遵。且二政分权，眇不及祸。周有子颓之衅，郑有叔段之难，此皆由宠之不道，所以乱国害亲，惟陛下览之。”季龙不从。太子詹事孙珍问侍中崔约曰：“吾患目疾，何方疗之？”约素狎珍，戏之曰：“溺中则愈。”珍曰：“目何可溺？”约曰：“卿目眊眊，正耐溺中。”珍憾之，以白宣。宣诸子中最胡状目深，闻之大怒，诛约父子。珍有宠于宣，颇预朝政，自诛约之后，公卿已下惮之侧目。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八

后赵录八

石 虎

乙巳。十一年，晋穆永和元年。季龙子义阳公鉴时镇关中，役烦赋重，失关右之和。其友李松劝鉴，文武有长发者，拔为冠缨，馀以给宫人。长史取发白之，季龙大怒，以其右仆射张离为征西左长史、龙骧将军、雍州刺史以察之，信然，征鉴还邺，收松下廷尉，以石苞代镇长安。发雍、洛、秦、并州五字一作雍梁二字十六万人城长安未央宫。季龙性既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遣司农中郎将费霸，帅工匠四千，于东平刚山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虎车四千乘，立三级行楼二层于上，克期将校猎。上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而还，使御史监司一作察，其中禽兽有犯者罪至大辟。以上亦见《御览》八百三十一。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死者百馀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又发司、豫、荆、兖二十六万人城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馀头，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馀国皆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已下十三已上三万馀人，为三等之第以分配之。郡县要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馀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石宣及

诸公又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总会邺宫。季龙临轩简第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自初发至邺，诛杀其夫及夺而遣之缢死者三千余人。荆、楚、扬、徐间流叛略尽，宰守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金紫光禄大夫广平逯明句依《广韵》引补。因侍切谏，季龙大怒，遣龙腾拉而杀之。自是朝臣杜口，相招为禄仕而已。季龙常以女骑一千为鹵簿，皆著紫纶巾、织锦裤、金银缕带、五文织成鞞，游于戏马观。观上安诏书五色纸在木凤之口，鹿卢回转，状若飞翔焉。

丙午。十二年，遣凉州刺史麻秋等伐张重华。尚书朱轨与中黄门严生不协，会大雨霖，道路陷滞不通，生因譖轨不修道，又讪谤朝政，季龙遂杀之。于是立私论之条，偶语之律，听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威刑日滥，公卿已下，朝会以目，吉凶之问，自此而绝。轨之囚也，冠军苻洪谏曰：“臣闻圣主之驭天下也，土阶三尺，茅茨不剪，食不累味，刑措而不用。亡君之驭海内也，瑶台琼榭，象箸玉杯，截脰剖心，脯贤刳孕，故其亡也忽焉。今襄国、邺宫足康帝宇，长安、洛阳何为者哉？盘于游田，耽于女德，三代之亡恒必由此。而忽为猎车千乘，养兽万里，夺人妻女，十万盈宫。尚书朱轨，纳言大臣，以道路不修，将加酷法，此自陛下政之失和，阴阳灾沴，暴降霖雨七旬，霁方二日，纵有鬼兵百万，尚未及修之，而况人乎！刑政如此，其如史笔何！其如四海何！特愿止作徒，休宫女，赦朱轨，允众望。”季龙省之不悦，惮其强，但寝而不纳，弗之罪也。乃停二京作役焉。

丁未。建武十三年永和三年。二月，虎亲耕籍田于其桑梓苑，其妻杜氏祠先蚕于近郊，遂如襄国谒勒墓。以中书监石宁为征西将军，率并、司州兵二万余人，为麻秋等后继。张重华将宋秦等

率户二万来降。河湟间氐羌十馀万落与张璠相首尾，麻秋惮之，不进。重华金城太守张冲又以郡降。石宁、麻秋寻次曲柳，刘宁、王擢进攻始兴武街。重华将杨康等与宁战于沙阜，宁败绩，乃引还金城。王擢克武街，执重华护军曹权、胡宣，徙七千馀户于雍州。季龙又以孙伏都为征西将军，与麻秋率步骑三万长驱济河，且城长最。重华大惧，遣将谢艾逆击，败之，秋退归金城。勒及季龙，贪而无礼，既王有十州之地，金帛珠玉及外国珍奇异货不可胜纪，而犹以为不足，曩代帝王及先贤陵墓靡不发掘，而取其宝货焉。邯鄲城西石子岗上有赵简子墓，至是季龙令发之，初得炭深丈馀，次得木板厚一尺，积板厚八尺，乃及泉，其水清冷非常，作绞车以牛皮囊汲之，月馀而水不尽，不可发而止。又使掘秦始皇冢，取铜柱铸以为器。时沙门吴进言于虎曰：“胡运将衰，晋当复兴，宜苦役晋人以厌其气。”虎于是使尚书张群发近郡男女十六万，车十万乘，运土筑华林苑及长墙于邺北，广长五一作“数十”二字里，此节亦见《御览》三十七。赵揽、申钟、石璞等上疏陈天文错乱，苍生凋弊，及因引见，又面陈，辞旨甚切。季龙大怒曰：“墙朝成夕没，吾无憾矣。”乃促张群以烛夜作。起三观、四门，三门通漳水，皆为铁扉。暴风大雨，死者数万人。扬州献黄鹄雏五，颈长一丈，声闻十馀里，泛之于玄武池。四句亦见《御览》九百十六。郡国前后送苍麟十六，白鹿七，季龙使司虞张曷柱调之，以驾芝盖，列于充庭之乘。凿北城，引水于华林园。城崩，压死者百馀人。虎命太子宣行祈山川，因而游猎薮泽，乘大辂，羽葆、华盖，建天子旌旗，十有六军，戎卒十八万，出自金明门。季龙从其后宫升陵霄观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当复何愁，但抱子弄孙日为乐耳！”宣

既驰逐终夕，所在陈列行宫，四面各以百里为度，驱围禽兽，皆暮集行宫。文武跪立，围守重行，烽炬星罗，光烛如昼，命劲骑百馀驰射其中。宣与嬖姬显德美人乘辇观之，嬉娱忘反，兽殚乃止。其有禽兽奔逸，当之者坐，有爵者夺，以上亦见《御览》八百三十一马步驱一日，无爵者鞭之一百。峻制严刑，文武战慄，士卒饥冻而死者，万有馀人。宣弓马衣食皆号为御，有乱其间者，以冒禁罪罪之。所过三州十五郡，资储靡有子遗。季龙复命石韬亦如之，出自并州，游于秦、晋。宣素恶韬宠，是行也，嫉之弥甚。宦者赵生得幸于宣而无宠于韬，微劝宣除之，于是相图之计起矣。麻秋又袭张重华将张瑁于河陕，败之，斩首三千馀级。枹罕护军李逵率众七千降于季龙。自河已南，氐羌皆降。

戊申。十四年三月，虎梦龙飞西南，自天落地，旦而问澄公，公曰：“祸将至矣，陛下宜父慈子和，深以慎之。”四月，秦公韬起宣光殿于太尉府，梁长九丈。太子宣视而恶之，斩匠截梁而去。韬怒，增之十丈。宣闻之，恚甚，谓所幸杨杯、牟成等曰：“韬凶竖悖逆，敢违我如是！汝等能杀之者，吾入西宫，当尽以韬之国邑分封汝等。韬既死，主人必亲临丧，因行大事，无不济矣。”杯等许诺。八月，东南有黄黑云，大如数亩，稍分为三，状若匹布，东西经天，色黑而青。酉时贯日，日没后分为七道，每相去数十丈间，有白云如鱼鳞，子时乃灭。韬素解天文，见而恶之，顾谓左右曰：“此变不小，当有刺客起于京师，不知谁定当之？”是夜，韬宴其僚属于东明观，乐奏酒酣，愀然长叹曰：“人居世无常，别易会难。各付一杯，开意为吾饮，令必醉。知后会复何期而不饮乎！”因恻然流涕，左右莫不歔歔，因宿于佛精舍。宣使杨杯、牟皮、牟成、赵生等缘猕猴梯而入，杀韬，置其刀

箭而去。旦，宣奏之。虎哀惊气绝，久之乃苏。将出临之，其司空李农谏曰：“害秦公者恐在萧墙之内，虑生非常，不可以出。”季龙乃止。严兵发哀于太武殿。宣乘素车，从千人，临韬丧不哭，直言呵呵，使举衾看尸，大笑而去。收大将军记室参军郑靖、尹武等，将委之以罪。季龙疑宣之害韬也，谋召之，惧其不入，乃伪言其母哀过危惓。宣不虞己之见疑也，入朝中宫，因而止之。建兴人史科告称：“韬死夜，宿东宫长上杨杯家，杯夜与五人从外来，相与语曰：‘大事已定，但愿大家老寿，吾等何患不富贵。’语讫便入。科寝暗中，杯不见也。科寻出逃匿。俄而杯与二人出求科不得，杯曰：‘宿客闻人向语，当杀之断口舌。今而得去，作大事矣。’科逾墙获免。”季龙驰使收之，获杨杯、牟皮、赵生等。杯、皮寻皆亡去，执赵生而诘之，生具首服。季龙悲怒弥甚，幽宣于席库，以铁环穿其颌而锁之，作数斗木槽，和羹饭，以猪狗法食之。取害韬刀箭舐其血，哀号震动宫殿。积柴邺北，树标于其上，标末置鹿卢，穿之以绳，倚梯柴积，送宣于标所，使韬所亲宦者郝稚、刘霸拔其发，抽其舌，牵之登梯，上于柴积。郝稚以绳贯其颌，鹿卢绞上，刘霸断其手足，斫眼溃腹，如韬之伤。四面纵火，烟炎际天。季龙从昭仪已下数千登中台以观之。火灭，取灰分置诸门交道中。杀其妻子二十九人。宣少子年数岁，季龙甚爱之，抱之而泣。儿曰：“非儿罪。”季龙欲赦之，其大臣不听，遂于怀中取而戮之，儿犹挽季龙衣而大叫，时人莫不为之流涕，季龙因此发病。又诛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车裂节解，弃之漳水。浚其东宫，养猪牛。东宫卫士十馀万人皆谪戍凉州。先是，散骑常侍赵揽言于季龙曰：“中宫将有变，宜防之。”及宣之杀韬也，季龙疑其知而不

告，亦诛之。废宣母杜氏为庶人。贵嫔柳氏，尚书耆之女也，以才色特幸，坐其二兄有宠于宣，亦杀之。季龙念其姿色，复纳耆少女于华林园。

季龙议立太子，其太尉张举进曰：“燕公斌、彭城公遵并有武艺文德，陛下神齿已衰，四海未一，请择二公而树之。”初，戎昭张豺之破上邦也，获刘曜幼女，年十二，有殊色，季龙得而嬖之，生子世，封齐公。至是豺以季龙年长多疾，规立世为嗣，刘当为太后，已得辅政，说季龙曰：“陛下再立储宫，皆出自倡贱，是以祸乱相寻。今宜择母贵子孝者立之。”季龙曰：“卿且勿言，吾知太子处矣。”又议于东堂，虎曰：“吾欲以纯灰三斛洗吾腹，（肠）〔腹〕秽恶，故生凶子，儿年二十馀便欲杀父一作公。今世方十岁，比其二十，吾已老矣。”于是与张举、李农定议，敕公卿上书请立世。大司农曹莫不署名，季龙使张豺问其故，莫顿首曰：“天下业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龙曰：“莫，忠臣也，然未达朕意。张举、李农知吾心矣，其令喻之。”遂立齐公世为皇太子，立昭仪刘氏为皇后。季龙召太常条攸、光禄勋杜嘏谓之曰：“烦卿傅太子，实希改辙，吾之相托，卿宜明之。”署攸太傅，嘏为少傅。十一月，飡群臣于大武前殿，佛图澄殿上褰衣而行，吟曰：“棘子成林，将坏人衣。”虎发石而视之，有棘子生焉。冉闵，小字棘奴也。十二月辛巳，雷，大雨霖。虎问佛图澄：“此何灾也？”澄曰：“其为我乎！”至戊子而澄卒。此节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六。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十九

后赵录九

石 虎

己酉。大宁元年，虎时疾瘳，以永和五年正月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改年曰大宁。百官增位一等，诸子进爵郡王。以尚书张良为右仆射。故东宫谪卒高力等万馀人当戍凉州，行达雍城，既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张茂送之，茂皆夺其马，令步推鹿车，致粮戍所。高力督定阳梁犊等因众心之怨，谋起兵东还，阴令胡人吉独鹿微告戍者，戍者皆踊抃大呼。梁犊乃自称晋征东大将军，率众攻陷下辨，逼张茂为大都督、大司马，载以辎车。安西刘宁自安定击之，大败而还。秦雍间城戍无不摧陷，斩二千石长史，长驱而东。高力等皆多力善射，一当十馀人，虽无兵甲，所在掠百姓大斧，施一丈柯，攻战若神，所向崩溃，戍卒皆随之，比至长安，众已十万。其乐平王苞，时镇长安，尽锐距之，一战而败。犊遂东出潼关，进如洛川。季龙以李农为大都督，行大将军事，统卫军张贺度、征西张良、征虜石闵等，率骑十万讨之。战于新安，农师不利。又战于洛阳，农师又败，乃退壁成皋。犊东掠荥阳、陈留诸郡，季龙大惧，以燕王石斌为大都督中外诸军事，率精骑一万，统姚弋仲、苻洪等击犊于荥阳东，大败之，斩犊首而还，讨其馀党，尽灭之。二月，有沙

门从雍州来，称见佛图澄西入关。虎掘之无尸，唯有一石。虎恶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因而寝疾。晋将军王龁拔其沛郡。始平人马昂起兵于洛氏葛谷，自称将军。石苞攻灭之，诛三千余家。时荧惑犯积尸，又犯昴、月，及荧惑北犯河鼓。洛阳西北九里，石牛在青山上，忽鸣，声闻三十里。遣人打落两耳及肩，铁钉四足。此节依《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引补。未几，季龙疾甚，以石遵为大将军，镇关右，石斌为丞相、录尚书事，张豺为镇卫大将军、领军将军、吏部尚书，并受遗辅政。刘氏惧斌之辅政也害世，与张豺谋诛之。斌时在襄国，乃遣使诈斌曰：“主上患已渐损，王须猎者，可小停也。”斌性好酒耽猎，遂游败纵饮。刘氏矫命称斌无忠孝之心，免斌官，以王归第，使张豺弟雄率龙腾五百人守之。石遵自幽州至邺，敕朝堂受拜，配禁兵三万遣之，遵恸哭而去。是日，季龙疾小瘳，问曰：“遵至未？”左右答言久已去矣。季龙曰：“恨不见之。”季龙临于西阁，龙腾将军、中郎二百余人列拜于前。季龙曰：“何所求也。”皆言圣躬不和，宜令燕王入宿卫，典兵马，或言乞为皇太子。季龙不知斌之废也，责曰：“燕王不在内邪？呼来！”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季龙曰：“促持辇迎之，当付其玺绶。”亦竟无行者。寻昏眩而入。张豺使弟雄等矫季龙命杀斌，刘氏又矫命以豺为太保、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千兵百骑，一依霍光辅汉故事。侍中徐统叹曰：“祸将作矣，吾无为豫之。”乃仰药而死。四月，虎薨于金华殿。季龙始以咸康元年僭位，至此永和五原误太和六年，凡在位十五岁。

于是子世即伪位，尊刘氏为皇太后，临朝，进张豺为丞相。豺请石遵、石鉴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刘氏从之。豺与张举谋

诛李农，而举与农素善，以豺谋告之。农惧，率骑百馀奔广宗，率乞活数万家保于上白。刘氏使张举等率宿卫精卒围之。豺以张离为镇军大将军、监中外诸军事、司隶校尉，为已之副。邺中群盗大起，迭相劫掠。鼓城王遵先镇关右，至是闻季龙之死，勒兵而还，屯于河内。姚弋仲、苻洪、石闵、刘宁及武卫王鸾、宁西王午、石荣、王铁、立义将军段勒等，既平秦洛，班师而归，遇遵于季城，说遵曰：“殿下长而且贤，先帝亦有意于殿下矣。但以末年惛惑，为张豺所误。今上白相持未下，京师宿卫空虚，若声张豺之罪，鼓行而讨之，孰不倒戈开门而迎殿下者邪！”遵从之。洛州刺史刘国等亦率洛阳之众至于季城。遵檄至邺，张豺大惧，驰召上白之军。遵次于荡阴，戎卒九万，石闵为前锋都督。豺将出距之，耆旧羯士皆曰：“天子儿来奔丧，吾当出迎之，不能为张豺城戍也。”逾城而出，豺斩之不能止。张离率龙腾二千斩关迎遵。刘氏惧，引张豺入，对之悲哭曰：“先帝梓宫未殡，而祸难繁兴。今皇嗣冲幼，托之于将军，将军何以匡济邪？加尊重官，可以弥否？”豺惶怖失守，无复筹计，但言唯唯。刘氏令以遵为丞相、领大司马、大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加黄钺、九锡，增封十郡，委以阿衡之任。己丑，遵至安阳亭，张豺惧而出迎，遵命执之。于是贯甲一作庚申曜兵，入自凤阳门，升于大武前殿，擗踊尽哀，退如东阁。斩张豺于平乐市，夷其三族。假刘氏令曰：“嗣子幼冲，先帝私恩所授，皇业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遵伪让至于再三，群臣敦劝，乃受之，僭即尊位于大武前殿，大赦殊死已下，罢上白围。封世为谯王，邑万户，待以不臣之礼。废太后刘氏为昭仪，此句亦见《通鉴考异》。寻皆杀之。世立凡三十三日。此句亦见《通鉴考异》。于是李农归请罪，遵复其位，

待之如初。尊其母郑氏为皇太后，立妃张氏为皇后，以石斌子衍为皇太子，大司马、义阳王鉴为侍中，太傅、沛王冲为太保，石苞为大司马，石琨为大将军，石闵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录尚书事，辅政。其月夜，暴风拔树，震雷，雨雹大如孟升。三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六及八百七十八。甲午，大武、晖华殿灾，诸门观阁荡然，其乘舆服御烧者大半，光焰照天，金石皆尽，火月馀乃灭。乙未，雨血周遍邺城。此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

石冲时镇于蓟，闻遵杀世而自立，乃谓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辄废杀，罪逆莫大，其敕内外戒严，孤将亲讨之。”于是留宁北沐坚戍幽州，帅从五万，自蓟讨遵，传檄燕、赵，所在云集，比及常山，众十馀万。次于苑乡，遇遵赦书，谓左右曰：“吾弟一也，死者不可复追，何为复相残乎！吾将归矣。”其将陈暹进曰：“彭城篡杀自尊，为罪大矣。王虽北旆，臣将南辕，平京师，擒彭城，然后奉迎大驾。”冲从之。遵驰遣王擢以书喻冲，冲弗听。遵假石闵黄钺、金钲，与李农等率精卒十万讨之。战于平棘，冲师大败，获冲于元氏，赐死，坑其士卒三万馀人。六月，始葬虎，号其墓为显原陵，伪谥武皇帝，庙号太祖。遵扬州刺史王浹以淮南归顺。晋西中郎将陈逵进据寿春。征北将军褚裒率师伐遵，次于下邳，遵以李农为南讨大都督，率骑二万来距。裒不能进，退屯广陵。陈逵闻之，惧，遂焚寿春积聚，毁城而还。石苞时镇长安，谋帅关中之众攻邺，左长史石光、司马曹曜等固谏。苞怒，诛光等百馀人。苞性贪而无谋，雍州豪右知其无成，并遣使告晋梁州刺史司马勋。勋于是率众赴之，壁于悬钩，去长安二百馀里，使治中刘焕攻京兆太守刘季离，斩之。三辅豪右多杀其令长，拥三十馀壁，有众五万以应勋。苞辍攻邺之

谋，使麻秋、姚国等率骑距勋。遵遣车骑王朗率精骑二万，外以讨勋为名，因劫苞，送之于邺。勋又为朗所距，释悬钩，拔宛城，杀遵南阳太守袁景而还。

初，遵之发季城也，谓石闵曰：“努力！事成，以尔为储贰。”既而立衍，闵甚失望，自以勋高一时，规专朝政，遵忌而不能任。闵既为都督，总内外兵权，乃怀抚殿中将士及故东宫高力万余人，皆奏为殿中员外将军，爵关外侯，赐以宫女，树己之恩。遵弗之猜也，而更题名善恶以挫抑之，众咸怨矣。而又纳中书令孟准、左卫将军王鸾之计，颇疑惮于闵，稍夺兵权。闵益有恨色，准等咸劝诛之。遵召石鉴等入，议于其太后郑氏之前，皆请诛之。郑氏曰：“季城回师，无棘奴岂有今日！小骄纵之，不可便杀也。”鉴出，遣宦者杨环驰以告闵。十一月，石闵遂劫司空李农及右卫王基等，密谋其废遵。闵使将军苏亥彦、周成率甲士三十八人执遵于南台如意观。遵时方与妇人弹棋，问周成等曰：“反者谁也？”成曰：“义阳王鉴当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鉴，复能几时！”遂杀之于琨华殿，并诛郑太后、张皇后及其太子衍、上光禄张斐、中书令孟准、左卫王鸾等。

遵，字太祗，虎第九子，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鉴乃僭即位，大赦殊死已下。以石闵为大将军，封武德王，李农为大司马，并录尚书事；郎闳为司空，秦州刺史刘群为尚书左仆射，侍中卢谌为中书监。鉴使石苞及中书令李松、殿中将军张才等夜诛闵、农于琨华殿，不克，禁中扰乱。鉴恐闵为变，伪若不知者，夜斩松、才于西中华门。张才即材伎，乌檀部人也，善棋博、蹴鞠、斗鸡诸伎，身長八尺，饮酒石馀不乱。依《御览》七百四十四。并诛石苞。时石祗在襄国，与姚弋仲、苻洪等通和，连兵檄诛闵、

农。鉴遣石琨为都督，与张举及侍中呼延盛率步骑七万分讨祗等。中领军石成、侍中石启、前河东太守石晖谋诛闵、农，闵、农杀之。

龙骧将军孙伏都、刘铖等结羯士三千人伏于胡天，亦欲诛闵等。时鉴在中台，伏都率三十余人将升台挟鉴以攻之。鉴见伏都毁阁道，临问其故。伏都曰：“闵、农等反，已在都掖门，臣严率卫士，谨先启知。”鉴曰：“卿是功臣，好为官陈力。朕从台观卿，勿忧无报也。”伏都有膂力，善尺牍。及铖率众攻闵、农，不克，屯于凤阳门。闵农率众数千毁金明门而入。鉴惧闵之诛己也，驰招闵、农，开门内之，谓曰：“孙伏都反，卿宜速讨之。”闵、农攻斩伏都等，自凤阳门至琨华，横尸相枕，血流九渠。以上亦见《御览》三百七十五。宣令内外六夷敢称兵杖者斩之。胡人或斩关，或逾城而出者，不可胜数。使尚书王简、少府王郁帅众数千，守鉴于御龙观，悬食给之。石鉴鉴原误虎好食蒸饼，常以干枣、胡桃瓢为心，蒸之使拆裂方食。及为冉闵所篡幽废，思其不裂者不可得。此节依《御览》八百六十引补。令城内曰：“与官同心者往，不同心者各任所之。”敕城门不复相禁。于是赵人百里内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门。闵知胡之不为己用也，班令内外赵人，斩一胡首送凤阳门者，文官进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者皆斩之，数句亦见《御览》三百三十五。死者二十余万人，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太宰赵鹿、太尉张举、中军张春、光禄石岳、抚军石宁、武卫张季及诸公侯、卿、校、龙腾者万余人出奔襄国。石琨奔据冀州，抚军张沈屯滏口，张贺度据石渚，建义段勤据黎

阳，宁南杨群屯桑壁，刘国据扬城，段龕据陈留，姚弋仲据混桥，苻洪据枋头，众各数万。王朗、麻秋自长安奔于洛阳。秋承闵书，诛朗部胡千馀。朗奔于襄国。麻秋率众奔于苻洪。石琨及张举、王朗率众七万伐邺，石闵率众千馀，距之城北。闵执两刃矛，驰骑击之，皆应锋摧溃，斩级三千。琨等大败，遂归于冀州。闵与李农率骑三万讨张贺度于石渚，鉴密遣宦者赍书召张沈等，使承虚袭邺。宦者以告闵、农，闵、农驰还。初，青龙元年正月，石闵欲灭二石之号，议曰：孔子曰，易姓而王七月者，七十有三国。继赵李，讖书恟然，且德星镇卫，宜改号大卫，易姓李氏。又大赦改元。闰月，废鉴杀之，诛虎孙三十八人，尽殪石氏。鉴在位一百三日。鉴，字大朗，虎第三子也。季龙小男混，永和八年将妻妾数人奔京师，敕收付廷尉，俄而斩之于建康市。季龙十三子，五人为冉闵所杀，八人自相残害，混至此又死。初，讖者言灭石者陵，寻而石闵徙封兰陵公，季龙恶之，改兰陵为武兴郡，至是终为闵所灭。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以穆帝永和五当作六，按鉴在永和六年闰正月见杀。年灭。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

后赵录十

石 闵

石闵，字永曾，小字棘奴，虎之养孙也。父瞻，一作贍。字弘武，本姓冉，名良，魏郡内黄人也。其先汉黎阳骑都督，累世牙门。勒破陈午于河内，获瞻，时年十二，长而勇悍，便弓马，临阵不顾。勒奇之曰：“此儿壮健可嘉，命虎子之。”骁猛多力，攻战无前。历位左积射将军，封西华侯。闵幼而果锐，虎抚之如孙。及长，身長八尺，善谋策，勇力绝人。虎即位，拜建节将军，徙封修武一作盛侯，历位北中郎将、游击将军。虎之败于昌黎，闵军独全，由此功名大显。及败梁犊之后，威声弥振，胡夏宿将莫不惮之。

庚戌。永兴元年，晋永和六年。闰月，杀石鉴，其司徒申钟、司空郎闳等四十八人，上尊号于闵，闵固让李农，农以死固请，于是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曰永兴，国号称大魏，复姓冉氏。追尊其祖隆元皇帝，考瞻烈祖高皇帝，尊母王氏为皇太后，立妻董氏为皇后，子智为皇太子。以司马李农为太宰、领太尉、录尚书事，封齐王，诸农子皆封为县公。封其子胤、明、裕皆为王。文武进位三等，封爵有差。遣使者持节赦诸屯结，皆不从。新兴王石祗，闻鉴之死，僭称尊号于襄国，改年永宁，拜姚弋

仲、苻健官，句依《通鉴考异》引补。诸六夷据州郡拥兵者皆应之。闵遣使临江告晋曰：“胡逆乱中原，今已诛之。若能共讨者，可遣军来也。”朝廷不答。闵诛李农及其三子，并尚书令王谖、侍中王衍、中常侍严震、赵升等。王谖，字思贤。瓮鼻，言不清畅，尪短无威仪。将拜曲阳令，石勒疑之，问长史张宾，宾曰：“请试可不？”勒从之。由是政教严明，百城尤最。出为都部从事，守宰去官者十五人。依《御览》二百六十八及三百六十七引补。晋庐江太守袁真攻其合肥，执南蛮校尉桑坦，迁其百姓而还。石祗遣其相国汝阴王石琨帅众十万伐邲。六月，进据邯郸。祗镇南刘国自繁阳会琨。闵尽众拒之，大败琨于邯郸，死者万馀。刘国还屯繁阳。苻健自枋头入关。张贺度、段勤与刘国、靳豚会于昌城，将攻邲。闵遣尚书左仆射刘群为行台都督，使其将王泰、崔通、周成等帅步骑十二万次于黄城，闵躬统精卒八万继之，战于苍亭。贺度等大败，死者二万八千，追斩靳豚于阴安乡，尽俘其众，振旅而归。戎卒三十馀万，旌旗钟鼓绵亘百馀里，虽石氏之盛无以过之。闵至自苍亭，行饮至之礼，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闵帅步骑十万攻石祗于襄国，署其子太原王胤为大单于、骠骑大将军，以降胡一千配为麾下。光禄大夫韦謏启谏甚切，闵览之大怒，诛謏及其子孙。

辛亥。二年二月，闵攻襄国百馀日，为土山地道，筑室反耕。祗大惧，乃去皇帝之号，改称赵王，遣太尉张举乞师于慕容俊，中军张春请救于姚弋仲。三月，祗相国汝阴王琨自冀州救祗，弋仲复遣其子襄率骑二万八千至自滹头，俊遣将军悦绾率甲卒三万自龙城，三方劲卒合十三万。闵遣车骑胡睦距襄于长

芦，将军孙威候琨于黄邱，皆为敌所败，士卒略尽，睦、威单骑而还。琨等军且至，闵将出击之，卫将军王泰谏曰：“穷寇固迷，希望外援。今强救云集，欲吾出战，腹背击我。宜固垒勿出，观势而动，以挫其谋。今陛下亲戎，如失万全，大事去矣。请慎无出，臣请率诸将为陛下灭之。”闵将从之，道士法饶进曰：“太白经昴，当杀胡王，一战百克，不可失也。”闵攘袂大言曰：“吾战决矣，敢谏者斩！”于是尽众出战。姚襄、悦绾、石琨等三面攻之，祇冲其后，闵师大败。闵潜于襄国行宫，与千馀骑奔还邺。降胡栗特康等执冉胤及左仆射刘琦等送于祇，尽杀之。司空石璞、尚书令馀机、车骑胡睦、侍中李缙、中书监卢谌、少府王郁、尚书刘钦、刘休等及诸将士死者十馀万人，于是人物歼矣。盗贼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冉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氏、羌、胡、蛮数百馀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闵悔之，诛法饶父子，支解之，赠韦謏大司徒。

石祇使刘显帅众七万追奔邺。时闵潜还，莫有知者，内外汹汹，皆谓闵已歿矣。射声校尉张艾劝闵亲郊，以安众心，闵从之，讹言乃止。刘显次于明光宫，去邺二十三里。闵惧，召卫将军王泰议之。泰恚其谋之不从，辞以疮甚。闵亲临问之，固辞疾笃。闵怒，还宫，顾谓左右曰：“巴奴，乃公岂假汝为命邪！要将先灭群胡，却斩王泰。”于是尽众而战，大败显军，追奔至于阳平，斩着三万馀级。显惧，密使请降，求杀石祇为效，闵振旅而归。会有告王泰招集秦人，将奔关中，闵怒，诛泰，夷其三族。四月，刘显杀祇及其丞相乐安王炳、太保张举、太宰赵鹿等十

余人，传首于邺，送质请命。遣拜显上大将军、大单于、冀州牧。祗、炳皆虎之庶子也。骠骑石宁奔于柏人，闵命焚祗首于通衢。闵兖州刺史刘启以鄆城归顺。七月，刘显复率众伐邺，闵击败之。还，称尊号于襄国。闵徐州刺史周成、兖州刺史魏统、豫州牧冉一作张遇、荆州刺史乐弘皆以城归顺。平南高崇、征虏吕护执洛州刺史郑系，以三河归顺。慕容彪攻陷中山，杀闵宁北白同、幽州刺史刘准，降于慕容俊。

壬子。永兴三年，有云黄赤色，起东北，长百馀丈，以上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一白鸟从云间西南去，占者恶之。二月，刘显率众伐常山，太守苏彦一作亥告难于闵。闵留其大将军蒋干等辅其太子智守邺，亲率骑八千救之。显所署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枣强降于闵，收其馀众，击显，败之，追奔及于襄国。显大将军曹伏驹开山为应，遂入襄国。二月，诛显句亦见《通鉴考异》。及其公卿已下百余人，焚襄国宫室，迁其百姓于邺。显领军范路率众千馀，斩关奔于枋头。三月，前燕慕容俊已克幽蓟，略地至于冀州。闵帅骑距之，与俊将慕容恪相遇于魏昌城广当作廉台。闵大将军董闰、车骑张温言于闵曰：“鲜卑乘胜气劲，不可当也，请避之以溢其气，然后济师以击之，可以捷也。”闵怒曰：“吾成师以击，将平幽州，斩慕容俊。今遇恪而避之，人将侮我矣。”乃与恪遇，十战皆败之。恪乃以铁锁连马，简善射鲜卑勇而刚者五千，方阵而前。闵所乘赤马曰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钩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馀级。俄而燕骑大至，围之数周。闵众寡不敌，跃马溃围出，东走行二十馀里，马无故而死，遂为恪所擒，此段亦见《御览》二百八十六及三百五十二。及董闰、张温等送之于蓟。俊立闵而问之曰：“汝奴仆下才，何敢妄称天子？”闵

曰：“天下大乱，尔曹夷狄，人面兽心，尚欲篡逆。我一时英雄，何为不可作帝王邪！”俊怒，鞭之三百，遣慕容评帅众围邺。五月，送闵于龙城，告魔、毖庙而杀之。刘宁及弟崇帅胡骑三千奔于晋阳，苏亥一作彦弃常山奔于新兴。邺中饥，人相食，虎时宫人被食略尽。冉智尚幼，蒋干遣侍中缪嵩、詹事刘猗奉表降晋，且乞师于晋。濮阳太守戴施自仓垣次于棘津，止猗，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使嵩还邺复命，干沉吟未决，施乃率壮士百余人入邺，助守三台，谯之曰：“且出玺付我。今凶寇在外，道路不通，未敢送也。须得玺，当驰白天子耳。闻玺已在吾处，信卿至诚，必遣军粮厚相救饷。”干以为然，乃出玺付之。施宣言使督护何融迎粮，阴令怀玺送于京师。八月，长水校尉马愿、龙骧将军田香开门降评。施、融、蒋干悬缢而下，奔于仓垣。评送闵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司空条（休）〔攸〕、中书监聂熊、司隶校尉籍黑、中书令李垣及诸王公卿士于蓟。尚书令王简、左仆射张乾、右仆射郎肃自杀。初，慕容俊斩闵于遇陁山。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自五月不雨，至于十二月。俊遣使者祀之，谥曰武悼天王，其日大雨雪。是岁永原误作太和八年也。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一

后赵录十一

支 雄

支雄，其先月支胡人也。《通鉴·晋纪九》注引后赵《支雄传》。
司空支雄。《广韵》。

张 谧

张谧，美姿容貌，幼而逸气，太守陆云见而异之，谓傅寿喜曰：“吾闻冀州多名童，故不虚也。”《御览》三百七十九。

张 楼

张楼为临水长，严政酷刑，残忍无惠。人谣之曰：“阳平张楼头如箱，见人切齿剧虎狼。”《御览》四百六十五。

魏 豹

魏豹，字叔虎，范阳人也。迁中山太守，所在有治名。豹嬖妾先死，豹死守死守二字，疑是葬妾二字之误。于廩邱南，妾形见，与

豹言，翌日而卒。《御览》八百八十三。

申 录

或即申钟

申录，字道时。为广昌令，白乌巢其庭树，甘露降其厅事，后为三公。《御览》二百六十八。

续 咸

续咸，字孝宗，上党人也。性孝谨敦重，履道贞素。好学，师事京兆杜预，专《春秋》、《郑氏易》，教授常数十人，博览群言，高才善文论。又修陈杜律，明达刑书。永嘉中，历廷尉平、东安太守。刘琨承制于并州，以为从事中郎。后遂没石勒，勒以为理曹参军。持法平详，当时称其清裕，比子于公。著《远游志》、《异物志》、《汲冢古文释》，皆十卷，行于世。年九十七，死于石季龙之世，季龙赠仪同三司。依《晋书·儒林传》录。

韦 謏

韦謏，字宪道，京兆人也。雅好儒学，善著述，于群言秘要之义，无不综览。仕于刘曜，为黄门郎。后又入石季龙，署为散骑常侍，历守七郡，咸以清化著名。又征为廷尉，识者拟之于、张。前后四登九列，六在尚书，二为侍中，再为太子太傅，封京兆公。好直谏，陈军国之宜，多见允纳。著《伏林》三千馀言，遂演为《典林》二十三篇。凡所述作及集记世事数十万言，皆深博

有才义。

至冉闵，又署为光禄大夫。时闵拜其子胤为大单于，而以降胡一千处之麾下。谗曰：“今降胡数千，接之如旧，诚是招诱之恩。然胡羯本为仇敌，今之款附，苟全性命耳。或有刺客，变起须臾，败而悔之，何所及也。古人有言，一夫不可忸，而况千乎！愿诛屏降胡，去单于之号，深思圣王苞桑之诫也。”闵志在绥抚，锐于澄定，闻其言大怒，遂诛之，并杀其子伯阳。

谗性不严重，好徇己之功，论者亦以是少之。尝谓伯阳曰：“我高我曾，重光累徽，我祖我考，父父子子，汝为我对，正值恶抵。”伯阳曰：“伯阳之不肖，诚如尊教，尊亦正值软抵耳。”谗惭无言。时人传之，以为嗤笑。同上。

裴 宪

晋裴楷子

裴宪，字景思。少而颖悟，好交轻侠。及弱冠，更折节严重，修尚儒学，足不逾闾者数年。陈郡谢鲲、颍川庾敳皆俊朗士也，见而奇之，相谓曰：“裴宪鲠亮弘达，通机识命，不知其何如父；至于深弘保素，不以世物婴心者，其殆过之。”

初，侍讲东宫，历黄门吏部郎、侍中。东海王越以为豫州刺史、北中郎将、假节。王浚承制，以宪为尚书。永嘉末，王浚为石勒所破，枣嵩等莫不谢罪军门，贡赂交错，惟宪及荀绰恬然私室。勒素闻其名，召而谓之曰：“王浚虐暴幽州，人鬼同疾。孤恭行乾宪，拯兹黎元，羁旧咸欢，庆谢交路。二君齐恶傲威，诚信岨绝，防风之戮，将谁归乎？”宪神色侃然，泣而对曰：“民等世荷晋荣，恩遇隆重。王浚凶粗丑正，尚晋之遗藩。虽欣圣化，

义岨诚心。且武王伐纣，表商容之间，未闻商容在倒戈之列也。明公既不欲以道化厉物，必于刑忍为始者，防风之戮，臣之分也。请就辟有司。”不拜而出。勒深嘉之，待以宾礼。勒乃簿王浚官僚亲属，皆资至巨万，惟宪与荀绰家有书百馀帙，盐米各十数斛而已。勒闻之，谓其长史张宾曰：“名不虚也，吾不喜得幽州，喜获二子。”署从事中郎，出为长乐太守。及勒僭号，未遑制度，与王波为之撰朝仪，于是宪章文物，拟于王者。勒大悦，署太中大夫，迁司徒。

及季龙之世，弥加礼重。宪有二子：挹、穀，并以文才知名。穀仕季龙为太子中庶子、散骑常侍。挹、穀俱豪侠耽酒，好臧否人物。与河间邢鱼有隙，鱼窃乘穀马奔段辽，为人所获，鱼诬穀使己以季龙当袭鲜卑，告之为备。时季龙适谋伐辽，而与鱼辞正会。季龙悉诛挹、穀，宪亦坐免。未几，复以为右光禄大夫、司徒、太傅，封安定郡公。

宪历官无干绩之称，然在朝玄默，未尝以物务经怀。但以德重名高，动见尊礼。竟卒于石氏，以族人峙子迈为嗣。依《晋书·裴秀传》录。

傅 畅

晋傅祗子

傅畅，字世道。年五岁，父友见而戏之，解畅衣，取其金环与侍者，畅不之惜，以此赏之。年末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为秘书丞。寻没于石勒，勒以为大将军右司马。谙识朝仪，恒居机密，勒甚重之。作《晋诸公叙赞》二十二卷，又为《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咏，过江为交州刺史、太子

右率。依《晋书·傅玄传》录。

石 朴

晋石苞曾孙

石朴，字玄真。为人谨厚，无他材艺。没于胡，石勒以与朴同姓，俱出河北，引朴为宗室。时加优宠，位至司徒。依《晋书·石苞传》录。

卢 谡

晋卢志子

卢谡，字子谅。清敏有理思，好老、庄，善属文。选尚武帝女荥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未成礼而公主卒。后举州秀才，辟太尉掾。洛阳没，随父志北依刘琨，与志俱为刘粲所虏。粲据晋阳，留谡为参军。琨收散卒，引猗卢骑还攻粲。粲败走，谡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阳者，悉为刘聪所害。琨为司空，以谡为主簿，转从事中郎。琨妻即谡之从母，既加亲爱，又重其才。

值建兴末，随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领幽州，取谡为别驾。匹磾既害琨，寻亦败丧。时南路阻绝，段末波在辽西，谡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谡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即加吊祭。累征谡为散骑中书侍郎，而为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辽代立，谡流离世故且二十载。石季龙破辽西，复为季龙所得，以为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属冉闵诛石氏，谡随闵军，于襄国遇害，时年六十七，是岁永和六当作七年也。

谡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

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没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谡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中郎尔。”撰《祭法》，注《庄子》，及文集皆行于世。崔悦，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孙，刘琨妻之侄也。与谡俱为琨司空从事中郎，后为末波佐史。没石氏，亦居大官。依《晋书·卢钦传》录。

刘 群

晋刘琨子

刘群，字公度，少拜广武侯世子。随父在晋阳，遭逢寇乱，数领偏军征讨。性清慎，有裁断，得士类欢心。及琨为匹磾所害，琨从事中郎卢谡等率余众奉群依末波。温峤前后表称：“姨弟刘群，内弟崔悦、卢谡等，皆在末波中，翘首南望。愚谓此等并有文思，于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录召，继绝兴亡，则陛下更生之恩，望古无二。”咸康二年，成帝诏征群等，为末波兄弟爱其才，托以道险不遣。石季龙灭辽西，群及谡、悦同没胡中，季龙皆优礼之，以群为中书令。至冉闵败后，群遇害。时勒及季龙得公卿人士多杀之，其见擢用，终至大官者，惟有河东裴宪，渤海石仆，荥阳郑系，颍州荀绰，北地傅畅及群、悦、谡等十余人而已。依《晋书·刘琨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二

后赵录十二

杨 轲

杨轲，天水人也。少好《易》，长而不娶，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常食粗饮水，衣褐缁袍，人不堪其忧，而轲悠然自得，疏宾异客，音旨未曾交也。虽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授入室弟子，令递相宣授。

刘曜僭号，征拜太常，轲固辞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陷于陇山。曜后为石勒所擒，秦人东徙，轲留长安。及石季龙嗣伪位，备玄纁束帛安车征之，轲以疾辞。迫之，乃发。既见季龙，不拜，与语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轲倨傲，请从大不敬论，季龙不从，下书任轲所尚。轲在永昌，季龙每有馈饩，轲口授弟子，使为表谢，其文甚美，览者叹有深致。季龙欲观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动之，轲萧然不顾。又使人将其子弟尽行，遣魁壮羯士衣甲持刀，临之以兵，并窃其所赐衣服而去，轲视而不言，了无惧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裸寝其中，下无茵褥。颖川荀铺，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铺发轲被，露其形，大笑之。轲神体颓然，无惊怒之状。于时咸以为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深浅也。

后上疏陈乡思，求还，季龙送以安车蒲轮，蠲十户供之。自

归秦州，仍教授不绝。其后秦人西奔凉州，軻弟子以牛负之，为戍军追擒，并为所害。依《晋书·隐逸传》录。

辛 谧

辛谧，字叔重，陇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称冠族。谧少有志尚，博学善属文，工草隶，为时楷法。性恬静，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诸王文学，累征不起。永嘉末，以谧兼散骑常侍，慰抚关中。谧以洛阳将败，故应之。及长安陷没于刘聪，聪拜太中大夫，固辞不受。又历石勒、季龙之世，并不应辟命。虽处丧乱之中，颓然高迈，视荣利蔑如也。及冉闵僭号，复备礼征为太常，谧遗闵书曰：“昔许由辞尧，以天下让之，全其清高之节。伯夷去国，子推逃赏，皆显史牒，传之无穷。此往而不反者。然贤人君子虽居庙堂之上，无异于山林之中，斯穷理尽性之妙，岂有识之者邪！是故不婴于祸难者，非为避之，但冥心至趣而与吉会耳。谧闻物极则反，冬夏是也；致高则危，累棋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处之，非所以顾万全远危亡之祸也。宜因兹大捷，归身本朝，必有许由、伯夷之廉，享松、乔之寿，永为世辅，岂不美哉！”因不食而卒。同上。

佛图澄

佛图澄，天竺人也。本姓帛氏。少好道，妙通玄术。永嘉四年，来适洛阳，自云百有馀岁，常服气自养，能积日不食。善诵神咒，能役使鬼神。腹旁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读书，则

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又当一作尝斋时，平旦至流水侧，从腹旁孔中引出五脏六腑，洗之讫，还纳腹中。此节亦引见《御览》三百七十一。又能听铃音以言吉凶，莫不悬验。及洛中寇乱，乃潜草野以观变。石勒屯兵葛陂，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澄投勒大将军郭黑略家，黑略每从征伐，辄豫克胜负，勒疑而问曰：“孤不觉卿有出众智谋，而每知军行吉凶，何也？”黑略曰：“将军天挺神武，幽灵所助，有一沙门智术非常，云将军当略有区夏，已应为师。臣前后所白，皆其言也。”勒召澄，试以道术。澄即取钵盛水，烧香咒之，须臾，钵中生青莲花，光色曜日一作目，勒由此信之。

勒自葛陂还河北，过枋头，枋头人夜欲斫营，澄谓黑略曰：“须臾贼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备，故不败。勒欲试澄，夜冠胄衣甲，执刀而坐，遣人告澄云：“夜来不知大将军何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逆问曰：“平居无寇，何故夜严？”勒益信之。勒后来因忿欲害诸道士，并欲苦澄。澄乃潜避至黑略舍，语弟子曰：“若将军信至，问吾所在者，报云不知所之。”既而勒使至，觅澄不得。使还报勒，勒惊曰：“吾有恶意向澄，澄舍我去矣。”通夜不寝，思欲见澄。澄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权避。公今改意，是以敢来。”勒大笑曰：“道人谬矣。”襄国城堑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其水源暴竭，勒问澄何以致水。澄曰：“今当敕龙取水。”乃与弟子法首等数人至故泉源上，坐绳床，烧安息香，咒愿数百言。如此三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龙长五六寸许，随水而来，诸道士竞往视之。有顷，水大至，隍堑皆满。鲜卑段末波攻勒，众甚盛。勒惧，问澄。澄曰：“昨日寺铃鸣云，明旦食时，当擒段末波。”勒登

城望末波军，不见前后，失色曰：“末波如此，岂可获乎？”更遣夔安问澄。澄曰：“已获末波矣。”时城北伏兵出，遇末波，执之。澄劝勒宥末波，遣还本国，勒从之。卒获其用。刘曜遣弟岳攻勒，勒遣石季龙距之。岳败，退保石梁坞，季龙坚栅守之。澄在襄国，忽叹曰：“刘岳可悯！”弟子法祚问其故，澄曰：“昨日亥时，岳已败被执。”果如所言。及曜自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朝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勒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敬澄弥笃。时石葱将叛，澄诫勒曰：“今年葱中有虫，食必害人，可令百姓无食葱也。”勒班告境内，慎无食葱。俄而石葱果走。勒益重之，事必谘而后行，号曰大和尚。勒爱子斌暴病死，将殓，勒叹曰：“朕闻虢太子死，扁鹊能生之，今可得效乎？”乃令告澄。澄取杨枝沾水，洒而咒之，就执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苏，有顷平复。自是勒诸子多在澄寺中养之。勒死之年，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

及季龙僭位，迁都于邺，倾心事澄，有重于勒。下书衣澄以绫绵，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举舆，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至，众坐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为比。支道林在京师，闻澄与诸公游，乃曰：“澄公其以季龙为海鸥鸟

也。”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真伪混淆，多生愆过。季龙下书料简，其著作郎王度奏曰：“佛，外国之神，非诸华所应祠奉。汉代初传其道，惟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汉人皆不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今可断赵人悉不听诣寺烧香礼拜，以遵典礼，其百辟卿士逮众隶，例皆禁之，其有犯者，与淫祠同罪。其赵人为沙门者，还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季龙以澄故，下书曰：“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澄时止邺城寺中，弟子遍于郡国。常遣弟子法常北至襄国，弟子法佐从襄国还，相遇于梁基城下，对车夜谈，言及和尚，比旦各去。佐始入，澄逆笑曰：“昨夜尔与法常交车共说汝师邪？”佐愕然愧忤。于是国人相语：“莫起恶念，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无敢向其方面唾涕者。季龙太子邃有二子在襄国，澄语邃曰：“小阿弥比当得疾，可往看之。”邃即驰信往视，则果已得病。太医殷腾及外国道士自言能疗之，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圣人复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后三日果死。邃将为逆，谓内竖曰：“和尚神通，倘发吾谋。明日来者，当先除之。”澄月望将入觐季龙，谓弟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还勿过人。’我倘有所过，汝当止我。”澄常入，必过邃。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将上南台，僧慧引衣，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谋遂差。还寺，叹曰：“太子作乱，其形将成，欲言难言，欲忍难忍。”乃因事从容箴季龙，季龙终不能解。俄而事发，方悟澄言。

后郭黑略将兵征长安北山羌，堕羌伏中。时澄在堂上坐，惨然改容曰：“郭公今在厄。”乃唱云：“众生咒愿。”澄又自咒

愿。须臾，更曰：“若东南出者活，馀向者则困。”复更咒愿。有顷曰：“脱矣。”后月馀，黑略还，自说坠羌围中，东南走，马乏，正遇帐下人推马与之，曰：“公乘此马，小人乘公马，济与不济，命也。”略得其马，故获免。推检时日，正是澄咒愿时也。时天旱，季龙遣其太子诣临漳西滏口祈雨，久而不降，乃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澄尝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既行，澄告馀弟子曰：“掌中见买香弟子在某处被劫垂死。”因烧香咒愿，遥救护之。弟子后还，云某月某日某处为贼所劫，垂当见杀，忽闻香气，贼无故自惊曰：“救兵已至。”弃之而走。黄河中旧不生鼃，时有得者，以献季龙，澄见而叹之曰：“桓温入河，其不久乎！”温字元子，后果如其言也。季龙尝昼寝，梦见群羊负鱼从东北来，寤以访澄，澄曰：“不祥也，鲜卑其有中原乎！”后亦皆验。澄尝与季龙升中台，澄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噉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季龙遣验幽州，云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石宣将杀石韬，宣先到寺，与澄同坐，浮屠一铃独鸣，澄谓曰：“解铃音乎？云胡子洛度。”宣变色曰：“是何言欤？”澄谬曰：“老胡为道，不能山居无言，重茵美服，岂非洛度乎！”石韬后至，澄孰视良久。韬惧而问澄，澄曰：“怪公血臭，故相视。”季龙梦龙飞西南，自天而落，旦而问澄，澄曰：“祸将作矣，宜父子慈和，深以慎之。”季龙引澄入东阁，与其后杜氏问讯之。澄曰：“胁下有贼，不出十日，自浮图以西，此殿以东，当有血流，慎勿东也。”杜后曰：“和尚耄邪！何处有贼？”澄即易语云：“六情所受，皆悉是贼。老自应耄，但使少者不昏即好耳。”遂便寓言，不复彰的。后二日，宣果遣人害韬于佛寺中，欲因季龙临丧

杀之。季龙以澄先诫，故获免。及宣被收，澄谏季龙曰：“皆陛下之子也，何为重祸邪！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馀岁。如必诛之，宣当为彗星下扫邺宫。”季龙不从。后月馀，有一妖马，髦尾皆有烧状，入中阳门，出显阳门，东首东宫，皆不得入，走向东北，俄尔不见。澄闻而叹曰：“灾其及矣！”季龙大享群臣于太武前殿，澄吟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将坏人衣。”季龙令发殿石下视之，有棘生焉。冉闵小字棘奴。

季龙造太武殿初成，图画自古贤圣、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皆变为胡状，旬馀，头悉缩入肩中，惟冠髻仿佛微出，季龙大恶之，秘而不言也。澄对之流涕，乃自启茔墓于邺西紫陌，还寺，独语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遂无复言。谓弟子法祚曰：“戊申岁祸乱渐萌，己酉石氏当灭。吾及其未乱，先从化矣。”卒于邺宫寺。葬后郭门吏报石季龙云：“见师携一履西去。”后有沙门从雍州来，称见澄西入关，季龙发其墓而视之，唯见一履与一石以上亦见《御览》六百九十七，因校补。而无尸。季龙恶之，曰：“石者，朕也，葬我而去，吾将死矣。”因而寝疾。明年，季龙死，遂大乱。依《晋书·艺术传》录。

麻 襦

麻襦者，不知何许人也，莫得其姓名。石季龙时，在魏县市中乞丐，恒着麻襦布裳，故时人谓之麻襦。言语卓越，状如狂者，乞得米谷不食，辄散置大路，云饴天马。赵兴太守籍状收送诣季龙。

先是，佛图澄谓季龙曰：“国东二百里，某月日当送一非常人，勿杀之也。”如期果至，季龙与共语，了无异言，惟道“陛下当终一柱殿下”。季龙不解，送以诣澄。麻襦谓澄曰：“昔在光和中会，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绝历终有期。金离消于壤，边荒不能遵。驱除灵期迹，莫已己之懿。裔苗叶繁，其来方积。休期于何期，永以叹之。”澄曰：“天回运极，否将不支，九木水为难，无可以术宁。玄哲虽存世，莫能基必（莫能基必）颓。久游阎浮利，扰扰多此患。行登陵云宇，会于虚游间。”其所言人莫能晓。季龙遣驿马送还本县，既出城，请步，云：“我当有所过，君至合口桥见待。”使人如言而驰，至桥，麻襦已先至。

后慕容俊投季龙尸于漳水，倚桥柱不流，时人以为“一柱殿下”即谓此也。及元帝嗣位江左，以为“天马”之应云同上。

单道开

单道开，敦煌人也。常衣粗褐，或赠以缙服，皆不着，不畏寒暑，昼夜不卧。恒服细石子，一吞数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树诸神见异形试之，初无惧色。

季龙时从西平来，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弥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到邺，季龙令佛图澄与语，不能屈也。初止邺城西沙门法琳祠中，后徙临漳昭德寺。于房内造重阁，高八九尺，于上编菅为禅室，常坐其中。季龙资给甚厚，道开皆以施人。人或来咨问者，道开都不答。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梧子，药有松蜜姜桂茯苓之气，时复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疗目疾，就疗者颇验。视其行动，状若有神。佛图澄曰：“此道士观

国兴衰，若去者，当有大乱。”及季龙末，道开南渡许昌，寻而邺中大乱。

升平三年至京师，后至南海，入罗浮山，独处茅茨，萧然物外。年百馀岁，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陈郡袁弘为南郡太守，与弟颖叔及沙门支法防共登罗浮山，至石室口，见道开形骸如生，香火瓦器犹存。弘曰：“法师业行殊群，正当如蝉蜕耳。”乃为之赞云。同上。

宜阳公素和明。《广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三

前燕录一

慕容廆

慕容廆，字奕落瓌，昌黎棘城鲜卑人也。昔高辛氏游于海滨，留少子圻越以（君）〔居〕一作君北夷，邑于紫濛之野，世居辽左，号曰东胡。其后雄昌与匈奴争盛，控弦之士二十馀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西汉之际，为西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山为号也。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落入居辽西，从司马宣王讨公孙渊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一作见燕代少年多冠步摇冠，跋意甚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为慕容，遂以慕容为氏焉。祖木延，左贤王，从毋丘俭征高丽有功，加号大都督。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勋，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变胡风，遵循华俗。白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姓。此段亦见《广韵》及《御览》四十五与六百八十四。

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杰有大度。晋安北将军张华雅有知人之鉴，廆童丱时往谒之，华一见叹异。二字一作奇之，谓廆曰：“君后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也。”因以所服冠簪遗之，以结殷勤而别。此节亦见《御览》四百四十四。涉归卒，弟耐篡立，将谋杀廆，廆亡潜于辽东徐郁家以避祸。太康五年，国人杀

耐，迎魔立之。初，涉归有憾于宇文鲜卑，魔将修先君之怨，表请讨之。武帝弗许。魔怒，入寇辽西，杀略甚众。帝遣幽州诸军讨魔，战于肥如，魔众大败。自后复掠昌黎，每岁不绝。又率众东伐扶馀，扶馀王依虑自杀，魔夷其国城，驱万余人而归。东夷校尉何龕遣督护贾沈将迎立依虑之子为王，魔遣其将孙丁率骑邀之。沈力战斩丁，遂复扶馀之国。魔谋于其众曰：“吾先公以来，世奉中国，且华裔理殊，强弱固别，岂能与晋竞乎？何为不和以害吾百姓邪！”乃遣使来降。帝嘉之，拜为鲜卑都督。魔致敬于东夷府，巾衣诣门，抗士大夫之礼。何龕严兵引见，魔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魔曰：“主人不以礼，宾复何为哉！”龕闻而惭之，弥加敬惮。时东胡宇文鲜卑段部以魔威德日广，惧有吞并之计，因为寇掠，往来不绝。魔卑辞厚币以抚之。

太康十年，魔又迁于徒河之青山。魔以大棘城即颍项之墟也，元康四年定都大棘城，所谓紫魔之邑也。乃教以农桑，法制同于上国。永宁中，燕垂大水，魔开仓振给，幽方获济。天子闻而嘉之，褒赐命服。大安初，宇文莫圭遣弟屈云寇边城，云别帅大素延攻掠诸郡，魔亲击败之。素延怒，率众十万围棘城，众咸惧，人无距志。魔曰：“素延虽犬羊蚁聚，然军无法制，已在吾计中矣。诸军但为力战，无所忧也。”乃躬贯甲冑，驰出击之，素延大败，追奔百里，俘斩万余人。永嘉初，魔自称鲜卑大单于。辽东太守庞本以私憾杀东夷校尉李臻，附塞鲜卑素连、木津等，托为臻报仇，实欲因而为乱，遂攻陷诸县，杀掠士庶。太守袁谦频战失利，校尉封释惧而请和。连岁寇掠，百姓失业，流亡归附者日月相继。魔子翰言于魔曰：“求诸侯莫如勤王，自古有为之君靡不杖此以成事业者也。今连、泽跋扈，王师覆败，苍生屠

脍，岂甚此乎！竖子外以庞本为名，内实幸而为寇。封使君以诛本请和，而毒害滋深。辽东倾没，垂已二周，中原兵乱，州师屡败，勤王杖义，今其时也。单于宜明九伐之威，救倒悬之命，数连、津之罪，合义兵以诛之。上则兴复辽邦，下则并吞二部，忠义彰于本朝，私利归于我国，此则鸿渐之始也，终可以得志于诸侯。”魔从之。是日率骑讨连、津，大败斩之，二部悉降，徙之棘城，立辽东郡而归。

怀帝蒙尘于平阳。永嘉六年，王沈子浚承制，以魔为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前锋大都督、大单于，魔皆让不受。建兴中，愍帝遣使拜魔镇军将军、昌黎辽东二郡公。建武初，元帝承制，拜魔假节、散骑常侍、都督辽左杂夷流人诸军事、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魔让而不受。征虏将军鲁昌说魔曰：“今两京倾没，天子蒙尘，琅邪承制江东，实人命所系。明公雄据海朔，跨总一方，而诸部犹怙众称兵，未遵道化者，盖以官非王命，又自以为强。今宜通使琅邪，劝承大统，然后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谁敢不从！”魔善之，乃遣其长史王济浮海劝进。及帝即尊位，遣谒者陶辽重申前命，授魔将军、单于，魔固辞公封。

时二京倾覆，幽、冀沦陷，魔刑政修明，虚怀引纳，流亡士庶多襁负归之。魔乃立郡以统流人，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邱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于是擢一作推举贤才，官方授任，委以庶政，以河东裴嶷、代郡鲁昌、北平杨耽为谋主，北海逢羨、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奕、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宿德清望请为宾友，平原刘赞儒学该通，引为东庠祭酒，

其世子皝率国胄束脩受业焉。刘赞，字彦真，平原人也，经学博通，为世纯儒，贞清非礼不动，慕容廆重其德学，使太子晃师事之。依《初学记》十八、《御览》四百四引补。廆览政之暇，亲临听之，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时平州刺史东夷校尉崔毖，自以南州士望，意存怀集，而流亡者莫有赴之，毖意廆拘留，乃阴结高句骊，及宇文段国等，谋灭廆以分其地。太兴初，三国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虚说，邀一时之利，乌合而来耳。既无统一，莫相归服，吾今破之必矣。然彼军初合，其锋甚锐，幸我速战。若逆击之，落其计矣。靖以待之，必怀疑贰，迭相猜防。一则疑吾与毖譎而覆之，二则自疑三国之中与吾有韩魏之谋者，待其人情阻惑，然后取之必矣。”于是三国攻棘城，廆闭门不战，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于众曰：“崔毖昨有使至。”于是二国果疑宇文同于廆也，引兵而归。宇文悉独官曰：“二国虽归，吾当独兼其国，何用人乎！”尽众逼城，连营三十里。廆简锐士配皝，推锋于前；翰领精骑为奇兵，从傍出，直冲其营；廆方阵而进。悉独官自恃其众，不设备，见廆军之至，方率兵距之。前锋始交，翰已入其营，纵火焚之，其众皆震扰，不知所为，遂大败，悉独官仅以身免，尽俘其众。于其营候获皇帝玉玺二纽，遣长史裴疑送于建邺。崔毖惧廆之仇己也，使兄子焘伪贺廆。会三国使亦至请和，曰：“非我本意也，崔平州教我耳。”廆将焘示以攻围之处，临之以兵，曰：“汝叔父教三国灭我，何以诈来贺我乎？”焘惧，首服。廆乃遣焘归说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以兵随之。毖与数十骑弃家室奔于高句丽，廆悉降其众，徙焘及高瞻等于棘城，待以宾礼。明年，高句丽寇辽东，廆遣众击败之。高丽王乙弗利六字见《广韵》。求盟，乃还。

太兴三年，裴嶷至自建邺，帝遣使者拜魔监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太兴四年，晋遣谒者拜魔使持节、都督幽、平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段末波初统其国，而不修备，魔遣毳裘袭之，入令支，收其名马宝物而还。石勒遣使通和，魔距之，送其使于建邺。勒怒，遣宇文乞得龟击魔，魔遣毳裘距之。以裴嶷为右部都督，率索头为右翼，命其少子仁自平郭趣伯林为左翼，攻乞得龟，克之，悉虏其众。乘胜拔其国城，收其资用亿计，徙其人数万户以归。先是，海出大龟，枯死于平墩，辽东送之，侍郎王宏以为宇文乞得龟，灭亡之征也。此节依《御览》九百三十一引补。成帝即位，咸和元年加魔侍中，位特进。咸和五年，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受。

魔尝从容言曰：“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乃著《家令》数千言以申其旨。遣使与太尉陶侃笺曰：

明公使君轂下：振德曜威，抚宁方夏，劳心文武，士马无恙，钦高仰止，注情弥久。王途险远，隔以燕越，每瞻江湄，延首遐外。天降艰难，祸害屡臻，旧都奄为虏庭，使皇舆迁幸，假势吴楚。大晋启基，祚流万世，天命未改，玄象著明，是以义烈之士深怀愤踊。猥以功薄，受国殊宠，上不能扫除群羯，下不能身赴国难，仍纵贼臣，屡逼京辇。王敦唱祸于前，苏峻肆毒于后，幽暴过于董卓，恶逆甚于傕汜，普天率土，谁不同忿！深怪文武之士，过荷朝荣，不能灭中原之寇，刷天下之耻。

君侯植根江阳，发曜荆衡，杖叶公之权，有包胥之志，而令白公、伍员殆得极其暴，窃为丘明耻之。区区楚国子重之徒，犹耻君弱、群臣不及先大夫，厉己戒众，以服陈、郑；越之种蠡，尚能弼佐勾践，取威黄池；况今吴土英贤比肩，而不辅翼圣主，陵江北伐。以义声之直，讨逆暴之羯，檄命旧都之士，招怀有本之人，岂不若因风振落，顿坂走轮哉！且孙氏之初，以长沙之众摧破董卓，志匡汉室。虽中遇寇害，雅志不遂，原其诚心，乃忽身命。及权据扬、越，外杖周、张，内冯顾、陆，距魏赤壁，克取襄阳。自兹以降，世主相袭，咸能侵逼徐、豫，令魏朝旰食。不知今之江表为贤俊匿智，藏其勇略邪？将吕蒙、凌统高踪旷世哉？况今凶羯虐暴，中州人士逼迫势促，其颠沛之危，甚于累卵。假号之强，众心所去，敌有衅矣，易可震荡。王朗、袁术虽自诈伪，皆基浅根微，祸不旋踵，此皆君侯之所闻见者矣。

王司徒清虚寡欲，善于全己，昔曹参亦崇此道，著画一之称也。庾公居元舅之尊，处申伯之任，超然高蹈明智之权。魔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憾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兗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魔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由自发故也。故远陈写，言不宣尽。

魔使者遭风没海。其后魔更写前笺，并赍其东夷校尉封抽、行辽东相韩矫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曰：

自古有国有家，鲜不极盛而衰。自大晋龙兴，克平嶠、会，神武之略，迈踪前史。惠皇之末，后党构难，祸结京畿，衅成公

族，遂使羯寇乘虚，倾覆诸夏，旧都沦灭，山陵毁掘，人神悲悼，幽明发愤。昔猃狁之强，匈奴之盛，未有如今日羯寇之暴，跨蹠华裔，盗称尊号者也。

天祚有晋，挺授英杰。车骑将军慕容廆自弱冠莅国，忠于王室，明允恭肃，志在立勋。属海内分崩，皇舆迁幸，元皇中兴，初唱大业，肃祖继统，荡平江外。廆虽限以山海，隔以羯寇，翘首引领，系心京师，常假寤寐，忧国忘身。贡篚相寻，连舟载路，戎不税驾，动成义举。今羯寇滔天，怙其丑类，树基赵魏，跨略燕齐。廆虽率义众，诛讨大逆，然管仲相齐，犹曰宠不足以御下，况廆辅翼王室，有匡霸之功，而位卑爵轻，九命未加，非所以宠异藩翰，敦奖殊勋者也。

方今诏命隔绝，王路险远，贡使往来，动弥年载。今燕之旧壤，北周沙漠，东尽乐浪，西暨代山，南极冀方，而悉为虏庭，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化，廆得祇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而廆固执谦光，守节弥高，每诏所加，让动积年，非将佐等所能敦逼。今区区所陈，不欲苟相崇重，而愚情至心，实为国计。

侃报抽等书，其略曰：“车骑将军忧国忘身，贡篚载路，羯贼求和，执使送之，西讨段国，北伐塞外，远绥索头，荒服款献。惟北部未宾，屡遣征伐。又知东方官号，高下齐班，进无统摄之权，退无等差之降，欲进车骑为燕王，一二具之。夫功成进爵，古之成制也。车骑虽不能为官摧勒，然忠义竭诚。今腾笺上听，可不迟速，当任天台也。”朝议未定。廆卒，乃止。咸和八年夏

五月，庑薨于文德殿，时年六十五，在位四十九年。葬于青山。晋遣使者策赠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襄公。皝为燕王，追谥武宣王。及俊僭号，一作称尊。追尊武宣皇帝，庙号高祖。

裴 嶷

裴嶷，字文翼，河东闻喜人也。父昶，司隶校尉。嶷清方有干略，累迁至中书侍郎，转给事黄门郎，荥阳太守。属天下乱，嶷兄武先为玄菟太守，嶷遂求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征，乃将武子开送丧俱南。即达辽西，道路梗塞，乃与开投庑。时诸流寓之士，见庑草创，并怀去就。嶷首定名分，为群士启行。庑甚悦，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及悉独官寇逼城下，外内骚动，庑问策于嶷，嶷曰：“悉独官虽拥大众，军无号令，众无部阵，若简精兵乘其无备，则成擒耳。”庑从之，遂陷寇营。庑威德于此甚振，将遣使献捷于建邺，妙简行人，令嶷将命。

初，朝廷以庑僻在荒远，犹以边裔之豪处之。嶷既使至，盛言庑威略，又知四海英贤并为其用，举朝改观焉。嶷将还，帝试留嶷以观之，嶷辞曰：“臣世荷朝恩，濯纓华省，因事远寄，投迹荒遐。今遭开泰，得睹朝廷，复赐恩诏，即留京辇，于臣之私，诚为厚幸。顾以皇居播迁，山陵幽辱，慕容龙骧将军越在遐表，乃心王室，慷慨之诚，义感天地，方扫平中壤，奉迎皇舆，故遣使臣，万里表诚。今若留臣，必谓国家遗其僻陋，孤其丹心，使怀义懈怠。是以微臣区区亡身为国，贪还反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还。庑后谓群僚曰：“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

此，岂非天以授孤也。”出为辽东相，转为乐浪太守。

高 瞻

高瞻，字子前，渤海蓍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元熙中，调补尚书郎。属永嘉之乱，还乡里，乃与父老议曰：“今皇纲不振，兵革云扰，此郡沃壤，冯固河海，若兵荒岁俭，必为寇庭，非谓图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蓟，据燕代之资，兵强国富，可以托也。诸君以为何如？”众咸善之。乃与叔父隐率数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无恒，乃依崔毖，随毖如辽东。毖之与三国谋伐魔也，瞻固谏以为不可，毖不从。及毖奔败，瞻随众降于魔。魔署为将军，瞻称疾不起。魔敬其姿器，数临候之，抚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馀也。今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侔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君中州大族，冠冕之余，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岂以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辞疾笃，魔深不平之。瞻又与宋该有隙，该阴劝魔除之。瞻闻其言，弥不自安，遂以忧死。次子商别有传。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四

前燕录二

慕容皝

慕容皝，字元真，廆第三一作二子也。小字万年。龙颜版齿，身长七尺八寸。雄毅善权略，博学多才艺。此句一作尚经学，善天文。廆为辽东公，立为世子。晋建武元年，拜为冠军一作振武将军。永昌初，拜左贤王，封平望侯，率众征讨，累有功。太宁末，拜平北将军，进封朝鲜公。廆卒，咸和八年六月即辽公位，以平北将军行平州刺史，督摄部内。寻而宇文乞得龟为其别部逸豆归所逐，奔死于外，皝率骑讨之，逸豆归惧而请和，遂筑榆阴、安晋二城而还。初，皝庶兄建威翰骁武有雄才，素为皝所忌，母弟征虓仁、广武昭并有宠于廆，皝亦不平之。及廆卒，并惧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辽，仁劝昭举兵废皝。皝杀昭，遣使按检仁之虚实，遇仁于险渎。仁知事发，杀皝使，东归平郭。皝遣其弟建武幼、司马佟焘等讨之，仁尽众距战，幼等大败，皆没于仁。襄平令王冰、将军孙机以辽东叛于皝，东夷校尉封抽、护军乙逸、辽东相韩矫、玄菟太守高诩等弃城奔还。仁于是尽有辽左之地，自称车骑将军、平州刺史、辽东公。宇文归、段辽及鲜卑诸部并为之援。

甲午。皝元年，咸和九年。皝遣其司马封奕攻鲜卑木堤于白狼，

扬威淑虞攻乌丸悉罗侯于平朔，皆斩之。材官刘佩攻乙连，不克。段辽遂寇徒河，黠将张萌逆击，败之。辽弟兰与翰寇柳城，都尉石琮击败之。旬馀，兰、翰复围柳城，黠遣宁远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黠戒汗曰：“贼众气锐，难与争锋，宜顾万全，慎勿轻进，必须兵集阵整，然后击之。”汗性骁锐，遣千馀骑为前锋而进，封奕止之，汗不从，为兰所败，死者大半。兰复攻柳城，为飞梯、地道，围守二旬，石琮躬勒将士出击，败之，斩首千五百级，兰乃遁归。八月，成帝遣谒者徐孟、闾丘幸等持节拜黠镇军大将军、平州刺史、大单于、辽东公，持节、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故事。黠自征辽东，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刘程以城降，新昌人张衡执县宰以降。于是斩仁所置守宰，分徙辽东大姓于棘城，置和阳、武次、西乐三县而归。

乙未。黠二原误三年，咸康元年。七月，立子俊为世子，遣封奕袭宇文别部涉奕于，大获而还。涉奕于追战于浑水，又败之。

丙申。三年，黠将乘海讨其弟仁，袭其不意，群下咸谏，以为凌道危阻，宜从陆路。黠曰：“旧海水无凌，自仁反以来，三冻皆成。昔汉光武因滹沱之冰以济大业，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克之乎！吾计决矣，有沮谋者斩。”二月，黠亲率三军，从昌黎践凌而进。仁不虞黠之至也，军去平郭七里，候骑乃告，仁狼狈出战，黠擒仁，赐死。此段亦见《御览》六十。立藉田于朝阳门东，置官司以主之。段辽遣其将李咏夜袭武兴，遇雨，引还，都尉张萌追击，擒咏。段兰拥众数万屯于曲水亭，将攻柳城，宇文归入寇安晋，为兰声援。黠以步骑五万击之，师次柳城，兰、归皆遁。遣封奕率轻骑追击，败之，收其军实，馆谷二旬而还。谓诸将曰：“二虜耻无功而归，必复重至，宜于柳城左右设伏以待之。”遣封奕率

骑潜于马兜山诸道。俄而辽骑果至，奕夹击，大败之，斩其将荣保。遣兼长史刘斌、郎中令阳景送徐孟等归于京师。使其世子俊伐段辽诸城，封奕攻宇文别部，皆大捷而归。立纳谏之木，以开说言之路。

丁酉。四年，晋咸康三年。徙昌黎郡，筑好城于乙连东，使将军兰勃戍之，以逼乙连。又城曲水，以为勃援。乙连饥甚，段辽输之粟，兰勃要击，获之。辽遣将屈云攻兴国，与皝将慕容遵大战于五官水上，云败，斩之，尽俘其众。以左司马封奕为左长史。九月，奕等以皝任重位轻，宜称燕王，于是上议，皝以咸康三年十月僭即燕王位于文德殿，大赦其境内。改备群司，以封奕为相国，韩寿为司马，裴开、阳骛、王宇、李洪、杜群、宋该、刘瞻、石琮、皇甫真、阳协、宋晃、平熙、张泓等并为列卿将帅。起文昌庙，乘金根车，驾六马，出入称警蹕。追尊先公为武宣王，先妣为王后，立其妻夫人段氏为王后，世子俊为太子，皆如魏武、晋文辅政故事。是岁，棘城黑石谷有大石自立而行，皝以段辽屡为边患，遣将军宋回称藩于石季龙，请师讨辽。

戊戌。五年，季龙总众而至。皝率诸军攻辽令支以北诸城，辽遣其将段兰来距，大战，败之，斩级数千，掠五千馀户而归。季龙至徐无，辽奔密云山。季龙进入令支，怒皝之不会师也，进军击之，至于棘城，戎卒数十万，四面进攻，郡县诸部叛应季龙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馀，左右劝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骑二千，晨出击之。季龙诸军惊扰，弃甲而遁。恪乘胜追之，斩获三万馀级，筑戍凡城而还。段辽遣使诈降于季龙，请兵应接。季龙遣其将麻秋率众迎辽，恪伏精骑七千于密云山，大败之，获其司马阳裕、将军鲜于亮，拥段辽及

其部众以归。帝又遣使进皝为征北大将军、幽州牧，领平州刺史，加散骑常侍，增邑万户，持节、都督、单于、公如故。

己亥。六年，皝前军帅慕容评败季龙将石成等于辽西，斩其将呼延晃、张支，掠千馀户以归。段辽谋叛，皝诛之。季龙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进陷广城。其年，皝伐高句丽王钊，乞盟而还。

庚子。七年，钊遣其世子朝于皝。初，段辽之败也，建威翰奔于宇文归，自以威名夙振，终不保全，乃阳狂恣酒，被发歌呼。归信而不禁。故得周游自任，至于山川形便，攻战要路，莫不练之。皝遣商人王车阴使蔡翰，翰见车无言，抚膺而已。车还以白，皝曰：“翰欲来也。”乃遣车遗翰弓矢。翰乃窃归骏马，携其二子而还。皝虽称燕王，未有朝命，乃遣其长史刘祥献捷京师，兼言权假之意，并请大举讨平中原。又闻庾亮薨，弟冰、翼继为将相，乃表曰：

臣究观前代昏明之主，若能亲贤并建，则政致升平；若亲党后族，必有倾辱之祸。是以周之申伯号称贤舅，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权。降及秦昭，足为令主，委信二舅，几至乱国。逮于汉武，推重田蚡，万机之要，无不决之。及蚡死后，切齿追恨。成帝暗弱，不能自立，内惑艳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览斯事，孰不痛惋！设使舅氏贤若穰侯、王凤，则但闻有二臣，不闻有二主。若其不才，则有窦宪、梁冀之祸。凡此成败，亦既然矣。苟能易轨，可无覆坠。

陛下命世天挺，当隆晋道，而遭国多难，殷忧备婴，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实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势业之重，执政裁下，轻侮边将，故令苏峻、祖约不胜其忿，遂至败国。

至令太后发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灵，人神无助，豺狼之心当可极邪！前事不忘，后事之表，而中书监、左将军冰等内执枢机，外拥上将，昆弟并列，人臣莫畴。陛下深敦渭阳，冰等自宜引领。臣常谓世主若欲崇显舅氏，何不封以藩国，丰其禄赐，限其势利，使上无偏优，下无私论。如此，荣辱何从而生！噂噍何辞而起！往者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尚致世变，况今居之者素无闻焉！且人情易惑，难以户告，纵令陛下无私于彼，天下之人谁谓不私乎！臣与冰等名位殊班，出处悬邈，又国之戚昵，理应降悦，以适事会。臣独矫抗此言者，上为陛下，退为冰计，疾苟容之臣，坐鉴得失。颠而不扶，焉用彼相！昔徐福陈霍氏之戒，宣帝不从，至令忠臣更为逆族，良由察之不审，防之无渐。臣今所陈，可谓防渐矣。但恐陛下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计，事过之日，更处焦烂之后耳。昔王章、刘向每上封事，未尝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死或刑。谷永、张禹依违不对，故容身苟免，取讥于世。臣被发殊俗，位为上将，夙夜惟忧，罔知所报，惟知外殄寇仇，内尽忠规，陈力输诚，以答国恩。臣若不言，谁当言者！

又与冰书曰：

君以椒房之亲，舅氏之昵，总据枢机，出内王命，兼拥列将州司之位，昆弟网罗，显布畿甸。自秦汉以来，隆赫之极，岂有若此者乎！以吾观之，若功就事举，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将不免梁、窦之迹矣。每睹史传，未尝不宠恣母族，使执权乱朝，先有殊世之荣，寻有负乘之累，所谓爱之适足以害。吾常忿历代之主，不尽防萌终宠之术，何不业以一土之封，令藩国相承，如周之齐、陈？如此则永保南面之尊，复何黜辱之忧乎！窦武、何进，好善虚己，贤士归心，虽为阍竖所危，天下嗟痛，犹

有能履以不骄，图国忘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悬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仇之憾，宁得安枕逍遥，雅谈卒岁邪！吾虽寡德，过蒙先帝列将之授，以数郡之人，尚欲并吞强虏，是以自顷迄今，交锋接刃，一时务农，三时用武，而犹师徒不顿，仓有馀粟，敌人日畏，我境日广，况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势，岂可同年而语哉！

冰见表及书甚惧，以其绝远，非所能制，遂与何充等奏听黠称燕王。此段《载记》原在前。按：此事自在庾亮死后，故移于此。

黠将图石氏，从容谓诸将曰：“石季龙自以安乐诸城守防严重，蓟城南北必不设备，今若诡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尽可破也。”于是率骑二万出嶰嶰塞，长驱至于蓟城，进渡武遂津，入于高阳，所过焚烧积聚，掠徙幽冀三万余户。

辛丑。八年，晋咸康七年。黠以柳城之北、龙山之南，所谓福德之地也，使阳裕、唐柱等可营制规模，筑龙城，构宫室宗庙，改柳城为龙城县。此节亦见《御览》百六十二。七月，晋成帝使兼大鸿胪郭希一作恡。持节拜黠侍中、大都督河北诸军事、大将军、燕王，其餘官皆如故。封诸功臣百余人。

壬寅。九年，晋咸康八年，原误七年。黠迁都龙城。率劲卒四万，入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丽，又使翰及子垂为前锋，遣长史王宇等勒众万五千，从北道而进。高句丽王钊谓黠军之从北路也，乃使其弟武统精锐五万距北道，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与钊战于木底，大败之，乘胜遂入丸都，钊单马而遁。黠掘钊父乙弗利乙弗二字，依《广韵》引补墓，载其尸并其母妻珍宝，掠男女五万余口，焚其宫室，毁丸都而归。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五

前燕录三

慕容皝

癸卯。十年，晋康帝建元元年。钊遣使称臣于皝，贡其方物，乃归其父尸。宇文归遣其相国莫浅浑伐皝，诸将请战，皝不许。浑以皝为憚之，荒酒纵猎，不复设备。皝曰：“浑奢怠已甚，今则可一战矣。”遣翰率骑击之，浑大败，仅以身免，尽俘其众。皝躬巡郡县，勤课农桑，起龙城宫阙。

甲辰。十一年，又率骑二万亲伐宇文归，以翰及垂为前锋。归使其骁将〔浅〕〔涉〕突于尽众距翰，皝驰遣谓翰曰：“突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虏势骄，然后取也。”翰曰：“归之精锐尽于此，今若克之，则归可不劳兵而灭。突于徒有虚名，其实易与耳，不宜纵敌挫吾锐气。”于是前战，斩突于，尽俘其众，归远遁漠北。皝开地千馀里，徙其部人五万馀落于昌黎，改涉于城为威德城。行饮至之礼，论功行赏各有差。

乙巳。十二年，以牧牛给贫家，田于苑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无地者，亦田苑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皝记室参军封裕谏曰：

臣闻圣王之宰国也，薄赋而藏于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税之，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使家给人足。虽水旱而不为

灾者，何也？高选农官，务尽劝课，人治周田百亩，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显之赏，惰农者有不齿之罚。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称须，人不虚位，度岁入多少，裁而禄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仓，三年之耕，馀一年之粟。以斯而积，公用于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虽务农之令屡发，二千石令长莫有志勤在公、锐尽地利者。故汉祖知其如此，以垦田不实，征杀二千石以十数，是以明章之际，号次升平。

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殍，相继沟壑。先王以神武圣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奸，德以怀远，故九州之人，塞表殊类，襁负万里，若赤子之归慈父，流人之多旧土，十倍有馀，人殷地狭，故无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圣之资，克广先业，南摧强赵，东灭句丽，开境三千，户增十万，继武阐广之功，有高西伯。宜省诸苑，以业流人。人至而无资产者，赐之以牧牛。人既殿下之人，牛岂失乎！善藏者藏于百姓，若斯而已矣。迨者深副乐土之望，中国之人皆将壶飧奉迎，石季龙谁与居乎！且魏晋道消之世，犹削百姓不至于七八，特官给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与官中分，百姓安之，人皆悦乐。臣犹曰非明主之道，而况增乎！且水旱之厄，尧汤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沟洫，循郑白、西门、史起溉灌之法，旱则决沟为雨，水则入于沟渎，上无《云汉》之忧，下无昏垫之患。

句丽、百济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势所徙，非如中国慕义而至，咸有思归之心。今户垂十万，狭凑都城，恐方为国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属，徙于西境诸城，抚之以恩，检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国之虚实。今中原未平，资畜宜广，官司猥

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岁受其饥。必取于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数万，损亦如之，安可以家给人足，治致升平！殿下览古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于斯。其有经略出世，才称时求者，自可随须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蚕而衣，亦天之道也。

殿下圣世宽明，思言若渴，故人尽刍蕘，有犯无隐。前者参军王宪、大夫刘明并竭忠献款，以贡至言，虽颇有逆鳞，意在无责。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于法，殿下慈弘苞纳，恕其大辟，犹削黜禁锢，不齿于朝。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纳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谏臣而求直言，亦犹北行诣越，岂有得邪！右长史宋该等阿媚苟容，轻劾谏士，已无骨鲠，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

四业者国之所资，教学者有国盛事。习战务农，尤其本也。百工商贾，犹其末耳。宜量军国所需，置其员数，已外归之于农，教之战法，学者三年无成，亦宜还之于农，岂可徒充大员，以塞聪俊之路。

臣之所言当也，愿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从善如流，罚恶不淹。王宪、刘明，忠臣也，愿宥忤鳞之愆，收其药石之效。

魏主乃令曰：“览封记室之谏，孤实惧焉。君以黎元为国，黎元以谷为命。然则农者，国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长不遵孟春之令，惰农勿劝，宜以尤不开辟者措之刑法，肃厉属城。主者明详推检，具状以闻。苑囿悉可罢之，以给百姓无田业者。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若私有余力，乐取官牛垦官田者，其依魏晋旧法。沟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务尽水

陆之势。中州未平，兵难不息，勋诚既多，官僚不可以减也。待克平凶丑，徐更议之。百工商贾数，四佐与列将速定大员，余者还农。学生不任训教者，亦除员录。夫人臣关言于人主，至难也，妖妄不经之事皆应荡然不问，择其善者而从之。王宪、刘明虽其罪应禁黜，亦犹孤之无大量也。可悉复本官，仍居谏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体。《诗》不云乎，‘无言不酬’，其赐钱五万，明宣内外，有欲陈孤过者，不拘贵贱，勿有所讳。”

夏四月，黑龙一、白龙一，见于龙山，皝亲率群僚观之，去龙二百馀步，祭之以太牢。二龙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悦，还宫殿，赦其境内，号新宫曰和龙，立龙翔佛寺于山上此节亦见。《御览》九百二十九。赐其大臣子弟为宫学生者号高门生，立东庠于旧宫，以行乡射之礼，每月临观，考试优劣。皝雅好文籍，勤于讲授，学徒甚盛，至千馀人。亲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诫》十五篇，并以教胄子。慕容恪攻高句丽南苏，克之，置戍而还。

丙午。十三年，晋永和二年，《载记》误作三年。遣其世子俊与恪率骑万七千东袭夫馀，克之，虏其王及部众五万馀口以还。

丁未。十四年，皝亲临东庠考试学生，其通经秀异者，擢充近侍。十月，飧群僚于承乾殿，右长史宋谚当作该性贪，赐布百疋，令自负而归，以愧其心。以久旱，丐百姓田租。罢成周、冀阳、营邱等郡。以渤海人为兴集县，河间人为宁邱县，广平、魏郡人为兴平县，东莱、北海人为育黎县，吴人为吴县，悉隶燕国。辽东内史宋该举侍郎韩偏为孝廉，皝下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贡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临讨，凭城丑詈，此则勃逆之甚，奈何举之？剖符朝臣，何所取信！该下吏可正

四岁刑，偏行财祈进，亏乱王典，可免官，禁锢终身。”《御览》六百五十一。

戊申。十五年，皝尝畋于西鄙，将济河，见一父老，服朱衣，乘白马，举手麾皝曰：“此非猎所，王其还也。”秘之不言，遂济河，连日大获。八月，皝因见白兔，驰射之，马倒被伤，乃说所见。辇而还宫，引太子俊属以后事。谓曰：“今中原未平，方须经建大事，委贤任哲，此其时也。恪智勇兼济，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以永和四年九月薨于承乾殿，在位十五年，时年五十二。冬十月，葬龙山，谥文明王。俊僭号，追尊曰文明皇帝，庙号太祖，陵曰龙平。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廆之庶长子也。性雄豪，多权略，猿臂工射，膂力过人。廆甚奇之，委以折冲之任。行师征伐，所在有功，威声大振，为远近所惮。作镇辽东，高句丽不敢为寇。善抚接，爱儒学，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乐而从之。及奔段辽，深为辽所敬爱。柳城之败，段兰欲乘胜深入，翰虑成本国之害，诡说于兰，兰遂不进。后石季龙征辽，皝亲将三军略令支以北，辽议欲追之，翰知皝躬自总戎，战必克胜，乃谓辽曰：“今石氏向至，方对大敌，不宜复以小小为事。燕王自来，士马精锐。兵者凶器，战有危虑，若其失利，何以南御乎！”兰怒曰：“吾前听卿诳说，致成今患，不复入卿计中矣。”乃率众追皝，兰果大败。翰处仇国，因事立忠，皆此类也。及辽奔走，翰又北投宇文归。既而奔还本国，归乃遣劲骑百馀追之。翰谓追者曰：“吾既思恋而归，

理无反面。吾之弧矢，汝曹知否，无为相逼，自取死也。吾处汝国久矣，誓不杀汝。可百步竖刀，吾射中者，汝宜便返；不中者，可来前也。”诸骑解刀竖之，翰一发便中刀钁，追骑乃散。此篇亦见《御览》七百四十四。既至，皝甚加恩礼。建元二年，从皝讨宇文归，临阵为流矢所中，卧病积时。后疾渐愈，于其家中偶骑马自试，或有人告翰私习骑，疑为非常。皝素忌之，遂赐死焉。翰临死谓使者曰：“翰怀疑外奔，罪不容诛，不能以骸骨委贼庭，故归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据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克心自誓，志吞丑虏，上成先王遗旨，下谢山海之责。不图此心不遂，没有馀憾，命也奈何！”遂仰药而死。

阳 裕

阳裕，字士伦，右北平无终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单茆独立，虽宗族无能识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儿非惟吾门之标秀，乃佐时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为主簿。王浚领州，转治中从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既克蓟城，问枣嵩曰：“幽州人士，谁最可者？”嵩曰：“燕国刘翰，德素长者。北平阳裕，干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为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服潜遁。时鲜卑单于段疾陆眷为晋骠骑大将军、辽西公，雅好人物，虚心延裕。裕谓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圣贤尚如此，况吾曹乎！眷今召我，岂徒然哉！”泮曰：“今华夏分崩，九州幅裂，轨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

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寿几何？古人以为白驹之叹。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荫后，况国相乎！卿追踪伊、孔，抑亦知机其神也。”裕乃应之。拜郎中令、中军将军，处上卿位。历事段氏五主，甚见尊重。

段辽与皝相攻，裕谏曰：“臣闻亲仁善邻，国之宝也。慕容与国世为婚姻，且皝令德之主，不宜连兵构怨，凋残百姓。臣恐祸害之兴，将由于此。愿两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国家有泰山之安，苍生蒙息肩之惠。”辽不从。出为燕郡太守。石季龙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平太守，征为尚书左丞。段辽之请迎于季龙也，裕以左丞相相字疑衍。领征东麻秋司马。秋败，裕为军人所执，将诣皝。皝素闻裕名，即命释其囚，拜郎中令，迁大将军左司马。东破高句丽，北灭宇文归，皆豫其谋，皝甚器重之。及迁都和龙，裕雅有巧思，皝所制城池宫阁，皆裕之规模。裕虽仕皝日近，宠秩在旧人之有，性谦恭清俭，刚简慈笃，虽历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羁绝者，莫不经营收葬，存恤孤遗，士无贤不肖皆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阳卢谌每称之曰：“吾及晋之清平，历观朝士多矣，忠清简毅，笃信义烈，如阳士伦者，实亦未几。”及死，皝甚悼之，时年六十一。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六

前燕录四

慕容俊

慕容俊，字宣英，皝之第二子也。小字贺赖跋，十三月而生，有神光之异。初，魔常言：“吾积福累仁，子孙当有中原。”既而生俊，魔曰：“此儿骨相不恒，吾家得之矣。”及长，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魁伟，博观图书，有文章干略。善属文，雅长辞赋，至于器物车室，皆著铭赞，以为劝戒。皝之八年，晋遣使者拜皝为燕王，拜俊为假节安北将军、东夷校尉、左贤王、燕王世子。十一年，进拜使持节镇东将军。十五年，永和四年。皝薨，僭即燕王位，赦其境内。

己酉。元年晋永和五年。春正月，依春秋列国故事称元年。是时石季龙死。五月，闻赵魏大乱，乃严兵将为进取之计。此事亦见《通鉴考异》。以慕容恪为辅国将军，慕容评为辅弼将军，阳骛为辅义将军，慕容垂为前锋都督、建锋将军，简精卒二十馀万以待期。七月，晋穆帝使谒者陈沈拜俊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诸军事、幽冀并平四州牧、大将军、大单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魔、皝故事。

庚戌。二年，俊率诸军南伐，出自卢龙，次于无终。石季龙幽州刺史王午弃城走，留其将王他守蓟。俊攻陷其城，斩他，因而

都之。徙广宁、上谷人于徐无，代郡人于凡城而还。

辛亥。三年，冉闵杀石祗，僭称大号，遣其使人常炜聘于俊。俊引之观下，使其记室封裕诘之曰：“冉闵养息常才，负恩篡逆，有何祥应而僭称大号？”炜曰：“天之所兴，其致不同，狼乌纪于三王，麟龙表于汉魏。寡君应天叙历，能无祥乎！且用兵杀罚，哲王盛典，汤武亲行诛放，而仲尼美之。魏武养于宦官，莫知所出，众不盈旅，遂能终成大功。暴胡酷乱，苍生屠脍，寡君奋剑而诛除之，黎元获济，可谓功格皇天，勋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救，云玺在襄国，其言信不？又闻闵铸金为己象，坏而不成，奈何言有天命？”炜曰：“诛胡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此求救之辞耳。天之神玺，实在募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众，或改作万端，以神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类上帝，四海悬诸掌，大业集于身，何所求虑而取信此乎！铸形之事，所未闻也。”俊既锐信举言，又欣于闵铸形之不成也，必欲审之，乃积薪置火于其侧，命裕等以意喻之。炜神色自若，抗言曰：“结发已来，尚不欺庸人，况千乘乎！巧诈虚言以救死者，使臣所不为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右劝俊杀之，俊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此亦人臣常事。”遂赦之。

夏五月，广义将军岷山公黄纸上表，俊曰：“吾名号未异于前，何宜便尔。自今但可白纸称疏。”此节依《初学记》二十一、《御览》六百五引补。秋八月，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评攻王午于鲁口。恪次唐城，冉闵将白同、中山太守侯龁固守不下。恪留其将慕容彪攻之，进讨常山。评次安南，王午遣其将郑生距评。评逆击，斩之，侯龁逾城出降。恪进克中山，斩白同。俊军令严明，诸将

无所犯。闵章武太守贾坚率郡兵邀评战于高城，擒坚于阵，斩首三千馀级。库禄官伟自上党来降。十二月，丁零翟鼠及冉闵将刘准等率其所部降于俊，封鼠归义王，拜准左司马。是岁俊观兵近郊，见甘棠于道周，从者不识，俊曰：“唏，此《诗》所谓‘甘棠于道’。甘者，味之主也；木者，春之行也。五德属仁，五行主土，春以施生，味以养物，色又赤者，言将有赫赫之庆于中土。吾谓国家之盛，此其征也。《传》曰：‘升高能赋，可以为大夫。’群司亦各书其志，吾将览焉。”于是内外臣僚并上《甘棠颂》。此段依《御览》五百八十八引补。

壬子。元玺元年晋永和八年正月，司南车成，俊大悦，告于鄴庙。鲜卑段勤初附于俊，其后复叛，四月，遣辅国恪及相国封奕讨冉闵于安喜，慕容垂讨段勤于绎幕，俊如中山，为二军声势。闵惧，奔于常山，恪追及于派水。闵威名素振，众咸惮之。恪谓诸将曰：“闵师老卒疲，实为难用，加其勇而无谋，一夫之敌耳。虽有甲兵，不足击也。吾今分军为三部，掩用以待之。闵性轻锐，又以吾军势非其敌，必出万死冲吾中军。吾今贯甲厚阵以俟其至，诸军但厉卒，从旁须其战合，夹而击之，蔑不克矣。”此段亦见《御览》二百八十六。战于魏昌廉台，闵师大败，斩首七千馀级，擒闵，送之，斩于龙城。恪参军高开被创而卒，俊召见其弟商。高开，渤海人也。刚毅严重，好学有事干，为范阳太守。闻兄开战没，悲哭欧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俊召见，商泣，谓左右曰：“自古友于之笃，未有如商者也。”拜为昌黎太守，商泣曰：“臣兄亡于此郡，臣故不忍为之。”俊愍而授辽西。《御览》四百八十七。恪屯军滹沱。闵将苏亥遣其将金光率骑数千袭恪，恪逆击，斩之，亥大惧，奔于并州。恪进据常山，段勤惧而请降，遂进

攻邺。闵大将军蒋干，辅闵子智，固守邺城。俊又遣辅弼评等帅骑一万会攻邺。是时鹠巢于俊正阳殿之西椒，生三雏，项上有竖毛；凡城献异鸟，五色成章。俊谓群僚曰：“是何祥也？”咸称：“鹠者，燕鸟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龙兴，冠通天章甫之象也。巢正阳西椒者，言至尊临轩，朝万国征也。三子者，数应三统之验也。神鸟五色，言圣朝将继五行之策以御四海者也。”俊览之大悦。既而蒋干率锐卒五千出城挑战，慕容评等击败之，斩首四千馀级，干单骑还邺。邺北郡县悉降。相国奕等二百一十人劝俊称尊号，俊令曰：“吾本幽漠射猎之乡，被发左衽之俗，历数之策，宁有分邪！卿等苟相褒举，以觐非望，非常之事，实匪寡德之所宜闻也。”慕容恪、封奕讨王午于鲁口，降之。八月，克邺，辅弼评等送闵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钟并乘輿服物及六玺送于中山。

先是，蒋干以传国玺送于建邺，俊欲神其事业，言历运在己，乃诈云闵妻得之以献，赐闵妻号曰“奉玺君”，封冉智为海滨侯，以辅弼评为司州刺史镇邺。十月，辅国恪等五百五人奉皇帝玺。因以永和八年十一月僭即皇帝位于正阳前殿，大赦境内，建元年曰元玺，署置百官。以封奕为太尉，慕容恪为侍中，阳骛为尚书令，皇甫真为尚书左仆射，张希为尚书右仆射，宋恬为中书监，韩恒为中书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豫州刺史张悌，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悌少孤贫，随母长于舅氏，令其牧牛。幼而好学，事母以孝闻。每日必于牧暇采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顾人书。昼则折木叶学书，夜则诵所书者。《御览》六百十一。时晋遣使诣俊，俊谓使者曰：“汝还白汝天子，我承人乏，为中国所推，已为帝矣。”庚午，书曰：追崇祖考，古人之令典。

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初，石季龙使人探策于三字一作采药下华山，得玉板此句亦见《初学记》五，文曰：“岁在申酉，不绝如线；岁在壬子，真人乃见。”及此，燕人咸以俊之应也。改司州为中州，置司隶校尉官。

癸丑。二年正月，立后可足浑氏为皇后，世子晔为皇太子。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历传属，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时，服周之冕，旗帜尚黑，牲牡尚玄。”俊从之。其从行文武、诸藩使人及登号之日者，悉增位三级。涿河之师，守邺之军，下及战士，赐各有差。临阵战亡者，将士加赠二等，士卒复其子孙。殿中旧人皆随才擢叙。晋宁朔将军荣胡以彭城、鲁郡叛降于俊。常山人李犊聚众数千，反于普壁垒，俊遣慕容恪率众讨降之。初，冉闵既败，王午自号安国王。午既死，吕护复袭其号，保于鲁口。恪进讨走之，遣前军悦綰追及于野王，悉降其众。

甲寅。三年，姚襄以梁国降于俊。以慕容评为都督秦雍益梁江扬荆徐兖豫十州河南诸军事，权镇于洛水；慕容强为前锋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缘淮诸军事，进据河南。

乙卯。四年，俊自和龙至蓟城，幽冀之人以为东迁，互相惊扰，所在屯结。其下请讨之，俊曰：“群小以朕东巡，故相惑耳。今朕既至，寻当自定。然不虞之备亦不可不为。”于是令内外戒严。荷生河内太守王会、黎阳太守韩高以郡归俊。晋兰陵太守孙黑、济北太守高柱、建兴太守高（瓮）〔瓮〕，各以郡叛归于俊。初，俊车骑大将军、范阳公刘宁屯据薊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户二千诣蓟归罪，拜后将军。高句丽王钊遣使谢恩，贡其方物。俊以钊为营州诸军事、征东大将军、营州刺史，封乐浪公，王如

故。俊给事黄门侍郎申胤上言曰：

夫名尊礼重，先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汉以萧曹之功，有殊群辟，故剑履上殿，入朝不趋。世无其功，则礼宜阙也。至于东宫，体此为仪，魏晋因循，制不纳舄。今皇储过谦，准同百僚，礼卑逼下，有违朝式。太子有统天之重，而与诸王齐冠远游，非所以辩章贵贱也。祭飧朝庆，宜正服充衣九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长至，太阴数终，黄钟产气，绵微于下，此月闭关息旅，后不省方。《礼记》曰：“是月也，事欲静，君子斋戒去声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从八能之说。或以有事至灵，非朝飧之节，故有乐作之理。王者慎微，礼从其重。前来二至阙鼓，不宜有设，今之铿锵，盖以常仪。二至之礼，事殊馀节，猥动金声，惊越神气，施之宣养，实为未尽。又朝服虽是古礼，絳褙始于秦汉，迄于今代，遂相仍准。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礼，诸侯旅见天子，不得终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仪。礼贵适时，不在过恭。近以地湿不得纳舄，而以袞褙改履。案言称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体之间，上下二制，或废或存，有乖礼意。大燕受命，侔踪虞夏，诸所施行，宜损益定之，以为皇代永制。

俊曰：“其剑舄不趋，事下太常参议。太子服充冕，冠九旒，超级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废，皆可详定。”下书曰：“周礼冠冕体制，君臣略同。中世以来，亦无常体。今特制燕平上冠，悉赐廷尉以下，使瞻冠思事，刑断详平。诸侯冠悉颜里屈竹绵缠作公字，以代梁处，施之多金瑱，令仆、尚书置瑱而已，中秘监令别施珠瑱，庶能敬慎威仪，示民轨则。”下书一节，依《御览》六百八十四及《初学记》二十六引补。

初，段兰之子龁因冉闵之乱，拥众东屯广固，自号齐王，称藩于建邺，遗书抗中表之仪，非俊正位。俊遣慕容恪、慕容尘讨之。恪既济河。龁弟黑，骁勇有智计，言于龁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众旅既盛，恐不可抗也。若顿兵城下，虽复请降，惧终不听。王但固守，黑请率精锐距之。若其战捷，王可驰来追击，使虏匹马无反。如其败也，遽出请降，不失千户侯也。”龁弗从。黑固请行，龁怒杀之。

丙辰。五年，龁率众三万来距恪。恪遇龁于济水之南，与战，大败之，遂轨其弟钦，尽俘其众。恪进围广固，诸将劝恪宜急攻之，恪曰：“军势有宜缓以克敌，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势均，且有强援，虑背腹之患者，须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无寇援，力足制之者，当羁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围五攻，此之谓也。龁恩结贼党，众未离心，济南之战，非不锐也，但其用之无术，以致败耳。今凭固天险，上下同心，攻守势倍，军之常法。若其促攻，不过数旬，克之必矣，但恐伤吾士众。自有事已来，卒不获宁，吾每思之，不觉忘寝，亦何宜轻残人命乎！当持久以取耳。”诸将皆曰：“非所及世。”乃筑室反耕，严固围垒。此段亦见《御览》三百十八。龁所署徐州刺史王腾、索头单于薛云降于恪。段龁之被围也，遣使诣建邺请救。穆帝遣北中郎将荀羨赴之，惮虏强，迁延不敢进。攻破阳都，斩王腾以归。恪遂克广固，以龁为伏顺将军，徙鲜卑胡羯三千馀户于蓟，留慕容尘镇广固，恪振旅而归。俊太子晔死，伪谥献怀。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七

前燕录五

慕容俊

丁巳。光寿元年晋升平元年正月，复立次子中山王暉为皇太子，赦其境内，改年曰光寿。遣其抚军慕容垂、中军慕容虔与护军平熙等率步骑八万讨丁零敕勒于塞北，大破之，俘斩十馀万级，获马十三万匹，牛羊亿馀万。初，魔有骏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也，皝将出避难，欲乘之，马悲鸣蹠齧，人莫能近。皝曰：“此马见异先朝，孤常优之济难，今不欲出者，盖先君之旨也。”乃止。虎寻奔退，皝益奇之。至是，年四十九岁矣，而骏逸不亏，俊比之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象，亲为铭赞，镌颂二字一作隼勒其旁，置之蓟城东掖门。是岁，象成而马死。

匈奴单于贺赖头率部落三万五平降于俊，拜宁西将军、云中郡公，处之于代郡平舒城。晋太山太守诸葛攸伐其东郡。俊遣慕容恪距战，王师败绩。北中郎将谢万先据梁宋，惧而遁归。恪进兵入寇河南，汝、颍、谯、沛皆陷，置守宰而还。十一月，俊自蓟城迁于邺。十二月，入邺宫，大赦其境内，缮修宫殿，复铜雀台。廷尉监常炜上言：“大燕虽革命创制，至于朝廷铨谟，亦多因循魏晋，唯祖父不殓葬者，独不听官身清朝，斯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礼贵适时，世或损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

人安之。自顷中州丧乱，连兵积年，或遇倾城之败，覆军之祸，坑师沈卒，往往而然，孤孙茕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异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时，或依羸博之制，孝子靡身无补，顺孙心丧靡及，虽招魂虚葬以叙罔极之情，又礼无招葬之文，令不此载。若斯之流，抱琳琅而无申，怀英才而不齿，诚可痛也。恐非明扬侧陋，务尽时珍之道。吴起、二陈之畴，终将无所展其才干。汉祖何由免于平城之围？郅支之首，何以悬于汉关？谨案《戊辰诏书》，荡清瑕秽，与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庆。五六年间，寻相违伐，于则天之体，牙窃未安。”俊曰：“炜宿德硕儒，练明刑法，览其所陈，良足采也。今六合未宁，丧乱未已，又正当收奇拔异之秋，未可才行兼举，且除此条，听大同更议。”使昌黎、辽东二郡营起廆庙，范阳、燕郡构髡庙，以其护军平熙领将作大匠，监造二庙焉。苻坚平州刺史刘特率户五千降于俊。河间李黑聚众千馀，攻略州郡，杀枣强令卫颜，长乐太守傅颜讨斩之。以吴王垂为东夷校尉、平州刺史，镇辽东。

戊子。二年三月，常山寺大树自拔，根下得璧七十二一作二十七，一作七十。珪七十三。此二句亦见《御览》三十九及《北堂书钞》、《初学记》五。光色精奇，有异常玉。俊以为岳神之命，遣其尚书郎段勤以太牢祀之。五月，辽西获黑兔。初，冉闵之僭号也，石季龙将李历、张平、高昌等并率其所部称藩于俊，遣子入侍。既而投款建邺，结援苻坚，并受爵位，羁縻自固，虽贡使不绝，而诚节未尽。吕护之走野王也，遣弟奉表谢罪于俊，拜宁南将军、河内太守。又上党冯鸯自称太守，附于张平，平屡言之，俊以平故，赦其罪，以为京兆太守。护、鸯亦阴通京师。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馀，胡晋十馀万户，遂拜

置征、镇，为鼎峙之势。俊遣其司徒慕容评讨平，领军慕容皝根讨鸯，司空阳骛讨昌，抚军慕容臧攻历。并州垒壁降者百馀所，以尚书仆射悦綰为安西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并州刺史以抚之。平所署征西诸葛骧、镇北苏象、宁东乔庶、镇南石贤等率垒壁三十八降于俊，俊大悦，皆复其官爵。既而平率众三千奔于平阳，鸯奔于野王，历走荥阳，昌奔邵陵，悉降其众。俊于是复图入寇，兼欲经略关西，乃令州郡校阅见丁，精覈隐漏，率户留一丁，馀悉发之，欲使步卒满一百五十万，期明年大集，将进临洛阳，为三方节度。武邑刘贵上书极谏，陈百姓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祸，并陈时政不便于时者有三事。俊览而悦之，付公卿博议，事多纳用，乃改为三五占兵，宽戎备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邺都。是岁，晋将荀羨攻山茌，拔之，斩俊太山太守贾坚。俊青州刺史慕容尘遣司马悦明救之，羨师败绩，复陷山茌。

己未。三年，俊立小学于显贤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为济北王，冲为中山王。宴群臣于蒲池，酒酣，赋诗，因谈经史，语及周太子晋，潸然流涕，顾谓群臣曰：“昔魏武追痛仓舒，孙权悼登无已，孤常谓二主缘恶称奇，无大雅之体。自晔亡以来，孤鬓发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晔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无貽怪将来乎？”其司徒左长史李绩对曰：“猷怀之在东宫，臣为中庶子，既忝近侍，圣质志业，臣实不敢不知。臣闻道备无愆，其唯圣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见阙也。”俊曰：“卿言亦以过矣，然试言之。”绩曰：“至孝自天，性与道合，此其一也。聪敏慧悟，机思若流，此其二也。湛毅好断，理诣无幽，此其三也。疾谏亮物、雅悦直言，此其四也。好学爱贤，不耻下问，此其五

也。英姿迈古，艺业超时，此其六也。虚襟恭让，尊师重道，此其七也。轻财好施，勤恤民隐，此其八也。”俊泣曰：“卿虽褒誉，然此儿若在，吾死无忧也。吾既不能追踪唐虞，官天下以禅有德，近模三王，以世传授。景茂幼冲，器艺未举，卿以为何如？”绩曰：“皇太子天资岐嶷，圣敬日跻，而八德闾然，二阙未补，雅好游田，娱心丝竹，所以为损耳。”俊顾谓玮曰：“伯阳之言，药石之惠，汝宜戒之。”因问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赐谷帛有差。三月，俊夜梦石虎齧其臂一作臀，觉遂痛，寤而恶之，命发其墓，剖棺出尸，蹋而骂之曰：“死胡安敢梦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杨约数其残酷之罪，鞭其尸而投之漳水。此节亦见《御览》四百。

诸葛攸又率水陆二万讨俊，入自石门，屯于河渚。攸部将匡超进据嵯嶺，萧馆屯于新栅，又遣督护徐（商）〔同〕率水军三千泛舟上下，为东西声势。俊遣慕容评、傅颜等统步骑五万，战于东阿，王师败绩。塞北七国贺兰、涉勒等皆降。十二月，俊寝疾，谓大司马恪曰：“吾所患懨顿，当恐不济。修短命也，复何所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虑其未堪家国多难。吾欲远追宋宣，以社稷属汝。”恪曰：“太子虽幼，天纵聪圣，必能胜残致治，二字一作去暴，一作刑措。不可以乱正统也。”俊怒曰：“兄弟之间岂虚饰乎！”恪曰：“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宁不能辅少主也！”俊曰：“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复何忧！李绩清方忠亮，堪任大事，汝善遇之。”是时兵集邺城，盗贼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断行。于是宽常赋，设奇禁，贼盗有相告者赐奉车都尉，捕诛贼首木谷和等百余人，乃止。

庚申。四年晋升平四年正月，俊薨于应福前殿，时年五十三，一

作四十二。在位十一年。伪谥景昭皇帝，庙号烈祖，墓号龙陵。俊雅好文籍，自初即位至末年，讲论不倦，览政之暇，唯与侍臣错综义理，凡所著述四十余篇。性严重，慎威仪，未曾以慢服临朝，闲居宴处，亦无懈怠之色云。

韩 恒

韩恒，字景山，安平灌津人也。父默，以学行显名。恒年十岁能属文，日诵书三与身齐。师事同郡张载，载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览经籍，无所不通。以上亦见《御览》六百十六。永嘉之乱，避地辽东。魔既逐崔毖，复徙昌黎，召见，嘉之，拜参军事。咸和中，宋该等建议以魔立功一隅，勤诚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镇华夷，宜表请大将军、燕王之号。魔纳之，命郡僚博议，咸以为宜如该议。恒驳曰：“自群胡乘间，人婴荼毒，诸夏萧条，无复纲纪。明公忠武笃诚，忧勤社稷，抗节孤危之中，建功万里之外，终古勤王之义，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义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宁复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礼命以令诸侯。宜缮甲兵，候机会，除群凶，靖四海，功成之后，九锡自至。且要君以求宠爵者，非为臣之义也。”魔不平之，出为新昌令。皝为镇军，复参军事。迁营丘太守，政化大行。俊为大将军，征拜谘议参军，加扬烈将军。俊僭位，将定五行次，众论纷纭。恒时疾在龙城，俊召恒以决之。恒未至，而群臣议以燕宜承晋为水德。既而恒至，言于俊曰：“赵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震方，于《易》，震为青龙。受命之初，有龙见于都邑城，龙为木德，

幽契之符也。”俊初虽难改，后从恒议。俊秘书监清河聂熊闻恒言，乃叹曰：“不有君子，国何以兴，其韩令君之谓乎！”后与李产俱傅东宫，从太子晔入朝，俊顾谓左右曰：“此二傅一代伟人，未易继也。”其见重如此。

李 产

李产，字子乔，范阳人也。少刚厉，有志格。永嘉之乱，同郡祖逖拥部众于南土，力能自固，产遂往依之。逖素好从横，弟约有大志，产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数人间行还乡里，仕于石氏，为本郡太守。及慕容俊南征，前锋达郡界，郡人皆劝产降，产曰：“夫受人之禄，当同负安危，今若舍此节以图存，义士将谓我何！”众溃，始诣军请降。俊嘲之曰：“卿爱石氏宠任，衣锦本乡，何故不能立功于时，而反委质乎！烈士处身于世，固当如是邪？”产泣曰：“诚知天命有归，非微臣所抗。然犬马为主，岂忘自效，但以孤穷势蹙，致力无术，黽俛归死，实非诚款。”俊嘉其慷慨，顾谓左右曰：“此真长者也。”乃擢用之，历任尚书。性刚正，好直言，每至进见，未曾不论朝政之得失，同辈咸惮焉，俊亦敬其儒雅。前后固辞年老，不堪理剧。转拜太子太保。谓子绩曰：“以吾之才而致于此，始者之愿亦已过矣，不可复以西夕之年取笑于来今也。”固辞而归，死于家。子绩。

绩，字伯阳，少以风节知名，清辩有辞理。弱冠为郡功曹。时石季龙亲征段辽，师次范阳，百姓饥俭，军供有阙。季龙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绩进曰：“郡带北裔，与寇接壤，疆场之间，人怀危虑。闻舆驾亲戎，将除残贼，虽婴儿白首，咸思效命，非

唯为国，亦自求宁，虽身膏草野，犹甘为之，敢有私吝而缺军实！但比年灾俭，家有菜色，困弊力屈，无所取济，逋废之罪，情在可矜。”季龙见绩年少有壮节，嘉而恕之，于是太守获免。刺史王午辟为主簿。俊之南征也，随午奔鲁口。邓恒谓午曰：“绩乡里在北，父已降燕，今虽在此，终不为用，方为人患。”午曰：“绩于丧乱之中捐家立义，情节之重，有侔古烈，若怀嫌害之，必骇众望。”恒乃止。午恐绩终为恒所害，乃资遣之。及到，俊责其背亲后至，答曰：“臣闻豫让报智伯仇，称于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实未谓归顺之晚也。”俊曰：“此亦事主之一节耳。”累迁太子中庶子。及玮立，慕容恪欲以绩为尚书右仆射，玮憾绩往言，不许。恪屡请，乃谓恪曰：“万机之事委之叔父，伯阳一人，玮请独裁。”绩遂忧死。

侯 青

将作大匠、屯骑校尉朝那侯青，武邑人也。机巧有算略，骁勇善骑射，所在先登陷阵。俊拟之张飞。《御览》四百三十六。

岷山桓公库儻官泥。此见《广韵》，姑附于此。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八

前燕录六

慕容暉

慕容暉，字景茂，俊之第三子也。元玺三年封中山王，寻立为皇太子。及俊薨，群臣欲立慕容恪，恪辞曰：“国有储君，非吾节也。”于是立暉。光寿四年晋升平四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建熙。

庚申。建熙元年晋升平四年，立其母可足浑氏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为太宰、录尚书，行周公事，专掌百揆；上庸王评为太傅，副赞朝政；慕容皝为太师；司空阳骛为太保；吴王垂为河南大都督十州诸军事、征南将军、兖州牧、荊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镇梁国；孙希为安西将军、并州刺史；傅颜为护军将军；其餘拜授各有差。

暉既庸弱，事皆委之于恪。慕容皝自恃勋旧，骄傲有无上之心，忌恪之总朝权，将伺隙为乱，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虑杨骏、诸葛元逊之变，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先王之成制，过山陵之后，可废主上为一国王，殿下践尊位，以建大燕无穷之庆。”恪曰：“公醉乎？何言之悖也！昔曹臧、吴札并于家难之际，犹曰为君非吾节，况今储君嗣统，四海无虞，宰辅受遗，奈何更有私议！公忘

先帝之言乎？”根大惧，陈谢而退。恪以告慕容垂，垂劝恪诛之。恪曰：“今新遭大凶，二虜伺隙，山陵未建，而宰辅自相诛灭，恐乖远近之望，且可容忍之。”根与左卫慕輿干潜谋诛恪及评，因而篡位。入白可足浑氏及玮曰：“太宰、太傅将谋为乱，臣请率禁兵诛之，以安社稷。”可足浑氏将从之，玮曰：“二公国之亲穆，先帝所托，终应无此，未必非太师将为乱世。”于是使其侍中皇甫真、护军傅颜收根等，于禁中斩之，大赦境内。遣傅颜率骑二万观兵河南，临淮而还，军威甚盛。

辛酉。二年。初，俊所署宁南将军吕护据野王，阴通京师，穆帝以护为前将军、冀州刺史。俊死，谋引王师袭邺，事觉，玮使慕容恪等率众五万讨之。将军傅颜言于恪曰：“护穷寇假合，王师既临，则上下丧气，曾不敢窥兵中路，展其螳螂之心。此则士卒摄魂，败亡之验也。殿下前以广固天险，守易攻难，故为长久之策。今贼形便不与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费。”恪曰：“护老贼，经变多矣。观其为备之道，未易卒图，一作平。今围一作圉之穷城，樵采路绝，内无蓄积，外无强援，不过十旬，其弊必矣，何必遽残士卒之命而趣一时之利哉！吾严濬围垒，休养将卒，以重官美货间而离之。事淹势穷，其衅易动，我则未劳，而寇已弊。此谓兵不血刃，坐以制胜也。”遂列长围守之。护遣其将张兴率劲卒七千出战，傅颜击斩之。自三月至八月，几经六月而野王溃，护南奔于晋，悉降其众。此段亦见《御览》三百十八。寻复叛归于玮，玮待之如初。

壬戌。三年，晋哀隆和元年。遣傅颜、吕护率众据河阴。颜北袭敕勒，大获而还。护攻洛阳，中流矢死。将军段崇收军北渡，屯于野王。

癸亥。四年晋兴宁元年。正月，玮南郊。玮遣其宁东慕容忠攻陷荥阳，又遣镇南慕容尘寇长平。时晋冠军将军陈祐戍洛阳，遣使请救，帝遣桓温援之。十月，太尉奕迎神主于和龙。初，玮委政太宰恪，专受经于博士王欢，助教尚锋、秘书郎杜诠并以明经，讲论左右，至是通诸经，祀孔子于东堂，以欢为国子祭酒，锋国子博士，诠散骑侍郎。其执经侍讲，皆有拜授。

甲子。五年，晋兴宁二年。原作兴宁初，此从《帝纪》。玮复使慕容评寇许昌、悬瓠、陈城，并陷之，遂略汝南诸郡，徙万余户于幽冀。玮豫州刺史孙兴上疏，请步卒五千先图洛阳。玮纳之，遣其太宰司马悦希军于盟津，孙兴分戍成皋，以为之声援。寻而陈祐率众奔陆浑，河南诸垒悉陷于希。

乙丑。六年，慕容恪攻陷金墉，害扬威将军沈劲。以其左右中郎慕容筑为假节、征虏将军、洛州刺史，镇金墉，慕容垂为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凉秦等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荆州牧，配兵一万，镇鲁阳。

丙寅。七年，晋海西太和元年。时玮境内多水旱，慕容恪、慕容评并稽首归政，请逊位还第，曰：“臣以朽暗，器非经国，过荷先帝拔擢之恩，又蒙陛下殊常之遇，猥以轻才，窃位宰录，不能上谐阴阳，下厘庶政，致使水旱愆和，彝伦失序，轅弱任重，夕惕唯忧。臣闻王者则天建国，辨方正位，司必量才，官惟德举。台辅之重，参理三光，苟非其人，则灵曜为亏。尸禄贻殃，负乘招悔，由来常道，未之或差。以姬旦之勋圣，犹近则二公不悦，远则管、蔡流言，况臣等宠缘戚末，荣非才授，而可久点天官，尘蔽贤路！是以中年拜表，披陈丹款。圣恩齿旧，未忍遐弃，奄冉偷荣，愆责弥厚。自待罪鼎司，岁馀辰纪，忝冒宰衡，七载于兹。虽

乃心经略，而思不周务，至令二方干纪，跋扈未庭，同文之咏，有惭盛汉，深乖先帝托付之规，甚违陛下垂拱之义。臣虽不敏，窃闻君子之言，敢忘虞邱避贤之美，辄循两疏知止之分，谨送太宰、大司马、太傅、司徒章绶，惟垂昭许。”玮曰：“朕以不天，早倾乾覆，先帝所托，唯在二公。二公懿亲硕德，勋高鲁卫，翼赞王室，辅导朕躬，宣慈惠和，坐以待旦，虔诚夕惕，美亦至矣。故能外扫群凶，内清九土，四海晏如，政和时洽。虽宗庙社稷之灵，抑亦公之力也。今关右有未宾之氏，江吴有遗烬之虏，方赖谋猷，混宁六合，岂宜虚己谦冲，以违委任之重！王其割二疏独善之小，以成公旦补充之大。”恪、评等固请致政，玮曰：“夫建德者必以终美为名，位命者则以功成为效。公与先帝开构洪基，膺天明命，将廓夷群丑，绍复隆周之迹。灾眚横流，乾光坠曜。朕以眇躬，猥荷大业，不能上成先帝遗志，致使二虏游魂，所以功未成也，岂宜冲退。且古之王者，不以天下为荣，忧四海若荷担，然后仁让之风行，则比屋而可封。今道化未统，鲸鲵未殄，宗社之重，非唯朕身，公所忧也。当思所以宁济兆庶，靖难敦风，垂美将来，件踪周汉，不宜崇饰常节，以违至公。”遂断其让表，恪、评等乃止。五月，玮下书曰：“朕以寡德，莅政多违，亢阳三时，光阴错绪，农植之时而零雨莫降。其令有司彻乐，大官以菜食常供祭奠。”既而澍雨大降。此节依《御览》十一引补。玮（镇）〔钟〕侍郎郭钦奏议以玮承石季龙水为木德，玮从之。太和元年，玮遣抚军慕容厉攻晋太山太守诸葛攸。攸奔于淮南，厉悉陷兖州诸郡，置守宰而还。

丁卯。八年，慕容恪有疾，深虑玮政不在己，慕容评性多猜忌，大司马之位不能允授人望，乃召玮兄乐安王臧谓之曰：“今

劲秦跋扈，强吴未宾，二寇并怀进取，但患事之无由耳。夫安危在得人，国兴在贤辅，若能推才任忠，和同宗盟，则四海不足图，二虏岂能为难哉！吾以常才，受先帝顾托之重，每欲扫平关陇，荡一瓯吴，庶嗣成先帝遗志，谢忧责于当年。而疾固弥留，恐此志不遂，所以没有余恨也。吴王天资英杰，经略超时，司马职统兵权，不可以失人，吾终之后，必以授之。若以亲疏次等，不以授汝，当以授冲。汝等虽才识明敏，然未堪多难，国家安危，实在于此，不可昧利忘忧，以致大悔也。”又以告评。月馀，太宰恪卒，其国中皆痛惜之。

慕容恪，字玄恭，皝之第四子也。幼而谨厚，沉深有大度，母高氏无宠，皝未之奇也。年十五，身長八尺七寸，容貌魁杰，雄毅严重，每所言及，辄经纶业务，皝始异焉，乃授之以兵。数从皝征伐，临机多奇策，使镇辽东，甚有威惠，高句丽惮之，不敢为寇。皝使恪与俊俱伐夫馀，俊居中指授而已，恪身当矢石，推锋而进，所向辄溃。皝将终，谓俊曰：“今中原未一，方建大事，恪智勇俱济，汝其委之。”及俊嗣位，弥加亲任，累战有大功，封太原王，拜侍中、假节、大都督、录尚书。俊寝疾，引恪与慕容评，属以后事。及暍之世，总摄朝权。初，建邺闻俊死，曰：“中原可图矣。”桓温曰：“慕容恪尚存，所忧方为大耳。”慕輿根之就诛也，内外危惧，恪容止如常，神色自若，出入往还，一人步从。或有谏之者，恪曰：“人情怀惧，且当自安以靖之。吾复不安，则众何瞻仰哉！”于是人心稍定。恪虚襟待物，咨询善道，量才处任，使人不逾位，朝廷谨肃，进止有常度，虽执权政，每事必谘之于评。罢朝归第，则尽心色养，手不释卷。其百僚有过，未尝显之。自是庶僚化德，稀有犯者。恪之围洛阳也，秦中

大震，苻坚亲将以备潼关，军回乃定。恪为将不尚威严，专以恩信御物，务于大略，不必小令劳众。军士有犯法，密纵舍之，捕斩贼首，以令军营，内不整似可犯，而防御甚严，终无丧败。临终，玮亲临问以后事，恪曰：“臣闻报恩莫大于荐士，版筑犹可，而况国之懿藩！吴王文武兼才，管、萧之亚，陛下若任之以政，国其少安，不然，臣恐二寇必事窥觐之计。”言终而死。先是，晋南阳督护赵弘以宛降于玮，玮遣其南中郎将赵盘自鲁阳戍宛。至此，晋右将军桓豁攻宛，拔之，赵盘退奔鲁阳。豁遣轻骑追盘，及于雒城，大战，败之，执盘戍宛而归。十二月，太尉阳骛卒。

阳骛，字士秋，右北平无终人也。父耽，任魔，官至东夷校尉。骛母李氏，博学有母仪，慕容皝常升堂拜敬。以上亦见《御览》四百三十一。骛少清素好学，器识沉远。起家为平州别驾，屡献安时强国之术，事多纳用，魔甚奇之。皝即王位，迁左长史，东西征伐，参谋帷幄。皝临终谓俊曰：“阳士秋忠干贞固，可托付大事，汝善待之。”俊之将图中原也，骛制胜之功亚于慕容恪；玮既嗣伪位，申以师傅之礼，亲遇日隆。及为大尉，慨然而叹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犹以鼎足任重，而终辞三事。以吾虚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罢职，言甚恳至。玮优答不许。骛清贞谦谨，老而弥笃，既以宿望旧齿，自慕容恪已下莫不毕拜。性尤俭约——一作清俭，好施无倦，位为台保，爵封郡公，常乘敝车瘠牛——作马。及卒，无殓财。末段亦见《御览》四百三十一。

戊辰。九年，苻坚将苻谗据陕城，降于玮。时有图书云：“燕马当饮渭水。”坚恐玮乘衅入关，大惧，乃尽精锐以备华阴。玮群下议欲遣兵救谗，因图关右。慕容评素无经略，又受苻坚间货，

沮议曰：“秦虽有难，未易可图。朝廷虽明，岂如先帝，吾等经略，又非太宰之匹，终不能平秦也。但可闭关息旅，保宁疆场足矣。”时魏尹慕容德上疏曰：“先帝应天顺时，受命革代，方以文德怀远，以一六合。神功未就，奄忽升遐。昔周文既没，武王嗣兴，伏惟陛下则天比德，揆圣齐功，方阐崇乾基，纂成先志。逆氏僭据关陇，号同王者，恶积祸盈，自相疑戮，衅起萧墙，势分四国，投诚请援，旬日相寻，岂非凶运将终，数归有道，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机之上也。今秦土四分，可谓弱矣。时来运集，天赞我也。天与不取，反受其殃。吴越之鉴，我之师也。宜应天人之会，建牧野之旗。命皇甫真引并冀之众，往取蒲阪，臣垂引许、洛之兵，驰解谿围；太傅总京都武旅，为二军后继。飞檄三辅，仁声先路，获城即侯，微功必赏，此则郁概待时之雄，抱志未申之杰，必岳峙灞上，云屯陇下。天罗既张，内外势合，区区僭竖，不走则降，大同之举，今其时也。愿陛下独断圣虑，无访佞人。”时览表大悦，将从之。评固执不许，乃止。苻谗知评、时之无远略，恐救师弗至，乃笺于慕容垂、皇甫真曰：“苻坚、王猛皆人杰也，谋为燕患，为日久矣。今若乘机不赴，恐燕之君臣将有东之悔。”垂得书，私于皇甫真曰：“方为人患者必在于秦，主上富于春秋，未能留心政事，观太傅度略，岂能抗苻坚、王猛乎？”真曰：“然，绕朝有云，谋之不从可如何！”时仆射悦绾言于时曰：“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传》曰，唯有德者可以宽临众，其次莫如猛。今诸军营户，三分共贯，风教陵敝，威纲不举，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肃明法令，以清四海。”时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惊，出户二十馀万。慕容评大不平，寻贼绾，杀之。时有司奏中山蒲阴刘洛，县差充役，弟兴私代，

背军逃归，州以本名捕斩。兴诣郡列称逃是兴身，请求代洛死。洛又因陈己实正名，宜从宪辟。兄弟争命，详刑有疑。玮曰：“洛应征辄留，兴冒名逃役，俱应极法。但兄弟竞死，情义可嘉，宜特原之。”《御览》四百十六。十二月，有神降于邺，自称湘女，有声，与人相接，数日而去。

己巳。十年四月，立贵妃可朱浑氏为皇后。六月，晋大司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众五万来伐，玮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应之。温部将檀玄攻湖陆，执玮宁东慕容忠。玮遣其将慕容厉与温战于黄墟，厉师大败，单马奔还。高平太守徐翻以郡归顺。温前锋朱序又破玮将傅颜于林渚，温军大振，遂至枋头。玮惧，谋奔和龙。慕容垂曰：“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慕容德为征南将军，率众五万距温，使其散骑侍郎乐嵩乞师于苻坚。坚遣将军苟池率众二万，出自洛阳，师于颍川，外为赴援，内实观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门，绝温粮漕。豫州刺史李邦率州兵五千断温馈运。温频战不利，粮运复绝，及闻坚师之至，乃焚舟弃甲而退。德率劲骑四千，先温至襄邑东，伏于涧中，与垂前后夹击王师，垂大败之，斩获二万馀级。苟池闻温班师，邀击于谯，温众又败，死者万计。温奔还淮南。垂既败温，有大功，威德弥振，太傅评大不平之。垂又言其将孙盖等摧锋陷锐，宜论功超授，评寝而不录。垂数以为言，颇与评廷争。太后可足浑氏素恶垂，毁其战功，遂与评谋杀垂，垂惧。十二月，垂出奔秦。先是，玮使其黄门侍郎梁琛聘于坚。琛还，言于评曰：“秦扬兵讲武，运粟陕东，以琛观之，无久和之理。兼吴王西奔，必有观衅之计，深宜备之。”评曰：“不然。秦岂可受吾叛臣

而不怀和好哉！”琛曰：“邻国相并，有自来矣。况今并称大号，理无俱存。坚机明好断，纳善如流。王猛有王佐之才，锐于进取。观其君臣相得，自谓千载一时。桓温不足为虑，终为人患者，其为王猛乎？”玮、评不以为虞。皇甫真又陈其事曰：“苻坚虽聘使相寻，托辅车为谕，然抗均邻敌，势同战国，明其甘于取利，无慕善之心，终不能守信存和，以崇久要也。顷来行人累续，兼师出洛州，夷险要害，具之耳目。观虚实以措奸图，听风尘而伺国隙者，寇之常也。又吴王外奔，为之谋主，伍员之祸，不可不虑。洛阳、并州、壶关诸城，并宜增兵益守，以防未兆。”玮召评而谋之。评曰：“秦国小力弱，杖我为援，且苻坚庶几善道，终不纳叛臣之言，不宜轻自扰惧，以动寇心也。”玮从之。俄而坚遣其将王猛率众伐玮，攻慕容筑于金墉。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二十九

前燕录七

慕容暉

庚午。建熙十一年，暉遣慕容臧率众救筑。臧次荥阳，猛部将梁成、洛州刺史邓羌与臧战于石门，臧师败绩，死者万馀，遂相持于石门。筑以救兵不至，以金墉降于猛。按十六国《秦春秋》云，去年十二月，猛受筑降，而《燕书·少帝纪》自云此年正月拔洛。故附于此。染成又败慕容臧，斩首三千馀级，获其将军杨据，臧遂城新乐而还。桓温之败也，归罪于豫州刺史袁真。真怒，以寿阳降暉。暉遣其大鸿胪温统署真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淮南诸军事、征南大将军、领护南蛮校尉、扬州刺史，封宣城公，未至而真、统俱卒。真党朱辅立真子瑾为建威将军、豫州刺史，以固寿阳。时外则王师及苻坚交侵，兵革不息；内则暉母乱政，评等贪冒，政以贿成，官非才举，群下切齿焉。其尚书左丞申绍上疏曰：

臣闻汉宣有言：与朕共治天下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是以特重此选，必妙尽英才，莫不拔自贡士，历资内外，用能仁感猛兽，惠致群祥。今者守宰或擢自匹夫兵将之间，或以宠戚，藉缘时会，非但无闻于州闾，亦不经于朝廷。又无考绩，黜陟幽明。贪情为恶，无刑戮之惧；清勤奉法，无爵赏之劝。百姓穷弊，侵贼无已，兵士逋逃，乃相招为贼盗。风颓化替，莫相纠摄。且吏

多则政烦，由来常患。今之见户，不过汉之一大郡，而备置百官，加之新立军号，兼重有过往时。虚假名位，废弃农业，公私驱扰，人无聊生。宜并官省职，务劝农桑。秦、吴二虏，僻僭一时，尚能任道捐情，肃谐伪部，况大燕累圣重光，君临四海，而可以美政或亏，取陵奸寇战！邻之有善，众之所望，我之不修，彼之愿也。

秦吴狡猾，地居形胜，非唯守境而已，乃有吞噬之心。中州丰实，户兼二寇，弓马之劲，秦晋所惮，云骑风驰，国之常也，而比赴敌后机，兵不速济者何也？皆由赋法靡恒，役之非道。群县守宰每于差调之际，无不舍越殷强，首先贫弱，行留俱窘，资贍无所，人怀嗟怨，遂致奔亡，进阙供国之饶，退离蚕桑之要。兵岂在多，贵于用命。宜严制军科，务先饶复，习兵教战，使偏伍有常，从戎之外，足营私业，父兄有陟岵之观，子弟怀孔迩之愿，虽赴水火，何所不从！

节俭约费，先王格谟；去华敦朴，哲后恒宪。故周公戒成王以畜财为本，汉文以皂帟变俗，孝景宫人弗过千馀，魏武宠赐不盈十万，薄葬不坟，俭以率下，所以割肌肤之惠，全百姓之力。谨案后宫四千有馀，僮侍厮养通兼十倍，日费之重，价盈万金，绮縠罗纨，岁增常调，戎器弗营，奢玩是务。今帑藏虚竭，军士无襁褓之资，宰相侯王迭以侈丽相尚，风靡之化，积习成俗，卧薪之论，未足甚焉。宜罢浮华非要之役，峻明婚姻丧葬之条，禁绝奢靡浮烦之事，出倾宫之女，均商农之赋。公卿以下以四海为家，信赏必罚，纲维肃举，则温、猛之首可以悬之白旗，秦、吴二主可以礼之归命，岂唯不复侵寇而已哉！陛下若不远追汉宗弋绁之模，近崇先帝补衣之美，臣恐颓风敝俗亦革变靡途，

中兴之歌无以轸之弦咏。

又拓守兼并，不在一城之地；控制戎夷者，怀之以德。今鲁阳、上郡重山之外，云阴之北，四百有馀，而未可以羈服塞表，为平寇之基，徒孤危托落，令善附内骇。宣摄就并、豫，以临二河，通接漕谷，拟之邱陵；重晋阳之戍，增南藩之兵，战守之备，衡以千金之饵，蓄力待时，可一举而灭。如其虔刘送死，俟之境而断之，可令匹马不反。非唯绝二贼窥觎，乃是戡殄之要，惟陛下览焉。

玮不纳。六月，苻坚又使辅国将军王猛、镇南将军杨安率众六万来伐，猛攻壶关，安攻晋阳。玮使太傅评、下邳王厉等率中外精卒三一作四十馀万，距秦师于潞川。猛、安进师潞川。州郡盗贼大起，邺中多怪异非常，玮忧惧不知所为，乃召其使而问曰：“秦众何如？大师既出，猛等能战否？”或对曰：“秦国小兵弱，岂王师之敌，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匹，不足忧也。”黄门侍郎梁琛、中书侍郎乐嵩进曰：“不然。兵书之义，计敌能斗，当以算取之。若冀敌不斗，非万全之道也。庆郑有云：‘秦众虽少，战士倍我。’众之多少，非可问也。且秦行师千里，固战是求，何不战之有乎！”玮不悦。

猛与评等相持。评以猛悬军远入，利在速战，议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裨将郭庆以锐卒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起火于高山，因烧其辎重，火见邺中。评性贪鄙，障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邱陵，三军莫有斗志。此节亦见《御览》三百十二及三百三十四。玮遣其侍中兰伊让评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庙社稷为忧，奈何不务抚养勋劳，专以聚敛为心乎！府藏之珍货，朕岂与王爱之！若寇军冒进，王持钱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将

安傅！钱帛可散之三军，以平寇凯旋为先也。”评惧。十月，评与猛战于潞川，评师败绩，死者五万余人，评等单骑遁还。猛乘胜追奔，遂长驱至邺。十一月，苻坚复率众十万会猛来攻，邺城外乱。先是，慕容桓以众万余屯于沙亭，为评等后继。闻评败，引屯内黄。坚遣将邓羌攻信都，桓率鲜卑五千退保和龙。散骑侍郎徐蔚等率扶馀、高句丽及上党质民子弟五百余人，夜开城北门引纳秦师。玮与太傅评、左卫将军孟高等数十骑出奔于昌黎。坚遣将军郭庆帅骑五千追之，及玮于高阳，秦将巨虎执玮，将缚之，玮曰：“汝何小人，而敢缚天子！”虎曰：“我梁山巨虎，受诏缚贼，何谓天子邪！”一作也。遂执玮送于坚。坚诘问其奔状，玮曰：“狐死首丘，欲归死于先人陵墓耳！”坚哀而释之，令还宫率文武出降。郭庆遂追评、桓于和龙。桓杀其镇东慕容亮而并其众，攻其辽东太守韩稠于平州。郭庆遣将军朱嶷击桓，执而送之。

坚入邺官，升正阳殿，徙玮及王公已下并请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封玮新兴侯，邑五千户，寻拜尚书。坚征台城一作寿春，以玮为平南将军、别部都督。淮南之败，随坚还长安。既而吴王垂攻苻丕于邺，中山王冲起兵关中，玮谋杀坚以应之，事发，为坚所诛，时年三十五岁。及德僭称尊号，伪谥幽皇帝。始魔以武帝太康六年称公，至玮四世。玮在位下原衍二字十一年，以海西公太和五年灭，通魔、皝凡八十五年。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人也。弱冠以高才，魔拜为辽东

国侍郎。黜嗣位，迁平州别驾。时内难连年，百姓劳悴，真议欲宽减岁赋，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后以破麻秋之功拜奉车都尉，守辽东、营丘二郡太守，皆有善政。及俊僭位，入为典书令。后从慕容评攻拔邺都，珍货充溢，真一无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图籍而已。俊临终，与慕容恪俱受顾托。慕容皝将谋为乱，真阴察知之，乃言于恪，请除之，恪未忍显其事。俄而根谋发，伏诛，恪谢真曰：“不从君言，几成祸败。”吕护之叛，恪谋于朝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今护宜以恩诏降乎，抑宜以兵戈取也？”真曰：“护九年之间，三背王命，揆其奸心，凶勃未已。明公方饮马湘江，勒铭剑阁，况护蕞尔近畿，而不枭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复以文檄喻也。”恪从之，以真为冠军将军、别部都督。师还，拜镇西将军、并州刺史、镇护匈奴中郎将。征还，拜侍中、光禄大夫，累迁太尉、侍中。苻坚密谋兼并，欲观审衅隙，乃遣其西戎主簿郭辩潜结匈奴左贤王曹毂，令毂遣使诣邺，辩因从之。真兄典，仕苻坚为散骑常侍，从子奋覆，并显关西。辩既至邺，历造公卿，言于真曰：“辩家为秦所诛，故寄命曹玉。贵兄常侍及奋覆兄弟，并相知在素。”真怒曰：“臣无境外之交，斯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无因缘假托乎？”乃白玮，请穷诘之。玮、评不许，辩还，谓坚曰：“燕朝无纲纪，实可图之，鉴机识变，唯皇甫真耳。”坚曰：“以六州之地，岂无智识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关西多君子矣。”真性清俭寡欲，不营产业，饮酒至石馀不乱。雅好属文，凡著诗赋四十余篇。王猛入邺，真望马首拜之，明日更见，语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违也？”真答曰：“卿昨为贼，朝是国土，吾拜贼而卿国土，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谓权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从坚入关，为奉车都尉，数岁而死。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

前燕录八

吐谷浑

吐谷浑，慕容廆之庶长兄也，其父涉归分部落一千七百家，以封长庶子吐谷浑，分马以给之。及涉归卒，廆嗣位，而二部马斗。廆怒，遣使让浑曰：“先公分建有别，奈何不相远离，而令马有斗伤？”吐谷浑曰：“马为畜耳，饮食水草，斗其常性，何故怒及于人？兄弟至亲，而斗起于马，乖别甚易，当去汝于万里之外矣。”于是遂行，西移八千里。廆后悔之，遣其长史乙那楼冯及父时耆旧追浑谢之。吐谷浑曰：“先公称卜筮之言，当有二子克昌，祚流后裔。我卑庶也，理无并大，今因马而别，殆天所启乎！诸君试驱马令东，马若还东，我当相随去矣。”楼冯遣从者二千骑，乃拥回浑马。马东行数百步，辄悲鸣西奔，冲突山谷。如是者十馀辈——作曰，楼冯跪而言曰：“此非人事也。”遂止。吐谷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俱当享国，廆及曾玄才百馀年耳。我玄孙已后，庶其昌乎！”于是西附阴山，面黄河。晋永嘉之乱，南迁陇右。鲜卑谓兄为阿干，追以孔怀之思，作《吐谷浑阿干之歌》，岁暮穷思，常歌之。及俊垂僭号，以为犍后大曲。以上亦见《御览》五百六十。其后子孙据有西零已西甘松之界，极乎白兰数千里。甘松山东北，有西王母橐蒲山，大有神验，江水出焉。四

句依《御览》五十引补。然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其官置长史、司马、将军，颇识文字。其男子通服长裙，帽或戴幂鬘。妇人以金花为首饰，辫发萦后，缀以珠贝。其婚姻，富家厚出聘财，窃女而去。父卒，妻其群母；兄亡，妻其诸嫂。丧服制，葬讫而除。国无常税，调用不足，辄敛富室商人，取足而止。杀人及盗马者罪至死，他犯则征物以赎。地宜大麦，而多蔓青，颇有菽粟。出蜀马、犍牛。西北杂种谓之为阿柴虏，或号为野虏焉。吐谷浑年七十二卒，有子六十人，长曰吐延，嗣。

吐延，年少有大志，身長七尺八寸，雄姿魁杰，羌虏惮之，号曰项羽。性倜傥不群，尝慷慨谓其群下曰：“大丈夫生不在中国，当高皇、光武之世，与韩、彭、吴、邓并驱中原，定天下，决雌雄，使名垂竹帛，而潜窜穷山，隔闭殊俗，不闻礼教于上京，不得策名于天府，生与麋鹿同群，死作毡裘之鬼，虽偷视日月，独不愧于心乎！”负其智勇，猜忍不恤下，为帛城老羌酋姜聪所刺杀。以上亦见《御览》四百八十二引《前燕录》。剑犹在其身，谓其将纥拔泥曰：“竖子刺吾，吾之过也，上负先公，下愧士女。所以控制诸羌者，以吾故也。吾死之后，善相叶延，速保白兰。”言终而卒。在位十三年，有子十二人，长子叶延，嗣。

叶延年十岁，其父为羌酋姜聪所害，每旦常缚草人号曰姜聪，哭而射之，中之则号天而泣，不中则瞋目大呼，要中乃止。其母谓之曰：“姜聪，诸将已屠脍之矣，汝何为如此？”叶延泣曰：“诚知射草人无益于先公——作先仇，所以申罔极之心耳。”以上亦见《御览》四百八十二引《前燕录》。性至孝，母病五日不食，叶延亦不食。长而沉毅，好问天地造化、帝王年历。司马薄洛邻曰：“臣

等不学，实未审三皇何父之子，五帝谁母所生。”延曰：“自羲皇以来，符命玄象昭言著见，而卿等面墙，何其鄙哉！语曰‘夏虫不知冬冰’，良不虚也。”又曰：“《礼》云公孙之子得以王父字为氏，吾始祖有昌黎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浑为氏，尊祖之义也。”在位二十三位，卒年三十三，有子四人，长子辟奚嗣。

辟奚，性仁厚慈惠。初闻苻坚之盛，遣使献马五十匹，金银五百斤。坚大悦，拜为安远将军。时辟奚三弟皆专恣，长史钟恶地恐为国害，谓司马乞宿云曰：“昔郑庄公、秦昭王以一弟之宠，宗祀几倾，况今三孽并骄，必为社稷之患。吾与公忝当元辅，若获保首领以没于地，先君有问，其将何辞！吾今诛之矣。”宿云请白辟奚，恶地曰：“吾王无断，不可以告。”于是因群下入觐，执三弟而诛之。辟奚自投于床，恶地等奔而扶之，曰：“臣昨梦先王告臣云：‘三弟将为逆乱，汝速除之。’臣谨奉先王之命矣。”辟奚素友爱，因恍惚成疾，谓世子视连曰：“吾祸灭同生，何以见之于地下！国事大小，汝宜摄之，吾余年残命，寄食而已。”遂以忧卒。在位二十五年，时年四十二。有子六人，视连嗣。上《吐谷浑》，依《晋书·四夷传》录。

成公都

成公都，晋兴元吴人也。都骁猛有勇力，阳虑之战，年十八，横矛大呼，贼不敢当。独步当时，拟之方叔。论者咸曰，当求之于古，造次无其比也。《御览》四百三十六。

王 欢

王欢，一作观，一作劝，字君厚，乐陵人也。安贫乐道，专精耽学，不营产业，常丐食诵《诗》，虽家无斗储，意怡如也。其妻患之，或焚毁其书而求改嫁，欢笑而谓之曰：“卿不闻朱买臣妻邪？”时闻者多哂之。欢守志弥固，遂为通儒。至慕容暉袭伪号，署为国子博士，亲就受经。迁祭酒。及暉为苻坚所灭，欢死于长安。依《晋书·儒林传》录。

公孙凤

公孙凤，字子鸾，上谷人也。隐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土床，夏则并食于器，停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咸异之，莫能测也。慕容暉以安车征至邺，及见暉，不言不拜，衣风举动如在九城。宾客造请，眇得与言。数年病卒。依《晋书·隐逸传》录。

公孙永

公孙永，字子阳，襄平人也。少而好学恬虚，隐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垦植，则不衣食之，吟咏岩间，欣然自得，年馀九十，操尚不亏。与公孙凤俱被慕容暉征至邺，及见暉，不拜，王公以下造之，皆不与言，虽经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岁馀，诈狂，暉送之平郭。后苻坚又将备礼征之，难其年耆路远，

乃遣使者致问。未至而永亡，坚深悼之，谥曰崇虚先生。依《晋书·隐逸传》录。

黄 泓

黄泓，字始长，魏郡斥邱人也。父沈，善天文秘术。泓从父受业，精妙逾深，兼博览经史，尤明《礼》《易》。性忠勤，非礼不动。永嘉之乱，与渤海高瞻避地幽州，说瞻曰：“王浚昏暴，终必无成，宜思去就，以图久安。慕容魔法政修明，虚怀引纳，且讷言真人出东北，倘或是乎？宜相与归之，同建事业。”瞻不从。泓乃率宗族归魔，魔待以客礼，引为参军，军国之务，动辄访之。涨（止）〔指〕说成败，事皆如言。魔常曰：（黑）〔黄〕参军，我之仲翔也。”及皝嗣位，迁左常侍，领史官，甚重之。石季龙攻皝，皝将走辽东，泓曰：“贼有败气，无可忧也，不过二日，必当奔溃。宜严勒士马，为追击之备。”皝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可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时也，胡足为疑！”及期，季龙果退，皝益奇之。及慕容俊即王位，迁从事中郎。俊闻冉闵乱，将图中原，访之于泓。泓劝行，俊从之。及俊僭号，署为进谋将军、太史令、关内侯，寻加奉车都尉、西海太守、领太史令、开阳亭侯，又封平舒县五等伯，常从左右，咨决大事。灵台令许敦害其宠，谄事慕容评，说异议以毁之，乃以泓为太史灵台诸署统，加给事中。泓待敦弥厚，不以毁己易心。慕容暉败，以老归家，叹曰：“燕必中兴，其在吴王，恨吾年迈不见耳。”年九十七卒。卒后三年，伪吴王慕容垂兴焉。依《晋书·艺术传》录。

汜 昭

汜昭，字嗣先，敦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滞。人有于夜中报昭黄金者，昭责而遣之。《御览》八百一十引《前燕录》，疑误，屠本附《前凉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一

前秦录一

苻 洪

苻洪，字广世，略阳临渭氏人也。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子孙强盛，世为西戎酋长。一作“世为氏酋”。其后家池中生蒲，长五丈，节如竹形，时咸异之，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父怀归，为部落小帅。母姜氏，因寝产洪，惊悸而寤。此二句亦见《御览》四百六十五。先是，陇右大雨霖，百姓苦之，谣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团名之曰洪。年十二，父卒，代为部帅。好施一作好学，多权略，骁武善骑射。属永嘉一作刘氏之乱，乃散千金，招延俊杰，访安危变通之术。戎晋襁负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推洪为盟主。刘聪遣使拜平远将军，不受，自称护氏都尉、秦州刺史、略阳公。刘曜僭号长安，光等逼洪归曜，拜率义侯。群氏推为首，刘曜以洪为氏王。及曜败于洛阳，洪率部人西保陇山。石虎将军攻上邽，洪诣虎降，虎大悦，亲出迎之，拜冠军将军、监六夷诸军事，委以西方之事，封泾阳伯。

赵建平四年，石生起兵于关中，洪遂西结张骏，自称晋北平将军、雍州刺史。石虎之灭石生也，洪率户二万下陇，东如冯翊。虎拜洪护氏校尉，进爵为侯。洪说虎宜徙关中豪杰及羌戎内实京师。虎从之，徙秦雍州民羌十馀万于关东，迁洪为龙骧

将军、流民都督，处于枋头。从征段辽，累有战功，进封西平郡公，其部曲赐爵关内侯者二千余人，以洪为关内领侯将。冉闵言于虎曰：“苻洪雄果，其诸子并非常才，宜密除之。”虎待之愈厚。佛图澄言苻氏有王气，虎阴欲杀之，洪称疾不朝。太宁元年，进位侍中、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雍州刺史，进封本国略阳郡公。及石遵即位，闵又以为言，遵乃去洪都督，余如前。洪怨之，乃遣使降晋。后石鉴杀遵，所在兵起，洪有众十馀万。

永和六年，帝以洪为征北大将军、都督河北诸军事、冀州刺史、广川郡公。时姚弋仲亦图据关中，恐洪先之，遣子襄率众五万来伐洪，洪逆击败之。于是安定梁楞等并关西民望说洪曰：“今胡运已终，中原丧乱，明公神武自天，必继踪周汉，宜称尊号，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草付应王”，又其孙坚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三秦王。洪谓博士胡文曰：“孤率众十万，居形胜之地，冉闵、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数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汉祖矣。”初，赵将军麻秋西镇枹罕，闻冉闵之乱，率众归邺，洪使子龙骧雄逆击，获之，以秋为军师将军。秋说洪西都长安，洪深然之。已而秋因宴酖洪，将并其众，世子健收而斩秋。洪将死，谓健曰：“所以未入关者，言中州可指辰而定。今见困竖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办。关中周汉旧都，形胜之国，吾亡后便可鼓行而西。”言终而薨，年六十六。健僭位，伪谥惠武帝。

苻 健

苻健，字建业，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梦感大黑而孕之。健生之夜，洪梦族曾氏王蒲健谓之曰：“是儿兴家门，可以吾名字之。”于是名黑，字世健。后避石虎外祖张黑之名，故改焉。及长，勇果便弓马，好施善事人，甚为石虎父子所亲爱。虎虽外礼苻氏，心实忌之，乃阴杀其诸兄，而不害健也。及洪死，健嗣位，去秦王之号，称晋爵，遣使告丧于京师，且听王命。时京兆杜洪窃据长安，自称晋征北将军、雍州刺史，戎夏多归之。健密图关中，惧洪知之，乃伪受石祗官，缮宫室于枋头，课所部种麦，示无西意，有知而不种者，健杀之以徇。晋永和六年，自称晋征西大将军、都督关西诸军事、雍州刺史。于是尽众西行，至盟津起浮桥以济。遣其弟雄率步骑五千入潼关，兄子菁自轹关入河东。健执菁手曰：“事若之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黄泉，无相见也。”济讫焚桥，自统大众继雄而进。杜洪遣其将张先要健于潼关，健逆击破之。健虽战胜，犹修笈于洪，并送名马珍宝，请至长安上尊号。洪曰：“币重言甘，诱我也。”乃尽召关中之众来距。健筮之，遇《泰》之《临》，健曰：“小往大来，吉亨。昔往东而小，今还西而大，吉孰大焉！”是时众星夹河西流，占者以为百姓还西之象。健遂进军，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又败张先于阴槃，擒之，诸城尽陷，菁所至三辅堡壁悉降，三辅略定。健引兵至长安，洪奔司竹。十一月，健入都长安，遣使献捷京师，并修好于桓温。于是健军师将军左长史贾玄硕等，依诸葛亮刘备故事，表健为侍中、大都督关中诸军事、大单于、秦王，

健怒曰：“我官位轻重，非若等所知。”既而潜使讽玄硕等使上尊号。玄硕等乃上尊号，健伪让再三，乃从之。

辛亥。皇始元年晋永和七年，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僭称天王、大单于，大赦境内死罪，改晋永和七年为皇始元年，追尊父洪为太祖武惠皇帝，缮宗庙社稷，置百官于长安。立妻强氏为天王皇后，子苌为天王皇太子，菁为平元公，生为淮南公，弟雄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雍州刺史、东海公，其餘封授各有差。初，杜洪之奔也，招晋梁州刺史司马勋。至是，勋率步骑三万自汉中入秦川，健拒之五丈原，勋败还。此节亦见《御览》五十七引。是岁，野蚕成茧，野禾被原，百姓采野茧而衣，收野粟而食，关西家给人足。

壬子。二年正月，丞相雄等固请宜依汉晋兼皇王之美，不可过自谦冲，同赵之初号。健从之，以永和八年僭即皇帝位于太极前殿，大赦，诸公进爵为王，以大单于授其子苌，立五等之封，以次进之。杜洪屯宜秋，为其将张琚所杀，琚自立为秦王，置百官。健率步骑二万攻张琚于宜秋，斩其首。还登石安原而叹曰：“美哉斯原也！”怅然有终焉之志。此节依《御览》五十七引校补。健至自宜秋，遣雄、菁率众掠关东，并援石季龙豫州刺史张遇于许昌，与晋镇西将军谢尚战于颍水之上，王师败绩。雄乘胜逐北，至于垒门，杀伤大半，遂虏遇及其众归于长安，拜遇司空，以杨群为豫州刺史，镇许昌。雄攻王擢于陇上，擢奔凉州，雄退屯陇东。

癸丑。三年正月下书曰：“其自公卿已下，岁举贤良、方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学、秀才、异行各一人，或献书规谏，或面陈朕过。其悉以闻，勿拘贵贱。”张重华拜王擢为征东大将军，使

与其将张弘、宋修连兵伐雄。雄与菁率众击败之，获弘、修送长安。初，张遇自许昌来降，健纳遇母韩氏为昭仪，每于众中谓遇曰：“卿，吾子也。”遇惭恨，引关中诸将欲以雍州归顺，乃与健中黄门刘晃谋夜袭健，事觉，遇害。于是孔特起池阳，刘珍、夏侯显起鄠，乔景起雍，胡阳赤起司竹，呼延毒起霸城，众数万人，并遣使诣征西桓温、中军殷浩请救。雄遣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

甲寅。四年晋永和十年，温率众四万趋长安，遣别将入淅川，攻上洛，执健荆州刺史郭敬，而遣司马勋掠西鄙。健遣其子苌率雄菁等众五万，距温于尧柳城愁思堆。温转战而前，次于灞上，苌等退营城南。健以羸兵六千因守长安小城，遣精锐三万为游军以距温。三辅郡县多降于温。健别遣丞相雄领骑七千，与桓冲战于白鹿原，晋师败绩。此节亦见《御览》五十七。又破司马勋于子午谷。初，健闻温之来伐也，芟麦清野以待之，故温掠无所得，军人大饥。此节亦见《御览》八百三十八。至是徙关中三千馀户而归。及至潼关，又为苌等所败，司马勋奔还汉中。丞相东海王雄卒，赠相国，进封魏王、谥敬武王。雄，字元才，洪之季子也。少善兵书而多谋略，好施下士，便弓马，有政术。赵建武中，以功拜龙骧将军。健貌丑，头大而足短，军中称为大头龙骧，征伐皆有殊绩。此节亦略见《御览》二百七十。健僭位，为佐命元勋，权侔人主，而谦恭奉法。健甚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姬旦也。”及卒，健哭之欧血，曰：“天不欲吾定四海邪？何夺元才之速也！”子坚。据纂录本则小传自附于此，而《载记》附大传后，今取补足。其年，西虏乞没军邪遣子入侍，健于是置来宾馆于平朔门以怀远人。起灵台于杜

门。与百姓约法三章，薄赋卑宫，垂心政事，优礼耆老，修尚儒学，而关右称来苏焉。

乙卯。五年，新平有长人见，语百姓张靖曰：“苻氏应天受命，今当太平，外面者归中而安泰。”问姓名，弗答，俄而不见。新平令以闻，健以为妖，下靖狱。会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监寇登得一履于河中，长七尺三寸，人迹称之，指长尺馀，文深一寸。健叹曰：“覆载之内何所不有，此节亦见《御览》一百六十四。张靖所见定不虚也。”赦之。蝗虫大起，自华泽至陇山，食百草无遗。牛马相啖毛，猛兽及狼食人，行路断绝。健自蠲百姓租税，减膳彻悬，素服避正殿。初，桓温之入关也，其太子苌与温战，为流矢所中死。六月，立其子淮南王生为皇太子。六月，健寝疾，菁勒兵入东宫，将杀苻生自立。时生侍健疾，菁以健为死，回攻东掖门。健闻变，升端门陈兵，众皆舍杖逃散，执菁杀之。数日，引太师鱼遵、丞相雷弱儿、太傅毛贵、司空王随等，属以后事，受遗辅政。乙酉，薨于太极前殿，时年四—作三十九，在位四当作五年。葬原陵，伪谥明皇帝，庙号世宗。永兴初，追尊曰景明皇帝，庙号高祖。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二

前秦录二

苻 生

苻生，字长生，健第三子也。幼而骁果粗暴，昏酒无赖，祖洪甚恶之。生无一目，为儿童时，年七岁，洪戏之，以上亦见《御览》三百六十六。问侍者曰：“吾闻瞎儿一泪，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洪大惊，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罗鞭捶。”洪曰：“汝为尔不已，吾将以汝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惧，跣而掩其口，谓健曰：“此儿狂悖，宜早除之，不然，长大必破人家。”健将杀之，雄止之曰：“儿长成自当修改，何至便可如此！”健乃止。及长，力举千钧，雄勇好杀，手格猛兽，走及奔马，击刺骑射，冠绝一时。桓温之来伐也，生单马入阵，搴旗斩将者前后十数。苻既死，健以讖言三羊五眼应苻，故立为太子。皇始五年健卒，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年寿光。群臣奏先帝晏驾甫尔，不宜改号，生怒不从，穷推议主，时永和十一原误二。年也。

乙卯。寿光元年，七月，杀右仆射段纯，尊其母强氏为皇太后，立妻梁氏为皇后。以太子门大夫赵韶为仆射，太子舍人赵诲为中护军，著作佐郎董荣为尚书，并以佞倖进也。以吕婆楼为传中、左大将军，苻安领太尉，苻柳为征东大将军、并州牧，

镇蒲坂，苻谗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陕城，自馀封授有差。初，生将强怀与桓温战没，其子延未及封而健死。会生出游，怀妻樊氏于道上书，论怀忠烈，请封其子。生怒，射而杀之。九月，伪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言于生曰：“比频有客星孛于大角，荧惑入于东井。大角为帝座，东井秦之分野，不出三年，国有大丧，大臣戮死。愿陛下远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群臣，以成康哉之美。”生曰：“皇后与朕对临天下，亦足以塞大丧之变。毛太傅、梁车骑、梁仆射受遗辅政，可谓大臣也。”于是杀皇后梁氏，诛太傅、录尚书毛贵后之舅，车骑、尚书令梁楞，左仆射梁安。后，安之女孙。未见，又诛侍中、丞相雷弱儿及其九子、二十七孙。诸羌悉叛。弱儿，南安羌酋也，刚鲠好直言，见生嬖臣赵韶、董荣乱政，每大言于朝，故荣等譖而诛之。生虽在谅暗，游饮自若，荒耽淫虐，杀戮无道，常弯弓露刃以见朝臣，锤钳锯凿备置左右。未几，后妃公卿以下至于仆隶，诛五百余人。

丙辰。二年正月，嬖臣右仆射董荣言于生曰：“日蚀之灾，应以贵臣应之。”生曰：“唯有大司马，国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生从之，诛司空王堕，以应日蚀之灾。王堕，字安石，京兆霸城人也。博（将）〔学〕有雄才，明天文图纬。苻洪征梁犊，以堕为司马，谓洪曰：“讖言苻氏应王，公其人也。”洪深然之。及为宰相，著匪躬之称。健常叹曰：“天下群官，皆如王令君者，阴阳曷不和乎！”甚敬重之。性刚愎，疾恶，雅好直言。疾董荣、强国如仇讎，每于朝见之际，略不与言。人谓之曰：“董尚书贵幸一时，公宜降意。”堕曰：“董龙是何鸡狗！而令国士与之言乎？”荣闻而惭恨，故遂说生诛之。及刑，荣谓堕曰：“君今复敢数董龙作鸡狗乎？”堕瞋目而叱之。龙，荣之小字也。此节亦见《御览》四

百二十八。壬戌，飡群臣于太极前殿，饮酣乐奏，生亲歌以和之。命其尚书令辛牢典劝，既而生怒曰：“何不强酒？犹有坐者！”引弓矢射牢而杀之。于是百僚大惧，无不引满昏醉，污服失冠，蓬头僵仆，生以为乐。生闻张祚见杀，玄靓幼冲，命其征东苻柳、参军阎负、梁殊使凉州，以书喻之。负、殊至姑臧，玄靓年幼，不见殊等。其凉州牧张瓘谓负、殊曰：“孤之本朝，世执忠节，远宗大晋，臣无境外之交，君等何为而至？”负、殊曰：“晋王以邻藩义好，有自来矣。虽拥阻山河，然风通道会，不欲使羊、陆二公独美于前。主上以钦明绍统，八表宅心，光被四海，格于天地。晋王思与张王齐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与君公同金兰之契，是以不远而来，有何怪乎！”瓘曰：“羊、陆一时之事，亦非纯臣之义也。本朝六世重光，固忠不贰，若与苻征东交玉帛之好者，便是上违先公纯诚雅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负、殊曰：“昔微子去殷，项伯归汉，虽背君违亲，前史美其先觉。亡者之余，远逃江会，天命去之，故尊先王翻然改图，北面二赵，盖神算无方，鉴机而作。君公若欲称制河西，众旅非秦之敌，如欲宗归遗晋，深乖先君雅旨，孰若远踪窦融附汉之规，近述先王归赵之事，垂祚无穷，永享遐祉乎？”瓘曰：“中州无信，好食誓言。往与石氏通好，旋见寇袭。中国之风，诚在昔日，不足复论通和之事也。”负、殊曰：“三王异政，五帝殊风，赵多奸诈，秦以信义，岂可同年而语哉！张先、杨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贡，先帝命将擒之，宥其难恕之罪，加以爵封之荣。今上道合二仪，慈弘山海，信符阴阳，御物无际，不可以二赵相况也。”瓘曰：“秦若兵强化盛，自可先取江南，天下自然尽为秦有，何辱征东之命！”负、殊曰：“先帝以大圣神武，开构鸿基，强燕纳款，八州顺轨。主上钦

明，道隆必世，慨徽号拥于河西，正朔未加吴会，以吴必须兵，凉可以义，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不能蹈机而发者，正可缓江南数年之命，回师西旆，恐凉州不可保也。”瓘曰：“我跨据三州，带甲十万，西包昆域，东阻大河，伐人有馀，而况自固！秦何能为患？”负、殊曰：“贵州险塞，孰若崤、函？五郡之众，何如秦、雍？张琚、枉洪因赵之成资，据天阻之固，策三秦之锐，藉陆海之饶，劲士风集，骁骑如云，自谓天下可平，关中可固，先帝神矛一指，望旗冰解，人咏来苏，不觉易主。燕虽虎视关中，犹以地势之义，逆顺之理，北面称藩，贡不逾月。致肃慎楛矢，通九夷之珍，单于屈膝，名王内附。控弦之士百有馀万，鼓行而济河西者，君公何以抗之？盖追遵先王臣赵故事，世享大美，为秦之西藩。”瓘曰：“然秦之德义加于天下，江南何以不宾？”负、殊曰：“文身之俗，负阻江山，道污先叛，化盛后宾，自古而然，岂但今也！故《诗》曰：‘蠢尔蛮荆，大邦为仇。’言其不可以德义怀也。”瓘曰：“秦据汉旧都，地兼将相，文武辅臣，领袖一时者谁也？”负、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则大司马、武都王安，征东大将军、晋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拔，入可允厘百工，出能折冲万里者，卫大将军、广平王黄眉，后将军、清河王法，龙骧将军东海王坚之兄弟，其耆年硕德，德侔尚父者，则太师、录尚书事、广宁公鱼遵；其清素刚严，骨鲠贞亮，则左光禄大夫强平，金紫光禄程肱、牛夷；博学强识，探赜索幽，则中书监胡文，中书令王鱼，黄门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权智无方，则左卫将军李威，右卫将军苻雅；才识明达，令行禁止，则特进、领御史中丞梁平老，特进、光禄大夫强汪，侍中、尚书吕婆楼；文史富赡，郁为文宗，则尚书右仆射董荣，秘书监王颺，著作郎梁说；骁勇

多权略，攻必取，战必胜，关张之流，万人之敌者，则前将军、新兴王飞，建节将军邓羌，立忠将军彭越，安远将军范俱难，建武将军徐盛；常伯纳言，卿校牧守，则人皆文武，莫非才贤；其馀怀经世之才，蕴佐时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夺者，王猛、朱彤之伦，相望于岩谷。济济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瓘笑曰：“此事决之主上，非身所了。”负、殊曰：“凉王虽天纵英睿，然尚幼冲，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系，见机之义，实在君公。”瓘新辅政，河西所在兵起，惧秦师之至，乃言于玄靓，遣使称藩，生因其所称而授之。

慕容俊遣将慕容廆等率众七千入自轺关，攻幽州刺史张哲于裴氏堡。晋将军刘度等帅众四千，攻青州刺史袁朗于卢氏。生遣其前将军苻飞距晋，建节将军邓羌距燕。飞未至而度退。羌及长卿战于堡南，大败之，获长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馀级。姚襄率众万馀，攻平阳太守苻产于匈奴堡，苻柳救之，为襄所败，引还蒲坂。襄攻堡，克之，杀苻产，尽坑其众，遣使从生假道，将还陇西。生将许之，苻坚谏曰：“姚襄，人杰也，今还陇西，必为深害，不如诱以厚利，伺隙而击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斩其使者，焚所送章策，寇掠河东。生怒，命其大将军张平讨之。襄乃卑辞厚币与平结为兄弟，平更与襄通和。

生发三辅人营渭桥，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农害时，上疏极谏，生怒杀之。长安大风，发屋拔树，行人颠顿，宫中奔扰，或称贼至，宫门昼闭，五日乃止。生推告贼者，杀之，剖而出其心。左光禄大夫强平谏生曰：“元正盛晓一作旦日有蚀之，正阳神朔，昏风大起，兼水旱不时，兽灾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克强于政

治，乖和气所致也。愿陛下务养元元，平章百姓，弃纤介之嫌，含山岳之过，致祭宗庙，爱礼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泽，则奸回寝止，妖祲自消，乾灵祇佑，皇家永保，无穷之美矣。”生大怒，以为妖言，凿其顶而杀之。此段亦见《御览》四百九十二及八百七十六。平之囚也，伪卫将军苻黄眉、前将军苻飞、建节邓羌侍宴禁中，叩头固谏，以太后为言。平即生母强氏之弟也。生既弗许，强氏忧恨而死。生下书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宗之业，君临万邦，子育百姓，嗣统已来，有何不善，而谤讟之音扇满天下！杀不过千，而谓刑虐。行者比肩，未足为稀。方当峻刑极罚，复如朕何！”时猛兽及狼大暴，昼则断道，夜则发屋，惟害人而不食六畜。自生立一年，兽杀七百余人，百姓苦之，皆聚而邑居。为害滋甚，遂废农桑，内外凶惧。群臣奏请禳灾，生曰：“野兽饥则食之，饱当自止，终不能累年为害也。天岂不子爱群生，而年年降罚，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将助朕专杀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为怨天而尤人哉！”生如阿房，遇兄与妹俱行者，逼令为非礼，不从，生怒杀之。又宴群臣于咸阳故城，有后至者，皆斩之。尝使太医令程延合安胎药，问人参好恶并药分多少，延曰：“虽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为讥其目，凿延出目，然后斩之。

丁巳。三年，有司奏：“太白犯东井。东井，秦之分也，太白罚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师。”生曰：“星入井者，必将渴耳，何所怪乎！”四月，姚襄遣姚兰、王钦卢等招动鄜城、定阳、北地、芹川诸羌胡，皆应之，有众二万七千，进据黄落。生遣广平王黄眉、东海王坚、建节将军邓羌等率步骑万五千以讨之。襄深沟高垒，固守不战。邓羌说黄眉曰：“伤弓之鸟，落于虚发。襄频为

晋将桓温、张平所败，锐气丧矣。今谋固垒不战，是穷寇也。襄性刚狠，易以刚动，若长驱鼓行，直压其垒，襄必忿而出师，可一战擒也。”黄眉从之，遣羌率骑三千，军于襄垒门。襄果怒，尽锐出战。羌伪不胜，引骑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一作平原，羌回骑距襄。俄而黄眉、坚至，大战，获襄。襄有骏马，日行千里，是战也，马倒而擒斩之，尽俘其众，此段亦见《御览》三百十一。黄眉等振旅而归。黄眉虽有大功，生不加旌赏，每于众中辱之。黄眉怒，谋杀生自立，事发，伏诛，其王公亲戚多有死者。

初，生梦大鱼食蒲，又长安谣曰：“东海大鱼化为龙，男便为王女为公。问在何所洛门东。”东海，苻坚封也，时为龙骧将军，第在洛门之东。生不知是坚。是月，生以谣梦之故，诛其侍中、太师、录尚书事鱼遵此节亦见《御览》四百六十五。及其七子十孙。时又谣曰：“百里望空城，郁郁何青青。瞎儿不知法，仰不见天星。”于是悉坏诸空城以禳之。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惧不免祸，请出镇上洛。生曰：“卿恭肃笃敬，宜左右朕躬，岂有外镇之理。”改授中军。夷惧，归而自杀。

初，生少凶暴嗜酒，健临死，恐其不能保全家业，诫之曰：“酋帅、大臣，若不从汝命，渐除之。”及即伪位，荒暴日滋，残虐弥甚，耽湎于酒，无复昼夜。群臣朔望，漏尽请见。生曰：“日尽午一作乎，须待宴讫。”朝谒罕有见者，或至日暮而不出。百僚饥弊，或至申酉间方出。临朝酒一作辄，怒色厉，惟行一作多有杀戮。动连月昏醉，弗堪省览，文奏因之遂寝。纳奸佞之言，赏罚失中。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宫人与男子

裸交于殿前，引群臣临而观之。或生剥牛羊驴马，活爇鸡豚鹅鸭，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生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观以为嬉乐。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情危骇，道路以目。朝士奔走草野，皆曰“从虎口出”。左右得度一日，如过十年。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至于〔戮〕〔截〕脰、刳胎、拉胁、锯颈杀者动有千数。太史令康权言于生曰：“昨夜三月并出，孛星入于太微，遂入于东井。兼自去月上旬沈一作久阴不雨，迄至于今，将有下人谋中之祸，深愿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为妖言，扑而杀之。生夜对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当除之。”是夜，清河王苻法梦神告之曰：“旦将祸集汝门，〔为〕〔惟〕先觉者可以免之。”寤而心悸。会侍婢来告，乃与特进梁平老、强汪等率壮士数百人潜入云龙门。东海王坚与吕婆楼率麾下三百余人鼓噪继进，宿卫将士皆舍杖归坚。生犹昏寐未寤。坚众既至，生惊问左右曰：“此辈何等人？”引生置于别室，废之为越王，俄而杀之。生临死，犹饮酒数斗，昏醉无所知矣。时年二十三，在位二年，伪谥厉王。封子廆为越侯。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三

前秦录三

苻 坚

苻坚，字永固，一名文玉，健弟雄之子也。赵建武中，祖洪从石秀龙徙邺，家于永贵里。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归而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有神光之异，自天烛一作属其庭。背有赤文，隐起成字，曰“草付臣又土，王咸阳”，秘而莫之传也。姿貌魁杰，臂垂过膝，目有紫光。祖洪奇而爱之，名曰坚头。年七岁，聪敏好施，举止不逾规矩。每侍洪侧，辄量洪举措，取与不失机候。洪因而谓健曰：“此儿姿貌瓌伟，质性过人，头大镇重，身长任大，足短安下，非常相也。”赵右光禄大夫司隶校尉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遇坚于路，异之，执其手曰：“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于此，不畏司隶缚邪？”坚曰：“司隶缚罪人，不缚小儿戏也。”统顾谓左右曰：“此儿有霸王之相。”左右怪之，统曰：“非尔所及也。”后复遇之，统下车屏人，密谓之曰：“苻郎骨相不恒，后当大贵，但仆不及见，如何？”坚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八岁，请师就家学。洪曰：“尚小未可。吾年十三，方欲求师，时人犹以为速成，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欣而许之。健之入关也，次于曲沃，梦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坚为龙骧将军，健翌日旦

而为坛于曲沃拜坚。健泣谓坚曰：“先王一作汝祖昔受此号，汝父次为之，今若复为神明所授，可不勉之！”坚挥剑搥马，志气感厉，士卒莫不惮服焉。性至孝，有器度，博学多才艺，年十一便有经略大志，坚要结英豪，以图纬世之宜。王猛、吕婆楼、强汪、梁平老等皆有王佐之才，坚并倾身礼之，以为股肱羽翼。此节亦见《御览》四百七十四。太原薛赞、略阳权翼见而惊曰：“非常人也！”

及生嗣伪位，赞、翼说坚曰：“今主上昏虐，天下离心。有德者昌，无德者受殃，天之道也。神器业重，不可令他人取之，愿君（行）〔王〕行汤武之事，以顺天人心。”坚深然之，纳为谋主。生既残虐无度，梁平老等亟以为言，坚遂弑生，以伪位让其兄法。法自以庶孽，不敢当。坚及母苟氏并虑众心未服，难居大位，群僚固请，乃从之。

丁巳。永兴元年晋升平元年六月，去皇帝之号，僭称大秦天王，即位太极殿，诛生佞倖臣董龙、赵韶等二十余人，赦其境内，改寿光三年为永兴元年。追尊谥父雄为文桓皇帝，尊母苟氏为皇太后，妻苟氏为皇后，世子宏为皇太子。兄清河王法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东海公，以从祖永安公苻侯为大尉，从兄苻柳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诸王皆贬爵为公；封弟融为阳平公，双河南公，子丕为长乐公，暉为平原公，熙为广平公，叟钜鹿公。李威为卫将军、尚书左仆射，梁平老为右仆射，强汪为领军将军，仇腾为尚书、领选，席宝为丞相长史、行太子詹事，吕婆楼为司隶校尉，王猛、薛赞为中书令侍郎，权翼为给事中黄门侍郎，与猛、赞并掌机密。追复鱼遵、雷弱儿、毛贵、王堕、梁楞、梁安、段纯、辛牢等诸公卿为生所诛者，悉复本官，以礼改葬之，其子孙皆随才擢授。十月，丞相东

海公法以疑忌赐死，苟太后之意也。初，坚母以法长而贤，又得众心，惧终为变，至此遣杀之。坚性友爱，与法决于东堂，恸哭呕血，赐以本官，谥曰哀，封其子阳为东海公，敷为清河公。于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所在以闻。

戊午。二年，其将张平以并州叛，坚率众讨之，以其建节将军邓羌为前锋，率骑五千据汾上。坚至铜壁，平尽众拒战，为羌所败，获其养子蚝，送之，平惧，乃降于坚。坚赦其罪，署为右将军，蚝武贲中郎将，加广武将军，徙其所部三千馀户于长安。张蚝本姓弓，上党兹氏人也。膂力过人，能却曳牛走，张平爱而子之。淫于平妾，知而责之。蚝惭，割阴以自誓，遂为阉人。坚甚宠之，常侍左右，终为名将。所在有殊功，世称邓羌、张蚝皆万人敌也。《御览》三百八十六及二百七十五。

四月，坚如雍，祀五畤。六月，如河东，祀后土。八月，自临晋登龙门，顾谓其群臣曰：“美哉山河之固！娄敬有言，‘关中四塞之国’，真不虚也。”权翼、薛赞对曰：“臣闻夏殷之都非不险也。周秦之众非不多也，终于身窜南巢，首悬白旗，躯残于犬戎，国分于项籍者何也？德之不修故耳。吴起有言，‘在德不在险’，深愿陛下追踪唐虞，怀远以德，山河之固不足恃也。”坚大悦，至韩原，观晋魏颗鬼结草抗秦军之处，赋诗而归，乃还长安。赐为父后者爵一级，鳏寡高年谷帛有差，丐所过田租之半。是秋大旱，坚减膳彻悬，金玉绮绣皆散之戎士，后宫悉去罗纨，衣不曳地。开山泽之利，公私共之，偃甲息兵，与境内休息。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进樊世，氏豪也，有大勋于苻

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猛言之于坚，坚怒曰：“必须杀此老氏，然后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坚谓猛曰：“吾欲以杨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杨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让世曰：“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竞婚，是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将击猛，左右止之。世遂丑言大骂，坚由此发怒，命斩之于西廐。诸氏纷纭，竞陈猛短，坚恚甚，慢骂，或有鞭撻于殿庭者。权翼进曰：“陛下宏达大度，善驭英豪，神武卓犖，录功舍过，有汉祖之风。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坚笑曰：“朕之过也。”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

己未。甘露元年正月，坚起明堂，缮南北郊，郊祀其祖洪以配天，宗祀其伯健于明堂以配上帝。亲耕藉田，其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坚南游霸陵，顾谓群臣曰：“汉祖起自布衣，廓平四海，佐命功臣敦为首乎？”权翼进曰：“《汉书》以萧曹为功臣之冠。”坚曰：“汉祖与项羽争天下，困于京索之间，身被七十馀创，通中六七，父母妻子为楚所囚。平城之下，七日不火食，赖陈平之谋，太上、妻子克全，免匈奴之祸。二相何得独高也！虽有人狗之喻，岂黄中之言乎！”于是酣酒极欢，命群臣赋诗。六月，甘露降，乃大赦，复改元曰甘露。八月，坚下书曰：“咸阳内史猛，言彰出纳，所在著绩，有卧龙之才，宜入赞百揆，丝纶王言，可征拜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

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馀人。于是百僚肃整，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以猛为吏部尚书，迁太子詹事。十一月，以猛为司隶，侍中领选如故。猛上疏曰：“伏思阳平公融，明德懿亲，光禄西河任群，忠贞淑慎，处士朱彤，博识聪辩，并宜左右弥纶，晖赞九棘，愚臣庸鄙，请避贤路。”坚曰：“机务俟才，允属明哲，朝野所望，岂容致辞。所举融等，寻别铨叙。”于是以融为侍中、中书监，兼右仆射；任群为光禄大夫，领太子家令；朱彤为中书侍郎，领太子庶子。于是遣使巡察四方及戎夷种落，州郡有高年孤寡，不能自存，长吏刑罚失中、为百姓所苦，清修疾恶、劝课农桑、有便于俗，笃学至孝、义烈力田者，皆令具条以闻。

庚申。二年，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曰：“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战，事兴蚕妇，浇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扰边动众，非国之利。所获资产，其悉以归之。”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修和，示之信义。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乌丸独孤、鲜卑没奕于率众数万又降于坚。坚初欲处之塞内，苻融以“匈奴为患，其兴自古。比虏马不敢南首者，畏威故也。今处之于内地，见其弱矣，方当窥兵郡县，为北边之害。不如徙之塞外，以存荒服之义。”坚从之。

辛酉。三年九月，凤凰集于东阙，大赦其境内，百僚进位一级。歌之曰：“凤凰于飞，其羽翼翼；渊武圣后，享龄万亿。”歌依《御览》四百六十五引补。初，坚之将为赦也，与尚书左仆射猛、右仆

射融密议于露堂，悉屏左右。坚自为赦文，猛、融供进纸笔。有一大苍蝇入自牖间，鸣声甚大，集于笔端，驱而复来坚所，听之一作坚恶之，久而乃去。俄而长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闻。坚惊谓融、猛曰：“禁中无耳属之理，事何从而泄也？”于是敕内外穷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赦。”须臾不见。坚叹曰：“其向者苍蝇乎？声状非常，吾固恶之。”此段亦见《御览》六百五十二。谚曰：“欲人勿知，莫若勿为。”声无细而弗闻，事未形而必彰者，其此之谓也。”坚广修学官，召郡国学生通一经以上充之，公卿以下子孙并遣受业。其有学为通儒、才堪干事、汉修廉直、孝悌力田者，皆旌亲之。于是人思劝励，号称多士，盗贼止息，请托路绝，田畴修辟，帑藏充盈，典章法物，靡不悉备。

壬戌。四年晋哀隆和元年坚亲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优劣，品而第之。问难五经，博士多不能对。坚谓博士王实曰：“朕一月三临太学，黜陟幽明，躬亲奖励，罔敢倦违，庶几周孔微言不由朕而坠，汉之二武其可追乎！”实对曰：“自刘石扰覆华畿，二都鞠为茂草，儒生罕有或存，坟籍灭而莫纪，经纶学废，奄若秦皇。陛下神武拨乱，道隆虞夏，开庠序之美，弘儒教之风，化盛隆周，垂馨千祀，汉之二武，焉足论哉！”自是每月一临太学，诸生竞劝焉。七月，黄龙见于成纪，梁山崩。

癸亥。五年晋兴宁元年，白虎见天水。

甲子。六年，遣鸿胪拜张天锡为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屠各张罔聚众数千，自称大单于，寇掠郡县。坚以其尚书邓羌为建节将军，帅众七千讨平之。时商人赵掇、丁妃、邹瓮等皆家累千金，车服之盛，拟则王侯，坚之诸公竞引之为国贰卿。黄门侍

郎程宪言于坚曰：“赵掇等皆商贩丑竖，市郭小人，车马衣服僭同王者，官齐君子，为藩国列卿，伤风败俗，有尘圣化，宜肃明典法，使清浊显分。”坚于是推检引掇等为列卿者降其爵。乃下制：“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车马于都城百里之内。金银锦绣，工商、皂隶、妇女不得服之，犯者弃市。”

乙丑。建元元年 晋兴宁三年，坚又改元为建元。正月，雍州秀才段铨对策上第，拜吏部郎中，孝廉通经者十余人皆拜令长。慕容暉遣其太宰慕容恪攻拔洛阳，略地至于崤澠。坚惧其入关，亲屯陕城以备之。匈奴右贤王曹毂、左贤王卫辰举兵叛，率众二万攻其杏城已南郡县，屯于马兰山。索虑乌延等亦叛坚而通于辰、毂。坚率中外精锐以讨之，以其前将军杨安、镇军毛盛等为前锋都督。毂遣弟活距战于同川，安大败之，斩活并四千馀级，毂惧而降。坚徙其酋豪六千馀户于长安。进击乌延，斩之。邓羌讨卫辰，擒之于木根山。坚自驄马城如朔方，巡抚夷狄，以卫辰为夏阳公以统其众。毂寻死，分其部落，貳城已西二万馀落封其长子玺为路川侯，貳城已东二万馀落封其小子寅为力川侯，故号东、西曹。

丙寅。二年 晋帝奕太和元年，秦、雍二州地震裂，水泉涌出，金象生毛，长安大风震电，坏屋杀人，坚惧而愈修德政焉。此节亦见《御览》八百八十。使王猛、杨安等率众二万寇荊州北鄙诸郡，掠汉阳万馀户而还。

丁卯。三年，羌敛岐叛坚，自称益州刺史，率部落四千馀家西依张天锡叛将李俨。坚遣王猛与陇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羌讨敛岐于略阳。张天锡率步骑三万击李俨，攻其大夏、武始二郡，克之。天锡将掌握又败俨诸军于葵谷，俨惧，遣兄子纯谢罪

于坚，仍请救。寻而猛攻略阳，敛歧奔白马。遣杨安与建威王抚率众会猛以救俨。猛遣邓羌追敛歧，使王抚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与杨安救枹罕，及天锡将杨邈战于枹罕东，猛不利。邓羌擒敛歧于白马，送之长安。无锡遂引师而归。俨犹凭城未出，猛乃服白乘舆，从数十人，请与相见。俨开门延之，未及设备，而将士续入，遂虏俨而还。坚以其将军彭越为平西将军、凉州刺史，镇枹罕。以俨为光禄勋、归安侯。是岁，苻双据上邽、苻柳据蒲坂叛于坚，苻廋据陕城、苻武据安定并应之，将共伐长安。坚遣使喻之，各齧梨以为信，皆不受坚命，阻兵自守。

戊辰。同年，坚遣后禁将军杨成世、左将军毛嵩等讨双、武，王猛、邓羌攻蒲坂，杨安、张蚝攻陕城。成世、毛嵩为双、武所败，坚又遣其武卫王鉴、宁朔吕光等率中外精锐以讨之，在卫苻雅、左禁襄（衡）〔冲〕率羽林骑七千继发。双、武乘胜至于榆眉，鉴等击败之，斩获万五千人。武弃安定，随双奔上邽，鉴等攻之。苻柳出挑战，猛闭垒不应。柳以猛为惮己，留其世子良守蒲坂，率众二万，将攻长安。长安去蒲坂百馀里，邓羌率劲骑七千夜袭败之，柳引军还，猛又尽众邀击，悉俘其卒，柳与数百骑入于蒲坂。鉴等攻上邽，克之，斩双、武。猛又寻破蒲坂，斩柳及其妻子，传首长安。猛屯蒲坂，遣邓羌与王鉴等攻陷陕城，克之，送廋于长安，杀之。池阳民惑其妇言而欲杀母，遂车载母，辞诣亲家。入南山，母曰：“汝诣亲家，何至是也？”儿曰：“老婢何言！”遂下母于谿谷之间，脱衣将杀之。初，妇谓其夫曰：“不可不得中衣来也。”儿不欲手脱，背坐厉声令母自脱。母泣曰：“我生汝养汝至于今日，汝信妇言枉杀我，可不乞我此衣？”儿怒曰：“老婢复何言？”母呼曰：“天神山神，当见此否！”言未

卒声，见所持刀忽贯其顶而杀，投于山穴。母乘车却归，昏而反家。妇谓其夫还，逆问曰：“得中衣来不？”母驰告邻里，收其妇送官。郡县以闻，坚惊曰：“宇宙之内乃有此事，将非怪乎？”于是辍而杀之。此段依《御览》六百四十五引补，姑从屠本附此。时有司奏人有盗其母之钱而逃者，请投之四裔。太后闻而怒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之）〔不〕孝，当弃之市朝，奈何投之方外乎？方外岂有无父母之乡乎？”于是辍而杀之。《御览》六百四十五。

己巳。五年晋太和四年六月，晋大司马桓温伐燕慕容暉，次于枋头。燕师屡败，遣散骑侍郎药嵩来乞师于一无于字坚，请赂秦以三字一作割虎牢以西之地。坚亦欲与暉连横，八月，乃遣将军苟池、洛州刺史邓羌帅步骑二万救燕。温败引归，池乃还。是月，京兆尹王攸上书献十略：一曰君道宜明，二曰臣尚忠敬，三曰子贵孝养，四曰民生在勤，五曰教无偏党，六曰养民在惠，七曰延聘耆贤，八曰惩恶显善，九曰伐叛讨逆，十曰易简宏大。坚纳之，以攸为谏议大夫。十一月，燕车骑王垂避害来奔，王猛言于坚曰：“慕容垂，燕之戚属，世雄东夏，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之间咸有奉戴之意。观其才略，权智无方，兼其诸子明毅有干艺，人之杰也。蛟龙猛兽，非可驯之物，不如除之。”坚曰：“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桓温既走，慕容暉悔割河沧一作武牢之地以赂秦，乃遣使谓坚曰：“顷者割地，行人失辞。有国有家，分灾救患，理之常也。”坚大怒，遣王猛与建威梁成平老之子。邓羌率步骑三万伐燕，署慕容垂为冠军将军，以为乡导，攻暉洛州刺史慕容纪《载记》作筑，下同。于洛阳。暉遣其将慕容臧率精卒十万，将解纪围。猛使梁成等以精锐万人卷甲赴之，大破臧于荥

阳。猛遗慕容纪书，纪惧而请降。十二月，猛陈师而受之，留邓羌镇金墉，猛振旅而归。此段亦见《通鉴考异》引《十六国·秦春秋》如此，而云《燕书·少帝纪》。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屠本偏不从此而从彼，何也？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四

前秦录四

苻 坚

庚午。建元六年晋太和五年，又令辅国王猛帅镇南杨安、虎牙将军张蚝、建节邓羌等十将，率步骑六万伐氐，讨平燕冀。坚亲送猛于霸东，谓曰：“今授卿精兵，委以重任，便可从壶关、上党出潞川，此捷济之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吾当躬自率众以继卿后，于邺相见。已敕运漕相继，但忧贼，不烦后虑也。”猛曰：“臣庸劣孤生，操无豪介，蒙陛下恩荣，内侍帷幄，出总戎旅，藉宗庙之灵，禀陛下神算，残胡不足平也。愿不烦銮辂，冒犯霜露。臣虽不武，望克不淹时。但愿速敕有司，部置鲜卑之所。”坚大悦。于是进师。杨安攻晋阳。八月，猛攻壶关，执氐上党太守慕容越，所经郡县皆降于猛，猛留屯骑校尉苟萇戍壶关。会杨安攻晋阳，为地道，遣张蚝率壮士数百人入其城中，大呼斩关，猛遂入晋阳，执氐并州刺史慕容庄。氐遣太傅、上庸王评率众四十余万以救二城，评惮猛不敢进，屯于潞川。猛留毛当戍晋阳，进师次潞川，与评相持。遣将军徐成觐燕军，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将斩之，邓羌固请曰：“成，羌郡将也羌郡太守，愿与效战以赎罪。”猛弗许，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赦之，羌诣猛，谢。猛执其手曰：“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

家乎！”此段依《通鉴约》补，因赞有此事，知《通鉴》亦系本此书也。徐成嵩之叔也，纯直亮素，为王猛所知，长不满六尺，丑极当时。《御览》三百八十二。乃遣裨将一作游击郭庆之以锐卒五千，夜从间道出评营后，傍山起火，烧其辎重，火见邺中。玮惧，遣使让评，催之速战。猛觐知评卖水鬻薪，不抚将士，有可乘之会，大笑谓杨安等曰：“慕容评真奴才，虽亿万之众，尚不足为虑，况数十万乎？今破之必矣！”评又求战。甲戌，乃陈于渭一作潞原，猛誓众曰：“王景略受国厚恩，任兼内外，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宜各勉进，不可退也。愿戮力行间，以报恩顾，受爵明君之朝，庆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众皆勇奋，破釜弃粮，大呼竞进。猛望评师之众也，恶之，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也。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隶见与者，公无以为忧。”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大郡万户侯相处。”羌不悦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寝而弗应。猛乃驰就许之，羌于是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评军，出入数四，傍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战及日中，评众大败，俘斩五万有馀，此段亦见《御览》三百十二、三百三十四及二百五十。乘胜追击，又降斩十万，于是进师围邺。猛之未至邺也，劫盗公行；及猛之至，远近帖然。坚闻之，十一月留李威辅其太子宏守长安，以苻融镇洛阳，躬率精锐十万向邺。七日而至于安阳，过故宅，引诸耆老语及祖父旧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猛潜如安阳迎坚，坚谓之曰：“昔亚夫不出军迎汉文，将军何以临敌而背众乎？”猛曰：“臣每览亚夫之事，常谓前却人主，以此而为名将，窃未多之。臣奉陛下神算，击垂亡之虏，若摧枯拉朽，何足虑也！监国冲幼，銮驾远临，脱有不虞，其如宗庙何！”

戊寅，坚遂攻邺，陷之。慕容暉出奔，将军郭庆执暉于高阳，送之。辛巳，坚入邺宫，大赦。阅其图籍，凡郡百五十七，县一千五百七十九，户二百四十五万八千九百六十九，口九百九十八万七千九百三十五。诸州郡牧守及六夷渠帅尽降于坚。郭庆穷追馀烬，慕容评奔于高句丽，庆追至辽海，句丽缚评送之。坚散暉宫人珍宝以赐将士，论功封赏各有差。以王猛为使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邺，封清河郡侯，以燕太宰恪、太傅评之第尽赐之，加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人，中女妓三十八人。猛辞，坚曰：“昔魏绛和戎，犹有金石丝竹之赏；山甫翼周，实受四牡之锡。卿功超二子，任过管、葛，安得辞也！其敬受之，无逆朕命。”以邓羌为散骑常侍、安定太守、真定郡侯，邑三千户。赏潞川之功，以郭庆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杨武将军、幽州刺史，镇蓟。坚自邺如枋头，宴诸父老，改枋头为永昌县，复之终世。坚至自永昌，行饮至之礼，歌劳止之诗，以飨其群臣。赦慕容暉及其王公已下，皆徙于长安，封赏各有差。既遣猛处分六州，便宜从事。猛上书辞，坚遣侍中梁说喻旨。梁说，字伯言，博学有俊才，与弟熙俱以文藻清丽，见重一时。时人为之语曰：“关中堂堂，二申两房；未若二梁，瑰文琦章。”《御览》四百九十五。

辛未。七年晋简文咸安元年，坚行礼于辟雍，祀先师孔子，其太子及公侯卿大夫之元子，皆束脩释奠焉。高平苏通、长乐刘祥并以硕学耆德，尤精二《礼》。坚以通为《礼记》祭酒，居于东庠，祥为《仪礼》祭酒，处于西序。坚每月朔旦，率百僚亲临讲论。此节依《御览》二百三十六引补。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陈留、东阿万户以

实青州。诸因乱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晋叛臣袁瑾固守寿春，为大司马桓温所围，遣使请救于坚。坚遣王鉴、张蚝率步骑二万救之，鉴据洛涧，蚝屯八公山。桓温遣诸将夜袭鉴、蚝，败之，鉴、蚝屯慎城。初，仇池氏杨世以地降于坚，坚署为平南将军、秦州刺史、仇池公。既而归顺于晋。世死，子纂代立，遂受天子爵命而绝于坚。世弟统骁武得众，起兵武都，与纂分争。坚遣其将苻雅、杨安与益州刺史王统率步骑七万，先取仇池，进围宁益。雅等次于鹫峡，纂率众五万距雅。晋梁州刺史杨亮遣督护郭宝率骑千馀救之，战于陕中，为雅等所败，纂收众奔还。雅进攻仇池，杨统帅武都之众降于雅。纂将硕密降于雅，请为内应。纂惧，面缚出降。雅释其缚，送之长安。以杨统为平远将军、南秦州刺史，加杨安都督，镇仇池。

先是，王猛获张天锡将敦煌阴据及甲士五千，坚既平六州，西擒杨纂，欲以德怀远，且夸威河右，至是悉送所获还凉州。天锡惧而遣使谢罪称藩，坚大悦，即署天锡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河右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西域都护、西平公。吐谷浑辟奚以杨纂既降，惧而遣使送马五千匹、金银五百斤。坚拜辟奚安远将军、湟川侯。七月，坚如洛阳，下书曰：“士死知己，犹来格谟，故乔公一言，魏祖追恻。赵司隶高平徐统，往在邺都，识朕于童稚，每思其殷勤之言，勿敢忘也，可召其孙子诣行所。”坚如邺，狩于西山，亲驰射兽，游猎旬馀，昏一作乐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马谏曰：“臣闻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驰车，袁公止辔；孝武好田，相如献规。陛下为百姓父母，苍生所系，何可盘于游田，以玷圣德。若祸起须臾，变生不测者，其如宗庙何！其如太后何！”

坚曰：“善哉！昔文公悟愆于虞人，朕闻罪于王洛，吾过也。”乃止。此段亦见《御览》四百五十四及《书钞》百，《初学记》十八。自是遂不复猎。坚闻桓温废海西公也，谓群臣曰：“温前败灞上，后败枋头，十五年间，再倾国师。六十岁公，举动如此，不能思愆免退，以谢百姓，方废君以自悦，将如四海何！谚云‘怒其室而作色于父’者，其桓温之谓乎！”

壬申。八年，坚以境内旱，课百姓区种。惧岁不登，省节谷帛之费，太宫、后宫减常度二等，百僚之秩以次降之。复魏晋士籍，使役有常，其诸非正道典学，一皆禁之。坚临太学，考学生经义，上第擢叙者八十二人。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及坚之僭，颇留心儒学，王猛整齐风俗，政理称举，学校渐兴。灭燕、赵后，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道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贾贩于道。此段亦见《初学记》二十四。王猛化洽六州，人移风变，百姓歌之曰：“长安大街，夹树杨槐。下有朱轮，上有鸾栖。英彦云集，诲我民——作萌黎。”此节亦见《御览》四百六十五。

是岁，时有大风从西南来，俄而晦冥，恒星皆见三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九。又有赤星见于西南。太史令魏延言于坚曰：“于占，西南国亡，明年必当平蜀汉。”坚大悦，命秦梁密严戒备。五月，以高平徐攀为琅琊太守。攀，统之少子，以旧恩拔之也。六月，冀州牧王猛入为丞相、中书监、司隶校尉，以苻融为镇东大将军，代猛为冀州牧。融将发，坚祖于灞东，奏乐赋诗。坚母苟氏以融少子，甚爱之，比发，三至灞上，其夕又窃如融所，内外莫知。是夜，坚寝于前殿，魏延上言：“天市南门屏内后妃星失明，左右阉寺不见，后妃移动之象。”坚推问知之，惊曰：“天道

与人，何其不远！”遂重星官。王猛至长安，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辞让再三，坚不许。猛固辞丞相，改授司徒，又固辞不拜，乃停司徒之授。

癸酉。九年，晋孝武宁康元年。四月，天鼓鸣，有彗星出于箕尾，长十馀丈，或名蚩尤旗，经太微，扫东井，自夏及秋冬不灭。太史令张猛言于坚曰：“尾，燕之分野；东井，秦之分野。彗起尾箕而扫东井，灾深祸大。此十年之后，燕灭秦之象；二十年之后，当为代所灭。慕容暉父子兄弟，亡虏也，而布列朝廷，贵盛莫二，宜除渠帅，以宁皇秦。若旦诛鲜卑，不夕灭慕容者，臣请就妖言之戮。”坚不纳，更以暉为尚书，垂为京兆尹，冲为平阳太守。苻融闻之，上疏于坚曰：“臣闻东胡在燕，历数弥久，逮于石乱，遂据华夏，跨有六州，南面称帝。陛下爰命六师，大举征讨，劳卒频年，勤而后获，本非慕义怀德归化。而来今父子兄弟列官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劳旧，陛下亲而幸之。臣愚以为猛兽不可养，狼子野心性。比年星异，灾起于燕，愿少留意，以思天戒。臣据可言之地，不容嘿已。《诗》曰：‘兄弟急难’，‘朋友好合’，刘向以肺腑之亲，尚能极言，况于臣乎！”坚报之曰：“汝为德未充而怀是非，立善未称而名过其实。《诗》云：‘德輶如毛，民鲜克举。’君子处高，戒惧倾败，可不务乎！今四海事旷，兆庶未宁，黎元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汝其息之，勿怀耿介。夫天道助顺，修德则禳灾。苟求诸己，何惧外患焉。”

晋凉州刺史杨亮遣子广袭仇池，与坚将杨安战，广败绩，晋沮水诸戍皆委城奔溃，亮惧而退守磐险，安遂进寇汉川。坚遣王统、朱彤率卒二万为前锋寇蜀，前禁将军毛当、鹰扬将军

徐成率步骑三万入自剑阁。杨亮率巴獠万馀拒之，战于青谷，王师不利，亮奔固西城。彤乘胜陷汉中，徐成又攻二剑，克之，杨安进据梓潼。晋奋威将军、西蛮校尉周虓降于彤。扬武将军、益州刺史周仲孙勒兵拒彤等于绵竹，闻坚将毛当将至成都，仲孙率骑五千奔于南中。安、当进兵，遂陷益州。于是西南夷邛、笮、夜郎等皆归之。坚以安为右大将军、益州牧，镇成都；毛当为镇西将军、梁州刺史，镇汉中；姚萇为宁州刺史、领西蛮校尉；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

甲戌。十年三月，侍中、太尉李威卒。威，字伯龙，汉阳人，苟太后姑子。少与苻雄结刎颈之交。苻生屡欲诛坚，赖威以免，坚深德之，事威如父。诛苻生及法，皆威与太后潜决大谋，遂有辟阳之宠，雅重王猛，劝坚以国事任之。坚常谓猛曰：“李公知卿，犹鲍叔之于夷吾，旱虎之于子产。”猛兄事之。夏四月，坚下书曰：“巴夷险逆，寇乱益州，招引吴军，为唇齿之势，特进镇军将军、护羌校尉邓羌，可帅甲士五万，星夜一作言赴讨。”五月，蜀人张育、杨光等起兵二万，与巴獠音老相应，以叛于坚。晋益州刺史竺瑶、威远将军桓石虔率众二万，入据垫音店江。张育乃自号蜀王，遣使称藩于晋，与巴獠酋帅张重、尹万等五万馀人进围成都。寻而育与万争权，举兵相持，坚遣邓羌与杨安击败之，育、光退屯绵竹。八月，邓羌败晋师于涪西，安又败张重、尹万于成都南，重死之，及首级二万三千。邓羌复击张育、杨光于绵竹，皆斩之。益州平，羌勒铭于岷山而还。十二月，羌至自成都，坚引见东堂，谓之曰：“将军之先仲华，遇汉世祖于前，将军复逢朕于后，何邓氏之多幸！”羌曰：“臣常谓光武之通仲华，非独仲华之遭光武。”坚笑曰：“将军盖以自况，非直将军之幸，亦

朕之遇贤。”桓石虔败姚萇于垫江，萇退据五城，石虔与竺瑶移屯巴东。时有人于坚光明殿大呼谓坚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坚命执之，俄而不见。秘书监朱彤等因请诛鲜卑，坚不从。

乙亥。十一年正月，遣使巡行四方，观风俗，问政道，明黜陟，恤孤独不能自存者。以安车蒲轮征隐士乐陵王劝一作忻，似即王欢。为国子祭酒。坚雅好文学，英儒毕集，纯博之精，莫如劝也，终于太子少傅。五月，王猛寝疾，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神，无不周备。以猛疾病未一作少瘳，坚大赦殊死已下。此亦见《初学记》二十、《御览》六百五十二。七月，坚临省疾，问以后事，猛曰：“晋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臣死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讎，终为大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卒，时年五十七。坚哭之恸。谓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赠侍中，丞相馀如故。谥武侯。朝野巷哭三日。坚置听讼观于未央之南。禁《老》《庄》图讖之学。中外四禁、二卫、四军长上将士，皆令修学。课后宫，置典学，立内司，以授于掖庭，选阉人及女隶有聪识者置博士以授经。又置左右镇郎及拂盖郎。坚以乞活夏默为左镇郎，胡人护磨那为右镇郎，菴人申香为拂盖郎。默等身長一丈八尺，并多力善射，三人每食饭一石，肉三十斤。此节依《初学记》二十六引补。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五

前秦录五

苻 坚

丙子。建元十二年晋太元元年正月癸巳，高陆民穿井得龟，大三尺六寸，背文象八卦，坚命太卜穿池养之，食之以粟。此节亦见《事类赋注》二十六，依补。坚每曰：“自王丞相薨后，须发中白。”此二句见《御览》三百七十四，屠本作此二月诏文，故姑附此。四月，坚下书曰：“凉州刺史张天锡，虽称藩受位，而臣道未纯，可遣武卫苟苌、左将军毛盛、中书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率步骑十三万，伐张天锡于姑臧。”遣尚书郎阎负、梁殊衔命军前，下书征天锡。坚严饰卤簿，亲饯苌等于城西，赏行将各有差。军司段铨谓周虓曰：“以此众战，谁能敌之？”虓曰：“戎狄以来，未之有也。”此节依《通鉴考异》引补。又遣其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辩、凉州刺史王统，率三州之众继之。阎负等到凉州，天锡自以晋之列藩，志在保境，命斩之，遣将军马建出距苌等。俄而梁熙、王统等自清石津攻其将梁粲于河会城，陷之。苟苌济自石城津，与梁熙等会攻缠缩城，又陷之。马建惧，自杨川退还清塞。天锡又遣将军掌据率众三万，与马建阵于洪池。苟苌遣姚萇以甲卒三千挑战，诸将劝据击之，以挫其锋，据不从。天锡乃率中军三万次金昌。苌、熙闻天锡来逼，急攻据、建，建降于苌，遂攻据，

害之，及其军司席伉。苻萇进军入清塞，乘高列阵。天锡又遣司兵赵充哲为前锋，率劲勇五万来拒，与萇等战于赤岸，凉师大溃。天锡惧，率骑数千奔还姑臧，致笺请降于萇。甲午，大军至姑臧，天锡乘素车白马，面缚异棕，降于军门。萇释缚焚棕，送之于长安，诸郡县悉降。凉州平。九月，坚以梁熙为持节、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西羌校尉，镇姑臧。徙豪右七千馀户于关中，五品税百姓金银一万三千斤以赏军士，馀皆安堵如故。封天锡重光县之东宁乡二百户，号归义侯，拜比部尚书，迁右仆射。初，萇等将征天锡，坚为其立第于长安，至是而居之。

坚既平凉州，又遣其安北将军、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幽州兵十万讨代王涉翼犍。又遣后将军俱难与邓羌等率步骑二十万东出和龙，西出上郡，与洛会于涉翼犍庭。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珪疑即实君缚父请降，洛等振旅而还，封赏有差。以翼犍下似脱长庶子窟咄五字荒俗，未参仁义，令人太学习礼。以翼珪执父不孝，迁之于蜀。散其部落于汉鄯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往来为之制限。坚尝之太学，召涉翼犍疑作窟咄，下同。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啖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又问：“卿种人有堪将者，可召为国家用。”对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而已，何堪为将！”又问好学否，对曰：“若不好学，陛下用教臣何为？”坚善其答。

丁丑。十三年，坚以关中水旱不时，议依郑白故事，发其王侯以下及豪强富民僮隶三万人，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民赖其利。以上亦见《御览》七十五。以

凉州新附，复租赋一年。为父后者赐爵一级，孝悌力田爵二级，孤寡高年谷帛有差，女子百户牛酒，大酺三日。前凉晋昌太守阴毓卒，都人思其政化，缯经送丧至武威者千余人。《御览》二百六十一、三十六，依类当附凉事末。太史奏有星见于外国之分，当有圣人入辅中国，得之者昌。坚闻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并遣求之。

戊寅。十四年，遣其尚书令苻丕率司马慕容暉、苟苌等步骑七万寇襄阳。使阳安将樊、邓之众为前锋，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慕容垂与姚萇出自南乡，苟池等与强弩王显将劲卒四万从武当继进，大会汉阳。师次沔北，晋南中郎将朱序以丕军无舟楫，不以为虞，石越遂游马以渡。序大惧，固守中城。越攻陷外郭，获船百餘艘以济军。丕率诸将进攻中城，遣苟池、石越、毛当以众五万屯于江陵。晋车骑将军桓冲拥众七万为序声援，惮池等不敢进，保据上明。兖州刺史彭超遣使上言于坚曰：“晋沛郡太守戴逵以卒数千戍彭城，臣请率精锐五万攻之，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坚于是又遣其后将军俱难率右将军毛当、后禁毛盛、陵江邵保等步骑七万寇淮阴、盱眙。杨武彭超寇彭城。梁州刺史韦钟寇魏兴，〔攻〕太守吉挹于西城。晋将军毛武生率众五万距之，与俱难等相持于淮南。

先是，梁熙遣使西域，称扬坚之威德，并以綵缯赐诸国王，于是朝献者十有馀国。大宛献天马千里驹，皆汗血、朱鬣、五色、凤膺、麟身，及诸珍异五百余种。坚曰：“吾思汉文之返千里马，咨嗟美咏。今所献马，其悉返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马诗》而遣之，示无欲也。其下以为盛德之事，远同汉文，于是献诗者四百余人。

是时苻丕久围襄阳，御史中丞李柔劾丕以师老无功，请征下廷尉。坚曰：“丕等费广无成，实宜贬戮。但师已淹时，不可虚然中返，其特原之，令以功成赎罪。”因遣其黄门郎韦华持节切让丕等，仍赐以剑，曰：“来春不捷者，汝可自裁，不足复持面见吾也。”初，丕之寇襄阳也，将急攻之，苟苌谏曰：“今以十倍之众，积粟如山，但徙荆楚人纳于许、洛，绝其粮运，使外援不接，粮尽无人，不攻自溃，何为促攻以伤将士之命？”丕从之。及坚让至，众咸疑惧，莫知所为。征南主簿河东王施进曰：“以大将军英秀，诸将勇锐，以攻小城，何异洪炉燎羽毛。所以缓攻，欲以计制之。若决一旦之机，可指日而定。今破襄阳，上明自遁，复何所疑！愿请旬之期，以展三军之势。如其不捷，施请为戮首。”丕于是促围攻之。坚将亲率众助丕等，使苻融将关东甲卒会于寿春，梁熙统河西之众以继中军。融、熙并上言，以为未可兴师，乃止。是岁，天鼓鸣。句依《御览》八百七十四引补。

己卯。十五年，晋太元四年。晋兖州刺史谢玄率众数万次于泗水，将救彭城。苻丕陷襄阳，执南中郎将朱序，送于长安，坚署为度支尚书。以其中垒梁成为南中郎将、都督荆扬州诸军事、荊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配兵一万镇襄阳，以征南府器械给之。彭超之围彭城也，置輜重于留城。至是，晋将谢玄遣将军何谦之、高衡率众万余，声趣留城，超引军赴之。戴逵率彭城之众奔于谢玄，超据彭城，分兵下邳，二句依《通鉴考异》引补。超留其治中徐褒守彭城，而复寇盱眙。俱难既陷淮阴，留邵保戍之，与超会师而南。晋将毛武生救魏兴，遣前锋督护赵福、将军袁虞等水军二万，溯江而上。坚南巴校尉姜宇遣将张绍、仇生等水陆五千距之，战于南县，王师败绩。寻而韦钟攻陷魏兴，执太

守吉挹。毛当与王显自襄阳而东，会攻淮南。彭超陷盱眙，获晋建威将军、高密内史毛璪之，遂攻晋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去广陵百里，京都大震，临江列戍。孝武帝遣征虏将军谢石率水军次于涂中，右卫将军毛安之、游击将军河间王昙之次于堂邑，谢玄自广陵救三阿。毛当、毛盛驰袭安之，王师败绩。玄率众三万次于白马塘，俱难遣其将都颜率骑逆玄，战于塘西，玄大败之，斩颜。玄进兵至三阿，与难、超战，超等又败，退保盱眙。玄进次石梁，与田洛攻盱眙，难、超出战复败，退屯淮阴。玄遣将军何谦之、督护诸葛侃率舟师乘（湖）〔潮〕而上，焚淮桥，又与难等合战，谦之斩其将邵保，难、超退师淮北。难归罪彭超，斩其司马柳浑。坚闻之大怒，槛车征超下狱，超自杀，难免为庶人。七月，坚以毛当为平南将军、徐州刺史，镇彭城；毛盛为平东将军、兖州刺史，镇胡陆；王显为平吴校尉、扬州刺史，戍下邳。此节亦见《通鉴考异》。赏堂邑之功也。

庚辰。十六年，苻坚起教武堂于渭城，命太学生明阴阳兵法，教为将士，朱彤谏曰：“虎将之士，受教学生，强干之术，乃弱本之方。夫养将之法，譬之养马，秣以高枥，习以战驭，长鞭策后，金勒制前，折旋规矩，任之进退。”此节依《御览》三百五十九引补。又以苻洛为散骑常侍、持节、都督益宁西南夷诸军事、征南大将军、益州牧，领护西夷校尉，镇成都，命从伊阙自襄阳溯汉而上。洛，健之兄子也。雄勇多力，而猛气绝人，坚深忌之，故常为边牧。洛有征伐之功而未赏，及是迁也，恚怒，谋于众曰：“孤于帝室，至亲也，主上不能以将相任孤，常摈孤于外，既投之西裔，复不听过京师，此必有伏计，令梁成沈孤于汉水矣。为宜束手就命，为追晋阳之事以匡社稷邪？诸君意如何？”其治中平颜

一作规妄陈祥瑞，劝洛举兵。洛因攘袂大言曰：“孤计决矣，沮谋者斩！”于是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署置官司，以平颜为辅国将军、幽州刺史，为其谋主。分遣使者征兵于鲜卑、乌丸、高句丽、百济及薛一作新罗、休忍等诸国，并不从。洛惧而欲止，平颜曰：“且宜声言受诏，尽幽、并之兵出自中山、常山，阳平公必郊迎于路，因而执之，进据冀州，总关东之众以图秦、雍，可使百姓不觉易主而大业定矣。”洛从之，乃率众七万发和龙，将图长安。于是关中骚动，盗贼并起。坚遣使数之曰：“天下未一家，兄弟匪他，何为而反？可还和龙，当以幽州永为世封。”洛谓使者说：“汝还白东海王，幽州偏陋，不足容万乘，须还王咸阳，以承高祖之业。若能候驾潼关者，位为上公，爵归本国。”坚大怒，遣其左将军奚冲及吕光率步骑四万讨之，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邺，率冀州兵三万为前锋，以苻融为大都督，授之节度。使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石径，袭和龙，海行四百馀里。苻重亦尽蓟城之众，会洛兵于中山，有众十万。冲等与洛战于中山，大败之，执洛及其将兰殊，送于长安。吕光追斩苻重于幽州，石越克和龙，斩平颜及其党与百馀人。坚赦兰殊，署为将军，徙洛于凉州，征苻融为车骑大将军、领宗正、录尚书事。

洛既平，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峻、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皆曰：“此有周所以祚隆八百，社稷之利也。”于是分四帅子弟三千户以配苻丕，镇邺，如世封诸侯，为新券主。坚送丕于灞上，流涕而别。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号哀恻，酸感行人，识者以为丧乱流离之象。于是分幽州置平州，以石越为平

州刺史，领护鲜卑中郎将，镇龙城；大鸿胪韩胤领护赤沙中郎将，移乌丸府于代郡之平城；中书令梁说为安远将军、幽州刺史，镇蓟城；毛兴为镇西将军、河州刺史，镇枹罕；王腾为鹰扬将军、并州刺史，领护匈奴中郎将，镇晋阳；二州各配支户三千；苻晖为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洛阳；叟为安东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先是，高陆人穿井得龟，及此而死，藏其骨于太庙。其夜，庙丞高虓梦龟谓之曰：“我本出将归江南，遭时不遇，陨命秦庭。”又有人梦中谓虓曰：“龟三千六百岁而终，终必妖兴，亡国之征也。”此节亦见《事类赋注》二十八。

坚自平诸国之后，国内殷实，遂示人以侈。建元十年正月，悬珠帘于正殿，二句亦见《御览》八百二。以朝群臣，宫宇车乘，器物服御，悉以玃珠、琅玕、奇宝、珍怪饰之。尚书裴元略谏曰：“臣闻尧舜茅茨，周卑宫室，故致治和平，庆隆八百。始皇穷极奢丽，嗣不及孙。愿陛下则采椽之不琢，鄙琼室而不居，敷纯风于天下，流休范于无穷，贱金玉，珍谷帛，勤恤民隐，劝课农桑，捐无用之器，弃难得之货，敦至道以厉薄俗，修文德以怀远人。然后一轨九州，同风天下，刑措既登，告成东岳，踪轩皇以齐美，哂二汉之徙一作徙封，臣之愿也。”坚大悦，命去珠帘，以元略为谏议大夫。

辛巳。十七年，邺善王、车师前部王来朝，大宛献汗血马，肃慎贡楛矢，天竺国献火浣布，此句亦见《御览》八百二十。羌抑摩献羊，六角二口，四角八口。此节《御览》九百二，引作《十六国春秋后录》，姑依屠本附此。新罗遣使贡其方物，在百济东，去长安九千八百里，其人食麦。此节依《御览》八百三十八引补。康居、于阗置海东诸国，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贡其方物。自正月不雨，至于六月，彻乐减

膳，出宫女以迎和气。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八月，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苟太后、李威之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已死，乃止。著作郎董肱音斐，一作斐，一作裴，此又误也。虽皆书时事，然十不留一。荆州刺史都贵遣其司马阎振、中兵参军吴仲等率众二万寇竟陵，留輜重于莒城，水陆轻进。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竟陵太守郭铨等水陆二万距之，相持月馀，战于激水。振等大败，退保莒城。石虔乘胜攻破之，斩振及仲，俘斩万七千，贵走襄阳。都贵原引作鹿缊，屠本作陆绩，皆以字音字形相近而误。字处默，西平人也。身長八尺，腰大十围，清辨善谈论，雄武便弓马，孝友贞亮，声高一时。《御览》三百七十七。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六

前秦录六

苻 坚

壬午。建元十八年晋太元七年，坚飨群臣于前殿，乐奏赋诗。秦州别驾姜平子诗有“丁”字，直而不曲。坚问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刚，不可以屈，且曲下者，不正之物，未足献也。”坚笑曰：“名不虚行。”因擢为上第。坚兄法子东海公阳，与王猛子散骑侍郎皮谋反，事泄，坚问反状，阳曰：“《礼》云，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齐襄复九世之仇，而况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勋，而臣不免贫馁，所以图富也。”坚流涕谓阳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宁不知之！”让皮曰：“丞相临终，托卿以十具牛为田，不闻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征也！”皆赦不诛，徙阳于高昌，皮于朔方之北。三月，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是月，大风吹坏长安西门，拔宫中大树，倒根于上。此节依《御览》八百七十六引补。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肃遏奸萌，上疏请待罪私藩。坚不许。将以融为司徒，融固辞。坚锐意荆扬，将谋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新平郡献玉器。初，坚即伪位，新平人王雕陈说图讖，坚大悦，以雕为太史令。尝言于坚曰：“谨按讖云：‘古月之末乱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圣

讳也。又曰：‘当有草付臣又土，灭东燕，破白虏，氏在中，华在表。’案图讖之文，陛下当灭燕，平六州。愿徙汧陇诸氏于京师，三秦大户置之于边地，以应图讖之言。”坚访之王猛，猛以雕为左道惑众，劝坚诛之。雕临刑上疏曰：“臣以赵建武四年，从京兆刘湛学，臣师刘湛，明于图记，谓臣曰：‘新平地，古颍项之墟，里名曰鸡间。记云，此里应出帝王宝器，其名曰延寿宝鼎。颍项有云：河上先生为吾隐之于咸阳西北，吾之孙有草付臣又土应之。’湛又云：‘吾尝斋于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于此地，斯盖是乎！’愿陛下谕之，以上亦略见《御览》一百六十四。平七州之后，出于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献，器铭篆书文题云：法一为天王，二为王后，三为三公，四为诸侯，五为伯子男，六为卿大夫，七为元士。自此以下，考载文记，列帝王名臣，自天子王后，内外次序，上应天文，象紫宫布列，依玉牒版辞，不违帝王之数。从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穷于下元，天地一变，尽三元而止。坚以雕言有征，追赠光禄大夫。幽州蝗，广袤千里，坚遣其散骑常侍刘兰持节为使者，发青、冀、幽、并百姓讨之。以苻朗为使持节、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东将军、青州刺史，以谏议大夫裴元略为陵江将军、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规模，令与王抚备舟师于蜀，将以入寇。车师前部王弥寔、鄯善王休密驮朝于坚，坚赐以朝服，引见西堂。寔等观其宫宇壮丽，仪卫严肃，甚惧，因请年年贡献。坚以西域路遥，不许，令三年一贡，九年一朝，以为永制。寔等请曰：“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乡导。”坚于是以骁骑吕光为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与陵江将军姜飞、轻骑将军彭晃等配兵七万，以讨定西域。苻融以虚耗

中国，投兵万里之外，得其人不可以役，得其地不可以耕，固谏以为不可。坚曰：“二汉力不能制匈奴，犹出师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虽劳师远役，可传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载。不亦美哉！”朝臣又屡谏，皆不纳。

晋将军朱绰焚践沔北屯田，掠六百馀户而还。十月，坚引群臣于太极殿，会议伐晋，曰：“吾统承大业垂三十载，芟夷逋秽，四方略定，惟东南一隅未宾王化。吾每思天下未一，未尝不临食辍哺，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其兵杖精卒，可得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此行也，朕与阳平公之任，非诸将之事，于诸卿竟何如？”秘书监朱彤曰：“陛下应天顺时，恭行天罚，啸咤则五岳摧覆，呼吸则江海绝流，若一举百万，必有征无战。晋主自当衔璧舆榦，启颡军门，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将追之，即可赐命南巢。中州之人，还之桑梓。然后回驾岱宗，告成封禅，起白云于中坛，受万岁于中岳，尔则终古一时，书契未有。”坚大悦，曰：“吾之志也。”左仆射权翼进曰：“臣以为晋未可伐。夫以纣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谋而至，武王犹曰彼有人焉，回师止旆。三仁诛放，然后奋戈牧野。今晋道虽微，未闻丧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谢安、桓冲，江左伟才，可谓晋有人焉。臣闻师克在和，今晋和矣，未可图也。”坚默然久之，曰：“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卫率石越对曰：“吴人恃险偏隅，不宾王命，陛下亲御六师，问罪衡越，诚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岁镇星守斗牛，福德在吴。悬象无差，弗可犯也。且晋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遗爱犹在于人。昌明，其孙也，国有长江之险，朝无昏政一作貳之衅。臣愚以为利用修德，未宜动师。孔子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愿保境养

民一作兵，伺其虚隙。”坚曰：“吾闻武王伐纣，逆岁犯星。天道幽远，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上国，而为勾践所灭。仲谋泽洽全吴，孙皓因三代之业，龙骧一呼，君臣面缚，虽有长江，其能固乎！以吾之众旅，投鞭于江，足断其流。”越曰：“臣闻纣为无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孙皓昏暴，众叛亲离，所以败也。今晋虽无德，未有斯罪，深愿厉兵积粟以待天时。”群臣各有异同，庭议等久之。坚曰：“所谓筑室于道，沮计万端，吾当内断于心矣。”此节亦略见于《御览》三百五十九。群臣出后，独留苻融议之。坚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纭，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融曰：“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不可以伐，一也。晋

（休）〔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二也。我数战，兵疲将倦，有惮敌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诸言不可者，策之上也，愿陛下纳之。”坚作色曰：“汝复如此，天下之事，吾当谁与言之！今有众百万，资仗如山，吾虽未称令主，亦不为暗劣。以累捷之威，击垂亡之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终不以贼遗子孙，为宗庙社稷之忧也。”融泣曰：“晋之不可伐昭然，虚劳大举，必无功而反。臣之所忧，非此而已。陛下宠育鲜卑、羌、羯，布诸畿甸，旧人族类，斥徙遐方。今倾国而去，如有风尘之变者，其如宗庙何！监国以弱卒数万留守京师，鲜卑、羌、羯攒聚如林，此皆国之贼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未必万全。臣智识愚浅，诚不足采；王景略一时奇士，陛下每拟之孔明，其临终之言不可忘也。”坚不纳。游于东苑，命沙门道安同辇。权翼谏曰：“臣闻天子法驾，侍中陪乘，清道而行，进止有度。三代末主，或亏大伦，适一时之情，书恶来世。故班姬辞辇，垂美无穷。道安毁形贱士，不宜参穆神舆。”坚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为时

尊，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命翼扶安升辇，顾谓安曰：“朕将与公南游吴越，整六师而巡狩，谒虞陵于疑岭，瞻禹穴于会稽，泛长江，临沧海，不亦乐乎！”安曰：“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动则鸣銮清道，止则神栖无为，端拱而化，与尧舜比隆，何为身劳于驰骑，口倦于经略，栉风沐雨，蒙尘野次乎？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适而不归，何足以上劳神驾，下困苍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坚曰：“非为地不广，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济苍生。天生蒸庶，树之君者，所以除烦去乱，安得惮劳！朕既大运所钟，将简天心以行天罚。高辛有熊泉之役，唐尧有丹水之师，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后王。诚如公言，帝王无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义举耳，使流度衣冠之胄，还其墟坟，复其桑梓，止为靖难谗才，不欲穷兵极武。”安曰：“若鸾驾必欲亲动，犹不愿远涉江淮，可暂幸洛阳，明授胜略，驰纸檄于丹阳，开其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坚不纳。先是，群臣以坚信重道安，谓安曰：“主上欲有事于东南，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谏。苻融及尚书原绍、石越等上书面谏，前后数十，坚终不从。坚少子中山公诜有宠于坚，又谏曰：“臣闻季良在随，楚人惮之；宫奇在虞，晋不窥兵。国有人焉故也。及谋之不用，而亡不淹岁。前车之覆轨，后车之明鉴。阳平公，国之谋主，而陛下违之；晋有谢安、桓冲，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窃惑焉。”坚曰：“国有元龟，可以决大谋；朝有公卿，可以定进否。孺子言焉，将为戮也。”所司奏刘兰讨蝗幽州，经秋冬不灭，请征下廷尉诏狱。坚曰：“灾降自天，殆非人力所

能除也。此自朕之政违所致，兰何罪焉！”

癸未。十九年，吕光发长安，坚送于建章宫，谓光曰：“西域荒俗，非礼义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加鄯善王休密驮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西域诸军事、宁西将军，车师前部王弥寔使持节、平西将军、西域都护，率其国兵为光乡导。是年，益州西南夷、海东诸国皆遣使贡其方物。坚南游灊上，从容谓群臣曰：“轩辕，大圣也，其仁如天，其智若神，犹随不顺者从而征之，居无常所，以兵为卫，故能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率从。今天下垂平，惟东南未殄。朕忝荷大业，巨责攸归，岂敢优游卒岁，不建大同之业！每思桓温之寇也，江东不可不灭。今有劲卒百万，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遗晋，若商风之陨秋箠。朝廷内外，皆言不可，吾实未解所由。晋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吴者，天下何由一轨！吾计决矣，不复与诸卿议也。”太子宏进曰：“吴今得岁，不可伐也。且晋主无罪，人为之用；谢安、桓冲兄弟皆一方之俊才，君臣勸力，阻险长江，未可图也。但可厉兵积粟，以待暴主，一举而灭之。今若动而无功，则威名损于外，资财竭于内。是故圣王之行师也，内断必诚，然后用之。彼若凭长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于江南，增城清野，杜门不战，我已疲矣。彼未引弓，上下气厉，不可久留，陛下将若之何？”坚曰：“往年车骑灭燕，亦犯岁而捷之。天道幽远，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灭六国，其王岂皆暴乎？且吾内断于心久矣，举必克之，何为无功！吾方命蛮夷以攻其内，精甲劲兵以攻其外，内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愿陛下纳之。”坚弗从。冠军将军慕容垂言于坚曰：“陛下德侔轩唐，功高汤武，威泽被于八表，远夷

重译而归。司马昌明因馀烬之资，敢距王命，是而不诛，法将安措！孙氏跨僭江东，终并于晋，其势然也。臣闻小不敌大，弱不御强，况大秦之应符，陛下之圣武，强兵百万，韩、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号，以贼虏遗子孙哉！《诗》云：‘筑室于道谋，是用不溃于成。’陛下内断神谋足矣，不烦广访朝臣以乱圣虑。昔晋武之平吴也，言可者张、杜数贤而已，若采群臣之言，岂能建不世之功！谚云凭天俟时，时已至矣，其可已乎！”坚大悦，曰：“与吾定天下者，其惟卿乎！”赐帛五百匹。

彗星扫东井。自坚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长安有水影，远观若水，视地则见人，至是则止。坚恶之。上林竹死，洛阳地陷。此句亦见《御览》八百八十。秦陷襄阳。晋车骑将军桓冲率众十万伐坚，遂攻襄阳。遣其前将军刘波、冠军桓石虔、振威桓石民攻沔北诸城；辅国杨亮伐蜀，攻拔五城，进攻涪城，龙骧胡彬攻下蔡；鹰扬郭铨攻武当，冲别将攻万岁城，拔之。坚大怒，遣其子征南钜鹿公叡及冠军慕容垂、左卫毛当等，率步骑五万救襄阳，扬武张崇救武当，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邓城。王师败张崇于武当，掠二千馀户而归。叡遣垂及骁骑石越为前锋，次于沔水。垂、越夜命三军人持十炬火，系炬于树枝上，光照十数里中。冲惧，退还上明。此段亦略见《御览》二百八十六。张蚝出斜谷，杨亮亦引兵退归。坚下书曰：“吴人敢恃江山，屡寇王境，宜时进讨，以清宇内。便可戒严，速修戎备。悉发诸州公私马，民则十丁遣一兵。居门在灼然者，为崇文义从。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武艺骁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又下书：“朕将登会稽，复禹绩，伐国存君，义同三王。期克捷之日，以司马昌明为尚书左仆射，谢安为吏部尚书，桓冲为

侍郎。势还不远，可并为起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万馀骑。其秦州主簿金城赵盛之为建威将军、少年都统。八月戊午，遣征南大将军阳平公融、骑从一作骠骑张蚝、抚军大将军高阳公苻方、卫军梁成、平南慕容暉、冠军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甲子，坚发长安，戎长戎卒六十馀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旌鼓相望。九月，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

融等攻陷寿春，执晋平虏将军徐元喜、安丰太守王先。垂攻陷(项)〔郢〕城，害晋将军王太丘。梁成与其扬州刺史王显、弋阳太守王咏等率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军。成频败王师。晋遣都督谢石、徐州刺史谢玄、豫州刺史桓伊、辅国谢琰等水陆七万，相继距融，去洛涧二十五里，惮成不进。龙骧将军胡彬先保硖石，为融所逼，粮尽，诈扬沙以示融军，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见大军。”融军人获而送之。融乃驰使白坚曰：“贼少易俘，但惧其越逸，宜速进众军，擒禽贼帅。”坚大悦，恐石等遁也，舍大军于项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令军人曰：“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劲卒五千，夜袭梁成垒，克之，斩成及王显、王咏等十将，士卒死者万五千。谢石等以既败梁成，水陆继进。坚与苻融登城而望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怵然有惧色。此节亦见《御览》三百八十八。初，朝廷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鼓吹求助于钟山之神，奉以相国之号。及坚之见草木状人，若有力焉。

坚遣其尚书朱序，说石等以众盛，欲胁而降之。序诡谓石曰：“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石闻坚在寿春也，惧，谋不战以疲之。谢琰劝从序言，遣使请战，许之。时张蚝败谢石于淝南，谢玄、谢琰勒卒数万，阵以待之。蚝乃退，列阵逼淝水。王师不得渡，遣使谓融曰：“君悬军深入，列阵逼水，此持久之计，岂欲战者乎？若小退师，令将士周旋，仆与君公缓辔而观之，不亦美乎！”融于是麾军却阵，欲因其济水，覆而取之。军遂奔退，制之不可止。融驰骑略阵，马倒被杀，军遂大败。王师乘胜追击，至于青冈，死者相枕。坚为流矢所中，单骑遁走，还于淮北，饥甚，民有进壶飧豚髀者，坚食之，大悦，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九十四。曰：“昔公孙豆粥何以加也！”命赐帛十匹，绵十斤。辞曰：“臣闻白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陛下目所睹也，耳所闻也。今蒙尘之难，岂自天乎！且妄施不为惠，妄受不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养而求报哉！”弗顾而退。坚大惭，顾谓其夫人张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岂见今日之事邪！当何面目复临天下乎？”潸然流涕而去。闻风声鹤唳，皆谓晋师之至。其仆射张天锡、尚书朱序及徐元喜等皆归顺。初，谚言“坚不出项”，群臣劝坚停项，为六军声镇，坚不从，故败。

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馀骑赴之。垂子宝劝垂杀坚，垂不从，乃以兵属坚。初，慕容暉屯郾城，姜成等守漳口，晋随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斩之，暉弃其众奔还。坚收离集散，比至洛阳，众十馀万，百官威仪，军容粗备。未及关，而垂有贰志，说坚请巡抚燕、岱，并求拜墓，坚许之。权翼固谏以为不可，坚不从。寻惧垂为变，悔之，遣骁骑石越率卒三千戍邺，

骠骑张蚝率羽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镇军毛当戍洛阳。坚至自淮南，次于长安东之行宫，哭苻融而后入，告罪于其太庙，赦殊死已下，文武增位一级，厉兵课农，存恤孤老，诸士卒不返者皆复其家终世。赠融大司马，谥曰哀公。卫军从事中郎丁零翟斌反于河南，长乐公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飞龙讨之。垂南结丁零，杀飞龙，尽坑其众。豫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当击翟斌，为斌所败，当死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七

前秦录七

苻 坚

甲申。建元二十年，垂子农亡奔列人，招集群盗，众至万数千。丕遣石越击之，为农所败，越死之。垂引丁零、乌丸之众二十馀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城。慕容暉弟燕故济北王泓先为北城长史，闻垂攻邺，亡命奔关东，收诸马牧鲜卑，众至数千，还屯华阴。慕容暉乃潜使诸弟及宗人起兵于外。坚遣将军强永，《广韵》引作将军强求。率骑击之，为泓所败，泓众遂盛，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叔父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坚谓权翼曰：“吾不从卿言，使鲜卑至是。关东之地，吾不复与之争，将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长。慕容垂正可据山东为乱，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种类尽在京师，鲜卑之众布于畿甸，实社稷之先忧，宜遣重将讨之。”坚乃以广平公苻熙为使持节、都督雍州杂戎诸军事、镇东大将军、雍州刺史，镇蒲坂。征苻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卫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配兵五万，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姚萇为司马，讨泓于华阳一作华泽。平阳太守慕容冲起兵河东，有众二万，进攻蒲坂，坚命窦冲讨之。苻叡勇果轻敌，不恤士众。泓闻其至也，惧，率众将奔关东，叡驰兵要之。

姚萇谏曰：“鲜卑有思归之心，宜驱令出关，不可遏也。”叡弗从，战于华泽，叡败绩，被杀。此节亦见《御览》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二。坚大怒。萇惧诛，遂叛。慕容冲于河东，大破之，冲率骑八千奔于泓军。泓众至十馀万，遣使谓坚曰：“秦为无道，灭我社稷。今天诱其衷，使秦师倾败，将欲兴复大燕。吴王已定关东，可速资备大驾，奉送家兄皇帝并宗室功臣之家。泓当率关中燕人，翼卫皇帝，还返邺都，与秦以虎牢为界，分王天下，永为邻好，不复为秦之患也。谨鹿公轻黷锐进，为乱兵所害，非泓之意。”坚大怒，召慕容暉责之曰：“卿父子干纪僭乱，乖逆人神，朕应天行罚，尽兵势而得卿。卿非改迷归善，而合家蒙宥，兄弟布列上将、纳言，虽曰破灭，其实若归。奈何因王师小败，便猖悖若此！垂为长蛇于关东，泓、冲称兵内侮。泓书如此，卿欲去者，朕当相资。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殆不可以国士期也。”暉叩头流血，涕泣陈谢。坚久之曰：“《书》云，父子兄弟无相及也。卿之忠诚，实简朕心，此自三竖之罪，非卿之过。”复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书招谕垂及泓、冲，使息兵还长安，恕其反叛之罪。而暉密遣使者谓泓曰：“今秦数已终，长安怪异特甚，当不复能久立。吾既笼中之八，必无还理。昔不能保守宗庙，致令倾丧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复顾吾之存亡。社稷不轻，勉建大业，以兴复为务。可以吴王为相国，中山王为太宰、领大司马，汝可为大将军、领司徒，承制封拜。听吾死问，汝便即尊位。”泓于是进向长安，改年曰燕兴。是时鬼夜器，三旬而止。

坚率步骑二万讨姚萇于北地，次于赵氏坞，使护军杨璧游骑三千，断其奔路，右将军徐成、左军慕容冲、镇军毛盛等屡战败

之，仍断其运水之路。冯翊游钦因淮南之败，聚众数千，保据频阳，遣军运水及粟，以馈姚萇，杨璧尽获之。萇军渴甚，遣其弟镇北尹买，率劲卒二万决堰。窦冲率众败其军于鹤雀渠，斩尹买马首级万三千。萇众危惧，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萇营，营中水三尺，周营百步之外，寸馀而已，于是萇军大振。坚方食，去案怒曰：“天其无心，何故降泽贼营！”萇又东引慕容泓为援。泓谋臣高盖、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后冲，且持法苛峻，乃杀泓，立冲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虏绪守杨渠川大营，率众七万来攻坚。坚遣杨璧等击之，为萇所败，获杨璧、毛盛、徐成及前军齐午等数十八，皆礼而遣之。苻晖率洛阳、陕城之众七万归于长安。益州刺史王广遣将军王蚝率蜀汉之众来赴难。坚闻慕容冲去长安二百馀里，引师而归，使抚军苻方戍骊山，拜平原公苻晖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配兵五万距冲，河间公苻琳为中军大将军，为晖后继。冲乃命妇人各将一囊盛尘，皆令骑牛，服文采衣，执持长槊于阵后为众，揭竿为旗，扬土为尘，督厉其众。冲晨攻晖营于郑西，晖出距战，兵刃交接，昌言班队何在。于是奔竞而进，皆毁囊扬尘，埃雾连天，鼓噪莫测多少。晖众大溃。此节亦详见于《御览》三十七。晖师败绩，坚又以尚书姜宇为前将军，与苻琳率众三万，击冲于灊上，为冲所败，宇死之。姜宇，字子居，天水冀北人也。少孤贫，为河北陈不识字牧羊。年十五，身長七尺九寸，聪惠美风仪，每夜专读书，睡则悬头于屋梁，达旦而止。不识字奇之，将妻以女，其妻弗听。不识字乃置酒引宇，令女潜观之，问女曰：“姜宇文士才明，吾欲以汝妻之，汝母难宇，家之牧人，汝意云何？”女曰：“观宇之姿，岂复为人牧

羊也！”遂妻之。宇后历位京兆尹、御史中丞。《御览》四百四十四，又八百三十五。琳中流矢。苻琳，字永瑶，坚之第五子也，有文武才艺，引弓五百斤，射洞犁耳，至于山水文咏，皆绮藻清丽。《御览》七百四十四。冲遂据阿房城。初，坚之灭燕二十五年，当作太和五年，称晋年也，二十乃太和之误。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作美，坚又幸之。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中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王猛切谏，坚乃出冲。此节亦见《御览》五百七十，又三百八十。长安又谣曰：“凤皇凤皇止阿房。”坚以凤皇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乃植桐竹十万株于阿房以待之。冲小字凤皇，至是卒为坚贼，此句亦见《御览》五百七十。入止阿房城焉。

晋西中郎将桓石虔进据鲁阳，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阳。晋冠军谢玄次于下邳，徐州刺史赵迁弃彭城奔还。玄前锋张愿追迁及于碭山，转战而免。玄进据彭城。时骁骑将军吕光讨平西域三十六国，上疏曰：“唯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国城，天骥龙麟，腰裹丹髦，万计盈廐，虽伯乐更生，卫赐复出，不能辨也。”此节依《御览》八百九十五、《事业赋注》二十一引补。所获珍宝以万万计。坚下书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进封顺乡侯，增邑一千户。刘牢之伐兖州，坚刺史张崇弃鄆城奔于慕容垂。牢之遣将军刘袭追崇，战于河南，斩其东平太守杨光而退。牢之遂据鄆城。慕容冲进逼长安，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从何出也？其强若斯！”大言责冲曰：“尔辈群奴正可牧牛羊，何为送死！”冲曰：“奴则奴矣，既厌——作厄奴苦，复欲取尔相——作见代。”此节亦见《类聚》三十五。坚遣使送锦袍一领遗冲，使者称有诏曰：“古人兵交，

使在其间。卿远来草创，得无劳乎？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为此变！”此节亦见《御览》四百七十八。冲命詹事答之，亦称“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贷苻氏，以酬曩好，终不使既往之施独美于前。”坚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阳平公之言，使白虏敢至于此。”

长乐公苻丕在邺，粮竭，马又无草，削松木而食之。会丁零叛慕容垂，垂引师去邺，始具西问，知苻叡等丧败，长安危逼，乃遣其阳平太守邵兴率骑一千，将北引重合侯苻谟、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鉴、中山太守王兖于中山，以为己援。垂遣张崇要兴，获之于襄国南。又遣其参军封孚西引张蚝、并州刺史王腾于晋阳，遣腾以众寡不赴。丕进退路穷，乃谋于群僚。司马杨膺唱归顺之计，丕犹未从。会晋遣济北太守丁匡据碣石，济阳太守郭满据滑台，将军颜肱、刘袭次于河北，丕遣将军桑据距之，为王师所败。袭等进攻黎阳，克之。丕惧，乃遣从弟就参军焦逵求救于谢玄。丕书称假途求粮，还赴国难，须军援既接，以邺与之，若西路不通，长安陷没，请率所领保守邺城。乃羁縻一方，文降而已。逵与参军姜让，密谓杨膺曰：“今祸难如此，京师阻隔，吉凶莫审，密迩寇仇，三军罄绝，倾危之甚，朝不及夕。观公豪气不除，非救世之主，既不能竭尽诚款，速致粮援，方设两端，必无成也。今日之殆，疾于转机，不容虚设，徒成反覆。宜正书为表，以结殷勤。若王师之至，必当致身。如其不从，可逼缚与之。苟不义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权，宁济为功，况君侯累叶载德，显祖初著名于晋朝，今复建崇勋，使功业相继，千载一时，不可失也。”膺素轻丕，自以力能逼

之，乃改书而遣逵等，并遣济南毛蜀、毛鲜等分房为任于晋。坚遣鸿胪郝稚征处士王嘉于到兽山。既至，坚每日召嘉与道安于外殿，动静谘问之。慕容暉入见东堂，稽首谢曰：“弟冲不识义方，孤背国恩，臣罪应万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当三日，愚欲暂屈銮驾，幸臣私第。”坚许之。暉出，嘉曰：“椎芦作籛篠，不成文章，会天大雨，不得杀羊。”坚与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诸弟起兵于外也，坚防守甚严，谋应之而无因。时鲜卑在城者犹有千余人，暉乃密结鲜卑之众，谋伏兵请坚，因而杀之。令其豪帅悉罗腾、屈突铁侯（者）〔等〕潜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镇，听旧人悉随，可于某日会集某处。”鲜卑信之。北部人突贤与其妹别，妹为左将军奚冲小妻，闻以告冲，请留其兄。冲驰入白坚，坚大惊，召腾问之，腾具首服。坚乃诛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及妇女皆杀之。慕容垂复围邺城。焦逵既至，朝廷果欲征丕任子，然后出师。逵固陈丕款诚无贰，并宣杨膺之意，乃遣刘牢之等率众二万，水陆运漕救邺。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八

前秦录八

苻 坚

乙酉。建元二十一年，时长安大饥，人相食，诸将归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冲僭称尊号于阿房，改年更始。坚与冲战，各有胜负。常为冲所围，殿中上将军邓迈、左中郎将邓绥、尚书郎邓琰相谓曰：“吾门世荷荣宠，先君建殊功于国家，不可不立忠效节，以成先君之志。不死君难者，非丈夫也。”于是与毛萼乐等蒙兽皮，奋矛而击冲军。冲军溃，坚获免，嘉其忠勇，并拜五校，加三品将军，赐爵关内侯。冲又遣其尚书令高盖率众夜袭长安，攻陷南门，入于南城。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击败之，斩首千八百级，分其尸而食之。坚寻败冲于城西，追奔至于阿房城。诸将请乘胜入城，坚惧为冲所获，乃击金以止军。是时刘牢之至枋头。征东参军徐义、宦人孟丰告苻丕，杨膺、姜让等谋反，丕收膺、让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盘桓不进。

苻晖屡为冲所败，坚让之曰：“汝，吾之子也，拥大众，屡为白虏小儿所摧，何用生为！”晖愤恚自杀。关中堡壁三十馀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遣兵粮助坚。左将军苟池、右将军俱石子率骑五千，与冲争麦，战于骊山，为冲所败，池死之，石子奔邺。坚大怒，复遣领军杨定率左右精骑一千

五百击冲，大败之，俘掠鲜卑万余而还。坚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战，冲深惮之，遂穿马陷以自固。刘牢之至邺，慕容垂北如新城。邺中饥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关东谣曰：“幽州缺，丕当灭。若不灭，百姓绝。”缺，垂之本名。与丕相持经年，百姓死几绝。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荀辅将降之，郡人辽西太守冯杰、莲勺令冯翊等谏曰：“天下丧乱，忠臣乃见。昔田单守一城而存齐，今秦之所有，犹连州累镇，郡国百城。臣子之于君父，尽心焉，尽力焉，死而后已，岂宜贰哉！”辅大悦，于是凭城固守。萇为土山地道，辅亦为之。或战山峰，萇众死者万有余人。辅乃诈降，萇将入，觉之，引众而退。辅驰出击之，斩获万计。至是粮竭矢尽，外救不至，萇遣吏谓辅曰：“吾方以义取天下，岂仇忠臣乎？卿但率见众男女还长安，吾须此城置镇。”辅以为然，率男女万五千口出城，萇围而坑之，男女无遣。初，石季龙末，清河崔悦为新平相，为郡人所杀。悦子液，后仕坚为尚书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请还冀州。坚愍之，禁锢新平人，缺其城角以耻之。新平酋望，深以为惭，故相率距萇，以立忠义。

时有群鸟数万，翔鸣于长安城上，其声甚悲，占者以为斗羽不终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众登城，坚身贯甲胄，督战拒之，飞矢满身，血流被体。时虽兵寇危逼，冯翊诸堡壁犹有负粮冒难而至者，多为贼所杀。坚谓之曰：“闻来者率不善达，诚是忠臣赴难之义。当今寇难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济也。庶明灵有照，祸极灾返，义保诚顺，为国自爱，蓄粮厉甲，端听师期，不可徒丧无成，相随兽口。”三辅人为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坚，请放火以为内应。坚曰：“哀诸卿忠诚之意也，何复已已。但时运圯丧，恐无益于国，空使诸卿坐自夷灭，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

若虎，利器如霜，而衄于乌合疲钝之贼，岂非天也！宜善思之。”众固请曰：“臣等不爱性命，投身为国，若上天有灵，单诚或冀一济，没无遗恨矣。”坚遣骑七百应之。而冲营放火者为风焰所烧，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坚深痛之，身为设祭而招之曰：“有忠有灵，来就此庭。归汝先父，勿为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胜。众咸相谓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无移。”冲毒暴关中，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坚以甘松护军仇腾为冯翊太守，加辅国将军，与破虏将军蜀人兰犊慰勉冯翊诸县之众。众咸曰：“与陛下同死共生，誓无有二。”先是，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杨定健儿应属我，宫殿台观应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旦寻而不见人迹。长安城中有书曰《古符传贾录》，载“帝出五将久长得”。先是，又谣曰：“坚入五将山久长得。”坚大信之，此节亦见《御览》四十四。留太子宏守长安，谓之曰：“脱如谣言，天或导予。今留汝兼总戎政，勿与贼争利，吾当出陇收兵运粮以给汝。天其或者正训予也。”于是遣卫将军杨定击冲于城西，为冲所擒。坚弥惧，付宏以后事，自将张夫人及中山公诜率骑数百，出如五将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长安。此节亦见《御览》四十四。六月，太子宏寻将母妻宗室男女数千骑出奔，百僚逃散。慕容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初，秦之未乱也，关中土然，无火而烟气大起，方数十里中，月馀不灭。此节亦见《开元占经》四引。坚每临听讼观，令百姓有怨者举烟于城北，观而录之。长安为之语曰：“欲得必存当举烟。”时关中又为谣曰：“长鞘马鞭击左股，太岁南行当避——作复虏。”秦人呼鲜卑为白虏。慕容垂之起于关东，岁在癸未。此节亦见《初学记》二十二、《御览》三百五十九。坚之分氏户于诸镇也，赵整因

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坚笑而不纳。至是整言验矣。坚至五将山，姚萔遣将军吴忠围之。坚众奔散，独侍御十数人而已。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之）〔人〕进食。俄而忠至，执坚以归新平。此节亦见《御览》四十四。县，幽之于别室。萔求传国玺于坚曰：“萔次膺符历，可以为惠。”坚瞋目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乎！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玺已送晋，不可得也。”萔又遣尹纬说坚，求为尧舜禅代之事。坚责纬曰：“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萔叛贼，奈何拟之古人！”因问纬曰：“卿于朕朝作何官？”对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流，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坚既不许萔以禅代，骂而求死。八月，萔乃缢坚于新平佛寺中，时年四十八。张夫人及中山公诜等皆自杀，三军莫不哀恸。萔欲匿杀坚之名，乃谥为庄烈天王。是岁太元十年也。

宏之奔也，归其南秦州刺史杨璧于下辩，璧距之，乃奔武都氏豪张熙，假道归晋，朝廷处宏于江州。宏历位辅国将军。桓玄篡位，以宏为凉——作梁州刺史。义熙初，以谋叛被诛。初，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坚闻而恶之，每征伐，戒军候云：“地有名新者避之。”时又童谣云：“阿坚连牵三十年，若后欲败当在江淮间。”坚在位二十七年，因寿春之败，其国大乱，后二年，竟死于新平佛寺，咸应谣言矣。长乐公丕称尊号，伪追谥坚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 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剧人也，家于魏郡。少贫贱，以鬻畚为业。尝货畚于洛阳，乃有一人贵买其畚，而云无直，自言家去此无远，可随我取直。猛利其贵而从之，行不觉远，忽至深山，见一老父，须发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许人，有一人引猛进拜之。老父曰：“王公何缘拜也！”乃十倍偿畚直，遣人送猛出山，顾视，乃嵩高山也。此节亦见《御览》三十九。

猛瓌姿俊伟，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于邺都，时人罕能识也。惟徐统见而奇之，召为功曹。遁而不应，遂隐于华阴。怀佐世之志，希龙颜之主，敛翼待时，候风云而后动。桓温入关，猛被褐而诣之，一面谈当世之事，扞蝨而言，旁若无人。此节亦见《初学记》五。温察而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锐师十万，杖义讨逆，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温默然，无以酬之。温之将还，赐猛车马，拜高官督护，请与俱南。猛还山谘师，师曰：“卿与桓温岂并世哉！在此自可富贵，何为远乎！”猛乃止。

苻坚将有大志，闻猛名，遣吕婆楼招之，一见便若平生，语及废兴大事，异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坚僭位，以猛为中书侍郎。时始平多枋头西归之人，豪右纵横，劫盗充斥，乃转猛为始平令。猛下车，明法峻刑，澄察善恶，禁劫强豪。鞭杀一

吏，百姓上书讼之，有司劾奏，檻车征下廷尉诏狱。坚亲问之曰：“为政之体，德化为先，莅任未几而杀戮无数，何其酷也！”猛曰：“臣闻宰宁国以礼，治乱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剧邑，谨为明君翦除凶猾。始杀一奸，余尚万数，若以臣不能穷残尽暴，肃清轨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谢孤负。酷政之刑，臣实未敢受之。”坚谓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产之俦也。”于是赦之。迁尚书左丞、咸阳内史、京兆尹。未几，除吏部尚书、太子詹事，又迁尚书左仆射、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加骑都尉，居中宿卫。时猛年三十六，岁中五迁，权倾内外，宗戚旧臣皆害其宠。尚书仇腾、丞相长史席宝数譖毁之，坚大怒，黜腾为甘松护军，宝白衣领长史。尔后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顷之，迁尚书令、太子太傅，加散骑常侍。猛频表累让，坚竟不许。又转司徒、录尚书事，余如故。猛辞以无功，不拜。后率诸军讨慕容暉，军禁严明，师无私犯。猛之未至邺也，劫盗公行，及猛之至，远近帖然，燕人安之。军还，以功进封清河郡侯，赐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马百匹，车十乘。猛上疏固辞不受。

时既留镇冀州，坚遣猛于六州之内听以便宜从事，简召英俊，以补关东守宰，授讫，言台除正。居数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闻夕拜，不顾艰虞者，正以方难未夷，军机权速，庶竭命戎行，甘驰驱之役，敷宣皇威，尽筋骨之效，故僂俛从事，叨据负乘，可谓恭王命于济时，候太平于今日。今圣德格于皇天，威灵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窃敢〔披〕贡丹诚，请避贤路。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岂应孤任愚臣，以速倾败！东夏之事，非臣区区所能康理，愿徙授亲贤，济臣颠坠。若以臣有鹰犬微勤，

未忍捐弃者，乞待罪一州，效尽力命。徐方始宾，淮、汝防重，六州处分，府选便宜，辄以悉停。督任弗可虚旷，深愿时降神规。”坚不许，遣其侍中梁说诣邺喻旨，猛乃视事如前。

俄入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持节、常侍、将军、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诸军事。猛表让久之。坚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龙潜弱冠，属世事纷纭，厉（王）〔士〕之际，颠覆厥德。朕奇卿于暂见，拟卿为卧龙，卿亦异朕于一言，回《考槃》之雅志，岂不精契神交，千载之会！虽傅岩入梦，美公悟兆，古今一时，亦不殊也。自卿辅政，几将二纪，内厘百揆，外荡群凶，天下向定，彝伦攸叙。朕且欲从容于上，望卿劳心于下，弘济之务，非卿而谁！”遂不许。其后数年，复授司徒。猛复上疏曰：“臣闻乾象盈虚，惟后则之；位称以才，官非则旷。郑武翼周，仍世载咏；王叔昧宠，政替身亡，斯则取成败之殷鉴，为臣之炯戒。窃惟鼎宰崇重，参路太阶，宜妙尽时贤，对扬休命。魏祖以文和为公，貽笑孙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咍之。臣何庸狷，而应斯举！不但取嗤邻远，实令为虏轻秦。昔东野穷驭，颜子知其将弊。陛下不复料度臣之才力，私惧败亡是及。且上亏宪典，臣何颜处之！虽陛下私臣，其如天下何！愿回日月之鉴，矜臣后悔，使上无过授之谤，臣蒙覆焘之恩。”坚竟不从。猛乃受命。军国内外万机之务，事无巨细，莫不归之。

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滞，显贤才，外修兵革，内崇儒学，劝课农桑，教以廉耻，无罪而不刑，无才而不任，庶绩咸熙，百揆时叙。于是兵强国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坚常从容谓猛曰：“卿夙夜匪懈，忧勤万机，若文王得太公，吾将优游以卒岁。”猛曰：“不图陛下知臣之过，臣何足以拟古人！”坚曰：

“以吾观之，太公岂能过也。”常敕其太子宏、长乐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见重如此。

广平麻思流寄关右，因母亡归葬，请还冀州。猛谓思曰：“便可速装，是暮已符卿发遣。”及始出关，郡县已被符管摄。其令行禁整，事无留滞，皆此类也。性刚明清肃，于善恶尤分。微时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报焉，时论颇以此少之。其年寝疾，坚亲祈南北郊、宗庙、社稷，分遣侍臣祷河岳诸祀，靡不周备。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流谢恩，并言时政，多所弘益。坚览之流涕，悲恻左右。及疾笃，坚亲临省病，问以后事。猛曰：“晋虽僻陋吴越，乃正朔相承。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臣没之后，愿不以晋为图。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死，时年五十一。坚哭之恻。比敛，三临，谓太子宏曰：“天不欲吾平一六合邪？何夺吾景略之速也！”赠侍中，丞相馀如故。给东园温明秘器，帛三千匹，谷万石。谒者仆射监护丧事，葬礼一依汉大将军〔霍光〕故事。谥曰武侯。朝野巷哭三日。

崔鸿曰：“邓羌请郡将以挠法，徇私也；勒兵欲攻王猛，无上也；临战豫求司隶，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长，若驯猛虎，馭悍马，以成大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猛之谓矣。”此赞依《通鉴》采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坚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伟美姿度。健之世，封安乐王，融上疏固辞，健深奇之，曰：“且成吾儿箕山

之操。”乃止。荷生爱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辅之望。长而令誉弥高，为朝野所属。坚僭号，拜侍中，寻除中军将军。融聪辨明慧，下笔成章，至于谈玄论道，虽道安无以出之。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尝著《浮图赋》，壮丽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赋，临丧不诔，朱彤、赵整等推其妙速。膂力雄勇，骑射击刺，百夫之敌也。铨综内外，刑政修理，进才理滞，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断狱，好无所容，故为坚所委任。

后为司隶校尉。京兆人董丰游学三年而返，过宿妻家。是夜妻为盗所杀，妻兄疑丰杀之，送丰有司。丰不堪楚掠，诬引杀妻。融察而异之，问曰：“汝行往还，颇有怪异及卜筮否？”丰曰：“初将发，夜梦乘马南渡水，反而北渡，复自北而南，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视之，见两日在于水下，马左白而湿，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窃以为不祥。还之夜，复梦如初。问之筮者，筮者云：‘忧狱讼，远三枕，避三沐。’既至，妻为具沐，夜授丰枕。丰记筮者之言，皆不从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寝。”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为水，马为《离》，梦乘马南渡，旋北而南者，从《坎》之《离》。三爻同变，变而成《离》。《离》为中女，《坎》为中男。两日，二夫之象。《坎》为执法吏。吏诘其夫，妇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阴一阳，《离》二阳一阴，相承易位。《离》上《坎》下，《既济》，文王遇之囚牖里，有礼而生，无礼而死。马左而湿，湿，水也，左水右马，冯字也。两日，昌字也。其冯昌杀之乎？”于是推检，获昌而诘之，昌具首服，曰：“与其妻谋杀董丰，期以新沐枕枕为验，是以误中妇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母扬声唱盗，行人为母逐之。既擒劫者，反诬行人为盗。时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见而笑曰：“此易知

耳，可二人并走，先出凤阳门者非盗。”既而还之，融正色谓后当作先出者曰：“汝真是盗，何以诬人！”其发奸摘伏，皆此类也。所在盗贼止息，路不拾遗。坚及朝臣雅皆叹服，州郡疑狱莫不折之于融。融观形察色，无不尽其情状。虽镇关东，朝之大事靡不驰驿与融议之。

性至孝，初留冀州，遣使参问其母动止，或月有再三。坚以为烦，月听一使，后上疏请还侍养，坚遣使慰喻不许。久之，征拜侍中、中书监、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太子太傅、领中正、录尚书事。俄转司徒，融苦让不受。融为将善谋略，好施爱士，专方征伐，必有殊功。

坚既有意荆扬，时慕容垂、姚萇等常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坚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融每谏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穷兵极武，未有不亡。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縆，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坚曰：“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大运。刘禅何非汉之遗祚，然终为中国之所并。吾将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坏大谋！汝尚如此，况于众乎！”坚之将入寇也，融又切谏曰：“陛下听信鲜卑、羌虏谄谀之言，采纳良家少年利口之说，臣恐非但无成，亦大事去矣。垂、萇皆我之仇敌，思闻风尘之变，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关军旅，苟说佞谀之言，以会陛下之意，不足采也。”坚弗纳。及淮南之败，垂、萇之叛，坚悼恨弥深。

苻朗

苻朗，字元达，坚之从兄子也。性弘达，神气爽迈，幼怀远操，不屑时荣。坚尝目之曰：“吾家千里驹也。”征拜镇东将军、青州刺史，封安乐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为方伯，有若素士，耽玩经籍，手不释卷，每谈虚语玄，不觉日之将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将至。在任甚有称绩。

后晋遣淮阴太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诣谢玄于彭城求降，玄表朗许之，诏加员外散骑侍郎。既至扬州，风流迈于一时，超然自得，志陵万物，所与晤言，不过一二人而已。骠骑长史王忱，江东之俊秀，闻而诣之，朗称疾不见。沙门释法汰问朗曰：“见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为谁？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丑而才慧，国宝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怅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类也。

谢安常设宴请之，朝士盈坐，并几褥壶席。朗每事欲夸之，唾则令小儿跪而张口，既唾而含出，顷复如之，坐者以为不及之远也。善识味，鹹酢及肉皆别所由。会稽王司马道子为朗设盛饌，极江左精馐。食讫，问曰：“关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盐味小生耳。”既问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杀鸡以食之，既进，朗曰：“此鸡栖恒半露。”检之皆验。又食鹅肉，知黑白之处。人不信，记而试之，无毫厘之差。时人咸以为知味。后数年，王国宝譖而杀之。王忱将为荆州刺史，待杀朗而后发。临刑，志色自若，为诗曰：“四大起何因？聚散无穷已。既过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畅，未觉有终始。如何箕山夫，奄焉处东

市！旷此百年期，远同嵇叔子。命也归自天，委化任冥纪。”著《苻子》数十篇行于世，亦《老》《庄》之流也。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三十九

前秦录九

苻 丕

苻丕，字永叙，坚之长庶子也。少而聪慧好学，博综经史。坚与之言将略，嘉之，命邓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干亚于苻融，为将善收士卒，时出镇于邺，东夏安之。

坚败归长安，丕为慕容垂所逼，自邺奔于枋头。坚之死也，建元二十一年，丕复入邺城，将收兵赵魏，西赴长安。会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帅幽并人众击慕容垂，频为垂将带方太守平规等所败，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烧和龙、蓟城宫室，率众三万进屯壶关，遣使招丕。丕乃去邺，率男女六万馀口进如潞川。骠骑将军张蚝、并州刺史王腾迎之，入据晋阳，始知长安不守，坚为姚萇所杀。乃举哀于晋阳，三军缟素。王永留苻冲守壶关，率骑一万会丕，劝称尊号，丕从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晋阳南。立坚行庙，大赦境内，改建元二十一年为太安。一作太平。元年九月，置百官，以张蚝为侍中、司空，封上党郡公；王永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尚书令，进封清河郡公；王腾为散骑常侍、中军大将军、司隶校尉、阳平郡公；苻冲为左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西平王；俱石子为卫将军、濮阳公；杨辅为尚书右仆射、济阳公；王亮为护军将

军、彭城公；强益耳、梁畅为侍中，徐义为吏部尚书，并封县公。自馀封授各有差。

是月，安西吕光自西域还师，至于宜禾，坚梁州刺史梁熙谋闭境距之。高昌太守杨翰言于熙曰：“吕光新定西国，兵强气锐，其锋不可当也。度其事意，必有异图。且今关中扰乱，京师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于流沙，地方万里，带甲十万，鼎峙之势实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势难测。高梧谷口，水险之要，宜先守之而夺其水。彼既穷渴，自然投戈。如其以远不守，伊吾之关亦可距也。若度二要，虽有子房之策，难为计矣。地有所必争，真此机也。”熙弗从。美水令犍为张统说熙曰：“主上倾国南讨，覆败而还。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师，丁零杂虏，跋扈关洛，州郡奸豪，所在风扇，王纲弛绝，人怀利己。今吕光回师，将军何以抗也？”熙曰：“诚深忧之，未知计之所出。”统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绝人，今以荡西域之威，拥归师之锐锋，若猛火之盛于原，弗可敌也。将军世受殊恩，忠诚夙著，立勋王室，宜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从弟，勇冠一时。为将军计者，莫若奉为盟主，以摄众望，推忠义以总率群豪，则光无异心也。资其精锐，东兼毛兴，连王统、杨璧，集四州之众，扫凶逆于诸夏，宁帝室于关中，此桓文之举也。”熙又不从。杀洛于西海，以子胤为鹰扬将军，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静、晋昌太守李纯以郡降光。胤及光战于安弥，为光所败。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迎光，光杀之。建威、西郡太守索泮、奋威督洪池已南诸军事、酒泉太守宋皓等，并为光所杀。

坚尚书令、魏昌公苻纂自关中来奔，拜大尉，进封东海王。以中山太守王兖为平东将军、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为征东

将军、冀州牧、高城侯，苻绍为镇东将军、督冀州诸军事、重合侯，苻谟为征西将军、幽州牧、高邑侯，苻亮为镇北大将军、督幽并二州诸军事，并进爵郡公。定、绍据信都，谟、亮先据常山，慕容垂之围邺城也，并降于垂，闻丕称尊号，遣使谢罪。王兗固守博陵，与垂相持。左将军奚冲、秦州刺史王统、河州刺史毛兴、益州刺史王广、南秦州刺史杨璧、卫将军杨定，并据陇右，遣使招丕，请讨姚萇。丕大悦，以定为骠骑大将军、雍州牧，冲为征西大将军、梁州牧，统镇西大将军，兴车骑大将军，璧征南大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广安西将军，皆进位州牧。

于是王永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弃背万国，四海无主。征东大将军、长乐公，先帝元子，圣武自天，受命荆南，威镇衡海，分陕东都，道被夷夏，仁泽光于宇宙，德声侔于《下武》。永与司空蚝等谨顺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绍承大统，衔哀即事，栖谷总戎，枕戈待旦，志雪大耻。慕容垂为封豕于关东，泓、冲继凶于京邑，致乘輿播越，宗社沦倾。羌贼姚萇，我之牧土，乘衅滔天，亲行大逆，有生之巨贼也。永累叶受恩，世荷将相，不与骊山之戎、荥泽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后土。诸牧伯公侯或宛沛宗臣，或四七勋旧，岂忍舍破国之丑竖，纵杀君之逆贼乎！主上龙飞九五，实协天心，灵祥休瑞，史不辍书，投戈效义之士三（千）〔十〕余万，少康、光武之功可旬朔而成。今以卫将军俱石子为前军师，司空张蚝为中军都督。武将猛士，风烈雷震，志殄元凶，义无他顾。永谨奉乘輿，恭行天罚。君臣终始之义，在三忘躯之诚，戮力同之，以建晋邦之美。”

先是，慕容骠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粮竭矢尽，郡功曹张猗

逾城聚众应骧。兖临城数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众应贼，号称义兵，何名实相违之甚！卿兄往合乡宗，亲逐城主，天地不容，为世大戮。身灭未几，卿复续之。卿见为吾吏，亲寻干戈，竟为戎首，为尔君者，不亦难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宁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古人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门，卿母在城，不能顾之，何忠义之可望！恶不绝世，卿之谓也。不图中州礼义之邦，而卿门风若斯。卿去老母如脱屣，吾复何论哉！”既而城陷，兖及固安侯苻鉴并为骧所杀。

丙戌。二年，正月，丕复以王永为司徒、录尚书事，徐义为尚书令，加右光禄大夫。慕容垂僭称尊号。二月，慕容冲左将军韩延杀冲，立段随为燕王，改年昌平。初，王广还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统。及长安不守，广攻河州牧毛兴于枹罕。兴遣建节将军、临清伯卫平率其宗人千七百夜袭广军，大败之。王统复遣兵助广，兴于是婴城固守。既而袭王广，败之。广亡奔秦州，为陇西鲜卑匹兰所执，送诣姚萇。兴既败王广，谋伐王统于上邽。枹罕诸氏皆窘于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杀兴，推卫平为使持节、安西将军、河州刺史，遣使请命。五月，丕以吕光为车骑大将军、梁州牧、酒泉公。是月，姚萇僭称尊号。刁云杀慕容忠，乃推慕容永为使持节、大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雍秦梁凉四州牧、录尚书事、河东王，称藩于垂。征东苻定、镇东苻绍、征北苻谟、镇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进王永为左丞相，苻纂为大司马，张蚝为太尉，王腾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义为司空，苻冲为车骑大将军、尚书令、仪同三司，俱石子为卫大将军、尚书左仆射，领官皆如故。永又檄州郡曰：“昔夏有穷夷之难，少康起焉；王莽毒杀平帝，世祖重光汉道；

百六之运，何代无之！天降丧乱，羌胡猾夏，先帝晏驾贼庭，京师鞠为戎穴，神州萧条，生灵涂炭。天未亡秦，社稷有奉。主上圣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归属，必当隆中兴之功，复配天之美。姚萇残虐，慕容垂凶暴，所过灭户夷烟，毁发丘墓，毒遍存亡，痛缠幽显，虽黄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于四海，方之未为甚也。今素秋将及，行师令辰，公侯牧守，垒主乡豪，或戮力国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统，以孟冬上旬会大驾于临晋。”于是天水姜延、冯翊寇明、河东王昭、新平张晏、京兆杜敏、扶风马朗、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众数万，遣使应丕。皆就拜将军、郡守，封列侯。冠军邓景拥众五千据彭城，与窦冲为首尾，击萇平凉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鲜卑没奕于率鄯善胡员叱、护羌中郎将梁苟奴等，与萇左将军姚方成、镇远强京战于孙丘谷，大败之。

枹罕诸氏以卫平年老，不可以成事业，议废之，而惮其宗强，连日不决。氏有啖青者，谓诸将曰：“大事宜定，东讨姚萇，不可沉吟犹豫。一旦事发，反为人害。诸君但请卫公会集众将，青为诸君决之。”众以为然。于是大飧诸将，青抽剑而前曰：“今天下大乱，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谓休戚是同，非贤明之主莫可济艰难也。卫公朽耄，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贤路。狄道长苻登虽王室疏属，而志略雄明，请共立之，以赴大驾。诸（军）〔君〕若有不同者，便下异议。”乃奋剑攘袂，将斩贰己者，众皆从之，莫敢仰视。于是推登为使持节、都督陇右雍河二州牧，率众五万，东下陇右，据南安，驰使于丕请命。八月，丕以登为征南一作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南安王、持节及州牧都督因其所称而授之。又以徐义为右丞相。丕留王腾守晋阳，杨辅

戍壶关，率众四万进据平阳。王统以秦州降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阳，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还东，丕弗许。九月，丕下书曰：“鲜卑慕容永，我之骑将，首乱京畿，祸倾社稷，其遣丞相王永及苻纂帅禁卫虎旅覆而取^{一作攻}之，以俱石子为前锋都督。”十月，与慕容永战于襄陵，王永大败，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壮士三千余人，丕猜而忌之。及永之败，惧为纂所杀，率骑数千南奔东垣。晋扬威将军冯该自陕要击，斩之，送丕首于江东。执其太子宁、长乐王寿，送于京师，朝廷赦而不诛，归之于苻宏。徐义为慕容永所获，械埋其足，将杀之。义诵《观世音经》，至夜中，土开械脱，于重禁之中若有人导之者，遂奔杨佺期，佺期以为洛阳令。苻纂及弟师奴率丕馀众数万，奔据杏城。苻登称尊号，伪谥丕为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没慕容永，永乃进据上党之长子，僭称大号，改元曰中兴。丕在位二年而败。

索 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为冠族。泮少时游侠，及长，变节好学，有佐世才器。张天锡辅政，以泮为冠军、记室参军。天锡即位，拜司兵，历位禁中录事。执法御掾，州府肃然，郡县改迹。迁羽林左监，有勤干之称。出为中垒将军、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务宽和，戎夏怀其惠，天锡甚敬之。后从天锡归仕于秦，苻坚见而叹曰：“凉州信多君子！”既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别驾。寻迁建威将军、西郡太守。吕光既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获之。光曰“孤既平西域，将赴难京师，梁熙无状，

绝孤归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恶！”泮厉色责光曰：“将军受诏讨叛胡，可受诏乱凉州邪？寡君何罪，而将军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报君父之仇，岂如逆氐彭济望风反叛！主灭臣死，礼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变。其弟凌有俊才，仕张天锡为执法中郎、冗从右监。苻坚世至伏波将军、典农都尉，与泮俱被害。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

前秦录十

苻 登

苻登，字文高，丕之族子，坚之族孙也。父敞，健之世为太尉司马、陇东太守、建节将军，后为苻生所杀。坚即伪位，追赠右将军、凉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兴之镇上邽，以为长史。登少而雄勇，有壮气，粗险不修细行，故坚弗之奇也。长而折节谨厚，颇览书传。建元元年初拜殿中一作上将军，稍迁羽林监、扬武将军、长安令，坐事黜为狄道长。及关中乱，去县归毛兴。同成言于兴，请登为司马，常在营部。登度量不群，好为奇略，同成常谓之曰：“汝闻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无数干时，将为博识者不许。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后得意，自可专意。”时人闻同成言，多以为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谈。兴有事则召之，戏谓之曰：“小司马可坐评事。”登言辄析理中，兴内服焉，然敬惮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乱，遣其（子）〔弟〕硕德率众伐毛兴，相持久之。太平即太安二年，兴将死，告同成曰：“与卿累年共击逆羌，事终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后事付卿小弟司马，殄硕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换摄司马事。”

登既代卫平，遂专统征伐。登既克南安，夷夏归之者三万余户，遂进攻硕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十月，六句依《通鉴》约补。

与姚萇战于胡奴坂，大破之。登攻姚萇，冬大雷震萇营，杀七人，萇军大败。四句依《御览》八百七十六引补。啖青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硕德代统其众。三句亦依《通鉴》补。是时岁旱众饥，道殣相望，登每战杀贼，名为熟食，谓军人曰：“汝等朝战，暮便饱肉，何忧于饥！”士众从之，啖死人肉，辄饱健能斗。姚萇闻之，急召硕德曰：“汝不来，必为苻登所食尽。”硕德于是下陇奔萇。及丕败十一月，丕尚书寇遗奉丕子渤海正懿、济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丕死问，于是为丕发丧行服，三军缟素。登请立懿为主，众咸曰：“渤海王虽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堪多难。国乱而立长君，《春秋》之义也。三虜跨僭，冠旅殷强，豺狼梟獍，举目而是，自古厄运之极，莫甚于斯。大王挺剑西州，凤翔秦陇，偏师暂接，姚萇奔溃，一战之功，可谓光格天地。宜龙骧虎奋，拯拔旧京，以社稷宗庙为先，不可顾曹臧、吴札一介微节，以失图运之机，不建中兴之业也。”于是以太元十一年为坛于陇东，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太平即太安二年为太初元年。

十二月，立坚神主于军中，载以輜辇，羽葆青盖，车建黄旗，武贲之士三百人以卫之，将战必告，凡欲所为，启主而后行，缮甲募兵，将引师而东，乃告坚神主曰：“维曾孙皇帝臣登，以大皇帝之灵恭践宝位。昔五将之难，贼羌肆虐于圣躬，实登之罪也。今收合义旅，众馀五万，精甲劲兵，足以立功，年谷丰穰，足以资贍。即日星言一作星夜电迈，直造贼庭，奋不顾命，陨越为期，席上报皇帝酷冤，下雪人民大耻。惟帝之灵，降监厥诚。”因歔歔流涕。将士莫不悲恻，皆刻铎铠为“死休”字，示以战死为志。每战以长稍钩刃为方圆大阵，知有厚薄，从中分配，故人自为战，所向无前。以上七句亦见《通典》一百五十九。初，长安之

将败也，苻坚中垒将军徐嵩、屯骑校尉胡空各聚众五千，据险筑堡以自固，而受姚萔官爵。及萔之害坚，嵩等以王礼葬坚于二堡之间。至是，各率众降登。拜嵩镇军将军、雍州刺史，空辅国将军、京兆尹。登复改葬坚以天子之礼。

丁亥。二年，又僭立其妻毛氏为皇后，弟懿为皇太弟。遣使拜苻纂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太师，领大司马，进封鲁王，纂弟师奴为抚军大将军、并州刺史、朔方公。纂怒谓使者曰：“渤海王世祖之孙，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长史王旅谏曰：“南安已立，理无中改。贼虏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愿大王远踪光武推圣公之义，泉二虏之后，徐更图之。”纂乃受命。于是二县虏帅彭沛谷、屠各董成、张龙世、新平羌雷恶地等尽应之，有众十馀万。纂遣师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战，大败之，斩首五千八百。登以窦冲为车骑大将军、南秦州牧，杨定为大将军、益州牧，杨璧为司空、梁州牧。苻纂败姚硕德于泾阳，姚萔自阴密距纂，纂退屯敷陆。窦冲攻萔汧、雍二城，克之，斩其将军姚元平、张略等。又与萔战于汧东，为萔所败。登次于瓦亭。萔攻彭沛谷堡，陷之，沛谷奔杏城，萔还阴密。登征虏、冯翊太守兰犊率众二万自频阳入于和宁，与苻纂首尾，将图长安。师奴劝其兄纂称尊号，纂不从，乃杀纂，自立为秦公。兰犊绝之，皆为姚萔所败。九月，登进据胡空堡，戎夏归之者十有馀万。姚萔遣其将军姚方成攻陷徐嵩堡，嵩被杀，悉坑戎士。姚萔掘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附之以棘，坎土埋之。

戊子。三年，登率众下陇次朝那，姚萔据武都，相持累战，互有胜负。登军中大饥，收菽以供兵士。立其子崇为皇太子，并

为南安王，尚为北海王。姚萇退还安定。登就食新平，留其大军于胡空堡，率骑万馀围萇营，四面大哭，哀声动人。萇恶之，乃命三军哭以应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频战辄胜，谓坚神将所助，亦于军中立坚神主，请曰：“往年新平之祸，非萇之罪。臣兄襄从陕北渡，假路求西，狐死首丘，欲暂见乡里。陛下与苻眉要路距击，不遂而没。襄敕臣行杀，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尚欲复仇，臣为兄报耻，于情理何负！昔陛下假臣龙骧之号，谓臣曰：‘朕以龙骧建业，卿其勉之！’明诏昭然，言犹在耳。陛下过世为神，岂假手于苻登而图臣，忘前征时言邪！今为陛下立神象，可归依于此，勿计臣过，听臣至诚。”

己丑。四年，正月，登进师攻萇，既而升楼谓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杀君而反立神象请福，望有益乎！”大呼曰：“杀君贼姚萇出来，吾与汝决之，何为枉害无辜！”萇悼而不应。萇自立坚神象，战未有利，军中每夜惊恐，乃严鼓斩象首以送登。登将军窦洛、窦于等谋反发觉，出奔于萇。登进讨彭池不克，攻弥姐营及繁川诸堡，皆克之。萇连战屡败，乃遣其中军姚崇袭大界，登引师要之，大败崇于安丘，俘斩二万五千。进攻萇将吴忠、唐匡于平凉，克之，以尚书苻顾原为前禁将军、灭羌校尉，戍平凉。登进据苟头原以逼安定。萇率骑三万夜袭大界营，陷之。杀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尚，擒名将数十人，驱掠男女五万馀口而去。苻登妻毛氏，毛兴之女也，壮勇善骑射。登留毛氏及辎重于大界营，为姚萇所袭，营垒既陷，犹弯弓跨马，率壮士数百与萇交战，杀贼七百余人，众寡不敌，为萇所执。毛有姿色，萇将纳之，毛骂曰：“天子皇后，安可为贼羌所辱，何不速杀我！”因仰天大器曰：“姚萇无道，前害天子，今辱皇后，皇天后土，宁不鉴昭！”

苻萇怒杀之。此依《御览》四百三十九引及《晋书·列女传》补。

登收合馀兵，退据胡空堡，遣使齎书如襄冲大司马、骠骑将军、前锋大都督、都督陇东诸军事，杨定左丞相、上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杨璧大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遣冲率见众为先驱，自繁川趣长安。登率众从新平迳据新丰之千户固。使定率陇上诸军为其后继，璧留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杨政、翼州刺史杨楷率所统大会长安。苻萇遣其将军王破虏略地秦州，杨定及破虏战于清水之格奴坂，大败之。登攻张龙世于鸯泉堡，姚苻救之，登引退。苻萇密遣其将任瓮、宗度诈为内应，遣使招登，许开门纳之。登以为然。雷恶地驰谓登曰：“姚苻多计略，善御人，必为奸变，愿深宜详思。”登乃止。苻萇闻恶地之诣登也，谓诸将曰：“此羌多奸智，今其诣登，事必无成。”登闻苻萇悬门待之，大惊，谓左右曰：“雷征东其殆圣乎！微此公，几为竖子所误。”

庚寅。五年，苻萇攻陷新罗堡。苻扶风太守齐益男奔登。登将军路柴、强武等并以众降于苻萇。登攻苻萇将张业生于陇东，苻萇救之，不克而退。登将军魏揭飞攻姚当成于杏城，为苻萇所杀。冯翊郭质起兵广乡以应登，宣檄三辅曰：“义感君子，利动小人。吾等生逢先帝尧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纳言之子，即卿校牧守之胤，而可坐视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荐棘，痛结幽泉，山陵无松隧之兆，灵主为请庙之颂，贼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闻。虽茹荼之苦，衔蓼之辛，何以喻之！姚苻穷凶肆虐，毒被人神，于图讎历数万无一分，而敢妄窃重名，厚颜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仪实亦不育。皇天虽欲绝之，亦将假手于忠节。凡百君子，皆夙断神化，有怀义方，含耻而存，孰若蹈道而没乎！”众咸然

之。唯郑县人苟曜不从，聚众数千应姚萇。登以质为东平将军、冯翊太守。质遣部将伐曜，大败而归。质乃东引杨楷，以为声援，又与曜战于郑东，为曜所败，遂当作曜归于萇，萇以为将军，质走洛阳，众皆溃散。《通鉴》作质走洛阳。

辛卯。六年三月，登自雍攻萇安东原作长安，一作为萇将，屠本作萇安东。金温于范氏堡，克之，遂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韦范于段氏堡，不克，进据曲牢。苟曜有众一万，据逆方堡，密应登，登去曲牢繁州，次于马头原。萇率骑来拒，大战败之，斩其尚书吴忠。七月，登进攻新安，一作新平。萇率众救之，登乃引退，复攻安定，为萇所败，据路承堡。

壬辰。七年，是时萇疾病，见苻坚为祟。登闻之，秣马厉兵，告坚神主曰：“曾孙登自受任执戈，几将一纪，未尝不上天锡佑，皇鉴垂矜，所在必克，贼旅冰摧。今大皇帝之灵降灾疢于逆羌，以形类推之，丑虏必将不振。登当因其陨弊，顺行天诛，拯复梓宫，谢罪清庙。”于是大赦境内，百僚进位二等。与萇将姚崇争麦于清水，累为崇所败。进逼安定，去城九十馀里。萇疾小瘳，率众拒登，登去营逆萇，萇遣其将姚熙隆别攻登营，登惧，退还。萇夜引军过登营三十馀里以蹑登后。旦而候人告曰：“贼诸营已空，不知所向。”登惊曰：“此为何人，去令我不知，来令我不觉，谓其将死，忽然复来，朕与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罢师还雍，以窦冲为右丞相。

癸巳。八年，冲叛，自称秦王，建年号。登攻之于野人堡，冲请救于姚萇，萇遣其太子兴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还赴胡空堡，冲遂与萇连和。十二月，姚萇薨。

甲午。九年，登闻萇死，喜曰：“姚兴小儿，吾将折杖以笞之。”

于是大赦，尽众而东，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四月，登自甘泉向关中。兴追登不及数十里，登从六陌趣废桥，兴将军尹纬据废桥以待之。登争水不得，众渴死者十二三。登与纬大战，为纬所败，其夜众溃，登单马奔雍。初，登之东也，留其弟司徒广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广、崇闻登败，弃城出奔，众散。登至，无所归，乃奔平凉，收集遗众入马毛山。七月，兴率众攻登于马毛，登遗子汝阴王宗质于陇西鲜卑乞伏乾归，结婚请援，乾归遣骑二万救登。登引军出迎，与兴战于山南，为兴所败，死之，时年五十二。在位九年，子崇奔于湟中，复僭称尊号，改元延初。伪谥登为高皇帝，庙号太宗。十月，崇为乾归所逐，奔于杨定，与崇帅众二万攻乾归，为乾归所败，崇、定皆死之。始，苻健为穆帝永和七年僭立，皇始元年，岁在辛亥，至登五世，是岁在甲午，凡四十有四岁，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灭。

徐 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称。苻坚时举贤良，为郎中，稍迁长安令，贵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请托路绝。坚甚奇之，谓其叔父成曰：“人为长吏，故当应尔。此年少落落，有端贰之才。”迁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垒陷，姚方成执而数之，嵩厉色谓方成曰：“汝姚苻罪应万死，主上止黄眉之斩而育之，叨据内外，位为列将，无犬马识养之诚，首为大逆。汝曹羌辈岂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杀我，早见先帝，取姚苻于地下。”方成怒，三斩嵩，漆其首为便器。登哭之哀恸，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谥曰忠武。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一

前秦录十一

坚夫人张氏

苻坚妾张氏，不知何许人。明辩有才识。坚将入寇江右，群臣切谏不从，张氏进曰：“妾闻天地之生万物，圣王之驭天下，莫不顺其性而畅之。故黄帝服牛乘马，因其性也；禹凿龙门、决洪河，因水之势也；后稷之播殖百谷，因地之气也；汤武之灭夏商，因人之欲也。是以有因成，无因败。今朝臣上下皆言不可，陛下复何所因也？《书》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犹若此，况于人主乎！妾闻人君有伐国之志者，必上观乾象，下采众祥。天道崇远，非妾所知，以人事言之，未见其可。谚言：“鸡夜鸣者不利行师，犬群噪者宫室必空，兵动马惊，兵败不归。”秋冬已来，每夜群犬大噪，众鸡夜鸣。伏闻厩马惊逸，武库兵器有声，吉凶之理，诚非微妾所论，愿陛下详而思之。”坚曰：“军旅之事，非妇人所豫也。”遂兴兵。张氏请从，坚果大败于寿春。及坚死。张氏乃自杀。依《晋书·列女传》录。

张 忠

处士张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乱，隐于泰山，岩栖谷饮，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修导养之法。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无琴书之适，不修经典，劝教但以至道虚无为宗。其居也，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馀步，五日一朝。其教也，以形不以言，弟子受业，观形而退。立道坛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凿石为釜，容六斗四升，泰山人于今法之。以上亦散见于《初学记》五、《北堂书钞》百六十、《御览》五十及七百五十七。左右居人馈之衣食，一无所受。好事少年颇或问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时行焉，万物生焉，阴阳之事非穷山野老所能知之。”其遣诸外物，皆此类也。年在期颐，而视听无爽。

苻坚遣使征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谓弟子曰：“吾余年无几，不可以逆时主之意。”浴讫就车。及至长安，坚赐以衣冠，辞曰：“年朽发落，不堪衣冠，请以野服入觐。”从之。及见，坚谓之曰：“先生考槃山林，研精道素，独善之美有馀，兼济之功未也。故远屈先生，将任齐尚父。”忠曰：“昔因丧乱避地泰山，与鸟兽为侣，以全朝夕之命。属尧舜之世，思一奉圣颜。年衰志谢，不堪展效，尚父之况，非敢窃拟。山栖之性，情存岩岫，乞还馀齿，归死岱宗。”坚以安车送之。行达华山，叹曰：“我东岳道士，没于西岳，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关而死。使者驰驿白之，坚遣黄门郎韦华持节策吊，祀以太牢，褒赐命服，谥曰安道先生。依《晋书·隐逸传》录。

石 垣

石垣，字洪孙，自云北海剧人。居无定所，不娶妻妾，不营产业，食不求美，衣必粗敝。或有遗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丧葬，杖策吊之。路无远近，时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时，咸皆见焉。又能暗中取物，如昼无差。姚萇之乱，莫知所终。同上。

孟 钦

术士孟钦，洛阳人也。有左慈刘根之术，百姓惑而赴之。苻坚召至长安，恶其惑众，命苻融诛之。俄而钦至，融留之，遂大宴会群僚，酒酣，目左右将执钦。钦化为旋风，飞出第外。以上亦约见《御览》九。顷之，有告在城东者，融遣骑追之，垂及，忽然已远，或有兵众拒战，或前有谿涧，骑不得过，遂不知所在。坚末年，复见于青州。苻朗寻之，入于海岛。依《晋书·艺术传》录。

僧 涉

僧涉一作沙公。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为沙门，苻坚时入长安。虚静服气，不食五谷，日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验若指掌。能以秘祝下神龙，每旱，坚常使之咒龙。俄而龙便下钵中，天辄大雨，以上亦约见《御览》十一。坚及群臣亲就钵中观之。卒于长安。后大旱移时，坚叹曰：“涉公在此，岂忧此乎？”同上。

赵 整

赵整，字文业，一名正，略阳清水人，或云济阴人。年十八为坚著作郎，后迁为黄门侍郎武威太守。为人无须而瘦，有妻妾而无儿，时人谓为阉，然而情度敏达，学兼内外。性好几谏，无所回避。建元中，慕容垂夫人段氏，得幸于坚，坚与之同辇，游于后庭。整作歌以调之云：“不见雀来入燕室，但见浮云蔽白日。”坚改容谢之，命夫人下辇。坚宴群臣于钓台，一作坚与群臣饮酒。以秘书监朱彤为酒正，坚曰：“今日之饮，当以落地二字一作极醉为限。”此节亦见《御览》四百九十七。秘书侍郎整以坚颇好酒，因为《酒德》之歌，乃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杜康妙识，仪狄先知。纣丧殷邦，桀倾夏国；由此言之，前危后则。”又歌曰：“获黍西秦，采麦东齐。春封夏发，鼻纳心迷。”此节亦见《御览》八百四十二。坚大悦，命整书之，以为酒戒。自是每宴群臣，礼饮而已。坚后分氏户于诸镇，以四帅子弟三千户配长乐公丕镇邺，亲送丕于灞上，流涕而别。诸戎子弟离其父兄者，皆悲泣号恸，酸感行人。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旧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语阿谁？”一作当语谁。坚笑而不纳。上段亦散见坚传。坚末年好色，宠惑鲜卑，惰于政治，整又援琴而歌曰：“昔闻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自本清，一作此河本是清。是谁乱使浊？”坚动容曰：“是朕也。”又歌曰：“北园有枣树，或作一树。布叶垂重阴。外虽多一作饶棘刺，内实有赤心。”此节亦见《御览》五百七十七。坚笑曰：“将非赵文业邪？”其调戏机捷，皆此类也。整博闻强记，能属文，好直言，上书及

面陈，前后五十馀事，官至秘书侍郎。后因关中佛法之盛，愿欲出家，坚惜弗许。及坚死，方遂其志，更名道整。因作颂曰：“我生何以晚，泥洹一何旦。归命释迦文，今来受大道。”后遁迹商洛山，专经精律。晋雍州刺史郗恢钦其风尚，逼其同游。终于襄阳，时年六十馀矣。屠本有此传，不知何据。因内多引见于《御览》，则《十六国春秋》本有此传可知。且《御览》所引亦不见于《晋书·载记》，则《载记》或有此小传而后脱落欤？姑录之以俟考。

王 嘉

王嘉，字子年，陇西安阳人也。轻举止，丑形貌，外若不足，而聪睿内明。滑稽好语笑，不食五谷，不衣美丽，清虚服气，不与世人交游。隐于东阳谷，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石季龙之末，弃其徒众，至长安，潜于终南山，结庵庐而止。以上亦散见数句于《初学记》五。门人闻而复随之，乃迁于倒兽山。苻坚累征不起，公侯已下咸躬往参诣，好尚之士无不师宗之。问其当世事者，皆随问而对。好为譬喻，状若戏调；言未然之事，辞如讖记，当时鲜能晓之，事过皆验。坚将南征，遣使者问之。嘉曰：“金刚火强。”乃乘使者马，正衣冠，徐徐东行数百步，而策马驰反，脱衣服，弃冠履而归，下马踞床，一无所言。使者还告，坚不悟，复遣问之，曰：“吾世祚云何？”嘉曰：“未央。”咸以为吉。明年癸未，败于淮南，所谓末年而有殃也。人候之者，至心则见之，不至心则隐形不见。衣服在架，履杖犹存，或欲取其衣者，终不及，企而取之，衣架逾高，而屋亦不大，履杖诸物亦如之。

姚萇之入长安，礼嘉如苻坚故事，逼以自随，每事谘之。萇既与苻登相持，问嘉曰：“吾得杀苻登定天下不？”嘉曰：“略得之。”萇怒曰：“得当云得，何略之有！”遂斩之。先是，释道安谓嘉曰：“世故方殷，可以行矣。”嘉答曰：“卿其先行，吾负债未果去。”俄而道安亡，至是而嘉戮死，所谓“负债”者也。苻登闻嘉死，设坛哭之，赠太师，谥曰文。及萇死，萇子兴字子略方杀登，“略得”之谓也。嘉之死日，人有陇上见之。其所造《牵三歌讖》，事过皆验，累世传之。又著《拾遗录》十卷，其记事多诡怪，今行于世。依《晋书·艺术传》录。

韦逞母宋氏

韦逞母宋氏，不知何郡人也，家世以儒学称。宋氏幼丧母，其父躬自养之。及长，授以《周官音义》，谓之曰：“吾家世学《周官》，传业相继，此又周公所制，经记典诰，百官品物，备于此矣。吾今无男可传，汝可受之，勿令绝世。”属天下丧乱，宋氏讽诵不辍。其后为石季龙徙之于山东，宋氏与夫在徙中，推鹿车，背父所授书，到冀州，依胶东富人程安寿，寿养护之。逞时年少，宋氏昼则樵采，夜则教逞，然纺绩无废。寿每叹曰：“学家多士大夫，得无是乎！”逞遂学成名立，仕苻坚为太常。坚尝幸其太学，问博士经典，乃悯礼乐遗阙。时博士卢壶对曰：“废学既久，书传零落，比年掇撰，正经粗集，唯《周官礼注》，未有其师。窃见太常韦逞母宋氏世学家女，传其父业，得《周官音义》，今年八十，视听无阙，自非此母无可以传授后生。”于是就宋氏家立讲堂，置生员百二十人，隔绦纱幔而受业，号宋氏为宣文君，

赐侍婢十人。《周官》学复行于世，时称韦氏宋母焉。依《晋书·列女传》录。

窦滔妻苏氏

窦滔妻苏氏，始平人，彭城令苏道贤之女也。名蕙，字若兰。有才学，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为回文旋图诗以赠滔，以赎夫罪。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依《晋书·列女传》及《御览》五百二十引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二

后燕录一

慕容垂

慕容垂，字道明，皝之第五子也。小字阿六敦，母兰淑仪。垂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七一作四寸，手垂过膝。皝甚宠之，常目而谓诸弟曰：“此儿阔达好奇，终能破人家。”故名霸，字道业，恩遇逾于世子俊，故俊弗能平之。以灭宇文之功，封都乡侯。石季龙来伐，既还，犹有兼并之志，遣将邓恒率众数万屯于乐安，营攻取之备。垂戍徒河，与恒相持，恒惮而不侵。垂少好畋游，因猎坠马，伤前二齿，慕容俊僭即王位，因改名𦣻，外以慕却𦣻为名，内实恶而改之。寻以讖记之文，乃去𦣻，以垂为名焉。

石季龙之死也，赵魏乱，垂谓俊曰：“时来易失，赴机在速，兼弱攻昧，及其时矣。”俊以新遭大丧，不许。慕舆根言于俊曰：“王子之言，千载一时，不可失也。”俊乃从之，以垂为前锋都督。俊既克幽州，将坑降卒，垂谏曰：“吊伐之义，先代常典。方今平中原，宜绥怀以德，坑戮之刑不可为王师之先声。”俊从之。及俊僭称尊号，封垂吴王。徙镇信都，以侍中、右禁将军录留台事，大收东北之利。又为征南将军、荆兖二州牧，有声于梁楚之南。再为司隶，伪王公已下莫不屏迹。时慕容暉嗣伪位，

慕容恪为太宰。恪甚重垂，常谓玮曰：“吴王将相之才十倍于臣，先帝以长幼之次，以臣先之，臣死之后，愿陛下委政吴王，可谓亲贤兼举。”建熙十年，以车骑大将军败桓温于枋头，威名大震。太傅、上庸王评深忌恶之，乃谋诛垂。垂惧祸及己，遂与世子令一作全出奔于秦。

苻坚自恪卒后，坚密有图玮之谋，惮垂威名而未发。及闻垂至，坚大悦，郊迎执手，礼之甚重。坚相王猛恶垂雄略，劝坚杀之。坚不从，以为冠军将军，封宾都侯，食华阴之五百户。王猛伐洛阳，引令为参军。将发，谓慕容垂曰：“吾将遂清东夏，或为东山之别，见物思人，卿将何以为信？”垂以佩刀遗之。此节依《御览》四百七十八引补。猛乃令人诡传垂语于令曰：“吾已东还，汝可为计也。”令信之，乃奔玮。猛表令叛状，垂惧而东奔，及蓝田，为追骑所获。坚引见东堂，慰勉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志不忘本，犹怀首丘。《书》不云乎：‘父父子子，无相及也。’卿何为过惧而狼狈若斯也。”于是复垂爵位，恩待如初。及坚擒玮，垂随坚入邺，收集诸子，对之悲恻，见其故吏，有不悦之色。前郎中令高弼私于垂曰：“大王以命世之姿，遭无妄之运，迍遭栖伏，艰亦至矣。天启嘉会，灵命暂迁，此乃鸿渐之始，龙变之初，深愿仁慈有以慰之。且夫高世之略必怀遗俗之规，方当网漏吞舟，以弘苞养之义，收纳旧臣之胄，以成为山之功。奈何以一怒捐之？窃为大王不取。”垂深纳之。垂在坚朝，历位京兆尹，进封泉州侯，所在征伐，皆有大功。

苻坚之败于淮南也，垂军独全，坚以千馀骑奔垂。垂世子宝言于垂曰：“家国倾丧，皇纲废弛，至尊明令著之图策，当隆中兴之业，建少康之功。但时来之运未至，故韬光俟奋耳。今

天厌乱德，凶众土崩，可谓乾启神机，授之于我。千载一时，今其会也，宜恭承皇天之意，因而取之。且夫立大功者不顾小节，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既荡覆二京，窃辱神器，仇耻之深，莫甚于此，愿不以意气微恩而忘社稷之重。五木之祥，今其至矣。”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悉心投命，奈何害之！苟天所弃，图之多便。且纵令北还，更待其衅，既不负宿心，可以义取天下。”垂弟德进曰：“夫邻国相吞，有自来矣。秦强而并燕，秦弱而图之，此为报仇雪辱，岂所谓负宿心也！昔邓析侯不纳三甥之言，终为楚所灭；吴王夫差违子胥之谏，取祸勾践。前事之不忘，后世之师表也。愿不弃汤武之成踪，追韩信之败迹，乘彼土崩，恭行天罚，斩逆氏，复宗祀，建中兴，继洪烈，天下大机，弗宜失也。若释数万之众，授干将之柄，是却天时而待后害，非至计也。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愿兄无疑。”垂曰：“吾昔为太傅所不容，投身于秦主，又为王猛所谮，复见昭亮，国土之礼每深，报德之分未一。如使秦运必穷，历数归我者，授首之便，何虑无之。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以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可观之。”乃以兵属坚。初，宝在长安，与韩黄、李根等因宴樽蒲，宝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樽蒲有神，岂虚也哉！若富贵可期，频得三卢。”于是三掷尽卢，宝拜而受赐，故云五木之祥。

坚至渑池，垂言于坚曰：“王师不利，北境之民或因此轻动，请奉诏辑宁朔裔。且龙邕旧都，陵庙所在，乞过展拜，以申罔报。”因张国威刑，以安戎狄。坚许之。权翼谏曰：“垂爪牙名将，所谓今之韩白，且世豪东夏，志不为人下。顷以避祸归诚，非慕德而至也。一作非慕义而来。恐冠军之号不饱其志，列地百里

未滿其心。且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飈，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曰：“卿言是也，但朕已許之，匹夫猶重信，況萬乘之主乎！”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忽社稷，臣見其往，不見其還，關東之變，垂其首乎！”堅不從，遣其將李蠻、閔亮、尹國率眾三千送垂，自涼馬台結草筏而渡，至安陽修箋于長樂公丕。堅又遣石越戍邺，張蚝戍并州。

時堅子丕先在邺，及垂至，丕館之于邺西，垂具說淮南敗狀。會堅將苻暉告丁零翟斌聚眾四千，謀逼洛陽，丕謂垂曰：“翟斌兄弟因王師小失，敢肆凶悖，子母之軍，恐難為敵，非冠軍英略，莫可以滅也。欲相煩一行可乎？”垂曰：“下官殿下之鷹犬，敢不惟命是聽。”于是大賜金帛，一无所受，惟請舊田園。丕許之，配垂兵二千，遣廣武將軍苻飛龍率氐騎一千為垂之副。丕戒飛龍曰：“卿王室肺腑，年秩雖卑，其實帥也。垂為三軍之統，卿為謀垂之主，用兵制勝之權，防微杜貳之略，委之于卿，卿其勉之。”垂請入邺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此節亦見《御覽》一百九十四。石越言于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為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矣。”丕曰：“淮南之敗，眾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于燕，其肯盡力于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功旧，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為亂，今不擊之，必為后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為鮮卑虜矣。”

垂至安陽，聞丕與飛龍謀，因激怒其眾曰：“吾盡忠于苻

氏，而彼专欲图吾父子，吾虽欲已，得乎？”乃停河内募兵，旬日间有众八千。苻晖告急，简书相寻，垂方图飞龙，停河内不进，夜袭飞龙，悉诛氏兵，命左右杀飞龙，以书遗秦王坚言其故。而慕容凤等亦各帅部曲归翟斌，会苻晖遣毛当讨斌。凤击破斩之。此段别本及《载记》皆略，因依《通鉴》约补。凤，字道翔，宜都王桓之子。桓好宫室，凤年八岁，左右抱之，随桓周行殿观，桓问之曰：“此第好否？”凤笑曰：“此本石家诸王故第，今王修之，何足为好。”凤因言曰：“今王之膳，兼列百品，而外有糟糠之民，非是小儿所可同大王之味也。”桓弥加叹赏。以上依《御览》八百四十八引补。秦灭燕，桓阻兵辽东，为秦所杀，凤泣血不言。年十一，告其母曰：“昔张良养士以击秦王，复君之仇也。先王之事，岂可一日忘之！”以上依《御览》四百八十二引补。垂召募远近，众至三万，济河焚桥，令曰：“吾本外假秦声，内规兴复。乱法者军有常刑，奉命者赏不逾日。天下既定，封爵有差，不相负也。”

翟斌闻垂之将济河也，遣使推垂为盟主。垂拒之曰：“吾父子寄命秦朝，危而获济，荷主上不世之恩，蒙更生之惠，虽曰君臣，义深父子，岂可因其少隙，便怀二三。吾本救豫州，不赴君等，何为斯议而及于我！”垂进欲据洛阳，故见苻晖以臣节，退又未审斌之诚款，故以此言拒之。垂至洛阳，晖闭关拒守，不与垂交通。斌又遣长史河南郭通说垂，乃许之。斌率众会垂，劝称尊号，垂曰：“新兴侯，国之正统，孤之君也。若以诸君之力，得平关东，当以大义喻秦，奉迎反正。诬一作无。上自尊，非孤心也。”谋于众曰：“洛阳四面受敌，北阻大河，至于控驭燕赵，非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以制天下。”众咸以为然。乃引师而东，遣建威将军王腾起浮桥于石门。

初，垂之发邺中，子农及兄子楷、绍，弟子宙，为苻丕所留。及诛飞龙，遣田生密告农等，使起兵赵魏以相应。于是农、宙奔列人。农乃诣乌桓说张骧，使赵秋说屠各毕聪及乌丸刘大等来援。赵秋，字子武，汲郡朝歌人也。少而轻财好施。邻人李元度母死，家贫无以葬，秋谓其兄曰：“赴死救不足，仁之本也。家有二牛，以一与之。”元度得以葬。他年，秋夜行，见一老母遗秋金一饼曰：“子能葬我，是以相报。子五十以后，留富贵不可言，勿忘元度也。”依《御览》四百七十一及五百五十五引补。楷、绍奔辟阳，众咸应之。农西招库儋官伟于上党，东引乞特归于东阿，各率众数万赴之，众至十馀万。丕遣石越讨农，皆劝农逆击之，农曰：“我无兵仗，彼有锐铍_{音甲}，不如待暮，一战而定之。”此节依《御览》三百五十五引补。为农所败，斩越于阵。

垂引兵至荥阳，群下固请上尊号，乃以太元八年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令称统府，府置四佐，王公已下称臣，凡所封拜，一如王者。以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翟檀为柱国大将军，封弘农王；弟德为车骑大将军、范阳王；兄子楷为征西大将军、太原王，凤为建策将军。众至二十馀万，济自石门，长驰_{一作驱}攻邺。农、楷、绍、宙等率众会垂。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三

后燕录二

慕容垂

甲申。燕元元年，晋太元九年。正月，朝群僚于清阳宫，以晔在长安依晋愍帝在平阳中宗称王改年建武故事，改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元年，服色朝仪皆如旧章。立太子宝为燕王太子，封功臣为公侯伯子男者百余人。苻丕乃遣侍郎姜让谓垂曰：“往岁大驾失据，君保卫銮舆，勤王诚义，迈踪前烈。宜述修前规，终忠贞之节，奈何弃崇山之功，为此过举！过贵能改，先贤之嘉事也。深宜详思，悟犹未晚。”垂谓让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长乐公，使尽众赴京师，然后修复国家之业，与秦永为邻好。何故暗于机运，不以邺见归也？大义灭亲，况于意气之顾！公若迷而不返者，孤亦欲穷兵势耳。今事已然，恐单马乞命不可得也。”让厉色责垂曰：“将军不容于家国，投命于圣朝，燕之尺土，将军岂有分乎！主上与将军风殊类别，臭味不同，奇将军于一见，托将军以断金，宠逾宗旧，任齐懿藩，自古君臣名契之重，岂甚此邪！方付将军以六尺之孤，万里之命，奈何王师小败，便有二图！夫师起无名，终则弗成，天之所废，人不能支。将军起无名之师，而欲兴天所废，窃未见其可。长乐公，主上之元子，声德迈于唐卫，居陕东之任，为朝廷维城，其可束手输将

军以百城之地！大夫死王事，国君死社稷，将军欲裂冠毁冕，拔本塞源者，自可任将军兵势，何复多云。但念将军以七十之年，悬首白旗，高世之忠，忽为逆鬼，窃为将军痛之。”垂默然。左右劝垂杀之，垂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间，犬各吠非其主，何所问也！”乃遣让归。

垂上表于苻坚曰：“臣才非古人，致祸起萧墙，身婴时难，归命圣朝、陛下恩深周汉，猥叨微顾之遇，位为列将，爵忝通侯，誓在戮力输诚，常惧不及。去夏桓冲送死，一拟云消，回讨郾城，俘馘万计，斯诚陛下神算之奇，颇亦愚臣忘死之效。方将饮马桂洲，悬旌闽会，不图天助乱德，大驾班师。陛下单马奔臣，臣奉卫匪贰，岂陛下圣明鉴臣丹心，皇天后土实亦知之。臣奉诏北巡，受制长乐。然丕外失众心，内多猜忌，令臣野次外庭，不听谒庙。丁零逆竖寇逼豫州，丕迫臣单赴，限以师程，惟给敝兵二千，尽无兵杖，复令飞龙潜为刺客。及至洛阳，平原公暉复不信纳。臣窃惟进无淮阴功高之虑，退无李广失利之愆，惧有青蝇，交乱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见疑，乃推臣为盟主。臣受托善始，不遂令终，泣望西京，挥涕即迈。军次石门，所在云赴，虽复周武之会于孟津，汉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众，实有甚焉。欲令长乐公尽众赴难，以礼发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达变通之理。臣息农收集故营，以备不虞，而石越倾邺城之众，轻相掩袭，兵阵未交，越已陨首。臣既单车悬轡，归者如云，斯实天符，非臣之力。且邺者臣国旧都，应即惠及，然后西面受制，永守东藩，上成陛下遇臣之意，下全愚臣感报之诚。今进师围邺，并喻丕以天时人事。而丕不察机运，杜门自守，时出挑战，锋戈屡交，恒恐飞矢误中，以伤陛下天性之念。臣之此诚，

未简神听，辄遏兵止锐，不敢穷攻。夫运有推移，去来常事，惟陛下察之。”坚报曰：“朕以不德，忝承灵命，君临万邦，三十年矣。遐方幽裔，莫不来庭，惟东南一隅，敢违王命。朕爰奋六师，恭行天罚，而玄机不吊，王师败绩。赖卿忠诚之至，辅翼朕躬，社稷之不陨，卿之力也。《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方任卿以元相，爵卿以郡侯，庶弘济艰难，敬酬勋烈，何图伯夷忽毁冰操，柳惠倏为淫夫！览表惋然，有惭朝士。卿既不容于本朝，匹马而投命，朕则宠卿以将位，礼卿以上宾，任同旧臣，爵齐勋辅，歃血断金，披心相付。谓卿食榘怀音，保之偕老。岂意畜水覆舟，养兽反害，悔之噬脐，将何所及！诞言孩众，夸拟非常，周武之事，岂卿庸人所可论哉！失笼之鸟，非罗所羁；脱网之鲸，岂罟所制！翘陆任怀，何烦闻也。念卿垂老，老而为贼，生为叛臣，死为逆鬼，侏张幽显，布毒存亡，中原士女，何痛如之！朕之历运兴衰，岂复由卿！但长乐、平原以未立之年，遇卿于两都，虑其经略未称朕心，所恨者此焉而已。”垂攻拔邺郭，丕固守中城，垂堑而围之，分遣老弱于魏郡、肥乡，筑新兴城以置辎重。范阳王德击秦枋头，取之。东胡王晏据馆陶，为邺中声援，夷夏不从燕者尚众。垂遣太原王楷与陈留王绍击之，楷谓绍曰：“今大业始尔，人心未洽，唯宜绥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乃屯于辟阳。绍帅骑数百往说王晏，晏降，于是民夷降者数十万口。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抚之，发其丁壮十馀万，与晏诣邺。垂大悦，曰：“卿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继武王矣。”垂以邺城犹固，会僚佐议之。右司马封衡请引漳水以灌之，从之。封衡，字百华，中书监裕之子也。轻财好施。年十馀岁，见一老父荷担于路，引归问之，父曰：“宣子一饭，著名《春秋》，宜给宅一区、奴一

口，供贍以终其年。”裕高其志而从之。依《初学记》二十四引补。垂行围，因饮于华林园，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几不得出。冠军隆将骑冲之，垂仅而得免。慕容麟拔常山、中山。翟斌恃功骄纵，邀求无厌，又以邺城久不下，潜有贰心，太子宝请除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负也。若其为难，罪由于斌。今事未有形而杀之，人必谓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揽豪杰以隆大业，不可示人以狭，失天下之望。藉彼有谋，吾以智防之，无能为也。”以上数节，依《通鉴》约补。斌潜讽丁零及西人，请斌为尚书令。垂访之群僚，其安东将军封衡厉色曰：“马能千里，不免羁絆，明畜生不可以人御也。斌，戎狄小人，遭时际会，兄弟封王，自驩兜以来，未有此福。忽履盈忘止，复有斯求，魂爽错乱，必死不出年也。”垂犹隐忍容之，令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辅，但台既未建，此官不可便置。待六合廓清，更当议之。”斌怒，密应苻丕，潜使丁零决防溃水。事泄，垂诛之。斌兄子真率其部众北走邯鄲，引兵向邺，欲与丕为内外之势，垂令其太子宝、冠军〔慕容〕隆击破之。真自邯鄲北走，又使慕容楷率骑迫之，战于下邑，为真所败，真遂屯于承营。垂谓诸将曰：“苻丕穷寇，必死守不降。丁零叛扰，乃我心腹之患。吾欲迁师新城，开其逸路，进以谢秦王畴昔之恩，退以严击真之备。”于是引师去邺，壮屯新城。慕容农进攻翟嵩于黄泥，破之。垂谓其范阳王德曰：“苻丕吾纵之不能去，方引晋师规固邺都，不可置也。”进师又攻邺，开其西奔之路。

乙酉。二年，垂将有北都中山之意，农率众数万迎之。群僚闻慕容暉为苻坚所杀，劝垂僭位。垂以慕容冲称号关中，不许。垂攻邺久不下，将北诣冀州。乃命赵王屯信都，乐浪王温屯中山，

召辽西王农还邺。于是远近以燕为不振，颇怀去就。农至高邑，遣从事眭邃近出，违期不还，长史张攀请讨之。农不应，假邃高阳太守，参佐家在赵北者，悉假署遣归。退谓攀曰：“君所见殊误。当今岂可自相鱼肉！俟吾北还，邃等当迎于道左耳。”温在中山，兵力甚弱，抚旧招新，劝课农桑，民归附者相继，壁垒争送军粮，仓库充溢。翟真夜袭中山，温击破之。乃遣兵运粮以饷垂，且营中山宫室。此段依《通鉴》约补。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众救苻丕，至邺，垂逆战，败绩，遂彻邺围，退屯新城。垂自新城北走，牢之追垂，连战皆败。疾趋二百里，至五桥泽，争燕輜重。垂与牢之又战于五桥泽，晋大败，车骑德及隆引兵要牢之于五丈桥，牢之单马走，驰马跳五丈涧，会苻丕救至而免。此节亦见《初学记》、《书钞》百五十九、《御览》七十三及《通鉴》，因依校补。邺中饥甚，丕帅众就晋谷于枋头，牢之入屯邺城，兵复少振，寻坐军败征还。丕还邺，燕秦相持经年，幽冀人相食，邑落萧条。垂以桑椹为军粮，北趣中山，使农先驱，眭邃等皆来迎，上下如初。此节依《通鉴》约补。翟真去承营，徙屯行唐，真司马鲜于乞杀真，尽诛翟氏，自立为赵王。营人攻杀乞，迎立真从弟成为主，真子辽奔黎阳。高句骊寇辽东，垂平北慕容佐遣司马郝景率众救之。为高句骊所败，辽东、玄菟遂没。建节将军徐岩叛于武邑，驱掠四千余人，北走幽州。垂驰敕其将平规曰：“但固守勿战，北破丁零，吾当自讨之。”规违命拒战，为岩所败。岩乘胜入蓟，掠千馀户而去，所过寇暴，遂据令支。翟成长史鲜于得斩成而降，垂入行唐，悉坑其众。八原误作三。月，苻丕弃邺，奔于并州。以鲁阳王和为南中郎将镇邺。慕容农攻克令支，斩徐岩兄弟。进伐高句骊，复辽东、玄菟二郡，还至龙城，缮修陵庙。垂以农为幽州牧，留镇

之。农法制宽简，清刑狱，省赋役，劝农桑，居民富赡，四方流民至者数万。未九句依《通鉴》约补。十二月原误作年，垂定都于中山。垂北如中山，谓诸将曰：“乐浪王温招流散，实仓廩，外给军粮，内修宫室，虽萧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未九句亦依《通鉴》约补。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四

后燕录三

慕容垂

丙戌。建兴元年正月，董统上言于垂曰：“臣闻陛下之奇有六焉。厥初之奇，金光耀室。”依《初学记》二十七引补。群僚劝垂正尊号，具典仪，修郊燎之礼。垂从之。辛卯。以太元十一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其境内，改元曰建兴，置百官，缮宗庙社稷，立子宝为皇太子。以其左长史庾官伟、右长史段崇、龙骧张崇、中山尹封衡，为吏部尚书；慕容德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领司隶校尉，抚军慕容麟为卫大将军，其餘拜授有差。追尊母兰氏为文昭皇后，欲迁文明段后，以兰氏配享太祖。诏百官议之，皆以为当然。博士刘详、董谧以为尧母为帝尝妃，位第三，不以贵陵姜嫄，明圣王之道以至公为先，文昭后宜立别庙。垂怒逼之，详、谧曰：“上所欲为，无问于臣。臣案经奉礼，不敢有贰。”垂乃不复问诸儒，卒迁段后，以兰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浑后倾覆社稷，追废之，尊烈祖昭仪段氏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此段《载记》稍略，依《通鉴》补。遣其征西慕容楷、卫军慕容麟、镇南慕容绍、征虏慕容宙等攻苻坚冀州牧苻定、镇东苻绍、幽州牧苻谖、镇北苻亮。楷与定等书，喻以祸福，苻定、苻绍等悉降。垂下书封绍等为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拟三恪。末四句依《御

览》一百九十八引补。

崔鸿曰：“齐桓公命诸侯无以妾为妻。夫之于妻，犹不可以妾代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称母以子贵者，君母既没，得以妾母为小君也。至于享祀宗庙，则成风终不得配庄公也。君父之所为，臣子必习而效之，犹形声之于影响也。宝之逼杀其母，由垂为之渐也。尧舜之让，犹为之佞之祸，况违礼而纵私者乎！昔文姜得罪于桓公，《春秋》不之废，可足浑氏虽有罪于前朝，然小君之礼成矣。垂以私憾废之，又立兄妾之无子者，皆非礼也。此评依《通鉴》引补。

丁亥。二年，垂太子洗马太原温详奔晋，为济北太守。温详屯东阿，垂观兵阿上，分兵击之，详奔彭城，其众皆降。垂以太原王楷为兖州刺史镇之。初，垂在长安，秦王坚尝与之交手语。秦宦人冗从仆射光祚言于坚曰：“陛下颇疑慕容垂乎？垂非久为人下者。”及燕取邺，祚先奔入晋，晋以为河北郡守，至是来归。垂见祚流涕曰：“秦主知我理深，吾事之亦尽，淮南之败，吾效忠节，但为公猜忌，惧死而负之。每思畴昔之愿，未尝不中宵忘寝。”祚亦歔歔，垂赐祚金帛，祚辞，垂曰：“卿复疑邪？”祚曰：“臣昔者惟知忠于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怀之，臣敢逃死！”垂曰：“此卿之忠，固吾之所求也。前言戏之耳。”待之弥厚。此节略见《御览》三百八十七。因依《通鉴》补足。垂留其太子宝守中山，率将南攻翟辽，以楷为前锋都督。辽之部众皆燕赵人也，咸曰：“太原王之子，吾之父母。”相率归附。辽惧，遣使请降。垂至黎阳，辽肉袒谢罪，垂厚抚之。刘显，库仁子，地广兵强，雄于北方。会其兄弟乖争，魏张充言魏王珪曰：“显志在并吞，今不乘其内溃而取之，必为后患，请与燕攻之。”珪乃遣使乞师于燕。会柔然献

马于燕而显掠之，垂怒，遣兵会魏击显，大破之。显奔西燕，垂立其弟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万馀落于中山。翟辽复叛。

戊子。三年，翟辽遣使谢罪，垂以其反覆斩之。辽乃自称魏王，徙屯滑台。上刘显、翟辽二事，依《通鉴》约补。垂为其太子宝起承华观，以宝录尚书，政事巨细皆委之，垂总大纲而已。立其夫人段氏为皇后。又以宝领侍中、大单于、骠骑大将军、幽州牧。垂皇后段氏，字元妃，右光禄大夫段仪之女也。后少而婉惠，有节操。尝谓其妹季妃曰：“我终不能为庸人妻。”季妃曰：“妹亦不为庸人之妇。”邻人闻而笑之。内黄人张定善相，见仪二女，大惊曰：“君家大兴，当由二女。”仪深异之。至年二十馀而不嫁，仪子伦谓仪曰：“张定何知，而拒求者！”仪曰：“吾女辈志行不凡，故且踌躇，以择良配。”垂称燕王，纳元妃为继室，遂有殊宠。范阳王德亦聘季妃，姊妹俱为垂德皇后，卒如其志。依《御览》百四十二补。魏王珪密有图燕之志，遣九原公仪奉使中山，还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自负材气，非少主臣。燕主既没，内难必作，于是乃可图也。今则未可。”珪善之。此节依《通鉴》约补。

己丑。四年。辽西王农在龙城五年，庶务修举，表请代还，垂乃召农还，为侍中、司隶校尉，而以高阳王隆代之，农建留台龙城，使隆录留台尚书事。隆因农旧规，修而广之，辽碣遂安。此节《载记》略，依《通鉴》补足。时慕容暉及诸宗室为苻坚所害者，并招魂葬之。清河太守贺耕聚众定陵以叛，南应翟辽，慕容农讨斩之，毁定陵城。进师入邺，以邺城广难固，筑凤阳门大道之东为隔城。其尚书郎蒯会上疏曰：“三年之丧，天下之达制，兵荒杀礼，遂以一切取士。人心奔竞，苟求荣进，至乃身冒赧晞，以赴

时役，岂必殉忠于国家，亦昧利于其间也。圣王设教，不以颠沛而亏其道，不以丧乱而变其化，杜豪竞之门，塞奔波之路。陛下钟百王之季，廓中兴之业，天下渐平，兵革方偃，宜蠲荡瑕秽，率由旧章。吏遭大丧，听终三年之礼，则四方知化，人斯服礼。”垂不从。

庚寅。五年。

辛卯。六年。初，燕遣赵王麟会魏兵伐贺讷，破之，归言于垂曰：“臣观拓跋珪举动，终为国患，不如摄之还朝，使其弟监国事。”垂不从。至是，珪造觚献见于燕。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马，珪弗与，遂与燕绝。此节依《通鉴》约补。翟辽死，子钊代立，攻逼邺城，慕容农击走之。

壬辰。七年，垂引师伐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拒守，诸将恶其兵精，咸谏不宜济河。垂笑曰：“竖子何能为，吾今为卿等杀之。”遂徙营就西津，为牛皮船百馀艘，载疑兵列杖，溯流而上。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拒。垂潜遣其桂林王慕容镇，率骁骑慕容国于黎阳津夜济，壁于河南。钊闻而奔还，士众疲渴，走归滑台，钊携妻子率数百骑北趣白鹿山。垂遣农追击之，尽擒其众。此节亦见《御览》二百八十六。钊单骑奔长子。钊所统七郡户三万八千皆安堵如故。徙徐州流人七千馀户于黎阳。

癸巳。八年，于是议征长子。诸将咸谏，以慕容永未有衅，连岁征役，士卒疲惫，请俟他年。垂将从之，及闻慕容德之策，详《德传》。笑曰：“吾计决矣。且吾投老，扣囊底智，足以克之，不复留逆贼以累子孙也。”乃发步骑七万，遣其丹阳王慕容瓚、龙骧张崇攻永弟支于晋阳。永遣其将刁云、慕容钟率众五万屯潞

川。

甲午。九年，垂遣慕容楷出自滏口，慕容农入自壶关，垂顿于邺之西南，月馀不进。永谓垂诡道伐之，乃摄诸军还杜太行轶关。垂进师入自天井关，至于台壁。永率精兵五万来拒，阻河曲以自固，驰使请战。垂列阵于台壁之南，农、楷分为二翼，慕容国伏千兵于深涧，与永大战。垂引军伪退，永追奔数里，国发伏兵驰断其后，楷、农夹击之，永师大败，斩首八千馀级，永奔还长子。慕容瓚攻克晋阳。垂进围长子，永将贾韬等潜为内应。垂进军入城，永奔北门，为前驱所获，于是数而戮之，并其所署公卿刁云等三十馀人。永所统新旧八郡户七万六千八百及乘舆、服饰、伎乐、珍宝悉获之，于是品物具矣。使慕容农略地河内，攻廩丘、阳城，皆克之，太山、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师临海，置守宰而还。垂告捷于龙城之庙。

乙未。十年，魏侵逼附塞诸郡。五月，遣其太子宝及农与慕容麟等率众八万伐魏，慕容德、慕容绍以步骑一万八千为宝后继。散骑常侍高湖谏曰：“魏与燕世为婚姻，结好久矣，闻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击之？涉珪沈勇有谋，幼历艰难，兵精马强，未易轻也。太子年少气壮，必小魏而易之。万一不如所欲，伤威损重，愿陛下图之。”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魏闻宝将至，张袞言于珪曰：“燕狃于屡胜，有轻我心，宜羸形以骄之，乃可克也。”珪从之，悉徙部落畜产于河西千馀里以避之。燕军至五原，降魏别部三万馀家，收稼田百万馀斛，进军临河，造船为济具。九月，魏进军临河。此段《载记》略，依《通鉴》约补。宝惧不敢济，引师还，次于参合，忽有大风黑气，状若隄防，或高或下，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逆，魏军

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宝笑而不纳。猛固以为言，乃遣麟率骑三万为后殿，以御非常。麟以晁言为虚，纵骑游猎。俄而黄雾四塞，日月晦冥，是夜魏师大至，三军奔溃。以上亦略见《御览》八百七十六。宝与德等数千骑奔免，士众还者十一二，绍死之。初，宝至幽州，所乘车轴无故自折。术士靳安以为大凶，固劝宝还，宝怒不从，故及于败。宝恨参合之败，屡言魏有可乘之机。慕容德亦曰：“魏人狃于参合之役，有陵太子之心，宜及圣略，摧其锐志。”垂从之。

丙申。十一年三月，垂留德守中山，自率大众出参合，凿山开道，次于猎岭。遣宝与农出天门，征北慕容隆、征西慕容盛，逾青山袭魏陈留公泥通作虔。于平城，陷之，收其众三万馀人而还。垂至参合，见往年战处积骸如山，设祭吊之，死者父兄各皆号哭，军中哀恻。垂惭愧呕血，因而寝疾，乘马舆而进。过平城北三十里，疾笃，筑燕昌城而还。宝等至云中，闻垂疾，皆引归。及垂至于平城，或有叛者奔告魏曰：“垂病已亡，舆尸在军。”魏又闻参合大哭，以为信然，乃进兵追之，知平城已陷而退，还馆阴山。垂至上谷之沮阳，以太元二十一年夏四月薨，时年七十一，凡在位十三年。遗令曰：“方今祸难尚殷，丧礼一从简易，朝终夕殓，事讫成服，三日之后，释服从政。强寇伺隙，秘勿发丧，至京然后举哀行服。”宝等遵行之。伪谥武成皇帝，庙号世祖，墓曰宣平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五

后燕录四

慕容宝

慕容宝，字道祐，一作祐。垂之第四子也，元玺元一作四年，生于信都。少轻果，无志操，好人佞一作从己。苻坚时为太子洗马、万年令。坚淮肥之役，以宝为陵江将军。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誉。垂之朝士翕然称之，垂亦以为克保家业，甚贤之。段后元妃谓一作谏垂曰：“太子资一作姿质雍容，柔而不断，承平则为仁明之主，处难则非济世之雄，陛下托之以大业，妾未见克昌之美。辽西、垂第三子农。高阳、垂之中子隆。二王，陛下儿一作嗣之贤者，宜择一以树之。赵王麟奸诈负气，常有轻太子之心，陛下一旦不讳，必有难作。此陛下之家事，宜深图之。”垂不纳。宝及麟闻之，深以为恨。其后元妃又言之，垂谓曰：“汝欲使二字一作谓。我为晋献公乎？”元妃泣而退，告季妃曰：“太子不令，群下所知，而主上比吾为骀戎之女，何其苦哉！主上百年之后，太子必亡社稷。范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终，其在王乎！”此段依别本录，而以《晋书·列女传》补足，盖别本不无删节也。《载记》则因已采为《列女传》，故不录。建兴十一年，即晋太元二十一年也。四月，垂死，其年宝僭即皇帝位，尊段氏为太后，大赦境内，改元为永康。

丙申。永康元年，五月辛亥，以范阳王德为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镇邺；辽西王农为都督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并州牧，镇晋阳。甲寅，以其太尉庾亮为太师、左光禄大夫，段崇为太保，其余拜授各有差。乙丑，宝遣将军赵王麟逼段后曰：“后常谓主上不能嗣守大统，今竟能不？一作何如。宜早自裁，以全段氏。”后一作元妃。怒曰：“汝兄弟上一作尚。逼杀母，安能一作岂能。保守社稷！吾岂惜死，念国灭不久耳。”遂自杀。宝议以元妃谋废嫡统，无母后之道，不宜成丧，群下咸以为然。中书令睦邃大言于朝曰：“子无废母之义，汉之安思阎后亲废顺帝，犹配飧安皇，先后言虚实未可知，宜依阎后故事。”宝从之。此段依别本录，而以《晋书·列女传》补足。六月癸酉，魏击广宁太守刘亢泥，死之，徙其部曲于平城，上谷太守开封公详弃郡走。丁亥，遵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荫之户分属郡县，定士族旧籍，明其官仪，而法峻政严，上下离德，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焉。参合之败，平视举兵鲁口以叛，诸将讨之不克，垂自击之，渡河而走。垂引还时，视犹保高唐，宝诏高阳王隆讨之。秋七月，隆遣建威将军进等追斩视于济北，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并州岁旱，民不得供其食，又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

初，垂以宝冢嗣未建，每忧之。宝庶子清河公会多才艺，有雄略，垂深奇之。及宝之北伐，使会代摄宫事，总录、礼遇一同太子，所以见定旨也。垂之伐魏，以龙城旧都，宗庙所在，复使会镇幽州，委以东北之重，高选寮属以崇威望。临死顾命，以会为宝嗣。而宝宠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宝庶长子长乐公盛自以同生年长，耻会先之，乃盛称策宜为储贰，而非毁会焉。

宝大悦，乃访其当作於赵王麟、高阳王隆，麟等咸希旨赞成之。宝遂与麟等定计。八月乙亥，立策母妃段氏为皇后，濮阳王策一作荣，盖因策或写作荣而误。为皇太子，盛、会进爵为王。策，字道符，年少美姿貌，而蠢弱不慧。

己亥，魏大举来伐，别遣封真等袭幽州，围蓟。九月，章武王宙奉垂及成哀段后元妃丧，葬于龙城宣平陵。宝诏宙悉徙高阳王隆参伍部曲家属还中山。魏伐并州，临晋阳，宝遣辽西王农及骠骑李农逆战，败绩，还于晋阳，司马慕容一作舆嵩闭门拒之。农大惧，率骑数千奔归中山，行及潞川，为魏追兵所及，余骑尽没，农被创，单马遁还。魏遂取并州，建台省。宝在中山闻魏兵将至，引群臣于东堂议之。中山尹苻谟曰：“魏军强盛，千里转斗，乘胜而来，勇气兼倍，若逸之使骑入平原，形势弥盛，殆难为敌，宜杜险拒之。”中书令眭邃曰：“魏军多骑，师行一作往来剽锐，马上邽粮，不过旬日。宜令郡县聚民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至无所掠，资食无出，不过六旬，自然穷退。”尚书封懿曰：“今魏师十万，天下之劲敌也。百姓虽欲营聚，不足自固，是则聚粮集兵以资强寇，且动众心，示之以弱。阻关拒战，计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宜自完守设备，待其弊而乘之。”于是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悉以军事委麟。魏使于栗磾潜自晋阳开韩信故道，自井陘趋中山进攻常山，拔之，郡县皆降。命拓跋仪攻邺，王建攻信都。珪进攻中山不克，谓诸将曰：“中山城固，急攻则伤士，久围则费粮，不如先取信都，然后图之。”乃引兵而南。此节依《通鉴》约补。进据博陵鲁口，诸将望风奔退，郡县悉降于魏。

丁酉。二年正月，宝闻魏攻信都，悉出珍宝及宫人募群盗以

击之，营于滹沱水北，亦依《通鉴》补。魏使修和。宝闻魏有内难，时魏没根降燕，根兄子丑提惧诛，还国作乱。不许，乃尽众出拒，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次于曲阳柏津。魏军进至新梁。宝惮魏师之锐，乃遣征北隆潜师夜济袭魏营，因风纵火，魏军大乱，珪弃营走。既而燕兵无故自相斫射，珪望见之，乃击鼓收众，多布火炬于营外，纵兵冲之，败绩而还。此节原略，依《通鉴》补足。魏军方轨而至，对营相持，上下凶惧，三军夺气。农、麟劝宝还中山，乃引归。魏军追击之，宝、农等弃大军，率骑三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于道。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去袍杖戎器，寸刃无返。二月，魏军进攻中山，屯于芳林园。其夜尚书慕容一作與皓谋杀宝立赵王麟。皓妻兄苏泥告之，宝使慕容隆收皓，皓与同谋数十人斩关奔魏。麟惧不自安。魏围中山既久，城中将士皆思出战。隆曰：“涉珪虽获小利，然顿兵经年，士马死伤大半，人心思归，诸部离解，若因我之锐，乘彼之衰，往无不克。如持重不决，将卒气丧，事久变生，虽欲用之不可得也。”宝然之。而麟每沮其议，隆成列而罢者数四，众大忿恨。麟以兵劫左卫将军北地王精，谋率禁旅弑宝。精以义距之，麟怒杀精，出奔丁零。

初，宝闻魏之来伐也，使慕容会率幽并之众赴中山。会表求赴难而无行意，遣将军库偃官伟、馀崇将兵五千为前锋。伟顿龙城近百日，会不发，宝怒切责之。会不得已，以治行简练为名复留月馀，伟使轻军前行通道，且张声势，诸将皆畏避不欲行。馀崇奋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诸君荷国宠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倾覆，臣节不立，死有馀辱，诸君安居于此！崇请当之。”伟给步骑五百人。崇至渔阳遇魏兵，击却之，众心稍振，会乃上道，至是达蓟城。麟既叛，宝恐

其逆夺会军，将遣兵迎之。麟侍郎段平子自丁零奔还，说麟招集丁零，军众甚盛，谋袭会军，东据龙城。宝与其太子策及农、隆等万馀骑迎——一作就清河王会于蓟，以开封公慕容详守中山。会倾身诱纳，缮甲厉兵，步骑二万，列阵而进，迎宝蓟南。宝分其兵给农、隆，遣西河公库偃官驥率众三千助守中山。会以策为太子，有恨色。宝以告农、隆，俱曰：“会一年少，专任方事，习骄所致，岂有他也。臣当以礼责之。”幽、平之士皆怀会威德，不乐去之，咸请曰：“清河王天资神武，权略过人，臣等与之誓同生死，感王恩泽，皆勇气自倍。愿陛下与皇太子、诸王止驾蓟宫，使王统臣等进解京师之围，然后奉迎车驾。”宝左右皆害其勇略，谮而不许，众咸有怨言。左右劝宝杀会，侍御史仇尼归闻而告会曰：“左右密谋如是，主上将从之。大王所恃唯父母也，父已异图；所仗者兵也，兵已去手，进退路穷，恐无自全之理。盍诛二王，废太子，大王自处东宫，兼领将相，以匡社稷。”会不从。宝谓农、隆曰：“观会为变，事当必然，宜早杀之。不尔，恐成大祸。”农曰：“寇贼内侮，中州纷乱，会镇抚旧都，安众宁境，及京师有难，万里星赴，威名之重，可以振服戎狄。又逆迹未彰，宜且隐忍。今社稷之危若缀旒然，复内相诛戮，有损威望。”宝曰：“会逆心已成，而王等仁慈，不欲去之，恐一旦衅发，必先害诸父，然后及吾。事败之后，当思朕言。”臣等固谏，乃止。会闻之弥惧，奔于广都黄榆谷。会遣仇尼归等率壮士贰千馀人分袭农、隆，隆是夜见杀，农中重创。既而会归于宝，宝意在诛会，诱而安之，潜使左卫慕容腾斩会，不能伤。会复奔其众，于是勒兵攻宝。宝率百数骑驰如龙城，会率众追之，遣使请诛左右佞臣，并求太子，宝弗许。会围龙城，侍卫郎高云夜率敢死士百馀

人袭会，败之，众悉逃散，单马奔还中山，乃逾围而入，为慕容详所杀。

五月，详遂僭称尊号，置百官，改年号。荒酒奢淫，杀戮无度，诛其王公以下五百余人，内外震局，莫敢忤视。城中大饥，公卿饿死者数十人。九月，赵王麟率丁零之众入中山，杀详及其亲党三百余人，麟复僭称尊号。中山饥甚，麟率三万余人出据新市。甲子，晦，后魏道武帝进军讨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纣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纣以甲子日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崇无以对。帝遂进军新市，麟退阻派水，依渐洳泽以自固。甲戌，帝临其营，与魏师战于义台坞，大破之，麟军败绩而奔。此节原〔略〕，依《御览》二百九十五、《通典》百五十六引补。魏师遂入中山，麟乃奔邺。宝遣御史中丞兼鸿胪鲁遂持节，授司徒范阳王德丞相、冀州牧，承制南夏，封公侯牧守。

戊戌。三年，慕容德遣侍郎李延劝宝南伐，宝大悦。慕容盛切谏，以为兵疲师老，魏新平中原，宜养兵观衅，更俟他年。宝将从之。抚军慕容腾进曰：“今众旅已集，宜乘新定之机以成进取之功。人可使由之，而难与图始，惟当独决圣虑，不足广采异同，以沮乱军议也。”宝曰：“吾计决矣，敢谏者斩！”二月，宝发龙城，以慕容腾为前军大司马，慕容农为中军，宝为后军，步骑三万，将南伐，次于乙连。长上段速骨、宋赤眉因众军之惮远役也，杀司空、乐浪王（温）〔宙〕，逼立高阳王崇。宝单骑奔农，仍引军讨速骨。众咸惮征幸乱，投杖奔走。腾众亦溃，宝、农驰还龙城。兰汗潜与速骨通谋，速骨进师攻城，农为兰汗所谲，潜出赴贼，为速骨所杀。众皆奔散，宝又与慕容盛、慕容腾等南奔。尚书兰汗杀速骨等十余人，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宝，还

于蓟城。宝欲北还，盛等咸以汗之忠款，虚实未明，今单马而还，汗有二志者，悔之无及。宜就范阳王德，宝从之。乃自蓟而南。四月，宝至邺，邺中遗民固请留之，宝不从。南至黎阳城西，闻范阳王德称制，惧而退。遣慕容腾招集散兵于钜鹿，慕容盛结豪杰于冀州，段仪、段温收部曲于内黄，众皆响会，克期将集。乃还龙城，次于广都，而汗又遣左将军苏超迎宝，具申款诚，忠节无差。宝以汗垂之季舅，盛又汗之婿也，必谓忠款无贰，于是命发。汗遣弟难率五百骑迎宝至龙城。汗引宝入于外邸，弑之，时年四十四，在位三年，即隆安三当作二年也。汗又杀其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余人。汗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昌黎王。年号青龙。七月，长乐公盛袭诛汗，盛即位，伪谥宝惠愍皇帝，庙号烈宗。一作祖。初，皝之迁于龙城也，植松为社主。及秦灭燕，大风吹拔之。后数年，废社处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辽川无桑，及魔一作槐通于晋，求种江南，平州之桑悉一作息出吴来一作由晃始也。以上亦见《艺文类聚》八十八、《御览》九百五十五、《事类赋注》二十五。魔终而垂以吴王中兴，宝之将败，大风又拔其一。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六

后燕录五

慕容盛

慕容盛，字道运，宝之庶长子也，秦建元十年生于长安。少沉敏，多谋略。二十年，苻坚诛慕容氏，盛潜东奔于冲。及冲称尊号，有自得之志，赏罚不均，政令不明。盛年十二，谓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众，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骄大，以盛观之，鲜不覆败。”俄而冲为段木延所杀，盛随慕容永东如长子，谓柔曰：“今崎岖于锋刃之间，在疑忌之际，愚则为人所猜，智则危甚巢幕，当如鸿鹄高飞，一举万里，不可坐待罟网也。”于是与柔及弟会间行东归于慕容垂。行至西乐，遇盗陕中，盛曰：“我六尺之躯，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当吾锋乎！试竖尔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尔命，如其不中，当束身相授。”盗乃竖箭，盛一发中之。盗曰：“郎贵人之子，故相试耳。”资而遣之。岁馀，永诛俊之子孙，男女无遗云。此节亦见《御览》三百四十九及七百四十四。盛既至，垂问以西事，画地成图。垂笑谓之曰：“昔魏武抚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爱孙，有由来矣。”于是封长乐公。骁勇刚毅，有伯父全之风烈。

宝即伪位，建兴六年领北中郎将，镇蓟，进爵为王。宝自龙城南伐，盛留统后事。及段速骨作乱，驰出迎卫。宝几为速骨

所获，赖盛以免。盛屡进奇策于宝，宝不能从，是以屡败。宝既如龙城，盛留在后。及宝为兰汗所杀，盛驰进赴哀，将军张真固谏以为不可。盛曰：“我今投命，告以哀穷。汗性愚近，必顾念婚姻，不忍害我。旬月之间，足展吾志。”遂入赴丧。汗妻乙氏泣涕请盛，汗亦哀之，遣其子穆迎盛，舍之宫内，亲敬如旧。汗兄提、弟难劝汗杀盛，汗不从。慕容奇，汗之外孙也，汗亦宥之。奇入见盛，遂相与谋。盛遣奇起兵于外，众至数千。汗遣兰提讨奇。提骄很淫荒，事汗无礼，盛因间之于汗曰：“奇，小儿也，未能办此，必内有应之者。提素骄，不可委以大众。”汗因发怒，收提诛之，遣其抚军仇尼慕率众讨奇。汗兄弟见提之诛，莫不危惧，皆阻兵背汗，袭攻慕容军。汗大惧，遣其子穆率众讨之。穆谓汗曰：“慕容盛，我之仇也。奇今起逆，盛必应之。兼内有萧墙之难，不宜养心腹之疾。”汗将诛盛，引见察之。盛妻以告，于是伪称疾笃，不复出入，汗乃止。有李旱、卫双、刘志、张豪、张真者，皆盛之旧昵，兰穆引为腹心。旱等屡入见盛，潜结大谋。会穆讨兰难等斩之，大飧将士，汗、程皆醉。盛夜因如厕，袒而逾墙，入于东宫，与李旱等诛穆，众皆踊呼，进攻汗，斩之。汗二子鲁公和、陈公扬分屯令支、白狼，遣李旱、张真袭诛之。于是内外恬然，士女咸悦。

戊戌。建平元年七月，告成宗庙，大赦，改青龙元年为建平元年。盛谦挹自卑，不称尊号。其年，以长乐王称制，诸王贬爵为公，文武各复旧位。初，慕容奇聚众于建安，将讨兰汗，百姓翕然从之。汗遣兄子全讨奇，奇击灭之，进屯乙连。盛既诛汗，命奇罢兵，奇遂与丁零严生、乌丸王龙谋阻兵叛盛，引军至横沟，去龙城十里。盛出兵击败之，执奇而还，斩龙、生等百余人。东

阳公慕容根等九十八人上尊号，盛不许。八月，暴风拔阙前七大树，其月，步兵校尉马勒谋反伏诛。此节依《御览》八百七十六引补。十月，根等又请，盛许之。丙子，僭既皇帝位，大赦殊死已下，追尊伯考献庄太子全为献庄皇帝，尊宝后段氏为皇太后，全妃丁氏为献庄皇后，谥太子策为献哀太子。幽州刺史慕容豪、尚书左仆射张通、昌黎尹张顺谋叛，盛皆诛之。

己亥。长乐元年正月，朝群臣于承乾殿，大赦。改建平元当作二年为长乐元年。有犯罪者，十日一自决之，无挝箠之罚，而狱情多实。高句骊王安遣使贡方物。有雀素身绿首，集于端门，栖翔东园，二旬而去，改东园为白雀园。盛听诗歌及周公之事，顾谓群臣曰：“周公之辅成王，不能以至诚感上下，诛兄弟以杜流言，犹擅美于经传，歌德于管弦。至于我之太宰桓王，承百王之季，主在可夺之年，二寇窥觐，难过往日，临朝辅政，群情缉穆，经略外敷，辟境千里，以礼让维宗亲，德刑制群后，敦睦雍熙，时无二论。勋道之茂，岂可与周公同日而言乎！而燕咏阙而不论，盛德掩而不述，非所谓也。”乃命中书更为《燕颂》，以述恪之功焉。又引中书令常忠、尚书阳璆、秘书监郎敷于东堂，问曰：“古来君子皆谓周公忠圣，岂不谬哉！”璆曰：“周公居摄政之重，而能达君臣之名，及流言之谤，致烈风以悟主，道契神灵，义光万代，故累叶称其高，后王无以夺其美。”盛曰：“常令以为何如？”忠曰：“昔武王疾笃，周公有请命之诚，流言之际，义感天地，楚挾伯禽以训就王德。周公为臣之忠，圣达之美，《诗》《书》以来，未之有也。”盛曰：“异哉，二君之言！朕见周公之诈，未见其忠圣也。昔武王得九龄之梦，白文王，文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及文王之终，已验武王之寿矣。武王

之算未尽而求代其死，是非诈乎！若惑于天命，是不圣也。据摄天位而丹诚不见，致兄弟之间有干戈之事。夫文王之化自近而远，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周公亲遣圣父之典而蹈嫌疑之踪，戮罚同气以逞私忿，何忠之有乎！但时无直笔之史，后儒承其谬谈故也。”忠曰：“启金縢而返风，亦足以明其不诈。遭二叔流言之变，而能大义灭亲，终安宗国，复子明辟，辅成大业，以致太平，制礼作乐，流庆无穷，亦不可谓非至德也。”盛曰：“卿徒因成文而未原大理，朕今相为论之。昔周自后稷积德累仁，至于文武。文武以大圣应期，遂有天下。生灵仰其德，四海归其仁。成王虽幼统洪业，而卜世修长，加吕、召、毛、毕为之师傅。若无周公摄政，王道足以成也。周公无故以安危为己任，专临朝之权，阙北面之礼。管、蔡忠存王室，以为周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将不利于孺子。周公当明大顺之节，陈诚义以晓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诛戮。不臣之罪，彰于海内，方贻王《鸛鸣》之诗，归非于主，是何谓乎！又周公举事，称告二公，二公足明周公之无罪而坐观成王之疑，此则二公之心亦有猜于周公也。但以疏不间亲，故寄言于管、蔡，可谓忠不见于当时，仁不及于兄弟。知群望之有归，天命之不在己，然后返政成王，以为忠耳。大风拔木之征，乃皇天祐存周道，不忘文武之德，是以赦周公之始愆，欲成周室之大美。考周公之心，原周公之行，乃天下之罪人，何至德之谓也！周公复位，二公所以杜口不言其本心者，以明管、蔡之忠也。”

又谓常忠曰：“伊尹、周公孰贤？”忠曰：“伊尹非有周公之亲而功济一代，太甲乱德，放于桐宫，思愆改善，然后复之。使主无怨言，臣无流谤，道存社稷，美溢古今。臣谓伊尹之勋有高

周旦。”盛曰：“伊尹以旧臣之重，显阿衡之任，太甲嗣位，君道未洽，不能竭忠辅导，而放黜桐宫，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拟乎？”郎敷曰：“伊尹处人臣之位，不能匡制其君，恐成、汤之道坠而莫就，是以居之桐宫，与小人从事，使知稼穡之艰难，然后返之天位，此其忠也。”盛曰：“伊尹能废而立之，何不能辅之以至于善乎？若太甲性同桀、纣，则三载之间未应便成贤后。如其性本休明，义心易发，当务尽匡规之理以弼成君德，安有人臣幽主而据其位哉！且臣之事君，惟力是视，奈何挟智藏仁以成君恶！夫太甲之事，朕已鉴之矣。太甲，至贤之主也，以伊尹历奉三朝，绩无异称，将失显祖委授之功，故匿其日月之明，受伊尹之黜，所以济其忠贞之美。夫非常之人，然后能立非常之事，非常人之所见也，亦犹太伯之三让，人无得而称焉。”敷曰：“太伯三以天下让，至仲尼而后显其至德。太甲受谤于天下，遭陛下乃申其美。”因而谈宴赋诗，赐金帛各有差。

盛据辽东，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制境内，盛疑之，累征不赴。以母在龙城，未敢显叛，乃阴引后魏军，将为自安之计，因上表请发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诈也。”召其使而诘之，果验，尽灭其族，遣辅国将军李旱率骑讨之。师次建安，召旱旋师。朗闻其家被诛也，拥二千馀户以自固。及闻旱中路而还，谓有内变，不复为备，留其子养守令支，躬迎魏师于北平。旱候知之，袭克令支，遣裨将广威孟广平率骑追朗，及于无终，斩之。初，盛之追旱还也，群臣莫知其故。旱既斩朗，盛谓群臣曰：“前以追旱还者，政为此耳。朗新为叛逆，必忌官威，一则鸠合同类，劫害良善，二则亡窜山泽，未可卒平，故非意而还，以盈怠其志，卒然掩之，必克之理也。”群臣皆曰：“非所及也。”此节

亦见《御览》二百八十六。李旱自辽西还，闻盛杀其将卫双，惧，弃军奔走。既而归罪，复其爵位。盛谓侍中孙勅曰：“旱总三军之佐，荷专征之重，不能仗节死绥，无故逃亡，考之军正，不赦之罪也。然当先帝之避难，众情离贰，骨肉忘其亲，股肱失忠节，旱以刑馀之体，效力尽命，忠款之至，精贯白日。朕故录其忘身之功，免其邱山之罪耳。”

庚子。二年正月大赦。盛去皇帝之号，称庶民天王。魏袭幽州，执刺史卢溥而去。遣孟广平援之，无及。盛率众三万伐高骊，袭其新城、南苏，皆克之，散其积聚，徙其五千馀户于辽西。盛引见百僚于东堂，考详器艺，超拔者十有二人。命百司举文武之士才堪佐世者各一人。立其子辽西公定为太子，大赦殊死已下。宴其群臣于新昌殿，盛曰：“诸卿各言其志，朕将览之。”七兵尚书丁信年十五，盛之舅子也，进曰：“在上不骄，高而不危，臣之愿也。”盛笑曰：“丁尚书年少，安得长者之言乎！”盛以威严驭下，骄暴少亲，多所猜疑，故信言及之。

辛丑。三年，盛讨库莫奚，大虏获而还。八月，左一作右将军慕容国与殿中将军秦舆、段赞等谋率禁兵袭盛，事觉，诛之，死者五百余人。前将军、思悔侯段玘、舆子兴、赞子泰等，因众心阻动，潜一作夜于禁中鼓噪大呼。盛闻变，变左右出战，众皆披溃。俄而有一贼从暗中击盛，伤足，遂取辇升前殿，申约禁卫，召叔父河间公熙属以后事。熙未至而盛薨，时年二十九，在位三年。伪谥昭武皇帝，墓号兴平陵，庙号中宗。

盛幼而羁贱流漂，长则遭家多难，夷险安危，备尝之矣。愆宝暗而不断，遂峻极威刑，纤介之嫌，莫不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兆。于是上下震局，人不自安，虽忠诚亲戚亦皆离贰，旧臣靡

不夷灭，安忍无亲，所以卒于不免。按末段似系赞文。是岁隆安五年也。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七

后燕录六

慕容熙

慕容熙，字道文，一名长生，垂之少子也，燕元二年生于常山。一作长生。建兴八年，封河间王。永康初，随宝奔龙城，拜司隶校尉。段速骨之难，诸王多被害，熙素为高阳王隆所亲爱，故得免焉。兰汗之篡也，以熙为辽东公，备宗祀之义。盛初即位，降爵为公，长乐元年拜都督中外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领中领军、昌黎尹。从征高句骊、契丹，皆勇冠诸将。盛曰：“叔父雄果英壮，有世祖之风，但弘略不如耳。”及盛薨，其太后丁氏以国多难，宜立长君。群望皆在平原公元，而丁氏意在于熙，遂废太子定，迎熙入宫。群臣劝进，熙以让元，元固以让熙，熙遂僭即皇帝位。诛其大臣段玘、秦兴等，并夷三族。元以嫌疑赐死。元，字道光，宝之第四子也。大赦殊死已下，改长乐三年为光始元年，改北燕台为大单于台，置左右辅，位次尚书。

壬寅。二年。初，熙烝于丁氏，故为所立。及宠幸苻贵人，丁氏怨恚咒诅，与兄子七兵尚书信谋废熙。熙闻之大怒，逼丁氏令自杀，葬以后礼，诛丁信。熙狩于北原，石城令高和杀司隶校尉张显，闭门拒熙。熙率骑驰返，和众皆投杖，熙入诛之。

癸卯。三年正月，熙引见州郡及单于八部耆旧于东宫，与言，问以民所一作间疾苦。司隶部民刘瓚，对问称旨，拜带方太守。是春大治宫室。至四月，立苻贵人为昭仪。五月，大筑龙腾苑，广袤十馀里，役徒二万人。又起景云一作灵山于苑内，基广五百步，峰高十七丈。此节亦见《御览》一百九十六。又起逍遥宫、甘露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凿天河渠，引水入宫。又为其昭仪苻氏凿曲光海、清凉池。季夏盛暑，士卒不得休息，渴死者大半。熙游于南山，止大柳树下，若有人呼曰：“大王且止。”熙恶之，伐其树，乃有长蛇丈馀，从树中而出。

甲辰。四年二月，昭仪苻氏卒，立其贵嫔苻氏为皇后，赦殊死已下。熙北袭契丹，大破之。昭仪苻氏死，伪谥愍皇后。赠苻谟太宰，谥文献公。二苻并美而艳，好微行游宴，熙弗之禁也。请谒必从，刑赏大政无不由之。初，昭仪有疾，龙城人王温称能疗之，未几而卒。熙忿其妄也，立于公车门支解温而焚之。九月，苻后游畋，熙从之，北登白鹿山，东过青岭，南临沧海，冬十一月乃还。百姓苦之，士卒为狼虎所害及冻死者五千馀人矣。

乙巳。五年，高句骊寇燕郡，杀略百馀人。熙伐高句骊，以苻后从，为冲车地道以攻辽东。熙曰：“待铲平寇城，朕当与后乘辇而入，不听将士先登。”于是城内严备，攻之不能下。会大雨雪，士卒多死，乃引归。十月，拟邺之凤阳门作弘光门，累级三层。

丙午。六年，熙与苻氏袭契丹，惮其众盛，将还，苻氏弗听，遂弃其辎重，轻袭高句骊，周行三千馀里，士马俱疲，冻死者属路。攻木底城，不克而还。尽杀宝诸子。博陵公虔、上党公昭也。大城肥如及宿军，以仇尼倪为镇东大将军、营州刺史，镇宿军，上

庸公懿^{评孙也}。为镇西大将军、幽州刺史、镇令支；尚书刘本为镇南大将军、冀州刺史，镇肥如。

丁未。建始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三月，太史丞梁延年梦月化为五白龙，梦中占之曰：“月，臣也；龙，君也。月化为龙，当有臣为君。”寤而告人曰：“国祚其将尽乎？”是月，为苻后起承华殿，高承光一倍，负土于北门，土与谷同价。典军杜静，载棺诣阙，上书极谏，熙大怒，斩之。苻后尝季夏思冻鱼脍，仲冬须生地黄，皆下有司切责，不得，加以大辟，其虐也如此。四月，苻后崩，熙悲号躑躅，若丧考妣，拥其尸而抚之曰：“体已就冷，命遂断矣！”于是僵仆绝息，久而乃苏。大敛既讫，复启其棺而与交接。服斩缞，食粥。制百僚于宫内设位哭临，令沙门素服。使有司按^{一作检}哭者，有泪以为忠孝，无泪则加罪，于是群臣震惧，莫不含辛以为泪焉。此节亦见《御览》三百八十七。高阳王慕容隆妃张氏，熙之嫂也，美姿容，有巧思。熙将以为苻氏之殉，欲以罪杀之，乃毁其襜褕，中有弊毡，遂赐死。三女叩头求哀，熙弗许。制公卿以下至于百姓，率户营墓，弗殫府藏。周轮数里，下锢三泉，内则图画尚书八座之象。熙曰：“善为之，朕将随后入此陵。”识者以为不祥。其右仆射韦璆等并惧为殉，沐浴而待死焉。号苻氏墓曰徽平陵。熙被发徒跣，步从苻氏丧。輜车高大，毁北门而出。长老窃相谓曰：“慕容氏自毁其门，将不久也。”

中卫^{一作卫中}将军冯跋、左卫将军张兴，先皆坐事亡奔，以熙政之虐也，与跋从兄万泥等三十二人结盟，推夕阳公慕容云为主，发尚方徒五千余人分屯四门，入宫授甲，闭门拒守。中黄门赵洛生奔告熙，熙曰：“此鼠盗耳，朕还当诛之。”乃收发贯

甲，驰还赴难。夜至龙城，攻北门不克，遂败走入龙腾苑。左右溃散，熙微服逃于林中，为人所执，送云，数而弑之，及其诸子同殒城北。时年二十三，在位六当作七年。云葬之于苻氏墓徽平陵，伪谥曰昭文皇帝。

垂以孝武太元八当作九年僭立，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以安帝义熙二当作三年灭。初，童谣曰：“一束藁，两头然，秃头小儿来灭燕。”藁字上有草，下有禾，两头然，则禾草俱尽而成高字。云父名拔，小字秃头，三子，而云季也。熙竟为云所灭，如谣言焉。

慕容云

慕容云，字子雨，宝之养子也。祖父高和，句骊之支庶，自云高阳氏之苗裔，故以高为氏焉。云沉深有局量，厚重希言，时人咸以为愚，唯冯跋奇其志度而友之。宝之为太子，云以武艺给事侍东宫。永康初，拜侍御史，袭败慕容会军。宝子之，赐姓慕容氏，封夕阳公，以疾去官。及燕之葬苻后也，冯跋诣云，告之以大谋。云惧曰：“吾婴疾历年，卿等所知，愿更图之。”跋逼曰：“慕容氏世衰，河间虐暴，惑妖淫之女而逆乱天常，百姓不堪其害，思乱者十室而九焉，此天亡之时也。公自高氏名家，何能为他养子！机运难邀，千岁一时，公焉得辞也！”扶之而出。云曰：“吾疾苦日久，废绝世务。卿今兴建大事，谬见推逼。所以徘徊，非为身也，实惟否德不足以济元元故耳。”跋等强之。四月，云遂即天王位，复姓高氏，大赦境内殊死已下，改建始元年为正始元年，国仍号大燕。以冯跋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征

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武邑公，封伯子男乡亭侯者五十余人，士卒赐谷帛有差。熙之群臣，复其爵位。

戊辰。二年，立妻李氏为天王后，子彭为太子。越骑校尉慕容良谋叛，云诛之。以慕容归为辽东公，主燕之宗社。一作祀。

己酉。三年秋八月，太白入月中。冬十月戊辰，以上依《开元占经》十二引补校。云临东堂，幸臣离一作杂班，桃一作姚仁怀剑执纸而入，称有所启，抽剑击云。云以几拒班，桃仁进而弑之，立冯跋为主。跋即位，迁云尸于东堂，伪谥为惠懿皇帝。始垂以丙戌之岁建号中山，至冯跋之岁，岁在己酉，二十四年。云自以无功德而为豪杰所推，常内怀惧，故宠养壮士以为腹心。离班、桃仁等并专典禁卫，委之以爪牙之任，赏赐月至数千万，衣食卧起皆与之同，终以此致败云。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八

后燕录

慕容凤

慕容垂段后

赵秋

封衡

以上原辑并缺

王高

魏郡王高，家贫徒有四壁。

高秦末饥乱，夫妻昼则佣耕，夜则伐草烧砖。

高父母兄弟丧尽，十有五人，饥食藜藿，寒衣草衣。以上三节，俱见《初学记》十八。

襄城公末那楼雷。《广韵》

遣慕容白曜伐宋无盐城，克之，将尽以其人为军实，副将酈音历范曰：“齐四履之地，号为东秦，不远为经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民无霑泽，连城有怀贰之将，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义，示之轨物，然后民心可怀，二州可定。”白曜从之。进次肥城，白曜将攻之，范曰：“肥城虽小，攻则淹日，得之无益军声，失之有损威势。且无盐之卒，死者涂炭，成败之机，足为鉴矣。若飞书告喻，可不攻自伏，纵其不降，亦当逃散。”白曜乃以书晓之，肥城果溃也。《御览》二百七十九。按后燕不及宋，此自系误引，姑附于末以俟考。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四十九

后秦录

姚弋仲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昔夏禹封舜少子于西戎，世为羌长。其后烧当雄于洮罕之间，当七世孙填虞，汉中元末寇扰西州，为扬虚侯马武所败，徙出塞。虞九世孙迁那率种人内附，汉朝嘉之，假冠军将军、西羌校尉、归顺王，处之于南安之赤亭。那玄孙柯迴为魏一作魏假征西将军、绥戎校尉、西羌都督。柯迴生弋仲，少而聪猛，英果雄毅，不营产业，唯以收恤为务，众皆畏而亲之。永嘉之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雍州刺史、护羌校尉、扶风公。

刘曜之平陈安也，以弋仲为平西将军，封平襄公，邑之于陇上。及石季龙克上邽，弋仲说之曰：“明公握兵十万，功高一时，正是行权立策之日。陇上多豪，秦风强劲，道隆后服，道沔先叛，宜徙陇上豪强，虚其心腹，以实畿甸。”季龙纳之，启勒，以弋仲行安西将军、六夷左都督。后晋豫州刺史祖约奔于勒，勒礼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约残贼晋朝，逼杀太后，不忠于主，而陛下宠之，臣恐奸乱之萌，此其始矣。”勒善之，后竟诛约。

勒既死，季龙执权，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杰于关东。弋仲率步众四万迁于清河，拜奋武将军、西羌大都督，封襄平

县公。及石虎废石弘自立，弋仲称疾不贺。虎累召之，乃赴，正色谓季龙曰：“奈何把臂受托而反夺之乎！”季龙惮其强正而不知责。迁持节、十郡六夷大都督、冠军大将军。性清俭鲠直，不修威仪，屡献谏言，无所回避，季龙甚重之。朝之大议，靡不参决，公卿亦惮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龙宠姬之弟也，曾扰其部，弋仲执尉，数以迫胁之状，命左右斩之。尉叩头流血，左右谏乃止。其刚直不回，皆此类也。

大宁元年，梁犊败李农于荥阳，石虎大惧，驰召弋仲。弋仲率其步众八千余人屯于南郊，轻骑至邺。时季龙病，不时见弋仲，引入领军省，赐其所食之食。一作赐以御食。弋仲怒不食，曰：“国家有贼，召我击之，官当见我问方略以破贼，而食我，我岂来觅食邪！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见，虽死无恨。”左右言之，乃引见。此节亦见《御览》八百四十八，因补足。弋仲数季龙曰：“儿死来愁邪？乃至于疾！儿小时不能使好人辅相，至令相杀。儿自有过，责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儿小，若不差，天下必乱。当宜忧此，不烦忧贼也。犊等因思归之心，共为奸贼，所行残贼，此成擒耳。老羌请效死前锋，使一举而了。”弋仲性狷，且俗无尊卑皆汝之，季龙恕而不责，于坐授使持节、侍中、征西大将军，赐以铠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贼以不？”于是贯甲跨马于庭中，策马南驰，不辞而出，遂灭梁犊。以功加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进封西平郡公。

冉闵之乱，弋仲率众讨闵，次于混桥。石祗僭尊号于襄国，以弋仲为右丞相，待以殊礼。祗与闵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于闵，若不枭擒，不须复见我也。”襄击闵于常卢泽，大破之而归。弋仲怒襄之不擒闵也，杖之一百。弋仲

部曲马何罗，博学有文才，张豺之辅石世也，背弋仲归豺，豺以为尚书郎。豺败复归，咸劝杀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纳奇之日，当收其力用，不足害也。”以为参军。其宽恕如此。

石祗为刘显所杀，弋仲乃与燕连和。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诸子曰：“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之后，汝便归晋家，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乃使使降晋。晋永和七年，拜弋仲使持节、六夷大都督、都督江北一作江淮诸军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大单于、封高陵郡公。八年薨，时年七十三。子襄之入关也，为苻生所败，弋仲尸枢为生所得，生以王礼葬之于天水冀县。苻称尊号，追谥曰景元皇帝，庙号始祖，墓曰高陵，置园邑五百家。

姚 襄

姚襄，字景国，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过膝，雄武多才艺，能明察，善抚纳，士众爱敬之，咸请为嗣。弋仲以襄非適一作长。不许，百姓固请者日有千数，乃授之以兵。石祗僭号，以襄为使持节、骠骑大将军、护乌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晋永和七年，遣使拜襄持节、平北将军、并州刺史、即邱县公。弋仲薨，襄秘不发丧，率户六万南攻阳平、元城、发干，皆破之，杀掠三千馀家，屯于碣磝津。以太原王亮为长史，天水尹赤为司马，略阳伏子成为左部帅，南安敛岐为右部帅，略阳王黑那为前部帅，强白为后部帅，太原薛赞、略阳权翼为参军。南至荥阳，始发丧行服。与秦将高昌、李历战于麻

田，马中流矢死，赖其弟苾以免。晋处襄于谯城，遣五弟为任，单骑渡淮，见豫州刺史谢尚于寿春。尚命去仗卫，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

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英济之称著于南夏。永和九年，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惮其威名，乃囚襄诸弟，频遣刺客杀襄，刺客皆推诚告实，襄待之若旧。浩潜遣将军魏憬率五千余人袭襄，襄乃斩憬而并其众。浩愈恶之，乃使将军刘启守谯，迁襄于梁国蠡台，表授梁国内史。襄遣权翼诣浩，浩曰：“姚平北每举动自由，岂所望也。”翼曰：“将军轻纳奸言，自生疑贰，愚谓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姚君纵放小人，盗窃吾马，王臣之体固若是乎？”翼曰：“将军谓姚平北以威武自强，终为难保，校兵练众，将惩不恪，取马者欲以自卫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谢万讨襄，襄逆击破之。浩甚怒，会闻关中有变，浩率众北伐，襄乃要击浩于山桑，大败之，斩获万计，收其资仗。使兄益守山桑垒，复如淮南。浩遣刘启、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击灭之，鼓行济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众至七万，分置守宰，劝课农桑，遣使建邺，罪状殷浩，并自陈谢。

永和十年，流人郭默等千余人执晋堂邑内史刘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书周闵为中军将军，沿江备守。襄将佐皆北人，咸劝襄北还，襄方轨北引。永和十一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进攻外黄，为晋边将冠军将军高季所败。襄收散卒而勤抚恤之，于是复振。乃据许昌，将如河东以图关右。永和十二年，自许遂攻洛阳，逾月不克。其长史王亮谏襄曰：“公英略盖天下，士众思效力命，不可损威劳众，守此孤城。宜还河北，以弘远略。”襄曰：“洛阳虽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

欲先据洛阳，然后开建大业。”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恸，曰：“天将不欲成吾事乎？何王亮舍我去也！”

晋征西大将军桓温自江陵伐襄，温至伊水，襄彻围拒之，战于伊水北，为温所败。襄奔还洛阳，率麾下数千骑奔于北山。其夜，百姓弃妻子随襄者五千余人，屯据阳乡，赴者又四千余户。襄前后败丧数矣，众知襄所在，辄扶老携幼奔驰而赴之。时或传襄创重不济，温军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挥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农杨亮归襄，襄待以客礼。后奔桓温，温问襄于亮，亮曰：“神明器宇，孙策之俦，而雄武过之。”其见重如此。

升平元年，襄寻徙北屈，一作寻从北山，似误。将图关中，进屯杏城，遣其从兄辅国将军姚兰略地鄜城，使其兄益及将军王钦卢招集北地戎夏，归附者五万余户。苻生遣其将苻飞龙一无龙字，《载记》同。拒战，兰败，为飞龙所执。襄率众西引，进据黄落，生又遣苻坚、邓羌等要之。襄将战，沙门智通固谏襄，宜厉兵收众，更思后举。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弃德以济黎元，吾计决矣。”会羌师来逼，襄怒，遂长驱而进，与苻坚战于三原。襄败，为坚所杀，时年二十七，是岁晋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礼葬之。苻僭尊号，追谥魏武王，封襄孙延定为东城侯。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

后秦录二

姚 苌

姚苌，字景茂，弋仲之第二十四子也。少聪哲，多权略，廓落任率，不事一作修行业，诸兄皆奇之。随襄征伐，每参大谋。襄之寇洛阳也，梦苌服衮衣，升御座，诸酋长皆侍立，旦谓将佐曰：“吾梦如此，此儿志度不恒，或能大起吾族。”此节亦略见《御览》六百九十。襄与李历战之败于麻田也，马中流矢死，苌下马以授襄，襄曰：“汝何以自免？”苌曰：“但令兄济此，竖子安敢害苌！”会救至，俱免。此节亦见《初学记》十七、《御览》四百十六。兄襄为苻坚所杀，苌率诸弟降于苻生。苻坚以苌为扬武将军，历左卫将军，陇东、汲郡、河东、武都、武威、巴西、扶风太守，宁、幽、兖三州刺史，复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封益都侯。为坚将，累有大功。别本作坚以苌为扬武将军步兵校尉。潞川之战，累有殊功，迁左卫将军，累授幽州刺史。

初，苌随杨安伐蜀，尝昼寝水旁，上有神光焕然，左右咸异之。进至梓潼岭，见一神人谓之曰：“君蚤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苌请其姓氏，曰：“张恶子也。”言讫不见。至据秦称帝，即其地立张相公庙祠之。屠本下有此段，不知何据，姑依补之以俟考。及苻坚寇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二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

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祥之征也，惟陛下察之。”坚默然。坚既败于淮南，归长安。

甲申。白雀元年，晋太元九年。慕容泓起兵叛坚。坚遣子叡讨之，以苻为叡司马。既而为泓所败，叡死之。苻遣龙骧长史赵都、参军姜协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苻惧，奔于渭北，遂如马牧。西州豪族尹详、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归者五万余家，咸推苻为盟主。苻将拒之，天水尹纬说苻曰：“今百六之数既臻，秦亡之兆已见，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故豪杰驱驰，咸同推仰。明公宜降心从议，以副群望，不可坐视沉溺而不拯救之。”苻乃从纬议，以太元九年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境内，改元，年号白雀，称制行事。以天水尹详、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庞魏、任谦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王据、焦世、蒋秀、尹延年、牛双、张乾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卢、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帅。

时慕容冲与苻坚相攻，众甚盛。苻将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崇为质于冲，进屯北地，厉兵积粟，以观时变。苻坚先徙晋人李详等数千户于敷陆，至是降于苻，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万余户。坚率诸将攻之，不能克。苻闻慕容冲攻长安，议进趋之计，群下咸曰：“宜先据咸阳以制天下。”苻曰：“燕因怀旧之士而起兵，若功成事捷，咸有东归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岭北，广收资实，须秦弊燕回，然后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卞庄得二虎之义也。”坚宁朔将军宋方率骑三千从云中将赴长安，苻自贰县要破之，方单马奔免，其

司马田晃率众降苻。

乙酉。二年，苻遣诸将攻新平，克之，因略地至安定，岭北诸城尽降之。时苻坚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将山。六月，冲入长安。坚司隶校尉权翼、尚书赵迁、大鸿胪皇甫覆、光禄大夫薛赞、扶风太守段铨等文武数百人来奔。苻闻苻坚在五将山，遣骁骑将军吴忠率骑围之，苻自故县如新平。俄而，忠执坚送之。苻将求禅代，坚不许。慕容冲遣其车骑大将军尚书令高盖来伐，战于新平南，大破之，盖率麾下数千人来降，拜散骑常侍。

丙戌。建初元年，晋太元十一年。冲既率众东下，长安空虚。卢水郝奴称帝于长安，渭北尽应之。扶风王骘有众数千，堡据马嵬。奴遣弟多攻骘。苻伐骘，破之，骘走汉中。执多而进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苻僭即皇帝位于长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国号大秦，改长安曰常安。追尊考弋仲为景元皇帝，妣曰德皇后，立妻蛇氏为皇后。苻后蛇氏，南安人。依《广韵》引补。子兴为皇太子，置百官。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馀户于长安，以弟征虏绪为司隶校尉，镇长安。秋七月，苻如安定，击平凉胡金熙、鲜卑没奕干，大破之。遂如秦州，与苻坚秦州刺史王统相持，天水屠各、略阳羌胡应苻者二万馀户，统惧，乃降。因飡将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诜进曰：“臣州人殷地险，俊杰如林，用武之国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贤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军，旌贤表善以副鄙州之望。”苻善之，擢为尚书郎。拜弟硕德都督陇右诸军事、征西将军、秦州刺史，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苻还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阊阖之士有毫介之善者，皆显异之。苻复如秦州，为苻登所败，语在

《登传》。

丁亥。二年，徙秦州三万户于安定，七一作八月，以太子兴镇长安，而与登相拒。登冯翊太守兰狹与苻师奴离貳，慕容永攻之，狹遣使请救。苻将赴救，尚书令姚昱、左仆射尹纬等言于苻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轻举。”苻曰：“登迟重少决，每失时机，闻吾自行，正当广集兵资，必不能轻军深入。两月之间，足可克此三竖，吾事毕矣。”遂师次于渥源。师奴率众来拒，大战，败之，尽俘其众。又擒兰狹，收其士马。苻乃掘苻坚尸，鞭撻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此节别本附《苻登传》。

戊子。三年，慕容永征西将军王宣率众降苻。初，关西雄杰以苻氏既终，苻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苻既与苻登相持积年，数为登所败，远近咸怀去就之计，唯征虏齐难、冠军徐洛生、辅国刘郭单、冠威弥姐婆触、龙骧赵恶地、镇北梁国儿等守忠不贰，并留子弟守营，供继军粮，良将精卒，随苻征伐。时诸营既多，故号苻军为大营，大营之号自此始也。时天大雪，苻下书深自责罚，散后宫文绮珍宝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将帅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战没，皆有褒赠。立太学，礼先贤之后。

己丑。四年，敦煌索卢曜请刺苻登，苻曰：“卿以身殉难，将为谁乎？”曜曰：“臣死之后，深以友人陇西辛暹仰托。”苻遣之。事发，为登所杀，苻以暹为骑都尉。登进逼安定，诸将劝苻决战，苻曰：“与穷寇竞胜，兵家之下。吾将以计取之。”于是留其尚书令姚昱守安定，夜袭登辎重于大界，克之。诸将或欲因登骇乱以击之，苻曰：“登众虽乱，怒气犹盛，未可轻也。”遂止。苻以安定地狭，且逼苻登，使姚硕德镇安定，徙安定千馀家于阴密，遣

弟征南靖镇之。立社稷于长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为中大夫，岁赐牛酒。尹纬、姚晃谓古成诜曰：“苻登穷寇，历年未灭，奸雄鸱峙，所在纠扇，夷夏皆贰，将若之何？”诜曰：“主上权略无方，信赏必罚，贤能之士，咸怀乐推，岂虑大业不成，氏贼不灭乎？”纬曰：“登穷寇未灭，奸雄所在扇合，吾等宁无惧乎？”诜曰：“三秦天府之国，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虑者，苻登、杨定、雷恶地耳，自馀琐琐，焉足论哉！然恶地地狭众寡，不足为忧。苻登藉乌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驱除，然后克定大业。昔汉魏之兴也，皆有十馀年，乃能一同于海内，五六年间未为久也。主上神略内明，英武外发，可谓无敌于天下耳，取登有馀力。愿布德行仁，招贤纳士，厉兵秣马，以候天机。如其鸿业不成者，诜请腰斩以谢明公。”纬言之于苻，苻大悦，赐诜爵关内侯。雷恶地率众降，苻拜为镇东将军。

庚寅。五年，登将魏褐飞自称大将军、冲天王，率氏胡数万人攻安北姚当于杏城，雷恶地叛应褐飞，攻镇东姚汉得于李润。苻议将讨之，群臣咸曰：“陛下不忧六十里苻登，乃忧六百里褐飞？”苻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图。恶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飞，东结董成，甘言美说以成奸谋，若得杏城、李润，恶地据之，控制远近，相为羽翼，长安东北非复吾有。”于是潜军赴之。苻时众不满二千，褐飞、恶地众至数万，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绝。苻每见一军至，辄有喜色。群下怪而问之，苻曰：“今同恶相济，皆来会集，吾得乘胜席卷，一举而覆其巢穴，东北无复馀也。”褐飞等以苻兵少，尽众来攻。苻固垒不战，示之以弱，潜遣子崇率骑数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后。褐飞兵扰乱，

苻遣镇远王超、平远谭亮率步骑击之，褐飞众大溃，斩褐飞及首级万馀。恶地请降，苻待之如初。此段亦见《御览》二百九十三。恶地每谓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为一时之杰。校数诸雄，如吾之徒，皆应跨据一方，兽啸千里。遇姚公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恶地猛毅清肃，不可干以非义，岭北诸豪皆敬惮之。苻命其将当城于营处一栅孔中莳树一根，以旌战功。岁馀问之，城曰：“营所甚小，已广之矣。”苻曰：“少来斗战无如此快，以千六百人破三万众，国之事业，由此克举，小乃为奇，大何足贵！”

贰城胡曹寅、王达献马三千匹。以寅为镇北将军、并州刺史，达镇远将军、金城太守。苻性简率，群下有过，或面加骂辱，太常权翼言于苻曰：“陛下弘达自任，不修小节，驾驭群雄，包罗俊异，弃嫌录善，有高祖之量。然轻慢之风，所宜除也。”苻曰：“吾之性也。吾于舜之美，未有片焉；汉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闻说言，安知过也！”南羌奚鸯率户五千来降，拜安西将军。苻下书曰：“有复私仇者皆诛之。将吏亡灭者，各随所亲以立后，赍给长育之。”

辛卯。六年，苻与苻登相持，镇东苟一作苟曜据逆万堡，密引苻登。苻与登战，败于马头原，收众复战。姚硕德谓诸将曰：“上慎于轻战，每欲以计取之。今战既失利，而更逼贼者，必有由也。”苻闻而谓硕德曰：“登用兵迟缓，不知虚实，今轻兵直进，迳据吾东，必苟曜竖子与之连结也。事久变成，其祸难测。所以速战者，欲使竖子谋之未就，好之未深，散败其事耳。”进战，果大败之。此段亦见《御览》二百九十三。登退屯于郿。登将金槌以新平降苻，苻轻将数百骑入槌营。群下谏之，苻曰：“槌既去苻登，复欲图我，将安所归！且怀德初附，推款委质，吾复以不

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群氏果有异谋，槌不从而止。苻如阴密，攻登，敕其太子兴曰：“苟曜好奸变，将为国害，闻吾还北，必来见汝，汝便执之。”苟曜果见兴于长安，兴遣尹纬让而诛之。苻大败登于安定东，一作于长安。置酒高会，诸将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贼至今，陛下将牢太过耳。”苻笑曰：“吾不知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过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当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望麾而进，前无横阵，二也；温古知今，讲论道艺，驾驭英雄，收罗俊异，三也；董率大众，履险若夷，上下咸允，人尽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业，策任群贤者，正望算略中一片耳。”群臣咸称万岁。

壬辰。七年，苻下书令留台诸镇各置学官，勿有所废，考试优劣，随才擢叙。苻登骠骑将军没奕于率户六千降，拜使持节、车骑将军、高平公。三月，苻寝疾，遣镇东姚硕德镇李润，尹纬守长安，召其太子兴诣行在所，一作诣行营。征南姚方成言于兴曰：“今寇贼未灭，上复寝疾，王统、苻胤等皆有部曲，终为人害，宜尽除之。”兴于是诛苻胤、王统、王广、徐成、毛盛，乃赴召。兴至，苻怒曰：“王统兄弟是吾州里，无他远志，徐成等昔在秦朝，并为名将。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辄便诛害，令人丧气！”苻下书，兵吏从征伐，户在大营者，世世复其家，无所豫。

癸巳。八年，苻登与窦冲相持，苻议击之，尹纬言于苻曰：“太子纯厚之称，著于遐迩，将领英略，未为远近所知。宜遣太子亲行，可以渐广威武，防窥觐之原。”苻从之，戒兴曰：“贼徒知汝转近，必相驱入堡，聚而掩之，无不克矣。”比至胡空堡，冲围自解。登闻兴向胡空堡，引还，兴因袭平凉，大获而归，咸如苻策。使兴还镇长安。苻下书除妖谤之言及奸秽，有相劾举者，皆以

其罪罪之。晋平远将军、护氏校尉杨佛嵩率胡蜀三千馀户降于苻，晋将杨佺期、赵睦追之。遣姚崇赴救，大败晋师，斩赵睦。以佛嵩为镇东将军。十月，苻如长安，至于新支堡，疾笃，輿疾而进。梦苻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苻惧，走入宫，宫人迎苻刺鬼，误中苻阴，鬼相谓曰：“正中死处。”拔矛，出血石馀。寤而惊悸，遂患阴肿，医刺之，出血如梦。苻遂狂言，或称“臣苻，杀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愿不枉臣”。十二月至长安，召太尉姚旻、尚书左仆射尹纬、右仆射姚晃、尚书狄伯支等入，受遗辅政。苻曰：“吾气力转微，将不能复临天下，卿等善相吾子。”谓兴曰：“有毁此诸人者，慎勿受之。汝抚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黔首以恩，四者既备，吾无忧矣。”庚子，薨于永安宫，以太元十八年死，时年六十四，在位八年。伪谥武昭皇帝，庙号太祖，墓称原陵。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一

后秦录三

姚 兴

姚兴，字子略，苻之太一作少，《载记》作长。子也。苻坚时为太子舍人。苻之在马牧，兴自长安冒难奔苻，苻立为皇太子。苻出征讨，常留统后事。及镇长安，甚有威惠。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勛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人咸化之。苻薨，兴秘不发丧，以其叔父绪镇安定，硕德镇阴密，弟崇守长安。硕德将佐言于硕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强，今丧代之际，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观望事势。”硕德曰：“太子志度宽明，必无疑阻。今苻登未灭而自寻干戈，所谓追二袁之踪，授首与人。吾死而已，终不若斯。”及至，兴优礼而遣之。

甲午。皇初元年，晋太元十九年。兴自称大将军，以尹纬为长史，狄伯支为司马，率众伐苻登。咸阳太守刘忌奴据避世堡以叛，兴袭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废桥，始平太守姚详据马嵬堡以拒登。登众甚盛，兴虑详不能遏，乃自将精骑以迫登，遣尹纬领步卒赴详。纬用详计，据废桥以抗登。登因急攻纬，纬将出战，兴驰遣狄伯支谓纬曰：“兵法不战而制人者，盖为此也。苻登穷寇，特宜持重，不可轻战。”纬曰：“先帝登遐，人情扰惧，今不因思奋之力，泉殄逆竖，大事去矣。纬敢以死争。”遂与登战，

大破之，登众渴死十二三，其夜大溃，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三十二。登奔雍。兴乃发丧行服，以太元十九年，僭即皇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内，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广守雍，子崇屯胡空堡，闻登败，各弃守走。登无所投据，遂奔平凉，率其众入马毛山。七月，兴自安定如泾阳，与苻登战于山南，斩登。散其部众，归复农业。徙阴密三万户于长安，分大营户为四，置四军以领之。安南强熙、镇远杨多叛，推窦冲为盟主，所在扰乱。兴率诸将讨之，军次武功，多兄子良国杀多而降。冲弟彰武与冲离贰，冲奔强熙。熙闻兴将至，率户二千奔秦州。窦冲走汧川，汧川氏仇高执送之。冲从弟统率其众降于兴。

乙未。二年，以叔父征虏绪为晋王，征西将军硕德为陇西王，弟崇为齐公，显为常山公，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纬、齐难、杨佛嵩等并为公侯，其余封爵各有差。鲜卑薛勃于贰城为魏军所伐，遣使请救，使姚崇赴救。魏师既还，薛勃复叛，崇伐而执之，大收其士马而还。兴追尊其庶母孙氏为皇太后，配飨太庙。

丙申。三年，杨盛保仇池，遣使请命，拜使持节、镇南将军、仇池公，鲜卑越质诘归率户二万叛乞伏乾归，降于兴，兴处之于成纪，拜使持节、镇西将军、平襄公。姚硕德讨平凉胡金豹于洛城，克之。初，上邽姜乳据本县以叛，自称秦州刺史。硕德进讨之，乳率众降。以硕德为秦州牧，领护东羌校尉，镇上邽。征乳为尚书。强熙及略阳豪族权干城率众三万围上邽，硕德击破之。熙南奔仇池，遂假道归晋。硕德西讨干城，干城降。兴令郡国各岁贡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为慕容垂所灭，河东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兴遣姚绪讨之。恭等依河拒守，绪不得济。镇东薛强先据杨氏壁，引绪从龙门济河，遂入蒲坂。恭势屈，请

降。徙新平、安定新户六千于蒲坂。以绪为并冀二州牧，镇蒲坂。

丁酉。四年，兴母蛇氏死，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议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兴尚书郎李嵩上疏曰：“三王异制，五帝殊礼。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尹纬驳曰：“帝王丧制，汉魏为准。嵩矫常越礼，愆于轨度，请付有司，以专擅论。既葬即吉，乞依前议。”兴曰：“嵩忠臣孝子，有何咎乎？尹仆射弃先王之典，而欲遵汉魏之权制，岂所望于朝贤哉！其一依嵩议。”

鲜卑薛勃叛奔岭北，上郡、貳川杂胡皆应之，遂围安远将军姚弋于金城。遣姚崇、尹纬讨之。勃自三交趣金城，崇列营掩之，而租运不继，三军大饥。纬言于崇曰：“辅国弥姐高地、建节杜成等皆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运稽留，令三军乏绝，宜明置刑书，以惩不肃。”遂斩之。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馀万。兴率步骑二万亲讨之，勃惧，弃其众奔于高平公没奕于，于执而送之。兹氏男姚买得，欲因兴葬母蛇氏杀兴，会有告之者，兴未之信，遣李嵩诈往。买得具以告嵩，嵩还以闻，兴乃赐买得死，诛其党与。兴下书禁百姓造锦绣及淫祀。兴率众寇湖城，晋弘农太守陶仲山、华山太守董遇皆降于兴，遂如陕城，进寇上洛，陷之。二月，当作十二月。抑或系五年事，俟考。遣齐公崇伐洛阳，晋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陷柏谷，徙流人西河严彦、河东裴岐、韩袭等二万馀户而还。兴下书，令士卒战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亲为之立后。武都民屠飞、啖铁等杀陇东太守姚回，略三千馀家，据方山以叛。兴遣姚绍等讨之，

斩飞、铁。遣狄伯支迎流人曹会、牛寿万余户于汉中。

兴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京兆杜瑾、冯翊吉默、始平周宝等上陈时事，皆擢处美官。天水姜龕、东平淳于岐、冯翊郭高等皆耆儒硕德，经明行修，各门徒数百，教授长安，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兴每于听政之暇，引龕等于东堂，讲论道艺，错综名理。凉州胡辩者，河西大儒也，前秦建元末，东徙洛阳，随讲受弟子千有余人，关中后进多赴之请业。兴敕关尉曰：“诸生谘访道艺，修己厉身，往来出入，勿拘常限。”于是学者咸劝，儒风盛焉。此节亦见《御览》百六十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诜、中书侍郎王尚、尚书郎马岱等，以文章雅正，参管机密。诜风韵秀举，确然不群，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时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诜闻而泣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逃匿，终身不敢见诜。

戊戌。五年。

己亥。弘奴元年，兴遣将镇东杨佛嵩攻洛阳。班命郡国，百姓因荒自卖为奴婢者，悉免为良人。兴以日月薄蚀，灾眚屡见，降号称王，下书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级。于是其太尉姚旻等五十三人上疏谏曰：“伏惟陛下勋格皇天，功济四海，威灵震于殊域，声教暨于遐方，虽成汤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业，未足比喻。方当廓清江吴，告成中岳，岂宜过垂冲损，违皇天之眷命乎！”兴曰：“殷汤、夏禹德冠百王，然犹顺守谦冲，未居崇极，况朕寡昧，安可以处之哉！”九月，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庙，大赦，改元弘始。赐孤独鰥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以黠货诛，于是郡国肃然矣。冬十月克洛阳，自淮汉已北诸城，多请降送任。以东平公绍为都督山东诸

军事、豫州牧，镇洛阳。兴下书听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隐。姚绪、姚硕德以兴降号，固让王爵，兴弗许。京兆韦华、谯郡夏侯轨、始平庞眺等率襄阳流人一万叛晋，奔于兴。兴引见东堂，谓华曰：“晋自南迁，承平已久，今政化风俗何如？”华曰：“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刑网峻急，风俗奢宕。自桓温、谢安已后，未见宽猛之中。”兴大悦，拜华中书令。

兴如河东。时姚绪镇河东，兴待以家人之礼。下书封其先朝旧臣姚骠、赵恶地、王平、马万载、黄世等子为五等子男。命百僚举殊才异行之士，刑政有不便于时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边熙上陈年令烦苛，宜遵简约。兴览而善之，乃依孙吴誓众之法以损益之。兴立律学于长安，召郡县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还之郡县，论决刑狱。若州郡县所不能决者，谏之廷尉。兴常临谘议堂听决疑狱，于时号无冤滞。姚绪、姚硕德固让王爵，许之。绪、硕德威权日盛，兴恐奸佞小人阻惑之，乃简清正君子为之辅佐。兴以司隶校尉郭抚、扶风太守强超、长安令鱼佩、槐里令彭明、仓部郎王年等清勤贞白，下书褒美，增抚邑一百户，赐超爵关内侯，佩等进位一级。永宁伯郭抚，字仲安，金城人也。初为吏部尚书，与郎姚范清心虚求，搜扬俊乂，内外称之，以拟魏之崔毛。永宁下依《御览》二百四十引补。

庚子。二年，使硕德率陇右诸军伐乞伏乾归，兴潜军赴之，乾归败走，降其部众三万六千，收铠马六万匹。军无私掠，百姓怀之。兴进如抱罕，班赐王公已下，遍于卒伍。兴之西也，没奕于密欲乘虚袭安定，长史皇甫序切谏乃止。于自恨失言，阴欲杀序。乞伏乾归以穷蹙来降，拜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复

以其部众配之。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临戎遭丧，听假百日。若身为边将，家有大变，交代未至，敢辄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晋将军刘嵩等二百三十七人归于建邺。

魏人袭没奕于，于弃其部众，率数千骑与赫连勃勃奔于秦州。兴见勃勃，奇之，宠逾勋旧，邕因谏，详见《勃勃传》。济南公姚邕，字子和，兴之弟也。尤善音乐，皆能度其盈虚，增其曲调，世咸传之，号济南新调。《御览》五百六十四明引《姚兴传》。魏师进次瓦亭，长安大震，诸城闭门固守。后魏平阳太守貳尘八字亦见广韵。入侵河东。兴于是练兵讲武，大阅于城西，干勇壮异者召入殿中，引见群臣于东堂，大议伐魏。群臣咸谏，以为不可，兴不从。司隶姚显进曰：“陛下天下之镇，不宜亲行，可使诸将分讨，授以庙胜之策。”兴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乱为务，吾焉得而辞之！”

辛丑。三年。

壬寅。四年，兴立其子泓为皇太子，大赦境内，赐男子为父后者爵一级。遣姚平、狄伯支等率步骑四万伐魏。五月，遣大将军陇西王硕德、姚穆率步骑六万伐吕隆于凉州。平等军次河东，兴遣其光远党娥、立节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岭北突骑自和宁赴援，越骑校尉唐方、积弩姚良国率关中劲卒为平后继，姚绪统河东见兵为前军节度，姚绍率洛东之兵，姚详率朔方见骑，并集平望，以会于兴。使没奕于权镇上邽，中军、广陵公（钦）〔敛〕权镇洛阳，姚显及尚书令姚晃辅其太子泓，入直西宫。先是，吐蕃僭檀据西平，沮渠蒙逊据张掖，李嵩据敦煌，各制方域，共相侵伐。硕德从金城济河，直趣广武，迳苍松，至隆

姑臧城下。隆遣弟辅国超、龙骧邈等率众拒硕德。硕德大破之，生擒邈，俘斩一万。隆将召他等率众二万五千，以东苑来降。俸檀、蒙逊、李暹等各修表奉献，兴率戎卒四万七千自长安赴姚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据柴壁。魏军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兴至蒲坂，憚而不进。时硕德攻吕隆，抚纳夷夏，分置守宰，节粮积粟，为持久之计。隆惧，九月，奉表请降。兴答报嘉美，以隆为镇西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硕德军令齐整，秋毫无犯，祭先贤，礼儒哲，西土悦之。姚平粮绝矢尽，将麾下三十骑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卒将四万馀人，皆为魏所擒。兴下书，军士战没者，皆厚加褒赠。魏军乘胜进攻蒲坂，姚绪固守不战，魏乃引还。兴徙河西豪右万馀户于长安。

晋辅国将军袁虔之、宁朔将军刘寿、冠军将军高长庆、龙骧将军郭恭等贰于桓玄，惧而奔兴。兴临东堂引见，谓虔之等曰：“桓玄虽名晋臣，其实晋贼，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辨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资，雄据荆楚，属晋朝失政，遂偷窃宰衡。安忍无亲，多忌好杀，位不才授，爵以爱加，无公平之度，不如其父远矣。今既握朝权，必行篡夺，既非命世之才，正可为他人驱除耳。此天以机便授之陛下，愿速加经略，廓清吴楚。”兴大悦，以虔之为大司农，馀皆有拜授。虔之固让，请疆场自效，改授假节、宁南将军、广州刺史。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二

后秦录四

姚 兴

癸卯。弘始五年，兴立其昭仪张氏为皇后，封子懿、上庸。弼、广平。洸、陈留。宣、长乐。谌、博陵。悝、南阳。璞、平原。质、苑阳。逵、清河。裕、陇西。国儿、章武。皆为公。遣其兼大鸿胪梁斐，以新平张构为副，拜秃发傉檀车骑将军、广武公，沮渠蒙逊镇西将军、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将军、高昌侯。兴遣镇远赵曜率众二万西屯金城，建节王松怱率骑助吕隆等守姑臧。松怱至魏安，为傉檀弟文真所围，众溃，执松怱，送于傉檀。傉檀大怒，送松怱还长安，归罪文真，深自陈谢。

兴下书，录马嵬战时将吏，尽擢叙之，其堡户给复二十年。兴性俭约，车马无金玉之饰，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兴性好游田，颇损农要。京兆杜延以左仆射齐难无匡辅之益，著《丰草诗》以箴之，难具以闻，冯翊相云一作灵，《广韵》亦引作云。作《德猎赋》以讽焉。兴皆览而善之，赐以金帛，然终不能改也。此节亦见《御览》八百三十一。晋顺阳太守彭泉以郡降兴，兴遣杨佛嵩率骑五千，与其荆州刺史赵曜迎之，遂寇陷南乡，擒建威将军刘嵩，略地至于梁国而归。又遣其兼散骑常侍席确诣凉州，征吕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吕隆惧秃发傉檀之逼，表请内徙。兴遣齐难

及镇西姚诘、镇远乞伏乾归、镇远赵曜等步骑四万，迎隆于河西。难至姑臧，以其司马王尚行凉州刺史，配兵三千镇姑臧，以将军阎松为仓松太守，郭将为番禾太守，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属于长安。沮渠蒙逊遣弟挐贡其方物。王尚绥抚遗黎，导以信义，百姓怀其惠化，翕然归之。

甲辰。六年，北部鲜卑并遣使贡款。桓玄遣使来聘，请辛恭靖、何澹之。兴留恭靖而遣澹之，谓曰：“桓玄不推计历运，将图篡逆，天未亡晋，必将有义举，以吾观之，终当倾覆。卿今驰往，必逢其败，相见之期，迟不云远。”初，恭靖至长安，引见兴而不拜，兴曰：“朕将任卿以东南之事。”靖曰：“我宁为国家鬼，不为羌贼臣。”兴怒，幽之别室。至是，恭靖亦逾墙遁归。兴遣其将姚硕德、姚斂成、姚寿都等率众三万，伐杨盛于仇池。寿都等入自宕昌，斂成从下辩而进。盛遣其弟寿拒斂成，从子斌拒寿都。寿都逆击擒之，尽俘其众。杨寿等惧，率众请降。硕德还师。晋汝南太守赵策委守奔于兴。十一月，鸠摩罗什至长安。

乙巳。七年正月，兴如逍遥园，引诸沙门于澄玄堂听鸠摩罗什演说佛经。罗什通辩夏言，寻览旧经，多有乖谬，不与胡本相应。兴与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叡、道恒、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罗什持胡本，兴执旧经，以相考校，其新文异旧者皆会于理义。续出诸经并诸论三百馀卷。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起浮图于永贵里，立波若台于中宫，沙门坐禅者恒有千数。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

使姚硕德及冠军徐洛生等伐仇池，又遣建武赵琨自宕昌而进，遣其将斂俱寇汉中。时刘裕诛桓玄，迎复安帝，玄卫将

军、新安王桓谦，临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卫将军桓谧，中书令桓胤，将军何澹之等奔于兴。刘裕遣大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晋求南乡诸郡，兴许之。群臣咸谏以为不可，兴曰：“天下之善一也，刘裕拔萃起微，匡辅晋室，吾（阿）〔何〕惜数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姚硕德等频败杨盛，盛惧，请降，遣子难当及僚佐子弟数十人为质，硕德等引还。署盛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益宁州诸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益州牧、武都侯。敛俱陷城固，徙汉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馀家于关中。

丙午。八年，班告境内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绪及硕德之名，以彰殊礼。兴谦恭孝友，每见绪及硕德，如家人之礼，整服倾悚，言则称字，车马服玩，必先二叔，然后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谘之而后行。太史令郭磨言于兴曰：“戊亥之岁，当有孤寇起于西北，宜慎其锋。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乱麻，戎马悠悠会陇头，鲜卑、乌丸居不安，国朝疲于奔命矣。”时所在有泉水涌出，传云饮则愈病，后多无验。屡有妖人称神女，戮之乃止。兴大阅，自杜邮至于羊牧。兴以姚硕德来朝，大赦其境内。及硕德归于秦州，兴送之，及雍乃还。

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二百余人，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尚，兴弗许。引威见之，威流涕谓兴曰：“臣州奉国五年，王威不接，衔胆栖冰、孤城独守者，仰恃陛下威灵，俯杖良牧惠化。忽违天人之心，以华土资狄。若傉檀才望应代，臣岂敢言。窃闻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

头，如所传实者，是为弃人贵畜。苟以马供军国，直烦尚书一符，三千馀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狻猊！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力，开建河西，隔绝诸戎，以断匈奴右臂，所以终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布政玉门，化流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狻猊，忠诚华族弃之荒裔！岂惟臣州士民坠于涂炭，恐方为圣朝旰食之忧。”兴悔之，遣西平车普驰止王尚，复遣使谕僊檀。会僊檀已至姑臧，普先以状告之。僊檀逼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既至长安，坐匿吕氏宫人，擅杀逃人薄禾等，禁止南台。凉州别驾宗敞、治中张穆、主簿边宪、胡威等上疏理尚曰：

臣州荒裔，邻带寇仇，居泰无垂拱之安，运否罹倾覆之难。自张氏颓基，德风绝而莫扇；吕数将终，泉鹯以之翻翔。群生婴罔极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祸。幸皇鉴降眷，纯风远被。刺史王尚受任垂灭之州，策成难全之地，一作际。轻身率下，恭俭节用，劳逸丰约，与众同之，劝课农桑，时无废业。然后振王威以扫不庭，回天戈以荡氛秽。则群逆冰摧，不俟朱阳之耀；若秋霜陨箨，岂待劲风之威。何定远之足高，营平之独美！经始甫尔，会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终于必成，易失之机践之而莫展。当其时而明其事者，谁不慨然！

既远役遐方，劬劳于外，虽效未酬恩，而在公无阙。自至京师，二旬于今，出车之命莫逮，萋菲之责惟深。以取吕氏宫人裴氏及杀逃人薄禾等为南台所禁，天鉴玄镜，暂免囹圄，讥绳之文，未离简墨。裴氏年垂知命，首发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尚室，年迈姿陋，何用送为！边藩要捍，众力是寄，禾等私逃，罪应宪墨，以杀止杀，安边之义也。假若以不送裴氏为罪者，正（关）[阙]奚官之一女子耳。论勋则功重，言瑕则过微。而执宪吹毛

求疵，忘劳记过，斯先哲所以悲愤于当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泣血。

且尚之奉国，历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优劣简在圣心，就有微过，功足相补，宜弘罔极之施，以彰覆载之恩。臣等生自西州，无翰飞之翼；久沉伪政，绝进趣之途。及皇化既沾，投竿之心冥发，遂策名委质，位忝吏端。主辱臣忧，故重茧披款，惟陛下亮之。”

兴览之大悦，谓其黄门侍郎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与臣州里，西方之英俊。”兴曰：“有表理王尚，文义甚佳，当王尚研思耳。”文祖曰，“尚在南台，禁止不与宾客交通，敞寓于杨桓，非尚明矣。”兴曰：“若尔，桓为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评敞甚重，优于杨桓。敞昔与吕超周旋，陛下试可问之。”兴因谓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谁辈？”超曰：“敞在西土，时论甚美，方敞魏之陈、徐，晋之潘、陆。”即以表示超曰：“凉州小地，宁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馀文比之，未足为多。琅琳出于昆岭，明珠生于海滨，若必以地求人，则文命大夏之弃夫，姬昌东夷之摈士。但当问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区宇格物。”兴悦，赦尚之罪，以为尚书。时乞伏归来朝，其镇州地震生毛。此依《御览》八百八十引补。

丁未。九年，晋义熙二今作三年，平北将军、梁州督护苻宣入汉中，兴梁州别驾吕营、汉中徐逸、席难起兵应宣，求救于杨盛。盛遣军临涇口，南梁州刺史王敏退守武兴。杨盛复通于晋。兴以太子泓录尚书事。燕王慕容超遣使称蕃，超司徒、北地王钟，右仆射、济阳王嶷，高都公始，皆来奔。华山郡地涌沸，广袤百馀步，烧生物皆熟，历五月乃止。

戊申。十年，赫连勃勃杀高平公没奕于，收其众以叛。先是，魏主拓拔珪送马千匹，求婚于兴，兴许之。以魏别立后，遂绝婚，故有柴壁之战。至是，复与魏通知，贡马千匹，魏放狄伯支、姚伯禽、唐小方、姚良国、康宦还长安，皆复其爵位。时秃发傉檀、沮渠蒙逊迭相攻击，傉檀遂东招河州刺史西羌彭奚念，奚念阻河以叛。蜀譙纵遣使称藩，此句别本作十一年事。请桓谦，欲令顺流东伐刘裕。兴以问谦，谦请行，遂许之。

使中军姚弼、后军敛成、镇远乞伏乾归等率步骑三万伐傉檀，左仆射齐难等率骑二万讨勃勃。吏部尚书尹昭谏曰：“傉檀恃远，轻敢违逆，宜诏蒙逊及李玄盛，使自相攻击。待其弊也，然后取之，此卞庄之举也。”兴不从。勃勃退保河曲。弼济自金城，弼部将姜纪言于弼曰：“今王师声讨勃勃，傉檀犹豫，未为严防，请给轻骑五千，掩其城门，则山泽之人皆为吾有，孤城孤立，坐可克也。”弼不从，进拔昌松，长驱至姑臧。傉檀婴城固守，出其兵击弼，弼败，退据西苑。兴又遣卫大将军姚显率骑二万，为诸军节度。至高平，闻弼败绩，兼道赴之，抚慰河外，率众而还。傉檀遣使人徐宿诣兴谢罪。齐难为勃勃所擒。

己酉。十一年，兴遣平北姚冲、征虏狄伯支、辅国敛曼嵬、镇东杨佛嵩率骑四万讨勃勃。冲次于岭北，欲回师袭长安，伯支不从，乃止，惧其谋泄，遂鸩杀伯支。时王师伐譙纵，大败之，纵遣使乞师于兴。兴遣平西姚赏、南凉州刺史王敏率众二万救之，王师引还。纵遣使拜师称藩，仍贡其方物。兴遣其兼司徒韦华持节，策拜纵为大都督、相国、蜀王，加九锡，备物典策一如魏晋故事，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仪。兴自平京如朝那，闻冲谋逆，以其弟中最少，雄武绝人，犹欲隐忍容之。敛成泣谓兴

曰：“冲凶险不仁，每侍左右，臣寝不安席，愿早为之所。”兴曰：“冲何能为也！但轻害名将，吾欲明其罪于四海。”乃下书赐冲死，葬以庶人之礼。

晋河间王子国璠、章武王子叔道来奔，兴谓之曰：“刘裕匡复晋室，卿等何故来也？”国璠等曰：“裕与不逞之徒削弱王室，宗门能自修立者莫不害之。是避之来，实非诚款，所以避死耳。”兴嘉之，以国璠为建义将军、扬州刺史，叔道为平南将军、兖州刺史，赐以甲第。

兴如贰城，将讨赫连勃勃，遣安远姚详及敛曼嵬、镇军彭白狼分督租运。诸军未集而勃勃骑大至，兴欲留步军，轻如嵬营。众咸惶惧，群臣固以为不可，兴弗纳。尚书郎韦宗希旨劝兴行，兰台侍御史姜楞越次而进曰：“韦宗倾险不忠，沮败国计，宜先腰斩以谢天下。脱车驾动軫，六军骇惧，人无守志，取危之道也。宜遣单使以征详等。”兴默默。右仆射韦华等谏曰：“若车骑轻动，必不战自溃，嵬营亦未必可至，惟陛下图之。”兴乃遣左将军姚文宗率禁兵拒战，中垒齐莫统氐兵以继之。文宗与莫皆勇果兼人，以死力战，勃勃乃退。留禁兵五千配姚详守贰城，兴还长安。

谯纵遣其侍中谯良、太常杨轨朝于兴，请大举以寇江东。遣其荆州刺史桓谦、梁州刺史谯道福率众二万东寇江陵。兴乃遣前将军苟林率骑会之。谦屯支江，林屯江津。谦，江左贵族，部曲偏于荆楚，晋之将士皆有叛心。荆州刺史刘道规大惧，婴城固守。雍州刺史鲁宗之率襄阳之众救之，道规乃留宗之守江陵，率军逆战。谦等舟师大盛，兼列步骑以待之。大战支江，谦败绩，乘轻舸奔就苟林，晋人获而斩之。苟林惧而引归。兴以

国用不足，增关津之税，盐竹山木皆在赋焉。群臣咸谏，以为天殖品物以养群生，王者子育万邦，不宜节约以夺其利。兴曰：“能逾关梁通利于山水者，皆富豪之家。吾损有馀以裨不足，有何不可！”乃遂行之。兴从朝门游于文武苑，及昏而还，将自平朔而入。前驱既至，城门校尉王满聪被甲持杖，闭门拒之，曰：“今已昏暗，奸良不辨，有死而已，门不可开。”兴乃回从朝门而入，旦而召满聪谓之曰：“卿社稷之臣也，朕有嘉焉。”于是进位二等。此节亦见《御览》一百八十二。

庚戌。十二年，乞伏乾归以众叛，攻陷金城，执太守任兰。兰厉色责乾归以背恩违义，乾归怒而囚之，兰遂不食而死。赫连勃勃遣其将胡金纂将万余骑攻平凉。兴如贰城，因救平凉，纂众大溃，生擒纂。勃勃遣（元）〔兄〕子提攻陷定阳，执北中郎将姚广都。兴将曹炽、曹云、王肆佛等各将数千户避勃勃内徙，兴处佛于湟山泽，炽、云于陈仓。勃勃袭陇右，攻白涯堡，破之，遂趣清水。洛阳太守姚寿都委守奔秦州，勃勃又收其众而归。兴自安定追之，至寿渠川，不及而还。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三

后秦录五

姚 兴

辛亥。弘始十三年。初，天水人姜纪，吕氏之叛臣，阿谄奸诈，好间人亲戚。兴子弼有宠于兴，纪遂倾心附之。弼时为雍州刺史，镇安定，与密谋还朝，令倾心事常山公显，树党左右。至是，兴以弼为尚书令、侍中、大将军。既居将相，虚襟引纳，收结朝士，势倾东宫，遂有夺嫡之谋矣。兴以勃勃、乾归作乱西北，僭檀、蒙逊擅兵河右，畴咨将帅之臣，欲镇抚二方。陇东太守郭播言于兴曰：“岭北二州镇户皆数万，若得文武之才以绥抚之，足以靖塞奸略。”兴曰：“吾每思得廉颇、李牧镇抚四方，使便宜行事。然任非其人，恒致负败。卿试举之。”播曰：“清洁善抚边，则平陆子王元始；雄武多奇略，则建威王煊；赏罚必行，临敌不顾，则奋武彭蚝。”兴曰：“蚝令行禁止则有之，非绥边之才也。始、煊年少，吾未知其为人。”播曰：“广平公弼，才兼文武，宜镇督一方，愿陛下远鉴前车，近悟后辙。”兴不从，以其太常索稜为太尉，领陇西内史，绥诱乾归。政绩既美，乾归感而归之。太史令任猗言于兴曰：“白气出于北方，东西竟天五百里，当有破军流血。”乞伏乾归遣使送所掠守宰，谢罪请降。兴以勃勃之难，权宜许之，假乾归及其子炽盘官爵。姚详时镇杏城，为赫连

勃勃所逼，粮尽委守，南奔大苏。勃勃要之，兵散，为勃勃所执。时遣卫大将军显迎详，详败，遂屯杏城，因令显都督安定岭北二镇事。

颍川太守姚平都自许昌来朝，言于兴曰：“刘裕敢怀奸计，屯聚芍陂，有扰边之志，宜遣烧之，以散其众谋。”兴曰：“裕之轻弱，安敢窥吾疆场！敬有奸心，其在子孙乎。”召其尚书杨佛嵩谓之曰：“吴儿不自知，乃有非分之意。待至孟冬，当遣卿率精骑三万焚其积聚。”嵩曰：“陛下若任臣以此役者，当从肥口济淮，直趣寿春，举大众以屯城，纵轻骑以掠野，使淮南萧条，兵粟俱了，令吴儿俯仰回惶，神爽飞越。”兴大悦。时西湖梁国儿于平凉作寿冢，每将妻妾入冢饮宴，酒酣，升灵床而歌。时人或讥之，国儿不以为意。前后征伐，屡有大功，兴以为镇北将军，封平舆男，年八十馀乃死。时客星入东井。

壬子。十四年，所在地震，前后一百五十六。兴公卿有司抗表请罪，兴曰：“灾谴之来，咎在元首；近代或归罪三公，非也。二字一作甚无谓也。朕当考躬省己，思宋景之义，公等何愆，宜悉冠履复位。”以上亦见《御览》八百八十。仇池公杨盛叛，扰祈山。遣建威赵琨率骑五千为前锋，立节杨伯寿统步卒继之，前将军姚恢、左将军姚文宗入自鹫峡，镇西、秦州刺史姚嵩入羊头峡，右卫胡翼度从阴密出自汧城讨盛。兴将轻骑五千，自雍赴之，与诸将军会于陇口。天水太守王松忿言于嵩曰：“先皇神略无方，威武冠世，冠军徐洛生猛毅兼人，佐命英辅，再入仇池，无功而还。非杨盛智勇能全，直是地势然也。今以赵琨之众，使君之威，准之先朝，实未见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闻？”嵩不从。盛率众与琨相持，伯寿畏懦弗进，琨众寡不敌，为盛所败，兴斩伯

寿而还。嵩乃具陈松忿之言，兴善之。乾归为其下人所杀，子炽磐新立，群下咸劝兴取之。兴曰：“乾归先已返善，吾方当怀抚，因丧伐之，非朕本志也。”以杨佛嵩都督岭北讨虏诸军事、安远将军、雍州刺史，率岭北见兵以讨赫连勃勃。嵩发数日，兴谓群臣曰：“佛嵩骁勇果锐，每临敌对寇，不可制抑，吾常节之，配兵不过五千。今众旅既多，遇贼必败。今去已远，追之不及，吾深忧之。”其下咸以为不然。佛嵩果为勃勃所执，绝亢而死。

癸丑。十五年，兴立昭仪齐氏为皇后。又下书以其故丞相姚绪、太宰姚硕德、太傅姚旻、大司马姚崇、司徒尹纬等二十四人配飨于茆庙。兴以大臣屡丧，令所司更详临赴之制。所司白兴，依故事东堂发哀。兴不从，每大臣死，皆亲临之。夏四月，太尉索稜以陇西降西秦炽磐。索稜，字孟则，敦煌人，好学博闻，姚苌甚重之，委以机密，文章诏檄，皆稜之文也。后为平原太守，以德化民，民畏而爱之，歌曰：“懿矣明守，素绩允厘。剖符作宰，实获我心。”依《御览》二百六十一引补。兴以姚显为太尉，寻卒。太尉文成公姚显，字子章，兴之弟也。清秀明发，文武兼才为令录十馀年，无秕政，机务之暇，宾客如云，谦虚传受，待士以布衣之礼，或昏夜静处，与贤士谈论政事。依《御览》四百七十五引补。甲寅。十六年，姚文宗有宠于姚泓，姚弼深疾之，诬文宗有怨言，以待御史廉桃生为证。兴怒，赐文宗死。是后群臣累足，莫敢言弼之短。时貳县羌叛兴，兴遣后将军敛成、镇军彭白狼、北中郎将姚洛都讨之。敛成为羌所败，甚惧，诣赵兴太守姚穆归罪。穆欲送杀之，成怒，奔赫连勃勃。兴遣姚绍与姚弼率禁卫诸军镇抚岭北。辽东侯弥姐亭地率其部人南居阴密，劫掠百姓。弼收亭地送之，杀其众七百余人，徙二千馀户于郑城。弼宠爱日

隆，所欲施行，无不信纳。乃以嬖人尹冲为给事黄门侍郎、唐盛为治书侍御史，左右机要，皆其党人，渐欲广树爪牙，弥缝其阙。右仆射梁喜、侍中任谦、京兆尹尹昭承间言于兴曰：“父子之际，人罕得而言。然君臣亦犹父子，臣等理不容默。并后匹嫡，未始不倾国乱家。广平公弼奸凶无状，潜有陵夺之心，陛下宠之不道，假其威权，倾险无赖之徒，莫不鳞凑其侧。市巷讽议，皆言陛下欲有废立之志。诚如此者，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兴曰：“安有此乎！”昭等曰：“若无废立之事，陛下爱弼，适所以祸之，愿去其左右，减其威权。非但弼有泰山之安，宗庙社稷亦有磐石之固矣。”兴默然。

五月，兴寝疾于内，妖贼李弘反手貳原，貳原氏仇常起兵应弘。兴舆疾讨之，斩常，执弘而还，徙常部人五百余户于许昌。兴疾笃，其太子泓以兵屯东华门，侍疾于谏议堂。尚书令广平公弼潜谋为乱，招集数千人，被甲持兵，伏于其第。抚军姚绍及侍中任谦、右仆射梁喜、冠军姚赞、京兆尹尹昭、辅国敛曼嵬并典禁兵，宿卫于内。姚裕遣使告姚懿于蒲坂，并密信储藩，论弼逆状。懿流涕以告将士曰：“上今寝疾，臣子所宜冠履不整。而广平公弼拥兵私第，不以忠于储宫，正是孤徇义亡身之日。诸君皆忠烈之士，亦当同孤徇斯举也。”将士无不奋怒攘袂曰：“惟殿下所为，死生不敢贰。”于是尽赦囚徒，散布帛数万匹以赐其将士，建牙誓众，将赴长安。镇东、豫州牧姚洸起兵洛阳，平西姚谌起兵于雍，将以赴泓之难。兴疾损一作瘳。升前殿朝其群臣，百官咸会，征虜刘羌泣谓兴曰：“陛下寝疾数旬，奈何忽有斯事！”兴曰：“朕过庭无训，使诸子交恶不穆，含耻胡颜，愧于四海。卿等各陈所怀，以安社稷。”尹昭曰：“广平公弼

恃宠不虔，阻兵怀贰，自宜置之刑书，以明宪典。陛下若含忍未便加法者，且可削夺威权，使散居藩国，以纾窥觊之祸，全天性之恩。”兴谓梁喜曰：“卿以为何如？”喜曰：“臣之遇见，如昭所陈。”兴以弼文武兼才，未忍致法，免其尚书令，以将军、公就第。懿等闻兴疾瘳，各罢兵还镇。懿、恢及弟湛等皆抗表罪弼，请致之刑法，兴弗许。

时魏遣使聘于兴，且请婚。会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兴谓之曰：“卿久处东藩，与魏邻接，应悉彼事形。今来求婚，吾已许之，终能分灾共患，远相接援以不？”成都曰：“魏自柴壁克捷已来，戎甲未曾损失，士马桓桓，师旅充盛。今修和亲，兼婚姻之好，岂但分灾共患而已，实亦永安之福也。”兴大悦，遣其吏部郎严康报聘，并致方物。时姚懿、姚洸、姚宣、姚湛来朝，使姚裕言于兴曰：“懿等今悉在外，欲有所陈。”兴曰：“汝等正欲道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论，陛下所宜垂听。若懿等言违大义，便当肆之刑辟，奈何拒之！”于是引见谏议堂。宣流涕曰：“先帝以大圣起基，陛下以神武定业，方隆七百之祚，为万世之美，安可使弼谋倾社稷。宜委之有司，肃明刑宪。臣等敢以死请。”兴曰：“吾自处之，非汝等所忧。”先以大司农襄温、司徒左长史王弼皆有密表，劝兴废立。兴虽不从，亦不以为责。抚军东曹属姜虬上疏曰：“广平公弼怀奸积年，谋祸有岁，倾陷群竖为之画足，衅成逆著，取嗤戎裔。文武之化，刑于寡妻；圣朝之乱，起自爱子。今虽欲含忍其瑕，掩蔽其罪，而逆党犹繁，扇惑不已，弼之乱心其可革邪！宜斥散凶徒，以绝祸始。”兴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之人莫不以吾儿为口实，将何以处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决。”兴默然。

太子詹事王周，亦虚襟引士，树党东宫。弼恶之，每规陷害周。周抗志确然，不为之屈。兴嘉其守正，以周为中书监。兴如三原，顾谓群臣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颖多奇士。吾应天明命，跨据中原，自流沙已东，淮汉以北，未尝不倾已招求，翼匡不逮。然明不照下，弗感悬鱼。至于智效一官，行著一善，吾历级而进之，不使有后门之叹。卿等宜明扬仄陋，助吾举之。”梁喜对曰：“奉旨求贤，弗曾休倦，未见儒亮大才王佐之器，可谓世之乏贤。”兴曰：“自古霸王之起也，莫不将则韩、吴，相兼萧、邓，终不采将于往贤，求相于后哲。卿自识拔不明，求之不至，奈何厚诬四海乎！”群臣咸悦。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四

后秦录六

姚 兴

乙卯。弘始十七年，晋荊州刺史司马休之据江陵，雍州刺史鲁宗之据襄阳，与刘裕相攻，遣使求援。兴遣姚成都、司马国璠率骑八千赴之。弼恨姚宣之毁己，遂譖宣于兴。会宣司马权丕至长安，兴责丕以无匡辅之益，将戮之。丕性倾巧，诬宣罪状。兴大怒，遂收宣于杏城，下狱，而使弼将三万人镇秦州。尹昭言于兴曰：“广平公与皇太子不平，握强兵于外，陛下一旦不讳，恐社稷必危。小不忍以致大乱者，陛下之谓也。”兴弗纳。赫连勃勃攻杏城，兴又遣弼救之，至冠泉而杏城陷。兴如北地，弼次于三树，遣弼及斂曼嵬向新平，兴还长安。姚成都至于南阳，司马休之等为刘裕所败，引归。休之、宗之等遂与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赐，宁朔将军、梁州刺史马敬，辅国将军、竟陵太守鲁轨，宁朔将军、南阳太守鲁范奔于兴。勃勃遣其将赫连建率众寇武县，数千骑入平凉。姚恢与建战于五井，平凉太守姚〔兴〕周都为建所获，遂入新平。姚弼讨之，战于龙尾堡，大破之，擒建，送于长安。初，勃勃攻彭双方于石堡，方力战拒守，积年不能克。至是闻建败，引归。

休之等至长安，兴谓之曰：“刘裕崇奉晋帝，岂便有阙乎？”

休之曰：“臣前下都，琅邪王德文泣谓臣曰：‘刘裕供御主上，克薄奇一作苛深。’以事势推之，社稷之忧方未可测。”兴将以休之为荆州刺史，任以东南之事。休之固辞，请与鲁宗之等扰动襄阳、淮、汉。乃以休之为镇南将军、扬州刺史，宗之等并有拜授。休之将行，侍御史唐盛言于兴曰：“符命所记，司马氏应复河洛。休之既得濯鳞南翔，恐非复池中之物，可以崇礼，不宜放之。”兴曰：“司马氏脱如所记，留之适足为患。”遂遣之。扬武、安乡侯康宦驱略白鹿原氏胡数百家奔上洛，太守宋林拒之。商洛人黄金等起义兵以犄宦，宦乃率众归罪。兴赦之，复其爵位。

时白虹贯日，有术人言于兴曰：“将有不祥之事，终当自消。”十二月，兴药动，一作疾重。广平公弼告病一作称疾不朝，集兵于第。兴闻之怒甚，收其党殿中侍御史唐盛、孙玄等杀之。泓言于兴曰：“臣诚不肖，不能训诤于弟，致弼构造是非，仰惭天日。陛下若以臣为社稷之忧，除臣而国宁，亦家之福也。若垂天性之恩，不忍加臣刑戮者，乞听臣守藩。”兴惨然改容，召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于谏议堂，密谋收弼。时姚绍屯兵雍城，驰遣告之，数日不决。弼党凶惧。兴虑其为变，乃收弼，囚之中曹，穷责党与，将杀之。泓流涕固请之，乃止。兴谓梁喜曰：“泓天心和平，性少猜忌，必能容养群贤，保全吾子。”于是皆赦弼党。灵台令张泉又言于兴曰：“荧惑入东井，旬纪而返，未馀月，复来守心。王者恶之，宜修仁虚己，以答天谴。”兴纳之。

丙辰。十八年。正旦，兴朝群臣于太极前殿，沙门贺僧恸泣不能自胜，众咸怪焉。贺僧者，莫知其所从来也，言事皆有效验，兴甚神礼之，尝与隐士数人预于宴会。兴如华阴，以泓监国，入居西宫。二月，原作十二月，十字疑衍。兴因疾甚还长安，泓欲出迎，

其官臣曰：“今主上疾笃，奸臣在侧，广平公每希觐非常，变故难测。今殿下若出，进则不得见主上，退则有弼等之祸，安所归乎。自宜深抑情礼，以宁宗社。”泓从之，乃拜迎于黄龙门樽下。弼党见兴升舆，咸怀危惧。尹冲等先谋欲因泓出迎害之，尚书姚沙弥曰：“若太子有备，不来迎侍，当奉乘舆直趣公第。宿卫者闻上在此，自当来奔，谁与太子守乎？吾等以广平公之故，陷身逆节。今以乘舆南幸，自当是仗义之理，匪但救广平之祸，足可以申雪前愆。”冲等不从，欲随兴入殿中作乱，复未知兴之存亡，疑而不发。兴命泓录尚书事，使姚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内外，遣斂曼嵬收广平公弼第中甲杖，内一作还之武库。

兴疾转笃，兴妹伪南安长公主问疾，不应。兴少子耕儿出告其兄悝曰：“上已崩矣，宜速决计。”于是悝与其属一作弼党。率甲士攻端门，殿中上将军斂曼高一作嵬勒兵拒战，右卫胡翼度率禁兵闭四门。悝等遣壮士登门，缘屋而入，及于马道。泓时侍疾于谏议堂，遣斂曼嵬率殿中兵登武库拒战，太子右卫率姚和都率东宫兵入屯马道南。悝等既不得入，一作进。遂烧端门。兴力疾临前殿，赐弼死。禁兵见兴，喜跃，贯甲赴贼，贼众骇扰。和都勒东宫兵自后击之，悝等奔溃，逃于骊山，悝党吕隆奔雍，尹冲等奔于京师。兴引绍及赞、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内寝，受遗辅政。丁未，薨于殿。义熙十二年，兴死，时年五十一，一或作三。在位二十二年。伪谥文桓皇帝，庙号高祖，墓曰偶陵。

尹 纬

尹纬，字景亮，天水人也。少有大志，不营产业。身長八尺，

腰带十围，魁梧有爽气。每览书传至宰相立勋之际，常辍书而叹。苻坚以尹赤之降姚襄，诸尹皆禁锢不仕。纬晚乃为吏部令史，风志豪迈，郎皆惮之。秦末年，妖星见于东井，纬和秦一作坚将灭，心喜甚，踊跃向天再拜，此五句亦见《御览》四百六十七。既而流涕长叹。友人略阳桓识怪而问之，纬曰：“天时如此，正是霸王龙飞之秋，吾徒杖策之日。然知己难遭，恐不得展吾才志，是以欣惧交怀。”及姚萇奔马牧，纬与尹详、庞演等扇动群豪，推萇为盟主，遂为佐命元功。萇既败苻坚，遣纬说坚，求禅代之事。坚问纬曰：“卿于朕何官？”纬曰：“尚书令史。”坚叹曰：“宰相之才也，王景略之俦。而朕不知卿，亡也不亦宜乎！”

纬性刚简清亮，慕张子布之为人，冯翊段铿性倾巧，萇爱其博识，引为侍中。纬固谏以为不可，萇不从。纬屡众中辱铿，铿心不平之。萇闻而谓纬曰：“卿性不好学，何为憎学者？”纬曰：“臣不憎学，憎铿学不正耳。”萇因曰：“卿好不自知，每比萧何，真何如也？”纬曰：“汉祖与萧何俱起布衣，是以相贵。陛下起贵中，是以贱臣。”萇曰：“卿实不及，胡为不知也？”纬曰：“陛下何如汉祖？”萇曰：“朕实不如汉祖，卿远萧何，故不如甚也！”纬曰：“汉祖所以胜陛下者，以能远段铿之徒故耳。”萇默然，乃出铿为北地太守。萇死，纬与姚兴灭苻登，成兴之业，皆纬之力也。历辅国将军、司隶校尉、尚书左右仆射、清河侯。

纬友人陇西牛寿率汉中流人归兴，谓纬曰：“足下平生自谓‘时明也，才足以立功立事；道消也，则追二疏、朱云，发其狂直，不能如胡广之徒沔隆随俗。’今遇其时矣，正是垂名竹素之日，可不勉欬！”纬曰：“吾之所庶几如是，但未能委宰衡于夷吾，识韩信于羁旅，以斯为愧耳。立功立事，窃谓未负昔言。”兴

闻而谓纬曰：“君之与寿言也，何其诞哉！立功立事，自谓何如古人？”纬曰：“臣实未愧古人。何则？遇时来之运，则辅翼太祖，建八百之基。及陛下龙飞之始，翦灭苻登，荡清秦、雍，生极端有，死飨庙庭，古之君子，正当尔耳。”兴大悦。及死，兴甚悼之，赠司徒，谥曰忠成侯。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五

后秦录七

姚 泓

姚泓，字元子，光之长——作太子也。孝友宽和而无经世之用，又多疾病，兴将以为嗣而疑焉。久之，乃立为太子。兴每征伐巡游，常留总后事。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尚书王尚、黄门郎段章、尚书郎富允文以儒术侍讲，胡义周、夏侯稚以文章游集。时尚书王敏、右丞郭播以刑政过宽，议欲峻制，泓曰：“人情挫辱，则壮厉之心生；政教烦苛，则苟免之行立。上之化下，如风靡草。君等参赞朝化，弘昭政轨，不务仁恕之道，惟欲严法酷刑，岂是安上驭下之理！”敏等遂止。泓尝受经于太学博士淳于岐。岐病在家，泓以“师者，人之表范，传先圣之训，加在三之义，不可以不重”，亲诣省疾，拜于床下。自是公侯见师傅皆拜焉。此节亦见《初学记》十七。

兴之如平凉也，留泓总后事，冯翊人刘厥众数千，据万年以叛。泓遣镇军彭白狼率东宫禁兵讨之，斩厥，赦其馀党。诸将咸劝泓曰：“殿下神算电发，荡平丑逆，宜露布表言，广其首级，以慰远近之情。”泓曰：“主上委吾后事，使式遏寇逆。吾绥御失和，以长奸寇，方当引咎责躬，归罪行间，安敢过自矜诞，以重罪责乎！”其右仆射韦华闻而谓河南太守慕容筑曰：“皇太

子实有恭惠之德，社稷之福也。”其弟弼有夺嫡之谋，泓恩抚如初，未尝见于色。姚绍每为弼羽翼，泓亦推心宗事，弗以为嫌。及僭位，任绍以兵权，绍亦感而归诚，卒守其忠烈。其明识宽裕，皆此类也。

丙辰。永和元年，兴既薨，秘不发丧。南阳公姚愔及大将军尹元等谋为乱，泓皆诛之。命其齐公姚恢杀安定太守吕超，恢久乃诛之。泓疑恢有阴谋，恢自是怀贰，阴聚兵甲焉。泓发丧，以义熙十二年僭即帝位，大赦殊死已下，改元为永和元年，庐于谏议堂。既葬，乃亲庶政，内外百僚增位一级，令文武各尽直言，政有不便于时、事有光益宗庙者，极言勿有所讳。初，兴徙李闰羌三千家于安定，寻徙新支。至是，羌酋党容率所部叛还，遣抚军姚赞讨之。容降，徙其豪右数百户于长安，馀遣还李闰。北地太守毛雍据赵氏坞以叛于泓，姚绍讨擒之。姚宣时镇李闰，未知雍败，遣部将姚佛生等来卫长安。众既发，宣参军韦宗奸谄好乱，说宣曰：“主上初立，威化未著，勃勃强盛，侵害必深，本朝之难未可弭也。殿下居维城之任，宜深虑之。邢望地形险固，总三方之要，若能据之，虚心抚御，非但克固维城，亦霸王之业也。”宣乃率户三万八千，弃李闰，南保邢望。宣既南移，诸羌据李闰以叛，绍进讨破之。宣诣绍归罪，绍怒杀之。初，宣在邢望，泓遣姚佛生喻宣，佛生遂赞成宣计，绍数其罪，又戮之。

泓下书，士卒死王事，赠以爵位，永复其家。将封宫臣十六人五等子男，姚赞谏曰：“东宫文武，自当有守忠之诚，未有赫然之效，何受封之多乎？”泓曰：“悬爵于朝，所以惩劝来效，标明盛德。元子遭家不造，与宫臣同此百忧，独享其福，得不愧于

心乎！”赞默然。姚绍进曰：“陛下不忘报德，封之是也。古者敬其事，命之以始，可须来春，然后议之。”乃止。并州、定阳、二城胡数万落叛泓，入于平阳，攻立义姚成都于匈奴堡，推匈奴曹弘为大单于，所在残掠。征东姚懿自蒲坂讨弘，战于平阳，大破之，执弘，送于长安，徙其豪右万五千落于雍州。仇池公杨盛攻陷祁山，执建节王总，遂逼秦川。一作州。泓遣后将军姚平救之，盛引退。姚嵩与平追盛及于竹岭，姚赞率陇西太守姚秦都、略阳太守王焕以禁兵赴之。赞至清水，嵩为盛所败，嵩及秦都、王焕皆战死。赞至秦州，退还仇池。先是，天水冀县石鼓鸣，声闻数百里，野雉皆叫。秦州地震者三十二，殷殷有声者八，山崩舍坏，咸以为不祥。及嵩将出，群僚固谏止之。嵩曰：“若有不祥，此天命也，安所逃乎？”不听，遂及于难。识者以为秦州，泓之故乡，将灭之征也。此节亦见《御览》八百八十。山崩舍坏，一引作秦州地陷裂，岩岭崩坠，人舍坏。

赫连勃勃攻陷阴密，执秦州刺史姚军都，坑将士五千余人。军都瞋目厉声数勃勃残忍之罪，不为之屈，勃勃怒而杀之。勃勃既克阴密，进兵侵雍，岭北杂户悉奔五将山。征北姚恢弃安定，率户五千奔新平，安定人胡俨、华韬等率众拒恢，恢单骑归长安。立节弥姐成、建武斐岐为俨所杀，镇西姚谌委镇东走。勃勃遂据雍，抄掠郿城。姚绍及征虏尹昭、镇军姚洽等率步骑五万讨勃勃，姚恢以精骑一万继之。军次横水，勃勃退保安定，胡俨闭门拒之，杀鲜卑数千人，据安定以降。绍进兵蹙勃勃，战于马鞍坂，勃勃兵败走，追至朝那，不及而还。杨盛遣兄子倦入寇长蛇。平阳氏苟渴聚众千馀，据五丈原以叛，遣镇远姚万、恢武姚难讨之，为渴所败。姚谌讨渴，擒之。泓使辅国敛曼嵬、前

将军姚光儿讨杨僊于陈仓，僊奔于散关。勃勃遣兄子隄南侵池阳，车骑姚裕、前将军彭白狼、建义蛇玄拒却之。

寻而晋太尉刘裕总大将一作军伐泓，次于彭城，遣冠军将军檀道济、龙骧将军王镇恶入自淮肥，攻漆丘、项城，将军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泓将王苟生以漆丘降镇恶，徐州刺史姚掌以项城降道济，晋师遂入颍口，所至多降服。惟新蔡太守董遵固守不降，道济攻破之，缚遵而致诸军门。遵厉色曰：“古之王者伐国，待士以礼。君奈何以不义行师，待国士以非礼乎！”道济怒，杀之。姚绍闻晋师之至也，驰还长安，言于泓曰：“晋师已过许昌，豫州、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足以横行天下。假使二寇交侵，无能为也。一作无深害也。如其不尔，晋侵豫州，勃勃寇安定者，将若之何！事机已至，宜在速决。”其左仆射梁喜曰：“齐公恢雄勇有威名，为岭北所惮，镇人已与勃勃深仇，理应守死无二，勃勃终不能弃安定远寇京畿。若无安定，虜马必及于郿、雍。今关中兵马足拒晋师，岂可未有忧危先自削损也。”泓从之。吏部郎懿横密言于泓曰：“齐公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于国家，自陛下龙飞绍统，未有殊赏以答其意。今外则致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人自以孤危逼寇，欲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拥精兵四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又不从。

晋师至成皋，征南姚洸时镇洛阳，驰使请救。泓遣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以赴之，武卫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为之声援。洸部将赵玄说洸曰：“今寇逼已深，百姓骇惧，众寡势殊，难以应敌。宜摄诸戍兵士，固守

金墉，以待京师之援，不可出战。如战不捷，大事去矣。金墉既固，师无损败，吴寇终不敢越金墉而西。困之于坚城之下，可以坐制其弊。”时洸司马姚禹潜通于道济，主簿阎恢、杨虔等皆禹之党，嫉立忠诚，咸共毁之，固劝洸出战。洸从之，乃遣玄率精兵千馀南守柏谷坞，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城，以拒王师。玄泣谓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止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为奸孽所误，后必悔之，但无及耳。”会阳城及成皋、荥阳、武牢诸城悉皆降于道济，道济等长驱而至。无讳至石关，奔还。玄与晋将毛德祖战于柏谷，以众寡而败，被创十馀，据地大呼。玄司马骞鉴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创已重，君宜速去。”鉴曰：“若将军不济，当与俱死，去将安之！”皆死于阵。姚禹逾城奔于王师。道济进至洛阳，洸惧，出降。时间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会洛阳已没，遂留屯不进。

泓母弟懿险薄，惑于信受，其司马孙畅奸巧倾佞，好乱乐祸，劝懿袭长安，诛姚绍，废泓而自立。懿纳之，乃引兵至陕津，散谷以赐河北夷夏，欲虚损国储，招引和戎诸羌，树己私惠。懿左常侍张敞、侍郎左雅固谏懿曰：“殿下于母弟之亲，居分陕之重，安危休戚，与国共之。汉有七国之难，实赖梁王。今吴寇内侵，四州倾没，西虜扰边，秦凉覆败，朝廷之危有同累卵，正是诸侯勤王之日。谷者，国之本也，而今散之。若朝廷问殿下者，将何辞以报？”懿怒，答而杀之。泓闻之，召姚绍等密谋于朝堂。绍曰：“懿性识鄙近，从物推移，造成此事，惟当孙畅耳。但驰使征畅，遣抚军赞据陕城，臣向潼关为诸军节度。若畅奉诏而至者，臣当遣懿率河东见兵共平吴寇。如其逆衅已成，违拒诏敕者，当明其罪于天下，声鼓以击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

计也。”于是遣姚赞及冠军司马国璠、建义蛇玄屯陕津，武卫姚驢屯潼关。

懿遂举兵僭号，传檄州郡，欲运匈奴堡谷以给镇人。宁东姚成都拒之，懿乃卑辞招诱，深自结托，送佩刀为誓，成都送以至泓。懿又遣骁骑王国率甲士数百攻成都，成都擒国，囚之，遣让懿曰：“明公以母弟之亲，受推毂之寄，今社稷之危若缀旒然，宜恭恪忧勤，匡辅王室。而更包藏奸宄，谋危宗庙，三祖之灵岂安公乎！此镇之粮，一方所寄，镇人何功？而欲给之！王国为蛇画足，国之罪人，已就囚执，听诏而戮之。成都方纠合义众，以惩明公之罪，复须大兵悉集，当与明公会于河上。”乃宣告诸城，勉以忠义，厉兵秣马，征发义租。河东之兵无诣懿者，懿深患之。临晋数千户叛应懿。姚绍济自蒲津，击临晋叛户，大破之，懿等震惧。镇人安定郭纯、王奴等率众围懿。绍入于蒲坂，执懿囚之，诛孙畅等。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六

后秦录八

姚 泓

丁巳。永和二年，时征北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焚烧室宇，以车为方阵，自北雍州趣长安，自称大都督、建义大将军，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扬威美纪率众奔之。建节彭完都闻恢将至，弃阴密，奔还长安。恢至新支，姜纪说恢曰：“国家重将在东，京师空虚，公可轻兵径袭，事必克矣。”恢不从，乃南攻郿城。镇西姚谌为恢所败，恢军势弥盛，长安大震。泓见内外离叛，晋师渐逼，岁旦朝鲜臣于其前殿，凄然流涕，群臣皆泣。泓驰使征绍，遣姚裕及辅国胡翼度屯于澧西。扶风太守姚俊、安夷护军姚墨蠡、建威姚娥都、扬威彭蚝皆惧而降恢。恢舅苟和，时为立节将军，守忠不贰，泓召而谓之曰：“众人咸怀去就，卿何能自安邪？”和曰：“若天纵妖贼，得肆其逆节者，舅甥之理，不待奔驰而加亲。如其罪极逆销，天盈其罚者，守忠执志，臣之体也。违亲叛君，臣之所耻。”泓善其忠恕，如金章紫绶。姚绍率轻骑先赴难，使姚洽、司马国璠将步卒三万赴长安。恢从曲牢进屯杜成，绍与恢相持于灵台。姚赞闻恢渐逼，留宁朔尹雅为弘农太守，守潼关，率诸军还长安。泓谢赞曰：“元子不能崇明德义，导率群下，致祸起萧墙，变自同气，既然上负祖宗，亦

无颜见诸父。懿始构逆灭亡，恢复拥众内叛，将若之何？”赞曰：“懿等所以敢称兵内侮者，谅由臣等轻弱，无防遏之方故也。”因攘袂大泣曰：“臣与大将军不灭此贼，终不持面复见陛下！”泓于是班赐军士而遣之。恢之见诸军悉集，咸惧而思善，其将齐黄等弃恢而降。恢进军逼绍，赞自后要击，大破之，杀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悲恻，葬以公礼。

至是，王镇恶至宜阳。毛德祖攻弘农太守尹雅于蠡（吾）城，众溃，德祖使骑追获之，既而杀晋守者奔固潼关。檀道济、沈林子攻拔襄邑堡，建威薛帛奔河东。道济自陕北渡河，攻蒲坂，使将军苟卓攻匈奴堡，为泓宁东姚成都所败。泓遣姚驴救蒲坂，胡翼度据潼关。泓乃进绍太宰、大将军、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假黄钺，改封鲁公，侍中、司隶、宗正、节录并如故。朝之大政皆往决焉。绍（因）[固]辞，弗许。于是遣绍率武卫姚鸾等步骑五万，拒晋师于潼关。姚驴与并州刺史尹昭为表里之势，夹攻道济。道济深壁不战，沈林子说道济曰：“今蒲坂城坚池濬，非可卒克，攻之伤众，守之引日，不如弃之，先事潼关。潼关天限，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寡，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矣。如克潼关，绍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乃弃蒲坂，南向潼关。姚赞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东，进据蒲津。刘裕使沈田子及傅弘之率众万余人入上洛，所在多委城镇奔长安。田子等进及青泥，姚绍方阵而前，以拒道济。道济固垒不战，绍乃攻其西营，不克，遂以大众逼之。道济率王敬、沈林子等逆冲绍军，将士惊散，引还定城。绍留姚鸾守险，绝道济粮道。时裕别将姚珍入自子午，窦霸入自洛谷，众各数千人。泓遣姚万拒霸，姚强拒珍。姚鸾遣将尹雅与道济司马徐琰战于潼关南，为琰所获，

送之刘裕。裕以雅前叛，欲杀之。雅曰：“前活本在望外，今死宁不甘心。明公将以大义平天下，岂可使秦无守信之臣乎！”裕嘉而免之。

泓遣给事黄门侍郎姚和都屯于尧柳，以备田子。姚绍谓诸将曰：“道济等远来送死，众旅不多，婴垒自固者，正欲旷日持久，以待继援耳。吾欲分军迳据阆乡，以绝其粮运，不至一月，道济之首可悬之麾下矣。济等既没，裕计自阻。”诸将咸以为然。其将胡翼度曰：“军势宜集不可以分，若偏师不利，人心骇惧，胡可以战！”绍乃止。薛帛据河曲以叛。绍分道置诸军为犄角之势，遣辅国胡翼度据东原，武卫姚鸾营于大路，与晋军相接。晋将沈林子简其军中精锐朱达等，衔枚夜袭鸾营，鸾众溃，鸾战死之，士卒死者九千余人。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五十七。

姚赞屯于河上，遣恢武姚难运蒲坂谷以给其军，至香城，为王师所败。时泓遣姚谌守尧柳，姚和都讨薛帛于河东，闻王师要难，乃兼道赴救，未至而难败，因破裕裨将于河曲，遂屯蒲坂。姚赞为林子所败，单马奔定城。绍遣左长史姚洽及姚墨蠡等帅骑三千屯于河北之九原，欲绝道济诸县租输。洽辞曰：“夫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今兵众单弱，而远在河外，虽明公神武，然鞭短势殊，恐无所及。”绍不听。沈林子率众八千，要洽于河上，为沈林子所败，洽战死，众皆没焉。绍闻洽等败，忿恚发病，托姚赞以后事，使姚难屯关西，绍呕血而死。

泓以晋师之逼，遣使艺师于魏。魏遣司徒、南平公拓拔嵩，正直将军、安平公乙旌眷，进据河内，济南将军王洛生屯于河东，为泓声援。七月，刘裕次于陕城，遣沈林子率精兵万余，越山开道，会沈田子等于青泥，将攻尧柳。泓使姚裕率步骑八千

拒之，泓躬将大众继发。裕为田子所败，泓退次于灊上，关中郡县多潜通于王师。刘裕至潼关，遣将军朱超石、徐猗之会薛帛于河北，以攻蒲坂。姚赞拒裕于关西，姚难屯于香城。裕遣王镇恶、王敬自秋社西渡渭，以逼难军。镇东姚璞及姚和都击败猗之等于蒲坂，猗之遇害，超石弃其众奔于潼关。姚赞遣司马休之及司马国璠自轹关向河内，引魏军以蹙裕后。姚难既为镇恶所逼，引师而西。时大霖雨，渭水泛溢，赞等不得北渡。镇恶水陆兼进，追及姚难。泓自灊上还军，次于石桥以援之。赞退屯郑城。镇北姚强率郡人数千，与姚难阵于泾上，以拒镇恶。镇恶遣毛德祖击强，大败之。强战死，难遁还长安。

刘裕进据郑城。泓使姚裕、尚书庞统屯兵宫中，姚洗屯于澧西，尚书姚白瓜徙四军杂户入长安，将军姚丕守渭桥，胡翼度屯石积，姚赞屯灊东，泓军于逍遥园。镇恶夹渭进兵，破姚丕于渭桥，丕为晋所败。泓自逍遥园赴之，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姚湛及前军姚烈、左卫姚宝安、散骑玉帛、建武姚进、扬威姚蚝、尚书右丞孙玄等皆死于阵，泓单马还宫。镇恶入自平朔门，泓与河间公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大将军东平公赞闻泓之败也，召将士告之，众皆以刀一作戈击地，攘袂大哭。胡翼度先与刘裕阴通，是日弃一作率众奔裕。赞夜率诸军赴难，将会泓于石桥，晋师已围诸一作青门，赞军不得入，众皆惊散。泓计无所出，与河间公裕等谋欲诣裕请降。其子彭城公佛念，年十二，谓泓曰：“陛下今虽降晋，刘裕待人无礼，将逞其欲，终必不全，愿自裁决。”泓恤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泓将妻子诣垒门而降。平原公璞、并州刺史尹昭以蒲坂降晋，东平公赞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余宗迁于江

南。九月，裕至长安，送泓于建康市而戮之，时年三十，在位二年。建康百里之内，草木皆焦死焉。自姚萇白雀元年，岁在甲申，至于是岁，岁在丙辰。丙辰当作丁巳，原误推上一年。《载记》作姚萇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义熙十三年而灭。凡三十有三岁。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七

后秦录九

敛 宪

辅国将军敛宪。《广韵》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天竺人也。世为国相。父鸠摩罗炎，聪懿有大节，将嗣相位，乃辞避出家，东度葱岭。龟兹王闻其名，郊迎之，请为国师。王有妹，年二十，才悟明敏，诸国交聘并不许，及见炎，心欲当之，王乃逼以妻焉。既而罗什在胎，其母慧解倍常。及年七岁，母遂与俱出家。

罗什从师受经，日诵千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万二千言，义亦自通。年十二，其母携到沙勒，国王甚重之，遂停沙勒一年。博览五明诸论及阴阳星算，莫不必尽，妙达吉凶，言若符契。为性率达，不拘小检，修行者颇共疑之。然罗什自得于心，未尝介意，专以大乘为化，诸学者皆共师焉。年二十，龟兹王迎之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徒莫之能抗。有顷，罗什母辞龟兹王往天竺，留罗什住，谓之曰：“方等深教，不可思议，传之东方，惟尔之力。但于汝无利，其可如何？”什曰：“必使大化流传，虽

苦而无恨。”母至天竺，道成，进登第三果。西域诸国咸伏罗什神俊，每至讲说，诸公皆长跪坐侧，令罗什践而登焉。

苻坚闻之，密有迎罗什之意。会太史奏云：“有星见外国分野，当有大智入辅中国。”坚曰：“朕闻西域有鸠摩罗什，将非此邪？”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驿送之。”光军未至，罗什谓龟兹王帛纯曰：“国运衰矣，当有劲敌从日下来，宜恭承之，勿抗其锋。”纯不从，出兵拒战，光遂破之，乃获罗什。光见其年齿尚少，以凡人戏之，强妻以龟兹王女，罗什拒而不受，辞甚苦至。光曰：“道士之操不逾先父，何所固辞？”乃饮以醇酒，同闭密室。罗什被逼，遂妻之。光还，中路置军于山下，将士已作，罗什曰：“在此必狼狈，宜徙军陇上。”光不纳。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数丈，死者数千八，光密异之。光欲留王西国，罗什谓光曰：“此凶亡之地，不宜淹留，中路自有福地可居。”光还至凉州，闻苻坚已为姚萇所害，于是窃号河右。属姑臧大风，罗什曰：“不祥之风当有奸叛，然不劳自定也。”俄而有叛者，寻皆殄灭。

沮渠蒙逊先推建康太守段业为主，光遣其子纂率众讨之。时论谓业等乌合，纂有威声，势必全克。光以访罗什，答曰：“此行未见其利。”既而纂败于合黎，俄又郭磨起兵，纂弃大军轻还，复为磨所败，仅以身免。中书监张资病，光博营救疗。有外国道人罗义，云能差资病。光喜，给赐甚重。罗什知义诳诈，告资曰：“义不能为益，徒烦费耳。冥运虽隐，可以事试也。”乃以五色丝作绳结之，烧为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还成绳者，病不可愈。须臾，灰聚浮出，复为绳，义疗果无效，少日资亡。顷之，光死，纂立。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厢井中，于殿前蟠卧，

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其殿为龙翔殿。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纂改九宫门为龙兴门。罗升曰：“比日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必有下人谋上之变。宜克己修德，以答天戒。”纂不纳，后果为吕超所杀。

罗什之在凉州积年，吕光父子既不能弘道，故蕴其深解，无所宣化。姚兴遣姚硕德西伐，破吕隆，乃迎罗什，待以国师之礼，仍使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罗什多所暗诵，无不究其义旨，既览旧经多有纰缪，于是兴使沙门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传受其旨，更出经论，凡三百余卷。沙门慧叡才识高明，常随罗什传写，罗什每为慧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管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经中偈颂，皆其式也。”罗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叹曰：“吾欲著作大乘阿毗昙，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识者既寡，将何所论！”惟为姚兴著《实相论》二卷，兴奉之若神。尝讲经于草堂寺，兴及朝臣、大德沙门千有余人肃容观听，罗什忽下高坐，谓兴曰：“有二小儿登吾肩，欲鄣须妇人。”兴乃召宫女进之，一交而生二子焉。兴尝谓罗什曰：“大师聪明超悟，天下莫二，何可使法种少嗣。”遂以妓女十人，逼令受之。尔后不住僧坊，别立解舍，诸僧多效之。什乃聚针盈钵，引诸僧谓之曰：“若能见效食此者，乃可畜室耳。”因举匕进针，与常不别，诸僧愧服乃止。杯渡比丘在彭城，闻罗什在长安，乃叹曰：“吾与此子戏，别三百余年，相见杳然未期，迟有遇于来生耳。”罗什未终，少日觉四大不愈，乃口出三番神咒，令外国弟子诵之以自救，未及致力，转觉危殆，于是力疾与众僧告别曰：“因法相遇，殊未尽心，

万复后世，恻怆可言。”死于长安。姚兴于逍遥园依外国法以火焚尸，薪灭形碎，惟舌不烂。此依《晋书·艺术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八

南燕录一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皝每对宫人言，妇人妊娠，梦日入怀，必生天子。德母公孙夫人方妊，梦日入其脐中，入，一作在。独喜而不言。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九十八。晋咸康二年，昼寝而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此亦见《御览》三百六十一。皝曰：“此儿易生似郑庄公，长必有大德，遂以德为名。年十二而皝薨，哀毁过礼。年十八，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伟，颇有日月两角，足下有偃月重文。博观群书，性清慎，多才艺。慕容俊之僭立也，元玺初封为梁公，历幽州刺史、左卫将军。及暉嗣位，建熙初进号安北将军，改封范阳王，入为魏尹，加散骑常侍。俄而苻坚将苻双据陕以叛，坚将苻柳起兵枹罕，将应之。德劝暉乘衅讨坚，辞旨慷慨，识者言其有远略。暉竟不能用。太史令黄泓善相，谓德曰：“殿下相法，当先为人臣，然后为人君，但恐下官入地，不见殿下升天耳。”此节依《御览》七百三十引补。德兄垂甚壮之，因共论军国大谋，言必切至。垂谓之曰：“汝器识长进，非复吴下阿蒙也。”枹头之役，德以征南将军与垂击败晋师。及垂奔苻坚，德坐免职。后遇暉败，秦灭燕，徙于长安，秦伐凉，德请证自效。后苻坚以为张掖太守，数岁免归。

及坚伐晋，以兵临江，垂请德为副，拜德为奋威将军。坚之败也，坚与张夫人相失，慕容暉将护致之，德正色谓暉曰：“昔楚庄灭陈，纳巫臣之谏而弃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乱人主，戎事不迩女器，秦之败师当由于此。宜掩目而过，奈何将卫之也！”暉不从，德驰马而去之。还次荥阳，言于暉曰：“昔勾践栖于会稽，终获吴国。圣人相时而动，百举百全。天将悔祸，故使秦师丧败，宜乘其弊以复社稷。”暉不纳。德乃随垂如邺。

及垂称燕王，以德为车骑大将军，复封范阳王。建兴元年，为司隶校尉，居中镇卫，参断政事。八年，拜司徒。于时慕容永据长子，有众十万，垂议讨之，群臣咸以为疑。德进曰：“昔三祖积德，遗训在耳，故陛下龙飞，不谋而会，虽由圣武，亦缘旧爱，燕赵之士乐为燕臣也。今永既建伪号，扇动华戎，致令群竖纵横，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众听。昔光武驰苏茂之难，不顾百官之疲，夫岂不仁？机急故也。兵法有不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谓其党曰：“司徒议与吾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吾计决矣。”遂从之。垂临薨，敕太子宝曰：“邺是旧都，宜委范阳王。”永康元年，宝既嗣位，以德为使持节、都督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特进、车骑大将军、冀州牧，领南蛮校尉、镇邺，罢留台，以都督专总南夏。

魏将拓拔章《后燕》章作仪。攻邺，德遗南安王青等夜击，败之。魏师退次新城，青等请击之。别驾韩悼进曰：“古人先决胜庙堂，然后攻战。今魏不可击者四，燕不宜动者三。魏悬军远入，利在野战，一不可击也；深入近畿，顿兵死地，二不可击也；前锋既败，后阵方固，三不可击也；彼众我寡，四不可击也。官军自战其地，一不宜动，动而不胜，众心难固，二不宜动；城隍

未修，敌来无备，三不宜动。此皆兵家所忌，不如深沟高垒，以逸待劳。彼千里馈粮，野无新掠，久则三军靡资，攻则众旅多弊，师老衅生，详而图之，可以捷矣。”德曰：“韩别驾之言，良、平之策也。”于是召青还师。魏又遣辽西公贺赖卢率骑与章围邺，德遣其参军刘藻求救于姚兴，且参母兄之问，而兴师不至，众大惧。德于是亲飧战士，厚加抚接，人感其恩，皆乐为致死。会章、卢内相乖争，各引军潜遁。章司马丁建率众来降，言章师老，可以败之。德遣将追破章军，人心始固。

时魏师入中山，慕容宝出奔于蓟，一作及宝失中山，奔龙城。慕容详又僭号。会刘藻自姚兴而至，兴太史令高鲁遣其甥王景晖随藻送玉玺一纽，并图讖秘文，曰“有德者昌，无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复刚。”又有谣言曰：“大风蓬勃扬尘埃，八井三刀卒起来。四海鼎沸中山颓，惟有德人据三台。”于是德之群臣议以慕容详僭号中山，魏师盛于冀州，未审宝之存亡，因劝德即尊号。德不从。会慕容达自龙城奔邺，称宝犹存，群议乃止。寻而宝以德为丞相，领冀州牧，承制南夏。

德兄子麟自义台来奔，因说德曰：“中山既没，魏必乘胜来攻，邺虽粮储素积，而城大难固，且人情沮动，不可以战。及魏帅未至，拥众南渡，就鲁阳王和，据滑台而聚兵积谷，伺隙而动，计之上也。魏虽拔中山，势不久留，不过驱掠而返。人不乐徙，理自生变，然后振威以援之，魏则内外受敌，使恋旧之士有所依凭，广开恩信，招集遗黎，可以一举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劝德南徙，于是许之。

戊戌。燕元年，晋隆安二年。正月，德率户四万三千、车二万七千乘，自邺将徙于滑台。及黎阳，遇风，船没，魏军垂至，三军危

惧，议欲退保据黎阳。昏日流澌冰合，是夜渡黎阳津。济师讫，冰亦寻消，且魏师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邺令韩轨言于德曰：“昔光武渡呼沱，冰澌自合，今大王济河，天桥自成，灵命所扶，征兆已见。”德乃大悦，遂改黎阳津为天桥津。此节依《御览》六十八及七十一引校补。及德入滑台，景星见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状若玺。于是赵玉麟等九十八人上言：“今中土倾陷，龙都萧条，赵魏遗黎，鹄企皇泽，愿仰承俯顺，以安宗庙，谨上皇帝尊号。”德许之，令曰：“今假顺来议，且依燕元故事称元年，统符行帝制奏诏而已。”改永康三年为元年，大赦境内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为司空、领尚书令，慕容法为中军将军，慕容𡇗拔为尚书左仆射，丁通为尚书右仆射，自馀封授各有差。初，河间有麟见，慕容麟以为己瑞。及此，潜谋为乱，事觉，赐死。其夏，魏将贺赖卢率众附之。

至是，慕容宝自龙城南奔，至黎阳城西数里，伏于河西，遣其中黄门令赵思告北地王钟曰：“上以去二月得丞相表，即自南征，段速骨作逆于乙连，今失据来此，呼丞相奉迎。”钟本首议劝德称尊号，闻而恶之，执思付狱，驰使白状。德谓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计，劝吾摄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旷主，敌权顺群议，以系众望。今天方悔祸，嗣帝得还，吾将具驾奉迎，谢罪行阙，然后角巾私第，卿等以为何如？”其黄门侍郎张华进曰：“夫争夺之世，非雄才不振；纵横之时，岂懦夫能济！陛下若蹈匹妇之仁，舍天授之业，威权一去，则身首不保，何退让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顺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怅然未决耳。”慕容𡇗护请驰问宝虚实，德流涕而遣之。乃率壮士数百随思而北，因谋杀宝。初，宝遣思之后，见采樵者，知

德摄位称帝，惧而北奔。护至无所见，执思而还。德以思闲习典故，将任之。思曰：“昔关羽见重曹公，犹不忘先主之恩。思虽刑馀贱隶，荷国宠灵，犬马有心，而况人乎！乞还就上，以明微节。”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晋郑夹辅；汉有七国之难，实赖梁王。殿下亲则叔父，位则上台，不能率先群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倾为赵伦之事。思虽无申胥哭秦之效，犹慕君宾不生莽世。”德怒，斩之。晋南阳太守闾丘羨、宁朔将军邓启方率众二万来伐，师次管城。德遣其中军慕容法、抚军慕容和等拒之，王师败绩。德怒法不穷追晋师，斩其抚军司马靳瓌。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五十九

南燕录二

慕容德

己亥。二年。初，苻登既为姚兴所灭，登弟广率所部落三千来降，德拜冠军将军，处之乞活堡。会苻萇守东井，或言秦当复兴者，至是复叛，广乃自称秦王，败德将慕容钟。时德始都滑台，介于晋魏之间，地无十城，众不过数万。及钟丧师，反侧之徒多归于广。德乃留抚军鲁阳王和守滑台，德亲率众讨广，斩之。

初，宝之至黎阳也，和长史李辩劝和纳之，和不从。辩惧谋泄，乃引晋师至管城，冀德亲率师，于后作乱。会德不出，愈不自安。及德此行也，辩又劝和反，和不从。辩怒杀和，以滑台降于魏。时将士家悉在城内，德将攻之，韩范言于德曰：“魏师已入城，据国成资，客主之势，翻然复异，人情既危，不可以战。宜先据一方，为关中之基，然后蓄力而图之，计之上也。”德乃止。右卫将军慕容云斩李辩，率将士家累二万馀人而出，三军庆悦。德初议所都，谋于众曰：“苻广虽平，而抚军失据，进有强敌，退无所托，计将安出？”张华进曰：“彭城阻带山川，楚之旧都，地险人殷，可攻而据之，以为基本。”慕容钟、慕容护、封逞、韩琚等固劝攻滑台，尚书潘聪曰：“滑台四通八达，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强秦，此二国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

城土旷人稀，地平无险，晋之旧镇，必距王师。又密迩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潦，千里为湖。且水战国之所短，吴之所长，今虽克之，非久安之计也。青齐活壤，号曰东秦，地方二千里，户馀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三齐英杰，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广固者，曹嶷之所营，山川险峻，足为王者——作帝王之都。宜遣辩士驰说于前，大兵继进于后。辟闾浑昔负国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顺，大军临之，自然瓦解。既据之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亦二汉之有关中、河内也。”此节亦见《御览》一百六十。德犹豫未决。沙门朗公素知占候，德因遣牙门苏抚访其所适。朗报曰：“山栖绝俗之士，不应预闻朝议，但有待之累，非有托无以立。陛下今来，即朗之檀越，敬览三策，潘尚书之议可谓兴邦之术矣。今岁初，长星起于奎娄，遂扫虚危，而虚危齐之分野，除旧布新之象。宜先定旧鲁，巡抚琅邪，待秋风戒节，然后北转临齐，天之道也。”抚又问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抚曰：“几何？”曰：“年则一纪，世则及子。”抚曰：“何其促乎？”朗曰：“卦兆然也，岂关人哉！”抚秘不敢言。德大悦，从之。三月，德引师而南。五月，次薛城。兖州北鄙诸县悉降，置守宰以抚之。存问高年，军无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属路。

德遣使喻齐郡太守辟闾浑，浑不从，遣慕容钟率步骑二万击之。德进据琅邪，徐兖之士附者十馀万，自琅邪而北，迎者四万馀人。德进寇莒城，守将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聪镇莒城。钟传檄青州诸郡曰：“隆替有时，义列昔经，困难启圣，事彰中策。是以宣王龙飞于危周，光武凤起于绝汉，斯盖历数大期，帝王之兴废也。自我永康多难，长鲸逸网，华夏四分，黎元五裂。逆

贼辟闾浑父蔚，昔同段龕阻乱淄川，太宰东征，剿绝凶命。浑于覆巢之下，蒙卵之施，曾微犬马识养之心，复袭凶父乐祸之志，盗据东秦，远附吴越，割剥黎元，委输南海。皇上应期，大命再集，矜彼营丘，暂阻王略，故七州之众二十馀万，巡省岱宗，问罪齐鲁。昔韩信以裨将伐齐，有征无战；耿弇以偏军讨步，克不移朔。况以万乘之师，扫一隅之寇，倾山碎卵，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驱，都督一十二万元戎，皆乌丸突骑，三河猛士，奋剑与夕火争光，挥戈与秋月竞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众战，何敌不平！昔窦融以河西归汉，荣被于后裔；彭宠盗逆渔阳，身死于奴隶。近则曹窋跋扈，见擒于后赵；段龕干纪，取火于前朝。此非古今之吉凶，已然之成败乎？浑若先迷后悟，荣宠有加。如其敢抗王师，败灭必无遗烬。稷下之雄，岱北之士，有能斩送浑者，赏同佐命。脱履机不发，必玉石俱摧。”浑闻德军将至，徙八千馀家入广固。诸郡皆承檄降于德。浑惧，将妻子奔于魏。德遣射声校尉刘纲追斩于莒城。浑参军张瑛常与浑作檄，辞多不逊。及此，德擒而让之。瑛神色自若，徐对曰：“浑之有臣，犹韩信之有蒯通。通遇汉祖而蒙恕，臣遭陛下而婴戮。比之古人，窃为不幸。防风之诛，臣实甘之，但恐尧舜之化未宏于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后竟杀之。八月，德遂入广固。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

南燕录三

慕容德

庚子。建平元年，晋隆安四年。德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为建平元年。又曰：“汉宣悯吏民犯讳，故改名。朕今增一备字，以为复名，庶开臣子避讳之路。”设行庙于宫南，遣使奉策告成焉。进慕容钟为司徒，慕容𡩊拔为司空，封孚为左仆射，慕容𡩊护为右仆射。遣其度支尚书封𡩊、中书侍郎封逞观省风俗，所在大飧将士。于是叙赏有差。以其妻段氏为皇后。建立学宫，一作官。简公卿已下子弟及二品士门二百人为太学生。褒德任贤，新旧咸悦。十月，太极端门并就，以公匠张刚为材官将军、尚方令。时王瓚得古铜钟四枚于山穴，献之，列于太极前殿，赐瓚爵关内侯。此节依《北堂书钞》一百五十八引类补。

辛丑。二年十月，徐州刺史潘聪、青州刺史鞠仲来朝，因宴其群臣于延贤堂，酒酣，德笑谓群臣曰：“朕虽寡薄，恭己南面而朝诸侯，在上不骄，夕惕于位，可称自古何等主也？”鞠仲曰：“陛下中兴之圣后，少康、光武之俦也。”德顾命左右，赐仲帛千匹。仲疑以赐多辞让，德曰：“卿知调朕，朕不知戏——亦作调。卿乎！卿饰对非实，故亦以虚言相赏。赏不谬加，何足谢也！”韩范进曰：“臣闻天子无戏言，忠臣无妄对。今日之论，上下相欺，

可谓君臣俱失。”德大悦，赐范绢五十匹。自是昌言竞进，直士盈朝矣。德母兄先在长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长安问存否，弘曰：“臣至长安，若不奉太后动止，便即西如张掖，以死为效。臣父雄年逾六十，未沾荣贵，乞本县之禄，以申乌鸟之情。”张华进曰：“杜弘未行而求禄，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轻之财，招所重之死，况为亲尊而可吝乎！且弘为君迎亲，为父求禄，虽外似要利，内实忠孝。”乃以雄为平原令。弘至张掖，为盗所杀，德闻而悲之，厚抚其妻子。

壬寅。三年三月，德如齐城，登营丘，望见晏婴冢，顾谓左右曰：“礼，大夫不逼一作近城葬。平仲古之一贤人，达礼者也，而生居近市，死葬近城，岂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谔对曰：“孔子称臣先人平仲贤，则贤矣。岂不知高其梁，丰其礼？盖政在家门，故俭以矫世。存居湫隘，卒岂择地而葬乎？所以不远门者，犹冀悟平生意也。”遂以谔从至汉城，三月，三疑作四。以太牢祀汉城阳景王庙，宴庶老于申池，遂北登社首山，东望鼎足，因目牛山而叹曰：“古无不死！”怆然有终焉之志。遂问谔以齐之山川丘陵，贤哲故事。谔历对详辩，画地成图。德深嘉之，拜尚书郎。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资。

癸卯。建平四年，德故吏赵融自长安来，始具母兄凶问。德号恸吐血，因而寝疾。其司隶校尉慕容达因此谋反，遣牙门皇璆率众攻端门，殿中帅侯赤眉开门应之。中黄门孙进扶德逾城，隐于进舍。段宏等闻宫中有变，勒兵屯四门。德入宫，诛赤眉等，达惧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师战于济北之獐榆谷，魏师败绩。

其尚书韩悼上疏曰：“二寇逋诛，国耻未雪，关西为豺狼之藪，扬越为鸱鸢之林，三京社稷，鞠为丘墟，四祖园陵，芜而不

守，岂非义夫愤叹之日，烈士忘身之秋。而皇室多难，威略未振，是使长蛇弗剪，封豕假息。人怀愤慨，常谓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终朝之逸无卒岁之忧。陛下中兴大业，务在遵养，矜迁氓之失土，假长复而不役，愍黎庶之息肩，贵因循而不扰。斯可以保宁于营丘，难以经措于秦越。今群凶僭逆，实繁有徒，据我三方，伺国瑕衅。深宜审量虚实，大校成败，养兵厉甲，广农积粮，进为雪耻讨寇之资，退为山河万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失籍，依托城社，不惧熏烧，公避课役，擅为奸宄，损风毁宪，法所不容。但检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隐实黎氓，正其编贯，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军国兵资之用。若蒙采纳，冀裨山海，虽遇商鞅之刑，悦綰之害，所不辞也。”德纳之。遣其车骑将军慕容镇率骑三千，缘边严防，备百姓逃窜。以淖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荫户五万八千。淖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扰焉。德大集诸生，亲临策试。既而飧宴，乘高远瞩，顾谓其尚书鲁遂曰：“齐鲁固多君子，当昔全盛之时，接、慎、巴生、淳于、邹、田之徒，荫修檐，临清沼，驰朱轮，佩长剑，恣飞马之雄辞，奋谈天之逸辩，指麾则红紫成章，俯仰则丘陵生韵。至于今日，荒草颓坟，气消烟灭，永言千载，能不依然！”遂答曰：“武王封比干之墓，汉祖祭信陵之坟，皆留心贤哲，每怀往事。陛下慈心二主，泽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宁不衔荷矣。”

先是，妖贼王始聚众于太山莱芜谷，自称太平皇帝，置署公卿，号其父固为太上皇，兄林为征东将军，弟秦为征西将军。慕容镇讨擒之，斩于都市。将刑焉，市人皆骂之曰：“何为妖妄，自贻族灭！”或问其父及兄弟，今并何在，始答曰：“太上皇帝蒙

尘于外，征东、征西为乱兵所害。惟朕一身，虽独存复何聊赖。”其妻赵氏怒之曰：“君正一作止坐此口过，以至于此，如何临死，犹有狂言！”始曰：“皇后何不达天命！自古及今，岂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国邪！”行刑者以刀环筑之，始仰视曰：“朕当崩即崩矣，终不改帝号。”德闻而哂之。谓左右曰：“荧惑之人，死犹狂语，何可不杀”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九十一。天鸣。引作南燕六年，盖以建平四年并上燕元二年而计也。是年，桓玄废其主自立，称大楚。此节依《御览》八百七十四引补。

先，桓玄将行篡逆，诛不附己者。冀州刺史刘轨、襄城太守司马休之、征虏将军刘敬宣、广陵相高雅之、江都长张诞并内不自安，皆奔于德。于是德中书侍郎韩范一作諲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经略。有其时无其人，则弘济之功或阙；有其人无其时，则英武之志不申。至于能成王业者，惟人时合也。自晋国内难，七载于兹。桓玄逆篡，虐逾董卓，神怒人怨，其殃积矣。可乘之机，莫过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经而纬之，驱乐奋之卒，接厌乱之机，譬犹声发响应，形动影随，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户口无几，公私戎马不过数百，守备之事盖亦微矣。若以步骑一万，建雷霆之举，卷甲长驱，指临江、会，必望旌草偃，壶浆属路。跨地数千，众逾十万，可以西并强秦，北抗大魏。夫欲拓境闻疆，保宁社稷，无过今也。如使后机失会，豪杰复起，梟除桓玄，布惟新之化，遐迩既宁，物无异望，非但建邺难屠，江北亦不可冀。机过患生，忧必至矣。天与不取，悔将及焉。惟陛下览之。”德曰：“自顷数缠百六，宏纲暂弛，遂令奸逆乱华，旧京墟秽，每寻否运，愤慨兼怀。昔少康以一旅之众，复夏配天，况朕据三齐之地，藉五州之众，教之以军旅，训之以礼让，

上下知义，人思自奋，缮甲待衅，为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扫除逋孽，然后宣布淳风，经理九服，饮马长江，悬旌陇坂。此志未遂，且韬戈耳。今者之事，王公其评议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图，乃止。于是讲武于城西，步兵三十七万，车一万七千乘，铁骑五万三千，周亘山泽，旌旗弥漫，钲鼓之声，振动天地。德登高望之，顾谓刘轨、高雅之曰：“昔却克忿齐，子胥怨楚，终能畅其刚烈，名流千载。卿等既知投身有道，当使无惭昔人也。”雅之等顿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泽，存亡继绝，实在圣时，虽则万陨，何以上报！”

甲辰。五年二月，夜地震，在栖之鸡皆惊扰飞散。三月，德疾动经旬，几于不振。会前尚书右丞曹默自冀州来奔，以白酒解之，乃瘳。以默为御史中丞，封永熙侯。桓玄篡晋，升太极殿，殿无故陷。旬月，宋高祖杀之。此节依《御览》八百八十引补。德闻桓玄败，以慕容镇为前锋，慕容钟为大都督，配以步卒二万，骑五千，克期将发，而德寝疾，于是罢兵。

乙巳。六年正月，兄子超自秦还。初，德迎其兄子超于长安，及是而至。九月，汝水竭。十一月，德疾笃，夜梦其父黜曰：“汝既无子，何不早立超为太子。不尔，恶人生心。”寤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敕，观此梦意，吾将死矣。”戊午，引见群臣于东阳殿，议立超为太子。俄而震起，百僚惊越，德亦不安，还宫，乃下书以超为皇太子，大赦境内，子为父后者人爵二级。其月当作日疾甚，呼段后、公主及超，申以后事。执超手曰：“若得至晓，更见公卿，顾托以汝，死无所恨。”数目视公主，欲有所言，竟遂不能。段后大言曰：“今日召董中书造诏立超。”开目颌之。是夕，薨于显安宫，即义熙元年也，时年七十。乃夜为十馀棺，分

出四门，潜瘞山谷，竟莫知其尸之所在。虚葬于东阳陵。在位五年，伪谥献武皇帝，庙号世宗。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一

南燕录四

慕容超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纳之子。秦灭燕，以纳为广武太守，数岁去官，与母公孙太妃，就弟德家于张掖。德从苻坚南征，留金刀辞母而去。及垂起兵山东，张掖太守苻昌收纳及德之诸子，皆殊之，公孙太妃以毫不合刑获免，纳妻段氏以怀妊未决，囚之于郡狱。狱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尝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将公孙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岁而公孙氏卒，临终授超以金刀，曰：“闻汝伯已中兴于邺都，吾朽病将没，相见理绝。若天下太平，汝脱得东归，可以此刀还汝叔也。”平又将超母子奔于吕光。及吕隆降于姚兴，秦徙凉州民于长安。超因而东归，超母谓超曰：“吾母子得全济者，呼延氏为力也。惠而不报，天不祐人。平今虽死，吾欲为汝纳其女以答其厚恩。”于是娶之。超至长安，自以诸父在东，恐为姚氏所录，乃阳狂行乞。秦人贱之，惟姚绍见而异焉，劝兴拘以爵位。召见与语，超深自晦匿，兴大鄙之，谗绍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由是得往来无禁。济阴人宗正谦，善卜相，六字亦见《广韵》。西至长安，卖术于路，超行而遇之，因就谦相，谦奇其姿貌。德遣使迎之，超乃内断于心，不告母妻，辞母诣霸上，乃与谦俱

归。至诸关禁，自称张伏生，二十日达梁父。建平六年四月至广固，呈以金刀，具一作且宣祖母临终之言，德抚之号恸。

超身長八尺，腰帶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姿器魁杰，有類于德，德愛之，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無子，欲以超為嗣，故為超起第于萬春門內，朝夕觀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于是內外稱美焉。十一月，立為太子。及德死，己未，以義熙元年僭即皇帝位，大赦境內，改建平六年為太上元年。尊德妻段氏為皇太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鞠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大夫，封嵩為尚書左仆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后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言于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裘狐也。”五樓聞之，嫌隙漸遘。

丙午。二年。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刺史，鎮南長史悅壽還，謂南海王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上七句亦見《御覽》八百四。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辨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讓焉。法常慎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

反。超知而征之，钟称疾不赴，于是收其党侍中慕容统、右卫慕容根、散骑常侍段封诛之，车裂仆射封嵩于东门之外。先是，超即位，太后告超曰：“左仆射封嵩，数遣黄门令年裳语吾云，帝非太后所生，如依故事，宜勒兵废帝，立钟为主。”超命执嵩斩之。嵩请与其母别，超曰：“汝尚知有母，何意间人之亲。”五车裂之。依《御览》六百四十五补。西中郎将封融奔于魏。

超寻遣慕容镇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韩范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群盗袭石塞城，杀镇西大将军馥郁，青士振恐，人怀异议。慕容凝谋杀韩范，将袭广固。范知而攻之，凝奔梁父。范并其众攻梁父，克之，凝奔姚兴，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镇克青州，钟杀其妻子，为地道而出，单马奔姚兴。

于时超不恤政事，畋游是好，百姓苦之。其仆射韩琚切谏，不纳。超议复肉刑、九等之选，乃下书于境内曰：“阳九数缠，永康多难。自北都倾陷，典章沦灭，律令法宪，靡有存者。纲理天下，此焉为本，既不能导之以德，必须齐之以刑。且虞舜大圣，犹命咎繇作士，刑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先帝季兴，大业草创，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以不德，嗣承大统，抚御寡方，致萧墙衅发，遂戎马生郊，典仪寝废。今四境无虞，所宜修定，尚书可召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辈，梟斩不足以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条，纳以大辟之科。肉刑者，乃先圣之经，不刊之典，汉文易之，轻重乖度。今犯罪弥多，死之者稍众。肉刑之于化也，济育即广，惩惨尤深，光寿、建兴中二祖已议复之，未及而晏驾。其令博士已上参考旧事，依《吕刑》及汉、魏、晋律令，消息增损，议成燕律。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

孝。孔子曰：‘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辘裂之刑，烹煮之戮，虽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弥之辘，著之《春秋》，哀公之烹，爰自中代。世宗都齐，亦愍刑罚失中，咨嗟寝食。王者之有刑纠，犹人之有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是以萧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孙通以制仪为奉常。立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议损益，以成一代准式。周汉有贡士之条，魏立九品之选，二者孰愈，亦可详闻。”群下议多不同，乃止。

丁未。三年，超母妻既先在长安，为姚兴所拘，责超称藩，求太乐诸伎，若不可，使送吴口千人。超下书遣群臣详议。左仆射段晖议曰：“太上囚楚，高祖不回。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亲之故而降统天之尊。又太乐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与彼，使移风易俗，宜掠吴口与之。”尚书张华曰：“若使侵掠吴边，必成邻怨。此既能往，彼亦能来，兵连祸结，非国之福也。昔孙权重黎庶之命，屈己以臣魏；惠施惜爱子之头，舍志以尊齐。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乱，宜暂降大号，以申至孝之情。权变之道，典谟所许。韩范智能回物，辩足倾人，昔与姚兴俱为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将命，降号修和。所谓屈于一人之下，伸于万人之上也。”超大悦，曰：“张尚书得吾心矣。”七月遣中书令乾范聘于秦。及至长安，兴谓范曰：“封愷前来，燕王与朕抗礼。及卿至也，款然而附。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非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范曰：“昔周爵五等，公侯异品，小大之礼，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龙兴，光宅西秦，本朝主上承祖父遗烈，定鼎东齐，中分天曜，南面称帝。通聘结好，义尚谦冲，便至矜诞，苟折行人，殊似吴晋争盟，滕薛竞长，恐伤大秦堂堂之盛，有损皇燕

巍巍之美，彼我俱失，窃未安之。”兴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为大小而来。”范曰：“虽由大小之义，亦缘寡君纯孝过于重华，愿陛下体敬亲之道，霏然垂愍。”兴曰：“吾久不见贾生，自谓过之，今不及矣。”于是为范设旧交之礼，申叙平生，谓范曰：“燕王在此，朕亦见之，风表乃可，于机辩未也。”范曰：“大辩若讷，圣人美之，况迺日龙潜凤戢，和光同尘，若使负日月而行，则无继天之业矣。”兴笑曰：“可谓使乎延誉者也。”范承间逞说，姚兴大悦，赐范千金，许以超母妻还之。慕容凝自梁父奔于姚兴，言于兴曰：“燕王称藩，本非推德，权为母屈耳。古之帝王尚兴师征质，岂可虚还其母乎！母若一还，必不复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后归之。”兴意乃变。八月，奉使兼员外散骑常侍韦宗还聘，赠以千金。超复遣其右仆射张华、给事中宗正元入长安聘秦，送太乐伎一百二十人于姚兴。兴大悦，延华入宴。酒酣，乐作，兴黄门侍郎尹雅谓华曰：“昔殷之将亡，乐师归周；今皇秦道始，燕乐来庭。废兴之兆，见于此矣。”华曰：“自古帝王，为道不同，权谄之理，会于成功。故老子曰：‘将欲取之，必先与之。’今总章西入，必由余东归，祸福之验，此其兆乎！”兴怒曰：“昔秦楚竞辩，二国连师。卿小国之臣，何敢抗衡朝士！”华逊辞曰：“奉使之始，实愿交欢上国，上国既遗小国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兴善之，于是还超母妻。十月，华发长安，宗正元驰先反命。超大悦，遣征虏公孙五楼率骑三千迎于境上，超亲率六宫迎于马耳关。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二

南燕录五

慕容超

戊申。太上四年，晋义熙三年。今作四。正月，大赦，追尊其父北海穆王为穆皇帝，立其母段氏为皇太后，居长安宫，妻呼延氏为皇后。祀南郊，柴燎烟起而烟不出，灵台令张光私谓于中书侍郎王景晖曰：“烟者国之种，今火旺烟灭，国其亡乎？”此节依《开元占经》一百引补。按《占经》引作太上五年，五字疑误。将登坛，有兽大如马，状类鼠而色赤，集于圜丘之侧，俄而不知所在。须臾大风暴起，天地昼昏，其行宫羽仪皆坏裂。上四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六及八百七十九。超惧，密问其太史令成公绥，对曰：“陛下信用奸臣，诛戮贤良，赋敛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惧而大赦，谴责公孙五楼等。俄而复之。是岁广固地震，天齐水涌，井水溢，汝水竭，河济冻合，而渑水不冰。高丽使至，献千里十人千里马一匹。兖州民王蒲率众二千来降，献美女马一匹，髭须去地九寸，拜蒲长水校尉、廩丘公。此节依《御览》八百九十五引补。

己酉。太上五年，超正旦朝鲜臣于东阳殿，闻乐作，叹音侑不备，悔送伎于姚兴，遂议入寇。其领军韩谟谏曰：“先帝以旧京倾没，戢翼三齐，苟时运未可，上智辍谋。今陛下嗣守成规，宜闭关养士，以待贼衅，不可结怨南邻，广树仇隙。”超曰：“我计

已定，不与卿言。”于是遣其将斛谷提、公孙归等率骑寇宿豫，陷之，执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简男女二千五百，付太乐教之。时公孙五楼为侍中、尚书，领左卫将军，专总朝政，兄归为冠军、常山公，叔父頵为武卫，兴乐公，五楼宗亲皆夹辅左右，王公内外无不惮之。超论宿豫之功，封斛谷提等并为郡、县公。慕容镇谏曰：“臣闻悬赏待勋，非功不侯。今公孙归结祸延兵，残贼百姓，陛下封之，得无可乎！夫忠言逆耳，非亲不发。臣虽庸朽，忝国戚藩，辄尽愚款，惟陛下图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开言。尚书都令史王俨谄事五楼，迁尚书郎，出为济南太守，入为尚书左丞，时人为之语曰：“欲得侯，事五楼。”

又遣公孙归等率骑三千入寇济南，执太守赵元，略男女千余人而去。二月，晋相刘裕率众来伐，三月，晋师渡淮，超引见群臣于东阳殿，议距王师。公孙五楼曰：“吴兵轻果，所利在战，初锋勇锐，不可争也。宜据大岷，使不得入，旷日延时，沮其锐气。可徐简精骑二千，循山而南，绝其粮道，别敕段晖率兖州之军，缘山东下。腹背击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险自固，校其资储之外，余悉焚荡，芟除粟苗，使敌无所资。坚壁清野，以待其衅，中策也。纵贼入岷，出城逆战，下策也。”超曰：“京师殷盛，户口众多，非可以一时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设使芟苗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岷，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贺赖卢苦谏，不从，退谓五楼曰：“上不用吾计，亡无日矣。”慕容镇曰：“若如圣旨，必须平原用马为便，宜出岷逆战，战而不胜，犹可退守。不宜纵敌入岷，自贻窘逼。昔成安君不

守井陉之关，终屈于韩信；诸葛瞻不据束马之险，卒擒于邓艾。臣以为天时不如地利，阻守大岷，策之上也。”超不从。镇出，谓韩谟曰：“主上既不能芟亩守险，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刘璋矣。今年国灭，吾必死之，卿等中华之士，复为文身矣。”超闻而大怒，收镇下狱。乃摄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简士马，畜锐以待之。

其夏，王师次东莞，超遣其左军段晖、辅国大将军贺赖卢八字亦见《广韵》。等六将步骑五万，进据临朐。俄而王师度岷，超闻晋军之盛，惧，自率众四万拒战就晖等于临朐，谓公孙五楼曰：“宜进据川原，晋军至而失水，亦不能战矣。”五楼驰骑据之。刘裕前驱将军孟龙符已至川原，五楼战败而返。裕遣谘议参军檀韶率锐卒攻破临朐，超大惧，单骑奔段晖于城南。晖众又战败，裕军人斩晖。超又奔还广固，徙郭内人民入保小城。晋攻陷大城，长围列守，使其尚书郎张纲乞师于姚兴。赦慕容镇，进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引见群臣，谢之曰：“朕嗣奉成业，不能委贤任善，而专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将何及！智士逞谋，必在事危，忠臣立节，亦在临难，诸君其勉思六奇，共济艰运。”镇进曰：“百姓之心，系于一人。陛下既躬率六军，身先奔败，群臣解心，士庶丧气，内外之情，不可复恃。如闻西秦自有内难，恐不暇分兵救人，正当更决一战，以争天命。今散卒还者，犹有数万，可悉出金帛、宫女，饵令一战。天若相我，足以破贼。如其不济，死尚为美，不可闭门坐受围击。”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晋军乘胜，有陵人之气，败军之将，何以御之！秦虽与勃勃相持，不足为患。且二国连横，势成唇齿，今有寇难，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是以赵隶三请，楚师不

出；平原一使，援至从成。尚书令韩范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济时艰。”于是遣范与王薄乞师于姚兴。

未几，裕师围城，四面皆合。人有窃告裕军曰：“若得张纲为攻具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纲自长安归，遂奔于裕。裕令纲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军，无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仆射张华、中丞封恺并为裕军所获。裕令华、恺与超书，劝令早降。超乃遗裕书，请为藩臣，以大岷为界，并献马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许。江南继兵相寻而至。尚书张俊自长安还，又降于裕，说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杖韩范，冀得秦援。范既时望，又与姚兴旧昵，若勃勃败后，秦必救燕，宜密信诱范，啗以重利，范来则燕人绝望，自然降矣。”裕从之，表范为散骑常侍，遗范书以招之。时姚兴乃遣其将姚强率步骑一万随范，就其将姚绍于洛阳，并兵来援。会赫连勃勃大破秦军，兴追强还长安。范叹曰：“天其灭燕乎！”会得裕书，遂降于裕。裕谓范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虚还也？”范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宠，故泣血秦庭，冀匡祸难。属西朝多故，丹诚无效，可谓天丧弊邑而赞明公。智者见机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将范循城，由是人情离骇，无复固志。裕谓范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祸福。”范曰：“虽蒙殊宠，犹未忍谋燕。”裕嘉而不强。左右劝超诛范家，以止后叛。超知败在旦夕，又其弟諲尽忠无贰，故不罪焉。是岁东莱雨血。此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广固城门鬼夜哭。

庚戌。太上六年，正月朔旦，超登天门，朝鲜臣于城上，杀马以飧将士，文武皆有迁授。超幸姬魏夫人从超登城，见王师之盛，握超手而相对泣。韩（谖）〔諲〕谏曰：“陛下遭百六之会，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对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谢之。其尚

书令董锐劝超出降，超大怒，系之于狱。于是贺赖卢、公孙五楼为地道出战，王师不利。河间人玄文说裕曰：“昔赵攻曹疑，望气者以为滏水带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龙口，城必自陷。石季龙从之，而疑请降。后慕容恪之围段龛亦如之，而龛降。降后无几，又震开之。今旧基犹在，可塞之。”裕从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辇而升城，尚书悦寿言于超曰：“天地不仁，助寇为虐，战士尪病，日就凋陨，守困穷城，息望外援，天时人事，亦可知矣。苟历运有终，尧舜降位，转祸为福，圣达以先。宜追许郑之踪，以存宗庙之重。”超叹曰：“废兴，命也。吾能奋剑决死，不能衔璧而生。”于是张纲为裕造冲车，覆以板屋，蒙之以皮，并设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无所施用；又为飞楼、悬梯、木幔之属，遥临城上。超大怒，悬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继。裕四面进攻，杀伤甚众。十一月，尚书悦寿遂开门以纳普师。超与左右数十骑出奔，为裕军所执。裕数之以不降之状，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已。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在位六年。裕忿广固久不下，欲尽阬之，韩范谏曰：“晋室南迁，中原鼎沸，士民无援，强则附之。既为君臣，必须为之尽力。彼皆衣冠旧族，先帝遗民，今王师吊伐而尽阬之，恐西北之人无复来苏之望矣。”裕改容谢之，然犹裕忿已下，因下文据《通鉴》补足。杀鲜卑王公已下三千余人，以男女万馀口为军赏。始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一十一年，以义熙六年灭。别本作始德建平元年，岁在己亥，僭号居齐，至为刘裕所灭，岁在己酉，凡一十一年，校《载记》推上一年，原误，见《鸿传》。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三

南燕录六

慕容钟

慕容钟，字道明，德从弟也。少有识量，喜怒不形于色，机神秀发，言语清辩。至于临难对敌，智勇兼济，累进奇策，德用之颇中。由是政无大小，皆以委之，遂为佐命元勋。后公孙五楼规挟威权，虑钟抑己，因劝超诛之，钟遂谋反。事败，奔于姚兴，兴拜始平太守、归义侯。小传见《载记》。

封 孚

封孚，字处道，渤海蓆人也。祖俊，振威将军。父放，慕容暕之世吏部尚书。孚幼而聪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称。宝僭位，累迁吏部尚书。及兰汗之篡，南奔辟闾浑，浑表为渤海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为庆，喜于得卿也。”常外总机事，内参密谋，虽位任崇重，谦虚博纳，甚有大臣之体。及超嗣位，政出权嬖，多违旧章，轨宪日颓，残虐兹甚，孚屡尽匡救，超不能纳也。后临轩谓孚曰：“朕于百王可方谁？”孚对曰：“桀纣之主。”超大惭怒。孚徐步而出，不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谓孚曰：“与天子言，何其亢厉，宜应还谢。”孚曰：“行年

七十，墓木已拱，惟求死所耳。”竟不谢。以超三年死于家，时年七十一。文笔多传于世。小传见《载记》。

王 鸾

济南尹王鸾，身長九尺，腰帶十围，贯甲跨马不据鞍由蹬。慕容德见而奇其魁伟，赐之以食，一进斛馀。德惊曰：“所啖如此，非耕能饱，且才貌不凡，堪为贵人，可以大县试之。”于是拜逢陵长。政理修明，大收民誉。《御览》八百四十八。

泠 平

有司奏沙门僧智，夜入临淄人泠平舍，淫其寡嫂李氏。平与弟安国杀之。郡县按平兄弟以杀人论，而平、安国各引手杀，让生竟死，义形急难。《初学记》十七、《御览》四百十六。

段丰妻慕容氏

段丰妻慕容氏，德之女也。有才慧，善书史，能鼓琴。德既僭位，署为平原公主。年十四，适于丰。丰为人所谮，被杀，慕容氏寡归，将改适伪寿光公馀炽。慕容氏谓侍婢曰：“我闻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二夫。段氏既遭无辜，已不能同死，岂复有心于重行哉！今主上不顾礼义嫁我，若不从，则违严君之命矣。”于是克日交礼。慕容氏姿容婉丽，服饰光华，炽睹之甚喜。经再宿，慕容氏伪辞以疾，炽亦不之逼。三日还第，沐浴置酒，

言笑自若，至夕，密书其裙带云：“死后当埋我于段氏墓侧，若魂魄有知，当归彼矣。”遂于浴室自缢而死。及葬，男女观者数万人，莫不叹息曰：“贞哉公主！”路经馀炽宅前，炽闻挽歌之声，恸绝良久。依《晋书·列女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四

夏录一

赫连勃勃

赫连勃勃，字屈子，朔方人，匈奴左一作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也。曾祖刘虎，前赵刘聪嘉平中以宗室封楼烦公，拜安北将军、监鲜卑诸军事、丁零中郎将，雄据肆卢川。为代王猗卢所败，遂出塞表。祖父豹子招集种落，复为诸部之雄，后赵石季龙建武中遣使就拜平北将军、左贤王、丁零单于。父卫辰入居塞内，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因秦末兵乱，遂有朔方之地，控弦之士三万八千。姚弋弋拜辰大将军、河西王、大单于，后魏师来伐，辰遣其子右地代一作力俊提。率骑二万，拒战河东，为魏所败。魏人遂乘胜济河，攻克代来，执辰杀之。勃勃，辰第三子，乃奔于叱干部。叱干他斗伏送勃勃于魏。他斗伏兄阿利先戍大洛川，闻将送勃勃，驰谏曰：“鸟雀投人，尚宜济免，况勃勃国破家亡，归命于我？纵不能容，犹宜任其所奔。今执而送之，深非仁者之举。”他斗伏惧为魏所责，弗从。阿利潜遣劲勇篡勃勃于路，送于姚兴高平公没奕于，奕于妻之以女。

勃勃身長八尺五寸，腰帶十围，性辯慧，美风仪。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拜骁骑将军，加奉车都尉，常参军国大议，宠遇

逾于勋旧。兴弟邕言于兴曰：“勃勃天性不仁，难以亲近。陛下宠遇太甚，臣窃惑之。”兴曰：“勃勃有济世之才，吾方收其艺用，与之共平天下，有何不可！”乃以勃勃为安远将军，封阳川侯，使助没奕于镇高平，以三城，朔方杂夷及卫辰部众三万配之，使为伐魏侦候。姚邕固谏以为不可。兴曰：“卿何以知其性气？”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众残，贪暴无亲，轻为去就，宠之逾分，终为边害。”兴乃止。顷之，以勃勃为持节、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鲜卑及杂属二万馀落，镇朔方。时河西鲜卑杜崱献马八千匹于姚兴，济河至大城，勃勃留之，召其众三万馀人伪猎高平川，袭杀高平公没奕于而并其众，众至数万。

丁未。龙升元年，晋义熙三年。原作二。自称天王、大单于，大赦其境内，改弘始十年当作九。为龙升元年，署置百官。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以其大兄右地代为丞相，封代公，次兄力俟提为大将军、魏公，叱干阿利为御史大夫、梁公，弟阿利罗引为征南将军、司隶校尉，若门为尚书令，叱以鞬为征西将军、尚书左仆射，乙斗为征北将军、尚书右仆射，自馀以次授任。其年，讨鲜卑薛（于）〔干〕等三部，破之，降众万数千。进讨姚兴三城已北诸戍，斩其将杨丕、姚石生等。诸将谏固险，不从，又复言于勃勃曰：“陛下将欲经营宇内，南取长安，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凭系，然后大业可成。高平险固，山川沃饶，可以都也。”勃勃曰：“卿徒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业草创，众族未多，姚兴亦一时之雄，关中未可图也。且其诸镇用命，我若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众非其敌，亡可立待。吾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其后，救后则击其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岭北、河东尽我有也。待姚兴死后，

徐取长安。姚泓凡弱小儿，擒之方略，已在吾计中矣。昔轩辕氏亦迁居无常二十余年，岂独我乎！”于是侵掠岭北，岭北诸城门不昼启。兴叹曰：“吾不用黄儿之言，以至于此！”黄儿，姚邕小字也。

勃勃初僭号，求婚于秃发傉檀，傉檀弗许。勃勃怒，率骑二万伐之，自杨非至于支阳三百馀里，大破之，杀伤万馀人，驱掠二万七千口、牛马羊四十万而还。傉檀率众追之，其将焦朗谓傉檀曰：“勃勃天资雄鹜，御军齐肃，未可轻也。今因抄掠之资，率思归之士，人自为战，难与争锋。不如从温围北渡，趣万斛堆，阻水结营，制其咽喉，百战百胜之术也。”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一十四。傉檀将贺连怒曰：“勃勃以死亡之余，率乌合之众，犯顺结祸，幸有大功。今牛羊塞口，财宝若山，窘弊之余，人怀贪竞，不能督厉士众以抗我也。我以大军临之，必土崩鱼溃。今引军避之，示敌以弱。我众气锐，宜在速追。”傉檀曰：“吾追计决矣，敢谏者斩！”不从。勃勃闻而大喜，乃于阳武下峡凿陵埋车以塞路。傉檀遣善射者射之，中勃勃左臂。勃勃乃勒众逆击，大败之，杀伤万计。此八句亦见《御览》三百一十四。大破傉檀于百井，追奔八十馀里，杀众数万，斩其大将十馀人，以人头为京观，号曰髑髅台，此节亦见《御览》一百七十七及三百十四。还于岭北。勃勃与姚兴将张佛生战于青石原，又败之，俘斩五千七百八。

戊申。二年，兴遣将齐难率众二万来伐，勃勃退如河曲。难以去勃勃既远，纵兵掠野，勃勃潜军覆之，俘获七千馀人，收其戎马兵杖。难引军而退，勃勃复追击于木城，拔之，擒难，俘其将士万有三千，戎马万匹。岭北夷夏降附者数万计，勃勃于是拜置守宰以抚之。

己酉。三年，勃勃乃率骑二万入高冈，及于五井，掠平凉杂胡七千馀户以配后军，进屯依力川。后秦姚兴来伐，至三城，勃勃候兴诸军未集，率骑击之。兴大惧，遣其将姚文宗拒战，勃勃伪退，设伏以待之。兴遣其将姚榆生等追之，伏兵夹击，皆擒之。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二。兴将军王奚（仲），聚羌胡三千馀户于敕奇堡，勃勃进攻之。奚骁悍有膂力，短兵接战，勃勃之众多为所伤。勃勃乃羈縻围之。于是堰断其水，堡人窘迫，执奚出降。勃勃谓奚曰：“卿忠臣也！朕方与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为惠。”乃与所亲数十人自刎而死。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三十二，而三百八十六及二百三十二引作《后秦录》。勃勃又攻兴将金洛生于黄石冈，弥姐豪地于我罗城，皆拔之，徙七千馀家于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领幽州牧以镇之。

庚戌。四年，遣其尚书金纂率骑二万攻平凉，姚兴来救，纂为兴所败，死之。勃勃兄子左将军罗提率步骑一万攻兴将姚广都于定阳，克之，坑将士四千馀人，以女弱为军赏。拜广都为太常。勃勃又攻兴将姚寿都于清水城，寿都奔上邽，徙其人万六千家于大城。是岁，齐难、姚广都谋叛，皆诛之。

辛亥。五年，姚兴将姚详弃三城，南奔大苏。勃勃遣其将平东鹿奕于要击之，执详，尽俘其众。详至，勃勃数而斩之。

壬子。六年，勃勃率骑三万攻安定，与兴将杨佛嵩战于青石北原，败之，降其众四万五千，获戎马三万匹。进攻姚兴将党智隆于东乡，降之，署知隆光禄勋，徙其三千馀户于贰城。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德来奔。勃勃谓买德曰：“朕大禹之后，世居幽朔，祖宗重辉，常与汉魏为敌国。中世不竞，受制于人。逮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虏。今将应运而兴，复大禹之

业，卿以为何如？”买德曰：“自皇晋失统，神器南移，群雄岳峙，人怀问鼎，况陛下奕叶载德，重光朔野，神武超于汉皇，圣略迈于魏祖，而不于天启之机建成大业乎！今秦攻虽衰，藩镇犹固，深愿蓄力待时，详而后举。”勃勃善之，拜军师中郎将。

癸丑。凤翔元年，大赦其境内，改龙升七年为凤翔元年。以叱干阿利领将作大匠，句亦见《广韵》。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水北、黑渠之南营起都城。勃勃下书曰：“古人制起城邑，或以山水，或以义立名，今都城已建，万堵斯作，克成弗远，宜立美名。朕方统一天下，君临万邦，都城可以统万为名。”此节详见《御览》一百九十二及百六十四。阿利性尤巧，然残忍刻薄，乃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勃勃以为忠，故委以营缮之任。又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又造百炼钢刀，为龙雀大钹，号曰“大夏龙雀”，铭其背曰：“古之利器，吴楚湛卢。大夏龙雀，名冠神都。可以怀远，可以柔迓。如风靡草，威服九区。”世甚珍之。复铸铜为大鼓及飞廉、翁仲、铜驼、龙虎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此节《广川书跋》引作崔鸿《十六国书》。凡杀工匠数千，以是器物莫不精丽。

于是议讨乞伏炽磐。王买德谏曰：“明王之行师也，轨物以德不以暴。且炽磐我之与国，新遭大丧，今若伐之，岂所谓乘理而动，上感灵和之义乎！苟恃众力，因人丧难，匹夫犹耻为之，而况万乘哉！”勃勃曰：“甚善。微卿，朕安闻此言！”五月，雨鱼于统万，时兴役尤甚。此节依《御览》八百七十七引补。其年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姓改妣氏，音殊中国，故后从母氏为刘氏。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

或以王父为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者，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此段亦见《御览》三百六十二。

甲寅。二年，立一作夫人。梁氏为王后，立子琚为太子；封子延，阳平公；昌，太原公；伦，酒泉公；定，平原公；满，河南公；安，中山公。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五

夏录二

赫连勃勃

乙卯。凤翔三年，攻姚兴将姚逵于杏城，二旬，克之，执逵及其将姚大用、姚安和、姚利仆、尹敌等，坑战士二万人。遣其御史中丞乌洛孤盟于沮渠蒙逊曰：“自金晋数终，祸缠九服，赵魏为长蛇之墟，秦陇为豺狼之穴，二都神京，鞠为茂草，蠢尔群生，罔知凭赖。上天悔祸，运属二家，封疆密迩，道会义亲，宜敦和好，弘康世难。爰自终古，有国有家，非盟誓无以昭神祇之心，非断金无以定始终之好。然晋楚之成，吴蜀之约，咸口血未干而寻背之。今我二家，契殊曩日，言未发而有笃爱之心，音一交而怀倾盖之愿，息风尘之警，同克济之诚，戮力矢心，共济六合。若天下有事，则双振义旗；区域既清，则并敦鲁卫。夷险相赴，交易有无，爰及子孙，永崇斯好。”蒙逊遣其将沮渠汉平来盟。

丙辰。四年，勃勃闻姚泓将姚嵩与氏王杨盛相持，率骑四万袭上邽，未至而嵩为盛所杀。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杀泓秦州刺史姚平都及将士五千人，毁城而去。进攻阴密，又杀兴将姚良子及将士万余人。以其子昌为使持节、前将军、雍州刺史，镇阴密。泓将姚恢弃安定，奔于长安，安定人胡俨、华韬率户五

万据安定，降于勃勃。以俨为侍中，韬为尚书，留镇东羊苟儿镇之，配以鲜卑五千。进攻泓将姚谶于雍城，谶奔长安。勃勃进师次郿城，泓遣其将姚绍来拒，勃勃退如安定。胡俨等袭杀苟儿，以城降泓。勃勃引归杏城，笑谓群臣曰：“刘裕伐秦，水陆兼进，且裕有高世之略，姚泓岂能自固！吾验以天时人事，必当克之。又其兄弟内叛，安可以拒人！裕既克长安，利在速返，正可留子弟及诸将守关中。待裕发軔，吾取之若拾芥耳，不足复劳吾士马。”于是秣马厉兵，休养士卒。寻进据安定，姚泓岭北镇戍郡县悉降，勃勃于是尽有岭北之地。

九月，刘裕灭秦，入于长安，遣使遗勃勃书，请通和好，约为兄弟。勃勃命其中书侍郎皇甫徽为文而阴诵之，召裕使前，口授舍人为书，封以答裕。裕览其文而奇之，使者又言勃勃容仪瓌伟，英武绝人。裕叹曰：“吾所不如也。”既而勃勃还统万。十二月，裕留子义真镇长安而还。勃勃闻之大悦，遂图进取之计，谓王买德曰：“朕将进图长安，卿试言取之方略。”买德曰：“刘裕灭秦，所谓以乱平乱，未有德政以济苍生。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陛下以顺代逆，义贯幽显，百姓以君命望陛下义旗之至，以日为岁矣。青泥、上洛，南师之冲要，宜置游兵断其去来之路。然后杜潼关，塞崤陕，绝其水陆之道。陛下声檄长安，申布恩泽，三辅父老皆壶浆以迎王师矣。义真独坐空城，逃窜无所，旬之间必面缚麾下，所谓兵不血刃，不战而自定也。”勃勃善之，以太子琚都督前锋诸军事，领抚军大将军，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前将军赫连昌屯兵潼关，以买德为抚军长史，南断青泥，勃勃率大军继发。

丁巳。五年，琨至渭阳，降者属路。义真遣龙骧将军沈田子率众逆战，琨击败之，退屯刘回堡。田子与义真司马王镇恶不平，因镇恶出城，遂杀之。义真又杀田子。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拒守。关中郡县悉降。琨夜袭长安，不克。八月，勃勃进据咸阳，长安樵采路绝。刘裕闻之大惧，乃召义真东镇洛阳，以朱龄石为雍州刺史，守长安。义真大掠而东，至于灊上，百姓遂逐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琨率众三万追击义真，王师败绩，义真单马而遁。买德获晋宁朔将军傅弘之、辅国将军蒯恩、义真司马毛修之于青泥，积人头以为京观。于是勃勃大飨将士于长安，举觞谓王买德曰：“卿往日之言，一周而果效，可谓算无遗策矣。虽宗庙社稷之灵，亦卿谋猷之力也。此觞所集，非卿而谁！”于是拜买德都官尚书，加冠军将军，封河阳侯。赫连昌攻龄石及龙骧将军王敬于潼关之曹公故垒，克之，执龄石及敬，送于长安。

戊午。昌武元年正月，群臣乃劝进勃勃称皇帝，勃勃曰：“朕无拨乱之才，不能弘济兆庶，自枕戈寝甲，十有二年，而四海未同，遗寇尚炽，不知何以谢责当年，垂之来叶！将明扬仄陋，以王位让之，然后归老朔方，琴书卒岁。皇帝之号，岂薄德所膺！”群臣固请，乃许之。三月，筑坛于灊上，僭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内，改凤翔六年为昌武元年。

己未。真兴元年，遣其将奴侯提率步骑二万攻晋并州刺史毛德祖于蒲坂，德祖奔于洛阳。以侯提为并州刺史，镇蒲坂。勃勃归于长安，征隐士京兆韦祖思。思至而恭惧逋祸，二字一作过礼。勃勃怒曰：“吾以国士征汝，汝奈何以非类处吾！汝昔不拜姚兴，何独拜我？我今未死，汝犹不以我为帝王，吾死之后，汝

辈弄笔，当置我何处？”一作置吾何地。遂杀之。此节亦见《御览》四百九十二。群臣劝都长安，勃勃曰：“朕岂不知长安累帝旧都，有山河四塞之固！但荆吴僻远，势不能为人之患。东魏与我同壤境，去北京才数百馀里，若都长安，北京恐有不守之忧。朕在统万，彼终不能济河，诸卿适未见此耳！”其下咸曰：“非所及也。”乃于长安置南台。冬十月，以太子璿领大将军、雍州牧、录南台尚书事，镇长安。十一月，勃勃田于三交，至绿莲池而还。二句依《初学记》八引补。统万所建宫殿、苑囿大成，遂大赦其境内，改昌武二年为真兴元年。乃刻石都南，颂纪功德曰：

夫庸大德盛者，必建不刊之业；道积庆隆者，必享无穷之祚。昔在陶唐，数钟厄运，我皇祖大禹，以至圣之姿，当经纶之会，凿龙门而辟伊阙，疏三江而决九河，夷一元之穷灾，拯六合之沉溺，鸿绩侔于天地，神功迈于造化，故二仪降祉，三灵叶赞，揖让受终，光启有夏。传世二十，历载四百，贤辟相承，哲王继轨，微猷冠于玄古，高范焕乎畴昔。而道无常夷，数或屯险，王桀不纲，网漏殷氏，用使金晖绝于中天，神辔辍于促路。然纯曜未渝，庆绵万祀，龙飞漠南，凤峙朔北。长辔远驭，则西罩昆山之外；密网遐张，则东纒沧海之表。爰始逮今，二千馀载，虽三统迭制于崑函，五德革运于伊洛，秦雍成篡弑之墟，周豫为争夺之藪，而幽朔谧尔，主有常尊于上，海代晏然，物无异望于下。故能控弦之众百有馀万，跃马长驱，鼓行秦赵，使中原疲于奔命，诸夏不得高枕，为日久矣。是以偏师暂拟，泾阳摧隆周之锋；赫斯一奋，平阳挫汉祖之锐。霸王继踪，犹朝日之升扶桑；英豪接踵，若夕月之登蒙汜。自开辟以来，未始闻也。非夫卜世与乾坤比长，鸿基与山岳齐固，孰能本支于千叶，重光于万

祀，履寒霜而逾荣，蒙重氛而弥耀者哉！

于是玄符告征，大猷有会，我皇诞命世之期，应天纵之运，仰协时来，俯顺时望。龙升北京，则义风盖于九区；凤翔天域，则威声格于八表。属奸雄鼎峙之秋，群凶岳立之际，昧旦临朝，日旰忘膳，运筹命将，举无遗策。亲御六戎，则有征无战。故伪秦以三世之资，丧魄于关陇；河源望旗而委质，北虏钦风而纳款。德音著于柔服，威刑彰于伐叛，文教与武功并宣，俎豆与干戈俱运。五稔之间，道风弘著，暨乎七载而王猷允洽。乃远惟周文，启经始之基；近详山川，究形胜之地，遂营起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其为独守之形，险绝之状，固已远迈于咸阳，超美于周洛。若乃广五郊之义，尊七庙之制，崇左社之规，建右稷之礼，御太乙以缮明堂，模帝坐而营路寝，闾阖披霄而山亭，象魏排虚而岳峙，华林灵沼，崇台秘室，通房连阁，驰道苑园，可以荫映万邦，光覆四海，莫不郁然并建，森然毕备，若紫微之带皇穹，阊风之跨后土。然宰司鼎臣，群黎士庶，金以为重威之式，有阙前王。于是延王尔之奇工，命班、输之妙匠，搜文梓于邓林，采绣石于恒岳，九域贡以金银，八方献其瑰宝，亲运神奇，参制规矩，营离宫于露寝之南，起别殿于永安之北。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玄栋镂椳，若腾虹之扬眉；飞檐舒颡，似翔鹏之矫翼。二序启矣，而五时之座开；四隅陈设，而一御之位建。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随珠，辘以金镜。虽曦望互升于表，而终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故善目者不能为其名，博辩者不能究其称，斯盖神明之所规模，非人工之所经制。若乃寻名以求类，迹状以效真，据质以究名，形疑

妙出，虽如来须弥之宝塔，帝释忉利之神宫，尚未足以喻其丽，方其饰矣。

昔周宣考室而咏于诗人，閼宫有恤而颂声是作。况乃太微肇制，清都启建，轨一文昌，旧章唯始，咸秩百神，宾享万国，群生开其耳目，天下咏其来苏，亦何得不播之管弦，刊之金石哉！乃树铭都邑，敷赞硕美，俾皇风振于来叶，圣庸垂乎不朽。其辞曰：

于赫灵祚，配乾比隆。巍巍大禹，堂堂圣功。仁被苍生，德格玄穹。帝锡玄珪，揖让受终。哲王继轨，光阐徽风。道无常夷，数或不竞。金精南迈，天辉北联。灵祉逾昌，世业弥盛。惟祖惟父，克广休命。如彼日月，连光接镜。玄符瑞德，乾运有归。诞钟我后，应图龙飞。落落神武，恢恢圣姿。名教内敷，群妖外夷。化光四表，威截九围。封畿之制，王者常经。乃延输尔，肇建帝京。土苞上壤，地跨胜形。庶人子来，不日而成。崇台霄峙，秀阙云亭。千榭连隅，万阁接屏。晃若晨曦，昭若列星。离宫既作，别宇云施。爰构崇明，仰准乾仪。悬薨风阅，飞轩云垂。温室嵯峨，层城参差。楹雕虬虎，节镂龙螭。莹以宝璞，饰以珍奇。称因褒著，名由实扬。伟哉皇室，盛矣厥章！义高录台，美隆未央。迈轨三五，貽则霸王。永世垂范，亿载弥光。

其秘书监胡义周之辞也。名其南门曰朝宋门，东门曰招魏门，西门曰服凉门，北门曰平朔门。此四句亦见《御览》一百八十二。

庚申。二年四月，追尊父卫辰曰桓皇帝，庙号太祖，母苻氏为桓文皇太后，祖豹子曰宣皇帝，曾祖虎曰景皇帝，高祖训儿曰元皇帝。

勃勃凶残好杀，无顺守之规。常居城上置矛一作弓箭于侧，

有所嫌忿，便手自戮之，群臣忤视者毁其目，笑者决其唇，谏者谓之诽谤，先截其舌而后斩之。夷夏噤然，人无生赖。此节亦见《御览》四百九十二。五月，雨鱼于统万。

辛酉。三年十月，原作二年十月。起冲天台于统万南山，欲登之以望长安。此二句亦见《御览》一百八十二。

壬戌。四年。

癸亥。五年。

甲子。六年，勃勃将废太子璿为秦王，以酒泉公伦为太子。璿闻将废己，率众七万北伐伦，伦率骑三万拒之，战于平城，为璿所败，伦死之。太原公昌率骑一万袭杀璿，率众八万五千归于统万。勃勃大悦，立昌为太子。

乙丑。七年六月，太庙基陷。此节依《御览》八百八十引补。七月，勃勃寝疾甚，辇升永和殿，召群臣属以后事。八月，二字亦见《御览》八百八十。薨于永安殿，年四十五，谥武烈皇帝，葬嘉平陵，庙号世祖。勃勃在位十三年而宋受禅，以宋元嘉二年死。子昌嗣伪位。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六

夏录三

赫连昌

赫连昌，一名折，勃勃之第三子。身長八尺，魁岸美姿貌。勃勃薨，赫连昌发二百里内民二万五千人凿嘉平陵，七千人缮清庙于契吴。初，昌父勃勃北游契吴，升高而叹曰：“美哉斯阜！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未有若斯之美。”昌以勃勃平昔之意也，故立庙焉。葬勃勃于城西十五里，起行宫，模写统万宫殿，饰以金银珠玕。葬讫焚之，杀骏马四十匹。此段依《御览》五百五十五引补。勃勃葬，即位于永安台，大赦，改真兴七年为承光元年。

丙寅。二年七月，杏城刘睹川有青石，大如马头，浮在水上，逆流而行。人见而送之，群臣咸贺，以为石者沉而浮，隐者出，逆流而行，荆吴入朝之象。昌原引作勃大悦。此段亦见《北堂书钞》。十月，魏乘虚来伐。

丁卯。三年五月，战于黑渠，为魏所败。昌与数千骑奔还，魏追骑亦至，昌留河内公费连乌提守高平，徙诸城民七万户于安定以都之。

戊辰。四年宋元嘉五年二月，魏军至安定，攻城。三月，城溃，昌奔秦州，魏东平公鹅青追擒之，送于魏。上二节，《通鉴考异》引《十六

国春秋钞》亦与此同。明云与《魏书》纪传言安颉擒昌不同，而屠本偏舍此而录《魏书》，何哉？魏封昌秦王，尚始平公主，为魏所杀。

赫连定

赫连定，勃勃第五子。凤翔二年，封平原公、雍州牧，镇长安。率众赴安定，进封平原王、大将军，领司徒。昌为魏所擒，定遂率遗众数万据平原，僭称皇帝，大赦，改承光四年为胜光元年。进征南大将军、白兰王吐谷浑慕瓚，为开府仪同三司、河南王。

己巳。二年十月，畋于阴磐，定登苛《初学记》八引作子可二字。蓝山而望统万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当与诸卿建王季之业。”俄而有群狐百数鸣于定傍，令射之，无所获。定恶之，曰：“大不善，咄咄天道，复何言哉！”

庚午。三年九月，魏师来袭。十月，克安定，进攻平原。十一月，定遂掠民五万户，西奔上封。

辛未。四年，宋元嘉八年。河南王慕瓚因戎狄之众，东面以争天下，瓚原作魏。遣益州刺史没利延、宁州刺史拾虎率骑三万来伐，执定以归。此节亦见《通鉴考异》。吐谷浑拾虎原作寅，因唐讳改。者，拾虔之弟也。年数岁，犹大啼哭，母氏念忧其不惠，父树洛干曰：“此儿吾家骠肩驯驹，伯乐尚不能目之，而况庸人哉！终成吾门户者，必在此子。”年六七岁，而器识不恒，或谓之神童。此段依《御览》三百八十四引补。遂送定于魏。勃勃初号龙升元年，岁在丁未，至是岁在辛未，二十五载也。《载记》作自勃勃至定，二十有六载而亡。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七

前凉录一

张 轨

张轨，字士彦，安定乌氏人，汉常山景王耳十七世孙也。家世孝廉，以儒学显。祖烈，魏外黄令；父温，为太官令。母陇西辛氏。轨少明敏，好学明经，有器望，姿仪典则，与同郡皇甫谧字士安。友善，隐于宜阳女几山。秦始初，受叔父锡官五品。中书监张华与亲论经义及政事损益，甚器之，谓安定中正为蔽善抑才，乃为之美谈，以为二品之精。卫将军杨珧辟为掾，拜太子二字一作宫守舍人。与京兆杜预善，以所注《易》遗之。太康中，为尚书郎、太子洗马、中庶子，累迁散骑常侍、征西将军、司马。

轨以晋室多难，阴图保据河西，追襄融故事，筮之，遇《泰》之《观》，轨乃投筊喜曰：“霸者之兆也。”乃求为凉州。公卿亦举轨才堪御远。永宁初，出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于时鲜卑反叛，寇盗纵横，轨到官即讨破之，斩首万馀级，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课农桑，拔贤才，以宋配、阴充、汜瑗、阴澹为股肱谋主。宋配，一作丑。字仲业，敦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华竞，形状短小，体有鳞甲，仕至当作时为西平太守。依《御览》三百七十八引补。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以教之，春秋行乡射之礼。秘书监缪世征、少府掾虞夜观

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惟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间、成都二王之难，遣兵三千，东赴京师。初，汉末金城人阳成远杀太守以叛，郡人冯忠赴户号哭，呕血而死。张掖人吴咏为护羌校尉马贤所辟，后为太尉庞参掾，参、贤相诬，罪应死，各引咏为证，咏计理无两直，遂自刎而死。参、贤惭悔，自相和释。轨皆祭其墓而旌其子孙。永兴中，鲜卑若罗拔能皆为寇，轨遣司马宋配击之，斩拔能，俘十馀万口，威名大震。永兴二年，惠帝遣加一作拜安西将军，封安乐乡侯，邑千户。光熙元年，惠帝崩，遣长史北宫纯、司马纂，别驾阴监，奉表京师。是岁，大破姑臧。姑臧城本匈奴所筑也，南北七里，东西三里，地有龙形，故名卧龙城。初，汉末博士敦煌侯瑾谓其门人曰：“后城西泉水当竭，有双阙起其上，与东门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中，郡官果起学馆，筑双阙于泉上，与东门正相望矣。至是，张氏遂霸河西。今之甘州。

永嘉元年正月，东羌校尉韩稚杀秦州刺史张辅，轨少府司马杨胤言于轨曰：“今稚逆命，擅杀张辅，明公杖钺一方，宜愆不恪，此亦《春秋》之义，诸侯相灭亡，桓公不能救，则桓公耻之。”轨从焉，遣中督护汜瑗率众二万讨之，先遗稚书曰：“今王纲纷挠，牧守宜戮力勤王。适得雍州檄，云卿称兵内侮。吾董任一方，义在伐叛，武旅三万，骆驿继发，伐木之感，心岂可言！古之行师，全国为上，卿若单马军门者，当与卿共平世难也。”稚得书而降。未几，瑗为乱兵所杀。汜瑗，字伯玉，敦煌人也。与同郡宋配、陈璵遇相者于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俸。然汜瑗腹有逆毛，当兵死无后。”依《御览》七百三十引补。遣主簿令狐亚聘南阳王模，模甚悦，遗轨以帝所赐剑，谓轨曰：“自陇以西，

征伐断割悉以相委，如此剑矣。”二年，王弥寇洛阳，轨遣北宫纯、张纂、马鲂、阴潜等率州军击破之，又败刘聪于河东，京师歌之曰：“凉州大马，横行天下。凉州鸱苕寇贼消，鸱苕翩翩怖杀人。”帝嘉其忠，进西平郡公，不受。永嘉四年十一月，黄龙出于临羌，河发水升天，身长十馀丈。张掖临松山有石如“张掖”字。七字一作石有金马四字。掖字渐磨灭，粗可识，而张字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一作四方安万年。”此节亦见《御览》五十，引作晋元嘉元年。姑臧又有玄石，白点成二十八宿。于时天下既乱，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轨遣使贡献，岁时不替。朝廷嘉之，屡降玺书慰劳。

五年，轨患风，口不能言，使子茂摄州事。酒泉太守张镇潜引秦州刺史贾龛以伐轨，密使诣京师，请尚书侍郎曹祛为西平太守，图为辅车之势。轨别驾麴晁欲专威福，又遣使诣长安，告南阳王模，称轨废疾，以请贾龛，而龛将受之。其兄让龛曰：“张凉州一时名士，威著西州，汝河德以代之！”龛乃止。更以侍中爰瑜为凉州刺史。治中杨澹驰诣长安，割耳盘上，诉轨之被诬，模乃表停之。

晋昌张越，凉州大族，讖言张氏霸凉，自以才力应之。从陇西内史迁凉州刺史。越志在凉州，遂托病归河西，阴图代轨，乃遣兄镇及曹祛、麴佩移檄废轨，以军司杜耽摄州事，使耽表越为刺史。轨令曰：“吾在州八年，不能绥靖区域，又值中州兵乱，秦陇倒悬，加以寝患委笃，实思敛迹避贤。但负荷任重，未便辄遂。不图诸人横兴此变，是不明吾心也。吾视去贵州如脱屣耳！”欲遣主簿尉髦奉表诣阙，便速脂辖，将归老宜阳。长史王融、参军孟畅踰折镇檄，排阍入谏曰：“晋室多故，人神涂炭，实

赖明公抚宁西夏。张镇兄弟敢肆凶逆，宜声其罪而戮之，不可坐成其志也。”轨默然。融等出而戒严。武威太守张琁遣子坦驰诣京师，表曰：“魏尚安边而获戾，充国尽忠而被谴，皆前史之所议，今日之明鉴也。顺阳之思——作为刘陶，守阙者十人。刺史之莅臣位，若慈母之于赤子，百姓之爱臣轨，若旱苗之得膏雨。伏闻信惑流言，当有迁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宜骚动一方。”寻以子寔为中督护，率兵讨镇。遣镇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亚前喻镇曰：“舅何不审安危，明成败？主公西河著德，兵马如云，此犹烈火已焚，待江汉之水，溺于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数万之军已临近境，今唯全老亲，存门户，辅诚归官，必保万全之福。”镇流涕曰：“人误我也！”乃委罪功曹鲁连而斩之，诣寔归罪。南讨曹祛，走之。张坦至自京师，帝优诏劳轨，依模所表，命诛曹祛。轨大悦，赦州内殊死已下。命寔帅尹员、宋配步骑三万讨祛，别遣从事田迴、王丰率骑八百自始臧西南出石驴，据长宁。祛遣麴晃距之，战于黄坂。寔诡道出浩亶，战于破羌，斩祛及牙门田器。

遣治中张闾送义兵五千及郡国秀孝贡计、器甲方物归于京师。令有司可推详立州已来清贞德素，嘉遁遗荣；高才硕学，著述经史；临危殉义，杀身为君；忠谏而婴祸，专对而释患；权智雄勇，为时除难，谄佞误主，伤陷忠贤；具状以闻。州中父老莫不相庆。光禄傅祗、太常挚虞遗轨书，告京饥匱，轨即遣参军杜勋献马五百匹、毯布三万匹。帝遣使者进拜镇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封霸城侯，进车骑大将军、开府辟召、仪同三司。策命未至，而王弥遂逼洛阳，轨遣将军张斐、北宫纯、郭敷等率精骑五千往卫京都。及刘曜攻陷长安，二字当作京都。迁晋帝

于平阳，斐等皆没于贼。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分武威置武兴郡以居之。是年，枹罕令严羌妾产一龙一鸷，鸷寻飞去，龙十五日雷雨迎之，大风吹拔张掖大树，经夜还立。此节依《御览》九引补。

六年。太府主簿马飏言于轨曰：“四海倾覆，乘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径造平阳，必当万里风披，有征无战。未审何惮不为此举？”轨曰：“是孤心也。”又闻秦王入关，乃驰檄关中说：“主上构危，迁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丧气。秦王天挺圣德，神武应期。世祖之孙，王今为长。凡我晋人，食土之类，龟筮克从，幽明同款。宜简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锋督护宋配步骑二万，径至长安，翼卫乘輿，折冲左右。西中郎寔中军三万，武威太守张琬胡骑二万，骆驿继发，仲秋中旬会于临晋。

俄而秦王为皇太子，遣使拜张轨为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固辞。金城太守胡勔叛，轨遣都护宗毅、治中令狐浏讨之，济河中流，白鱼入船，浏曰：“鱼鳞物，虏必解甲归我矣。”勔果请降，轨宥之。此节依《御览》九百三十五、《事类赋注》二十九引补。秦州刺史裴苞、东羌校尉贯兴据险断使，命宋配讨之。西平王叔与曹祛馀党麴儒等劫前福禄令麴恪为主，执太守赵彝，东应裴苞。寔回师讨之，斩儒等。左督护阴预与苞战陕西，大败之，苞奔桑凶坞。是岁，北宫纯降刘聪。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辞。左司马窦涛言于轨曰：“曲阜周旦弗辞，营丘齐望承命，所以明国宪，厉殊勋。天下崩乱，皇輿迁幸，州虽僻远，不忘匡卫，故朝廷倾怀，嘉命屡集。宜从朝旨，以副群心。”轨不从。初，寔平麴儒，徙元恶六百馀家。治中令狐浏曰：“夫除恶人，犹农夫之去草，令绝其根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绝后患。”寔不纳。儒党

果叛，寔进平之。

建兴元年，晋愍帝即位于长安，遣使者拜轨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侍中，封西平郡公，进位司空，固让不受。太府参军索辅言于轨曰：“古以金贝皮布为货，息谷帛量度之秬。二汉制五铢钱，通易不滞。泰始中，河西荒废，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今中州虽乱，此方安全，宜复五铢，以济通变之会。”轨纳之，立制准布用钱，钱遂大行，人赖其利。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蒜力禁切。作奇状，并人高二枚。此节依《御览》七百五十八引补。刘曜寇北地，轨又遣参军麴陶领三千人卫长安。二年，帝遣大鸿胪辛攀进拜轨侍中、太尉、凉州牧、西平公。辛攀，字怀远，陇西狄道人也。父馼，一作爽，一作爽。尚书郎；兄鉴、旷，弟宝、迅，皆以才识知名。秦雍间为之语曰：“五^{一作三}龙一门，金友玉昆。”攀年七岁，随父馼在京师。北地程晓，馼之亲友。目攀而笑曰：“犁牛稚犊，孺子之谓。”攀曰：“戏及人亲，非雅训也。”晓及众宾，大奇异之。此依《御览》三百八十四及四百九十五、八百四引补。轨又固辞。以轨年老多疾，拜子寔行抚军副、凉州刺史，在州十三年。五月，轨寝疾，遗令曰：“吾无德于人，今疾病弥留，殆将命也。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思报国，下以宁家。素棺薄葬，无藏金玉。善相安逊，以听朝旨。”表立子寔为世子。己丑，二字亦见《通鉴考异》，《帝记》作壬辰。薨于正寝，年六十，葬建陵，三字亦见《通鉴考异》。册赠侍中、太尉，谥武穆公。张祚僭号，追尊武王，庙号太宗。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八

前凉录二

张 寔

张寔，字安逊，轨之世子也。学尚明察，敬贤爱士，晋举秀才，除尚书郎。永嘉初元年，元字恐误。固辞骁骑将军，请还凉州，帝许之，改授议郎。及至姑臧，以讨曹祛功，封建武亭侯。寻迁西中郎将，进爵福禄县侯。建兴初，除西中郎将，领护羌校尉。二年，轨卒，州人推寔摄父位。建兴元年，长史张玺、汜祗等表寔嗣位。汜祗，字休臧，敦煌人，为福禄令，刚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马汉遣督邮张休祖劾祗，休祖曰：“吾不闻宁逢三千头虎，不逢张休祖乎！”祗怒，以印系肘，出而就缚。缚讫，发印以告从事。事闻，休祖坐不解印，擅缚令长，以大不敬论。祗迁居延令，仕寔为左长史。依《御览》四百二十八引补。十月，愍帝遣使因下策书曰：“维乃父武公，著勋西夏。顷胡贼狡猾，侵逼近甸，义兵锐卒，万里相寻，奉贡远珍，府无虚岁。方委专征，荡清九域，昊天不吊，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维尔俊劭英毅，宜世表西海。今授持节、都督凉州诸军事、西中郎将、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往钦哉！其阐弘先绪，俾屏王室。”乙亥。张寔元年建兴三年。兰池长赵弇一作婴上言军士张冰于青涧水中得玉玺一，钳钮，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群僚上贺称德。寔曰：“孤

常忿袁本初拟肘，诸君何忽有此言！”乃送之于京师。此节亦见《御览》六百八十二。

丙子。二年，建兴四年。下令国中曰：“忝绍前踪，庶几刑政不为百姓之患，而比年饥旱，殆由庶事有缺。窃慕箴诵之言，以补不逮。自今有面刺孤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陈孤过者，答以筐篚；谤言于市者，报以羊米。”贼曹佐高昌隗瑾进言曰：“圣王将举大事，必崇三讯之法，朝置谏官以匡大理，疑承辅弼以补阙拾遗。今事无巨细，尽决圣虑，兴师布令，朝中不知，若有谬阙，则下无分谤。窃谓宜偃聪塞智，开纳群言，政刑大小，与众共之。若恒内断圣心，则群僚畏威而面从矣。善恶专归于上，虽赏千金，终无言也。”寔纳之，增位三等，赐帛四十匹。遣督护王该送诸郡贡计，献名马方珍、经史图籍于京师。

会刘曜逼长安，寔遣将军王该率众以援京城。帝嘉之，拜都督陕西诸军事。十一月，帝将降于刘曜，下诏于寔曰：“天步（危）〔厄〕运，祸降晋室，京师倾陷，先帝晏驾贼庭。朕流漂宛许，爰暨旧京。群臣以宗庙无主，归之于朕，遂以冲眇之身托于王公之上。自践宝位，四载于兹，不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难，元元兆庶仍遭涂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贼刘载僭称大号，祸加先帝，肆杀藩王，深为仇耻，枕戈待旦。刘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蚁众，乘虚深寇，劫质羌胡，攻没北地。麴允总戎在外，六军政绩，侵逼京城，矢流宫阙。胡崧等虽赴国难，殿而无效，围堑十重，外救不至，粮尽人穷，遂为降虏。仰惭乾灵，俯痛宗庙。君世笃忠亮，勋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凭赖。今进君大都督、侍中、司空、凉州牧，承制行事。琅邪王宗室亲贤，远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悬，朕已诏王，时摄大位。君其挟赞琅邪，共济艰运。若不

忘主，宗庙有赖。明便出降，故夜见公卿，属以后事，密遣黄门侍郎史淑、侍御史王冲齋诏假授。临出寄命，公其勉之。”

丁丑。三年元建武元年，寔犹称建兴五年。史淑等至姑臧，寔以天子蒙尘，冲让不拜。建威将军、西海太守张肃，寔叔父也，以京师危逼，请为先锋击刘曜。寔以肃年老，弗许。肃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宠，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寔曰：“门户受重恩，自当阖宗效死，忠卫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气力衰竭，军旅之事非耆老所堪。”乃止。既而闻京师陷没，肃悲愤而卒。

寔知刘曜逼迁天子平阳，大临三日。遣太府司马韩璞、灭寇将军田齐、抚戎将军张闾、前锋督护阴预步骑一万，东赴国难。命讨虏将军陈安、故太（子）〔守〕贾骞、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璞等前驱。戒璞曰：“前遣诸将多违机信，所执不同，致有乖阻。且内不和亲，焉能服物！今遣卿督五将兵事，当如一体，不得令乖异之问达孤耳也。”复遗南阳王保书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躯。孤州远域，首尾多难，是以前遣贾骞，瞻望公举。中被符命，敕骞还军。忽闻北地陷没，寇逼长安，胡崧不进，麴允持金五百请救于崧，是以决遣贾骞等进军度岭。会闻朝廷倾覆，为忠不达于主，遣兵不及于难，痛慨之深，死有馀责。今更遣韩璞等，惟公命是从。”乃璞次南安，诸羌断军路，相持百馀日，粮竭矢尽。璞杀驾牛飧军，泣谓众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还乎？”曰：“欲。”“从我令乎？”曰：“诺。”乃鼓噪进战。会张闾率金城军继至，夹击，大败之，斩级数千。时焦崧、陈安寇陇右，东与刘曜相持，雍秦之人

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长安谣曰：“秦川中，血没腕，惟有凉州倚柱观。”至是谣言验矣。

戊寅。四年，元太兴元年，寔犹称建兴六年。焦崧、陈安逼上邽，南阳王保遣使告急。以金城太守窦涛为轻车将军，率威远将军宋毅及和苞、张闾、宋辑、辛韬、张选、董广步骑二万赴之。军次新阳，会愍帝崩问至，素服举哀，大临三日。时南阳王保谋称尊号，破羌都尉张诜言于寔曰：“南阳王忘莫大之耻，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图策，德不足以应运，终非济时救难者也。晋王明德昵藩，先帝凭属，宜表称圣德，劝即尊号，传檄诸藩，副言相府，则欲竞之心息，未合之徒散矣。”从之。于是驰檄天下，推崇晋王为天子，遣牙门蔡忠奉表江南，劝即尊位。是岁，元帝即位于建邺，改年太兴，寔犹称建兴六年，不从中兴之改也。

己卯。五年，太兴二年。南阳王保闻愍帝崩，自称晋王，年号建康，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三千户。俄而保为陈安所叛，氐羌皆应之。保窘迫，遂去上邽，迁祁山，寔遣将韩璞步骑五千赴难。陈安退保绵诸，保归上邽。未几，保复为安所败，使诣寔乞师。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祁山。地震，从中陶原坂三里，冒覆下川，忽如见掩，坂上草木存焉。此节依《御览》八百八十引补。

庚辰。六年，会保为刘曜所逼，迁于桑城，将谋奔寔。寔以其宗室之望，若至河右，必动物情，遣其将阴监逆保，声言翼卫，实御之也。会保薨，其众散奔凉州者万余人。寔自恃险远，颇自骄恣。初，寔寝室梁间有人像，无头，久而乃灭，寔甚恶之。六月，京兆人刘弘者，挟左道，客居天梯第五山，燃灯悬镜于山穴中为光明，以眩惑百姓，受道者千余人，寔左右皆事之。帐下阎

沙、牙门赵仰皆弘乡人，弘谓之曰：“天与我神玺，应王凉州。”沙、仰信之，密与寔左右十余人谋杀寔，奉弘为王。寔潜知其谋，收弘杀之。沙等不之知，以其夜皆怀刃入内，斩寔于外寝，时年五十，在位六年，葬宁陵。晋元帝册赠寔大司马、凉州牧。私谥曰昭公，元帝赐谥曰元公。张祚僭号，追尊曰明王，庙号高祖。子骏年幼，母弟茂摄事，以寔子幼嗣茂。

张 茂

张茂，字成逊，寔之母弟，虚靖好学，不以势利婴心。建兴元年，相国南阳王保辟从事中郎，又荐为给事黄门、散骑侍郎、中垒将军，皆不就。二年，征为侍中，以父老疾固辞。四年，拜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加散骑常侍，领雍州，皆不受。太兴三年，寔既遇害，置左司马阴元等以寔子骏冲幼，宜立长君，州人乃推茂为大都督、太尉、凉州牧。茂不从，但受使持节、平西将军，行都督凉州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牧、西平公。乃诛阎沙及党与数百人，大赦其境内。九月，立寔子骏为抚军将军、武威太守、西平公世子。

辛巳。茂永元元年。太兴四年。茂筑灵钧台，周轮八十馀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阎曾夜叩门呼曰：“武公遣我来，曰：何故劳百姓而筑台乎？”姑臧令辛岩以曾妖妄，请杀之。茂曰：“吾信劳人。曾称先君之令，何谓妖乎？”太府主簿马鲂谏曰：“今世难未夷，唯当弘尚道素，不宜劳役崇饰台榭。且比年以来，转觉众务日奢于往，每所经营，轻违雅度，实非士女所望于明公。”茂曰：“吾过也。”命止作役。

壬午。二年，永昌元年。永昌初，茂使将军韩璞率众取陇西南安之地，以置秦州。《载记》类载在后，姑依屠本附于此。

癸未。三年，明太宁元年。刘曜遣其将刘咸攻韩璞于冀城，呼延寔攻宁羌护军阴监于桑壁。临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长，以县应曜，河西大震。参军马岌劝茂亲征，长史汜祗怒曰：“亡国之人复欲干乱大事，宜斩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书生糟粕，刺举近才，不惟国家大计。且朝廷旰食有年矣，今大贼自至，不烦远师，遐迩之情，实系此州，事势不可以不出。且宜立信勇之验，以副秦陇之望。”茂曰：“马生之言得之矣。”乃出次石头。茂谓参军陈珍曰：“刘曜以乘胜之声握三秦之锐，缮兵积年，士卒习战，若以精骑奄克南安，席卷河内，长驱而至者，计将何出？”珍曰：“曜虽每乘威怙众，恩德未结于下，又其关东离贰，内患未除，精卒寡少，多是氐羌乌合之众，终不能近舍关东之难，增陇上之戍，旷日持久与我争衡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请为明公率弊卒数千以擒之。”茂大悦，以珍为平虏护军，率步骑一千八百救韩璞。曜阴欲引归，声言要先收陇西，然后回灭桑壁。珍发氐羌之众击曜，走之，克复南安。茂深嘉之，拜折冲将军。寻称藩于曜，刘曜遣鸿胪拜茂太师凉王。

茂复大城姑臧，修灵钧台，别驾吴绍谏曰：“伏惟修城筑台，盖惩既往之事。愚以为恩德未洽于近侍，虽处层楼，适所以疑诸下，徒见不安之意而先士民系托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势。遐方异境窥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规。尝愿止役省劳，与下休息。而更兴功动众，百姓岂所望于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于物。王公设险，武失重闭，亦达人之至戒也。且忠臣义士岂不欲尽节义于亡兄哉？直以危机密发，虽有责、

育之勇，无所复施。今事未靖，不可以拘系常言，以太平之理责人于迍邐之世。”绍无以对。茂雅有志节，能断大事。凉州大姓贾摹，寔之妻弟也，势倾西土。先是，谣曰：“手莫头，图凉州。”茂以为信，诱而杀之，于是豪右迹屏，威行凉州。时辛晏叛，辛凭劝茂讨之。前敦煌太守辛冯，陇西人也，唯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辛晏反叛，为晏所执。冯劝茂讨晏，茂曰：“髦在彼如何？”冯曰：“人臣奉主，岂顾子乎？”茂曰：“汝纯臣，赐爵关内侯。此节依《御览》四百十八引补。

甲申。四年，太宁二年。正月，黄雾四塞。十字依《御览》八百七十八引补。五月，茂寝疾，临终，执骏手泣曰：“昔吾先人以孝友见称。自汉初以来，世执忠顺。今虽华夏大乱，皇舆播迁，汝当谨守人臣之节，无或失坠。吾遭扰攘之运，承先人馀德，假摄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负晋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议，苟以集事，岂荣之哉！气绝之日，白绊入棺，无以朝服，以彰吾志焉。”薨于正寝，年四十八。在位五年。私谥曰成。刘曜遣使赠太宰，谥成烈王。张祚僭号，追尊曰成王，庙号太宗。茂无子，骏嗣位。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六十九

前凉录三

张 骏

张骏，字公庭，寔之世子，永嘉元年生。嘉麦一茎九穗，生于姑臧。此节依《初学记》二十七、《御览》八百三十八引补。幼而奇伟。建兴四年，封霸城侯。十岁能属文，卓越不羁，而淫纵过度，常夜微行于邑里，国中化之。及统任，年十八。先是，愍帝使人黄门侍郎史淑在姑臧，茂之四年，左长史汜祗、右长史马谟等讽淑，令拜骏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领护羌校尉、西平公。大赦其境内，置左右前后四率官，缮南宫。刘曜又使人拜骏大将军、凉州牧、凉王。时辛晏阻兵于枹罕，骏宴群僚于闲豫堂，命窦涛等进讨辛晏。从事刘庆谏曰：“霸王不以喜怒兴师，不以乾没取胜，必须天时人事，然后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何以饥年大举，猛寒攻城！昔周武回戈以须亡殷之期，曹公缓袁氏使自弊，何独殿下以旋兵为耻乎！”骏纳之。遣参军王骞聘于刘曜。曜谓之曰：“贵州必欲追踪窦融，款诚和好，卿能保之乎？”骞曰：“不能。”曜侍中徐邈曰：“君来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骞曰：“齐桓贯泽之盟，忧心兢兢，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会，骄而矜诞，叛者九国。赵国之化，常如今日可也，若政教陵迟，尚未能察迩者之变，况鄙州乎！”曜顾谓左右曰：“此凉

州高士，使乎得人！”礼而遣之。时太宁二原误元年，犹称建兴十二年。

乙酉。骏太元元年，太宁三年。正月，骏亲耕籍田。二月，始承晋元帝崩问，骏大临三日。会有黄龙见于揖次之嘉泉，右长史汜祗言于骏曰：“按建兴之年，是少帝始起之号。帝以凶终，理应改易。朝廷越在江南，音问隔绝，宜因龙兴改号，以章休征。”不从。骏之立也，姑臧谣曰：“鸿从南来雀不惊，谁谓孤雏尾翅生，高举六翮凤皇鸣。”至是辛晏降而复收河南之地。

丙戌。二年，明咸和元年。九月，雨冰，状若丝纆，皆著草。依《御览》八百七十七引补。骏惧为刘曜所逼，使将军宋辑、魏纂将兵徙陇西南，安二千馀家于姑臧，使聘于李雄修邻好。此节并下节，《载记》附下初戊己校尉之上，以及下三四事，类载于后，今姑依前后分附，以便观览。

丁亥。三年，咸和二年。夏五月，骏闻刘曜军为后赵石勒所败，乃去曜官爵，复称晋大将军、凉州牧。骏遣武威太守窦涛、金城太守张阊、武兴太守辛岩、扬烈将军宋辑等率众东会韩璞，攻讨秦州诸郡。曜遣其将刘胤，西伐骏之武威枹罕，护军辛晏告急。句依后补。骏遣将辛岩、韩璞东拒刘胤，屯于狄道城。韩璞进度沃干岭。辛岩曰：“我握众数万，藉氏羌之锐，宜速战以灭之，不可以久，久则变生。”璞曰：“自夏未以来，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贯日，皆变之大者，不可以轻动。轻动而不捷，为祸更深。吾将久而弊之。且曜与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积七十馀日，军粮竭，遣辛岩督运于金城。胤闻之大悦，谓其将士曰：“韩璞之众十倍于吾，羌胡皆叛，不为之用。吾粮廩将悬，难以持久。今虏分兵运粮，可谓天授吾也。若败辛岩，璞等自

溃。彼众我寡，宜以死战。战而不捷，当无匹马得还，宜厉尔戈矛，竭汝智力。”众咸奋。于是率骑三千，袭岩于沃干岭，战于临洮，大为曜军所败，璞军遂溃，璞等退走。四句依后校补。死者三一作二万余人。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三十二、《通典》百六十。面缚归罪，骏曰：“孤之罪也，将军何辱！”皆赦之。胤乘胜追奔，济河，攻陷令居，入据振武，河西大震。骏遣皇甫该御之，张朗、辛晏降曜，骏遂失河南之地。

戊子。四年，赦其境内。会刘曜东讨石生，长安空虚。大蒐讲武，将袭秦雍，理曹郎中索询谏曰：“曜虽东征，胤犹守本。险阻路遥，为主人甚易。胤若轻骑凭氏羌以拒我者，则奔突难测，辍彼东合而逆战者，则寇我未已。顷年频出，戎马生郊，外有饥羸，内资虚耗，岂是殿下子物之谓邪！”骏曰：“每患忠言不献，面从背违，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尽辞规谏，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礼之。

西域诸国献汗血马、火浣布、封牛、孔雀、巨象及诸珍异二百馀品。西域长史李柏请击叛将赵贞，为贞所败。议者以柏造谋致败，请诛之。骏曰：“吾每以汉世宗之杀王恢，不如秦穆之赦孟明。”竟以减死论，群心咸悦。骏观兵新乡，狩于北野，因讨轲没虏，破之。下令境中曰：“昔鲧殛而禹兴，芮诛而缺进，唐帝所以殄洪灾，晋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死罪，期亲不得在朝。今尽听之，唯不宜内参宿卫耳。”于是刑清国富。十二月，刘曜为勒所擒。

己丑。五年，曜太子毗及刘胤等率众奔上邦。

庚寅。六年，春，有彩虹五里，隆隆如钟鼓之声。此二句见《御览》十四。初，戊己校尉赵贞不附于骏，至是骏击擒之，以其地

为高昌郡。及石勒杀刘曜，骏因长安乱，复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卫石门侯和湟川甘松五屯护军，与勒分境。甘松山东北有西王母携蒲山，大有神验，江水出焉。上四句依《御览》五十引补。二月，石勒称天王，遣使拜骏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加五锡之礼，骏不受，留其使。后惧勒强，遣使称臣于勒，兼贡方物，遣其使归。

辛卯。七年，骏境内尝大饥，粮价踊贵，市长谭详请出仓谷贷与百姓，秋收三倍征之。从事阴据谏曰：“昔西门豹宰邺，积之于人，解扁蒞东封之邑，计入三倍。文侯以豹有罪而可赏，扁有功而可罚。今详欲因人之饥以要三倍，反裘伤皮，未足喻之。”骏纳之。

壬辰。八年，群僚劝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署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骏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有此言者，罪在不赦。”然境内皆称之为王。群僚又请立世子，骏不从。中坚将军宋辑言于骏曰：“礼急储君者，盖重宗庙之故。周成、汉昭立于襁褓，诚以国嗣不可旷，储宫当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国，元王作储君。建兴之初，先王在位，殿下正名统，况今社稷弥崇，圣躬介立，大业遂殷，继贰阙然哉！臣窃以为国有累卵之危，而殿下以为安逾泰山，非所谓也。”骏纳之，乃立子重华为世子。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

前凉录四

张 骏

癸巳。骏九年，咸和八年。先是，骏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李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焉。雄大悦。雄又有憾于南氏杨初，淳因说曰：“南氏无状，屡为边害，宜先讨百顷，次平上邽。二国并势，席卷三秦，东清许、洛，扫氛燕、赵，拯二帝梓宫于平阳，反皇舆于洛邑，此英霸之举，千载一时。寡君所以遣下臣冒险通诚，不远万里者，以陛下义声远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矣。天下之善一也，惟陛下图之。”雄怒，伪许之，将覆淳于东峡。蜀人桥赞密以告淳。淳言于雄曰：“寡君使小臣行无迹之地、通百蛮之域、万里表诚者，诚以陛下义矜戮力之臣，能成人之美节故也。皆欲杀臣者，当显于都市，宣示众目，云凉州不忘旧义，通使琅邪，为表忠诚，假途于我，主圣臣明，发觉杀之。当令义声远著，天下畏威。今盗杀江中，威刑不显，何足以扬休烈、示天下也！”雄大惊曰：“安有此邪！当相放还河右耳。”雄司隶校尉景骞言于雄曰：“张淳壮士，宜留任之。”雄曰：“壮士岂为人留，且可以卿意观之。”骞谓淳曰：“卿体大，暑热，可且遣下吏，少住须凉。”淳曰：“寡君以皇舆幽辱，梓宫未返，天下之耻未雪，苍生之命倒悬，故遣淳来，表诚

大国。所论事重，非下吏能传。若下吏所了者。则淳本亦不来。虽有火山汤海，无所辞难，岂寒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矫矫，不可得用也。”厚礼遣之。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盛，何不称帝自娱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乃父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耻，解众庶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雄有惭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都，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州者，亦当率众辅之。”淳还至龙鹤，募兵通表，后皆达京师，朝廷嘉之。

初，建兴中，敦煌计吏耿访到长安，既而遇贼不得反，奔汉中，因东渡江，以太兴二年至京都。屡上书以本州未知中兴，宜遣大使，乞为乡导。时连有内难，许而未行。至是始以访守治书御史，拜骏镇西大将军，校尉、刺史、公如故。选西方人陇西贾陵等十二人配之。访停梁州七年，以驿道不通召还。访以诏书付贾陵，托为贾客到长安，不敢进，以咸和八年始达凉州。骏受诏，遣部曲督王丰等报谢，并遣陵归，上疏称臣，而不奉正朔，犹称建兴二十一年。是年，雨五稼谷于武威、敦煌，种之皆生，因名天麦。依《御览》八百三十八引补。

甲午。骏十年，咸和九年。复使访随丰等齎印板，进骏大将军。自是每岁往来不绝。张骏宴群僚于闲豫堂，议欲严刑峻制，一作罚。众咸以为宜。参军黄斌进曰：“臣未见其可。”骏问其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经纶邦国，笃俗齐物，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亲者犯令，则法不行矣。”骏性严猛，乃屏几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无高下。且微黄君，一作生。吾不闻过矣。黄君可谓忠之至也。”此段亦见《初学记》十八、《书钞》百、《御览》四百五十四。于坐擢

为敦煌太守。骏有计略，于是厉操改节，勤修庶政，总御文武，咸得其用，远近嘉咏，号曰积贤君。自轨据凉州，属天下之乱，所在征伐，军无宁岁。至骏，境内渐平。

乙未。骏十一年，咸康元年。使其将杨宣率众越流沙，伐龟兹、鄯善，宣以其部将张植为前锋。六月，至于流沙，无水，士卒渴甚，植乃剪发肉袒，徒跣升坛，恸泣请雨，俄而云起西北，雨水成川。植杀所乘马祭天而去。依《御览》十一引补。于是西域并降。

丙申。骏十二年，鄯善王元孟献女姝一作殊好，号曰美人，立宾遐观以处之。焉耆前部、于寘王并遣使贡方物。得玉玺于河，其文曰“执万国，建无极。”时骏尽有陇西之地，士马强盛，虽称臣于晋，而不行中兴正朔。舞六佾，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拟于王者，而微异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州，东界六郡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称臣。又于姑臧城南筑城，起谦光殿，画以五色，饰以金玉，穷尽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东曰宜阳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阳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刑政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其傍皆有直省内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年，任所游处，不复依四时而居。骏遣参军麴护上疏曰：

东西隔塞，逾历年载，夙承圣德，心系本朝。而江吴寂蔑，馀波莫及，虽肆力修涂，同盟靡恤。奉诏之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辉渥，即以臣为大将军、都督陕西雍秦凉州诸军事。休宠振赫，万里怀戴，嘉命显至，衔感屏营。

伏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构晋室，遭家不造，播幸吴楚，宗庙有《黍离》之哀，园陵有殄废之痛，普天咨嗟，含气悲伤。臣专命一方，职在斧钺，遐域僻陋，势极秦陇。勒雄既死，人怀反正，谓

季龙、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晋篡继凶逆，鸱目有年。东西辽旷，声援不接，遂使桃虫鼓翼，四夷喧哗，向义之徒更思背诞，铅刀有干将之志，萤烛希日月之光。是以臣前章恳切，欲齐力时讨。而陛下雍容江表，坐观祸败，怀目前之安，替四祖之业，驰檄布告，空文徒设，臣所以宵吟荒漠，痛心长路者也。且兆庶离主，渐冉经世，先老消落，后生靡识，忠良受梟悬之罚，群凶贪纵横之利，怀君恋故，日月告流。虽时有尚义之士，畏逼首领，哀叹穷庐。

臣闻少康中兴，由于一旅，光武嗣汉，众不盈百，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况以荆扬剽悍，臣州突骑，吞噬遗羯，在于掌握哉！愿陛下敷弘臣虑，永念先绩，敕司空鉴、征西亮等泛舟江沔，使首尾俱至也。

自后骏遣使，多为季龙所获，不达。

丁酉。骏十三年，骏又遣护羌参军陈宇、从事徐虓、华歆等至京师。征西大将军亮上疏言陈宇等冒险远至，宜蒙铨叙，诏除宇四平相，虓等为县令。

戊戌。骏十四年，咸康四年。五月，雨雪降霜，骏避正殿，素服，命群僚极言得失。

己亥。骏十五年，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命西曹掾集阁内外事付索綯，以著《凉春秋》。十一月，以世子重华行凉州事。

庚子。骏十六年。咸康六年。

辛丑。骏十七年八月，天有大声下震地，孟池县夜怪，室如昼、晓起视西北间，有光明照地。此节见《御览》八百七十四，作张骏时晋建兴十七年，知原作骏十七年，而为后人所改。

壬寅。骏十八年，咸康八年。

癸卯。骏十九年，建元元年。田于建西，逾玉石县。九月，改玉石县为金泽县。

甲辰。骏二十年，建元二年。武威、姑臧民曰白兴，以女为妾，其妻妒之。兴怒，以妻为婢，为女给使。郡县以闻，张骏大惊，曰：“自古所未闻也，将为怪乎？”于姑臧市鬻杀之。是月，沉阴昏暝，雾霾四塞。此节见《御览》六百四十五。

乙巳。骏二十一年，穆永和元年。以世子重华为五官中郎将、凉州刺史。始置百官，官号皆拟天朝，车服旌旗一如王者。酒泉太守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在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室，二字一作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以上数句亦见《御览》三十八。《禹贡》：昆仑在临羌一作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裨朝廷无疆之福。”骏从之。

丙午。骏二十二年，永和二年。五月，骏有疾，梦出游，不识其处，见一玄龟，向之张口而言，更九日当有嘉问，遂经九日。以上见《御览》四百。六月，薨于正德前殿，在位二十二年，时年四十。私谥曰文公，晋穆帝遣策赠大司马，谥曰忠成公。七月，葬大陵。张祚僭号，追尊文王，庙号世祖。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一

前凉录五

张重华

张重华，字泰临，骏之第二子也。宽和懿重，沉毅少言。骏薨时，年十六。以永和二年右长史任处上华为使持节、大都督、太尉、凉州牧、护羌校尉、西平公、假凉王，大赦其境内。尊其母严氏为太王太后，居永训宫；所生母马氏为王太后，居永寿宫。轻赋敛，除关税，省园囿，以恤贫穷。

遣使奉章于石季龙。季龙使王擢、麻秋、孙伏都等侵寇不辍。秋伐武威金城，太守张冲告急，张植为西域校尉，与奋威将军牛霸率骑救冲，闻城陷乃还。依《御览》十一引补。冲降于秋。张冲，字长思，敦煌人，散家财巨万，施之乡闾，时人为之谣曰：“推财不疑张长思。”依《御览》四百七十七引补。金城令车济死之。车济，字万度，敦煌人也。果毅有大量，重华以为金城令，为石虎将麻秋所陷。济不为秋屈，秋必欲降之，乃临之以兵，济辞色不挠，曰：“吾虽才非庞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杀，志不可移。”乃伏剑而死。秋叹其忠节，以礼葬之。后重华迎致其丧，亲临恸哭，赠宜禾都尉。依《晋书·忠义传》录。于是凉州震动。重华归境内，使其征南将军裴恒御之。恒壁于广武，欲以持久弊之。牧府相司马张耽言于重华曰：“臣闻国以兵为强，以将为主。主将者，存

亡之机，吉凶所系。故燕任乐毅，克平全齐，及任骑劫，丧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今之所要，在于军帅。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未必妙尽精才也。且韩信之举，非旧名也；穰苴之信，非旧将也；吕蒙之进，非旧勋也；魏延之用，非旧德也。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郊，诸将不进，人情骚动，危机稍逼。主簿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若授以斧钺，委以专征，必能折冲御侮，殄殄凶类。”重华召艾，问以讨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贼遗君父，黄权愿以万人当寇。乞假臣兵七千，为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华大悦，以艾为中坚将军，配步骑五千击秋。引师出振武，夜有二枭鸣于牙中，艾曰：“枭，邀也，六博得枭者胜。今枭鸣牙中，克敌之兆。”于是进战，大破之，斩首五千级。此段亦见《御览》二百九十五。重华封艾为福禄伯，善待之。诸宠贵恶其贤，共毁譖之，乃出为酒泉太守。

季龙又令麻秋进陷大厦，大厦护军梁式执太守宋晏，以城应秋。秋遣晏以书诱致宛戍都尉宋矩。宋矩至，谓秋曰：“辞父事君，当立功义，功义不立，当守名节。矩终不背主覆宗，偷生于世！”于是先杀妻子，自刎而死。秋曰：“义士也。”命吏人葬之。重华嘉其诚节，赐振威将军。此亦见《御览》四百十八引补。是月，有司议遣司兵赵长迎秋西郊。谢艾以《春秋》之义，国有大丧，省蒐狩之礼，宜待逾年。别驾从事索遐议曰：“礼，天子崩，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鲁宣公三年，天王崩，不废郊祀。今圣上统承大位，百揆惟新，宜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立秋，万物将成，杀气之始，其于王事，杖麾誓众，衅鼓礼神，所以讨逆除暴，成功济务，宁宗庙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废也。”重

华从之。

丁未。永乐元年，晋永和三年，建元永乐。麻秋进攻枹罕，晋阳太守郎坦以城大难守，宜弃外城。武威太守张俊曰：“弃外城则大事去矣，不可以动众心。”宁戎校尉张璩从之，固守大城。秋率众八万，围堑数重，云梯电一作抛车，地突百道，皆通于内。城中亦起云梯抛车，穿地以应之，杀伤秋众已数万。以上亦见《御览》三百二十六。季龙复遣其将刘浑等率步骑二万会之。郎坦恨言之不从，教军士李嘉，潜与秋通，引贼千余人上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张弘、辛挹、郭普拒之，短兵接战，斩二百余人，贼乃退。璩戮李嘉以徇，烧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谓诸将曰：“我用兵于五都之间，攻城略地，往无不捷。及登秦陇，谓有征无战。岂悟南袭仇池，破军杀将，筑城长最，匹马不归；及攻此城，伤兵挫锐。殆天所赞，非人力也。”季龙闻而叹曰：“吾以偏师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真所谓彼有人焉，未可图也。”

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秋以三万众拒之。艾乘轺车，冠白帽，鸣鼓而行。秋遥睹而怒曰：“艾年少书生，冠服如此，轻我也。”命黑稍龙骧三千人驰击之。艾左右大扰。左战帅李伟劝艾乘马，艾不从，乃下车踞胡床，指麾处分。贼以为伏兵发也，惧不敢进。艾又遣将张瑁从左南缘河而截其后，秋军乃退。艾乘胜追击，遂大败之，斩秋将杜勋、汲渔，俘斩一万三千级，秋匹马奔大夏。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九十四。重华论功，以谢艾是太府左长史，进封福祿县伯，邑五千户，帛八千匹。

麻秋又据枹罕，有众十二万，进屯河内，遣王擢略地晋兴、广武，越洪池岭，至于曲柳，姑臧大震。重华议欲亲出拒之，谢

艾固谏以为不可。别驾从事索遐进曰：“贼众甚盛，渐逼京畿。君者，国之镇也，不可以亲动。左长史谢艾，文武兼资，国之方邵，宜委以推毂之任。殿下居中作镇，授以算略，小贼不足平也。”重华纳之，于是以艾为使持节、都督征讨诸军事、行卫将军，遐为军正将军，率步骑二万拒之。艾建牙旗，盟将士，有西北风吹旌旗东南指。遐曰：“风为号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赞也，破之必矣。”军次神鸟，王擢与前锋战败，遁还河南。艾还讨叛虜斯骨真万馀落，破之，斩首千馀级，俘擒二千八百，获牛羊十馀万头。

戊申。永乐二年，重华自以连破劲敌，颇怠政事，希接宾客。司直索遐谏曰：“殿下承四圣之基，当升平之会，荷当今之任，忧率土之涂炭，宜躬亲万机，开延英义，夙夜乾乾，勉之庶政，自顷内外嚣然，皆云去贼投诚者应即抚慰，面弥日不接。国老朝贤，常虚己引纳，询访政事，比多经旬积朔，不留意接之。文奏入内，历月不省，废替见务，注情于棋奕之间，缱绻左右小臣之娱，不存将相远大之谋。至使亲臣不言，朝吏杜口，愚臣所以回惶忘寝与食也。今王室如燬，百姓倒悬，正是殿下衔胆茹辛厉心之日。深愿垂心朝政，延纳直言，周爰五美，以成六德，捐彼近习，弥塞外声，修政听朝，使下观而化。”重华览之大悦，优文答谢，然不之改也。

己酉。永乐三年，永和五年。九月，晋遣使者侍御史俞归拜重华侍中、大都督陇右诸军事、大将军、凉州刺史，领护羌校尉、假节、西平公。重华以位号未称，怒不受诏，群僚上重华为丞相、凉王、雍秦凉三州牧。

庚戌。永乐四年，重华好与群小游戏，屡出钱帛以赐左右。从

事一作征土索振谏曰：“先王寝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缮甲兵，积资实。大业未就，怀恨九泉。殿下遭巨寇于谅暗之中。赖重饵以挫劲敌。今遗烬尚广，仓帑虚竭，金帛之费，所宜慎之。昔世祖即位，躬亲万机，章奏诣阙，报不终日，故能隆中兴之业，定万世之功。今章奏停滞，动经时月，下情不得上达，哀穷困于囹圄，盖非明王之事，臣窃未安。”重华善之。此段《载记》在后，依屠本移此。

辛亥。永乐五年，永和七年。重华宴群僚于闹预庭，讲论经义，顾问索綏曰：“孔子妇，谁家女？老聃父字为何？四皓既安太子，住乎还山乎？”綏曰：“孔子妇，姓亓官氏女。聃父名乾，字元杲，胎则一作刖无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无妻，与邻人益寿氏老女野合怀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还否，臣所未悉。”重华曰：“卿不知乎？四皓死于长安，有四皓冢，为不还山也。”是时石秀龙西中即将王擢屯结陇上，为苻雄所破，奔重华。重华厚宠之，以为征虜将军、秦州刺史、假节。

壬子。永乐六年，使张弘、宗悠率步骑万五千配擢，伐苻健。健遣苻硕御之，战于龙黎。擢等大败，单骑而还，弘、悠皆没。重华痛之，素服为战亡吏士举哀号恸，各遣吊问其家。复授擢兵，使攻秦州，克之。遣使上疏曰：“季龙自弊，遗烬游魂，取乱侮亡，睹机则发。臣今遣前锋都督裴恒步骑五万，遥出陇上，以俟圣朝赫然之威。山东骚扰，不足厝怀，长安膏腴，宜速平荡。臣守任西荒，山川悠远，大誓六军，不及听受之末；猛虎鹰扬，不豫告成之次。瞻云望日，孤愤义伤，弹剑慷慨，中情蕴结。”于是康献皇后诏报，遣使进重华为凉州牧。

是时御史俞归至凉州，重华方谋为凉王，不肯受诏，使亲

信人沈猛谓归曰：“我家主公奕世忠于晋室，而不如鲜卑矣。台加慕容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将军，何以加劝有功忠义之臣乎！明台今且移河右，共劝州主为凉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归对曰：“王者之制，异姓不得称王；九州之内，重爵不得过公。汉高一时王异姓，寻皆诛灭，盖权时之宜，非旧体也。故王陵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于戎狄，不从此例。春秋时吴楚称王，而诸侯不以为非者，盖蛮夷畜之也。假令齐鲁称王，诸侯岂不伐之！故圣上以贵公忠贤，是以爵以上公，位以方伯，鲜卑北狄，岂足为比哉！子失问也。且吾又闻之，有殊勋绝世者亦有不世之赏，若今便以贵公为王者，设贵公以河右之众南平巴蜀，东扫赵魏，修复旧都，以迎天子，天子复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赏？幸三思之。”猛具宣归言，重华遂止。后将受诏，未及而卒。

癸丑。永乐七年永和九年。十月，重华寝疾临春坊，遣左长史马岌，策拜子灵曜为世子，大赦境内。十一月，薨于平章殿，年二十七。七当作四。在位十一——当作八。年。葬显陵，私谥曰昭公，后改曰桓公，穆帝赐谥曰敬烈。张祚僭号，追谥桓王，庙号世祖。子灵曜一作耀灵。嗣。

张灵曜

灵曜，字元舒。年十岁嗣事，称大司马、校尉、刺史、西平公。伯父长宁侯祚，性倾巧，善承内外，初与重华宠臣赵长、尉缉等结异姓兄弟。长等矫称重华遗令，以祚为持节、督中外诸军、抚军将军，辅政。长等议以灵曜冲幼，时难未夷，宜立长君。

祚先烝重华母马氏，马氏遂从缉议，命废灵曜为凉宁侯而立祚。祚寻使杨秋胡害灵曜于东苑，埋之于沙坑，私谥曰哀公。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二

前凉录六

张 祚

张祚，字太伯，骏之长庶子。博学雄武，有政治之才。骏之二十一年，拜延兴太守，封长宁侯。重华薨，子灵曜嗣。七年十一月，右长史赵长等矫称遗诏，以祚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抚军大将军，辅政。十二月，赵长等议以灵曜冲幼，世难未夷，宜立长君，废曜为宁凉侯，立祚为大都督、大将军、护羌校尉、凉州牧、凉公。淫暴不道，又通重华妻裴氏，自閤内媵妾及骏、重华未嫁子女，无不暴乱，国人相目，咸赋《墙茨》之诗。

甲寅。和平元年，永和十年。祚纳尉缉、赵长等议，僭即王位一作僭称帝位。于谦光殿，立宗庙，舞八佾，置百官，下书曰：“昔金行失驭，戎狄乱华，胡、羯、氏、羌咸怀窃玺。我武公以神武拨乱，保宁西夏，贡款勤王，旬朔不绝。四祖承光，忠诚弥著。往受晋禅，天下所知，谦冲逊让，四十年于兹矣。今中原丧乱，华裔无主，群后僉以九州之望无所依归，神祇岳渎罔所凭系，逼孤摄行大统，以一四海之心。辞不获已，勉从群议。待扫秽二京，荡清周魏，然后迎帝旧都，谢罪天阙，思与兆庶同兹更始。”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赦殊死，赐鰥寡帛，加文武爵各一级。追崇曾祖轨为武王，祖寔为昭王，从祖茂为成王，父骏为文王，

弟重华为明王。立妻叱千二字一作辛氏为王一作皇后，子泰和为太子。封弟天锡为长宁侯一作王，子庭坚为建康侯，原作王。重华少子玄靖一作觐为凉武侯。二月，郊祀天地。其夜，天有光如车盖，声若雷霆，震动城邑。明日，大风拔木，天晦，黑风冥暗。此句见《御览》八百七十六，依以补。灾异屡见，而祚凶虐愈甚。其尚书马岌以切谏免官。郎中丁琪又谏曰：“先公累执忠节，远宗吴会，持盈守谦，五十馀载。苍生所以鹄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凉、皇天垂赞、士庶效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逾西伯，万里通虔，任节不贰也。故能以一州之众抗崩天之虏，师徒岁起，人不告疲。陛下虽以大圣雄姿纂戎鸿绪，勋德未高于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窃未见其可。华夷所以归系大凉、义兵所以千里响赴者，以陛下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竞。一隅之地何以当中国之师！城峻冲生，负乘致寇，惟陛下图之。”祚大怒，斩之于阙下。遣其将和昊率众伐骊鞬戎于南山，大败而还。太尉桓温入关，王擢时镇陇西，驰使于祚，言温善用兵，势在难测。祚既震惧，又虑擢反噬，即召马岌复位而与之谋。密遣亲人刺擢，事觉，不克。祚益惧，大聚众，声言东征，实欲西保敦煌。会温还而止。更遣其平东将军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张芳率三千人击擢，破之，擢奔于苻健。

乙卯。二年，永和十一年。其国中五月雨雪，霜降，杀苗稼果实，行人冻死。祚宗人张瓘时镇枹罕，祚恶其强，遣其将易揣、张玲率步骑万三千以袭之。又广征兵三十馀道，入击南山诸种夷。其时张掖人王鸾，颇知神道，上书谏言：“军不可行，出不复还，凉国将有不利一作大变矣。”祚大怒，以鸾为妖言沮众，斩之。以上亦略见《御览》八百七十八。以徇，三军乃发。鸾临刑曰：“我死不二十

日，军必败。”时有神降于玄武殿，自称玄冥，与人交语。祚日夜祈之，神言与之福利，祚甚信之。祚又遣张掖太守索孚代瓘镇枹罕，为瓘所杀。索孚，字国明，敦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谓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为法，犹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强弱，矢有铢两，弓不合度，矢不端直，虽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称官，万务荒怠，虽有尧舜之君，亦无以为治也。”此见《御览》七百四十四引。玲等济河未毕，又为瓘兵所破。揣单骑奔走，瓘军蹙之，祚众震惧。征东张瓘遣兵传檄废祚，以侯还第，复立灵曜。八月，祚收瓘弟琚及其子嵩等，骁骑将军宋混兄修，素与祚有隙，祚疑之。混西奔招合夷晋，聚众至万余人以应瓘，还向姑臧。祚大惧，遣阳秋胡将灵曜于东苑，拉音猎其腰而杀之，埋于沙坑。九月，宋混次于武始大泽，为灵曜发哀。闰月，混至姑臧，瓘弟琚及子嵩募数百市人，扬声言“张祚无道，我兄大军已到城东，敢有举手者诛三族”。祚众披散。琚、嵩率众入城，祚与严展、吴绰升飞鸾观，一作神雀观。张琚、张嵩杀祚守卒，死者四百余人，斩西门关内。混领军赵长开宫门以应琚。征虏赵长、校尉张琇等惧罪，入谦光殿，呼重华母马氏出殿拜灵曜庶弟玄靖为主。长驰入殿中，大呼称万岁。祚以长败贼，下观劳之。见混等，祚乃按剑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战。祚即失众心，莫有斗志，祚愕然，便下曰：“欲杀我邪！”长曰：“然。”遂奋槊刺祚中额。此节亦略见《御览》八百七十八。揣等率众入殿，收长杀之。祚奔入万秋阁，为厨士徐黑一作里所杀，梟其首，宣示内外，暴尸道左，国内咸称万岁。祚篡立三年而亡，以庶人礼葬之。天锡即位，备礼改葬于愍陵，追谥威王，封子廷坚为金泽侯。

张玄靖

张玄靖，字元安，重华少子。母郭夫人。和平二年，宋混、张琚等上玄靖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州牧、护羌校尉、西平公，时年七岁。赦其境内，废和平之号，复称建兴四十三年。诛祚二子，张瓘至姑臧，推立玄靖为大将军、凉王，自为卫将军，领兵万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尚书令、凉州牧、张掖郡公，行大将军事，改易僚属。有陇西人李俨，诛大姓彭姚，自立于陇右，奉中兴年号，百姓悦之。玄靖遣牛霸率众讨之，未达，而西平人卫緄又据郡叛。霸众溃，单骑而还。

丙辰。玄靖太始元年，晋永和十二年。瓘先欲征緄，以兄珪在緄中为疑，緄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经年不相伐。西平人郭勋解天文，不应州郡之命，緄礼聘之。勋曰：“张氏应衰，卫氏当兴，岂得以一弟而灭一门，宜速伐瓘。”緄将从之。瓘遣弟琚领大众征緄，败之。西平田旋要酒泉太守马基背瓘应緄，旋谓基曰：“緄击其东，我等绝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闭口捕舌也。”基许之。瓘遣司马张姚、王国将二千人伐基，败之，斩基、旋二人之首，传姑臧。瓘兄弟强盛，负其勋力，有篡立之谋。

丁巳。二年，晋升平元年。右将军宋熙请取天龟观，坏以为宅。此见《初学记》八引。

戊午。三年。

己未。四年五月，东苑大冢上忽有地陷为泽，地燃，广袤数丈，执法御史杜逸言于瓘曰：“此皆变之大者，可移之他族。”瓘征兵数万，集于姑臧，谋讨宋氏。辅国宋混与弟澄及左右壮士

杨和等四十馀骑奔入南城，一作门。申令诸营曰：“张瓘谋逆，被太后召诛之。”俄而众至二千，瓘率众出战，混击败之，众悉去，瓘自杀。混尽夷其属。入见玄靖，以混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酒泉郡侯、假节，辅政。六月，大风，震雷晦冥，宫中雨水深四尺。时宋混兄弟擅权，玄靖虚坐而已。此节依《御览》八百七十六引补。

庚申。五年六月，大旱，令诸祈雨之官，皆咏《云汉》诗，儒林祭酒索綏曰：“《云汉》陈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神鼎之出汉，虞丘不贺，今辞与事违，恐非致泽之意也。”綏，字士艾，敦煌人。父戢，晋司徒。綏家贫好学，举孝廉，为记室祭酒。母丧去官，又举秀才，著《凉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颂》《符命传》十馀篇。以著述之功，封平乐亭侯。

辛酉。六年，升平五年。宋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靖右司马张邕恶澄专擅，杀之，遂灭宋氏。玄靖乃以邕为中护军，叔父天锡为中领军，共辅政。邕自以功大，骄矜淫纵，又通马氏，树党专权，国人患之。天锡腹心郭增、刘肃二人，并年十八九，因寝谓天锡曰：“天下事欲未静。”天锡曰：“何谓也？”二人曰：“今护军出入，有似长宁。”天锡大惊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计当云何？”肃曰：“政当速除之耳。”天锡曰：“安得其人？”肃曰：“肃即是也。”天锡曰：“汝年少，更求可与谋者。”肃曰：“赵白驹及肃二人，足以办之矣。”于是天锡从兵四百人，与邕俱入朝，肃与白驹剔刀鞘出刃，从天锡入。值邕于门下，肃斫之不中，白驹继之，又不克，二人与天锡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余人反攻禁门。天锡上屋大呼，谓将士曰：“张邕凶逆，所行无道，诸宋何罪，尽诛灭之？倾覆国家，肆乱社稷。我不惜死，实惧大

人废祀，事不获已故耳。我家门户事，而将士岂可以干戈见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灵，吾不食言。”邕众闻之，悉散走，邕以剑自刎而死。于是悉诛邕党。天锡以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辅政。玄靖年既幼冲，性又仁弱，天锡既克邕，专掌朝政，改建兴四十九年，奉升平之号。

壬戌。七年，晋哀隆和元年。

癸亥。八年，晋哀兴宁元年。骏妻马氏卒，玄靖以其庶母郭氏为太妃。郭氏以天锡专政，与大臣张钦等谋讨之。事泄，钦等伏法。右将军刘肃一作济南，故原误作齐肃。等议，以靖多难务殷，须立长君，劝天锡自立。闰月，天锡率众入禁门，潜遣肃等夜害玄靖，宣言暴薨，时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谥曰冲公，一作王。孝武帝赐谥曰敬悼公。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三

前凉录七

张天锡

张天锡，字纯嘏，骏之少子也。少名独活。初次公纯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刘美人。玄靖八年即位，年十八，谒于太庙，尊母刘氏为太后，自号大将军、校尉、凉州牧，西平公。遣司马纶骞奉章请命，并送御史俞归还京都。

甲子。天锡元年四月，奏遣鸿胪回国，拜天锡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乙丑。二年，晋兴宁三年。天锡元日，与嬖褻饮，既不受群僚朝贺，又不朝于永训宫，从事郎中张宪一作虑輿棨切谏，不纳。此节依《御览》四百五十四引补。

丙寅。三年，太和元年。姑臧北山杨树生松叶，西苑牝鹿生角，东苑铜佛生毛。四月，延兴地震陷裂，水出。上三句亦见《御览》八百八十引补。天锡避正殿，引咎责躬，诏以天锡为大将军、大都督、督陇右关中诸军事、护羌校尉、凉州刺史、西平公。天锡数宴园池，政事颇废，荡难将军、校书祭酒索商上疏极谏，天锡答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观朝荣则敬才秀之士，玩芝兰则爱德行之臣，睹松竹则思贞操之贤，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览蔓草则贱贪秽之吏，逢飚风则恶凶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

庶无遗漏矣。”羌廉岐自称益州刺史，率略阳四背苻坚就李俨。

丁卯。四年，天锡自往讨之，以别驾杨遼为监前锋军事、前将军，趣金城，晋兴根常据为使持节、征东将军，向左南，游击将军张统出白土，天锡自率三万人次仓松，伐俨。俨大败，入城固守，遣子纯求救于苻坚。坚使其将王猛救之。天锡败绩，死者十二三，天锡乃还。

戊辰。五年。

己巳。六年，立子大怀为世子。

庚午。七年，晋遣使拜陇右关中诸军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辛未。八年，咸安元年。郡国火燃于泥中三十所。自天锡之嗣事也，连年地震山崩，水泉涌出，柳化为松，火生泥中。而天锡荒于声色，不恤政事。初，安定梁景、敦煌刘肃并以门胄，总角与天锡友昵。张邕之诛，肃、景有勋，天锡深德之，赐姓张氏，又改其字，以为己子。天锡诸子皆以“大”为字，故曰大奕，肃曰大诚。景、肃等俱参政事。人情怨恨，从弟从事中郎宪切谏，不纳。时苻坚强盛，复有并兼之规，每攻之，兵无宁岁。天锡大惧，乃立坛刑牲，率典军将军张宁、中坚将军马芮等，遥与晋三公盟誓，献书大司马桓温，克其年夏，警同大举，都会上邽。遣从事中郎韩博、奋节将军康妙奉表于晋，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温甚称之。尝大会，温使司马刁彝嘲之，彝谓博曰：“君是韩卢后邪？”博曰：“卿是韩卢后。”温笑曰：“刁以君姓韩，故相问焉。他自姓刁，那得韩卢后邪！”博曰：“明公脱未之思，短尾者则为刁也。一坐推叹焉。时少府长史纪瑞上疏论时政曰：“臣闻东野善馭而败其驾，秦氏富强而覆其国，马力已尽，求之弗休，人既

劳竭，役之无已故也。造父之御，不尽其马，虞舜之治，不穷其人，故造父无失御，虞舜无失人。”此段依《御览》六百二十三引补。

壬申。九年，晋简文咸安二年。天锡母刘氏卒。时备礼征处士郭瑀。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东游张掖，师事郭荷，尽传其业。精通经义，雅辩谈论，多才艺，善属文。荷卒，瑀以为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礼毕，隐于临松之薤谷，凿石窟而居，服柏实以轻身，作《春秋墨说》、《孝经错纬》，弟子著录千余人。天锡遣使者孟公明持节，以蒲轮玄纁备礼征之，遗瑀书曰：“先生潜光九皋，怀真独远，心与至境冥符，志与四时消息，岂知苍生倒悬，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时运，负荷大业，思与贤明同赞帝道。昔传说龙翔殷朝，尚父鹰扬周室，孔圣车不停轨，墨子驾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祸不可以不救，君不独立，道由人弘故也。况今九服分为狄场，二都尽为戎穴，天子僻陋江东，名教沦于左衽，创毒之甚，开辟未闻。先生怀济世之才，坐观而不救，其于仁智，孤窃疑焉。故遣使者虚左授綬，鹄一作鹤企先生，乃眷下国。”公明至山，瑀指鸿以示之曰：“此鸟也，安可笼哉？”遂深逃绝迹。公明拘其门人，瑀叹曰：“吾逃禄，非逃罪也，岂得隐居行义，害及门人！”乃出而就征。及至姑臧，值天锡母卒，瑀括发入吊，三踊而出，还于南山。及天锡灭，苻坚又以安车征瑀定礼仪，会父丧而止，太守辛章遣书生三百人就受业焉。苻氏末、天锡子大豫起兵，王穆应之，遣使招瑀，详见《后凉·吕光传》。

癸酉。十年，晋孝武宁康元年。废世子大怀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高昌郡公，立嬖子大豫为世子，豫母焦氏为左夫人。七月，大水，地震，西平五十日中地十动，土楼崩。天锡疾，美人阎姬、薛

姬皆自杀。二姬国色，并不如何许人也，有殊宠于天锡。天锡寝疾，谓之曰：“汝二人将何以报我？我死之后，岂可更为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讳，妾请效死于前，供洒扫于地下，誓无他志。”及其疾笃，二姬皆自刎。十月，天锡疾瘳，大赦境内，追悼二姬，葬以夫人之礼。依《晋书·列女传》校补。

甲戌。十一年，有赤风昏暗。依《御览》八百七十六引补。

乙亥。十二年。

丙子。十三年晋太元元年。五月，苻坚遣武卫将军苟萇、毛当、梁熙、姚萇等率众十万来伐，渡石城津。天锡集议，中录事席伉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后变，此孙仲谋屈伸之略也。”众以伉为老怯，咸曰：“龙骧将军马达，精兵万人拒之，必不敢进。”广武太宰辛章保城固守。章与晋兴相彭知正、西平相赵疑谋曰：“马达出于行阵，必不为用，则秦军深入。吾相与率三郡精卒，断其粮运，决一朝命矣。”征东常据亦欲先击姚萇，须天锡命。天锡率万人顿金昌城。马达率万人逆萇等，因请降，兵人散走。常据、席伉皆战死。常据，字元琰，敦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车都尉，从梁肃征陇右，与王擢遇于刑岗，相拒十余日。据衔枚密击，遂大破之，由是显名。依《御览》三百五十七引补。司兵赵充哲与萇苦战，又死。天锡遣中卫将军史景等拒战赤岸，为秦所败，景亦没于阵。天锡大惧，出城自战，城内又反。天锡窘逼，纳左长史马芮之言，面缚降于萇等，东徙长安。初，天锡所居西昌门及平章殿无故而崩，旬日而国亡。即位凡十三年。自张轨以晋永宁元年辛酉岁牧凉州，至天锡败亡之岁，岁在丙子，原误午。凡八主一作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坚先为天锡起宅，至则居之，拜归义侯、北部尚书，迁右仆射。

苻坚大败于淮肥，时天锡为苻融征南司马，于阵归国。诏曰：“昔孟明不替，终显厥功，岂以一眚而废其才用！其以天锡为散骑常侍、左员外。”又诏曰：“故太尉、西平公张轨著德遐域，世袭前劳。强兵纵害，遂至失守。散骑常侍天锡拔迹登朝，先祀沦替，用增矜慨，可复天锡西平郡公爵本封。”俄拜金紫光禄大夫。天锡少有文才，流誉远近。及归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国破身虏，多共毁之。会稽王道子尝问其西土此句作孝武问之曰北方所出，何物为美？天锡应声对曰：“桑椹甘香，一作甜甘。鸱鹞革响，乳酪一作淳酪养性，人无异一作妒心。”此节亦见《御览》九百五十五、《事类赋注》二十五。后形神昏丧，虽处列位，不复被齿遇。隆安中，会稽世子元显用事，常延致之，以为戏弄。以其家贫，拜庐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时，欲招怀四远，乃用天锡为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寻薨，年六十一。追赠镇西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谥悼公。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四

前凉录九

郭 荷

郭荷，字承休，略阳人也。六世祖整，汉安顺之世，公府八辟，公车五征，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经学致位。荷明究群籍，特善史书。不应州郡之命。张祚遣使者以安车束帛征为博士祭酒，使者迫而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迺还，祚许之，遣以安车蒲轮送还张掖东山。年八十四卒，谥曰玄德先生。见《晋书·隐逸传》。

宋 纤

宋纤，字令艾，敦煌效谷人也。少有德操，沈靖不与世交，隐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经纬，弟子守业三千余人。不应州郡辟命、惟与阴翮、齐好友善。张祚时，太守杨宣画其象于阁上，出入视之，以上亦见《御览》四百七十四。作颂曰：“为枕柯石？为漱何流？身不可见，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仪，鸣铙鼓，造焉。纤高楼重阁，拒而不见。岌叹曰：“名可闻而身不可见，德可仰而形不可睹，吾而今而后知先生人中之龙也。”铭诗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万寻。奇木萧郁，蔚若邓林。其

人如玉，维国之琛。室迩人遐，实劳我心。”纡注《论语》，及为诗颂数万言。年八十，笃学不倦。张祚后遣使者张兴备礼征为太子友，兴逼喻甚切，纡喟然叹曰：“德非庄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随兴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执友礼造之，纡称疾不见，赠遗一皆不受。寻迁太子太傅。顷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没。素有遗属，属诸知识，在山投山，临水投水，处泽露形，在人亲土。声闻书疏，勿告我家。今当命终，乞如素愿。”遂不食而卒，时年八十二，谥曰玄虚先生。见《晋书·隐逸传》。

汜 腾

汜腾，一作胜举孝廉，除郎中。属天下兵乱，去官还乡里。太守张闾造之，闭门不见，礼遗一无所受。以上亦见《御览》四百二十五。叹曰：“生于乱世，贵而能贫，乃可以免。”散家财五十万，以施宗族，柴门灌园，琴书自适。张轨征一作辟之为府司马，腾曰：“门一杜，其可开乎！”固辞。病两月余而卒。见《晋书·隐逸传》。

汜 昭

汜昭，字嗣先，敦煌人。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滞。人有于夜中报昭以黄金者，昭责而遣之。《御览》八百十作《前燕录》。

辛 綝

弟理。

辛綝。

綝弟理，美姿貌。骏欲夺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骏大怒，徙理敦煌，遂以忧死。《御览》三百七十九。

张世度

张世度，敦煌人。幼以孝让著称。游学京师，遇中州大疫，乡人宗族死于京师数十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殡葬，识者嘉之。《御览》四百二十。

索 袭

索袭，字伟祖，敦煌人也。虚靖好学，不应州郡之命，举孝廉方正、贤良方正，皆以疾辞。游思于阴阳之术，著天文地理十馀篇，多所启发。不与当世交通，或独语独笑，或长叹涕泣，或请问不言。张茂时，敦煌太守阴澹奇而造焉，经日忘反，出而叹曰：“索先生硕德名儒，真可以谘大义。”澹欲行乡射之礼，请袭为三老，曰：“今四表辑宁，将行乡射之礼，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时，养老之义，实系儒贤。既树非梧桐，而希鸾凤降翼，器谢曹公，而冀盖公枉驾，诚非所谓也。然夫子至圣，有召赴焉；孟轲大德，无聘不至，盖欲弘阐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尊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会病卒，时年七十九。澹

素服会葬，赠钱二万。澹曰：“世人之所有馀者，富贵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弃众人之所收，收众人之所弃，味无味于恍惚之际，兼重玄于众妙之内。宅不弥亩而志忽九州，形居尘俗而栖心天外，虽黔娄之高远，庄生之不愿，蔑以过也。”乃谥曰玄居先生。见《晋书·隐逸传》。

索 统

索统，字叔彻，敦煌人也。少游京师，受业太学，博综经籍，遂为通儒。明阴阳天文，善术数占候。一作梦。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国将乱，避世而归。乡人从统占问吉凶，门中如市，统曰：“攻乎异端，戒在害己；无为多事，多事多患。”遂诡言虚说，无验乃止。惟以占梦为无悔吝，乃不逆问者。

孝廉令狐策梦立冰上，与冰下人语。统曰：“冰上为阳，冰下为阴，阴阳事也。土如归妻，迨冰未泮，婚姻事也。君在冰上与冰下人语，为阳语阴，媒介事也。君当为人作媒，冰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为媒也。”会太守田豹因策为子求乡人张公征女，仲春而成婚焉。田豹一作田邈。郡主簿张宅梦走马上山，还绕舍三周，但见松柏，不知门处。统曰：“马属离，离为火。火，祸也。人上山，为凶字。但见松柏，墓门象也。不知门处，为无门也。三周，三期也。后三年必有大祸。”宅果以谋反伏诛。以上亦见《御览》三百九十七。索充初梦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统曰：“棺者，职也，当有京师贵人举君。二官者，频再迁。”俄而司徒王戎书属太守使举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举孝廉。充后梦见一虜，脱上衣来诣充。统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夷狄阴类，

君妇当生男。”终如其言。宋桷梦内中有一人着赤衣，桷手把两杖，极打之。统曰：“内中有人，肉字也。肉赤，色也。两杖，筋象也。极打者，饱肉食也。”俄而亦验焉。马兴平三字一作黄平二字。问统曰：“我昨夜梦舍中马舞，数十人向马拍手，此何祥也？”统曰：“马者，火也，舞为火起。向马拍手者，救火人也。”平未归而火作。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九十七。索綏梦东有二角书诣綏，大角朽败，小角有题，韦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后。统曰：“太角朽败腐棺木，小角有题题所诣。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后，后背也。当有凶背之问。”时綏父在东，三日而凶问至。郡功曹张邈尝奉使晋州，夜梦狼啖一脚。统曰：“脚肉被啖为却字。”会东虜反，遂不会。张斌当举孝廉，梦竖竿中天，统曰：“此未字也。”斌果停。凡所占梦，莫不中验。上二节亦见《御览》三百九十七。

太守阴澹从求占书，统曰：“昔入太学，因一父老为主人，其人无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隐者，统因从父老问占梦之术。审测而说，实无书也。”澹命为西阁祭酒，统辞曰：“少无山林之操，游学京师，交结时贤，希申鄙艺。会中国不靖，欲养志终年。老亦至矣，不求闻达。又少不习勤劳，无吏干，濛汜之年，弗敢闻命。”澹以束帛礼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见《晋书·艺术传》。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五

前凉录九

张 斌

张斌，字洪茂，敦煌人也。作《蒲萄酒赋》，文致甚美。《御览》九百七十二。

李 弇

李弇，字子完，陇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张骏戏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称，子孙将何以目其舅氏？昔耻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赖卿，有同于耿氏。”乃赐名曰弇。《御览》三百六十二。

祈 嘉

祈嘉，字孔宾，酒泉人也。少清贫，好学。年二十馀，夜忽窗中有声呼曰：“祈孔宾，祈孔宾！隐去来，隐去来！修饰人世，甚苦不可谐。所得未毛铢，所丧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学官诵书，贫无衣食，为书生都养以自给，遂博通经传，精究大义。西游海渚，教授门生百余人。张重华征为儒林祭酒。性

和裕，教授不倦，依《孝经》作《二九神经》，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彭和正等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天锡谓为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寿终。见《晋书·隐逸传》。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六

蜀录一

李 特

李特，字玄休，巴西宕渠人。其先廩君之苗裔也。昔武落钟离山崩，有石穴二所，其一赤如丹，一黑如漆。有人出于赤穴者，名曰务相，姓巴氏。有出于黑穴者，凡四姓：曰咈^{《广韵》引作瞿}、氏、樊氏、柏氏、郑氏。五姓俱出，皆争为神，于是相与以剑刺穴屋，能著者以为廩君。四姓莫著，而务相之剑悬焉。又以土为船，雕画之而浮水中，曰：“若其船浮存者，以为廩君。”务相船又独浮。于是遂称廩君，乘其上船，将其徒卒，当夷水而下，至于盐阳。盐阳水神女子止廩君曰：“此鱼盐所有，地又广大，与君俱生，可止无行。”廩君曰：“我当为君求廩地，不能止也。”盐神夜从廩君宿，旦辄去为飞虫，诸神皆从其飞，蔽日昼昏。廩君欲杀之不可，别又不知天地东西。如此者十日，廩君乃以青缕遗盐神曰：“婴此即宜之，与汝俱生。弗宜，将去汝。”盐神受而婴之。廩君立碣石之上，望膺有青缕者，跪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群神与俱飞者皆去，天乃开朗。廩君复乘土船，下及夷城，夷城石岸曲，泉水亦曲。廩君望如穴状，叹曰：“我新从穴中出，今又入此，奈何！”岸即为崩，广三丈馀，而阶陞相乘，廩君登之。岸上有平石，方一丈，长五尺，廩君休其上，投策

计算，皆著石焉，因立城其旁而居之。其后种类遂繁。秦并天下，以为黔中郡，薄赋其人，二字一作斂之。口岁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賫，因谓之賫人焉。及汉高祖为汉王，始募賫人平定三秦，既而不愿出关，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不供赋税，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饶，一作利。民用敦一作殷阜，俗性剽勇，又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汉末，张鲁居汉中，以鬼道教百姓，賫人敬信巫覡，多往奉之。值天下大乱，自巴西之宕渠迁于汉中杨车坂，抄掠行旅，百姓患之，号为杨车巴。其后繁昌，分为数十姓。及魏武克汉中，特祖父虎将五百馀家归魏，魏武帝嘉之，迁于略阳，拜虎等为将军。徙内者亦万馀家，散居陇右诸郡及三辅、弘农，所在北土复号之为巴氏。虎子慕，为东羌猎将。慕生有五子：辅、特、庠、流、骧。

特少仕州郡，见异当时，身長八尺，雄武善骑射，沉毅有大度。元康中，氏齐万年反，关西扰乱，天水、略阳、扶风始平。诸郡皆被兵寇，氏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特随流入将入于蜀，至剑阁，箕踞太息，顾盼险阻曰：“刘禅有如此之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邪！”同移者阎式、赵肃、李远、任回等咸叹异之。初，流入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馀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

永康元年，诏征益州刺史赵廞为大长秋，以成都内史耿滕代廞。廞遂谋叛，潜有刘氏割据之志，乃倾仓廩，振施流人，以

收众心。特之党类皆巴西人，与庾同郡，率多勇壮，庾厚遇之，以为爪牙，故特等聚众，专为寇盗，蜀人患之。滕密上表，以为流人刚剽，而蜀人软弱，客主不能相制，必为乱阶，宜使移还其本土。若致之险地，将恐秦雍之祸萃于梁益，必貽圣朝西顾之忧。庾闻而恶之。时益州文武千余人已往迎滕，滕率众入州，庾遣众逆滕，战于西门，滕败走，庾杀之。庾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特弟庠与兄弟及妹夫李含、任回、上官惇、扶风李攀、始平费佗、氐符成、隗伯等以四千骑归庾。庾以庠为威寇将军，使断北道。庠素东羌之良将，晓兵法，不用麾帜，举矛为行伍，斩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阵肃然。庾恶其齐整，欲杀之而末言。长史杜淑、司马张粲言于庾曰：“传云五大不在边，将军起兵始尔，便遣李庠握强兵于外，愚窃惑焉。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倒戈授人，窃以为不可，愿将军图之。”庾敛容曰：“卿言正当吾意，可谓起予者商，此天使卿等成吾事也。”会庠在门，请见庾，庾大悦，引庠见之。庠欲观庾意旨，再拜进曰：“今中国大乱，无复纲维，晋室当不可复兴也。明公道格天地，德被区宇，汤武之事，实在于今。宜应天时，顺人心，拯百姓于涂炭，使物情知所归，则天下可定，非但庸、蜀而已。”庾怒曰：“此岂人臣所宜言！”令淑等议之。于是淑等上庠大逆不道，庾乃杀之，及其子侄宗族三十余人。庾虑特等为难，遣人喻之曰：“庠非所宜言，罪应至死，不及兄弟。”以庠尸还特，复以特兄弟为督将，以安其众。牙门将许弇求为巴东监军，杜淑、张粲固执不许。弇怒，于庾阁下手刃杀淑、粲，左右又杀弇，皆庾腹心也。

特兄弟既以怨庾，引兵归绵竹。庾恐朝廷讨己，遣长史费远、犍为太守李苾、督护常俊督万余人断北道，次绵竹之石亭。

特密收合得七千余人，夜袭远军，远军大溃，因放火烧之，死者十八九。进攻成都。庾闻兵至，惊惧不知所为。李苾、张徽等夜斩关走出，文武尽散。庾独与妻子乘小船走至广都，为其下人朱竺所杀。特至成都，纵兵大掠，害西夷护军姜发，杀庾长史袁治及庾所置守长，遣其牙门王角、李基诣洛阳陈庾之罪状。先是，梁州刺史罗尚闻庾叛，上表称庾非雄才。又蜀人不愿为乱，事终无成，愿欲征之。惠帝遣尚为平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益州刺史，督牙门将王敦、上庸都尉义歆、蜀郡太守徐俭、广汉太守辛冉等凡七千余人入蜀。特等闻尚来，甚惧，使其弟骧于道奉迎，并贡宝物。尚甚悦，以骧为骑督。特及弟流复以牛酒势尚于绵竹。王敦、辛冉并说尚曰：“特等流人，专为盗贼，急宜枭除，可因会斩之。”尚不纳。冉先与特有旧，因谓特曰：“故人相逢，不吉当凶矣。”特深自猜惧。

寻有符下秦、雍州，凡流人入汉川者，皆下所在召还。特兄辅素留乡里，托言迎家，既至蜀，谓特曰：“中国方乱，不足复还。”特以为然，乃有雄据巴蜀之意。朝廷以讨赵庾功，拜特宣威将军，封长乐乡侯，流为奋威将军、武阳侯。玺书下益州，条列六郡流入与特协同讨庾者，将加封赏。会辛冉以非次见征，不愿应召，又欲以灭庾为己功，乃寝朝命，不以实上。众咸怨之。罗尚遣从事催遣流人，限七月上道。辛冉性贪暴，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乃移檄发遣。又令梓潼太守张演于诸要施关，搜索宝货。特等固请，求至秋收。流人布在梁、益，为人佣力，及闻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为。又知特兄弟频请求停，皆感而恃之。且水雨将降，年谷未登，流人无以为行资，遂相与诣特。特乃结大营于绵竹，以处流人，移冉求自宽。冉大

怒，遣人分榜通逵，购募特兄弟，许以重赏。特见，大惧，悉取以归，与骧改其购云：“能送六郡之豪李、任、阎、赵、杨、上官、及氏、叟侯王一首，赏百匹。”流人既不乐移，咸往归特，聘马属鞬，同声云集，旬月间众过二万。流亦聚众数千。特乃分为二营，特居北营，流居东营。

特遣阎式诣罗尚，求申期。式既至，见冉营栅冲要，谋掩流人，叹曰：“无寇而城，仇必保焉。今而速之，乱将作矣！”又知冉及李苾意不可回，乃辞尚还绵竹。尚谓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诸流人，今听宽矣。”式曰：“明公惑于奸说，恐无宽理。弱而不可轻者，百姓也，今促之不以理，众怒难犯，恐为祸不浅。”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绵竹，言于特曰：“尚虽云尔，然未可必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拥强兵，一旦为变，亦非尚所能制，深宜为备。”特纳之。冉、苾相与谋曰：“罗侯贪而无断，日复一日，流人得展奸计。李特兄弟并有雄才，吾属将为竖子虏矣。宜为决计，不足复问之。”乃遣广汉都尉曾元、牙门张显、刘并等潜率步骑三万袭特营。罗尚闻之，亦遣督护田佐助元。特素知之，乃缮甲厉兵，戒严以待之。元等至，特安卧不动，待其众半入，发伏击之，杀伤者甚众，害田佐、曾元、张显，传首以示尚、冉。尚谓诸将曰：“此虏成去矣，而广汉不用吾言，以张贼势，今将若之何！”

于是六郡流人推特为主，特命六郡民部曲督李含、上封令任臧、始昌令阎式、谏议大夫李攀、陈仓令李武、阴平令李远、将兵都尉杨褒等上书，请依梁统奉窦融故事。冬十月，六郡流人推特行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其弟流行镇东将军，弟骧骁骑将军，少子雄为前将军，以相统领。于是进兵攻冉于广汉。冉

众出战，特每破之。尚遣李苾及费远率众救冉，惮特不敢进。冉智力既窘，出奔江阳。特入据广汉，以李超为太守，进兵攻尚于成都。阎式遗尚书，责其信用谗构，欲讨流人，又陈特兄弟立功王室，以宁益土。尚览书，知特等将有大志，婴城固守，求救于梁、宁二州。于是特自称使持节、大都督、镇北大将军，承制封拜，一依窦融在河西故事。兄辅为骠骑将军，弟骧为骁骑将军，长子始为武威将军，次子荡为镇军将军，少子雄为前将军，李含为西夷校尉，含子国、离、任回、李恭、上官晶、李攀、费佗等为将帅，任臧、上官惇、杨褒、杨珪、王达、麴歆等为爪牙，李远、李博、夕斌、严柢、上官琦、李涛、王怀等为僚属，阎式为谋主，何巨、赵肃为腹心。时罗尚贪残，为百姓患，而特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振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百姓为之谣曰：“李特尚可，罗尚杀我。”尚颇为特所败，乃阻长围，缘水作营，自都安至犍为七百里，与特相拒。

河间王颙遣督护衙博、广汉太守张徵讨特，南夷校尉李毅又遣兵五千助尚，尚遣督护张龟军繁城，三道攻特。特命荡、雄袭博。特躬击张龟，龟众大败。荡又与博接战连日，博亦败绩，死者大半。荡追博至汉德，博走葭萌。荡进寇巴西，巴西郡丞毛植、五官襄珍以郡降荡。荡抚恤初附，百姓安之。荡进攻葭萌，博又远遁，其众尽降于荡。

癸亥。建初元年，太安二年，《载记》作元年，误。特自称一作部下推特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大将军、大都督，改元为建初元年，大赦其境内。于是进攻张徵。徵依高据险，与特相持连日。时特与荡分为二营，徵候特营空虚，遣步循山攻之，特逆战不利，山险窘逼，众不知所为。罗准、任道皆劝引退，特量荡必来，

故不许。徵众至稍多，山道至狭，唯可一二人行，荡军不得前，谓其司马王辛曰：“父在深寇之中，是我死日也。”乃衣重铠，持长矛，大呼直前，推锋必死，杀十余人。徵众来相救，荡军皆殊死战，徵军遂溃。特议欲释徵还涪，荡与王辛进曰：“徵军连战，士卒伤残，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宽之，徵养病收亡，余众更合，图之未易也。”特从之，复进攻徵，徵溃围而走。特遣荡将水陆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丧还之。以骞硕为德阳太守，硕略地至巴郡之垫江。此段亦见《御览》三百十四、《通典》百六十二。

特之攻张徵也，使弟骧与李攀、任回、李恭屯军毗桥，以备罗尚。尚遣军挑战，骧等破之。尚又遣数千人出战，骧又陷破之，大获器甲，攻烧其门。流进次成都之北。尚遣将张兴伪降于骧，以观虚实。时骧军不过二千人，兴夜归白尚，尚遣精勇万人衔枚随兴夜袭骧营。李攀逆战死，骧及将士奔于流栅，此上亦见《御览》三百五十七。与流并力反攻尚军。尚军乱，败还者十一二。晋梁州刺史许雄遣军攻特，特陷破之，进击，破尚水上军，遂寇成都。蜀郡太守徐俭以小城降，特以李瑾为蜀郡太守以抚之。罗尚据大城自守。流进屯江西，尚惧，遣使求和。

是时蜀人危惧，并结村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益州从事任明说尚曰：《载记》亦作任明，《罗尚传》作任锐，《通鉴》从《华阳国志》作任叡。“特既凶逆，侵暴百姓，又分散人众在诸村堡，骄怠无备，是天亡之时也。可告诸村，密克期日，内外击之，破之必矣。”尚从之。明先伪降特，特问城中虚实，明曰：“米谷皆欲尽，但有货帛耳。”因求省家，特许之。明潜说诸村，诸村悉听命。还报尚，尚许如期出军，诸村亦许一时赴会。二月，惠帝遣荆州刺

史宋岱、建平太守孙阜救尚。阜已次德阳，特遣荡督李璜助任臧距阜。尚遣大众掩袭特营，连战二日，众少不敌，特军大败，收合馀卒，引趣新繁。尚军引还，特复追之，转战三十馀里。尚出大军逆战，到官桑，特军败绩，死之，《通鉴考异》引《御览》作特见杀。斩特及李辅、李远，皆焚尸，传首洛阳。在位二年。其子雄僭称成都王，追谥特景王，及僭称尊号，追特曰景皇帝，庙号始祖。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七

蜀录二

李 流

李流，字玄通，慕第四子一作特第四弟也。少好学，便弓马，东羌校尉何攀称流有贲育之勇，举为东羌校尉。及避地益州，刺史赵廞器异之。廞之使庠合部众也，流亦招乡里子弟得数千人。庠为廞所杀，流从特安慰流人，破常俊于绵竹，平赵廞于成都。晋朝论功，拜奋威将军，封武阳侯。特之承制也，以流为镇东将军，居东营，号为东督护。特常使流督锐众，与罗尚相持。特之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堡。流言于特曰：“殿下神武，已克小城，然山藪未集，粮仗不多，宜录州郡大姓子弟以为质任，送付广汉，紮之二营，收集猛锐，严为防卫。”又书与特司马上官惇，深陈纳降若待敌之义。特不纳。建初元年，特既见杀，蜀人多叛，流人大惧。流与兄子荡、雄收遗众，还赤祖，流保东营，荡、雄保北营。流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益州牧。

时宋岱水军三万，次于垫江，前锋孙阜破德阳，获特所置守将蹇硕，太守任臧等退屯涪陵县。罗尚遣督护常深军毗桥，牙门左汜、黄旬、何冲三道攻北营。流身率荡、雄攻深栅，克之，深士众星散。追至成都，尚闭门自守，荡驰马追击，触倚矛被伤

死。流以特、荡并死，而岱、阜又至，甚惧。太守李含又劝流降，流将从之。雄与李骧迭谏，不纳，流遣子世及含子胡，质于阜军。胡兄含子离闻父欲降，自梓潼驰还，欲谏不及，退与雄谋袭阜军，曰：“若功成事济，约与三年迭为主。”雄曰：“今计可定，二翁不从，将若之何？”离曰：“今当制之，若不可制，便行大事。翁虽是君叔，势不得已，老父在君，夫复何言！”雄大喜，乃攻尚军。尚保大城。雄渡江害汶山太守陈图，遂入郫城，流移营据之。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范长生率千馀家依青城山，尚参军涪陵徐举求为汶山太守，欲要结长生等，与尚犄角讨流。尚不许，举怨之，求使江西，遂降于流，说长生等使资结流军粮。长生从之，故流军复振。

流素重雄有长者之德，每云：“兴吾家者，必此人也。”敕诸子尊奉之。九月，流疾笃，谓诸将曰：“骁骑高明仁爱，识量一作识断多奇，固足以济大事，然前军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于前军，以为成都王也。”遂薨，时年五十六。诸将共立雄为主。雄僭称尊号，追谥流秦文王。子龙嗣。

李 雄

李雄，字仲俊，特第三子也。母罗氏，梦双虹自门升天，一虹中断，既而生荡。后罗氏因汲水，忽然如寐，又梦大蛇绕其身，遂有孕，十四月而生雄。常言吾二子若有先亡，在者必大贵。荡以李流世卒。雄身長八尺三寸，美容貌。相工相之曰：“此君将贵，其相有四：目如重云，鼻如龟龙，口方如器，耳如相望，法为大贵，位过三公不疑。”雄少以烈气闻，每周旋乡里，识

达之士皆器重之。有刘化者，道术士也，每谓人曰：“关陇之士皆当南移，李氏子中惟仲俊有奇表，终为人主。”特起兵于蜀，称益州牧承制，以雄镇梓潼，又拜前将军。流薨，雄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治郫城。一作都于郫城。罗尚攻郫，骧被伤，李安救之。李安，字武龙，少养外家罗氏。元康八年，避地入蜀，从李特征伐，以勇烈闻。李骧引为帐下督，数有战功，甚信爱之。尚之遣隗伯攻郫也，骧迎战不利，被伤落马，卧未能起，士众皆散，唯安与任回在左右。伯从数千骑来，叱安曰：“罗武龙，吾所取有人，卿宜避我！”安瞋目呵之曰：“吾不相与。”因前马刺之，伯逡巡而退。依《御览》四百二十一引补。罗尚遣将攻雄，雄击走之。李骧攻犍为，断尚运道，尚军大馁，攻之又急，遂留牙门罗特一作张罗固守，尚委城夜遁。特开门内雄，遂克成都。于时雍军众甚饥馁，乃率众一作将民就谷于郫，掘野芋而食之。上数句亦见《御览》九百七十五。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陵七郡。

甲子。建兴元年，雄以西山范长生岩居穴处，求道养志之士，欲迎以为君上五字见《书钞》百五十八。而臣之。长生固辞曰：“推步大元，五行大会甲子，祚钟于李，非吾节也。”雄乃深自挹损，不敢称制，事无巨细，皆决于李国、李离兄弟。国等事雄弥谨，诸将固请雄即尊位。以永兴元年十月，雄即成都王位于南郊，大赦其境内，建元为建兴，除晋法，约法七章。以叔父骧为太傅，兄虎威始为太保。雄异母兄始，字伯敬，为太保，善抚士众，众多归之。时为之语曰：“欲养老，属太保。”依《御览》二百六引补。折冲李离为太尉，建威李云为司徒，翊军李璜为司空，材官李国为太宰，其余拜授各有差。追尊其曾祖虎曰巴郡桓王，一作公。祖慕陇西襄王，父特成都景王，母罗氏曰王太后。

乙丑。二年。晋永兴二年。

丙寅。晏平元年 晋光熙元年三月，范长生自山西乘素舆诣成都，雄迎之于大门，执板延坐。长生请雄对坐，即拜丞相，尊曰范贤。长生劝雄称尊号。夏六月，雄僭即帝位。二句亦见《通鉴考异》。大赦其境内，改元，国号大成，追尊父特为景帝，庙号始祖，母罗氏为太皇后。十月，加丞相范长生为天地太师之号，封西山侯，复其部曲不豫军征，租税一入其家。雄时建国草创，素无法式，诸将恃恩，各争班位。其尚书令阎式上疏曰：“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大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徒、司空掌五教九士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令。国业初建，凡百未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竞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雄从之。

丁卯。二年，晋永嘉元年。遣李国、李云等率众二万寇汉中，梁州刺史张殷奔于长安。国等陷南郑，尽徙汉中人于蜀。

戊辰。三年，先是，南土频岁饥疫，死者十万计。南夷校尉李毅固守不降，雄诱建宁夷使讨之。毅病卒，城陷，杀壮士三千余人，送妇女千口于成都。

己巳。四年，时李离据梓潼，其部将罗𦏧、一作𦏧。张金苟等杀离及阎式，以梓潼归于罗尚。尚遣其将向奋屯安汉之宜福以逼雄，雄率众攻奋，不克。

庚午。五年，时李国镇巴西，其帐下文硕又杀国，以巴西降尚。雄乃引还，遣其将张宝袭梓潼，陷之。会罗尚卒，巴西乱，李骧原作雄。攻譙登于涪，城无救援。登固守不下，士卒皆燠鼠食之，一无叛者。此节见《御览》三百二十依补。

辛未。玉衡元年。晋永嘉五年。李骧攻涪，又陷之，执梓潼太守谯登，遂乘胜进军讨文硕，害之。雄大悦，赦其境内，改元曰玉衡。雄母罗氏卒，雄信巫覡者之言，多有忌讳，至欲不葬。其司空赵肃谏雄，乃从之。雄欲申三年之礼，群臣固谏，雄弗许。李骧谓司空上官惇曰：“今方难未弭，吾欲固谏，不听主上终谅暗，君以为何如？”惇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故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但汉魏以来，天下多难，宗庙至重，不可久旷，故释缞经，至哀而已。”骧曰：“任回方至，此人决于行事，且上常难违其言，待其至，当与俱请。”及回至，骧与回俱见雄。骧免冠流涕，固请公除。雄号泣不许。回跪而进曰：“今王业初建，凡百草创，一日无主，天下惶惶。昔武王素甲观兵，晋襄墨经从戎，岂所愿哉？为天下屈己故也。愿陛下割情从权，永隆天保。”遂强扶雄起，释服亲政。

壬申。二年，是时南阳一作得汉嘉涪陵远人继至。雄于是下宽大之令，降附者皆假复除。

癸酉。三年，晋建兴元年。

甲戌。四年，雄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人，益州遂定。

乙亥。玉衡五年晋建兴三年。正月，伪立其妻任氏为皇后。

丙子。六年

丁丑。七年。晋建武元年。

戊寅。八年四月，范长生卒，以其子侍中贲为丞相。长生善天文，有术数，民奉之如神。

己卯。九年，晋太兴二年。

庚辰。十年。

辛巳。十一年，氏王杨难敌兄弟为刘曜所破，奔葭萌，遣子入

质。

壬午。十二年，晋永昌元年。陇西贼帅陈安又来附。

癸未。十三年，晋明太宁元年。遣李骧征越俊，太守李钊降。骧进军由小会攻宁州刺史王逊，逊使其将姚岳悉众拒战。骧军不利，又遇霖雨，骧引军还，争济泸水，士众多死。钊到成都，雄待遇甚厚，朝廷仪式，丧纪之礼，皆决于钊。杨难敌之奔葭萌也，雄安北李稚厚抚之，纵其兄弟还武都，难敌遂恃险多为不法，稚请讨之。雄遣中领军琰及将军乐次、费佗、李乾等由白水桥攻下辩，征东李寿督琰弟玕攻阴平。难敌遣军拒之，寿不得进，而琰、稚长驱至武街。难敌遣兵断其归道，四面攻之，获琰、稚，死者数千八。琰、稚，雄兄荡之子也。雄深悼之，不食者数日，言则流涕，深自咎责焉。

甲申。十四年，将立荡子班为太子。雄有子十余人，群臣咸欲立雄所生。雄曰：“起兵之初，举手扞头，本不希帝王之业也。值天下丧乱，普氏播荡，群情义举，志济涂炭，而诸君遂见推逼，处王公之上。本之基业，功由先帝。吾兄適统，丕祚所归，恢懿明叡，殆天所命，大事垂克，薨于戎战。班姿性仁孝，好学夙成，必为名器。”李骧与司徒王达谏曰：“先王树冢適者，所以防篡夺之萌，不可不慎。吴子舍其子而立其弟，所以有专诸之祸；宋宣不立与夷而立穆公，卒有宋督之变。犹子之言，岂若子也？深愿陛下思之。”雄不从，竟立班。骧退而流涕曰：“乱自此始矣！”张骏遣使遗雄书，劝去尊号，称藩于晋。雄复书曰：“吾过为士大夫所推，然本无心于帝王也，进思为晋室元功之臣，退思共为守藩之将，扫除氛埃，以康帝宇。而晋室陵迟，德声不振，引领东望，有年月矣。会获来觐，情在暗室，有何已已。知欲远遵

楚汉，尊崇义帝，《春秋》之义，于斯莫大。”骏重其言，使聘相继。巴郡尝告急，云有东军。雄曰：“吾尝虑石勒跋扈，侵逼琅邪，以相耿耿。不图乃能举兵，使人欣然。”雄之雅谭，多如此类。

乙酉。十五年。

丙戌。十六年，晋咸和元年。

丁亥。十七年。

戊子。十八年。

己丑。十九年，雄以中原丧乱，乃频遣使朝贡，与晋穆帝分天下。张骏领秦梁，先是，遣傅颖假道于蜀，通表京师，雄弗许。骏又遣治中从事张淳称藩于蜀，托以假道。雄大悦，谓淳曰：“贵主英名盖世，土险兵强，何不自娱，称帝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世济忠良，未能雪天下之耻，解众人之倒悬，日昃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兴江东，故万里翼戴，将成桓文之事，何言自娱邪！”雄有愧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晋臣，往与六郡避难此地，为同盟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兴大晋于中夏，亦当率众辅之。”淳还，通表京师，天子嘉之。

庚寅。二十年。时李骧死，以其子寿为大将军、西夷校尉，督征南费黑、征东任回攻陷巴东，太守杨谦退保建平。寿别遣费黑寇建平，晋巴东监军毋丘奥退保宜都。

辛卯。二十一年。

壬辰。二十二年，雄遣李寿攻朱提，以费黑、印攀为前锋，又镇南任回征木落，分宁州之援。

癸巳。二十三年，宁州刺史尹奉降，遂有南中之地。雄于是赦其境内，使班讨平宁州夷，以班为抚军。

甲午。二十四年，晋咸和八年，当作九年。雄分宁州置交州，以爨琛为交州刺史。交州刺史爨琛六字见《广韵》。五月，雄寝疾，生疮于头，六月丁卯薨。《御览》引作晋咸康六年八月。死之日，宫内积雪，自外则否。三句依《御览》八百七十八引补。时年六十一，在位三十年。伪谥武皇帝，庙号太宗。十月，葬安都陵。太子班袭位。

雄性宽厚，简刑约法，甚有名称。氏苻成、隗文既降复叛，手伤雄母，及其来也，咸释其罪，厚加待纳。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其赋男丁岁谷三斛，女丁半之，户调绢不过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百姓富实，闾门不闭，无相侵盗。然雄意在招致远方，国用不(用)〔足〕，故诸将每进金银珍宝，多有以得官者。丞相杨褒谏曰：“陛下为天下主，当网罗四海，何有以官买金邪！”雄逊辞谢之。后雄尝醉而推中书令，杖大官令，褒进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安有天子而为酗也！”雄即舍之。雄无事小出，褒于后持矛驰马过雄。雄怪问之，对曰：“夫统天下之重者，如臣乘恶马而持矛也，急之则虑自伤，缓之则惧其失，是以马驰而不制也。”雄寤，即还。雄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班序不别，君子小人服章不殊；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对，战胜不相让，败不相救，攻城破邑动以虏获为先。此其所以失也。此段见《魏书·崔鸿传》。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八

蜀录三

李 班

李班，字世文，雄兄荡第四子。雄妻任氏无子，养班为子，初署平南将军，后立为太子。班谦虚博纳，敬爱儒贤，自何点、李钊，班皆师之，又引名士王嘏及陇西董融、天水文夔等以为宾友。每谓融等曰：“观周景王太子晋、魏太子丕、吴太子孙登，文章鉴识，超然卓绝，未尝不有惭色。何古贤之高朗，后人之莫逮也。”为性泛爱，动修轨度。时诸李子弟皆尚奢靡，而班常戒厉之。每朝有大议，雄辄令豫之。班以古者垦田均平，贫富获所，今贵者广占荒田，贫者种植无地，富者以己所馀而卖之，此岂王者大均之义乎！雄纳之。及雄寝疾，班昼夜侍侧。雄少数攻战，多被伤夷，至是疾甚，疮皆脓溃，雄子越等恶而远之。班为吮脓，殊无难色，每尝药流涕，不脱衣冠，其忠诚如此。

雄薨，班即位，以李寿录尚书事辅政。班居中执丧礼，政事皆委寿及司徒何点、尚书令王瑰等。雄子车骑将军越，时镇江阳，以班非雄所生而嗣位，心基不平。至此奔丧，与其弟期密计图之。李珣劝班遣越还江阳，以期为梁州刺史，镇葭萌。班以未葬，不忍遣，推诚居厚，心无纤芥。时有白气二道带天，太史令韩豹奏：“宫中有阴谋兵气，戒在亲戚。”班不悟。咸和九年十

月，班因夜哭临，越杀班于殡宫，于是矫太后令罪状，谥厉太子。时年四十七，在位一年。遂立雄之子期嗣位焉。

李 期

李期，字世运，雄第四子也。聪慧好学，弱寇能属文，轻财好施，虚心招纳。初为建威将军，雄令诸子及宗室子弟以恩信合众，多者不至数百，而期独致千余人。其所表荐，雄多纳之，故长吏列署颇出其门。既杀班，欲立越为主，越以期雄妻任氏所养，又多才艺，乃让位于期。甲子，期僭即皇帝位，诛班弟都。使李寿代都弟玠于涪，玠弃城降晋。封寿汉王，拜梁州刺史、东羌校尉、中护军、录尚书事；封兄越建宁王，拜相国、大将军、录尚书事。

乙未。王恒元年晋咸康元年正月，大赦境内，改元王恒，立妻阎氏为皇后。以其卫将军尹奉为右丞相、骠骑将军、尚书令，王琬为司徒。期自以谋大事既果，轻诸旧臣，外则信任尚书令景骞、尚书姚华、田褒。褒无他才艺，雄时劝立期，故宠待甚厚。内则信宦竖许涪等。国之刑政，希复关之卿相，庆赏威刑，皆决数人而已，于是纲维紊矣。

丙申。二年，乃诬其尚书仆射、武陵公李载谋反，下狱死。先是，晋建威将军司马勋屯汉中，期遣李寿攻而陷之，遂置守宰，戍南郑。雄子霸、保并不病而死，皆云期鸩杀之，于是大臣怀惧，人不自安。

丁酉。王恒三年，原作四年。天雨大鱼于宫中，其色黄。此二句亦见《御览》八百七十七。又宫中豕犬交。三月，大风拔树发屋。以上依

《御览》八百七十六引补。期多所诛夷，籍没妇女资财以实后庭，内外凶凶，道路以目，谏者获罪，人怀苟免。期又鸩杀其安北李攸。攸，寿之养弟也。于是与越及景骞、田褒、姚华谋袭寿等，欲因烧市桥而发兵。期又累遣中常侍许涪至寿所，伺其动静。及杀攸，寿大惧，又疑许涪往来之数也。四月，大将军汉王寿乃率步骑一万，自涪（回）〔向〕成都，表称景骞、田褒乱政，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之恶。以李奕为先登。寿到成都，期、越不虞其至，预不设备，寿遂取一作即克其城，屯兵宫门。期遣侍中劳寿，寿奏相国、建宁王越，尚书令、河南公景骞，尚书田褒、姚华，中常侍许涪，征西将军李遐及将军李西等，皆怀奸乱政，谋倾社稷，大逆不道，罪合夷灭。期从之，于是杀相国建宁王越、尚书令景骞、尚书田褒等。寿矫任氏令，废期为邛都县公，幽之别宫。期叹曰：“天下主乃当于小县公，不如死也！”咸康三年，期自杀，一作自缢而死。时年二十五，在位三年。谥曰幽公。及葬，赐鸾辂九旒，馀如王礼。雄之子皆为寿所杀。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七十九

蜀录四

李 寿

李寿，字武考，特季弟骧之少子也。少尚礼容，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异于李氏诸子。雄奇其才器，以为足荷重任，拜前将军、督巴西军事，迁征东将军。时年十九，聘处士谯秀以为宾容，尽其说言，在巴西威惠甚著。骧死，迁大将军、大都督、侍中，封扶风公，录尚书事。征宁州，攻围百馀日，悉平诸郡，雄大悦，封为建宁王。雄薨，受遗辅政。期立，改封汉王，食梁州五郡，领梁州刺史。寿威名远振，深为李越、景骞等所惮，寿深忧之。代李珣治涪城，每应期朝覲，常自陈边疆寇警，不可旷镇，故得不朝。寿又见期、越兄弟十馀人年方壮大，而并有强兵，惧不自全，乃聘礼巴西龚壮。壮虽不应聘，数往见寿。时岷山崩，江水竭，寿恶之，每问壮以自安之术。壮以特杀其父及叔，欲假手报仇，未有其由，因说寿曰：“节下若能舍小从大，以危易安，则开国裂土，长为诸侯，名高桓、文，勋流百代矣。”寿从之，阴与长史略阳罗恒、巴西解思明共阴谋据成都，称藩于晋。二字一作归顺。乃誓文武，得数千人，袭成都，克之，纵兵虏掠，至乃奸略雄女及李氏诸妇，多所残害，数日乃定。

戊戌。汉兴元年，恒与思明及李奕、王利等劝寿称镇西将军、

益州牧、成都王，称藩于晋，而任调与司马蔡兴、侍中李艳及张烈等劝寿自立。寿命筮之，占者曰：“可数年天子。”调喜曰：“一日尚为足，而况数年乎！”思明曰：“数年天子，孰与百姓诸侯！”寿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任侯之言，策之上也。”遂以咸康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其境内，改咸康四年为汉兴元年。以董皎为相国，罗恒、马当为股肱，李奕、任调、李闾为爪牙，解思明为谋主。以安车束帛聘龚壮为太师，壮固辞，特听缟巾素带，居师友之位。拔擢幽滞，处之显列。追尊父骧为献皇帝，母咎氏为太后，立妻阎氏为皇后，世子势为太子。有告广汉太守李乾与大臣通谋欲废寿者，寿令其子广与大臣盟于前殿，徙乾汉嘉太守。

己亥。二年。

庚子。汉兴三年二月，大风暴雨，震其端门。以上亦见《御览》八百七十六。寿倏自悔责，命群臣极尽忠言，勿拘忌讳。遣其散骑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广聘于石季龙。先是，季龙遗寿书，欲连横入寇，约分天下。寿大悦。六月，寿下书曰：“吴会遗烬，久逋天诛，今将大兴百万，躬行天罚。”乃大修船舰，严兵缮甲，吏卒皆备糒粮。以其尚书令马当为六军都督，假节钺，营东场。九月，大阅军士七万余人，舟师泝江而上。过成都，鼓噪盈江，寿登城观之。其群臣咸曰：“我国小众寡，吴会险远，图之未易。”解思明又切谏恳至，寿于是命群臣陈其利害。龚壮谏曰：“陛下与胡通，孰如与晋通？胡，豺狼国也。晋既灭，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异势。此虞虢之成范，已然之明戒，愿陛下熟虑之。”群臣以壮之言为然，叩头泣谏，寿乃止，士众咸称万岁。遣其镇东大将军李奕征牂牁，太守谢恕保城拒守者积日，

不拔。会突粮尽，引还。十月，讲——作宴礼于太学，举明经者封好学侯。

辛丑。四年，以其太子势领大将军、录尚书事。寿承雄宽俭，新行篡夺，因循雄政，未逞其志欲。会李闳、王嘏从邺还，盛称季龙威强，宫观美丽，邺中殷实。寿又闻季龙虐用刑法，王逊亦以杀罚御下，并能控制邦域，寿心欣慕，人有小过，辄杀以立威。又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工匠器械，事未充盈，乃徙傍郡户三丁以上以实成都，兴尚方御府，发州郡工巧以充之，广修宫室，引水入城，务于奢侈。又广太学，起宴殿。百姓疲于使役，呼嗟满道，思乱者十室而九矣。其左仆射蔡兴切谏，寿以为诽谤，诛之。右仆射李疑数以直言忤旨，寿积忿非一，托以他罪，下狱杀之。

壬寅。五年。

癸卯。六年，晋康建元元年。分宁州兴古、——一作乾右。永昌、云南、朱提、越俊、河阳六郡为汉州。四月，寿寝疾、疾笃，常见李期、蔡兴为祟。八月薨，时年四十四，在位六原作五年。伪谥昭文皇帝，庙号中宗，葬安昌陵。

寿初为王，好学爱士，庶几善道，每览良将贤相建功立事者，未尝不反覆诵之，故能征伐四克，辟国千里。雄既垂心于上，寿亦竭诚于下，号为贤相。及即伪位之后，改立宗庙，以父骧为汉始祖庙，特、雄为大成庙，又下书言与期、越别族，凡诸制度，皆有改易。公卿以下，率用已之僚佐，雄时旧臣及六郡士人，皆见废黜。寿初病，思明等复议奉王室，寿不从。李演自越俊上书，劝寿归正返本，释帝称王，寿怒杀之，以威龚壮、思明等。壮作诗七篇，托言应璩以讽寿。寿报曰：“省诗知意。若今

人所作，贤哲之话言也。古人所作，死鬼之常辞耳！”动慕汉武、魏明之所为，耻闻父兄时事，上书者不得言先世政，自以己胜之也。

李 势

李势，字子仁，寿之长子也。初，寿妻阎氏无子，骧杀李凤，为寿纳凤女，生势。期爱势姿貌，拜翊军将军、汉王世子。势身長七尺九寸，腰带十四围，善于俯仰，时人异之。寿既薨，僭即皇帝位，大赦其境内，改元曰太和。

甲辰。太和元年正月，尊母阎氏为皇太后，妻季氏为皇后。太史令韩皓奏荧惑守心，以宗庙礼废，势命群臣议之。其相国董皎、侍中王嘏等以为景武倡业，献文承基，至亲不远，无宜疏绝。势更令祭特、雄，同号曰汉王。

乙巳。太和二年，晋永和元年。势弟大将军、汉王广以势无子，求为太弟，势弗许。马当、解思明以势兄弟不多，若有所废，则益孤危，固劝许之。势疑当等与广有谋，遣其太保李奕袭度于涪城，命董皎收马当、思明斩之，夷其三族。贬广为临邛侯，广自杀。思明有计谋，强谏诤，马当甚得人心，自此之后，无复纪纲及谏诤者。

丙午。嘉宁元年，李奕自晋寿举兵反，蜀人多有从奕者，众至数万。势登城拒战。奕单骑突门，门者射而杀之，众乃溃散。势既诛奕，大赦境内，改年嘉宁。初，蜀土无獠，至此始从山而出，北至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馀万落，不可禁制，大为百姓之患。势既骄吝，而性爱财色，常杀人而取其妻，荒淫不恤国事。

夷獠叛乱，军守离缺，境宇日蹙。加之荒俭，性多忌害，诛残大臣，刑狱滥加，人怀危惧。斥外父祖臣佐，亲任左右小人，群小因行威福。又常居内，少见公卿，史官屡陈蜀连有灾谴，天雨血，地仍震，地生毛，鸛鵒集城下。此五句依《御览》九百二十四引补。乃加董皎太师，以名位优之，实欲与分灾眚。

丁未。嘉宁二年，晋遣安^{一作征}西将军、荊州刺史恒温率水军来伐。温次青衣，势大发军御之。又遣李福与咎坚等数千人从山阳趣合水距温。谓温从步道而上，诸将皆欲设伏于江南以待王师，咎坚不从，率诸军从江北鸳鸯碕渡向犍为。而温从山阳出江南，镇东李位都逆往往疑作温。降。咎坚到犍为，方知与温异道，乃回从沙头津北渡。及坚至，温已达成都之十里陌，坚众自溃。三月，温至城下，纵火烧其大城诸门。势众惶惧，无复固志，其中书监王嘏、散骑常侍常璩等劝势降。势以问侍中冯孚，孚言：“昔吴汉征蜀，尽诛公孙氏。今晋下书，不赦诸李，虽降，恐无全理。”势乃夜开东门，与咎坚走九百里至晋寿，然后送降文于温曰：“伪嘉宁二年三月十七日，略阳李势叩头死罪。伏惟大将军节下，先人播流，特险因衅，窃有汶蜀。势以暗弱，复统末绪，偷安荏苒，未能改图。猥烦朱轩，践冒险阻。将士狂愚，干犯天威。仰惭俯愧，精魂飞散，甘受斧钺，以衅军鼓。伏惟大晋，天纲恢弘，泽及四海，思过阳日。逼迫仓卒，自投草野。即日到白水城，谨遣私署散骑常侍王幼奉笺以闻，并敕州郡投戈释杖。穷池之鱼，待命漏刻。”势寻舆櫓而缚军门，温解其缚，焚其櫓，迁势及叔父福^{《载记》作及弟福}从兄权亲族十余人于建康，晋封为归义侯。升平五年，死于建康。在位五年而败。常璩，字道将，蜀成都人。少好学。著《华阳国志》十篇，序开国以来迄

于李势，皆有条理云。宕渠古賁国，今有賁城。秦始皇时，有长人长五丈，见宕渠，秦史胡毋敬曰：“五百年外，其地必有异人为大人者。”及雄之称尊号，祖先出自宕渠，有识者皆以为应云。谯周云：“我死后三十年，当有异人入蜀。”又著讖云：“广汉城北有大贼，曰流曰特攻难得，岁在玄宫自相克。”又惠帝之世，蜀童谣曰：“江桥头，阙下市，成都北门十八子。”至是而应焉。李特以晋永宁元年，岁在辛酉起兵，至势嘉宁二年，晋永和三年，岁在丁未原作壬戌误。而降晋，合四十七年。《载记》作：始，李特以惠帝太安元年起兵，至此六世，凡四十六年，以穆帝永和三年灭。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

蜀录五

李 庠

李庠，字玄序，特第三弟也。少以烈气闻。仕郡督邮、主簿，皆有当官之称。元康四年，察孝廉不就。后以善骑射，举良将，亦不就。州以庠才兼文武，举秀异，固以疾辞。州郡不听，以其名上闻，中护军切征，不得已而应之，拜中书骑督。弓马便捷，膂力过人，时论方之文鸯。以洛阳方乱，称疾去官。性在任侠，好济人之难，州党争附之。与六郡流人避难梁、益，道路有饥病者，庠常营护隐恤，振施穷乏，大收众心。至蜀，赵廞深器之，与论兵法，无不称善，每谓所亲曰：“李玄序盖亦一时之关、张也。”及将有异志，委以心膂之任，乃表庠为部曲督，使招合六郡壮勇，至万馀人。以讨叛羌功，表庠为威寇将军，假赤幢曲盖，封阳泉亭侯，赐钱百万，马五十匹。被诛之日，六郡士庶莫不流涕，时年五十五。传见《载记》。

龚 壮

龚壮，字子玮，巴西人也。洁己自守，与乡人谯秀齐名。父叔为李特所害，壮积年不除丧，力弱不能复仇。及李寿戍汉中，

与李期有嫌。期，特孙也，壮欲假寿以报，乃说寿曰：“节下若能并有西土，称藩于晋，人必乐从。且舍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寿然之，遂率众讨期，果克之。寿犹袭伪号，欲官之，壮誓不仕，赂遗一无所取。会天久雨，百姓饥垫，壮上书说寿以归顺，允天心，应人望，永为国藩，福流子孙。寿省书内愧，秘而不宣。及遣使入胡，壮又谏之，寿又不纳。壮谓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既假寿杀期，私仇已雪，又欲使其归朝，以明臣节。寿既不从，壮遂称聋，又云手不制物，终身不复至成都，惟研考经典，覃思文章。至李势时卒。初，壮每叹中夏多经学，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难，无复学徒，乃著《迈德论》，文多不载。见《晋书·隐逸传》。

譙 秀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学著称，显明蜀朝。秀少而静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郡察孝廉，州举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据蜀，略有巴西，雄叔父骧、骧子寿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车征之，皆不应。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龚壮常叹服焉。桓温灭蜀，上疏荐之，朝廷以秀年在笃老，兼道远，故不征，遣使敕所在四时存问。寻而范贲、萧敬相继作乱，秀避难宕渠，乡里宗族依凭之者以百数。秀年出八十，众人欲代之负担，秀曰：“各有老弱，当先营护。吾气力犹足自堪，岂以垂朽之年累诸君也！”年九十馀卒。依《晋书·隐逸传》录。

许延妻杜氏

许延妻杜氏，不知何许人也。延为益州别驾，为李骧所害。骧欲纳杜氏为妻，杜氏号哭，守夫尸，骂骧曰：“汝辈逆贼无道，死有先后，宁当久活！我杜氏女，岂为贼妻也！”骧怒，遂害之。依《晋书·列女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一

后凉录一

吕 光

吕光，字世明，略阳氏人也。其先吕文和，汉文帝初，自沛避难迁略阳，因家焉。世为氏酋豪。父婆楼，字广平，佐命前秦苻坚，官至太尉。光以赵建武中生于枋头，夜有神光之异，故以光为名焉。年十岁，与诸童儿游戏邑里，为战阵之法，而童儿咸推为主。部分详平，群童叹服。不乐读书，唯好鹰马。及长，身長八尺四寸，目重瞳子，左肘有肉印。沈毅凝重，宽简有大量，喜怒不形于色。时人莫之知——作识也，唯于猛甚异之，曰：“此非常人。”言之苻坚，举贤良，除美阳令，民夷惮爱，邻境肃清。迁鹰扬将军，以功赐爵关内侯。从坚征张平，战于铜壁，刺平养子蚝，中之，自是威名大著。

苻双反于秦州，坚将杨成世为双将苟兴所败，光与王鉴讨之。鉴欲速战，光曰：“兴初破成世，奸气渐张，宜持重以待其弊。兴乘胜轻来，粮竭必退，退而击之，可以破也。”二旬而兴退，诸将不知所为，光曰：“揆其奸计，必攻榆眉。若得榆眉，据城断路，资储复贍，非国之利也，宜速进师。若兴攻城，尤须赴救。如其奔也。彼粮既尽，可以灭之。”鉴从之，果败兴军。从王猛灭慕容暉，封都亭侯。苻重之镇洛阳，以光为长史。及重

谋反。苻坚闻之，曰：“吕光忠孝方正，必不同也。”驰使命光槛重送之。寻入为太子右率，甚见敬重。蜀人李焉聚众二万，攻逼益州。坚以光为破虏将军，率兵讨灭之，迁步兵校尉。苻洛反，光又击平之，拜骠骑将军。

坚既平山东，士马强盛，遂有图西域之志。建元十九年，以光为使持节、都督西讨诸军事，率将军姜飞、彭晃、杜进、康隆等总兵七万，铁骑五千，以讨西域。以陇西董方、冯翊郭抱、武威贾虔、弘农杨颖为四府佐将。坚太子宏执光手曰：“君器相非常，必有大福，宜深保爱。”行至高昌，闻坚寇晋，光欲更须后命。部将杜进曰：“节下受任金方，赴机宜速，有何不了，而更留乎！”乃进及流沙，三百餘里无水，将士失色。光曰：“吾闻李广利精诚玄感，飞泉涌出，吾等岂独无感致乎！皇天必将有济，诸君不足忧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进兵至焉耆，其王泥流率其旁国请降。十二月至龟兹，龟兹王帛纯捍命不降，光军其城南，五里为一营，深沟高垒，广设疑兵，以木为人，被之以甲，罗之垒上，以为持久之计。帛纯徙城外入于城中，附庸侯王各婴城自守。至是，光左臂内脉起成字，文曰“巨霸”。营外夜有一黑物，大如断堤，援动有头角，目光若电，及明而云雾四周，遂不复见。旦视其处，南北五里，东西三十餘步。鳞甲隐地之所，昭然犹在。光笑曰：“黑龙也。”俄而云起西北，暴雨灭其迹。杜进言于光曰：“龙者神兽，人君利见之象。《易》曰：‘见龙在田，德施普也。’斯诚明将军道合灵和，德符幽显。愿将军勉之，以成大庆。”光有喜色。

又进攻龟兹城，夜梦金象飞越城外。光曰：“此谓佛神去之，胡必亡矣。”光攻城益急。将军奚苟，洛阳人，以壮勇知名，

从吕光攻龟兹。每登云梯，入地道，或时坠落，苏而复上，光深奇之。依《御览》七百六十五及三百三十六引补。二十年五月，帛纯乃倾国财宝请救于猗胡。猗胡遣弟唃廝犂、侯将廋率骑二十馀万，并引温宿一作姑默宿尉头作须等国王及诸胡，内外合七十馀万人以救之。胡便弓马，善矛槊，铠如连锁，射不可入，乃以革索为羈，策马擲人，多有中者。众甚惮之。诸将咸欲每营结阵，案兵以拒之。光曰：“彼众我寡，众营又相远，势分力散，非良策也。”于是迁营相接，案阵为勾销之法，精骑为游军，弥缝其阙。秋七月，战于城西，大败之，斩万馀级。帛纯收其珍宝逃奔一作遁走，王侯降者三十馀国。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九、《通典》百五十八。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广轮与长安城等，城中塔庙千数，帛纯宫室壮丽，焕若神居。光大飡将士，赋诗言志。命参军京兆段业著《龟兹宫赋》以讥之。胡人奢侈，富于奉养，家有蒲桃酒，或至千斛，经十年不败，士卒沦没酒藏者相继矣。此节亦见《御览》七百六十五及九百七十二。诸国惮光威名，贡款属路，乃立帛纯弟震为王以安之。光抚宁西域，威恩甚，桀黠胡王昔所未宾者，不远万里皆来归附，上汉所赐节传，光皆表而易之。

坚闻光平西域，以光为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玉门已西诸军事、安西将军、西域校尉，进封顺乡侯，道绝不通。光既平龟兹，有留焉之志。时始获鸠摩罗什，罗什劝之东还，曰：“此凶亡之地，不可淹留，推运揆数，将军宜速东归，中路自有福地可居。”见《西夷传》。二十一年正月，光大飡文武，博议进止。众咸请还，光从之。三月，引还，以驼二万馀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馀品，骏马万馀匹而还。苻坚高昌太守杨翰说其凉州刺史梁熙距守高桐、伊吾二关，熙不从。光至高昌，翰

以郡迎降。初，光闻翰之说，恶之，又闻苻坚丧败，长安危逼，谋欲停师。杜进谏曰：“梁熙文雅有馀，机鉴不足，终不能纳善从说也，愿不足忧之。闻其上下未同，宜在速进，进而不捷，请受过言之诛。”光（复）〔从〕之。及至玉门，梁熙传檄责光擅命还师，遣子胤与振威姚皓、别驾卫翰率众五万，距光于酒泉。光报檄凉州，责熙无赴难之诚，数其逼归师之罪。遣彭晃、杜进、姜飞等为前锋击胤，大败之。胤轻将麾下数百骑东奔，杜进追擒之。于是（西）〔四〕山胡夷皆来款附。武威太守彭济执熙请降。九月，光入姑臧，自领凉州刺史、护羌校尉，表杜进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封武始侯，自馀封拜各有差。光主簿尉祐，奸佞倾险人也，见弃前朝，与鼓济同谋执梁熙，光深见宠任，乃谮诛南安姚皓、天水尹景等名士十余人，远近颇以此离贰。光寻擢祐为宁远将军、金城太守。祐次允吾，袭据外城以叛，祐从弟随据鹑阴以应之。光遣其将魏真讨随，随败，奔祐，光将姜飞又击败祐众。祐奔据兴城，扇动百姓，夷夏多从之。飞司马张象、参军郭雅谋杀飞应祐，发觉，逃奔。

丙戌。大安元年。初，苻坚之败，张天锡南奔，其世子大豫为长水校尉王穆所匿。及坚还长安，穆将大豫奔秃发思复鞬，思复鞬送之魏安。是月，魏安人焦松、齐肃、张济等起兵数千，迎大豫于揖次，陷昌松郡。光遣其将杜进讨之，为大豫所败。大豫遂进逼姑臧，求决胜负，王穆谏曰：“吕光粮丰城固，甲兵精锐，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岭西，厉兵积粟，东向而争，不及期年，可以平也。”大豫不从，乃遣穆求救于岭西诸都，建康太守李隰、祁连都尉严纯及阎袭起兵应之。大豫进屯城西，王穆率众三万及思复鞬子奚于等阵于城南。光出击，破之，斩奚于等二

万余级。光谓诸将曰：“大豫若用王穆之言，恐未可平也。”诸将曰：“大豫岂不及此邪！皇天欲赞成明公八百之业，故令大豫迷于良算耳。”光大悦，赐金帛有差。大豫自西郡诣临洮，驱略百姓五千余户，保据（其）〔俱〕城。光将彭晃、徐灵攻破之，大豫奔广武，穆奔建康。广武人执大豫，送之，斩于姑臧市。苻丕以光为车骑大将军、凉州牧、领护西域大都督、酒泉公。光始闻苻坚为姚萇所害，奋袂哀怒，三军缟素，大临于城南，传檄诸州，期孟冬大举。伪谥坚为文昭皇帝，长吏百石已上服斩缞三月，庶人哭泣三日。十月，大赦境内，改建元为大安。十一月，群僚劝进，曰：“长蛇未殄，方扫国难，不一无不字宜进位无台。十二月，上光为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领护匈奴中即将、凉州牧、酒泉公。

丁亥。二年，王穆据酒泉，自称大将军、凉州牧。时谷价踊贵，斗直五百，人相食，死者大半。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阻兵以叛，光屡遣讨之，不捷。初，光之守河西也，杜进有力焉，以为辅国将军、武威太守。既居都尹，权高一时，出入羽仪，与光相亚。光甥石聪至自关中，光曰：“中州人言吾政化何如？”聪曰：“止知有杜进耳，实不知有舅。”光默然，因此诛进。光后宴群僚，酒酣，语及政事。时刑罚峻重，参军段业进曰：“严刑重宪，非明王之义也。”光曰：“商鞅之法至峻，而兼诸侯；吴起之术无亲，而荆蛮以霸，何也？”业曰：“明公受天眷命，方君临四海，景行尧、舜，犹惧有弊，奈何欲以商、申之末法，临道义之神州，岂此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光改容谢之，于是下令责躬，乃崇宽简之政。

其将徐灵与张掖太守彭晃谋叛，光遣师讨灵，灵奔晃。晃

东结康宁，西通王穆，光议将讨之，诸将咸曰：“今康宁在南，阻兵伺隙，若大驾西行，宁必乘虚出于岭左。晃、穆未平，康宁夏至，进退狼狈，势必大危。”光曰：“势事实如卿言。今而不往，当坐待其来。晃、穆共相唇齿，宁又同恶相救，东西交至，城外非吾之有，若是，大事去矣。今晃叛逆始尔，宁、穆与之情契未密，及其仓卒，取之为易。且隆替命也，卿勿复言。”光于是自率步骑三万，倍道兼行。既至，攻之二旬，晃将寇颢斩关纳光，于是诛彭晃。初，略阳王穆起兵酒泉，以应大豫，遣使招郭瑀。瑀叹曰：“临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长；脉病三年，不豫绝其餐馈；鲁连在赵，义不结舌；况人将左衽而不救之！”乃与敦煌索嘏起兵五千，运粟三万石，东应王穆。穆以瑀为太府左长史、军师将军，嘏为敦煌太守。瑀虽居元佐，而口咏黄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踪。穆惑于谗间，既而忌嘏威名，率众伐嘏，瑀谏曰：“昔汉定天下，然后诛功臣。今事业未建而诛之，立见麋鹿游于此庭矣。”穆不从。瑀出城大哭，举手谢城曰：“吾不复见汝矣！”还而引被覆面，不与人言，不食七日，舆疾而归，旦夕祈死。夜梦乘青龙上天，至屋而止，寤而叹曰：“龙飞在天，今止于屋。屋之为字，尸下至也。龙飞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内寝，况吾正士乎！”遂还酒泉南山赤崖阁，饮气而卒。此段依《晋书·隐逸传》补足。盖《载记》因已采为《隐逸传》，故于此多删节云。光闻之，谓诸将曰：“二虜相攻，此成擒也。”光将攻之，众咸以为不可。光曰：“取乱侮亡，武之善经，不可以累征之劳而失永逸之举。”率步骑二万攻酒泉，克之，进次凉兴。穆引师东还，路中众散，穆单骑奔骅马，骅马令郭文斩首送之。

戊子。三年八月，甘露降逍遥园，白燕翔于酒泉，众燕成列而随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二

后凉录二

吕 光

己丑。麟嘉元年正月，麟见金泽县，百兽从之，光以为己瑞，于是群僚奉表，崇进名号。光从之，以孝武太元十四年二月僭即三河王位于南郊，置官司自丞郎已下犹摄州县事，大赦其境内，改元，年号麟嘉。光妻石氏、子绍、弟德世至自仇池，光迎于城东，大飧群臣。遣其子左将军他、武贲中郎将纂讨北虏匹勒于三岩山，大破之。立妻石氏为王妃，子绍为世子。宴其群臣于内苑新堂。

庚寅。二年九月，太庙新成，追尊其高祖为敬公，曾祖为恭公，祖为宣公，父为景昭王，母曰昭烈妃。其中书侍郎杨颖上疏，请依三代故事，追尊吕望为始祖，永为不迁之庙，光从之。是岁，张掖督邮傅曜考鬲属县，而丘池令尹兴杀之，投诸空井。曜见梦于光曰：“臣张掖郡小吏，案校诸县，而丘池令尹兴赃状狼藉，惧臣言之，杀臣投于南亭空井中。臣衣服形状如是。”光寤而犹见，久之乃灭。遣使覆之如梦，光怒，杀兴。

辛卯。三年，著作郎段业以光未能扬清激浊，使贤愚殊贯，因療疾于天梯山，作表志诗《九叹》、《七讽》十六篇以讽焉。光览而悦之。南羌彭奚念入攻白土，都尉孙峙退奔兴城。

壬辰。四年，光遣其南中郎吕方及其弟右将军吕宝、振威杨范、强弩奚苟，讨乞伏乾归于金城。方屯河北，宝进师济河，为乾归所败，宝死之。武贲吕纂、强弩奚苟率步骑五千南讨彭奚念，战于盘夷，大败而归。光亲讨乾归、奚念，遣纂及扬武杨轨、建忠沮渠罗仇、建武梁恭军于左南。奚念大惧，于白土津累石为堤，以水自固，遣精兵一万距守河津。光遣将军王宝潜趣上津，夜渡湟河。光济自石堤，攻克枹罕，奚念单骑奔甘松，光振旅而还。

癸巳。麟嘉五年，天崩，有声若雷，久之乃止。见《御览》八百七十四。

甲午。六年，初，光徙西海郡人于诸郡，至是，谣曰：“朔马心何悲？念旧中心劳。燕雀何徘徊？意欲还故巢。”顷之，遂相扇动，复徙之于西河乐部。群议以高昌虽在西垂，地居形胜，外接胡虏，易生翻覆，宜遗子弟镇之。光以子覆为使持节、镇西将军、都督玉门以西诸军事、西域大都护，镇高昌，命大臣子弟随之。

乙未。七年。

丙申。龙飞元年，五龙见于浩亶，群臣咸贺，劝光称号。光于是以太元二十一年六月僭即天王位于南郊，大赦境内，改年龙飞。备置群司，立世子绍为太子，诸子弟为公侯者二十人。中书令王详为尚书左仆射，段业等五人为尚书。乾归从弟轲弹来奔，光下书曰：“乾归狼子野心，前后反覆。朕方东清秦赵，勒铭会稽，岂令竖子鸱峙洮南！且其兄弟内相离间，可乘之机，勿过今也。其敕中外戒严，朕当亲讨。”

丁酉。二年，光于是次于长最，使吕纂率杨轨、奚苟等步骑三

万攻金城。乾归率众二万救之。光遣其将王宝、徐灵率骑五千邀之，乾归惧而不进。光又遣其将梁恭、金石生以甲卒万馀出阳武下峡，与秦州刺史没奕于攻其东，光弟天水公延以枹罕之众攻临洮、武始、河关，皆克之。吕纂克金城，擒乾归金城太守卫鞬，鞬瞑目谓光曰：“我宁守节断头，不为降虏也。”光义而免之。乾归因大震，泣叹曰：“死中求生，正在今日也。”乃纵反间，称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吕延信而追之，引师轻进。延司马耿稚谏曰：“告者视高而色动，必有奸计，不可。乾归雄勇过人，权略难测，破王广，克杨定，皆羸师以诱之，虽蕞尔小国，亦不可轻也。困兽犹斗，况乾归而可睹风自散乎！今宜部阵而前，步骑相接，徐俟诸军大集，可一举灭之。”延不从，与乾归相遇，战败，死之。此段亦见《御览》二百八十八及二百九十二，《通典》百一十一，又百五十四。耿稚及将军姜显收集散卒，屯于枹罕。光还于姑臧。

光荒耄信谗，杀尚书沮渠罗仇、三河太守沮渠鞠粥。罗仇弟子蒙逊叛光，杀中田护军马邃，攻陷临松郡，屯兵金山，大为百姓之患。蒙逊从兄男成先为将军守晋昌，闻蒙逊起兵，逃奔资虏，扇动诸夷，众至数千，进攻福禄、建安。宁戎护军赵策击败之，男成退屯乐涇。吕纂败蒙逊于忽谷。酒泉太守垒澄率将军赵策、赵陵步骑万馀，讨男成于乐涇，战败，澄、策死之。垒澄本姓裴氏。此句依《通鉴考异》及《广韵》引补。按皆引作《后赵录》，自系《后凉》之误。男成进攻建康，说太守段业曰：“吕氏政衰，权臣擅命，刑罚失中，人不堪役，一州之地，叛者连城，瓦解之势，昭然在目，百姓嗷然，无所宗附。府君岂可以盖世之才，而立忠于垂亡之世！男成等既唱大义，欲屈府君抚临鄙州，使涂炭之馀蒙来苏之惠。”业不从。相持二旬而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言于

业曰：“今孤城独立，台无救援，府君虽心过田单，而地非即墨，宜思高算，转祸为福。”业先与光侍中房晷、仆射王详不平，虑不自容，乃许之。男成等推业为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光命吕纂讨业，沮渠蒙逊进屯临洮，为业声势。战于合离，纂师大败。

光散骑常侍太常郭髻，明天文，善占候，谓王详曰：“于天文，凉之分野将有大战。主上老病，太子冲暗，纂等凶武，一旦不讳，必有难作。以吾二人久居内要，常有不善之言，恐祸及人，深宜虑之。田胡王乞机部众最强，二苑之人多其故众。吾今与公唱义，推机为主，则二苑之众尽我有也。克城之后，徐更图之。”详以为然。夜烧光洪范门，二苑之众皆附之，评为内应。事发，光诛之。麋遂据东苑以叛。光驰召纂，诸将劝纂曰：“业闻师回，必蹑军后。若潜师夜还，庶无后患矣。”纂曰：“业虽凭城阻众，无雄略之才，若夜潜还，张其奸志。”乃遣使告业曰：“郭麋作乱，吾今还都。卿能决者，可出战。”于是引还。业不敢出，纂司马杨统谓其从兄桓曰：“郭麋明善天文，起兵其当有以。京城之外非复朝廷之有，纂今还都，复何所补！统请除纂勒兵，推兄为盟主，西袭吕弘，据张掖以号令诸郡，亦千载一时也。”桓怒曰：“吾闻臣子之事君亲，有陨无二，吾未有包胥存救之效，岂可安荣其禄，乱增其难乎！吕宗若败，吾为弘演矣。”统惧，至番禾，遂奔郭麋。麋遣军邀纂于白石，纂大败。光西安太守石元良率步骑五千赴难，与纂共击麋军，破之，遂入于姑臧。麋之叛也，得光孙八人于东苑。及军败，恚甚，悉投之于锋刃之上，枝分节解，饮血盟众，众皆掩目，不忍视之，麋悠然自若。

麋推后将军杨轨为盟主，轨自称大将军、凉州牧、西平公。

吕纂击磨将王斐于城西，大破之，自是磨势渐衰。光遗杨轨书曰：“自羌胡不靖，郭磨叛逆，南蕃安否，音问两绝。行人风传，云卿拥逼百姓，为磨唇齿。卿雅志忠贞，有史鱼之操，鉴察成败，远侔古人，岂宜听纳奸邪，以亏大美！陵霜不凋者松柏也，临难不移者君子也，何图松柏凋于微霜，而鸡鸣已于风雨！郭磨巫卜小数，时或误中，考之大理，率多虚谬。朕宰化寡方，泽不逮远，致世事纷纭，百城离叛。戮力一心，同济巨海者，望之于卿也。今中仓积粟数百万，东人战士一当百馀，入则言笑晏晏，出则武步凉州，吞磨咀业，绰有馀暇。但与卿形虽君臣，心过父子，欲全卿名节，不使貽笑将军。”轨不答。

戊戌。三年，轨率步骑二万北赴郭磨。至姑臧，垒于城北。轨以士马之盛，议欲大决成败，磨每以天文裁之。吕弘为段业所逼，光遣吕纂迎之。轨谋于众曰：“吕弘精兵一万，若与光合，则敌强我弱。养兽不讨，将为后患。”遂率兵邀纂，纂击败之。郭磨闻轨败，东走魏安，遂奔于乞伏乾归。杨轨闻磨走，南奔廉川。

（乙）〔己〕亥。四年九月，光寝疾。十二月，疾甚，立其太子绍为天王，光自号太上皇帝。以子纂为太尉，吕弘为司徒。谓绍曰：“吾疾病唯增，恐将不济。三寇窥窬，迭伺国隙。吾终之后，使纂统六军，弘管朝政，汝恭己无为，委重二兄，庶可以济。若内相猜贰，衅起萧墙，则晋赵之变旦夕至矣。”又谓纂、弘曰：“永业才非拨乱，直以正嫡有常，猥居元首。今外有强寇，人心未宁，汝兄弟辑穆，则貽厥万世。若内自相图，则祸不旋踵。”纂、弘泣曰：“不敢有二心。”光以安帝隆安三年薨，时年六十三，在位十年。当作十四年。葬高陵，伪谥武《载记》作懿武皇帝，庙号太祖。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三

后凉录三

吕 纂

吕纂，字永绪，光之长庶子也。母赵淑媛。少便弓马，好鹰犬。苻坚时入太学，不好读书，唯以交结公侯声乐为务。及坚乱，西奔上邽，太安元年至于姑臧，拜武贲中郎将，封太原公。光临薨，执手戒之曰：“汝性粗武，深为吾忧。开基既难，守成不易，善辅永业，勿听谗言。”光薨，吕绍秘不发丧，纂推阁入哭，尽哀而出。绍惧为纂所害，以位让之，曰：“兄功高年长，宜承大统，愿兄勿疑。”纂曰：“臣虽年长，陛下国家之冢嫡，不可以私爱而乱大伦。”绍固以让纂，纂不许之。及绍嗣伪位，骁骑吕超言于绍曰：“纂统戎积年，威震内外，临丧不哀，步高视远，观其举止乱常，恐成大变，宜早除之，以安社稷。”绍曰：“先帝明命，音犹在耳，兄弟至亲，岂有此乎！吾弱年而荷大任，方赖二兄以宁家国。纵其图我，我视死如归，终不忍有此意也，卿慎勿过言。”超曰：“纂威名素盛，安忍无亲，今不图之，后必噬脐矣。”绍曰：“吾每念袁尚兄弟，未曾不痛心忘寝食，宁坐而死，岂忍行之。”超曰：“圣人称知几其神，陛下临几不断，臣见大事去矣。”既而纂见绍于湛露堂，超执刀侍绍，目纂请收之，绍弗许。

初，光欲立弘为世子，会闻绍在仇池，乃止，弘由是有憾于

绍遣尚书姜纪密告纂曰：“先帝登遐，主上暗弱，兄总摄内外，威恩被于遐迩，辄欲远追废昌邑之义，以兄为中宗何如？”纂闻超谋，遂夜率壮士数百，逾北城，攻广夏门，弘率东苑之众斫洪范门。左卫齐从守融明观，逆问之曰：“谁也？”众曰：“太原公。”从曰：“国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将为乱邪？”因抽剑直前，斫纂中额。纂左右擒之，纂曰：“义士也，勿杀。”绍遣武贲中郎吕开率其禁兵拒战于端门，骁骑吕超率卒二千赴之。众素惮纂，悉皆溃散。纂入自青角门，升于谦光殿。绍登紫阁自杀，吕超出奔广武。纂惮弘兵强，劝弘即位。弘曰：“自以绍弟也而承大统，众心不顺，是以违先帝遗敕，惭负黄泉。今复越兄而立，何面目以视息世间！大兄长并贤，威名振于二贼，宜速即大位，以安国家。”纂以隆安三年原作四年遂僭即天王位，大赦境内，改龙飞四年为咸宁元年。谥绍为隐王。以弘为使持节、侍中、大都督、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司马、车骑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改封番禾郡公，其余封拜各有差。纂谓齐从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从泣曰：“隐王先帝所立，陛下虽应天顺时，而微心未达，唯恐陛下不死，何谓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纂遣使谓征东吕方曰：“超实忠臣，义勇可嘉，但不识经国大体，权变之宜。方赖其忠节，诞济世难，可以此意喻之。”超上疏陈谢，纂复其爵位。

庚子。咸宁二年，吕弘自以功名崇重，恐不为纂所容，纂亦深忌之。弘遂起兵东苑，劫尹文、杨桓以为谋主，请宗夔俱行。夔曰：“老臣受先帝大恩，位为列棘，不能陨身授命，死有余罪，而复从殿下亲为戎首者，岂天地所容乎！且智不能谋，众不足恃，将焉用之！”弘曰：“君为义士，我为乱臣！”乃率兵攻纂。纂遣其

将焦辨击弘，弘众溃，出奔广武。纂纵兵大掠，以东苑妇女赏军，弘之妻子亦为士卒所辱。纂笑谓群臣曰：“今日之战何如？”其侍中房晷对曰：“天祸凉室，衅起戚藩。先帝始崩，隐王幽逼，山陵甫讫，大司马惊疑肆逆，京邑交兵，友于接刃。虽弘自取夷灭，亦由陛下无棠棣之义。宜考己责躬，以谢百姓，而反纵兵大掠，幽辱士女。衅自由弘，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妇也；弘女，陛下之侄女也，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天地神明，岂忍见此！”遂赳欷悲泣。纂改容谢之，召弘妻及男女于东宫，厚抚之。吕方执弘系狱，驰使告纂，纂遣力士康龙拉杀之。是月，立其妻杨氏为皇后，以杨氏父桓为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凉都尹，封金城侯。

纂将伐秃发利鹿孤，中书令杨颖谏曰：“夫起师动众，必参之天人，苟非其时，圣贤所不为。秃发利鹿孤上下用命，国未有衅，不可以伐。宜缮甲养锐，劝课农植，待可乘之机，然后一举荡灭。比年多事，公私罄竭，不深根固本，恐为患将来。愿抑赫斯之怒，思万全之算。”纂不从。渡浩亶河，为利鹿孤弟傉檀所败，遂西袭张掖。姜纪谏曰：“方今盛夏，百姓废农，所利既少，所丧者多。若师至岭西，虏必乘虚寇掠都下，宜且回师以为后图。”纂曰：“虏无大志，闻朕西征，正可自固耳。今速袭之，可以得志。”遂围张掖，略地建康。闻傉檀寇姑臧，乃还。即序胡安据盗发张骏墓，见骏貌如生，得真珠帘、琉璃榼、白玉樽、赤玉箫、紫玉笛、珊瑚马鞭、马脑钟，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五十九。水陆奇珍不可胜纪。纂诛安据党五十馀家，遣使吊祭骏，并缮修其墓。道士句摩罗耆婆言于纂曰：“潜龙屡出，豕犬见妖，将有下人谋上之祸，宜增修德政，以答天戒。”纂纳之。罗耆婆，即罗什之别

名也。是年有猪生子，一身三头。又有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为美瑞，号大殿为龙翔殿。又有黑龙行于当阳九宫门，改为龙兴门。辛丑。三年。纂游田无度，荒耽酒色，其太常杨颖谏曰：“臣闻皇天隆鉴，惟德是与。德由人弘，天应以福，故勃焉之美奄在圣躬。大业已尔，宜以道守之，廓灵基于日新，邀洪福于万祀。自陛下龙飞，疆宇未辟，崎岖二岭之内，纲维未振于九州。当兢兢夕惕，经略四方，成先帝之遗志，拯苍生于荼蓼。而更饮酒过度，出入无恒，宴安游盘之乐，沉湎樽酒之间，不以寇仇为虑，窃为陛下危之。糟丘酒池，洛汭还返，皆陛下之殷监。臣蒙先帝夷险之恩，故不敢避干将之戮。”纂曰：“朕之罪也。不有贞亮之士，谁匡邪僻之君！”然昏虐自任，终不能改。常与左右因醉驰猎于坑涧之间，殿中侍御史王回、中书侍郎王儒扣马谏曰：“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万乘之主清道而行，奈何去舆辇之安，冒奔骑之危！衔橛之变，动有不测之祸。愚臣窃所不安，敢以死争。愿陛下远思袁盎揽辔之言，不令臣等受讥千载。”纂不纳。

纂番禾太守吕超擅伐鲜卑思盘，思盘遣弟乞珍诉超于纂，纂召超将盘入朝。超至姑臧，大惧，自结于殿中监杜尚。纂见超，怒曰：“卿恃兄弟桓桓，欲欺吾也，要当杀卿，然后天下可定。”超顿首曰：“不敢。”纂因引超及其诸臣宴于内殿。吕隆屡劝纂酒，已至昏醉，乘步辇车将超等游于内。至琨华堂东阁，车不得过，纂亲将奚川、骆腾倚剑于壁，推车过阁。超取剑击纂，纂下车擒超，超刺纂洞胸，奔于宣德堂。川、腾与超格战，超杀之。纂妻杨氏命禁兵讨超，杜尚约兵舍杖。将军魏益多入，斩纂首以徇曰：“纂违先帝之命，杀害太子，荒耽酒猎，昵近小人，轻害忠良，以百姓为草芥。番禾太守超以骨肉之亲，惧社稷颠

覆，已除之矣。上以安宗庙，下为太子报仇。凡我士庶，同兹休庆。”

伪巴西公吕他、陇西公吕纬时在北城，或谓纬曰：“超陵天逆上，士众不附。明公以懿弟之亲，投戈而起，姜纪、焦辩在南城，杨桓、田诚在东宛，皆我之党也，何虑不济！”纬乃严兵谓他曰：“隆、超弑逆，所宜击之。昔田恒之乱，孔子邻国之臣，犹抗言于哀公，况今萧墙有难，而可坐观乎！”他将从之，他妻梁氏止之曰：“纬、超俱兄弟之子，何为舍超助纬而为祸首乎！”他谓纬曰：“超事已立，据武库，拥精捕，图之为难。且吾老矣，无能为力也。”超闻，登城告他曰：“纂信谗言，将灭超兄弟。超以身命之切，且惧社稷覆亡，故出万死之计，为国家唱义，叔父当有以亮之。”超弟邈有宠于纬，说纬曰：“纂残国破家，诛戮兄弟，隆、超此举，应天人之心，正欲尊立明公耳。先帝之子，明公为长，四海颺颺，人无异议。隆、超虽不达臧否，终不以孽代宗，更图异望也，愿公勿疑。”纬信之，与隆、超结盟，单马入城，超执而杀之。

初，纂尝与鸠摩罗什棋，杀罗什子，曰：“斫胡奴头。”罗什曰：“不斫胡奴头，胡奴斫人头。”超字胡奴，竟以杀纂。纂妻杨氏及侍婢数人，殒纂于城西，将出宫，超恐其赍珍宝出外，使人搜之，杨氏厉色责超曰：“尔兄弟不能和睦，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何用金宝！”超惭而退。又问杨氏玉玺何一一作所在。杨氏怒曰：“尽坏之一一作毁之矣。”杨氏，国色也，超将妻之，谓其父桓曰：“后若自杀，祸及卿宗。”桓以言告杨氏，杨氏曰：“大人本卖女与氏，一一作吕。以图富贵，一之已甚，可复使女辱于二氏乎？”桓不能强。乃自杀，谥曰穆后。此见《御览》四百三十九引，而以《晋书·

列女传》补足。纂在位三年，以元兴元年死。盖实以隆安五年死，《载记》误推下一年也。隆既篡位，伪谥灵皇帝，墓号白石陵。一作葬白石陵。

附：吕绍传

吕绍，字永业，光之嫡子也。麟嘉元年，与母石氏至自仇池，遂立为世子。光僭即天王位，进为太子。光死，绍秘不发丧。下事《载记》俱附于《纂传》，纂录本亦同。

庶兄太原公纂与常山公弘，率壮士数百攻绍，绍登紫阁自杀，追谥隐王。先是，光未亡时，有鬼叫于都街曰：“兄弟相灭百姓弊。”徼吏寻视之，则无所见。其年光死，绍立五日，为纂所杀。

案：绍当有传，《载记》将其事尽附《纂传》而不存其目，岂以其即位日浅欤。然援前凉张灵曜例，重华十一月死，十二月废灵曜，亦无多日，故姑录屠本前后两段以存梗概。

吕隆

吕隆，字永基，光弟宝之子也。美姿貌，善骑射。光末拜北部护军，稍历显位，有声称。超既杀纂，让于隆，隆有难色。超曰：“今犹乘龙上天，岂可中下！”隆以安帝元兴元年盖实安帝隆安五年也。《载记》误推下一年。遂僭即天王位。超先以番禾得小鼎，以为神瑞，大赦，改咸宁三年为神鼎元年。二月，追尊父宝为文皇帝，母卫氏为皇太后，妻杨氏为皇后。以弟超有佐命之勋，拜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辅国大将军、司隶校尉、录尚书事，封安定公。

初，吕绍之死也，美人敦煌张氏年十四，为沙门，一作便请为尼。清辩有姿色。吕隆见而悦之，欲秽其行，遣中书郎裴敏（设）〔说〕之。张氏善言明理，敏为之屈。隆亲逼之，张氏曰：“钦乐至法，故投身道门，誓不受辱。且一辱于人，誓不毁节，今逼如此，岂非命也。”遂升门楼，自投于地，二胫俱折，口诵佛经，俄然而卒。此节见《御览》四百三十九引，而以《晋书·列女传》补足。右仆射杨桓^纂后父奔河西，利鹿孤任为左司马。利鹿孤率众来攻，隆与战败，掠其民二千馀户而去。夏五月，隆残虐无度，多杀豪望，以立威名，内外嚣然，人不自固。魏安焦朗遣使（设）〔说〕姚兴将姚硕德曰：“吕氏因秦之乱，制命此州，自武皇弃世，诸子竞寻干戈，德刑不恤，残暴是先，饥馑流亡，死者大半，唯泣诉昊天，而精诚无感。伏惟明公道迈前贤，任尊分陕，宜兼弱攻昧，经略此方，救生灵之沉溺，布徽政于玉门。篡夺之际，为功不难。”遣妻子为质。硕德遂率众至姑臧。其部将姚国方言于硕德曰：“今悬师三千，后无继援，师之难也。宜曜劲锋，示其威武。彼以我远来，必决死拒战，可一举而平。”硕德从之。吕超出战，大败。遁还。隆收集离散，婴城固守。

时荧惑犯帝坐，有群雀斗于太庙，死者数万。东人多谋外叛，魏益多又唱动群心，乃谋杀隆、超，事发，诛之，死者三百馀家。于是群臣表求与姚兴通好，隆弗许。吕超谏曰：“通塞有时，艰泰相袭，孙权屈身于魏，谯周劝主迎降，岂非大丈夫哉？势屈故也。天锡承七世之资，树恩百载，武旅十万，谋士盈朝，秦师临境，识者导以见机，而愎谏自专，社稷为越。前鉴不远，我之元龟也。何惜尺书单使，不以危易安！且令卑辞以退敌，然后内修德政，废兴由人，未损大略。”隆曰：“吾虽常人，属当家国

之重，不能嗣守成基，保安社稷，以太祖之业委之于人，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超曰：“应龙以屈伸为灵，大人以知机为美。今连兵积岁，资储内〔监〕〔尽〕，强寇外逼，百姓嗷然无糊口之计，假使张、陈、韩、白，亦无如之何！陛下宜思权变大纲，割区区常虑。苟卜世有期，不在和好。若天命去矣，宗族可全。”隆从之，乃请降。硕德表隆为使持节、镇西大将军、凉州刺史、建康公。于是遣母弟爱子文武旧臣慕容筑、杨颖、史难、阎松等五十馀家质于长安，硕德乃还。

壬寅。二年，秦遣鸿胪恒敦拜隆征北大将军、都督河西诸军事、凉州牧、建康公。姚兴谋臣皆曰：“隆藉伯父馀资，制命河外。今虽饥窘，尚能自支。若将来丰贍，终非国有。凉州险绝，世难先违，道清后顺，不如因其饥弊而取之。”兴乃遣使来观虚实。沮渠蒙逊又代隆，隆击败之，蒙逊请和结盟，留谷万馀斛以振饥人。姑臧谷价踊贵，斗值钱五千文，人相食，饿死者十馀万口。城门昼闭，樵采路绝，百姓请出城乞为夷虏奴婢者日有数百。隆惧沮动人情，尽坑之，于是积尸盈于衢路。

癸卯。三年。秃发傉檀及蒙逊频来伐之，隆以二凉之逼也，遣超率骑二百，多赍珍宝，请迎于秦姚兴。兴乃遣其尚书左仆射齐难等率步骑四万来迎。难至姑臧，隆素车白马迎于道旁。使吕胤告光庙曰：“陛下往运神略，开建西夏，德被苍生，威振遐裔。枝嗣不臧，迭相篡弑。二虏交逼，将归东京，谨与陛下奉诀于此。”觐希歔恸泣，酸感兴军。隆率户一作骑一万，随难东迁。既至长安，兴一作秦以隆为散骑常侍，尚书、公如故；超为安定太守；文武三十余人皆擢叙之。其后隆坐与姚兴少子广平公弼谋反，为兴所诛。吕光以己酉岁据凉州，至于是岁，岁在癸卯，

凡一十九年。《载记》作：吕光以孝武太元十二年定凉州，十五年僭立，至隆凡十有三载。似有误。以安帝元兴三当作二年灭。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四

后凉录四

吕宪妻苻氏

建中将军、辽东太守吕宪妻苻氏，年十五，有姿色，宪卒自杀。见《御览》四百三十九。

郭 磨

郭磨，西平人也。少明式《易》，仕郡主簿。张天锡末年，苻氏每有西伐之间，太守赵凝使磨筮之，磨曰：“若郡内二月十五日失囚者，东军当至，凉祚必终。”凝乃申约属县。至十五日，鲜卑折掘送马于凝，凝怒其非骏，幽之内廐，鲜卑惧而夜遁。凝以告磨，磨曰：“是也。国家将亡，不可复振。”苻坚末，当阳门震，刺史梁熙问磨曰：“其祥安在？”磨曰：“为四夷之事也。当有外国二王来朝主上，一当反国，一死此城。”岁馀而鄯善及前部王朝于苻坚，前部王西归，鄯善王死于姑臧。

吕光之王河西也，西海太守王桢叛，磨劝光袭之。光之左丞吕宝曰：“千里袭人，自昔所难，况王者之师，天下所闻，何可侥倖以邀成功！磨不可从，误人大事。”磨曰：“若其不捷，磨自伏铁钺之诛。如其克也，左丞为无谋矣。”光从而克之。光比之

凉、管，常参帟幄密谋。光将伐乞伏乾归，麴谏曰：“今太白未出，不宜行师，往必无功，终必覆败。”太史令贾曜以为必有秦陇之地。及克金城，光使曜诘麴，麴密谓光曰：“昨有流星东坠，当有伏尸死将，虽得此城，忧在不守。正月上旬，河冰将解，若不早渡，恐有大变。”后二日而败问至，光引军渡河讫，冰泮。时人服其神验。光以麴为散骑常侍、太常。

麴后以光年老，知其将败，遂与光仆射王详起兵作乱。百姓闻麴起兵，咸以圣人起事，事无不成，故相率从之如不及。麴以为代吕者王，乃推王乞基为主。后吕隆降姚兴，兴以王尚为凉州刺史，终如麴言。麴之与光相持也，逃人称吕统病死，麴曰：“未也。光、统之命，尽在一时。”后统死三日而光死。麴尝曰：“凉州谦光殿后当有索头鲜卑居之。”终于秃发傉檀、沮渠蒙逊迭据姑臧。麴性褊酷，不为士庶所附。战败，奔乞伏乾归。乾归败，入姚兴。麴以灭姚者晋，遂将妻子南奔，为追兵所杀也。此依《晋书·艺术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五

西秦录一

乞伏国仁

乞伏国仁，陇西鲜卑人也。其先有如弗斯引、出连、叱卢三部，自漠北南出大阴山，遇一巨虫于路，状若神龟，大如陵阜，乃杀马而祭之，祝曰：“若善神也，便开路；恶神也，遂塞不通。”俄而不见，乃有一小儿在焉。时又有乞伏部有老父无子者，请养为子，众咸许之。老父欣然。自以有所依凭，字之曰纥干。纥干者，夏言依倚也。年十岁，骁勇善骑射，弯弓五百斤。四部服其雄武，推为统主，号之曰乞伏可汗托铎莫何。托铎者，言非神非人之称也。其后有祐一作拓邻者，即国仁五世祖也。晋泰始初，率户五万一作干迁于夏缘，部众稍盛。鲜卑鹿结七万馀落，屯于高平州，与祐邻迭相攻击。鹿结败，南奔略阳，祐邻尽并其众，因迁居高平州。祐邻卒，子结一作诘权立，迁于牵屯。结权卒，子利那立，击鲜卑吐赖于乌树山，讨尉迟渴权于大非川，收众三万馀落。利那卒，弟祁埒立。祁埒卒，利那子述延立，讨鲜卑莫侯于苑川，大破之，降其众二万馀落，因迁于苑川。以叔父轲埒为师傅，委以国政，斯引乌埒为左辅将军，镇蔡园川，出连高胡为右辅将军，镇至便川，叱卢那胡为率义将军，镇牵屯山。述延卒，祁埒一无此二字子儁大寒立。石勒之灭刘曜也，惧而迁

于麦田元一作无孤山。大寒卒，子司繁立，秦皇始中迁于度坚山。建元七年，秦将王统来伐，司繁率骑三万拒统于苑川。统潜袭度坚山，部民五万余落悉降于统。司繁叹谓左右曰：“智不拒敌，德不抚众，剑骑未交而本根已败，见众分散，势亦难全。若奔诸部，必不我容，吾将为呼韩邪之计矣。”乃诣统归降于苻坚。坚大悦，署为南单于，留之长安。以司繁叔父吐雷为勇士护军，抚其部众。俄而鲜卑勃寒侵斥陇右，坚以司繁为使持节、都督讨西胡诸军事、镇西将军以讨之。勃寒惧而请降，司繁遂镇勇士川，甚有威惠之称。

司繁卒，国仁即位代镇。及坚兴寿春之役，征为前将军，领先锋骑。会国仁叔父步颓叛于陇西，坚遣国仁还讨之。步颓闻而大悦，迎国仁于路。国仁置酒高会，攘袂大言曰：“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且物极则亏、祸盈而覆者，天之道也。以吾量之，是役也，难以免矣。当与诸君成一方之业。”闻坚征晋奔败，国仁乃招集诸部，有不附者，讨而并之，收众至十餘万。

乙酉。建义元年，又闻坚为姚萇所杀，国仁谓其豪帅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于乌合之众，可谓天也。夫守常迷运，先达耻之；见机而作，英豪之举。吾虽薄德，藉累世之资，岂可睹时来之运而不作乎！”于是以孝武太元十年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秦建元二十一年为建义元年。以其将乙旌音湍为左相，屋引出支为右相，独孤匹蹄为左辅，武群勇士为右辅，弟乾归为上将军，自餘拜授各有差。置武成、武阳、安固、武始、汉阳、天水、略阳、湟川、甘松、匡朋、白马、苑川

十二郡，筑勇士都城以都之。鲜卑匹兰率众五千降。

丙戌。二年，南安秘宜入诸羌虜来击国仁，四面而至。国仁谓诸将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不可坐待其至。宜抑威饵敌，羸师以张之，军法所谓怒我而怠寇也。”于是勒众五千，袭其不意，大败之。秘宜奔还南安，寻与其弟莫侯悌眷，率众三万馀户降于国仁，各拜将军、刺史。

丁亥。三年，苻登遣使者拜国仁使持节、大都督、都督杂夷诸军事、大将军、大单于、苑川王。国仁率骑三万袭鲜卑大人密贵、裕苟、提伦等三部于六泉。高平鲜卑没奕于、东胡金熙连兵来袭，相遇于渴浑川，大战败之，斩级三千，获马五千匹。没奕于及熙奔还，三部震惧，率众迎降。署密贵建义将军、六泉侯，裕苟建忠将军、兰泉侯，提伦建节将军、鸣泉侯。

戊子。四年。国仁建威将军叱卢乌孤跋拥众叛，保牵屯山。国仁率骑七千讨之，斩其部将叱卢侯，降者千馀户。跋大惧，遂降，复其官位。因讨鲜卑越质叱黎于平襄，大破之，获其子诘归、弟子复半及部落五千余人而还。太元十三年六月，国仁薨，在位四年，伪谥宣烈王，一无宣字。庙号烈祖。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六

西秦录二

乞伏乾归

乞伏乾归，国仁弟也。雄武英杰，沉雅有大量。国仁之薨也，其群僚咸以国仁之子公府幼稚，宜立长君，乃推乾归为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河南王，大赦其境内，改四年为太初元年。立其妻边氏为王后，以南川侯出连乞都为丞相，镇南将军、南梁一作凉州刺史莫侯悌眷，九字亦见《广韵》引为御史大夫，自馀封拜各有差。九月，迁于金城。

己丑。二年晋太元十四年。正月，苻登遣使拜乾归为大将军、大单于、金城王。南羌独如率众七千降之。休官阿敦、侯年二部各拥五千馀落，据牵屯山，为其边害。乾归讨破之，悉降其众，于是声振边服。吐谷浑大人视连遣使贡方物。鲜卑豆留鞬、叱豆浑及南丘鹿结并休官喝呼奴、卢水尉地拔并率众降于乾归，皆署其官爵。

庚寅。三年，陇西太守越质诘归以平襄叛，自称建国将军、右贤王。

辛卯。四年。乾归击败之，诘归东奔陇山。既而拥众来降，乾归妻以宗女，署立义将军。苻登将没奕于遣使结好，以二子为质，请对鲜卑大兜国。乾归乃与没奕于攻大兜于安阳城，大兜

退固鸣蝉堡，乾归攻陷之，遂还金城。为吕光弟宝所攻，败于鸣雀峡，退屯青坂。

壬辰。五年，宝进追乾归，乾归使其将彭奚念断其归路，躬贯甲冑，连战败之，宝及将士投河死者万馀人。

癸巳。六年，立子炽磐为太子。

甲午。七年，苻登遣使署乾归假黄钺、大都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左丞相、大将军、河南王，领秦、梁、益、凉、沙五州牧，加九锡之礼。时登为姚兴所逼，遣使请兵，进封乾归梁王，命署官司，纳其妹东平公主为梁王后。乾归遣其前将军乞伏益州、冠军翟璠率骑二万救之。会登为兴所杀，乃还师。十月，氏王杨定率步骑四万来伐。乾归谓诸将曰：“杨定以勇虐聚众，穷兵逞欲。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定之此役，殆天以之资我也。”于是遣其凉州牧乞伏轲弹、秦州牧乞伏益州、立义将军诘归拒之。定败益州于平川，轲弹、诘归引众而退。翟璠奋剑谏曰：“吾王以神武之姿，开基陇右，东征西讨，靡不席卷，威震秦梁，声光巴汉。将军以维城之重，受阃外之寄，宜宣力致命，辅宁家国。秦州虽败，二军犹全，奈何不思赴救，便逆奔散，何面目以见王乎！昔项羽斩庆子以宁楚，胡建戮监军以成功，将军之所闻也。璠诚才非古人，敢忘项氏之义乎！”轲弹曰：“向所以未赴秦州者，未知众心何如耳。败不相救，军罚所先，敢自宁乎！”乃率骑赴之。益州、诘归亦勒众而进，大败定军，斩定及首级万有七千。于是尽有陇西之地。以太元十九九原误七年十二月僭称秦王，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署其长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仆射秘宜四字亦见《广韵》。翟璠为吏部尚书，翟勍为主客尚书，杜宣为兵部尚书，

王松奉为民部尚书，樊谦为三公尚书，方（引）〔弘〕、麴景为侍中，自馀拜授一如魏武、晋文故事。犹称大单于、大将军。

乙未。八年。杨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袭据上邦。至是，遣乞伏益州讨之。边芮、王松寿言于乾归曰：“益州以懿弟之亲，屡有战功，狃于累胜，常有骄色。若其遇寇，必将易之。且未宜专任，示有所先。”乾归曰：“益州骁勇，善御众，诸将莫有及之者，但恐其专擅耳。若以重佐辅之，当无虑也。”于是以平北韦虔为长史、散骑常侍，和为司马。至大寒岭，益州恃胜自矜，不为部阵，命将士解甲游畋纵饮，令曰：“敢言军事者斩！”虔等谏曰：“王以将军亲重，故委以专征之任，庶能摧彼凶丑，以副具瞻。贼已垂逼，奈何解甲自宽，宴安酖毒，窃为将军危之。”益州曰：“乳以乌合之众，闻吾至，理应远窜。今乃与吾决战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虑也。”乳率众拒战，益州果败。乾归曰：“孤违蹇叔，以至于此。将士何为，孤之罪也。”皆赦之。索虜秃发如苟率户二万降之，乾归妻以宗女。吕光率众十万来伐乾归，左辅密贵周、左卫将军莫者羗羗八字亦见《广韵》引言于乾归曰：“光旦夕将至。陛下以命世雄姿，开业洮罕，克翦群凶，威振遐迩，将鼓淳风于东夏，建八百之鸿庆。不忍小屈，与奸竖竞于一时，若机事不捷，非国家利也。宜遣爱子以退之。”乾归乃称藩于光，遣子勃勃为质。既而悔之，遂诛周等。

丙申。九年。乞伏轲弹与乞伏益州不平，奔于吕光。光又伐之，咸劝其东奔成纪，乾归不从，谓诸将曰：“昔曹孟德败袁本初于官渡，陆伯言摧刘玄德于白帝，皆以权略取之，岂在众乎！光虽举全州之众，而无经远之算，不足惮也。且其精卒尽在吕延，延虽勇而愚，易以奇策制之。延军若败，光亦遁还，乘胜追

奔，可以得志。”众咸曰：“非所及也。”

丁酉。十年。晋隆安元年。光遣其子纂伐乾归，使吕延为前锋。乾归泣谓诸将曰：“今事势穷蹙，逃命无所，死中求生，正在今日。凉军虽四面而至，然相去辽远，山河既阻，力不周接，败其一军而众军自退。”乃纵反间，称秦王乾归众溃，东奔成纪。延信之，引师轻进，果为乾归所败，遂斩之。

戊戌。十一年。秃发乌孤遣使来结和亲。使乞伏益州攻克支阳、鹑武、允吾三城，俘获万馀人而还。又遣益州与武卫慕容允、冠军翟璠率骑二万伐吐谷浑视黑，至于度周川，大破之。视黑遁堡白兰山，遣使谢罪，贡其方物，以子宕岂为质。

己亥。十二年，鲜卑迭掘河内率户五千，自魏降乾归。

庚子。十三年，乾归所居南景门崩，恶之，遂迁于苑川。秦姚兴征西大将军姚硕德率众五万来伐，入自南安峡。乾归次于陇西以拒硕德。兴潜师继发。乾归闻兴将至，谓诸将曰：“吾自开建以来，屡摧劲敌，乘机籍算，举无遣策。今姚兴尽中国之师，军势甚盛。山川阻狭，无纵驰之地，宜引师平川，伺其殆而击之。存亡之机，在斯一举，卿等戮力勉之。若泉翦姚兴，关中之地尽吾有也。”于是遣其卫军慕容允率中军二万，迁于柏阳，镇军罗敦将外军四万迁于侯辰谷，乾归自率轻骑数千候兴军势。俄而大风昏雾，遂与中军相失，为兴追骑所逼，入于外军。旦而交战，为兴所败。乾归遁还苑川，遂走金城，谓诸豪帅曰：“吾才非命世，谬为诸君所推，心存拨乱，而德非时雄，叨窃名器，年逾一纪，负乘致寇，倾丧若斯！今人众已散，势不得安，吾欲西保允吾，以避其锋。若方轨西迈，理难俱济，卿等宜安土降秦，保全妻子。”群下咸曰：“昔古公杖策，幽人归怀；玄德南奔，荆

楚襁负。分岐之感，古人所悲，况臣等义深父子，而有心离背！请死生与陛下俱。”乾归曰：“自古无不亡之国，废兴命也。苟天未亡我，冀复兴有期。德之不建，何为俱死！公等自爱，吾将寄食以终余年。”于是大哭而别，乃率骑数百驰至允吾。秃发利鹿孤遣弟傉檀迎乾归，处之于晋兴。南羌梁弋等遣使招之。乾归将叛，谋泄，利鹿孤遣弟吐雷屯于扞天岭。乾归惧为利鹿孤所害，谓其子炽磐曰：“吾不能负荷大业，致兹颠覆。以利鹿孤义兼姻好，冀存唇齿之援，乃忘义背亲，谋人父子，忌吾威名，势不全立。姚兴方盛，吾将归之。若其俱去，必为追骑所及。今送汝兄弟及汝母为质，彼必不疑。吾既在秦，终不害汝。”于是送炽磐兄弟于西平，乾归遂奔长安。姚兴见而大悦，拜乾归持节、都督河南诸军事、镇远将军、河州刺史、归义侯。

辛丑。太初十四年，姚兴遣乾归还镇宛川，尽以部众配之。乾归既至宛川，以边芮为长史，王公寿为司马，公卿大将已下悉降号为偏裨。五月，乾归随姚硕德伐凉。此节依《通鉴考异》引《十六国西秦春秋》补。

壬寅。十五年。晋元兴元年。炽磐自西平奔长安，姚兴以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寻遣使者加乾归散骑常侍、左贤王。

癸卯。十六年。遣随兴将齐难迎吕隆于河西，讨叛羌党龙头于滋川。

甲辰。十七年。攻杨盛将苻帛于皮氏堡，克之。

乙巳。十八年。晋义熙元年。正月，乾归至自长安，破吐谷浑将大孩，俘获万余人而还。寻复率众攻杨盛将杨玉于西阳堡，克之。

丙午。十九年。晋义熙二年。五月，苑川地震裂生毛，百草皆

自反。以上亦见《御览》八百八十及九百九十四据补。狐雉入于寝内，乾归甚恶之。十一月，又朝于长安。

丁未。二十年。义熙三年。姚兴虑乾归终为西州一作川之患，因其朝也，留拜主客尚书，以其子炽磐为建武将军、西夷校尉，行河州刺史，监抚其众。

戊申。二十一年。义熙四年。炽磐以长安兵乱将始，乃招结诸部一万七千，筑城于崦嵫山以据之。

己酉。更始元年。乾归随姚兴如平凉，炽磐攻枹罕，克之。遂遣使来告乾归，乾归奔还苑川。鲜卑悦大坚有众五千，自龙马苑降乾归。乾归遂如枹罕，留炽磐镇之。乾归收众三万，迁于度坚山。群下劝乾归称王，乾归以寡弱弗许。固请曰：“夫道应符历，虽废必兴；图篆所弃，虽成必败。本初之众，非不多也，魏武运筹，四州瓦解。寻、邑之兵，非不盛也，世祖龙升，亡新鸟散。故天命不可虚邀，符篆不可妄冀。姚数将终，否极始泰，乘机抚运，实系圣人。今见众三万，足可以疆理秦陇，清荡洮河。陛下应运再兴，四海鹄望，岂宜固守谦冲，不以社稷为本！愿时即大位，允副群心。”乾归从之。以义熙五一误三年七月，僭称秦王，大赦其境内，改元更始，置百官，公卿以下皆复本位。

庚戌。二年。遣炽磐讨谕薄地延，师次烦于，地延率众出降，署为尚书，徙其部落于苑川。又遣陇西羌昌何攻克姚兴金城郡，以其骁骑乞伏务和为东金城太守。乾归复都苑川，又攻克兴略阳、南安、陇西诸郡，徙二万五千户于苑川、枹罕。

辛亥。三年。姚兴力未能西讨，恐更为边害，遣使署乾归持节、散骑常侍、都督陇西岭北匈奴杂胡诸军事、征西大将军、河州牧、大单于、河南王。乾归方图河右，权宜受之，遂称藩于兴。

遣炽磐与其次子中军审虔率步骑一万伐秃发儁檀，师济河，败儁檀太子武台于岭南，获牛马十馀万而还。又攻克兴别将姚龙于伯阳堡，王憬于永洛城，徙四千馀户于苑川，三千馀户于谭郊。乾归率步骑三万征西羌彭利发于枹罕。

壬子。四年。师次于奴葵谷，利发弃其部众南奔。乾归遣其将公府追及于清水，斩之。乾归入枹罕，收羌户一万三千。因率骑二万讨吐谷浑支统阿若千于赤水，大破降之。五月，乾归畋于五谿山，有梟集于其手，乾归甚恶之。六月，为兄子公府所弑，并其诸子十馀人。公府出奔固大夏，炽磐迁于枹罕，遣弟《载记》作乾归弟广武将军智达、杨武木奕干讨之。公府走，达等追擒于崦嵫山南，并其四子，轘裂之于谭郊。八月，葬乾归于枹罕元平陵，伪谥武元王，庙号高祖，在位二十四年。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七

西秦录三

乞伏炽磐

乞伏炽磐，乾归长子也。性勇果英毅，临机能断，权略过人。初，乾归为姚兴所败，炽磐质于秃发利鹿孤。后自南平逃而降兴，兴以为振忠将军、兴晋太守。又拜建武将军、行西夷校尉，留其众镇苑川。及乾归返政，复立炽磐为太子，领冠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后乾归称藩于姚兴，兴遣使署炽磐假节、镇西将军、左贤王、平昌公，寻进号抚军大将军。乾归薨，义熙八_{原误六年}炽磐袭伪位，自称大将军、河南王，大赦，改年为永康元年。以尚书令翟勍为相国，麴景为御史大夫，段晖为中尉，弟延祚为禁中录事，樊谦为司直，封拜各有差。罢尚书令、仆射、尚书、六卿、侍中、散骑常侍、黄门郎官，置中左右常侍、侍郎各三人。

癸丑。永康二年。晋义熙九年。遣其龙骧乞伏智达、平东王松寿讨吐谷浑树洛干于烧河，大破之，获其将呼那乌提，虏三千馀户而还。又遣其镇东昙达与松寿率骑一万，东讨破休官权小郎、吕破胡于白石川，虏其男女万馀口，进据白石城，休官降者万馀人。后显亲休官权小成、吕奴迦等叛保白坑，昙达谓将士曰：“昔伯珪凭险，卒有灭宗之祸；韩约肆暴，终受覆族之诛。今

小成逆命白坑，宜在除灭。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粤尔與人，戮力勉之！”众咸拔剑大呼，于是进攻白坑，斩小成、奴迦及首级四千七百，陇右休官悉降。遣安北乌地延、冠军翟绍讨吐谷浑别统句旁于泣勤川，大破之，俘获甚众。炽磐率诸将讨吐谷浑别统支旁于长柳川，掘达于渴浑川，皆破之，前后俘获男女二万三千。

甲寅。三年。晋义熙十年。正月，有五色云起于南山。炽磐以为己瑞，大悦，谓群臣曰：“吾今年应有所定，王业成矣。”于是缮甲整兵，以伺四方之隙。五月，闻秃发傉檀西伐乙弗，投剑而起曰：“可以行矣！”率步骑二万袭乐都。秃发武台凭城拒守，炽磐攻之，旬而克。遂入乐都，论功行赏各有差。遣平远犍虔率骑五千追傉檀，徙武台与其文武及在姓万余户于枹罕。傉檀遂降，署为骠骑大将军、左南公。随傉檀文武，依才铨擢之。炽磐既并南凉，兵强地广。十月，僭即秦王位，置百官，立其妻秃发氏为王后。

乙卯。四年。义熙十一年。炽磐子元基自长安逃归，拜尚书左仆射。炽磐攻克沮渠蒙逊河湟太守沮渠汉平，以其左卫匹逵为河湟太守，因讨降乙弗窟乾而还。遣其将昙达、王松寿等，讨南羌弥姐康薄于赤水，降之。

丙辰。五年。炽磐攻湟川，师次沓中，沮渠蒙逊率众攻石泉以救之。炽磐闻而引还，遣昙达与其将出连虔率骑五千赴之。蒙逊闻昙达至，引归，遣使聘于炽磐，遂结和亲。又遣昙达、王松寿等率骑一万伐姚艾于上邦。昙达进据蒲水，艾距战，大败之，艾奔上邦。昙达进屯大利，破黄石、大羌二戍，徙五千馀户于枹罕。令其安东木奕干率骑七千讨吐谷浑树洛干于塞上，破其弟

阿柴于尧扞川，俘获五千馀口而还，洛干奔保白兰山而死。”炽磐闻而喜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蹄。往岁昙达东征，姚艾败走；今木突干西讨，黠虏远逃。境宇稍清，奸凶方殄，股肱惟良，吾无患矣。”于是以昙达为左丞相，其子元基为右丞相，麴景为尚书令，翟绍为左仆射。遣昙达、元基东讨姚艾，降之。

丁巳。六年，乙弗鲜卑乌地延率户二万降于炽磐，署为建义将军。地延寻死，弟他子立，以子軻兰质于西平。他子从弟提孤等率户五千以西迁，叛于炽磐。凉州刺史出连虔遣使喻之，提孤等归降。炽磐以提孤奸滑，终为边患，税其部中戎马六万匹。后二岁而提孤等扇动部落，西奔出塞。他子率户五千入居西平。先是，姚艾叛降蒙逊，蒙逊率众迎之。艾叔父俊言于众曰：“秦王宽仁有雅度，自可安土事之，何为从凉主西迁？”众咸以为然，相率逐艾，推俊为主，遣使请降。炽磐大悦，征俊为侍中、中书监、征南将军，封陇西公，邑一千户。

戊午。七年。使征西他子讨吐谷浑觅地于弱水南，大破之。觅地率众六千降于炽磐，署为弱水护军。遣其左卫匹逵、建威梯君等讨彭利和于湟川，大破之，利和单骑奔仇池，获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户于枹罕，湟川羌三万馀户皆安堵如故。

己未。建弘元年。晋元熙二年。立其第二子慕末为太子，领抚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赦境内，改元曰建弘，其臣佐等多所封授。炽磐在位八_{原误}七年，而宋氏受禅。

庚申。二年。宋永初元年。吐谷浑阿柴遣使来降，炽磐署阿柴为征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安州牧、白兰王。

辛酉。三年。

壬戌。四年。遣尚书郎莫者阿胡、积弩将军又寅等入见于魏，

贡黄金二百斤，并陈伐夏方略，太宗许之。

癸亥。五年。宋景平元年。

甲子。六年宋元嘉元年。

乙丑。七年，白兰王吐谷浑阿柴卒。白兰王吐谷浑阿柴临卒，呼子弟谓曰：“汝等各奉吾一只箭，将玩之地下。”俄而命母弟慕延曰：“取汝一只箭折之。”延折之。又曰：“取十九只箭折之。”延不能折。柴曰：“汝曹知单者易折，众则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言终而卒。此节见《御览》三百四十九引。吐谷浑掘遼等帅部众二万馀落叛奔昂川，附于吐谷浑王慕琐。

丙寅。八年。炽磐遣叔父平远将军泥头、弟安远将军安度，为质于魏；又使中书侍郎王恺、丞相从事中了乌讷闾奉表贡其物。

丁卯。九年。以尚书焦嵩代姚濬领浇河太守，为吐谷浑元诸所执，炽磐寝疾，顾命太子慕末，以宋元嘉四年乃薨于外寝，子慕末嗣伪位。月六，葬武平陵，谥文昭王，庙号太祖。

乞伏慕末

乞伏慕末，字安石〔跋〕，炽磐之第二子。幼而好学，有文才，建弘元年立为太子。炽磐薨，僭即秦王位。

戊辰。永弘元年。宋元嘉五年。大赦，改年为永弘元年。二月，立万载为太子，沮渠蒙逊尚书王杼送戎鬬千匹、银三百斤。此节依《御览》八百十六引补。

己巳。二年。杀尚书陇西辛进并其五族二十七人。辛进，字国都，陇西人。建弘初，为散骑常侍，从乞伏炽磐游于后园凌霄

观弹鸟，丸伤慕末母之面。及慕末嗣位，问母面伤之由，母曰：“辛进弹鸟所伤。”慕末怒，故诛之。《御览》三百五十。慕末弟轲殊罗烝炽磐左夫人秀发氏，慕末知而禁之，因与叔父什寅谋杀慕末，使秀发氏盗门钥，钥误，门不得开，门者以告慕末，收其党与尽杀之，而赦轲殊罗。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负汝死，不负汝鞭。”慕末怒，剖其腹，投尸于河水，秀发氏乃自杀。

庚午。三年。什寅母弟前将军白养及镇卫将军去列，以什寅之死，颇有怨言，慕末皆杀之。慕末政刑酷滥，内外崩离。九月，部民多叛，又为河西王蒙逊所逼，遣中书侍郎王恺、从事中郎乌讷阗请迎于魏，世祖许以平凉以东、安定以西封之。慕末乃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五千东如上邦，此句亦见《通鉴考异》。为赫连定所拒，遂国南安。十一月，魏遣尚书库结率骑五千来迎，慕末卫军吉毗固谏，以为不宜遂内徙，从之，库结引还。

辛未。四年。赫连定遣其叔北平公韦代率众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傅侍中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逾城奔代，慕末乃衔璧出降，送于上邦，及宗族五百余人悉为赫连定所诛。自国仁建义元年乙酉岁至辛未四十七载。《载记》作“慕末在位三年，为赫连定所杀。始国仁以孝武太元十年僭位，至慕末四世，凡四十有六载而灭。”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八

西秦录四

下将军丑门于弟。《广韵》

武都氏。《广韵》

吐谷浑

视连 视黑 乌纥堤即大孩 树洛干

视连辟奚子既立，通聘于乞伏乾归，拜为白兰王。视连幼廉慎，有至性，以父忧卒，不知政事，不饮酒游四七年矣。钟恶地进曰：“夫人君者，以德御世，以威齐众，养以五味，娱以声色。此四者，圣帝明王之所先也，而公皆略之。昔昭公俭嗇而丧，偃王仁义而亡，然则仁义所以存身，亦所以亡己。经国者，德礼也；济世者，刑法也。二者或差，则纲维失绪。明公奕叶重光，恩结西夏，虽仁孝发于天然，犹宜宪章周孔，不可独追徐偃之仁，使刑德委而不建。”视连泣曰：“先王追友于之痛，悲愤升遐，孤虽纂业，尸存而已。声色游娱，岂所安也！纲维刑礼，付之将来。”临终，谓其子视黑曰：“我高祖吐谷浑公，常言子孙必有兴者，永为中国之西藩，庆流百世。吾已不及，汝亦不见，当在汝之子孙辈耳。”在位十五年而卒。有二子，长曰视黑，少曰乌纥堤。

视黑性英果，有雄略，尝从容谓博士金城骞苞曰：“《易》

云：‘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先王以仁宰世，不任威刑，所以刚柔靡断，取轻邻敌。当仁不让，岂宜拱默者乎！今将秣马厉兵，争衡中国，先生以为何如？”苞曰：“大王之言，高世之略，秦陇英豪所愿闻也。”于是虚襟抚纳，众赴如归。

乞伏乾归遣使拜为使持节、都督龙涸已西诸军事、沙州牧、白兰王。视黑不受，谓使者曰：“自晋道不纲，奸雄竞逐，刘、石虐乱，秦燕跋扈，河南王处形胜之地，宜当纠合义兵，以惩不顺，奈何私相假署，拟僭群凶！寡人承五祖之休烈，控弦之士二万，方欲扫氛秦陇，清彼沙凉，然后饮马泾渭，戮问鼎之竖，以一丸泥封东关，开燕赵之路，迎天子于西京，以尽遐藩之节，终不能如季孟、子阳妄自尊大。为吾白河南王，何不立勋帝室，策名王府，建当年之功，流芳来叶邪！”乾归大怒，然惮其强，初犹结好，后竟遣众击之。视黑大败，退保白兰。在位十一年，年三十三卒。子树洛干年少，传位于乌纥堤。

乌纥堤一名小孩，性懦弱，耽酒淫色，不恤国事。乞伏乾归之入长安也，乌纥堤屡抄其境。乾归怒，率骑讨之。乌纥堤大败，亡失万馀口，保于南凉，遂卒于胡国。在位八年，时年三十五。视黑之子树洛干立。

树洛干九岁而孤，其母念氏聪惠有姿色，乌纥堤妻之，有宠，遂专国事。洛干十岁便自称世子，年十六嗣立，率所部数千家奔归莫何川，自称大都督、车骑大将军、大单于、吐谷浑王。化行所部，众庶乐业，号为戊寅可汗，沙湟杂种莫不归附。乃宣言曰：“孤先祖避地于此，暨孤七世，思与群贤共康休绪。今士马桓桓，控弦数万，孤将振威梁、益，称霸西戎，观兵三秦，远朝

天子，诸君以为何如？”众咸曰：“此盛德之事也，愿大王自勉！”乞伏乾归甚忌之，率骑二万，攻之于赤水。树洛干大败，遂降乾归，乾归拜为平狄将军、赤水都护，又以其弟吐护真为捕虏将军、屠城都尉。其后屡为乞伏炽磐所破，又保白兰，惭愤发病而卒。在位九年，时年二十四。炽磐闻其死，喜曰：“此虏矫矫，所谓有豕白蹄也。”有子四人，世子拾虔嗣。以上四段，依《晋书·西戎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八十九

南凉录一

秃发乌孤

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其地东至麦田、牵屯，西至湿罗，南至浇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姓胡掖氏此句亦见《广韵》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寿阗卒，孙树机能立，壮果多谋略。泰始中，杀秦州刺史胡烈于万斛堆，败凉州刺史苏愉于金山。此句《通鉴考异》引作斩凉州刺史牵弘。又杀凉州刺史杨欣于丹岭，尽有凉州之地，武帝为之旰食。后为马隆所败，部下杀之以降。能死，从弟务丸代立。丸死，孙推斤立。斤死，子思复鞬立，部众转盛，遂据凉土。乌孤即思复鞬之子也。鞬卒，子乌孤袭位，养民务农，修结邻好。吕光遣使署为假节、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广武县侯。乌孤谓诸将曰：“吕氏远来假授，当可受不？”众曰：“吾士众不少，何故属人！”乌孤将从之，其将石真若留曰：“今本根未固，理宜随时。光德刑修明，境内无虞，若致死于我者，大小不敌，后虽悔之，无所及也。不如受而遵养之，以待其衅耳。”乌孤乃受之。

乌孤讨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其将石亦干筑廉川堡以都之。乌孤登廉川大山，泣而不言。石亦干进曰：“臣闻主忧

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为不乐者，将非吕光乎？光年已衰老，师徒屡败。今我以士马之盛，保据大川，乃可以一击百，光何足惧也。”乌孤曰：“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怀远，殊俗惮威，庐陵、契汗万里委顺。及吾承业，诸部背叛，迺既乖违，远何以附，所以泣耳。”其将苻浑曰：“大王何不振旅誓众，以讨其罪。”乌孤从之，大破诸部。吕光封乌孤广武郡公。又讨意云鲜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乌孤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左贤王。乌孤谓使者曰：“吕王昔以专征之威，遂有此州，不能以德柔远，惠安黎庶。诸子贪淫，三甥肆暴，郡县土崩，下无生赖。吾安可违天下之心，受不义之爵！帝王之起，岂有常哉！无道则灭，有德则昌。吾将顺天人之望，为天下主。”留其鼓吹羽仪，谢其使而遣之。

丁酉。太初元年。普隆安元年。正月，改元，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西平王，赦其境内，以弟利鹿孤为骠骑将军，儁檀为车骑将军，曜兵广武，攻克金城。光遣将军奚苟来伐，战于街亭，大败之。

戊戌。二年。降光乐都、湟河、浇河三郡，岭南羌胡数万落皆附之。光将杨轨、王乞基率户数千来奔。乌孤改称武威王。

己亥。三年。徙治一作于乐都，署弟利鹿孤为骠骑大将军、西平公，镇安夷，儁檀为车骑大将军、广武公，镇西平。以杨轨为宾客。金石生、时连珍，四夷之豪俊；阴训、郭倖，西州之德望；杨统、杨贞、卫殷、麴丞明、郭黄、郭奋、史暹、鹿嵩，文武之秀杰；梁昶、韩疋、张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树、薛翹、赵振、王忠、赵晁、苏霸，秦雍之世门，皆内居显位，外宰郡县。官方授才，咸得其所。乌孤从容谓其群下曰：“陇右区区数郡地耳！因

其兵乱分裂，遂至十馀。乾归擅命河南，段业阻兵张掖，虐氏假息，偷据姑臧。吾藉父兄遗烈，思廓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杨统进曰：“乾归本我所部，终必归服。段业儒生，才非济世，权臣擅命，制不由己，千里伐人，粮运悬绝，且与我邻好，许以出灾共患，乘其危弊，非义举也。吕光衰老，嗣绍冲暗，二子纂、弘虽颇有文武，而内相猜忌。若天威临之，必应锋瓦解。宜遣车骑镇浩亶，镇北据廉川，乘虚迭出，多方以误之，救右则击其左，救左则击其右，使纂疲于奔命，人不得安其农业。兼弱攻昧，于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乌孤然之，遂阴有吞并之志。

段业为吕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惧，烧氏池、张掖谷麦而还。以利鹿孤为凉州牧，镇西平，追僭檀入录府国事。八月，乌孤因酒走马，马倒伤胁，笑曰：“几使吕光父子大喜。”俄而患甚，顾谓群下曰：“方难未靖，宜立长君。”言终而薨。在王位三年，伪谥武王，庙号烈祖。弟利鹿孤立。

秃发利鹿孤

秃发利鹿孤，乌孤弟，以太初三年八月即伪位，大赦其境内殊死已下。徙治西平，使记室监麴梁明聘于段业。业曰：“贵主先王创业启运，功高先世，宜为国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业曰：“昔成王弱龄，周、召作宰；汉昭八岁，金、霍夹辅。虽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右摯，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国让，《春秋》美之；孙伯符委事仲谋，终开有吴之业。且兄终弟及，殷汤之制也，亦圣人之

格言，万代之通式，何必胤己为是，绍兄为非。”业曰：“美哉！使乎之义也。”利鹿孤闻吕光死，遣其将金树、苏翹率骑五千屯于昌松漠口。

庚子。建和元年，大赦其境内，改年曰建和。二千石长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关内侯。延耆老，访政治。吕纂来伐，使僂檀距之。纂士卒精锐，进度三堆，三军扰惧。僂檀下马据胡床而坐，士卒众心乃始安。与纂战，败之，斩二千馀级。纂西击段业，僂檀率骑一万乘虚袭姑臧。纂弟纬守南北城以自固。僂檀置酒于朱明门上，鸣钟鼓以飨将士，耀兵于青阳门，虏八千馀户而归。乞伏乾归为姚兴所败，率骑数百来奔，处之晋兴，待以上宾之礼。乾归遣子谦等质于西平。镇北将军俱延四字亦见《广韵》言于利鹿孤曰：“乾归本我之属国，妄自尊立，理穷归命，非有款诚。若奔东秦，必引师西侵，非我利也。宜徙于乙弗之间，防其奔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义以收天下之心，乾归投诚而徙之，四海将谓我不可以诚信托也。”俄而乾归果奔于姚兴。利鹿孤谓延曰：“不用卿言，乾归果叛，卿为吾行也。”延追乾归至河，不及而还。

辛丑。建和二年，龙见于长宁，麒麟游于绥羌，于是群臣劝进，固请即尊号，不许，乃以隆安五年僭称河西王。其将谟勿仑进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发在衽，无冠冕之仪，迁徙不常，无城邑之制，用能中分天下，威振殊境。今建大号，诚顺天心。然宁居乐土，非貽厥之规；仓府粟帛，生敌人之志。且首兵始号，事必无成，陈胜、项籍，前鉴不远。宜署晋人于诸城，劝课农桑，以供军国之用，我则习战法以诛未宾。若东西有变，长算以縻之；如其敌强于我，徙而以避其锋，不亦善乎！”利鹿孤然其

言。于是使儁檀率师伐吕隆，大败之，获其右仆射杨桓。儁檀谓之曰：“安寝危邦，不思择木，老为囚虏，岂曰智也！”桓曰：“受吕氏厚恩，位忝端贰，虽洪水滔天，犹欲济彼俱溺，实耻为叛臣以见明主。”儁檀曰：“卿忠臣也！”以为左司马。

利鹿孤谓其群下曰：“吾无经济之才，忝承业统，自负乘在位，三载于兹。虽夙夜惟寅，思弘道化，而刑政未能允中，风俗尚多凋弊；戎车屡驾，无辟境之功；务进贤彦，而下犹蓄滞。岂所任非才，将吾不明所致也？二三君子其极言无讳，吾将览焉。”祠部郎中史(嵩)[嵩]对曰：“古之王者行师，以全军为上，破国次之，拯弱救焚，东征西怨。今不以绥宁为先，惟以徙户为务，安土重迁，故有离叛，所以斩将克城，土不加广。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马，文章学艺为无用之条，非所以来远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宜建学校，开庠序，选耆德硕儒以训胄子。”利鹿孤善之，于是以田玄冲、赵诞为博士祭酒，以教胄子。

七月，姚硕德伐吕隆，利鹿孤摄广武守军以避之。此节依《通览考异》引补。时利鹿孤虽僭位，尚臣姚兴。杨桓兄经佐命姚苌，早死，兴闻桓有德望，征之。利鹿孤饯桓于城东，谓之曰：“本期与卿共成大业，事乖本图，分歧之感，情深古人。但鲲非溟海，无以运其躯；凤非修梧，无以晞其翼。卿有佐时之器，夜光之宝，当振纓云阁，耀价连城，区区河右，未足以逞卿才力。善勸日新，以成大美。”桓泣曰：“臣往事吕氏，情节不建。陛下宥臣子俘虏之中，显同贤旧，每希攀龙附凤，立尺寸之功。龙门既开，而臣违离，公衡之恋，岂曰忘之！”利鹿孤为之流涕，遣之。儁檀又攻吕隆昌松太守孟祎于显美。

王寅。三年。克显美，僭檀执祗而数之曰：“见机而作，赏之所先；守迷不变，刑之所及。吾方耀威玉门，扫平秦陇，卿固守穷城，稽淹王宪，国有常刑，于分甘乎？”祗曰：“明公开剪河右，声播宇内，文德以绥远人，威武以惩不恪。况祗蔑尔，敢拒天命！衅鼓之刑，祗之分也。但忠于彼者，亦忠于此。荷吕氏厚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归命，恐获罪于执事，惟公图之。”僭檀大悦，释其缚，待以客礼。徙显美、丽薨二千馀户而归。嘉祗忠烈，拜左司马。祗请曰：“吕氏将亡，圣朝之并河右，昭然已定。但为人守而不全，复忝显任，窃所未安。明公之恩，听祗就戮于姑臧，死且不朽。”僭檀义而许之。

吕隆为沮渠蒙逊所伐，遣使乞师，利鹿孤引群下议之。尚书左丞婆衍崧曰：“今姑臧饥荒残弊，谷石万钱，野无青草，资食无取。蒙逊千里行师，粮运不属，使二寇相残，以乘其衅。若蒙逊拔姑臧，亦不能守，适可为吾取之，不宜救也。”僭檀曰：“崧知其一，未知其二。姑臧今虽虚弊，地居形胜，河西一都之会，不可使蒙逊据之，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车骑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僭檀率骑一万救之。至昌松而蒙逊已退，僭檀徙凉泽、段冢五百馀家而归。三月，利鹿孤寝疾，令曰：“昔我诸兄弟传位非子者，盖以泰伯三让，周道以兴故也。武王创践宝历，垂诸樊之试，终能克昌家业者，其在车骑乎！吾寝疾憊顿，是将不济。内外多虞，国机务广，其令车骑经总百揆，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薨，伪谥康王，葬于西平陵之东南。弟僭檀嗣。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

南凉录二

秃发傖檀

秃发傖檀，利鹿孤弟也。少机警，有才略。其父奇之，谓诸子曰：“傖檀明识于艺，非汝等辈也。”是以诸兄不以授子，欲传之于傖檀。及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军国大事皆以委之。建和三年袭位。

壬寅。弘昌元年。以晋元兴元年僭号凉王，迁于乐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归之在晋兴也，以世子炽磐为质。后炽磐逃归，为追骑所执，利鹿孤命杀之。傖檀曰：“臣子逃归君父，振古通义，故魏武善关羽之奔，秦昭恕顷襄之逝。炽磐虽逃叛，孝心可嘉，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炽磐又奔允街，傖檀归其妻子。秦遣使拜傖檀车骑将军、广武公。

癸卯。二年。傖檀大城乐都。姚兴遣将齐难率众迎吕隆于姑臧，傖檀摄昌松、魏安二戎以避之。兴凉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敞来聘。敞父燮，吕光时自湟河太守入为尚书郎，见傖檀于广武，执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气凌云，命世之杰也，必当克清世难。恨吾年老不及见耳，以敞兄弟托君。”至是，傖檀谓敞曰：“孤以常才，谬为尊先君所见称，每自恐有累大人水镜之明。及忝家业，窃有怀君子。《诗》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图今

日得见卿也。”敞曰：“大王仁侔魏祖，存念先人，虽朱晖眄张堪之孤，叔向抚汝齐之子，无以加也。”酒酣，语及平生。儁檀曰：“卿鲁子敬之侑，恨不与卿共成大业耳。”

甲辰。三年。儁檀以姚兴之盛，又密图姑臧，乃去其年号，罢尚书丞郎官，遣参军关尚聘于兴。兴谓尚曰：“车骑投诚献款，为国藩屏，擅兴兵众，辄造大城，为臣之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设险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安人卫众，预备不虞。车骑僻在遐藩，密迩劲寇，南则逆羌未宾，西则蒙逊跋扈，盖为国家重门之防，不图陛下忽以为嫌。”兴笑曰：“卿言是也。”儁檀遣其将文支讨南羌、西虏，大破之。上表姚兴求凉州。不许，加儁檀散骑常侍，增邑二千户。

乙巳。四年。儁檀于是率师伐沮渠蒙逊，次于氐池。蒙逊婴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还。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于秦。六月，秦遣授儁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儁檀率步骑三万次于五涧，兴凉州刺史王尚遣辛晷、孟祗、彭敏出迎。尚出自青阳门，镇南文支入自凉风门。宗敞以别驾送尚还长安，儁檀曰：“吾得凉州三千馀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奈何舍我去乎？”敞曰：“今送旧君，所以忠于殿下。”儁檀曰：“吾今新牧贵州，怀远安迓之路，为之若何？”敞曰：“凉土虽弊，形胜之地，道由人弘，实在殿下。段懿、孟祗，武威之宿望；辛晷、彭敏，秦陇之冠冕；裴敏、马辅，中州之令族；张昶，凉国之旧胤；张穆、边宪、文（同）〔齐〕、杨班、梁崧、赵昌，武同飞、羽。以大王之神略，抚之以威信，农战并修，文教兼设，可以纵横于天下，河右岂足定乎！”儁檀大悦，赐敞马二十匹。于是大飨文武于谦光

殿，班赐金帛各有差。

丙午。五年。遣西曹从事史嵩聘于姚兴。兴谓嵩曰：“车骑坐定凉州，衣锦本国，其德我乎？”嵩曰：“车骑积德河右，少播英问，王威未接，投诚万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授职，彝伦之常，何德之有！”兴曰：“朕不以州授车骑者，车骑何从得之！”嵩曰：“使河西云扰、吕氏颠狈者，实由车骑倾其根本。陛下虽鸿罗遐被，凉州犹在天网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齐难以王旅之盛，势挫张掖。王尚孤城独守，外逼群狄，陛下不连兵十年，殫竭中国，凉州未易取也。今以虚名假人，内收大利，乃知妙算自天，圣与道合，虽云迁授，盖亦时宜。”兴悦其言，拜骑都尉。七月，僭檀宴群臣于宣德堂，仰视而叹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前昌松太守孟祎进曰：“张文王筑城苑，缮宗庙，构此堂为貽厥之资，万世之业，秦师济河，濯然瓦解。梁熙据全盛之地，拥十万之众，军败于酒泉，身死于彭济。吕氏以排山之势，王有西夏，率土崩离，衔璧秦雍。宽饶有言：‘富贵无常，忽辄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载，十有三——作二主，唯信顺可以久安，仁义可以永固，愿大王勉之。”僭檀曰：“非君无以闻说言也。”八月，以镇南大将军文支镇姑臧，僭檀还于乐都。僭檀虽受制于秦，然车服礼章一如王也。以宗敞为太府主簿、录记室事。僭檀伪游浇河，袭徙西平、湟河诸羌三万余户于武兴、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征集戎夏之兵五万余人，大阅于方亭，十一月迁于姑臧。

丁未。六年。遂伐沮渠蒙逊，入西陲。蒙逊率众来拒，战于均石，为蒙逊所败。僭檀率骑二万，运谷四万石以给西郡。蒙逊攻西郡，降之。其后僭檀又与赫连勃勃战于阳武，为勃勃所败，

将佐死者十余人，僭檀与数骑奔南山，几为追骑所得。僭檀惧东西寇至，徙三百里内百姓入于姑臧，国中骇怨。屠各成七儿因百姓之扰也，率其属三百人叛僭檀于北城。推梁贵为盟主，贵闭门不应。一夜众至数千。殿中都尉张猛大言于众曰：“主上阳武之败，盖恃众故也。责躬悔过，明君之义，诸君何故从此小人作不义之事！殿内武旅正尔相寻，目前之危，悔将无及。”众闻之，咸散。七儿奔晏然，殿中骑将白路等追斩之。军谘祭酒梁裒、辅国司马边宪等七人谋反，僭檀悉诛之。

戊申。嘉平元年。晋义熙四年。姚兴以僭檀外有阳武之败，内有边、梁之乱，遣其尚书郎韦宗来观衅。僭檀与宗论六国从横之规，三家战争之略，远言天命废兴，近陈人事成败，机变无穷，辞致清辩。宗出而叹曰：“命世大才、经纶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拨烦理乱、澄清济世者，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经之外，冠冕之表，复自有人。车骑神机秀发，信一代之伟人，由余、日磾岂足为多也！”宗还长安，言于兴曰：“凉州虽残弊之后，风化未颓；僭檀权诈多方，凭山河之固，未可图也。”兴曰：“勃勃以乌合之众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克也！”宗曰：“形移势变，终始殊途，陵人者易败，自守者难攻。阳武之役，僭檀以轻勃勃至败。今以大军临之，必自固求全，臣窃料群臣无僭檀匹也。虽以天威临之，未见其利。”兴不从，乃遣其将姚弼及敛成等率步骑三万来伐，又使其将姚显为弼等后继，遗僭檀书云：“遣尚书左仆射齐难讨勃勃，惧其西逸，故令弼等于河西邀之。”僭檀以为然，遂不设备。弼众至漠口，昌松太守苏霸婴城固守，弼喻霸令降，霸曰：“汝违负盟誓，伐委顺之藩，天地有灵，将不祐汝！吾宁为凉鬼，何降之有！”城陷，斩霸。弼等至于

始臧城下，屯于西苑。州人王钟、宋钟、王俄等密为内应，候人执其使送之。僭檀欲诛其元首，前军伊力延侯曰：“今强敌在外，内有奸竖，兵交势蹙，祸难不轻，宜悉坑之以安内外。”僭檀从之，杀五千余人，以妇女为军赏。命诸郡县悉驱牛羊于野，斂成纵兵虏掠。僭檀遣其镇北俱延、镇军敬归等十将率骑分击，大败之，此段亦略见《御览》二百十六、《通典》百五十五。斩首七千馀级。姚弼固垒不出，僭檀攻之未克，乃断水上流，欲以持久弊之。会雨甚堰坏，弼军乃振。姚显闻弼败，兼道赶之，军势甚盛。遣善射将孟钦等五人挑战于凉风门，弦未及发，材官将军宋益等驰击斩之。显乃委罪斂成，遣使谢僭檀，引师而归。僭檀于是以十一月僭即凉王位于南郊，大赦其境内，改年为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为王后，世子虎台为太子、录尚书事，左长史赵晁、右长史郭倖为尚书左右仆射，镇北俱延为太尉，镇军敬归为司隶校尉，自馀封署各有差。

乙酉。二年。正月，以子明德归为南中郎将，领昌松太守。归俊爽聪悟，僭檀甚宠之。年始十三，命为高昌殿赋，援笔即成，影不移漏一作晷，僭檀览而善一作异之，拟之于曹子建云。此节亦见《御览》六百及六百二。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一

南凉录三

秃发傖檀

庚戌。嘉平三年。遣其左将军枯木、附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逊，掠临松人千馀户而还。蒙逊大怒，率骑五千至于显美方亭，破车盖鲜卑而还。俱延又伐蒙逊，大败而归。傖檀将亲率众伐蒙逊，赵晁及太史令景保谏曰：“今太白未出，岁星在西，宜以自守，难以伐人。比年天文错乱，风雾不时，唯修德责躬可以宁吉。”傖檀曰：“蒙逊往年无状，入我封畿，掠我边疆，残我禾稼。吾蓄力待时，将报东门之耻。今大军已集，卿欲沮众邪？”保曰：“陛下不以臣不肖，使臣主察乾象，若见事不言，非为臣之体。天文显然，动必无利。”傖檀曰：“吾以轻骑五万伐之，蒙逊若以骑兵拒我，则众寡不敌；兼步而来，则舒疾不同，救右则击其左，赴前则攻其后，终不与之交兵接战，卿何惧乎？”保曰：“天文不虚，必将有变。”傖檀怒，锁保而行，曰：“有功当杀汝以徇，无功封汝百户侯。”既而蒙逊率众来拒，战于穷泉，傖檀大败，单马奔还。景保为蒙逊所擒，让之曰：“卿明于天文，为彼国所任，违天犯顺，智安在乎？”保曰：“臣匪为无智，但言而不从。”蒙逊曰：“昔汉高祖困于平城，以娄敬为功；袁绍败于官渡，而田丰为戮。卿策同二子，贯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娄敬之赏者，

吾今放卿，但恐有田丰之祸耳。”保曰：“寡君虽才非汉祖，犹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岂虑祸也。”蒙逊乃免之。至姑臧，僭檀谢之曰：“卿，孤之蓍龟也，而不能从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

蒙逊进围姑臧，百姓怨东苑之戮，悉皆惊散。叠掘、麦田、车盖诸部尽降于蒙逊。僭檀遣使请和，蒙逊许之，乃遣司隶校尉敬归及子他为质，归至胡坑，逃还，他为追兵所执。蒙逊徙其众八千馀户而归。右卫折掘奇镇据石驴山以叛。僭檀惧为蒙逊所灭，又虑奇镇克岭南，乃迁于乐都，留大司农成公绪守姑臧。僭檀始出城，焦谡、王侯等闭门作难，收合三千馀家，保据南威。谡推焦朗为都督、龙骧大将军，谡为凉州刺史，降于蒙逊。镇军敬归讨奇镇于石驴山，战败，死之。蒙逊因克姑臧之威来伐，僭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将军云连乘虚出番禾以袭其后，徙三千馀家于西平。

辛亥。四年。蒙逊围乐都，三旬不克，遣使谓僭檀曰：“若以宠子为质，我当还师。”僭檀曰：“去否任卿兵势。卿违盟无信，何质以供！”蒙逊怒，筑室返耕，为持久之计。群臣固请，乃以子安周为质，蒙逊引归。吐谷浑树洛干率众来伐，僭檀遣其太子虎台拒之，为洛干所败。僭檀又将伐蒙逊，邯川护军孟恺谏曰：“蒙逊初并姑臧，凶势甚盛，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动。”不从。五道俱进，至番禾、苕藿，掠五千馀户。其将屈右一作寤古进曰：“陛下转战千里，前无完阵，徙户资财，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师，早度峻险。蒙逊善于用兵，士众习战，若轻军卒至，出吾虑表，一作不虑。大敌外逼，徙户内攻，危之道也。”卫尉伊力延曰：“我军势方盛，将士勇气自倍，彼徒我骑，势不相及，若倍道旋师，必相

弃资财，示人以弱，非计也。”屈右出而告其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雾风雨，蒙逊军大至，僊檀败绩而还。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二十六、《通典》百五十六。蒙逊进围乐都，僊檀婴城固守，以子染干为质，蒙逊乃归。

壬子。五年。

癸丑。六年。遣安西乞勃耀兵西境。蒙逊侵西平，徙户掠牛马而还。邯川护军孟恺表镇南、湟河太守文支荒酒愆谏，不恤政事。僊檀谓伊力延曰：“今州土倾覆，所杖者文支而已，将若之何？”延曰：“宜召而训之，使改往修来。”僊檀乃召文支，既到，让之曰：“二兄英姿早世，吾以不才嗣统，不能负荷大业，颠狈如是，胡颜视世，虽存若陨。庶凭子鲜存卫，藉文种复吴，卿之谓也。闻卿唯酒是耽，荒废署事。吾年已老，卿复若斯，祖宗之业将谁寄也？”文支顿首陈谢。邯川人卫章等谋杀孟恺，南启乞伏炽磐。郭越止之曰：“孟君宽以惠下，何罪而杀之！吾宁违众而死，不负君以生。”乃密告之。恺诱章等饮酒，杀四十余人。恺惧炽磐军之至，驰告文支，文支遣将军匹珍赴之。炽磐军到城，闻珍将至，引归。蒙逊又攻乐都，二旬不克而还。镇南文支以湟河降蒙逊，徙五千余户于姑臧。蒙逊又来伐，僊檀以太尉俱延为质，蒙逊乃引还。

甲寅。七年。僊檀议欲西征乙弗，孟恺谏曰：“连年不收，上下饥弊，南逼炽磐，北迫蒙逊，百姓骚动，下不安业。今远征虽克，后患必深，不如结盟炽磐，通余济难，尉喻杂部，以广军资，畜力缮兵，相时而动。《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陛下图之。”僊檀曰：“孤将略地，卿无沮众。”谓其太子虎台曰：“今不种多年，内外俱窘，事宜西行，以拯此弊。蒙逊近去，不能卒来，

曰夕所虑，惟在炽磐。彼名微众寡，易以讨御，吾不过一月，自足周旋。汝谨守乐都，无使失坠。”儁檀乃率骑七千西袭乙弗，大破之，获牛马羊四十馀万。炽磐乘虚来袭，抚军从事中郎尉肃言于虎台曰：“今外城广大，难以固守，宜聚国人于内城，肃等率诸晋人拒战于外，如或不捷，犹有万全。”虎台曰：“小贼蕞尔，曰夕当走，卿何虑之过也。”虎台惧晋人有二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谋者闭之于内。孟恺泣曰：“炽磐不道，人神同愤。恺等进则荷恩重迁，退顾妻子之累，岂有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效，岂有猜邪？”虎台曰：“吾岂不知子忠，实惧余人脱生虑表，以君等安之耳。”一句一作一旦而城溃。

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儁檀，儁檀谓众曰：“今乐都为炽磐所陷，男夫尽杀，妇女赏军，虽欲归还，无所赴也。卿等能与吾藉乙弗之资，取契汗以赎妻子者，是所望也。不尔，即归炽磐，便为奴仆矣，岂忍见妻子在他怀抱中！”遂引师而西，众多逃返，遣镇北段苟追之，苟亦不还。于是将士皆散，惟中军乞勃、后军洛肱、安西樊尼、散骑侍郎阴利鹿在焉。儁檀曰：“蒙逊、炽磐昔皆委质于吾，今而归之，不亦鄙乎！四海之广，匹夫无所容其身，何其痛哉！蒙逊与吾，名齐年比，炽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势皆不济。与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长兄之子，宗部所寄，吾众在北者户垂二万，蒙逊方招怀遐迩，存亡继绝，汝其西也。乞勃、洛肱亦与尼俱。吾年老矣，所适不容，宁见妻子而死！”遂归炽磐，惟阴利鹿随之。儁檀谓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亲属皆散，卿何独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方寸实乱。但忠孝之义，势不俱全。虽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诚；东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负羁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

惟愿开弘远猷，审进止之算。”僂檀叹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亲戚皆弃我去，终始不亏者，惟卿一人。岁寒不凋，见之于卿。”六月，僂檀至西平，炽磐遣使郊迎，待以上宾之礼。

初，乐都之溃也，诸城皆降于炽磐，僂檀将振威将军尉贤政，固守浩亶不下。炽磐呼之曰：“乐都已溃，卿妻子皆在吾（闻）〔间〕，孤城独守，何所为也！”贤政曰：“受凉王厚恩，为国藩屏，虽知乐都已陷，妻子为擒，先归获赏，后顺受诛，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归命。妻子小事，岂足动怀！昔罗宪待命，晋文亮之；文聘后来，魏武不责。邀一时之荣，忘委付之重，窃用耻焉，大王亦安用之哉！”炽磐乃遣虎台手书喻政，政曰：“汝为国储，不能尽节，反面缚于人，弃父负君，亏万世之业，贤政义士，岂如汝乎！”此段亦见《御览》四百十八。既而闻僂檀至左南，乃降。

炽磐以僂檀为骠骑大将军，封左南公。岁馀，为炽磐所鸩。左右劝僂檀解药，僂檀曰：“吾病岂宜瘳邪！”遂死。时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伪谥景王。虎台后亦为炽磐所杀。僂檀少子保周、腊子破羌、俱延子覆龙、利鹿孤孙副周、乌孤孙承钵皆奔沮渠蒙逊。久之，归魏，魏以保周为张掖王，覆龙酒泉公，破羌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钵昌松公。自乌孤太初元年，岁在丁酉，至僂檀灭原作薨之岁甲寅，十有八岁。《载记》作：“乌孤以安帝隆安元年僭立，至僂檀三世，凡十八（原误九）年，以安帝义熙十年灭。”

昙 霍

沙门昙霍者，不知何许人也。秃发僂檀时从河南来，持一锡杖，令人跪曰：“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时人咸异之。

或遗以衣服，受而投之于河，后日以还其本主，衣无所污。行步如风云，言人死生贵贱无毫厘之差。人或藏其锡杖，昙霍大哭数声，闭目须臾，起而取之，咸奇其神异，莫能测也。每谓僊檀曰：“若能安坐无为，则天下可定，祚胤克昌。如其穷兵好杀，祸将及己。”僊檀不能从。僊檀女病甚，请救疗，昙霍曰：“人之生死自有定期，圣人亦不能转祸为福，昙霍安能延命邪！正可知早晚耳。”僊檀固请之。时后宫门闭，昙霍曰：“急开后门，及开门则生，不及则死。”僊檀命开之，不及而死。后兵乱，不知所在也。此传依《晋书·艺术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二

西凉录一

李 暠 古老切

李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狄道一作成纪人也。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子侍中敢之后。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高祖雍，曾祖柔，仕晋并历位郡守。祖父弇，仕前凉张轨为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父昶，字中坚，幼有令名，世子侍讲，年十八卒。暠，昶之遗腹子，少而好学，性沉敏宽和，四字一作沈毅。美器度，通涉经史，尤善文义。及长，颇习武世，诵《孙吴兵法》。常与吕光太史令郭璆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璆起谓繇曰：“君当位极人臣，李君有国土之分，家有驽草马生白额驹，此其时也。”

后凉吕光龙飞二年，建康太守京兆段业自称凉州牧，号神玺元年，以敦煌太守赵郡孟敏为沙州刺史，拜暠效谷令。敏寻卒。二年，敦煌护军冯翊郭谦、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以暠温毅有惠政，推暠为宁朔将军、敦煌太守。暠初难之，会宋繇仕于业，告归敦煌，言于暠曰：“兄忘郭璆之言邪？白额驹今已生矣。”暠乃从之。寻进号冠军，称藩于业。业以暠为安西将军、敦煌太守，领护西胡校尉。

及业僭称凉王，其右卫将军索嗣构暄于业，乃以嗣为敦煌太守，率骑五百而西，未至二十里，移暄使迎己。暄惊疑，将出迎之，效谷令张邈及宋繇止之曰：“吕氏政衰，段业阹弱，正是英豪有为之日。将军处一国成资，奈何束手于人？索嗣自以本邦，谓人情附己，不虞将军卒能拒之，可一战而擒矣。”宋繇亦曰：“大丈夫已为世所推，今日便授首于嗣，岂不为天下笑乎！大兄英姿挺杰，有雄霸之风，张王之业不足继也。”暄曰：“吾少无风云之志，因官至此，不图此郡士人忽尔见推。向言出迎者，未知士大夫之意故也。”因遣繇覘嗣。繇见嗣，啗以甘言，还谓暄曰：“嗣志骄兵弱，易擒耳。”于是遣其二子歆、让与邈、繇及司马尹建兴等逆战，破之，嗣奔还张掖。暄素与嗣善，结为刎颈交，反为所构，故深恨之，乃罪状嗣于段业。业将沮渠男成又恶嗣，至是，因劝除之。业乃杀嗣，遣使谢暄，分敦煌之凉兴、乌泽、晋昌之宜禾三县为凉兴郡。业复进暄持节、都督凉兴已西诸军事、镇西将军，领护西夷校尉。

庚子。元年。时有赤气起于暄后园，龙迹见于小城。隆安四年十一月，晋昌太守唐瑶移檄六郡，推暄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暄乃大赦其境内，改年为庚子，追尊祖弇曰凉景公，父昶凉简公。以唐瑶为征东将军，郭谦为军谘祭酒，索仙为左长史，张邈为右长史，尹建兴为左司马，张体顺为右司马，张条为牧府左长史，令狐溢为右长史，张林为太府主簿，宋繇、张谗为从事中郎，繇加折冲将军，谗加扬武将军，索承明为牧府右司马，令狐迁为武卫将军、晋兴太守，汜德瑜为宁远将军、西都太守，张靖为折冲将军、湟河太守，索训为威远将军、西平太守，赵开为驛马护军、大夏太守，索慈为广武

太守，阴亮为西安太守，令狐赫为武威太守，索术为武兴太守，以招怀东夏。又遣宋繇东伐凉兴，并击玉门已西诸城，皆下之。遂屯玉门、阳关，广田积谷，为东伐之资。

辛丑。二年。初，吕光之称王也，遣使市六玺玉于于阗。至是六月，玉至敦煌，纳之郡府。此节见《御览》八百四。

壬寅。三年正月，暍于南门外临水起堂，名曰靖恭之堂，以议朝政，阅武事。堂成，图赞自古圣帝明王、忠臣孝子、烈士贞女，暍亲为序颂，以明鉴诫之义，当时文武群僚亦皆图焉。是月，有白雀翔于靖恭堂，暍观之大悦，颂之。此节见《御览》一百七十六。

癸卯。四年。

甲辰。五年正月，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起嘉纳堂于后园，以图赞所志。四月，敦煌有葛缘木而生，作黄鸟之形。世子谭卒。九月，立第二子歆为世子。

乙巳。建初元年晋义熙元年。正月，大赦，改年为建初元年。遣舍人黄始、梁兴间行奉表诣阙曰：

昔汉运将终，三国鼎峙，钧天之历，飞钟皇晋。高祖阐洪基，景、文弘帝业，嗣武受终，要荒率服，六合同风，宇宙齐贯。而惠皇失驭，权臣乱纪，怀、愍迍邐，蒙尘于外，悬象上分，九服下裂，眷言顾之，普天同憾。伏惟中宗元皇帝基天绍命，迁幸江表，荆扬蒙弘覆之矜，五都为荒榛之藪。故太尉、西平武公轨当元康之初，属扰攘之际，受命典方，出抚此州，威略所振，声盖海内。明、盛继统，不陨前志，长旌所指，仍辟三秦，义立兵强，拓境万里。文、桓嗣位，奕叶载德，囊括关西，化被昆裔，遐迩款藩，世修职贡。晋德之远扬，繁此州是赖。大都督、大将军天锡以英挺之姿，承七世之业，志匡时难，克隆先勋，而中年降灾，

兵寇侵境，皇威遐迩，同奖弗及，以一方之师抗七州之众，兵孤力屈，社稷以丧。

臣闻历数相推，归馀于终；帝王之兴，必有闰位。是以共工乱象于黄、农之间，秦、项篡窃于周、汉之际，皆机不动踵，覆餗成凶。自戎狄陵华，已涉百龄，五胡僭袭，期运将杪，四海颺颺，悬心象魏。故师次东关，赵魏莫不企踵；淮南大捷，三方欣然引领。伏惟陛下道协少康，德侔光武，继天统位，志清函夏。至如此州，世笃忠义，臣之群僚以臣高祖东莞太守雍、曾祖北地太守柔，荷宠前朝，参忝时务，伯祖龙骧将军、广晋太守、长宁侯卓，亡祖武卫将军、天水太守、安世亭侯弇，毗佐凉州，著功秦陇，殊宠之隆，勒于天府。忘臣庸庸，辄依窦融故事，迫臣以义，上臣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臣以为荆楚替贡，齐桓兴召陵之师；诸侯不恭，晋文起城濮之役。用能勋光践土，业隆一匡，九域赖其弘猷，《春秋》恕其专命，功冠当时，美垂千祀。况今帝居未复，诸夏昏垫，大禹所经，奄为戎墟，五岳神山，狄污其三，九州名都，夷秽其七，辛有所言，于兹而验。微臣所以叩心竭气，忘寝与食，雕肝焦虑，不遑宁息者也。江、凉虽辽，义诚密迩，风云苟通，实如唇齿。臣虽名未结于天台，量未著于海内，然凭赖累祖宠光馀烈，义不细辞，以稽大务，辄顺群议，亡身即事。轅弱任重，惧忝威命。昔在春秋，诸侯宗周，国皆称元，以布时令。今天台邈远，正朔未加，发号施令，无以纪数，辄年冠建初，以崇国宪。冀杖宠灵，全制一方，使义诚著于所天，玄风扇于九壤，殉命灰身，陨越慷慨。

曷谓群僚曰：“昔河右分崩，群豪竞起，吾以寡德为众贤所推，何尝不忘寝与食，思济黎庶。故前遣母弟繇董率云骑，东殄

不庭，军之所至，莫不宾下。今惟蒙逊鸩跖一城。自张掖已东，晋之遗黎，虽为戎虏所制，至于向义思风，过于殷人之望西伯。大业虽定，不可安寝，吾将迁都酒泉，渐逼寇穴，诸君以为如何？”张邈赞其议，曷大悦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张长史与孤同矣，夫复何疑！”乃以张体顺为宁远将军、建康太守，镇乐涫，征宋繇为右将军，领敦煌护军，与其子敦煌太守让镇敦煌。遂迁居于酒泉。今之肃州。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三

西凉录二

李 暠

丙午。建初二年。暠手令诫其诸子曰：

吾自立身，不营世利；经涉累朝，通否任时；初不役智，有所要求，今日之举，非本愿也。然事会相驱，遂荷州土，忧责不轻，门户事重，虽详人事，未必天心，登车理辔，百虑填胸。后事付汝等，粗举旦夕近事数条，遭意便言，不能次比。至于杜渐防萌，深识情变，此当任汝所见深浅，非吾敕诫所益也。汝等虽年未至大，若能克己纂修，比之古人，亦可以当事业矣。苟其不然，虽至白首，亦复何成！汝等其戒之慎之。

节酒慎言，喜怒必思，爱而知恶，憎而知善，动念宽恕，审而后与。众之所恶，勿轻承信，详审人，核真伪，远佞谀，近忠正。蠲刑狱，忍烦扰，存高年，恤丧病，勤省按，听讼诉。刑法所应，和颜任理，慎勿以情轻加声色。赏勿漏疏，罚勿容亲。耳目人间，知外患苦；禁御左右，无作威福。勿伐善施劳，逆诈亿必，以示己明。广加谘询，无自专用，从善而顺流，去恶如探汤。富贵而不骄者至难也，念此贯心，勿忘须臾。僚佐邑宿，尽礼承敬，宴飧饌食，事事留怀。古今成败，不可不知，退朝之暇，念观典籍，面墙而立，不成人也。

此郡世笃忠厚，人物敦雅，天下全盛时，海内犹称之，况复今日，实是名邦。正为五百年乡党婚亲相连，至于公理，时有小小颇回，为当随宜斟酌。吾临莅五年，兵难骚动，未得休众息役、惠康士庶。至于掩瑕藏疾，涤除疵垢，朝为寇仇，夕委心膂，虽未足希准古人，粗亦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便为少，经远如有馀，亦无愧于前志也。以上宜附建初元年。

初，暠之西也，留女敬爱养于外祖尹文。文既东迁，暠从姑梁褒之母养之。其后秀发僣檀假道于北山，鲜卑遣褒送敬爱于酒泉，并通和好。暠遣使报聘，赠以方物。暠亲率骑二万略地至于建（康）东，鄯善前部王遣使贡其方物。沮渠蒙逊来侵，至于建康，掠三千馀户而归。暠大怒，率骑追之，及于弥安，大败之，尽收所掠之户。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馀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馀户。郭麐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暠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馀万三千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筑城于敦煌南子亭，以威南虏。

丁未。建初三年。暠以前表未报，复遣沙门法泉间行奉表，曰：

江凯悠隔，朝宗无阶，延首云极，翘企遐方。伏惟陛下应期践位，景福自天。臣去乙巳岁顺从群议，假统方城，时遣舍人黄始奉表通诚，遥途险旷，未知达不？吴、凉悬邈，蜂蚕充衢，方珍贡使，无由展御，谨副写前章，或希简达。

臣以其岁进师酒泉，戒戎广〔午〕〔平〕，庶扰茨秽，而黠虏

姿睢，未率威教，凭守巢穴，阻臣前路。窃以诸事草创，仓帑未盈，故息兵按甲，务农养士。时移节迈，荏苒三年，抚剑叹愤，以日成岁。今资储已足，器械已充，西招城郭之兵，北引丁零之众，冀凭国威，席卷河陇，扬旌秦川，承望诏旨，尽节竭诚，陨越为效。

又臣州界迥远，勅寇未除，当须镇副为行留部分，辄假臣世子歆监前鋒诸军事、抚军将军、护羌校尉，督摄前军，为臣先驱。又敦煌郡大众殷，制御西域，管辖万里，为军国之本，辄以次子让为宁朔将军、西夷校尉、敦煌太守，统摄昆裔，辑宁殊方。自馀诸子，皆在戎间，率先士伍。臣总督大纲，毕在输力，临机制命，动静续闻。

曷既迁酒泉，乃敦劝稼穡。群僚以年谷频登，百姓乐业，请勒铭酒泉，曷许之。于是使儒林祭酒刘昞《载记》作彦明者，亦以唐讳故也。为文，刻石颂德。刘昞，字彦明，敦煌人也。父宝，字子玉，以儒学见称。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学。时瑀弟子五百余人。瑀有女始笄，妙选良偶，有心于瑀，遂别设一席于座前，谓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长，欲觅一快女婿，谁坐此席者，吾当婿焉。”昞遂奋衣来坐，神志湛然，曰：“向闻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此段见《史通削繁》引。按其注云：除二十二字，校三十六字，则此系《史通》校文，或后人依之而录。遂以女妻之。昞后隐居酒泉，不应州郡辟命，弟子受业者常数百人。武昭王曷，征为儒林祭酒、从事中郎。曷雅好文典，书史穿落者，亲自补治。昞时侍侧，前请代曷，曷曰：“躬自执者，欲人重此典籍，吾与卿相值，何异孔明之会玄德。”迁抚夷护军，虽有政务，手不释卷。曷谓之曰：“卿注记篇籍，以烛继昼，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

“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将至。孔圣称焉，眎何人斯，敢不如此！”眎以三史文繁，著《略记》百三十篇，八十四卷，《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铭》一卷，并注《周易》、《韩子》、《人物志》、《黄石公三略》，并行于世。后北凉沮渠蒙逊平酒泉，征髡秘书郎中，赐号玄虚先生。事详《逊传》。既而蒙逊每年侵寇不止，髡志在以德抚其境内，但与通和立盟，弗之校也。

戊申。四年。时白狼、白兔、白雀、白雉、白鸠皆栖其园囿，其群下以为白祥金精所诞，皆应时雍而至，又有神光、甘露、连理、嘉禾众瑞，请史官记其事，髡从之。

己酉。五年。

庚戌。六年春三月，魏安焦朗据姑臧，自号龙骧大将军，遣使称臣，髡因其所称而授之。秋七月，沮渠蒙逊率骑来攻，髡遣世子歆及别将朱元虎御之，战于马庙。歆败，元虎被擒，髡以银三千斤、金二千两赎元虎。蒙逊归之，髡与逊结盟而还。

辛亥。七年秋八月，蒙逊复背前盟，率轻骑来侵，髡曰：“兵有不战而败敌者，挫其锐也。蒙逊新与吾盟，而遽来袭我，我闭门不与战，待其锐气已竭，徐而击之，蔑不克矣。”蒙逊粮尽引去，髡遣世子歆要击，败之，获其将沮渠百年。

壬子。八年。

癸丑。九年三月三日，髡宴于曲水，命群僚赋诗，而亲为之序。见《御览》三十。又写诸葛亮训励以勸诸子曰：“吾负荷艰难，宁济之勋不建，虽外总良能，凭股肱之力，而戎务孔殷，坐而待旦。以维城之固，宜兼亲贤，故使汝等未及师保之训，皆弱年受任。常惧弗克，以贻咎悔。古今之事，不可以不知，苟近而可师，

何必远也。览诸葛亮训励，应璩秦谏，寻其终始，周孔之教尽在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且经史道德，如采菽中原，勤之者则功多，汝等可不勉哉！”嵩乃修敦煌旧塞东西二围，以防北虏之患，筑敦煌旧塞西南二围，以威南虏。

甲寅。十年。嵩以纬世之量，当吕氏之末，为群雄所奉，遂起霸图，兵无血刃，坐定千里之地，谓张氏之业不足成，一作指期而成。河西十郡岁月而一。既而秃发傉檀入据姑臧，沮渠蒙逊基宇稍广，于是慨然著《述志赋》焉，其辞曰：

涉至虚以诞驾，乘有舆于本无，稟玄元以陶衍，承景灵之冥符。荫朝云之菴蔼，仰朗日之照煦。既敷既载，以育以成。幼希颜子曲肱之荣，游心上典，玩礼敦经。蔑玄冕于朱门，羨漆园之傲生；尚渔父于沧浪，善沮、溺之耦耕。矜鸱鸢之笼吓，钦飞凤于太清；杜世竞于方寸，绝时誉之嘉声。超霄吟于崇岭，奇秀木之凌霜；挺修干之青葱，经岁寒而弥芳。情遥遥以远寄，想四老之晖光；将职繁荣于常衢，控云辔而高骧；攀琼枝于玄圃，漱华泉之绿浆；和吟凤之逸响，应鸣鸾于南岗。

时弗获彰，心往形留，眷驾阳林，宛首一丘；冲风沐雨，载沉载浮。利害缤纷以交错，欢感循环而相求。乾扉奄寂以重闭，天地绝津而无舟，悼贞信之道薄，谢惭德于圆流。遂乃去玄览，应世宾，肇弱巾于东宫，并羽仪于英伦，践宣德之秘庭，翼明后于紫宸。赫赫谦光，崇明奕奕，岌岌王居，诜诜百辟，君希虞夏，臣庶夔、益。

张王颓岩，梁后坠壑。淳风杪莽以永丧，搢绅沦胥而覆溺。吕发衅于闺墙，厥构摧以倾颠；疾风飘于高木，回汤沸于重泉；

飞尘翕以蔽日，大火炎其燎原；名都幽然影绝，千邑阒而无烟。斯乃百六之恒数，起灭相因而迭然。于是人希逐鹿之图，家有雄霸之想，阊王命而不寻，邀非分于无象。故覆车绝路而继轨，膏生灵于土壤。哀馀类之忪蒙，邈靡依而靡仰，求欲专而失愈远，寄玄珠于罔象。

悠悠凉道，鞠焉荒凶，杪杪余躬，迢迢西邦，非相期之所会，谅冥契而来同。跨弱水以建基，蹑昆墟以为墉，总奔駟之骇轡，接摧轹于峻峰。崇崖嵒嶭，重险万寻，玄邃窈窕，磐纡嵌岑，榛棘交横，河广水深，狐狸夹路，鸛鸥群吟。挺非我以为用，任至当如影响；执同心以御物，怀自彼于握掌；匪矫情而任荒，乃冥合而一往；华德所以来庭，野逸所以就鞅。

休矣时英，茂哉俊哲，庶罩网以远笼，岂徒射钩与斩袂！或脱梏而纓蕤，或后至而先列，采殊才于岩陆，拔翘彦于无际。思留侯之神遇，振高浪以荡秽；想孔明于草庐，运玄筹之罔滞；洪操槃而慷慨，起三军以激锐。咏群豪之高轨，嘉关、张之飘杰，誓报曹而归刘，何义勇之超出！据断桥而横矛，亦雄姿之壮发。辉辉南珍，英英周鲁，挺奇荆吴，昭文烈武，建策乌林，龙骧江浦。推堂堂之劲阵，郁风翔而云举，绍樊、韩之远踪，侔徽猷于召、武，非刘、孙之鸿度，孰能臻兹大祐！信乾坤之相成，庶物希风而润雨。

岷、益既荡，三江已清，穆穆盛勋，济济隆平，御群龙而奋策，弥万载以飞荣，仰遗尘于绝代，企高山而景行。将建朱旗以启路，驱长毂而迅征，靡商风以抗旆，拂招摇之华旌，资神兆于皇极，协五纬之所宁。赳赳干城，翼翼上弼，姿馘奔鲸，戮彼丑类。且洒游尘于当阳，拯凉德于已坠。间昌宇之骖乘，暨襄城

而按轡。知去害之在兹，体牧童之所述，审机动之至微，思遗殄而忘寐，表略韵于纨素，托精诚于白日。

乙卯。建初十一年。

丙辰。十二年。

丁巳。十三年正月，曷寢疾，顾命长史宋繇曰：“吾〔少〕离荼毒，百艰备尝，于丧乱之际，遂为此方所推，才弱智浅，不能一同河右。今气力憊然，当不复起矣。死者大理，吾不悲之，所恨志不申耳。居元首之位者，宜深诚危殆之机。吾终之后，嗣子犹卿子也，善相辅导，述吾平生，勿令居人之上，专骄自任。军国之宜，委之于卿，无使筹略乖衷，失成败之要。”晋义熙十三年二月薨于恭德殿，时年六十七。七一作九。葬建世陵，国人上谥曰昭武王，庙号太祖。

先是，河右不生揪、槐、柏、漆，张骏之世，取于秦陇而植之，终即皆死，至是而酒泉宫之西北隅有槐树生焉，曷又著《槐树赋》以寄性。此节亦见《御览》九百五十四，作《前凉录》。盖叹僻陋遐方，立功非所也。亦命主簿梁中庸及刘昞等并作（又）〔文〕。感兵难繁兴，时俗喧竞，乃著《大酒客赋》以表恬豁之怀。初与辛景、辛恭靖同志友善，景等归晋，遇害江南，曷闻而吊之。曷前妻，同郡辛纳女，贞顺有妇仪，先卒，曷亲为之诔。自馀诗赋数十篇。世子谭早卒，第二子歆嗣。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四

西凉录三

李 歆

李歆，字士业，暋第二子。暋薨时，府僚左长史宋繇等上为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凉州牧、护羌校尉，大赦境内，改年为嘉兴元年。尊母尹氏为太后，以宋繇为武卫将军、广夏太守、军谄祭酒、录三府事，索仙为征虏将军、张掖太守。沮渠蒙逊遣其张掖太守沮渠广宗诈降诱歆，歆遣武卫温宜等赴之，亲勒大军为之后继。”蒙逊率众三万，设伏于蓼泉。歆闻，引兵还，为蒙逊所逼。歆亲贯甲先登，大败之，追奔百馀里，俘斩七千馀级。

戊午。嘉兴二年，蒙逊又伐歆，歆将出拒之，左长史张体顺固谏乃止。蒙逊大芟秧稼而还。是岁，朝廷以歆为持节、都督七郡诸军事、镇西大将军、护羌校尉、酒泉公。

己未。三年。歆用刑颇严，又缮筑不止，从事中郎张显上疏谏曰：“入岁已来，阴阳失序，屡有贼风暴雨，犯伤和气。今区域三分，势不久并，并兼之本，实在农战，怀远之略，事归宽简。而更繁刑峻法，宫室是务，人力凋残，百姓愁悴。致灾之咎，实此之由。”主簿汜称又上疏谏曰：

臣闻天之子爱元后，殷勤至矣。故政之不修，则垂灾谴以戒之。改者虽危必昌，宋景是也；其不改者，虽安必亡，虢公是

也。嘉兴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谦德门陷；以上三句，亦见《御览》八百八十。八月，效谷地裂；二年元日，昏雾四塞；四月，日赤无光，二旬乃复；十一月，狐上南门；今兹春夏，地频丑震；六月，陨星于建康。臣虽学不稽古，敏谢仲舒，颇亦闻道于先师，且行年五十有九，请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闻见，不复能远论书传之事也。

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谦光殿前，俄而秦师奄至，都城不守。梁熙既为凉州，藉秦氏兵乱，规有全凉之地，外不抚百姓，内多聚敛，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门崩，陨石于闲豫堂，二十年而吕光东反，子败于前，身戮于后。段业因群胡创乱，遂称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馀所，既而先王龙兴瓜州，蒙逊杀之张掖。此皆目前之成事，亦殿下之所闻知。效谷，先王鸿渐之始，谦德，即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征也。日者太阳之精，中国之象，赤而无光，中国将为胡夷之所陵灭。谚曰：“野兽入家，主人将去。”今狐上南门，亦灾之大也。又狐者胡也，天意若曰将有胡人居于此城，南面而居者也。昔春秋之世，星陨于宋，襄公卒为楚所擒。地者至阴，胡夷之象，当静而动，反乱天常，天意若曰胡夷将震动中国，中国若不修德，将有宋襄之祸。

臣蒙先朝布衣之眷，辄自同子弟之亲，是以不避忤上之诛，昧死而进愚款。愿陛下亲仁善邻，养威观衅，罢宫室之务，止游畋之娱。后宫嫔妃、诸夷子女，躬受分田，身劝蚕绩，以清俭素德为荣，息兹奢靡之费，百姓租税，专拟军国。虚衾下土，广招英俊，修秦氏之术，以强国富俗。待国有数年之积，庭盈文武之士，然后命韩白为前驱，纳子房之妙算，一鼓而姑臧可平，长驱可以饮马泾渭，方东面而争天下，岂蒙逊之足忧！不然，臣

恐宗庙之危，必不出纪。歆并不纳。

庚申。嘉兴四年。歆立四年而宋受禅，歆将谋东伐，张体顺切谏，乃止。七月，歆闻蒙逊南伐西秦秃发傉檀，命中外戒严，将攻张掖。尹太后以为不可，不听，宋繇亦固谏，歆怒不从。繇退而叹曰：“大事去矣，吾见师之出，不见师之还也！”歆遂率步骑三万东伐，次于都渎涧。蒙逊自浩亶来拒，战于怀城，歆为蒙逊所败。左右劝歆还酒泉，歆曰：“吾违太后明诲，远取败辱，不杀此胡，复何面目以见母也！”勒众复战，败于蓼泉，为蒙逊所杀。歆诸弟骁骑将军酒泉太守翻、击虏将军新城太守预、领羽林右监密、左将军眺、右将军亮等西奔敦煌，蒙逊遂入于酒泉。歆之未败也，有大蛇从南门而入，至于恭德殿前，有双雉飞出宫内；通街大树上有乌鹊争巢，鹊为乌所杀。又有敦煌父老令狐炽，梦白头公衣衾，而谓炽曰：“南风吹，动长木，胡桐椎，不中榘。”言讫忽然不见。歆小字桐椎，至是而亡。此节亦见《御览》六百八十八。

翻及弟敦煌太守恂与诸子等弃敦煌，奔于北山，蒙逊以索嗣子元绪行敦煌太守。元绪粗险好杀，大失人和。郡人宋承、张弘等以恂在郡有惠政，密信招恂。恂率数十，一作千。骑入于敦煌。元绪东奔凉兴，宋承等推恂为冠军将军、凉州刺史，改元永建。蒙逊遣世子德政率众攻恂，恂闭门不战，蒙逊自率众二万攻之，三面起堤，以水灌城。恂遣壮士一千，连板为桥，潜欲决堤，蒙逊勒兵逆战，宋承等开门出降，恂自杀，逊屠其城。恂字士诚，暠之第六子也。歆子重耳，脱身奔于江左，仕于宋。后归魏，为弘农太守。翻字士举，小字武强，暠少子也，历骁骑将军、祈连、晋昌、酒泉三郡太守。翻子宝，字怀素，小字衍孙，骁勇善抚接。蒙逊复获翻子宝，徙于姑臧，岁馀，随舅唐契北奔伊吾，

臣于蠕蠕，民归附者稍至二千。宝倾身接礼，甚得众心，皆乐为用，每希报雪。后二十余年，至魏太平三年，魏世祖遣将讨沮渠无讳于敦煌，无讳捐城遁走，宝至伊吾，率流人及虏骑南袭敦煌，据之，修缮城府，规复先业。遣弟怀达奉表归降于魏，独尹氏及诸女死于伊吾。世祖嘉宝忠款，拜怀达散骑常侍、敦煌太守，别遣使以宝为使持节、侍中、都督西垂诸军事、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沙州牧、敦煌公，承制玉门以西。宝宽雅有度量，甚著威惠于西土，在敦煌三年，因入朝，遂留京师，徙为镇南将军、并州刺史，转镇北将军，魏太安五年薨，谥宣公。自嵩元年岁在庚子，至为蒙逊所灭，二十一年。（载记）〔《晋书·列传》〕作：元盛以安帝隆安四年立，至宋少帝景平元年灭，据河右凡二十四年。按《载记》，盖并李恂永建二年、宝在唐契晋昌二年而数之也。

嵩后尹氏

嵩后尹氏，天水冀人也。幼好学，清辩有志节。初适扶风马元正，元正卒，为嵩继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抚前妻子逾于己生。嵩之创业也，谟谋经略多所毗赞，故西州谚曰：“李、尹王敦煌。”

及嵩薨，子歆嗣位，尊为太后。歆将攻沮渠蒙逊，尹氏谓歆曰：“汝新造之国，地狭人稀，靖以守之犹惧其失，云何轻举，窥冀非望！蒙逊骁武善用兵，汝非其敌。吾观其数年已来有并兼之志，且天时人事似欲归之。今国虽小，足以为政。知足不辱，道家明诫也。且先王临薨，遗令殷勤，志令汝曹深慎兵战，俟时而动。言犹在耳，奈何忘之！不如勉修德政，蓄力以观之。彼

若淫暴，人将归汝；汝苟德之不建，事之无日矣。汝此行也，非唯师败，国亦将亡。”歆不从，果为蒙逊所灭。

尹氏至姑臧，蒙逊引见劳之，对曰：“李氏为胡所灭，知复何言！”或谏之曰：“母子命悬人手，奈何倨傲！且国败子孙屠灭，何独无悲？”尹氏曰：“兴灭生死，理之大分，何为同凡人之事，起儿女之悲！吾一妇人，不能死亡，岂惮斧钺之祸，求为臣妾乎！若杀我者，吾之愿矣。”蒙逊嘉之，不诛，为子茂虔聘其女为妻。及魏氏以武威公主妻茂虔，尹氏及女迁于酒泉。既而女卒，抚之不哭，曰：“女死晚矣！”沮渠无讳时镇酒泉，每谓尹氏曰：“后诸孙在伊吾，后能去不？”尹氏未测其言，答曰：“子孙漂流，托身丑虏，老年馀命，当死于此，不能作毡裘鬼也。”俄而潜奔伊吾，无讳遣骑追及之。尹氏谓使者曰：“沮渠酒泉许我归北，何故来追？汝可斩吾首归，终不回矣。”使者不敢逼而还。年七十五，卒于伊吾。依《晋书·列女传》录。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五

北凉录一

沮渠蒙逊

沮渠蒙逊，临松卢水胡人也。匈奴有左沮渠、右沮渠之官，其先世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为氏焉。世居卢水为酋豪。高祖暉，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力。祖祁复延，封北地王，父法弘袭爵。苻坚时，以为中田护军。卒，蒙逊代领部曲。蒙逊好学，博涉群史，颇晓天文，雄烈有英略，滑稽善权变，梁熙、吕光皆奇而惮之，故常游饮自晦。

光之王于凉土，使蒙逊自领营人，配箱直。又以蒙逊伯父罗仇为西平太守，仇弟麴粥为三河太守。后凉龙飞二年，蒙逊伯父罗仇、麴粥从吕光子慕瓚征河南王乞伏乾归于枹罕，光前军大败，麴粥言于兄罗仇曰：“主上荒耄骄纵，诸子朋党相倾，谗人侧目。今军败将死，正是智勇见猜之日，可不惧乎！吾兄弟素为所惮，与其经死沟渎，岂若勒众向西平，出苕蓐，奋臂大呼，凉州不足定也。”罗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为一方所归，宁人负我，无我负人。”俄而皆为光所杀。宗姻诸部会葬者万馀人，蒙逊哭谓众曰：“昔汉祚中微，吾之乃祖翼奖窦融，保宁河右。吕王昏耄，荒虐无道，岂可坐观成败，不上继先祖安时——一作民——之志，下使二父有恨黄泉！”众咸称万岁。遂斩光

中田护军马邃、临松令井祥，立盟约以盟，旬之间，众至万余，屯据金山。光遣吕纂逆击蒙逊，逊败绩，将六七人逃入山中，家户悉散亡。时从兄男成，闻蒙逊起兵，亦合众数千还屯乐涇，杀酒泉太守迭滕。蒙逊乃收集部曲，与从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业为使持节、大都督、龙骧大将军、凉州牧、建康公，改吕光龙飞二年为神玺元年。业以蒙逊为镇西将军、张掖太守，男成为辅国将军、酒泉太守，委以军国之任。

神玺二年，业将使蒙逊攻西郡，众咸疑之。蒙逊曰：“此郡据岭之要，不可不取。”业曰：“卿言是也。”遂遣之。经旬不克，蒙逊引水灌城，城溃，执太守吕纯以归。于是王德以晋昌，孟敏以敦煌降业。业封蒙逊临池侯，以德为酒泉太守，敏为沙州刺史，徙男成为晋昌太守。业使男成及王德攻光常山公吕弘，弘不胜，去张掖将东走，业遂徙治张掖，议欲击之。蒙逊谏曰：“归师勿遏，穷寇弗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纵之，以为后图。”业曰：“一日纵敌，悔将无及。”遂率众追之，为弘所败。业赖蒙逊而免，叹曰：“孤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于此！”此节亦见《御览》三百十四、《通览》百六十一。业筑西安城。此句亦见《初学记》二十四。以其将臧莫孩为太守。蒙逊曰：“莫孩勇而无谋，知进忘退，所谓为之筑冢，非筑城也。”业不从。俄而为吕纂所败。蒙逊惧业不能容己，每匿智以避之。

天玺元年，业僭称凉王，以蒙逊为尚书左丞，梁中庸为右丞。吕光遣其二子绍、纂伐业，业请救于秃发乌孤，乌孤遣其弟利鹿孤及杨轨救业。绍以业等军盛，欲从三门关挟山而东。纂曰：“挟山示弱，取败之道，不如结阵冲之，彼必惮我而不战也。”绍乃引军而南。业将击之，蒙逊谏曰：“杨轨恃虏骑之强，

有窥窬之志。绍、纂兵在死地，必决战求生。不战则有泰山之安，战则有累卵之危。”业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战。绍亦难之，各引兵归。此段亦见《通典》一百五十九。

天玺二年，前晋昌太守唐瑶叛归李暠，酒泉太守王德亦叛，自称河州刺史。业使蒙逊讨之，德焚城，将部曲奔唐瑶，蒙逊追至沙头，大破之，虏其妻子部曲而还。业惮蒙逊雄武，微欲远之，乃以蒙逊从叔父益生为酒泉太守，蒙逊为临池太守。业门下侍郎马权俊爽有逸气，武略过人。权兄为凉将纂母翊所杀，权后杀翊，食其肝。此二句依《御览》三百七十六引补。业以权代蒙逊为张掖太守，甚见亲重，每轻陵蒙逊。蒙逊亦惮而怨之，乃谮之于业曰：“天下不足虑，惟当忧马权耳。”业遂杀之。蒙逊谓男成曰：“段业愚暗，非济乱之才，信谗爱佞，无鉴断之明。所惮惟索嗣、马权，今皆死矣，蒙逊欲除业以奉兄，何如？”男成曰：“业羁旅孤飘，我所建立，有吾兄弟，犹鱼之有水。人既亲我，背之不详。”乃止。

辛丑。永安元年三月，蒙逊既以为业所惮，内不自安，请为西安太守。业亦以蒙逊有大志，惧为朝夕之变，乃许焉。蒙逊期与男成四祭兰门山，密遣司马许咸告业曰：“男成欲谋叛，许以取假日作逆。若求祭兰门山，臣言验矣。”至期日，果然。四月，业收男成赐死，令自杀。男成曰：“蒙逊欲谋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故，隐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从，与臣克期祭山，返相诬告。臣若朝死，蒙逊必夕发。乞诈言臣死，说臣罪恶，蒙逊必作逆，臣投袂讨之，事无不捷。”业不从。蒙逊闻男成死，泣告众曰：“男成忠于段公，枉见屠杀，诸君能为报仇乎？且州士兵乱，似非业所能济。吾所以初奉之者，以之为陈、吴耳，而信

谗多忌，枉害忠良，岂可安枕卧观，使百姓离于涂炭。”男成素有恩信，众皆愤泣而从之。比至氐池，众逾一万。镇军臧莫孩率部众附之，羌胡多起兵响应。蒙逊壁于侯坞。

业先疑其右将军田昂，幽之于内，至是谢而赦之，使昂与武卫将军梁中庸等攻蒙逊。业将王丰孙言于业曰：“西平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而情险，不可信也。”业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无可以讨蒙逊。”丰孙言既不从，昂至一作攻侯坞，蒙逊自氐池救之，昂率骑五百归于蒙逊，军遂大溃，中庸来奔。五月，蒙逊至张掖，田昂兄子承爱斩关内蒙逊，业左右皆散走。蒙逊大呼曰：“镇西何在？”军人曰：“在此。”业曰：“孤单飘一己，为贵门所推，可见乞馀命，投身岭南，庶得东还，与妻子相见。”蒙逊遂斩之。业，京兆人也。博涉史传，有尺牍之才，为杜进记室，从征塞表。儒素长者，无他权略，威禁不行，群下擅命，尤信卜筮、讖记、巫覡、征祥，故为奸佞所误。

隆安五年六月，有长史梁中庸、房晷、田昂等推蒙逊为使持节、大都督、大将军、凉一作梁州牧、张掖公，大赦其境内，改元永安。署从兄伏奴为镇军将军、张掖太守、和平侯，弟挐为建忠将军、都谷侯，田昂为镇南将军、西郡太守，臧莫孩为辅国将军，房晷、梁中庸为左右长史，张鸢、谢正礼为左右司马。擢任贤才，文武咸悦。是时敦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号冠军大将军、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称元庚子，与蒙逊相抗。

时姚兴遣将姚硕德攻吕隆于姑臧，蒙逊遣从事中郎李典聘于兴，以通和好。蒙逊以吕隆既降于兴，酒泉、凉宁二郡叛降于李暠，乃遣将忠掎、牧府长史张潜见硕德于姑臧，请军迎接，率郡人东迁。硕德大悦，拜潜张掖太守，掎建康太守。潜劝蒙

逊东迁。挹私于蒙逊曰：“吕氏犹存，姑臧未拔，硕德粮竭将还，不能久也。何故违离桑梓，受制于人！”辅国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逊乃斩张潜，因下书曰：“孤以虚薄，猥忝时运，未能弘阐大猷，戡荡群孽，使桃虫鼓翼东京，封豕烝涉西裔，戎车屡动，干戈未戢，农失三时之业，百姓户不粒食。可蠲省百徭，专功南亩，明设科条，务尽地利。”

壬寅。二年。蒙逊与秃发傉檀共攻凉州，为吕隆所破。李暠遣唐瑶及宋繇攻酒泉，获太守益生。时梁中庸为西郡太守，西奔李暠。蒙逊闻之，笑曰：“吾与中庸义深一体，而不信我，但自负耳，孤岂罪之！”乃尽归其妻孥。

癸卯。三年，蒙逊下令曰：“养老乞言，晋文纳舆人之诵，所以能招礼英奇，致时雍之美。况孤寡德，智不经远，而可不思闻说言以自镜哉！内外群僚，其各搜扬贤俊，广进刍蕘，以匡孤不逮。”

甲辰。四年，遣辅国臧莫孩袭山北虏，大破之。姚兴遣将齐难率众四万迎吕隆，隆劝难伐蒙逊，难从之。莫孩败其前军，难乃结盟而还。蒙逊遣弟挹入贡于秦。蒙逊伯父中田护军亲信、临松太守孔笃并骄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逊曰：“乱吾国者，二伯父也，何以纪纲百姓乎！”皆令自杀。蒙逊袭狄洛磐于番禾，不克，迁其五百馀户而还。

秦姚兴遣使人鸿胪梁斐、张构等拜蒙逊镇西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沙州刺史、二字一作牧。西海侯。一作公。时兴亦拜秃发傉檀为车骑将军，封广武公。蒙逊闻之不悦，谓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为侯者何也？”构对曰：“傉檀轻狡不仁，款诚未著，圣朝所以加其重爵者，褒其归善即叙之义耳。将军忠贯白

日，勋高一时，当入谐鼎味，匡赞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圣朝爵必称功，官不越德，如尹纬、姚晃佐命初基，齐难、徐洛元勋骁将，并位才二品，爵止侯伯。将军何以先之乎？窦融殷勤固让，不欲居旧臣之右，未解将军忽有此问！”蒙逊曰：“朝廷何不即以张掖见封，乃更远封西海邪？”构曰：“张掖，规画之内，将军已自有之。所以远授西海者，盖欲广大将军之国耳。”蒙逊大悦，乃受拜。

乙巳。永安五年。晋义熙元年。

丙午。六年。

丁未。七年，蒙逊袭李暠于酒泉，至安弥，去城六十里，暠乃觉，引军出战，遂大破之。暠闭城自守，蒙逊亦引而归。

戊申。八年，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刘梁言于蒙逊曰：“辛酉，金也。地震于金，金动刻木，大军东行无前之征。”时张掖城每有光色，蒙逊曰：“王气将成，百战百姓之象也。”遂攻秃发傉檀于均石，大战，破之。进攻西郡太守杨统于日勒。统降，拜为右长史，宠逾功旧。

己酉。九年二月，两月并出。

庚戌。十年，张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凉。以从弟成都为金山太守，罗仇子也；鄯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西凉奔还，待之如初。蒙逊率骑二万东征，次于丹岭，北虏大人思盘率部落三千降之。时木连理生于永安，永安令张（掖）〔披〕上书曰：“异枝同干，遐方有齐化之应；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盖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征。”蒙逊曰：“此皆二千石令长匪躬济时所致，岂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辛亥。十一年，蒙逊率步骑三万伐南凉秃发傉檀，次于西郡。

大风从西北来，气有五色，俄而昼昏。入其境，至显美，徙数千户而还。儁檀追及蒙逊于穷泉，蒙逊将击之。诸将皆曰：“贼已安营，不可击——作犯也。”蒙逊曰：“儁檀谓吾远来疲弊，必轻而无备，及其垒壁未成，可以一鼓而灭。”进击，败之，乘胜至于姑臧，夷夏降者万数千户。儁檀惧，请和，许之而归。此段亦见《御览》二百八十六。及儁檀南奔乐郡，魏安人焦朗据姑臧自立，蒙逊率步骑三万攻朗，克而宥之。

壬子。十二年，飡文武将士于谦光殿，班赐金马有差。以敦煌张穆博通经史，才藻清赡，擢拜中书侍郎，委以机密之任。以其弟挈为护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镇姑臧。旬馀而挈死，又以从祖益子为镇东将军、护羌校尉、秦州刺史，镇姑臧。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六

北凉录二

沮渠蒙逊

壬子。玄一作王始元年冬十月，蒙逊迁都姑臧，以义熙八年十一月僭即河西王位于谦光殿，大赦境内，改元玄始。置百官，始如吕光为三河王故事，缮宫殿，起城门诸观。

癸丑。二年四月，立其子德政为世子，加镇卫大将军、录尚书事。僭檀来伐，蒙逊败之于若厚坞。僭檀湟河太守文支据湟川，护军成宜侯率众来降。蒙逊署文支为镇东大将军、广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为振威将军、湟川太守，以殿中将军王建为湟河太守。蒙逊下书曰：“古先哲王应期拨乱者，莫不经略八表，然后光阐纯风。孤虽智非靖难，职在济时，而狡虏僭檀鸱峙旧京，毒加夷夏。东苑之戮，酷甚长平，边城之祸，害深殄玃。每念苍生之无辜，是以不遑启处，身疲甲冑，体倦风尘。虽倾其巢穴，僭檀犹未授首。僭檀弟文支追项伯归汉之义，据彼重藩，请为臣妾。自西平已南，连城继顺。惟僭檀穷兽，守死乐都。四支既落，命岂久全！五纬之会已应，清一之期无赊，方散马金山，黎元永逸。可露布远近，咸使闻知。”蒙逊西如苻藿，遣冠军伏恩率骑三万袭卑和、乌啼二虏，大破之，俘二千馀落而还。蒙逊寝于新台，阉人王怀祖击蒙逊，伤足，其妻孟氏擒斩之，夷其

三族。蒙逊母车氏疾笃，蒙逊升南景门，散钱以赐百姓。下书曰：“孤庶凭宗庙之灵，乾坤之祐，济（君）〔否〕剥之运会，拯遗黎之荼蓼，上望扫清氛秽，下冀保宁家福。而太后不豫，涉岁弥增，将刑狱枉滥，众有怨乎？赋役繁重，时不堪乎？群望不絜，神所谴乎？内省诸身，未知罪之攸在。可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车氏卒。

甲寅。三年。

乙卯。四年，蒙逊遣其将运粮于湟河，自率众攻克乞伏炽磐广武郡。以粮运不继，自广武如湟河，度浩亶。炽磐遣将乞伏魑尼寅距蒙逊，蒙逊击斩之。炽磐又遣将王衡、折斐、麴景等率骑一万据勒姐岭，蒙逊且战且前，大破之，擒折斐等七百余人，麴景奔还。蒙逊以弟汉平为折冲将军、湟河太守，乃引还。晋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来聘。蒙逊遣舍人黄迅报聘益州，因表曰：“上天降祸，四海分崩，灵曜拥于南裔，苍生没于丑虏。陛下累圣重光，道迈周、汉，纯风所被，入表宅心。臣虽被发边徼，才非时俊，谬为河右遗黎推为盟主。臣之先人，世荷恩宠，虽历夷险，执义不回，倾首朝阳，乃心王室。去冬益州刺史朱龄石遣使诣臣，始具朝廷休问。承车骑将军刘裕秣马挥戈，以中原为事，可谓天赞大晋，笃生英辅。臣闻少康之兴大夏，光武之复汉业，皆奋剑而起，众无一旅，犹能成配天之功，著《车攻》之咏。陛下据全楚之地，拥荆扬之锐，而可垂拱晏然，弃二京以资戎虏！若六军北轸，克复有期，臣请率河西戎卒为晋右翼前驱。”

炽磐率众三万袭湟河，汉平力战固守。遣司马隗仁夜出击炽磐，斩级数百。炽磐将引退，先遣老弱。汉平长史焦昶、将军段景密信招炽磐，炽磐复进攻汉平。汉平纳昶、景之说，面缚出

降。仁勒壮士百馀据南门楼上，三日不下，众寡不敌，为炽磐所擒。炽磐怒，命斩之。段晖谏曰：“仁临难履危，奋不顾命，忠也。宜宥之以厉事君。”炽磐乃执之而归。在炽磐所五年，晖又为之固请，乃得还姑臧。及至，蒙逊执其手曰：“卿，孤之苏武也！”以为高昌太守。为政有威惠之称，然颇以爱财为失。

丙辰。五年二月，与西秦通和。蒙逊西巡祀金山，遣沮渠广宗率骑一万袭乌啼虏，大捷而还。蒙逊西至苕藿，遣前将军沮渠成都将骑五千袭卑和虏，蒙逊率中军三万继之，卑和虏率众迎降。遂循海而西，至盐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图》，命其中书侍郎张穆赋焉，铭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归。

丁巳。玄始六年，蒙逊下书曰：“顷自春大旱，害及时苗，碧原青野，倏为枯壤。将刑政失中，下有冤狱乎？役繁赋重，上天所谴乎？内省多缺，孤之罪也。《书》不云乎：‘百姓有过，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逊闻刘裕灭姚泓，怒甚。门下校书郎刘祥言事于蒙逊，蒙逊曰：“汝闻刘裕入关，敢研研然也！”遂杀之。其峻暴如此。顾谓左右曰：“古之行师，不犯岁镇所在。姚氏舜后，轩辕之苗裔也。今镇星在轩辕，而裕灭之，亦不能久守关中。”蒙逊为李歆败于解支涧，复收散卒欲战。前将军成都谏曰：“臣闻高祖有彭城之败，终成大汉，宜旋师以为后图。”蒙逊从之，城建康而归。

戊午。七年，其群下上书曰：“设官分职，所以经国济时；恪勤官次，所以缉熙庶政。当官者以匪躬为务，受任者以忘身为效。自皇纲初震，戎马生郊，公私草创，未遑旧式。而朝士多违宪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在家卧署，或事无可否，望空而过。至令黜陟绝于皇朝，驳议绝于圣世，清浊共流，能否相杂，人无

劝竞之心，苟为度日之事，岂能忧公忘私，奉上之道也！今皇化日隆，遐迩宁泰，宜肃振纲维，申修旧则。”蒙逊纳之，令征南姚艾、尚书左丞房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肃。是年，晋遣使拜蒙逊为凉州刺史，蒙逊称藩，故有是命。

己未。八年。

庚申。九年，太史令张衍言于蒙逊曰：“今岁临泽城西当有破兵。”蒙逊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坞。蒙逊西至白岸，谓张衍曰：“吾今年当有所定，但太岁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当南巡，要其归会，主而忽客，以顺天心。计在临机，慎勿露也。”蒙逊伐西凉李歆于酒泉，遂先攻浩亶，浩音阁，聿音门。而蛇盘于帐前。蒙逊笑曰：“前一《通典》作太乙为腾蛇，今盘在吾帐前，天意欲吾回师先定酒泉。”烧攻具而还，次于川岩。闻李歆征兵欲攻张掖，蒙逊曰：“入吾计矣。但恐闻吾回军，不敢前也。兵事尚权。”乃露布西境，称得浩亶，将进军黄谷。歆闻而大悦，进入都渎涧。蒙逊潜军逆之，败歆于怀城，遂进克酒泉。此段亦见《御览》二百八十六、《通典》百五四。百姓安堵如故，军无私焉。以子茂虔为酒泉太守，李歆旧臣皆随才擢叙。蒙逊令曰：“秘书郎中敦煌刘彦明，学冠当时，道先区内，可授玄虚先生，拜以三老之礼。”起陆沈观于东宛以处之。此节依《御览》四百七十四引补。先，酒泉南有铜驼出，言虏犯者大雨雪，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此节依《初学记》二、《类聚》二、《御览》十二引补。歆弟敦煌太守恂，据郡自称冠军大将军，十月，蒙逊遣世子政德攻之。

辛酉。十年正月，蒙逊自率众攻敦煌，乃筑长堤，以水灌城，数十日不下，恂武卫宋承、广武张弘等举城来降，杀恂而屠其城，获其弟子宝，囚于姑臧，李氏由是遂亡。于是鄯善王比龙入

朝，西域三十六国皆诣蒙逊称臣贡献。宋遣使拜蒙逊为镇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凉州刺史，宝逃晋昌。十二月，晋昌太守唐契据郡以叛，遣世子政德讨之。

壬戌。玄始十一年春正月，飡群臣于谦光殿，蒙逊曰：“南方有恶气经天，暴兵象一作聚也。不出一旬必有寇问。”命治兵东苑以备之。西秦遣骑七千来袭，至于孙猴岭，闻有备而还。此段依《御览》八百七十七引补。政德攻晋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宝同奔伊吾，遂臣柔然。柔然来攻，蒙逊遣政德拒之，政德轻骑进战，军败见杀，立次子兴国为世子。

癸亥。十二年，乞伏炽磐来攻，遂陷白草岭及临松郡。

甲子。十三年，炽磐执蒙逊从弟成都及从子白蹄颇罗等。

乙丑。玄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贡吞刀吐火秘幻奇伎。以上依《御览》七百三十七引补。起游林堂于内苑，图列古圣贤之像。九月，堂成，遂宴群臣，谈论经传，顾谓郎中刘昞曰：“仲尼何如人也？”昞曰：“圣人也。”逊曰：“圣人者，不疑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畏于匡，辱于陈，伐树削迹，圣人固若是乎？”昞不能对。蒙逊曰：“卿知其外，未知其内。昔鲁人有浮海而失津者，至于亶州，仲尼及七十二子游于海中，与鲁人一木杖，令闭目乘之，使归告鲁侯，筑城以备寇。鲁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龙也。具以状告，鲁侯不信。俄而有群燕数万，衔土培城。鲁侯信之，大城曲阜，讫而齐寇至，攻鲁不克而还。此其所以称圣也。”

丙寅。玄始十五年。

丁卯。十六年。

戊辰。承玄元年，蒙逊遣兵伐西秦。时乞伏炽磐死，慕末送成都归，以求和亲，于是大赦境内，改元承玄。蒙逊复伐西秦。

己巳。二年，慕末迁保定连，蒙逊遣世子兴国攻之，慕末率众迎击，兴国战败被擒，杀军士三千余人。蒙逊遣使送谷三十万斛以赎世子兴国于西秦，慕末不许。蒙逊乃立兴国弟菩提为世子。蒙逊遣使诣宋入贡，并求《周易》及子集诸书，诏并给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记》，弘写与之。

庚午。三年。

辛未。义和元年，赫连定自冶城济河，欲击蒙逊。定济未半，吐谷浑王慕璜击败之，执定以归。于是蒙逊大赦境内，改元义和，以世子菩提为冠军将军、河西王世子。蒙逊遣子安周入侍于魏。十一月，魏遣太常李慎拜蒙逊为假节加侍中、都督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太傅、行征西大将军、凉州牧、凉王，加九锡之礼，使崔浩为册书以褒赏之。

壬申。二年。蒙逊末年忍于刑戮，闺庭之中略无风纪。

癸酉。三年夏四月，蒙逊寝疾，立子茂虔为世子，此句亦见《通鉴考异》。薨于路寝。五月，葬元陵，谥武宣王，庙号太祖。蒙逊以安帝隆安元年自称州牧，义熙八年僭立，后八年而宋氏受禅，以元嘉十年死，时年六十六，在伪位三十三年。子茂虔嗣立。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七

北凉录三

沮渠茂虔

沮渠茂虔，蒙逊第三子。聪颖好学，和雅有度量。义和三年立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将军、录尚书。蒙逊薨，僭即河西王位，大赦，改年为永和元年。立子封疆一作坛为世子，加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遣使请命于魏。先是，世祖遣李顺迎蒙逊女为夫人，茂虔称受先王遗意，送妹兴平公主于魏，世祖拜为左昭仪。因遣顺拜茂虔为使持节，侍中，都督凉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诸军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西戎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茂虔以无功受赏，乃留顺，上表乞安、平一号，世祖优诏不许。遣使以下依《魏书》录。

甲戌。永和二年，茂虔遣使上表于宋，告嗣位曰：“臣闻功以济物为高，非竹帛无以述德；名以当实为美，非谥号无以休终。先臣蒙逊，西复凉城，泽恠昆裔，芟夷群暴，清洒区夏。暨运钟有道，备大宋之宗臣；爵班九秩，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克固贞节。考终由正，而请名之路无阶；懿迹虽弘，而述叙之美有缺。臣子痛感，咸用不安。谨案谥法，克定祸乱曰武，善闻周达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勋光天府，标榜称述，实并斯义，辄上谥为武宣王，若允天听，垂之史笔，则幽显荷荣，始终无恨。今遣

使臣上表以闻。”宋遣使下诏曰：“故使持节、侍中、都督秦河沙凉四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牧、河西王蒙逊，才兼文武，勋济西服，爰自万里，款诚夙著，方仗忠果，翼宣远略。奄至薨陨，凄悼于怀，便遣使吊祭，并加显谥。嗣子茂虔，纂戎前轨，乃心弥彰，宜蒙宠授，绍兹蕃业，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秦凉河沙四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此段依《宋书》录。

乙亥。三年正月，西中郎将敦煌太守沮渠唐儿上言曰：“十五日，有一老父见于郡城东门，投书于地，忽然不见。其书一纸，八字满之，文曰：‘凉王三十年，若七年。’”茂虔访于奉常张慎，慎曰：“昔虢将亡，神降于莘。深愿陛下克念修政，以副三十年之庆。若盘于游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将有大变。”茂虔不悦。

丙子。四年，大雷震电，又于震所得石，丹书曰：“河西河西三十年，破带石，乐七年。”带石，山名，在姑臧南山祀傍，泥陷不通。茂虔征南大将军沮渠董来曰：“祀岂有知乎！”遂毁祀伐木，通道而行。依《魏书》录。

丁丑。五年，茂虔遣镇西将军沮渠旁周诣魏入贡，世祖遣侍中古弼、尚书李顺赐其侍臣衣服有差，并征世子封坛疑疆字入侍。茂虔遣封坛如魏，复遣使如宋奉表，献其方物，并献《周生子》十三卷、《时务论》十二卷、《三国总略》二十卷、《俗问》十一卷、《十三州志》十卷、《文检》六卷、《四科传》四卷、《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汉皇德传》二十五卷、《亡典》七卷、《魏驳》九卷、《谢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皇帝王历三合纪》一卷、《赵叡传》并《甲寅元历》一卷、

《孔子赞》一卷，合一百五十四卷。又求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种，帝皆与之。魏世祖遣奉常李顺，以其妹武威公主妻茂虔；遣右相宋繇随顺诣平城，奉表入谢，献马五百匹、黄金五百斤。繇又表请公主及茂虔母后妃定号，世祖使群臣议之，皆曰：“母以子贵，妻从夫爵。茂虔母宜称河西国太后，公主于其国内可称王后，于凉师则称公主。”依《魏书》录。

戊寅。六年。

己卯。七年正月，朝鲜臣于谦光殿，有狐在于东序，门者不见其入。左右以告，命禽一作射之，不获。二月，端门崩。初，茂虔为酒泉太守，起浮图于中街，有石像在焉。是月，目流血。五月，太庙阶一作基陷。六月，当阳门崩。此二事亦见《御览》八百八十。世祖遣尚书贺多罗使凉州，且观虚实。还言茂虔虽外修臣礼，而内实乖悖。命公卿为书以让茂虔，数其十二罪。茂虔闻有魏师，惊曰：“何为乃尔！”用左丞姚定国计，不肯出迎，求援于柔然，遣弟征南大将军董来将兵万余人拒战于城南，奔溃入城。魏常山王赤坚率众至姑臧，遣使谕茂虔出降。茂虔闻柔然欲入魏边为寇，冀幸世祖东还，遂婴城固守。兄子祖逾城出降，世祖具知其情。九月，茂虔兄子万年率麾下出降。是日，茂虔率左右文武五千人面缚出降，魏释其缚。十月，徙茂虔及宗室士民十万户于平城。此句亦见《通鉴》，《考异》云：《魏书》作三万。世祖犹以妹婿礼待之，拜茂虔征西大将军，王如故。又为武宣王蒙逊置守墓三十家。此段原文甚略，依《魏书》补。

庚辰。八年。初，魏军未入之前，茂虔使人斫开府库，取金银珠玉及珍宝器物，不更封闭。百姓因之入盗，巨细荡尽。有司求贼不得。既而所亲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究竟其事，搜其家中，

悉得所藏器物。又告茂虔父子多畜毒药，前后隐窃杀人乃有百数，姊妹皆为左道，朋行淫佚，曾无愧颜。于是赐左昭仪沮渠氏死，并诛其宗族。又有人言，茂虔犹与故臣民交通，潜谋反叛，世祖诏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赐死。茂虔与公主决，良久乃自裁，葬以王礼，依《魏书》录。谥哀王。自蒙逊永安元年，岁在辛丑，至是岁庚辰，原作寅。三十九载。

沮渠无讳，茂虔次弟，封安弥县侯，为征西将军、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诸军事、领酒泉太守。茂虔败，无讳拥家户西就弟敦煌太守唐儿。魏使弋阳公元洁守酒泉，无讳使唐儿保敦煌，自与弟张掖太守宜得攻酒泉，拔之，执元洁。进攻张掖，不克，退保临松，得四万馀户，还据酒泉。世祖不复加讨，但以诏谕之。时永昌王健镇凉州，无讳饥甚，惧不自立，使中尉梁伟诣健，求奉酒泉；又送元洁及统师兵士于健。世祖遣兼鸿胪持节拜元讳为征西大将军、凉州牧、酒泉王。世祖以无讳终为边患，遣镇南将军、南阳公奚眷讨酒泉。无讳谋渡流沙，引众西行，遣弟乐都太守安周西击鄯善。其王欲降，会魏使者至，劝令拒守，连旬不克，退保东城。明年，无讳将万馀家弃敦煌，西就安周，未至，鄯善王将四千馀家西奔且末，无讳乃留安周住鄯善，自率众超高昌，留屯高昌。乃遣常侍汜俊奉表诣建康，贡献方物，宋主诏曰：“往年狡虏纵逸，侵害凉土，河西王茂虔遂至不守，渝陷寇逆，累世著诚，以为矜悼。次弟无讳克绍遗业，保据方隅，外结邻国，内辑民庶，系心阙庭，践修贡职，宜加朝命，以褒笃勋，可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征西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西夷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未几卒。

沮渠安周，茂虔第七弟，封屋兰县侯，为乐郡太守。茂虔败后，与其兄无讳据鄯善。及无讳卒，因而自立，遣使诣建康入贡。宋主诏曰：“故征西大将军、河西王无讳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笃忠款，统承遗业，民众怀归，虽亡土丧师，孤立异所，而能招率残寡，攘寇自全，宜加荣授，垂轨先烈。可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凉河沙三州诸军事、领西域戊己校尉、凉州刺史、河西王。”其后遂为蠕蠕所并。

沮渠唐儿，茂虔从弟，为敦煌太守。姑臧既破，无讳收合遗民西就之，拒而不纳。无讳乃留从弟天周守酒泉，复与宜得引兵讨唐儿。唐儿将万人出战，大败，为无讳所执，杀之。

沮渠天周，茂虔从弟，为武威太守。唐儿被杀，天周保据酒泉，世祖遣镇南奚眷率兵围之，城中粮尽饥甚，万馀口皆饿死，天周乃杀妻以食战士。食尽城陷，为魏所执，送于平城杀之。

沮渠万年，茂虔兄子。姑臧破，沮渠宗族皆被杀，惟万年及祖以先降获免，拜万年张掖王。祖广武公复坐谋叛，与祖俱赐死。

张谭

张谭，字元庆，武威姑臧人也。为和宁令，政以德化为本，不务威刑。民有过者，读《孝经》及忠臣孝子传训导之，百姓爱之如父母，号曰慈君。《御览》二百六十八。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八

北燕录一

冯跋

冯跋，字文起，长乐信都人也，小字乞直伐，其先毕万之后也。万之子孙有食采冯乡者，因以氏焉。晋永嘉之乱，跋祖父和避地上党。父安，雄武有器量，慕容永时为将军。永灭，跋东徙和龙，家于长谷一作乐中。幼而懿重少言，宽仁有大度，饮酒一石不乱。三弟皆任侠，不修行业，惟跋恭慎，勤于家产，父母器之。所居止每有云气若楼阁，时咸异之。尝夜梦见天门开，神光赫然烛于庭内。及慕容宝僭号，永康末拜中卫将军。

初，跋弟素弗与从兄万泥及诸少年游于水滨，有一金龙浮水而下。素弗谓万泥曰：“颇有见否？”万泥等皆曰：“无所见也。”乃取龙而示之，咸以为非常之瑞。慕容熙闻而求焉，素弗秘之，熙怒，及即伪位，密欲诛跋兄弟。其后跋又犯熙禁，惧祸，乃与其诸弟逃于山泽。每夜独行，猛兽常为避路。时赋役繁数，人不堪命，跋兄弟谋曰：“熙今昏虐，兼忌吾兄弟，既还首无路，不可坐受诛灭。当及时而起，立公侯之业。事若不成，死其晚乎！”建始元年，遂与万泥等二十二人结谋。跋与二弟乘车，使妇人御之，潜入龙城，匿于北部司马孙护之室。遂袭杀熙，立高云为主。正始元年，云以跋为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

征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封武邑公。跋宴群僚，忽有血流其左臂，跋恶之。从事中郎王乘一作垂因陈符命之应，跋戒其勿言。此节亦见《御览》三百七十五。

己酉。太平元年。云为其幸臣离班、桃仁所杀，跋升洪观门以观变。帐下督张泰、李桑谓跋曰：“此竖势何所至！请为公斩之。”于是奋剑而下，桑斩班于西门，泰杀仁于庭中。群臣众推跋为主，跋曰：“范阳公素弗才略不恒，志于靖乱，扫清凶桀，皆公勋也。”素弗辞曰：“臣闻父兄之有天下，传之于子弟，未闻子弟藉父兄之业而先之。今鸿基未建，危甚缀旒，天工无旷，业系大兄。愿上顺皇天之命，下副元元之心。”群臣固请，乃许之。于是以太元二十年当作义熙五年。乃僭即天王位于昌黎，而不徙旧号，大赦其境内，令曰：“义贵适时，不必改作，故陈氏代姜，不徙齐号。即号燕国，改为太平元年。”分遣使者巡行郡国，观察风俗。追尊祖和为元皇帝，父安为宣皇帝，尊母张氏为太后，立妻孙氏为皇后，子永为太子。署弟素弗为侍中、车骑大将军、录尚书事，弘为侍中、征东大将军、尚书右仆射、汲郡公，从兄万泥为骠骑大将军、幽平二州牧，务银提为上大将军、辽东太守，孙护为侍中、尚书令、阳平公，张兴为卫将军、尚书左仆射、永宁公，郭生为镇东大将军、领右卫将军、陈留公，从兄子乳陈为征西大将军、并青二州牧、上谷公，姚昭为镇南大将军、司隶校尉、上党公，马弗勤为吏部尚书、广宗公，王难为侍中、抚军将军、颍川公，自馀拜授，文武进位各有差。寻而万泥抗表请代，跋曰：“猥以不德，谬为群贤所推，思与兄弟同兹休戚。今方难未宁，维城任重，非明德懿亲，孰克居也！且折冲御侮，为国藩屏，虽有他人，不如我弟兄，岂得如所陈也。”于是加开府仪同

三司。

庚戌。太平二年，晋义熙六年。跋下书曰：“昔高祖为义帝举哀，天下归其仁。吾与高云义则君臣，恩逾兄弟，其以礼葬云及其妻子，立云庙于茝町，置园邑二十家，四时供荐。”初，跋之立也，万泥、乳陈自以亲而有大功，谓当入为公辅，跋以二藩任重，因而弗征，并有憾焉。乳陈性粗犷，勇气过人，密遣告万泥曰：“乳陈有至谋，愿与叔父图之。”万泥遂奔白狼，阻兵以叛。跋遣将冯弘与将军张兴将步骑二万讨之。弘遣使谕之曰：“昔者兄弟乘风云之运，抚翼而起。群公以天意一作命所钟，人望攸系，逼奉一作推逼主上光践宝位。列土疏爵，当与兄弟共之，奈何欲寻干戈于萧墙，弃友于而为阉伯！过贵能改，善莫大焉。宜舍兹嫌，同奖王室。”万泥欲降，乳陈按剑怒曰：“大丈夫死生有命，决之于今，何谓降也！”不从，遂克期出战。兴谓弘曰：“贼明日出战，今夜必来击我营，宜命三军以备不虞。”弘乃密严备，（仍）令人课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陈果遣壮士千余人来（所）〔斫〕营。众火俱起，伏兵邀击，俘斩无遗。乳陈等惧而出降，弘皆斩之，遂平万泥等。此段亦见《御览》三百三十、《通典》百五十五。署素弗为大司马，改封辽西公，冯弘为骠骑大将军，改封中山公。

辛亥。三年，跋下书曰：“自顷多故，事难相寻，赋役繁苦，百姓困穷。宜加宽宥，务从简易，前朝苛政，皆悉除之。守宰当垂仁惠，无侵害百姓，兰台都官明加澄察。”初，慕容熙之败也，工人李训窃货而逃，资至巨万，行货于马弗勤，弗勤以训为方略令。既而失志之士书之于阙下碑，冯素弗言之于跋，请免弗勤官，仍推罪之。跋曰：“大臣无忠清之节，货财公行于朝，虽由吾

不明所致，弗勤宜肆诸市朝，以正刑宪。但大业草创，彝伦未叙，弗勤拔自寒微，未有君子之志，其特原之。李训小人，污辱朝士，可东市考竟。”于是上下肃然，请赇路绝。

蠕蠕勇斛律遣使求跋女伪乐浪公主，献马三千匹，跋命其群下议之。素弗等议曰：“前代旧事，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许以妃嫔之女，乐浪公主不宜下降非类。”跋曰：“女生从夫，千里岂远！朕方崇信殊俗，奈何欺之！”乃许焉。遣其游击秦都率骑二千，送其女归于蠕蠕。库莫奚虞出库真率三千馀落请交市，献马千匹，许之，处之于营丘。分遣使者巡行郡国，孤老久病不能自存者，振谷帛有差，孝悌力田和顺者，皆褒显之。昌黎郝越、营丘张买、成周刁温、建德何纂以贤良，辽东佟万以文章知名，九字依《广韵》引补。皆擢叙之。遣其太常丞刘轩徙北部人五百户于长谷，为祖父园邑。七月，以其太子永领大单于，内置四辅。

壬子。四年，跋励意农桑，勤心政事，乃下书省徭薄赋，惰农者戮之，力田者褒赏，命尚书纪达为之条制。每遣守宰，必亲见东堂，问为政事之要，令极言无隐，以观其志。于是朝野竞劝焉。

癸丑。太平五年。

甲寅。六年。先是，河间人褚匡言于跋曰：“陛下至德应期，龙飞东夏，旧邦宗族，倾首朝阳，以日为岁。若听臣往迎，致之不远。”跋曰：“隔绝殊域，阻回数千，将何可致也？”匡曰：“章武郡临海，船路（其）〔甚〕通，出于辽西临渝，不为难也。”跋许之，署匡游击将军、中书侍郎，厚加资遣。匡寻与跋从兄买、从弟睹自长乐率五千馀户来奔，署买为卫尉，封城阳伯，睹为太常、高城伯。契丹库莫奚降，署其大人为归善王。跋又下书曰：“今疆宇

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令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植桑一百根，柘二十根。”又下书曰：“圣人制礼，送终有度。重其衣衾，厚其棺槨，将何用乎？人之亡也，精魂上归于天，骨肉下归于地，朝终夕坏，无寒暖之期，衣以锦绣，服以罗纨，宁有知哉！厚于送终，贵而改葬，皆无益亡者，有损于生。是以祖考因旧立庙，皆不改营陵寝。申下境内，自今皆令奉之。”

魏使耿弑至其国，跋遣其黄门郎常陋迎之于道。跋为不称臣，怒而不见。及至，跋又遣陋劳之。弑忿而不谢。跋散骑常侍申秀言于跋曰：“陛下接弑以礼，而敢骄蹇若斯，不可容也。”中给事冯懿以倾佞有幸，又盛称弑之陵傲以激跋。跋曰：“亦各其志也。匹夫尚不可屈，况一方之主乎！”请幽而降之，跋乃留弑不遣。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九十九

北燕录二

冯 跋

乙卯。太平七年。是时并竭三日而复。其尚书令孙护里有犬与豕交，护见而恶之，召太史令闵尚筮之。尚曰：“犬豕异类而交，违性失本，其于《洪范》为犬祸，将悖乱失众，以至败亡。明公位极冢宰，遐迩具瞻，诸弟并封列侯，贵倾王室，妖见里庭，不为他也。愿公戒满盈之失，修尚恭俭，则妖怪可消，永享元吉。”护默然不悦。

昌黎尹孙伯仁、护弟叱支、叱支弟乙拔等，俱有才力，以骁勇闻。跋之立也，并冀开府，而跋未之许，由是有怨言。每于朝飧之际，常拔剑击柱曰：“兴建大业，有功力焉，而滞于散将，岂是汉高河山之义乎！”跋怒，诛之，进护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录尚书事以慰之。护自三弟诛后，常快快有不悦之色，跋怒，鸩之。寻而辽东太守务银提自以功在孙护、张兴之右，而出为边郡，抗表有恨言，密谋外叛。跋怒，杀之。跋下书曰：“武以平乱，文以经务，宁国济俗，实所凭焉。自顷丧难，礼崩乐坏，闾阎绝讽诵之音，后生无庠序之教，子衿之叹复兴于今，岂所以穆章风化，崇阐斯文！可营建太学，以长乐刘轩、营丘张炽、成周翟崇为博士郎中，简二千石已下子弟年十五已上教之。”

丙辰。八年。跋弟丕，先是因乱投于高句丽，跋迎致之，至龙城，以为左仆射、常山公。蠕蠕斛律为其弟大但所逐，尽室奔跋，乃馆之于辽东郡，待之以客礼。跋纳其女为昭仪。时三月不雨，至于夏五月。斛律上书请还塞北，跋曰：“弃国万里，又无内应。若以强兵相送，粮运难继；少也，势不能固。且千里袭国，古人为难，况数千里乎！”斛律固请曰：“不烦大众，愿给骑三百足矣。得达敕勒国，人必欣而来迎。”乃许之，遣单于前辅万陵率骑三百送之。陵惮远役，至黑山，杀斛律而还。

丁巳。太平九年，晋青州刺史申永遣使浮海来聘，跋乃使其中书郎李扶报之。蠕蠕大但遣使献马三千匹，羊万口。

戊午。十年，有赤气四塞蔽日，自寅至申，太史令张穆言于跋曰：“兵气也。今大魏威制六合，而聘使断绝。自古未有邻国接壤，不通和好。违义怒邻，取亡之道。宜还前使，修和结盟。”跋曰：“吾当思之。”寻而魏遣征东大将军孙道生率精骑二万来伐，魏军大至，遣单于右辅古泥率骑候之。去城十五里，遇军奔还。又遣其将姚昭、皇甫轨等拒战，轨中流矢死。跋婴城固守，魏攻之不克。魏以有备，引还。

己未。十一年，寢与突同。国遣使来朝。其人穴居，多猪羊，少牛马，夏衣鱼皮，冬衣猪毛。至于渔猎，常持药草自障，令人不见。俗无尊卑之别，寒则入穴聚。此见《书钞》一百五十八。原本有缺字，屠本犹全，今从之以俟考。

庚申。十二年。龙城东沟竭涸积年，夏四月，沟中坟起有声，俄而泉涌出。闵尚曰：“沟中坟起，所谓深谷为陵；泉涌出，所谓百川沸腾。阴旺之所致也。”此见《开元占经》九十八。

辛酉。十三年，跋境地震山崩，洪光门鹳雀折。又地震，右寝

坏。跋问闵尚曰：“比年屡有地动之变，卿可明言其故。”尚曰：“地，阴也，主百姓。震有左右，比震皆向右，臣惧百姓将西移。”跋曰：“吾亦甚虑之。”分遣使者巡行郡国，问所疾苦，孤老不能自存者，赐以谷帛有差。

壬戌。十四年，宿浑地燃，旬乃灭，触地生蛆，月馀乃止。

癸亥。太平十五年，和龙城地遍生白毛，长一尺二寸，月馀乃灭。后辽西太守高潜谋反伏诛。此见《御览》八百八十。

甲子。十六年，自春不雨，至于五月。有司奏左部王苟妻产妖，傍人莫觉，俄而失之。乃暴苟妻于社，大雨普洽。此亦见《御览》，作十五年，屠本作十六年。

乙丑。十七年二月，北部人赵寿女既嫁化为男，娶妻而无子，跋问诸群臣曰：“此何祥？”尚书左丞傅权对曰：“汉世雌鸡为雄，阴变为阳，君替臣僭之象，卒有妇人专宠，王莽篡逆。一作位。今女为男，臣将为君之征。”跋曰：“将何以禳之？”权曰：“桑谷生朝，太戊修德，而殷道以——作中兴，荧惑守心，宋景责躬，延龄二纪，唯修身崇善，可以转祸为福。”

丙寅。十八年八月，立子翼为太子，跋戒之曰：“吾闻君人以学为本，不学无以立，尊敬师傅，人伦之始，汝其夙夜虔虔，钦承明训。”

丁卯。十九年。丁零氏杨道来降。初，后燕帝光始中，丁灵民疑作丁零氏杨道猎于白鹿山，为契丹所获，流漂塞外，至大难北及大黎国，逐山草而射猎为业。至十月，乃收苇为城，水浇令冻，高一丈五尺，东北七八十里，南北二十馀里，名凌城，居其中。此见《御览》一百九十二。

戊辰。二十年。

己巳。太平二十一年二月，飘风从征南大将军上党公姚昭宅，至于司徒中山公弘宅而散。上党公家人问太史令闵尚，尚曰：“风者，天之号令，所以吹尘去秽，除奸匿之祸。当修德以免祸。”昭不听。此依《御览》八百七十六补。

庚午。二十二年八月，跋寢疾，召中书监申秀、侍中杨哲于内寝，谓之曰：“吾患当不济，卿等善相吾子，参决万机。”九月，跋疾甚，辇而临轩，命太子翼摄国事，勒兵听政，以备非常。宋夫人规立其子受居，恶翼听政，谓之曰：“上疾将瘳，奈何便欲代父临天下乎？”翼性仁弱，遂还东宫，一日三省疾。宋夫人矫绝内外，遣阍寺传问而已。翼及诸大臣皆不得见，帷中给事胡福独得出入，专掌禁卫。福虑宋夫人遂成其谋，乃言于司徒、录尚书事、中山公弘，弘然之。于是与壮士数十人裹甲入禁中，宿卫皆不战而散。宋夫人命闭东阁，弘家僮库斗头劲捷有勇力，逾阁而入，至于皇堂，射杀女御一人，跋惊惧而薨。弘遣巡城告曰：“天降凶祸，大行崩背，太子不侍疾，群公不奔丧，疑有逆谋，图危社稷。吾备大弟之亲，遂摄大位，以宁国家。”百官叩门入者进阶二等。太子翼率东宫兵出战，败退，兵皆奔散，弘遣使赐死。跋有子百余人，弘皆杀之。命宗正冯哲、黄门卢昭一作招典葬事于东宫，葬跋于长谷陵，伪谥文成皇帝，庙号太祖。

十六国春秋辑补卷一百

北燕录三

冯弘

冯弘，字文通，跋之季弟。高云篡位，拜中领军，封汲郡公。太平元年，拜尚书右仆射，改封中山公，仍为领军，内掌禁卫，外总朝政，迁尚书令、司徒、录尚书事。跋薨，弘僭即天王位，以姚昭为大司马。昭贪暴，其子肇谏曰：“大人不闻飘风之怪乎？”昭不纳。明年，弘杀昭并诸子肇四十余人。依《御览》八百七十六补。

辛未。太兴元年正月，壬午朔，大赦改年。二月，立夫人慕容氏为皇后。

壬申。二年正月，立少子王仁为太子。鼠集城西，盈数里地中，西行至水，前者衔马尾，后者迭相衔尾而渡，识者以为民迁之象；又有狼夜绕城群噪，如是终岁。七月，魏师来伐神高。八月，石城、辽东、营丘、成周四郡并降魏。九月，魏师引还，徙民四万余户而西。尚书郭缘劝弘送款献女于魏，乞为附庸，保守宗庙。弘曰：“负衅在前，忿形已露，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图所适也。”弘黜长乐公崇，使镇肥如，崇遣弟乐陵公邈如降魏。世祖拜崇辽西王。弘使别将封羽率众围崇于辽西。“尚书郭缘”以下依《魏书》补。下同。

癸酉。三年，世祖遣抚军大将军永昌王健督诸军救辽西。六

月，魏永昌王健来伐楼敦，别将五千骑围凡城，封羽以城迎降。

甲戌。四年。弘遣尚书高颺请罪于魏，乞以季女充奉掖庭。世祖许之，乃征太子王仁入朝。弘不遣太子王仁质魏，散骑常刘训谏弘，大怒，杀之。

乙亥。五年四月，遣右卫孙德乞师于宋，世祖遣骁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来伐，弘日就蹙削，上下危惧。太常杨嶠劝弘请罪乞降，速送太子入侍，弘不听。十二月，又遣尚书阳伊请迎于句丽。

丙子。六年三月，端门崩。四月，魏又遣侍郎建兴公虞弼、东平公鹅青来伐，攻克白狼。复遣使求迎于高丽，高丽将葛居卢、孟光率众数万随阳伊来迎，屯于临川。尚书令郭生因民之惮迁，开门而引魏军。此句亦见《通鉴考异》。魏军疑而不赴，生遂勒众攻弘。弘引高丽兵入自东门，与生战于阙下，生中流矢卒。高丽军既入城，取武库甲以给其众，城内美女皆为高丽军人所掠。五月乙卯，弘率和龙见三字一作龙城万户东徙，焚烧宫殿，火一旬不绝。令妇人被甲居中，阳伊等勒精兵于外，葛居卢、孟光率骑后殿，方轨而进，前后八十馀里。魏军追至辽水，不击而还，遣使征弘于高丽。后二年，为高丽所杀。初，弘至辽东，高丽王遣使劳之曰：“龙城王冯君爱适野次，士马劳乎？”弘惭怒，称制答让之，高丽王乃处之于平郭，寻徙北丰。弘素侮高丽，政刑赏罚，犹如其国。高丽王夺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为质。弘贫怒之，高丽杀之于北丰，子孙同时死者十馀人。伪谥昭成皇帝。自冯跋太平元年，岁在己酉，至弘灭亡之岁丙子，二十八载。

冯素弗

冯素弗，跋之长弟也。慷慨有大志，姿貌魁伟，雄杰不群，任侠放荡，不修小节，故时人未知奇，惟王齐异焉，曰：“拨乱才也。”惟交结时豪为务，不以产业经怀。弱冠，自诣慕容熙尚书左丞韩业请婚，业怒而拒之。复求尚书郎高邵女，邵亦弗许。南宫令成藻，豪俊有高名，素弗造焉，藻命门者勿纳。素弗遂入，与藻对坐，旁若无人。谈饮连日，藻始奇之，曰：“吾远求骐驎，不知近在东邻，何识子之晚也！”当世侠士莫不归之。及熙僭号，为侍御郎、小帐下督。

跋之伪业，素弗所建也。及为宰辅，谦虚恭慎，非礼不动，虽厮养之贱，皆与之抗礼。车服屋宇，务于俭约，修己率下，百僚惮之。初为京尹。及镇营丘，百姓歌之。常谓韩业曰：“君前既不顾，今将自取，何如？”业拜而陈谢。素弗曰：“既往之事，岂复与君计之！”然待业弥厚。好存亡继绝，申拔旧门，问侍中阳哲曰：“秦、赵勋臣子弟今何在乎？”哲曰：“皆在中州，惟桃豹孙鲜在焉。”素弗召为左常侍，论者归其有宰衡之度。

跋之七年死，跋哭之哀恸。比葬，七临之。《载记》小传。